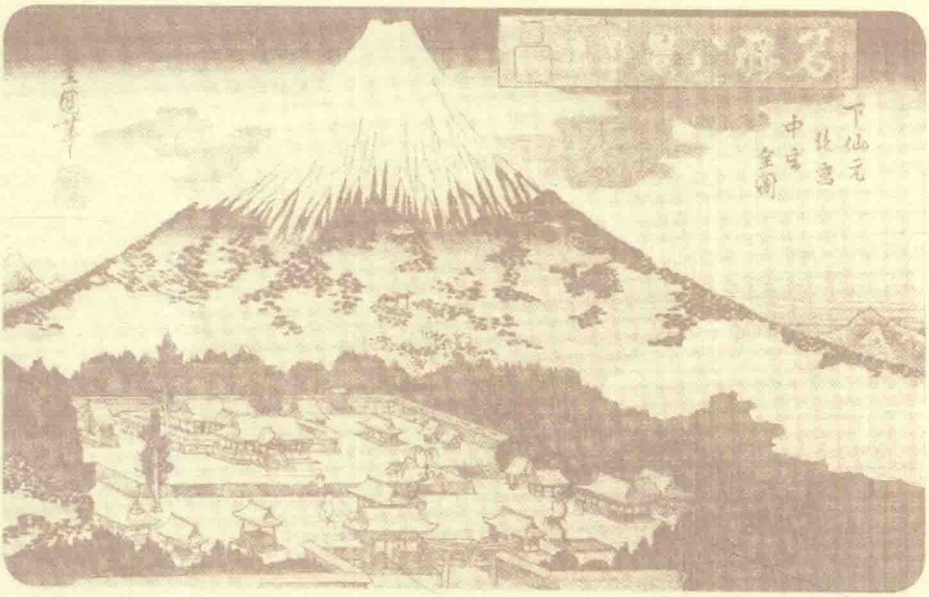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三十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十九册目錄（總第58册）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十

西京　賴復　校閱

東京　三尾重定　編次

筑後　笠間益三

第一百九世

明正天皇

後水尾帝元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寬永六年十月廿九日。爲親王。同年十一月八日受禪。同七年九月十二日即位。在位十四年。不改元。同二十年十月三日讓位。元祿九年十一月十日崩。新造仙洞。壽七十四。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帝諱興子。後水尾帝長女也。母東福門院源氏。冬十一月踐祚。以關白左大臣兼遐攝政。右大臣康道內大臣實條竝如故。

東福門院　諱和子。贈軍秀忠之女

二千二百九十年 庚午○寬永七年 秋九月。天皇即位於紫宸殿。時年八歲。前將軍秀忠。大將軍家光。遣使賀之。是歲。正二位內大臣北畠信雄薨。

二千二百九十一年 辛未○八年 春三月。江戶城傍雨灰積如霜。夏六月。肥後守加藤忠廣有異圖。事發覺。家光奏收其封。放之于出羽。秋八月。豐嶋信滿有私憤。斫老中井上正就於城中。是冬。德川忠長獵淺間山。還而病。世爲神所祟。

北畠信雄　信長第二子也。幼名茶筅。爲北畠具房義子。秀吉奪德川氏故地五國以賜信雄。信雄不受。秀吉怒放諸秋田。後徙京師。又遷大阪。遂封大和宇多郡。至寛薨。

二千二百九十二年 壬申○九年 春正月。前將軍秀忠薨。詔贈正一位。謚台德。秀忠爲人恪謹溫和。其事父盡心。承懽至微細事。莫不咨稟焉。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他。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闚之。衣冠肅然。無有惰容。秋九月。家光奏幽忠長於甲府。尋收其封。忠長幼字國松。怙父秀忠寵。驕縱滋甚。故及之。無幾免之。而不悛。明年自殺於高崎。是歲。家光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

秀忠　家康第三子也。天正七年。自侍從累進歷諸官。寛永三年。任太政大臣。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寬仁明斷。闕一不可。故仁足以得衆。而斷不足以決大事。寛足以容衆。而明不足

以辨忠佞。其窮必至於百度弛廢。賞罰倒置。公承戰國喪亂之餘。政貴易簡。務去煩苛。可謂寬矣。煦育傷痍。綏撫反側。興利除害。愛養元元。可謂仁矣。任賢使能。俊傑在位。可謂明矣。總攬權綱。予奪由已。虓將彊藩。歛手聽命。可謂斷矣。其能懷集四方。制馭諸侯者。蓋以此歟。

二千二百九十三年癸酉十年○春正月。小田原地震。人畜多死。三月。家光始置若年寄。副老中掌諸雜事。是歲權大納言德川義直建孔子廟於江戶忍岡。

二千二百九十四年甲戌十一年○春。權大納言藤原光廣上木下貞幹太平頌。貞幹年甫十三。詞旨淳正。朝野以爲國瑞。秋七月。家光入朝。所率三十萬七千人。詔拜太政大臣。固辭不拜。既而朝上皇。奏請復聽政。增湯沐邑。且以白金十二萬兩賑京師市人。是日。江戶西城火。留守酒井忠世畏縮不措。逃入寬永寺。飛騎報京。家光馳使諭之。忠世不敢入城。秋八月。家光歸江戶。先是有流言。義直謀不軌。家光大怖。賴宣偵知保其無他。既而義直赴江戶。是歲家光改造日光靈舍。窮極麗華。不得論經費。工匠有暴富者。

二千二百九十五年乙亥十三年○春三月。流對馬守宗義成臣柳川調興於津輕。初幕府賜書於外國。未嘗稱王號。元和中朝鮮入貢。調興與僧玄方謀。竄加王字日本國之下。以附之貢使。歸事發覺。調興怖遽。誣其主。數年不決。至是家光召義成調興。親聽之。調興遂伏罪。玄

方亦處流。秋七月。家光令長崎禁交趾占城呂宋等互市。以嚴禁耶蘇教也。九月。天皇覲上皇于仙洞。冬十月。以左大臣藤原康道攝政。是歲家光始置寺社奉行。

二千二百九十六年丙子十三年○夏四月。遣使賜幣于東照廟。六月。鑄新錢。文曰寬永通寶。冬十一月。朝鮮來聘。

賴襄曰。古今錢貨利弊。可兩言決耳。曰規民利而造。則官亦利。規官利而造。則官民共不利。何以言之。彼錢幣者。非天下之寶也。所以疏通天下之寶也。何謂天下之寶。曰米穀也。布帛也。無之則饑。無之則凍。若夫錢幣。有之不飽。有之不暖。故穀帛不可一日無。而錢幣可百年無。可百年無者。官何汲汲於造之。而民何汲汲於獲之乎。曰以穀易帛。穀不可合勺分也。分則耗矣。以帛易穀。帛不可尺寸裂也。裂則弃矣。數石之重。數匹之大。不可輒轉齎焉。則彼不可一日無者。或將不給也。若夫錢幣。可析之分厘。而資日用。可藏之懷袖而行千里。輕以轉重。微以輸大。以通有無。以疏滯聚。民是以汲汲於得之。是以官汲汲於造之焉爾。唯然。故造焉以規民利者。足以制天下之貨權。造

焉。以規官利者。不足以制天下之貨權。

二千二百九十七年（丁丑〇十四年）秋八月。故小西氏遺臣蘆塚某森某等。以耶蘇教煽動愚民作亂。推益田時貞爲魁帥。入島原。犯高久城。掠其倉穀三萬二千苞火藥甲馬等若干。築于原城墟據焉。會島原城主松倉重次爲政苛酷。民皆愁怨。於是爭起應賊。衆數萬。牧司不能制。馳駎報急江戶。冬十月。家光命西南諸藩討之。使板倉重昌督其師。石谷貞淸監之。重昌受命。卽日就途。十二月至島原。重昌令細川忠利。鍋嶋勝茂。立花宗茂。有馬豐氏。寺澤賢高等。兵十二萬五千攻之。賊善拒。寺澤松倉等兵死者頗多。重昌乃與諸將議曰。此城不易遽拔。欲速拔之必損衆。不如持久以困之也。因令諸藩勿輕戰。家光聞賊勢猖獗。更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赴討。重昌聞之曰。嚮吾爲持久之計。欲待其窮蹙拔之也。今二將來討。吾何面目復覩他人。明日適正旦。賊必不設備。急攻拔之。衆皆然之。乃命有馬忠賴爲先鋒。重昌子重矩請屬之。重昌不聽。命屬重次軍。賊已知而爲之備。

二千二百九十八年（戊寅〇十五年）春正月元日。重昌率諸軍進攻。賊弓銃亂發。死者千餘。有馬忠賴敗而退。諸軍繼進。

賊開門突出重昌乃下馬提槍而進諸軍不應則帥手兵踰塹攀壁而登賊下矢石益急重昌冑碎槍折遂中銃丸而死初重昌之發江戶也柳生宗矩語人曰此役也重昌必死吾爲天下惜之果如其言會軍監貞淸被創歛兵於是諸軍沮喪重矩奮怒欲攻城重次不聽重矩率其部兵策馬而前兵士執轡止之不得進而止戰後三日信綱等至嶋原會諸藩曰賊衆烏合諸君侮之所以取敗也宜合長圍以困之衆皆從之既而立花宗茂細川忠利等六將來會召荷蘭人於長崎發巨熕於城中細川黑田二將亦遣舟師發銃攻之賊因造土室禦之二月城中糧乏於是乎賊出精兵三千乘夜犯我諸營縱火大喊城中呼譟助之黑田氏臣黑田監物死之子左衛門奮戰衛突衆繼進賊遂敗走斬首二百五十餘級當是時水野勝成來會衆質攻擊計議氏鐵進曰急攻非計請待城中糧竭以殲之勝成曰否賊本烏合糧必竭乏而不攻之復待何時信綱然之乃約戰期勝茂先期而發冒矢石先登破羅城於是諸將皆進四面合擊賊大潰僅保牙城日既暮諸軍陣城上其明黑田

氏部將黑田美作先登勝茂及其次子直澄等力戰火箭雨集廬舍皆火諸軍乘烟塵擊城遂陷賊將時貞及蘆塚以下十餘人僉自殺斬首四萬餘級而諸藩兵死者亦二千人於是西陲悉平夏四月信綱氏鐵凱旋江戶西海諸藩皆覲國家光稱鍋島直澄功封之蓮池削寺澤賢高之封收天草奪松倉重次之封流于會津尋賜死此役也勝茂先登最有功然以其犯軍律將處軍法賴房聞之曰嚴令懲後是戰國之法不宜用之今日若罪勝茂異日誰復効力國家哉家光然之勝茂遂得免

是歲家光始置大老職

　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創業則易守成則難何則創業之主夙夜憂勤而守成之主縱心佚樂憂勤則興佚樂則亡故天下常得之於憂勤而失之於佚樂豈非取之易而守之難耶故英雄之主創業垂統非繼體之主克承丕圖潤色洪業安得歷紀久長哉東照公聰明神武戡定禍亂肇基東武繼以台德公之恭儉仁厚制馭得宜而公又以英明之資施德天下其所以培殖國家者可謂厚矣公用心政事憂勤惕厲孜

攻圍治。而土井利勝。酒井忠勝之徒。相繼輔政。内外臣僚。號爲得人。寛永之治。後世莫能及。猗歟盛哉。

益三曰。兵志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謂爲將者。既受命臨陣。則賞罰之權在我。進退之法在我。臨機應變。便宜從事。雖君命。亦有所不肯從也。吾讀史至島原之役。每悲板倉重昌之死。而惜其未知爲將之道也。夫島原城無賴之巢窟。不逞之淵藪也。急攻之。則彼自悉死力。而拒戰。徒自傷我兵耳。築長圍。爲持久之計。則彼内糧食有限。而外無救援。數月之後。覆滅

潰散。可知也。故重昌罷急攻之議。爲長圍之策。誠爲得計矣。而及一旦聞幕議遣松平信綱。則曰。吾等不急戰者。疲賊之策也。今信綱來討。吾不急取城。無面目以見信綱也。遂進攻而死。重昌既居総督之任。臨機制宜。固其分也。苟自以爲得計。雖君命不聽可也。況一將之來。於我何有。爲重昌者。宜俟信綱之至。討論熟議。以從事也。信綱智略。決不爲少年推鋒之論。可知也。故其至也。亦決於長圍之策。重昌不暇慮之。急遽出戰。身斃於銃丸之下。而無損於賊勢猖獗也。

可謂不知爲將之道也。雖然。幕議蓋謂孤城窮寇。破之宜如發蒙。而重昌因循如此。何乎。遂遣信綱。是重昌之所以不得不決死也。家光雖英邁。未曾經行陣。不知父祖躬生長于戎馬之中。而深曉兵機也。故及之。耕問奴。織問婢。不可改也。

二千二百九十九年己卯十六年○夏五月。荷蘭來聘。秋八月。江戶城火。再築之。至明年二月成。是歲。令諸國曰。國家嚴禁耶蘇教。蠻夷非不知也。然往往潛遣其徒。蠱惑百姓。竟以啓禍亂。自今已後。嚴禁其來泊。若有來者。輒毀其船。誅其人。天下郡國警察海濱。或有漂船到。速送之長崎。勿使暫碇泊。

二千三百年庚辰十七年○春三月。天皇覲上皇。夏五月。阿媽港船來長崎。家光使加加瓜忠澄言曰。汝等屢來犯我大禁。是蔑吾國也。捕而悉斬之。燒其船及貨物。六月。松

前蝦夷地天晴不辨咫尺。經三日。纔見人面。及午始明。同時宇知浦大濤起。山巓發火。廣袤十里。炎焰飛空。人死者七百餘。牛馬鳥魚傷亡無算。灰燼埋地一丈七尺。至秋八月。鳴動不止。焦土入海。竟生一大嶋云。

二千三百一年辛巳十八年○夏。家光遣巡察使於諸國。問民疾苦。是歲。使黑田鍋島二氏掌長崎防備。

二千三百二年壬午十九年○自三月至五月。天下大飢。餓莩滿路。家光發倉賑之。時米斛銀八十錢。

二千三百三年癸未二十年○琉球貢西瓜於薩摩。慶長中。南瓜烟草等自南蠻來。其後蕃椒亦自其國來。本邦有此諸草。是爲始。冬十月。天皇讓位於紹仁親王。靈元帝詔撰元明元正二帝謚字。爲謚號。稱明正院。

第一百十世

後光明天皇　後水尾帝寬永十年三月十二日生。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爲親王。同年十月三日受禪。同十二月廿一日卽位。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曰正保。慶安。承應。承應三年。九月廿日崩。假皇居壽二十二。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墖。

帝諱紹仁。後水尾帝第三子也。母壬生院藤原氏。（壬生院諱繼子。贈左大臣基任之女。）冬十月。天皇卽位。年十一歲。攝政康道如故。是歲。大僧正天海歿。年百三十三。

二千三百四年甲申正保元年○夏。琉球入貢。十二月。改元。家光命林信勝。撰中朝帝王譜及將軍譜。信長秀吉家譜。是歲。明水師總兵右都督崔芝。使參將林高齋書來。請借兵三千甲二百。家光令長崎奉行答之曰。我與明絕勘合。已二百餘年矣。無復交誼之存。雖有商船來泊。要皆屬私事。是以不得如請。遂卻之。

二千三百五年乙酉二年○冬十一月。勅遣藤原經季。賜宮號于東照廟。是歲。以家綱爲權大納言。敍從三位。家綱

守澄法親王後水尾帝第四子也。

中江原通稱與右衛門。近江人也。爲人謹恪。最以孝養被稱。年甫十一。從

家光子。

二千三百六年丙戌三年○春三月。以家光請。遣使賜幣於東照宮。後以爲恒例。世謂之例幣使。冬十月。明又遣使。奉明主及芝龍書。來乞援兵。不應。初芝龍來肥前平戶。娶田川氏。生子成功。及還。迎成功母子。是夏。明主由松。爲淸兵所執。芝龍與弟鴻逵議。立太祖裔聿釗爲主。明年。淸兵遂陷福州。芝龍降。田川氏聞之。投河死。淸兵嘆曰。婦人尚爾。日本之勇可知也。成功獨擁衆不降。明主賜之朱姓。爲御營中軍都督。世俗所謂國姓爺者是也。

是歲。守澄法親王爲東叡山座主。皇子補日光祭主。昉于此。

二千三百七年丁亥四年○春。康道辭攝政。以左大臣道房代之。尋薨。復以前左大臣昭良爲攝政。

二千三百八年戊子○慶安元年夏四月。家光奏請日光修東照宮三十三年之齋。搢紳自京師來者五十七人。大赦天下。是歲。近江人中江原歿。原字惟命。號藤樹。篤信王文成之學。先躬行。後文詞。每引村民訓諭焉。鄉黨遷善者衆。時稱曰近江聖人。

祖如伊豫大洲。其母之獨居鄉學無已時。嘗乞歸省。欲即伴歸。然母不欲踰波濤如他鄉。乃獨返大洲。遂陳情乞歸終養。不允。於是謝家什以償債。又以其餘易穀賑之。家意在遷。既歲俸給也。而仰天心謂不事二姓。而后出亡。然爲其出亡。固以出於孝養。故國侯不敢問其過失云。

二千三百九年己丑二年○春二月。伊豫地大震。城墻民舍皆倒。三月。家光召諸藩。禁奢侈。及戒飭麾下士。夏六月。江戶地大震。官邸市屋皆倒。

二千三百十年庚寅三年○春。東國地大震。夏。家光令諸侯有失火。急發騎來救。諸藩救火昉于此。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

二千三百十一年辛卯四年○春二月。天皇覲後水尾上皇於仙洞。夏四月。大將軍家光薨。贈官如前代。賜諡大猷。家光聰明勇決。恩威竝行。六月。由井正雪伏誅。先是。正雪蓄異圖。時丸橋忠彌者。以槍術名。正雪與之交厚。一夜會衆於道灌山。約圖不軌。謂忠彌曰。卿豫酒樽貯火藥。每酒肆置之。以謀火江戶。余焚駿府。據久能山相應。正雪往駿府。忠彌在江戶。將刻期相發。忠彌慮軍須。或乞丐。借金於田代某。又說弓匠藤四郎。以秘計。二人佯諾。而卽夜馳訴之老中松平信綱。信綱與諸老親藩議。遣町奉行神尾元勝等。圍其家。連呼曰失火。忠彌登樓望之。衆乃突入擒之。更遣駒井右京於駿府。是日早晨。正雪向東望天久之曰。事不濟矣。旣而右京果至。與城

代大久保忠成等謀遣吏圍之則正雪及其徒皆已自殺秋八月以家綱爲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内大臣冬十一月磔丸橋忠彌以下三十餘人於品川十二月左大臣尚嗣爲關白

益三曰徳川氏既有天下傳之三世而基礎益確威權益定天下之侯伯刻期而來覲惴々焉唯恐後也何其盛也雖有巨姦猾賊擁大衆而起于方隅者將指日而戡定焉由比正雪欲於此時而圖之果何所恃而然也其爲謀計不過糾合數百不逞無賴之徒分配東西約期而幷起而已不知丸橋忠彌輕躁不足託事使之居要衝舉事是果何謀乎雖庸人愚夫知其事之必不成也称正雪頗有智略何事之謬也故人少有智略而暗於大計者未有不以己智殺己身者也如正雪者死於智者也故吾論之以懲後之亂臣賊子妄圖非望者耳

二千三百十二年壬辰○承應元年 夏五月林恕著王代一覽獻諸幕府冬十二月酒井忠清爲大老是歲別木藤岡等數人謀不軌事覺伏誅

二千三百十三年癸巳○二年 夏六月皇宮火秋八月家綱爲右大臣九月先是尚嗣薨至是以左大臣光平爲關白是歲家綱命平戸城主松浦鎭信築烽臺於七處以備外冦

二千三百十四年甲午○三年 春三月家綱奉勅經始皇宮秋七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在職三十餘年大得民心八月佐渡守牧野親成爲所司代明僧隱元歸化是爲吾國黄檗宗祖九月天皇崩天皇英敏宏度自幼好學粗通大義嘗病短襖之製欲復烏帽素襖之舊未果又欲建孔子廟復大學寮亦不果或曰天皇患痘幕府忌其英明使醫官山脇某進藥故暴崩云天皇毎歎自持統之喪始行火葬世々相承莫復葬埋及其崩也朝議猶依舊典爲荼毘設有魚戸八者常出入宮庖聞之大哭曰噫聖天子固惡浮屠法欲廢火浴今乃奉送其大行從其所惡謂之何乎奴敢諫之不聽有死耳乃奔趨于仙

院及攝關家。號泣不退。朝議感其忠。遂復葬埋之典。稱後光明院。

重定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盡不信。亦不如以無書也。而爲取舍於其間。以辨識其得失。固難矣。後光明帝之崩也。幕府使醫官山脇某者進藥而暴崩。此說果是則家綱之罪。眞天地不可容之大逆也。昔者記三條因道長之暴逆。而失明之事。抑有類焉。蓋道長承祖宗累代之威權。掌樞機三十餘年。子女之立后列顯官者。凡九人。刑賞予奪。僉出於己。遂爲此悖逆。然未至斷其壽也。而家綱之此舉。與蘇我馬子無異。噫。

又曰。本邦用火葬。則創于文武天皇卽位四年三月。有僧道照者。死遺言焚其屍。曰之火葬。道照河內人游周天下。造船架橋。山背宇治橋。則道照之創造也。蓋造爲船若橋。以便行旅。其擧固可嘉尚也。而焚其屍。而作俑於天下者。太不可也。先儒曰。死而焚之。是刑其屍也。爲人之子者。何忍刑其父母哉。實可謂至論矣。夫自佛法渡來于我邦。暢其異端之害。議傷政

教之理者。有中臣大連之二氏而已。歷世上下。恬弗怪。渾隨其徒之所稱。遂以迨此。然魚賈八者。聞帝每疾此弊。及崩也大哭。以死諫之。終致變其定典。者何歟。蓋八者。素市井之一賤夫。安辨荼毘之可否乎。但患愈慮不終而崩。適然焉爾。其擧雖曰平易。深考之。則其至難者幾無比焉。夫臨戰場及遭災之時。代君若父而殞命者。佀難實易。何則使人感泣。隨表揚名於後世。其名足贖其死故也。在寧日則諫其弊。其非者。佀易頗難。何則犯顏色而諫之。不聽無敢益縱。雖遇手刑。不若所謂代君父而殞命也。以此思彼。八者之所爲。前知後聞無復有焉。謂之忠而可乎。謂之義而可乎。

謚三曰。後光明帝之崩也。魚戶某號哭曰。噫。聖天子何不延祚而行其所欲也。其所謂所欲者。言其欲復埋葬之舊典耳。嗚呼。帝之所欲。豈止於此哉。史稱帝幼英敏。長好學。夫王政之衰久矣。自源氏開府鎌倉。經百餘年。而後醍醐帝一朝奮起。滅北條氏。中興將成。而廟謨不淑。足利氏復起。自是厥後。武人執大權。

復數百年於茲。及德川氏制天下。納其女爲中宮。其所生皇女嗣位。此間之事。於當時蓋有不可言者。帝生於此時。以英敏之資。頗通古今。既知武人專權之所由。則蓋有慨然於乾綱之衰頽者焉。故使帝幸永其世。則吾知其必有處於此者。豈特埋葬之典而已。是吾之所大惜也。

第一百十一世

後西院天皇 後水尾帝寬永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慶安元年七月十九日。爲親王。承應三年十一月廿八日。踐祚。明暦二年正月廿三日。即位。在位八年。改元者三。曰明暦。萬治。寬文。寬文三年正月廿六日。讓位。貞享二年二月廿二日崩。仙洞。壽四十九。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墖。

帝諱良仁。後水尾帝第六子也。母逢春門院藤原氏。逢春門院諱隆子。贈左大臣隆致之女。後光明帝崩。無嗣。群臣相議。迎天皇。奉劒璽。十一月踐祚。關白左大臣光平如故。

二千三百十五年乙未〇明暦元年冬十月。朝鮮來聘。十一月皇宮成。天皇遷御焉。

二千三百十六年丙申〇二年春正月。天皇即位於紫宸殿。年二十二。夏五月。暹羅人來長崎。上書及方物曰。私聞貴國商客來我國者。貴國以爲悉燔殺之。是皆屬虛聞。願依舊交易。幕府諭以寬永丙子例。却其貢物遣歸。

二千三百十七年丁酉〇三年春正月。江戸大火。本城延燒。死者十萬八千餘人。瘞之本所牛嶋。爲建一字。名曰廻向院。家綱命有司給粥市人。是月。林道春卒。年七十五。道春初名信勝。字子信。號羅山。京師人。慶長中。爲駿府文學。叙民部卿法印。道春年十八。始讀朱子集註。心服之。遂

聚徒講朱註子孫善傳其業世為幕府儒臣二月家綱經始本城使金澤熊本諸藩助役。

青山延于曰自古國家之治亂未嘗不係斯道之興廢也本邦應仁以來干戈相踵風俗頽敗亂臣賊子接武於世人倫之道幾乎熄矣及我神祖勃興崇尚文學首延惺窩羅山以講求治道於是乎教化行于上而風俗美乎下迄今海宇寧靜禍亂不作者未必不由教道維持之力也二先生之有功於天下可謂大矣。

中井積善曰吾聞之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林氏興於學其始不俟惺窩可不謂豪傑哉舟橋氏妄意有所論列甚矣其不曉事也廷議雷同未聞一士之講講亦甚矣表著之無人也當時學術埋晦也然無識之實可見焉耳唯大君之明叡能不為悠談所移挺然排群議而翼孤寒懿矣哉蓋方是之時大君在上藤林二子之徒在下天將興吾道公伯其如命何。

二千三百十八年戊戌○萬治元年秋九月明鄭成功奉書乞援兵不報冬十二月皇太神宮火廢朝五日。

二千三百十九年己亥○萬治二年春二月明朱之瑜歸化之瑜字璵欲乞我援兵恢復明室來長崎者前後三次遂不得志亦恥食清粟至是不復還德川光國聞其賢聘為賓師夏四月詔以家綱為左大臣六月赦作神宮是月井伊直孝卒年七十一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秋九月本城成家綱徙焉冬十二月神宮成是歲福岡藩主黑田光之築石壁於博多海中以便商船出入長數百步三年而成。

二千三百二十一年辛丑○寛文元年春正月皇宮火延燒公卿第宅及佛寺民屋凡千餘區天皇奉神器幸照高院法皇幸修學院二月天皇遷御於權大納言基熙第遂為假宮三月荷蘭來聘先是荷蘭以正月為聘期至是以蠻館屢罹災為緩其期以正月發長崎秋九月水戶藩主權中納言源賴房薨遺命子光國禁殉死邦俗以殉為禮諸藩皆行之自是天下不復用殉閏八月家綱奏封其弟綱重於甲府綱吉於館林。

二千三百二十二年壬寅二年○春正月。天皇在假殿。停三節會。三月。老中松平信綱卒。年六十七。信綱銳敏絕倫。練達時務。人以爲不愧古之賢佐。嘗欲引玉川水灌其封邑川越。開渠數里。命邑宰一人。數歲而成。田野大闢。磽确之地。盡爲膏田云。是月。家綱毀方廣寺銅佛。以鑄錢。文曰寬永通寶。背曰文。所謂文錢也。後二年。新造木佛。以安置焉。以金箔塗之。其大如舊。夏四月。家綱造皇宮。毛利黑田諸族助役。五月。京師地大震。行宮及二條城壞。秋八月。常陸下總下野土寇起。侵掠郡邑。冬十一

月。皇宮成。是歲酒井忠勝卒。年七十六。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天下依賴焉。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用人也。信之堅而任之久。使之得盡其材。而後可以責其成功矣。若任之不久。信之不堅。何以得展布心腹以成其功哉。昔堯使鯀治水。任之九載。及其績用弗成。而後黜之。夫以堯之明。豈不知鯀之不能哉。然必待三考。然後黜之者。苟不如是。則不能以詳其能否。責其成功矣。鄭任子產。國人皆謗之。而簡公任之不疑。秦用王猛。貴戚皆譖之。而符堅信之益堅。苟使夫二子因讒與謗而廢焉。安得成其大功哉。今也則不然。一人譽之則進之。一人毀之則退之。以一人之言進之。以一人之言退之。此古人所謂作舍道邊者。功之所以不成。蓋坐是故也。觀信綱之用邑宰。數歲之久。不見成效。任之不疑。信之益堅。使之能成其功。若信綱者。可謂善用人矣。

二千三百二十三年癸卯三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弟識仁親王。或出家綱之所請云。稱後西院。

第一百十二世

靈元天皇 後光明帝承應三年五月廿五日生。明暦四年正月廿八日爲親王。寛文三年正月廿六日受禪。同年四月廿七日即位。在位廿四年。改元者三。曰延寶、天和、貞享。貞享四年三月廿一日讓位。享保十七年八月六日崩。壽七十九。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新廣義門院諱國子。贈左大臣基音之女。

帝諱識仁。後水尾帝第十六子也。母新廣義門院藤原氏。夏四月。天皇即位於紫宸殿。時年九歲。以關白光平攝政。秋八月。家綱頒武家法則二十四條。其一條曰。常嗜文武。專修義理。勿亂風俗。

二千三百二十四年甲辰四年。秋九月。關白光平辭攝政。以左大臣房輔代之。是歲。稻葉正則等。索延喜以降記錄於天下。校正之。名曰本朝通鑑。

二千三百二十五年乙巳五年。春正月。雷震大坂天主閣。閣中藏一寶匣。衆不能拯之。獨番士中川帶刀冒火大呼上閣。閣焚倒湟中。後探湟得其屍。屍焦爛。猶懷寶匣。無有毀損。家綱賞其奇節。賜秩千石於其子。夏五月。荷蘭人泊長崎。一日失火。帛絲品物皆灰燼。舟師僅免。冬十月。家綱捕日蓮宗不受不施派僧若干人。嚴禁其敎。

德川光國毀封內淫祀三千八十八宇。是歲。改絹布長二丈八尺。爲一端。

二千三百二十六年丙午六年。夏四月。家綱禁諸侯驕從過分。五月。京極高國高賴父子相隙。收封謫之。

二千三百二十七年丁未七年。春二月。遣巡察使於諸國。廉問風俗。秋九月。盜奪書御座御劍而去。所司代捕而斬之。是歲。幕府塡鐵砲洲本所深川洿池。以爲館地。多開溝渠。萬治年間始興功。至是乃竣。

二千三百二十八年戊申八年。春二月。高力隆長驕奢虐下。奏收其封。三月。以攝政房輔爲關白。是歲。禁庶人佩大刀著絹紬。

二千三百二十九年己酉九年。春正月。京師飢。家綱奉勅賑給貧民于北野及四條。限一百日。三月。荷蘭來聘。夏六月。蝦夷作亂。玗緣利酋長勺觜印將其部衆襲我商船。殺二百七十餘人。家綱命松前泰廣討之。泰廣松前藩族。藩主兵庫尚幼。故命之。泰廣進抵玗緣利。斬勺觜印等五十餘人。火其部落。冬十二月。納藤原房子。爲女御。

藤原房子。前關白教平之女。

二千三百三十年 庚戌十年。夏六月。本朝通鑑成。家綱命老中以其書示之三家。尾紀二藩皆賀盛擧。獨水戶藩主光圀披閲之。至以皇朝爲吳泰伯之後。大驚曰。天朝自有正史。烏取海外妄說以汚瀆皇胤。且祖宗之於西土。本自抗禮不相下。而今乃以附屬自處。是誣祖宗也。請命改定。老中歎服。

二千三百三十一年 辛亥十一年。春正月。權大納言德川賴宣卒。賴宣豪邁好學。能通大體。虛己受諫。夏四月。家綱流伊達宗勝於土佐。子宗興於豐前。收其封予之宗藩。宗勝政宗季子。娶酒井忠清女。爲子婦。倚以爲重。窃有奪宗之志。及兄忠宗卒。其子綱宗嗣封。乃與宗藩宰原田直則等謀。使人誘綱宗耽聲色。擧其失幽之。立其襁子鶴千代。宗勝恃輔立之功。跋扈日甚。列宰伊達宗雪稍知宗勝逆謀。使女弟淺岡爲乳母。松前重光爲近侍。以陰備不虞。一日淺岡見鶴千代將食。心動。召庖人嘗之。即死。宗勝心不自安。陰使家士夜刺鶴千代。亦爲重光所拘。邸内詾詾。逆黨神並某者。竊其盟書。走至仙臺自首。宗雪乃馳訴之江戶。皆有證左。板倉重矩等聽獄判

決。既而直則因忠清請曰。僕有一冤事。未得白焉。願與宗雪復對審。諸老中乃莅忠清邸。再召二人聽之。直則辨論數次。辭竟屈。度其不免。俄起挺刀斫宗雪。一座驚起。擊殺直則。宗勝罪當死。減死一等。處流。餘黨數十人就刑于仙臺。直則家士片山年人擁其子。據信夫城。宰片倉小十郎謀誅之。幕府以鶴千代猶幼。置而不問焉。鶴千代後名綱村。秋七月。琉球來貢。

益三曰。事已敗而死焉者易矣。全事於未敗而死焉者難矣。如大石良雄糾合同志。苦慮焦思。而後復君仇。固非悻々而怒者之所能也。然主君既亡矣。社稷既絕矣。所爲志者。則不過斬仇人之首耳。無所慮其他。所謂事已敗而死者也。故易矣。如仙藩之内訌。則異於是。姦猾跋扈于内。而權貴黨緣于外。當此時。宗社之不滅如一髮。岌岌乎其危矣哉。而伊達宗重。以身當其間。正義直辭。挫姦折邪。扶宗社於將傾。雖身斃於姦兇手。而繼其志者蹶起。竟得全國事矣。所謂全事於未敗而死者也。吾因謂爲良雄而成志易矣。爲宗重而成事難矣。

二千三百三十二年壬子十二年。春三月。石川重之歿。年九十。重之號丈山。又六六山人。參河人。世仕德川氏。大坂之役。先登有功。然以犯軍律見黜。退隱京師。冬十二月。會津藩主左近衛中將保科正之卒。初秀忠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爲嗣。因名正之。正之性敦實。窮心經學。兼精神道。家光特親重之。及家光卒。能輔家綱。至是卒。年六十四。葬會津磐梯山。

石川重之小字嘉右衛門。四明山人。凹凸窠。六拙。烏鱗。山木山材。蔹里東溪。三足。皆其別號也。少勇壯絶人。初入釋。後介羅山學惺窩門。才尤長於詩。與僧元政。歸化明人陳元贇。友好。嘗後水尾天皇聞其優才。屢徵之。固辭。數四賦和歌陳其志云。歌曰。幾恨刹滋揉設密訥屋謁幾々。過薑孤篤木屋乙訥揉密遝布。葛傑伴脩兹葛滋。

二千三百三十三年癸丑延寶元年。夏五月。皇宮火。天皇遷御右大臣藤原基凞第。是月。諳厄利亞使來長崎。請互市。家綱問之荷蘭人。對曰。彼娶波爾杜瓦國主之女。且與南蠻人往來。其意不可測也。乃却之。是歲。老中板倉重矩卒。重矩尤好節儉。及卒。家無餘財。時人悼惜。

二千三百三十三年甲亥二年。春二月。家綱置修大內司。命松平綱政助其役。夏六月。畿內大水。人馬多溺死。

二千三百三十四年乙卯三年。春正月。家綱課諸藩經始宮室。天下饑。莩相望。京師殊甚。家綱奉勅。發倉賑之。元和偃武以來。比歲豐熟。米價如土。至是騰貴。斛直銀錢

百四十。夏六月。家綱遣人檢南海諸島。先是紀伊商船漂至無人島。島距八丈一百里。歸告之。故有此舉。冬十一月。皇宮成。設尚齒會。慶法皇壽八十。京師火。延燒行宮本院宮及公卿第。天皇幸青蓮院。新宮僅得全。

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丙辰四年。春二月。流長崎代官末次父子於隱岐。先是末次竊造商船。多載刀劍。與淸及臺灣貿易。事覺得罪。是月。源光國命儒臣悉蓄髮。而編之隊伍。諭之曰。自足利氏之衰。武人率皆不識字。令僧徒掌文墨。及海內既平。儒者猶承其弊風。皆不蓄髮。人亦以方外徒待之。故林氏累世受知幕府。而皆任僧官。雖然學道者君臣皆儒也。安得以異流待之。儒者蓄髮實昉於此。冬十二月。法皇宮東福門院火。

二千三百三十七年丁巳五年。春正月。家綱命營二宮。至四月落成。

二千三百三十八年戊午六年。秋九月。家綱賜其弟綱重死。初綱重驕奢無度。國用告匱。請貸金濟事。執政議爲不敬。故有是命。

二千三百三十九年己未七年。秋八月。修石淸水放生會。

是典久廢。至是復之。

二千三百四十年庚申○八年　夏五月。將軍家綱疾。酒井忠淸建議。欲迎親王於京師爲嗣。有司莫敢可否。獨堀田正俊切諫其不可。議乃止。執政更謀之三親藩。光國請立綱吉。家綱乃立爲嗣。綱吉家綱弟也。卽日敍正二位。任權大納言。旣而家綱薨。贈官如前代。謚曰嚴有。是月。綱吉設法會於增上寺。內藤忠勝因事殺永井尙長於齊場。衆驚起擁忠勝。幽之別室。二家從士聞之。將突入。永井直敬諭退之。衆乃定。於是綱吉賜忠勝死。沒邑。弃收尙長封。後其弟直圓賜一萬石。秋八月。詔以源綱吉爲征夷大將軍。敍正二位。任內大臣。

二千三百四十一年辛酉○天和元年　春正月。綱吉遣使諸國。巡察風俗。夏五月。酒井忠淸卒。初忠淸爲家綱所親任。勢焰薰熾中外。四方贈遺相屬。居第近下馬牌。時人呼曰下馬將軍。六月。綱吉流松平光長。先是光長無子。群宰議繼嗣。各有所主。訴之幕府。綱吉親聽斷之。誅首惡小栗正矩父子。流光長弟長良荻田主馬。連坐者甚多。

二千三百四十二年壬戌○二年　春二月。房輔罷。以右大臣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卷之十　靈元　三十一

熊澤伯繼小字次郎八。後更助右衛門。平安人。初負笈上京。求良師。求得其人。共投宿者。語曰。鄕嚮吾受主命遠行。時懷二百金途駕駄馬。出金繫鞍頭。日暮忘不收之。投宿就枕。少焉覺遺金。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雖經時間。剝啄之聲甚急。問之則馬夫某也。旣而彼出金包曰。野人歸家解鞍。輒有之。是必子之所遺。故來返與。封完如舊。吾愕然不知所措。閒

兼輝爲關白。三月。天下饑。夏四月。琉球來貢。是月。朱之瑜歿於水戶藩邸。之瑜性行高潔。歸化已來。不近婦女。甚愛櫻花。曰。使中國產之。當冠百花。光國等輯遺稿。曰舜水文集。五月。岡山藩主右近衛少將池田光政卒。光政稱新太郎。性孝好學。擧熊澤伯繼。任以國政。建學校。表孝義。置甌受投書。自聽斷。嘗謂老臣曰。吾有不善。卿等宜諫爭。卿等亦宜受人諫規。中川謙叔進曰。君嚴明有威。眼光射人。不能仰視。宜假以溫顏。光政嘉納。伯繼字了介。號蕃山。天性深智儁才。師中江惟命。後仕光政。信任殊厚。亡何當要路。布德流惠。海內稱爲明良之遇。至元祿中歿。所著有集義和書。外書。論語小解等數種。秋七月。綱吉聘木下貞幹於京師。爲儒員。貞幹字直夫。號順菴。名噪一時。門下成業者甚多。新井君美室直淸最著。是歲。山崎嘉歿。嘉字敬義。號闇齋。師谷時中。學程朱之學。晚就吉川惟足。極神道閫奧。所著有朱易衍義等數種。

二千三百四十三年癸亥○三年　春二月。立朝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兼凞爲傅。後小松帝以還。不復起坊宮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卷之十　靈元　三十二

別有十六金卽贈謝之篤夫不受曰予之物還子何謝之有然爲冒夜來此貧得二百文吾說之曰微汝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故聊表微意篤夫愈辭乃減六兩亦辭遂減至方金二篤夫正色曰子勿溷我余有所守也至此吾三嘆且問

者十三世至是始修此禮立准三宮藤原房子爲中宮。是月綱吉令長崎奉行禁買外國哆囉猩猸珍禽異獸寶玩奇器等又禁婦人衣服用金銀線絺繡及奇巧組織。

二千三百四十四年甲子○貞享元年秋八月若年寄稻葉正休殺大老堀田正俊於營中一坐不知所爲正休挺刀亂斫回顧微笑而死正休素與正俊親善及正俊特罷專橫屢規諫之正俊不聽又以事相激遂及此云正俊素有權勢其死也弔者塡門而正休家唯親戚弔而已

曰吾見寡慾之人未見以義爲利如汝者也所謂所守者何也曰賤役餬口誰不願潤利乎然寒鄉有中江與右衛門者教役少老嘗聞其語曰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貧濫毋以賤枉今若受之利之則欺此心也強執二百文而去噫

獨德川光圀行弔焉冬十二月保井算哲獻貞享新曆時海內用宣明曆者殆千餘歲錯謬稍多算哲據元授時曆造新曆。

二千三百四十五年乙丑○二年春正月綱吉以日次記二百三十卷附賀正使獻之京師。

二千三百四十六年丙寅○三年秋八月定朝鮮通商之法一歲限以金一萬八千兩尋琉球亦以金八千兩爲限共禁買無用品九月林信篤木下貞幹受教撰武德大成記。

澆世安有此人乎伯繼佩聞者良久曰馬夫鄙人耳而其廉潔不愧於古之君子者無他教育之所致也中江氏者其學德實可想也方今之世舍此人而復孰從事卽日束裝往謁請受業於門下藤樹辞以不足爲人師伯繼益請不已其寢廉下二夜藤樹母憐之謂藤樹曰客自遠方來懇請如斯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爲人師於是許接容云伯繼時年二十三

二千三百四十六年丁卯○四年春正月皇太子加首服于南殿三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性英敏能通下情仁厚謙挹雍容垂拱遺詔因孝靈孝元二帝諡字稱靈元院。

第一百十三世

東山天皇靈元帝延寶三年九月三日生天和二年十二月二日爲親王同三年二月九日立太子貞享四年三月廿日受禪同四月廿八日卽位在位廿三年改元者二曰元祿寶永寶永六年六月廿一日讓位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崩新造仙洞壽三十五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敬法門院諱宗子內大臣宗條之女。

帝諱朝仁靈元帝第四子也母敬法門院藤原氏夏四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時年十三以關白兼輝攝政六月秋田輝秀家臣坐殺燕鳥處斬冬十一月大嘗先是後柏原帝廢此典以來海內擾亂不得復行至是幕府奏復之設悠紀主基二殿取嘗禾於近江丹波以修。

二千三百四十八年戊辰○元祿元年夏四月詔東大寺僧公慶募天下再造大佛殿是歲綱吉下教松平忠房松浦棟造唐館於長崎奏賜侍臣柳澤保明祿一萬石。

二千三百四十九年己巳二年○春三月以攝政兼輝復關白夏六月綱吉禁優童舞女出入邸第冬十二月綱吉徵京師詞人北村季吟畫工土佐廣澄伶人狛高規等召猿樂人作戲擢散樂師三人爲廊下番

二千三百五十年庚午三年○春正月兼輝罷以左大臣基熈爲關白秋七月綱吉欲更造孔子廟以忍岡狹隘下教移之本鄉令松平輝貞督役又修日光廟令井伊直該督之冬十二月孔子廟成先是綱吉喜怒無常近臣多忤旨獲罪或幽死牧野成貞憂之勸綱吉召儒臣講經由是綱吉始好讀書至暗誦孝經大學又勸

二千三百五十一年辛未四年○春正月綱吉奏以林信篤任大學頭命使蓄髮解衲自足利氏使五山僧徒掌外國書信業儒者皆倣祝髮衣衲至是革其弊列藩之文學至鄉里文士爭先蓄髮以入士籍唯醫者畫工仍襲舊樣云二月遷忍岡孔子像於新廟綱吉親書大成殿三字以揭之而命画工狩野益信描七十二賢及先儒像改本鄉坂曰昌平坂相生橋名昌平橋是歲綱吉臨柳澤保明第保明新營亭樹甚盛綱吉大悅賞賚及家

缺

缺

也。

二千三百五十三年癸酉六年〇冬。綱吉始造新大橋於隅田川。

二千三百五十四年甲戌七年〇夏四月。詔遣天使祭加茂上下祠。所謂葵祭是也。從後醍醐帝季年廢此典。綱吉奏請修之。納穀千五百石充祭資。是歲。桃青歿。桃青本名宗房。姓松尾。藤堂氏臣也。性好誹歌。兼長禪學。嘗慕僧西行之爲人。致仕入京師。從北村季吟學數年。得其蘊奧。後結廬於江戸深川。多植芭蕉。自號芭蕉翁。

二千三百五十五年乙亥八年〇春三月。綱吉親講周易。諸侯群臣侍聽者四百人。爾後每月數次。五年而畢。秋八月。綱吉奏改鑄金銀。謂之元祿金。冬十一月。綱吉命吏造廬府下。養犬。犬至十萬頭。日食米數百斛。殺之者抵罪。天和初。綱吉喪世子。百方求嗣。不得。僧隆光謂之曰。人之乏嗣。前生多殺之報也。故求子莫善於愛生。將軍生歲在戌。宜愛犬。綱吉信之。故有是命。十二月。奏徙封有馬永純於丸龜。松平輝貞於高崎。加藤明英於壬生。鳥居忠敬於水口。是歲。本多重充坐不能制下。收其封邑丸岡。

二千三百五十六年丙子九年○春。天下大饑。餓莩相望。於途發倉賑之。

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丁丑十年○春二月。納幸子幸仁親王之女爲女御。閏月。綱吉令諸藩改訂封內地圖而上。是歲井伊直該爲大老。

二千三百五十八年戊寅十一年○秋七月。綱吉以柳澤保明爲老中。保明侍寵肆慾。綱吉與偏諱改吉保。冐松平氏。九月。寬永寺中堂成。上皇賜額曰琉璃殿。

二千三百五十九年己卯十二年○春三月。鑄新錢於八條磧。

冬。天下饑。

二千三百六十年庚辰十三年○冬十二月。權中納言德川光國卒。光國天資英毅。嗜學好義。嘗讀伯夷傳。慨舊史闕文。置彰考館。奏請出御府秘冊。募天下逸書。招致名儒。編修撿討。究其精。自神武帝至後小松帝。釐爲二百三十卷。名曰大日本史。又撰禮儀類典。獻之上皇。其他著書甚多。其爲政。勵精圖治。禁奢侈。薄稅斂。及告老。營居於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止數人耳。及卒。私謚曰源義

藤田彪曰。義公以孝弟事父兄。友愛諸弟。整肅閨門。其所以明倫理者至矣。其於正名之義。又深致意焉。蓋公生於建櫜之後。而大猷公方紹述先志。覇業益隆。天下之事。莫復足患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王之道。正名之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敎。則安知異日叛亂之徒。不復藉口於北條足利。此公之所深慮。而修史之業。所以篤自任也。其著作纂述不可勝數。而大日本史之作。尤爲不朽大典。其體裁筆削。必親與史臣反覆商榷。歸諸至當。一生用心半

在此書。於是皇統之正閏。人臣之忠奸。照然明白。不復容疑矣。公嘗與尾紀二公在幕府。適有撰一史請刋行者。公繙閱至於以吳太伯爲神州始祖。大駭曰。此說出於異邦附會之妄。我正史所無。昔後醍醐帝時。有一妖僧倡斯說。詔焚其書。方今文明之世。豈可使有此怪事。宜命速刪之。二公左袒其議。遂停刋行。公又欽建武正平間忠義之士。聞其支流餘裔有沈淪諸州者。往往招致優其禮遇。又嘗爲楠子建碑於攝之湊河。買田附之永資香火。居常存心於忠敬。至老

不解故事天使至於三藩之邸則遣使謝之公謂不敬莫大焉乃親往旅館謝其辱親王大臣臨邸亦必如之每歲元旦設席於地宿齋戒夙朝而下西向遥拜天闕其儀尤謹至今爲恒例

益三曰空數百年而不相遇者一朝而遇其人蓋有非偶然者焉昔楠廷尉盡忠於王室及中興業敗足利氏執天下之政傳之十三世其間未曾聞有世論頌揚楠氏之忠義者也嗚呼楠氏雖無求於當日豈無求於後世哉水府義公生於三百餘年之後出於

德川幕府之戚族大景慕楠氏之忠烈建石碑于湊河大書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於是楠氏之忠魂義魄堙鬱于地下空數百年而不相遇者一朝而遇公之盛舉亦可以瞑矣公之未建碑也其墓滅没于田塍荊棘之中過者或不省之如此而安得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哉然則公此舉有補於名教豈鮮少哉

又曰本邦史書除六國史及神皇正統記之外大率散錄雜記未有可稱爲正史者也而六國史絶筆於光孝帝仁和三年寬平以後闕焉正統記雖錄訖于南北合統且辨正統之所在頗得春秋之旨記事未免簡略水府義公有慨於此大開史局廣延群儒編纂大日本史校讐訂正經數十年而成矣於是乎自神武創業至南北合統九十九代二千餘年間自治亂興廢之原流名君賢相之功績以及亂臣賊子之事跡皆可瞭然而指也後世執史筆者皆莫不取法於此非有當時公自奮率先天下創成此業則吾恐至今日而史傳泯泯焉嗚呼公生於干戈纔息之際輙有見于此即提三寸不律管馳騁于史壇文苑

以能補苴數百年之闕典比之乃祖以干戈戡定天下之功未必讓也豈不偉乎哉

二千三百六十一年辛巳十四年○春三月淺野長矩擊吉良義英于營中傷之坐大不敬賜死初朝廷答賀正使柳原資廉高野保春至江戶綱吉令長矩及伊達宗春掌館待事義英爲高家衆熟於典章長矩屢就問饗禮義英卿其不賄己不答又面辱之長矩憤懣拔刀斫之血流被面再擊中背會梶川某來救義英僅免時天使莅白書院將傳詔以變作更就黑書院行事綱吉怒長矩亡狀囚之田村建顯邸即日使自殺沒其封邑赤穗五萬石命其弟長廣屏居私第是月青山氏臣石井源藏半

藏所殺父仇赤堀水助於伊勢龜山是歲東國大饑江戶餓莩載路官設場於本所與粥及衣被至明年三月而止。

益三曰大石良雄等之事當時論議紛起或以爲忠或以爲非義及室直清著義人錄世論一決至後世而其論大定雖兒童婦女亦皆知其爲忠故良雄等之事不論之可也而吾論之者不論其忠節而論其能成事也何則君亡國滅爲其臣食其祿者殺身而殉社稷者古今不乏其人如良雄者亦爲其爲臣之道耳傳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吾亦曰道二忠與不忠而已忠與不忠之間非更有一道也故爲赤穗之臣遭遇其變故者不進爲大石良雄則退爲大野某耳二者之間不能容一髮也故良雄之殺身殉於社稷者固爲臣之常道未足深爲奇也吾唯服其能經歷艱苦韜晦謀略而終成志也何則長矩既死爲其仇者豈一日忘其臣之來傳刃吾腹乎是以防禦周詳警備嚴密可知也況其姻戚有强藩爲之援何有所不至而良雄以孑孑亡國之孤臣欲成事於其間

可謂難矣而終能成之者無他出於耐忍與智略也非耐忍則不能持久也非智略則不能投機也持久以歲月機至而投之是其所以成事也昔者孔子不與死而無悔者而與好謀而成者吾亦與良雄之好謀而成焉者也。

伊藤維禎字原佐號仁齋稱古義堂平安人初奉宋儒後出己見特以德行被稱實爲一代儒宗男東涯嘗錄曰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人無國不至唯飛驒佐渡壹岐三州之人不及門也大高清介嘗著適從錄以駁仁齋弟子持來眎之曰先生宜作之辨仁齋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恣譏己苟辭不塞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余代折之仁齋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爲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其學長進則當自知之

二千三百六十二年壬午十五年○春三月天皇聞伊藤維禎名詔徴其文章時人榮之維禎號仁齋冬十二月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襲吉良義英於本所邸復主仇也初良雄在赤穗飛報告變乃會群臣於城中來會者三百人良雄曰主辱臣死此誠死節之秋也顧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祀吾等宜以死請之幕府不聽則殉社稷耳大學即長廣也大野九郎兵衛以爲不可原元辰惡九郎兵衛不義叱而却之乃遣使於江戸而訴焉復會衆議守城九郎兵衛倡爲逃計衆多從之會者僅五十五人良雄曰盡闔藩之力猶恐不能支況今離貳如此何以能守不如待公使至自盡以白吾心衆然之遂刺血盟誓既而長矩外親戸田氏定諭良雄致城而去長廣使亦至說諭甚切良雄乃議曰事已至此不得不致城諸君宜散去雖今去此未必無死所也衆或有曉其意者及公使至候迎甚謹封倉庫具簿冊以呈良雄見公使陳其主祖先勳蹟請爲立後而良雄遂往京師居山科冒外家池田氏衆皆變名韜迹東西往來互爲耳目既而義英致仕義固承後幕府不罪之尋錮長廣

小子宜深戒爲學之要惟虛心平氣以爲己爲先何毀彼立我徒惜茲多旦又有人爲狐所魅諸術不能辟適聞仁齋之德能服妖招請之仁齋至口未吐一言狐慴伏謝罪去又左右比屋戮力濬義井仁齋聞之出欲共焉皆曰吾曹成之足矣何役先生爲仁齋曰敢不謝義之辱乎雖然余汲此井既與衆不異今豈有獨不與之理乎遂執綆分其勞云

於安藝良雄乃決意復讎衆情或沮喪擇其純忠者相次赴江戸上杉憲綱義英子也遣家臣守義英邸良雄聞之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爲商賈伺察仇家動靜又聞憲綱使人伺己乃遊蕩無度耽娼妓交博徒仇家聞之防備頗懈時義英久在上杉氏第良雄援謀大高忠雄往反兩邸得聞義英以十四日歸家事良雄急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丸舍衆皆裹甲以韋夾蓋在頭襲韋短服各杖短槍代棍如往救火者狀長梯大槌從之各聯四人爲一一人當敵令左右相救令曰毋殺婦人走者勿追待初笳俱發竟事出以鑼聲相集毋相後令畢進至義英第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刄會天大雪街衢闃然於是分衆爲二良雄自前門子良金自後門梯屋槌門大喊而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擧邸驚駭衆爭突入抗者斬之遁者不追進至寢室求義英不見驗褥尚暖則搜索宅中厨傍有室彷彿如聞人聲揮斧破之則有人出爭趨之間光興揮槍鏦一人武林隆重擊殪之衆疑其爲義英乃驗其尸肩有刀痕衆喜曰得莫非先君之所手擊邪良雄命光興馘之執門者

問之。果義英也。遲明。良雄等裹首幟帛。懸之槍干。相護至泉岳寺。奠以祭長矩墓。良雄前已遣寺坂信行於安藝。報之長廣。途遣吉田兼亮及富森正因。詣大目付仙石久尚。告實請罪。久尚白之綱吉。即日送四十六人。分拘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之邸。四氏善待之云。老中阿部正武嘆曰。今世有節義之士如此。可謂昭代盛事矣。至于明年二月。流義英子義周于信濃。收其邑。而良雄等賜死。良雄遺命。皆葬長矩墓側。往拜者塡咽。香火常不絶。初綱吉之議良雄等罪也。林信篤曰。良雄等爲主報仇。天下之大義也。且其擧動謹愼。莫非所以敬上也。今若以其擅用兵誅之。將何以奬勵人臣。宥之爲可。議未決。荻生雙松謂柳澤吉保曰。聞林氏請宥良雄等。其論固善。然未達時宜也。顧今宥良雄等。上杉氏欲殺之。淺野氏欲救之。二家搆難。事不測。宥四十六人。而招天下之禍也。不如殺之。議乃決。綱吉謂公辨法親王曰。良雄等忠烈無比。殺之可惜。不殺則濫法。將如之何。親王不答。退謂左右曰。將軍之意。蓋欲使吾救良雄等也。吾以爲此輩而不死。則不足以萬世成

名所以不答也。是歲。命本多正永。再築沼田。移居焉。徙本多資俊於濱松。牧野康重於小諸。永井直敬於赤穗。後徙直敬飯山。

青山延光曰。張子房爲韓報讎。古今所稱。而其所用則不過一力士。其器則不過一鐵椎。可謂微矣。然以此皷盪正氣。震駭天下。若霹靂下擊。而巓崖摧破也。若春龍奮蟄。而天地晦冥也。若洪濤皷怒。而山嶽搖動也。英風烈節。凜凜乎不滅。眞足以激頑而立懦矣。厥後數百年。而隋有沈光麥孟才。爲煬帝報讎。蓋後乎子房者。僅有此而已矣。前乎子房者。亦僅有一豫讓而已矣。其至誠報國。前後如一。而事之不成。亦前後如一。然其所以奮而不顧者。以天地之大義不可廢。而其所以振耀古今者。亦以此歟。我邦風俗之美。冠絶宇內。忠臣孝子照耀簡冊者。何限。應仁以降。海內分剖。亂臣賊子。熊據鸇視。風俗之衰壞極矣。然忠臣義士亦未嘗絶。逮乎我東照公。殲鋤亂賊。灑掃疆土。迺能崇尚正學。奬勵節義。培養扶植。涵漸浸漬。百有餘年。而有赤穗大石氏之事。其忠義之盛。超世無

儔。可謂偉矣。延光嘗讀義人報讎二錄。考其所爲。蓋子房諸人以至誠決之。大石氏以至誠忍之。惟其決之也速。是以不成。惟其忍之也堅。是以克成。與不成固不論也。然大石氏能忍於痛憤不可忍之日。而調馭剛銳不能忍之人。以發於持滿之後。其用心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其超軼古人。亦不待論也。嗚呼一國有難。而無一忠臣。謂之一國無人。天下有變。而無一忠臣。謂之天下無人。天地之大義廢也。今以赤穗之小。而有人如此。蓋足以見國家隆盛。正氣滂沛。則其英風勁氣。所以激頑而立懦者。蓋神國光非一國之華也。

二千三百六十三年（癸未十六年）○春正月。基熙罷。左大臣兼熙爲關白。先是。綱吉修先王諸陵。至是成。古山陵頽廢久矣。至民或耕蕘其上。焉細井知愼深嘆之。因柳澤吉保建言。因有此擧。乃植藩起屛。以正兆域。而不詳其所者。考載籍問土老。因訛營築二十五陵云。

二千三百六十四年（甲申○寶永元年）春三月。綱吉開一河於和泉河內之間。引大和川。達於界浦。長四里餘。名曰新大和川。使本多政武監其役。冬十二月。綱吉以甲斐國主參議德川綱豐爲世子。更名家宣。家宣綱重之子。於綱吉爲從子。於是封柳澤吉保於甲斐。食十五万石。故事駿河甲斐非將軍之親屬不得封。吉保以特命受封。人皆異之。初吉保有所謀。每綱吉臨已第。出其妾侍宴。旣而生男安暉。吉保常謂安暉不類己。旣長吉保入侍燕微言安暉類將軍。綱吉不敢拒曰。其或然也。於是召內廳賜名吉里。每入見賜飲食賚金帛甚多。列侯以下敬禮之問遺盈門。及吉保受封。人皆曰將軍之封吉保。所以封其子也。

　盖三曰。爲天下者。不可無有爲之材也。而患在智識

或不足。智識不足。則不明是非。不辨忠邪。遂舉其有為之材。用之於不可為之事。而天下被其害。苟如此。則不如無材之為愈也。如德川綱吉。不其然乎。綱吉英邁。可謂抱有為之材者也。故其在職。如親臨聽斷疑獄。延儒士講聖經。大興學校。可不謂美舉矣哉。唯其智識不足。故一惑於頑僧之妖言。愛狗而求嗣。府下所在。造廬以畜千萬之狗。人或殺狗。即以殺人之罪論之。吁是何等之政刑乎。夫禽獸異類也。然一惑於妖言。則愛之尚猶如此。況同類乎。其寵佞奸若柳澤保明者。固不足怪也。是皆因資之於不足之智識。而行之以有餘之英邁之故也。故人主之學。以正心為本矣。

二千三百六十五年乙酉二年。夏閏四月。綱吉為家宣造別館於海濱。亭閣華潔。臨眺甚美。

二千三百六十六年丙戌三年。夏六月。改鑄銀幣。謂之寶字金。是歲。綱吉賜祭田五百石于根津祠。初家宣父綱重沈湎於酒。其臣根津某數諫不聽。一日捫綱重擧白之手以爭。綱重大怒。手刃之。又酌。忽見根津之狀如故。大驚。因建廟於谷中別莊。至是。家宣請綱吉置祭田巫祝。因有此命。

二千三百六十七年丁亥四年。秋八月。綱吉奉勅造東宮。冬十一月。基熙罷。左大臣家熙為關白。是月。富士山焚。震動聲如萬雷。雨灰沙。天色晦冥。白晝點燭。數日而熄。山腹突起一山。俗呼曰寶永山。

二千三百六十八年戊子五年。春閏正月。鑄當十大錢。文曰寶永通寶。是月。東宮成。二月。立皇子慶仁親王為皇太子。以右大臣綱平為傅。立准三宮幸子女王為中宮。三月。京師火。皇宮罹災。天皇及皇太子避火於關白家熙第。綱吉遣加藤明英中條信治。獻金若干。六月。綱吉奉勅造皇宮。課諸藩助役。至明年七月成。是歲。綱吉鑄

小飯于柳澤吉保封內。所謂甲州金是也。

二千三百六十九年 己丑 六年 ○春正月。將軍綱吉薨。年六十四。贈官如前代。賜謚曰常憲。是月。家宣褫柳澤吉保職。黜前代諸近侍。又停當十錢。毀狗廬。廢殺生禁。尋免釀酒稅。其他不便民者改之。二月。前田利昌斫殺織田秀親于寬永寺齋塲。賜死收邑。夏四月。詔以家宣爲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叙正二位。家宣遣井伊直通等謝恩。夏六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上尊號曰太上天皇。

冬十二月崩。稱東山院。

第一百十四世

新崇賢門院 諱賀子。前內大臣隆賀之女

中御門天皇 東山帝元祿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寶永四年四月廿九日。爲親王。同五年二月十六日立太子。同六年六月廿一日受禪。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卽位。在位廿六年。改元者二。曰。正德。享保。享保廿年三月廿一日讓位。元文二年四月十一日崩。仙洞。壽三十七。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帝諱慶仁。東山帝第五子也。母新崇賢門院藤原氏。夏六月受禪。靈元上皇聽政。以關白家熙攝政。冬十一月。天皇徙御新宮。

二千三百七十年 庚寅 七年 ○春三月。家宣奏改鑄金幣。與古金並行。停貳朱金。冬十一月。天皇卽位於紫宸殿。時年十歲。十二月。攝政家熙爲太政大臣。職仍舊。是歲。琉球來貢。

二千三百七十一年 辛卯 正德元年 ○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太政大臣家熙加冠。左大臣輔實理髮。是月。遣使大谷寺。修僧源空五百年齋。上皇賜御書額曰華頂山。揭之山門。大谷勅祭昉於此。三月。家宣聘三宅緝明。室直清。並爲儒臣。秋七月。家熙辭太政大臣。冬十一月。朝鮮使者趙大億等來賀將軍繼職。家宣命新井君美接遇之。君美玄冠緋袍。進退有節。以爭禮文。大億爲屈。賞其英邁。先是幕府賜宴於韓使。例奏散樂。至是始張雅樂。其餘多革舊式。君美初名璵。號白石。其學以經世自任。洽聞多識。倭漢古今之典。無不通曉。家宣在藩邸而寵用之。及繼職。從而入營。請革答韓禮。於是命掌其事。

二千三百七十二年 壬辰 二年 ○春三月。荷蘭來聘。是月。家宣置吏於草津駿府品川三所。撿往來諸士之擔。且定驛亭人馬錢房錢之數。秋八月。攝政家熙罷。左大臣輔實代之。冬十月。將軍家宣薨。年五十一。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文昭。家宣最好學。和漢群書。靡所不涉。獵勵精圖

治。而以其在職未久也。不能革舊弊。如其志。天下惜焉。

十二月。詔以家宣嗣子鍋松。爲權大納言。叙正二位。上皇賜名家繼。甫四歲。

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癸巳三年〇春三月。詔以家繼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家繼使松平忠雅等入朝謝恩。夏五月。定婦女服制。冬十二月。江戶大火。焚死者二百餘人。

二千三百七十四年甲午四年〇夏五月。改金銀諸幣。復慶長純質。是月。令西海諸藩曰。蕃舶出沒邊海。敢近海岸者。斬其人。火其舶。我舟擅近蕃舶者。必追捕之。冬十二月。琉球來貢。是歲。貝原篤信歿。篤信字子誠。號益軒。筑前人。仕黑田氏。初好陸王說。後信朱熹。著書百餘種。多以國字。田夫紅女。皆便之。又著農業全書。民家蒙其澤云。

二千三百七十五年乙未五年〇春二月。減淸及荷蘭商船歲額。淸船三十艘。荷蘭二艘爲限。遣大目付仙石久尚等于長崎。申其令。給船牌。不奉令者。皆被逐歸。夏四月。遣使日光。修東照宮百年齋。秋七月。禁訟獄者行賄賂於吏。八月。幕士生島幽軒。自慶其壽八十。會府下老者

生島幽軒慶其壽八十。會府下老者七人。志賀瑞翁年百六十七。小林勘齋百三十六。左近宗見百七歲。其餘皆過九十。世以爲祥瑞。

七人。是歲。郡山藩士遠城重廣光乘兄弟。爲其弟重次讐。生田經好所反殺。經好亦同藩士。初重次與經好論擊劍優劣。遂以木刀相角。擊仆之。重次年十七。經好長重次數歲。慙憤誘殺重次。二兄爲繼母所督責。不得已而追讐。及于生魂祠前。將鬭。經好投刀于地。紿曰。僕過殺賢弟。既而悼痛。屢欲自裁以謝。未果。今爲二賢所殺。誠幸也。然此地神境也。敢請某日更會于崇禪寺原。蓋欲集無籍徒以援己也。二人不覺。聽之。數日赴約。衆寡不敵。竟見反殺。

二千三百七十六年丙申享保元年〇夏四月。將軍家繼薨。年八歲。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有章。有章夫人藤原氏。命德川吉宗入襲本宗。吉宗固辭。水戶藩主德川綱條走執其手。延之上座。遂爲嗣子。吉宗紀伊藩主光貞第四子也。翌日。命壞四脚門。衆請姑舍之。吉宗曰。先代之過。以謚改爲孝。一日舍之。是重一日之過也。速毀之。畏其僭上也。秋七月。詔以吉宗爲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冬十一月。以攝政輔實。復爲關白。

二千三百七十七年丁酉二年〇冬十一月。爲皇弟直仁造

中御門第。至是成。名曰閑院。皇弟徙焉。
二千三百七十八年戊戌三年○冬十一月。琉球來貢。是歲。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大修陵廟。不知其所在者多矣。至是更據圖撿之。或甃石。或作欄。數年竣功。吉宗又好推步學。造測午表。置之吹上苑。
二千三百七十九年己亥四年○冬十月。朝鮮使者洪致中等來聘。吉宗更先代之饗禮。皆遵舊制。初新井君美之用事。欲多改制度。吉宗不喜。以為過文縟。一切廢不用。
二千三百八十年庚子五年○春正月。皇子昭仁生。二月。吉宗令高瀬忠敦撰明律釋義。忠敦紀伊人也。是月。白川藩主松平基知橫歛暴賦。委政奸臣。部下民庶愬曰。願賜郡奉行杉浦德。使我輩得啖其肉。官慰喩切至。罰德及其黨與。人民怡服。冬十月。水戸藩主德川宗堯奉敎獻大日本史於幕府。是歲。吉宗撿群臣在職滿十年者。褒賞有差。
二千三百八十一年辛丑六年○春二月。吉宗命荻生雙松訓點六諭衍義。雙松字茂卿。號徂徠。奉明李攀龍王世貞之說。自搆一派經義。夏六月。廢伊豆下田奉行。更置相

荻生雙松　小字惣右衛門。号蘐園。江戸人。仕柳沢侯。幼時従父如上總。比其

摸浦賀奉行。秋七月。吉宗獻經解康熙字典於御府。閏月。吉宗禁變衣服器具用金銀及制新樣。八月。吉宗置投書匣於評定所及京師大坂廳門前。世謂之訴狀箱。九月。法皇幸修學院及林丘寺觀楓。冬十一月。吉宗賜處士山下廣内白金。賞其投書於評定所。進直言。
二千三百八十二年壬寅七年○春正月。輔實罷。左大臣綱平為關白。二月。吉宗命室直清譯六諭衍義。刋之。散民間。又作字帖。教孩兒。夏五月。法皇賜吉宗本朝世記。六月。吉宗獻禮義類典於法皇。冬十月。吉宗獵于戸田。聞豎其教村兒以歷世揭示。賜金及六諭衍義大意一帙。遍令子弟教習焉。是歲。命府下諸邸畜救火夫。
二千三百八十三年癸卯八年○春正月。吉宗得伽羅於清舶。獻天皇法皇。名之曰隱家。又簷月。三月。法皇慶其皇姊元瑤大尼壽九十。院中開宴。豎岸本惟明年一百二十。侍宴獻詩。法皇嘆賞其老而壯。賜之名畫。
二千三百八十四年甲辰九年○秋七月。徙柳澤吉里於郡山。以甲府隸幕府。始置甲府城番。九月。吉宗召山田正朝。講經。正朝豎正芳之子。甫十二歲。人呼為神童。

還江戸。業殆大成。終至海内仰為本邦未曾有人。徂徠毎自言。熊沢之智。伊藤之行。加之以我学。東海始出一聖人。

二千三百八十五年 乙巳十年 ○夏四月。詔以吉宗長子家重爲權大納言。敘從二位。秋七月。水野忠恒喪心傷毛利師就於城中。奪收忠恒邑。是歲。吉宗禁元祿幣。更造新幣。以復慶長舊制。

二千三百八十六年 丙午十一年 ○夏六月。綱平罷。以左大臣家久爲關白。秋七月。淸舶來獻方物及遼東參實百種。採參記略一帙。是歲。吉宗賞淺草倉吏柘植八郎僕理至忠。賜淺草地二百五十八步。初元祿中。八郎歿。其母良薰年八十。理深悼其單獨無親戚。自賈于府下。以致養。遭火。託薰于關宿相識者。更爲人僕。送其雇錢養之。薰不欲離居。因負米爲業。人勸之娶。辭曰。如不貞不安老主。終不娶。故事三十年如一日。吉宗嘉之曰。雖賞千金。猶表一時而已。宜特賜之地。永示後世。故賜之。

二千三百八十七年 丁未十二年 ○夏六月。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撿小笠原島。聽之。初貞任曾祖貞賴。嘗奉教撿南海。得一島。命以其氏。每航以收其利。寬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秋七月。柬埔塞使來長崎。獻方物。請互市。吉宗給船牌。斥方物。

二千三百八十八年 戊申十三年 ○夏四月。吉宗詣日光廟。遂臨足利學校。撿其藏書。六月。立昭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兼香爲傅。秋九月。江戶大水。漂沒兩國新大兩橋及民舍。是歲。吉宗命有司。建甲斐節婦阿栗碑。阿栗幼孤。村長憐其貧。與資粧。嫁村民安平。未幾。安平罹惡疾。栗躬耕以養舅夫。是秋大雨風。河水暴溢。人相呼曰。大水將至。時安平體爛潰。不可起。乃謂栗曰。我甘溺。汝速去。汝不我醜。扶助之勤。養藥之勞。銘心不忘。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棄之。妾不忍也。言不畢。門外洶洶。曰。水至矣。後者死。栗扶舅出門。託之於人。舅曰。同去。栗曰。大人步遲。請先去。妾與良人。及爲油紙裹田券及衣附之。乃入侍夫側。誓曰。妾與夫同死。遂溺死云。

二千三百八十九年 己酉十四年 ○夏四月。天皇法皇觀童象。象廣南所貢也。象能拜。觀者異之。旣而牽至江戶。吉宗亦觀之。

二千三百九十年 庚戌十五年 ○春正月。吉宗刊普救類方。頒之諸國。吉宗嘗憐僻地人民不得醫療法。命醫林良適。丹羽正伯等。譯諸方緊要。作一書。夏六月。京師火。延

燒三千餘戶。吉宗發金穀以賑之。
二千三百九十一年辛亥十六年○春正月。吉宗造其二子宗武第於江戶。
二千三百九十二年壬子十七年○夏四月。吉宗設曲水宴。使侍臣賦詩。六月。林信篤歿。信篤爲人豪俊雄邁。其學亦承父祖。爲一代碩儒。是歲。諸道蝗。西海山陰山陽最甚。吉宗乃移關東粟。貸西方諸藩。以賑其民。穀價頓騰。斛米銀二百錢。
賴襄曰。利權之在國。無常形也。或貴或賤。因時而變

何者。民之資用。有豐乏之異也。民之資用有豐乏之異者。則生物之本。有凶穰之變也。爲政者。弁國之利權而操之。慮民之資用。而備之者也。民操利權而不知禁。其困資用而不能救者。惡在其爲政也。世之無遠慮者。無若小民。同一穀粟也。當其穰。視之如糞土。有食而盡之者。有鬻以爲日用器服之資者。至其凶。則視之如珠玉。欲食無可食也。欲鬻無可鬻也。豪民之黠者。取之其糞土視之時。而予之其珠玉視之日。因其幾而百減之。而乘其急而百倍之。海內津要之地。皆有黨類。千里相報。捷於烽燧。視晴雨之候。揣低昂之應。先機射利。莫知端倪。爲國政者。惡得坐視而不之禁耶。故古聰明之人。立之法。曰穰則貴取。凶則賤予。所以準平時價。裁節物力。使農與禾。皆無傷也。吾不必遠引魏人與漢人也。且如我王朝。京師有穀倉院。諸國公廨有不動穀。遇米價騰踊。則減價糶之。後置常平司于東西市。賤貿官米。以濟飢民。鎌倉室町之世。有能行之者耶。苟有志於行之。雖國勢有異於古郡縣時。而揆而施之。上令下傚。詎有不可行也

當穀之太賤也。不必三舍一糴。二糴一也。稍貴於時價而買之。當其貴也。不必以上中下熟之價也。稍賤於時價而賣之。民亦覩其利。無不率趨矣。且其糴之也。不必止米粟也。雖雜穀。視其價賤者。而糴之。其糶之也。不必待歲飢價貴也。紅腐陳痿。不可久藏者。量時而糶之。或運諸乏且貴之地而糶之。以所糴之穀。爲所糶之備。以所糶之錢。爲所糴之本。操其輕重斂散之權於上。而運動伸縮之。庶幾可以濟民乎。民覩其所以濟已也。可以久行而不廢矣。且黠民之取予

焉。曰幾千石幾萬石者。概虛聲而已。今收其權於官。官之所號稱。皆見在實數也。誰有舍其實而趨其虛者。哉則彼竊弄利權。翕張小民者。不禁自解矣。有便法如此。而不知施焉。可勝惜哉。雖然。假使有欲行之者。吾知其難也。何哉。此法非官帑金錢有餘則不可。古者。量入以爲出。用度之外。猶餘數年之積。故無行而不可。民蒙其利。而其終。官亦有利也。後世則量出以爲入。官之用度。猶有不足。況能貴糴而賤糶。有濟於民哉。夫已不能貴糴而賤糶。則或將賤糴而貴糶是特能操利權。而不能慮民用也。則商賈之雄耳。民謂上意之在於自利也。則不肯趨之。而吏之幹其事者。挾上之威。或結於豪民。以陰資攫竊。上下共無所利。而徒飽其中矣。是欲興一利。適生一害。詎若不行之爲愈乎。嗚呼是治國之所以貴於節用也夫。

二千三百九十三年癸巳十八年○春正月。以關白家久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二月。皇太子加元服。西南四道大饑。餓莩十六萬九千餘人。吉宗日給男米二合女一合。以賑救之。先是。琉球貢甘藷於薩摩。長崎人亦獲之外舶。以種各處。賴以免饑者甚多。夏六月。大疫。冬十二月。家久辭太政大臣。先是。清儒朱佩章。沈爕庵。騎射師陳采若。沈大成。醫人陸文齋。吳載南。朱子章。朱來章。趙淞陽。周岐來。馬醫劉經光。畫工沈南蘋等。並應幕府之徵來僑。至是皆還國。

二千三百九十四年甲寅十九年○夏四月。吉宗奉勅獻禮儀類典。天皇嘉德川光國以來子孫竭力著作。下詔褒之。

二千三百九十五年乙卯二十年○春三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徙御于櫻町仙院。稱中御門院。

第一百十五世

櫻町天皇

中御門帝。享保五年。正月一日生。同年。十一月四日爲親王。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立太子。同廿年。三月廿一日受禪。同年十一月三日即位。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三。曰元文。寬保。延享。延享四年。五月二日讓位。寬延三年。四月廿三日崩。櫻町仙洞。壽三十一。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新中和門院諱尚子攝政

帝諱昭仁。中御門帝第一子也。母新中和門院。藤原氏。

家熙之女

天皇幼岐嶷英敏。冬十一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時年十六。關白家久如故。

二千三百九十五年丙辰○元文元年 夏五月。吉宗奏改鑄小飯四銖錠銀碎銀諸幣。款以文字。秋八月。家久罷。左大臣吉忠爲關白。冬十一月。以藤原舍子爲女御。是歲伊藤長胤歿。長胤仁齋之子。號東涯。博覽該通。能襲家聲。著書甚多。

二千三百九十六年丁巳○二年 春二月。吉宗奏鑄錢於山城鳥羽。秋八月。吉忠薨。右大臣兼香爲關白。是歲安積覺歿。覺字子先。常陸人。幼師朱之瑜。博學能文。撰烈祖成蹟。

二千三百九十八年己未○四年 春正月。吉宗奏黜德川宗春。使其從弟宗勝襲封。

二千三百九十九年庚申○五年 夏六月。東埔寨商船來長崎。乞貿易。不報。冬十一月。復新嘗。天皇聰明。尤敬祖宗。新嘗廢者。二百八十年矣。至是復之。又復宇佐香椎之奉幣云。是歲。吉宗爲其第四子左近衛中將宗尹。建第於一橋門內。是爲一橋氏祖。

二千四百一年辛酉○寛保元年 春正月。武德編年集成成。木村高敦所撰也。秋八月。詔以吉宗爲右大臣。世子家重兼右近衛大將。家重子家治爲權大納言。敘從二位。

二千四百二年壬戌○二年 夏四月。吉宗禁民間用瘞埋錢。是月。吉宗遣青木敦書於東海諸國。索遺書古記。秋七月。畿內東海東山北陸大風大水。村舍城壁皆壞。人民溺死無算。

二千四百三年癸亥○三年 春正月。減荷蘭互市歲額之半。夏四月。吉宗禁民間用銀簪櫛。

二千四百四年甲子○延享元年 秋九月。命清商貢冊府元龜續文獻通考。百川學海。玉海等書。冬十月。吉宗徵甘蔗苗於外船。并求種之之方。及造糖之術。

二千四百五年乙丑○二年 秋九月。吉宗辭大將軍。冬十月。詔以家重爲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

二千四百六年丙寅○三年 春正月。關白兼香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二月。家重遣巡察使於諸國。冬十二月。兼香罷。左大臣道香爲關白。

二千四百七年丁卯○四年 春三月。立遐仁親王爲皇太子。

以內大臣宗基爲傅。夏五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遺詔稱櫻町院。

第一百十六世

開明門院　諱定子。大納言實武之女。

桃園天皇　櫻町帝。寬保元年二月廿九日生。延享三年三月十六日爲親王。同四年三月十六日立太子。同年五月二日受禪。同九月廿一日卽位。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寬延寶曆。寶曆十二年七月廿一日崩。內裏壽二十二。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帝諱遐仁。櫻町帝第一子也。母開明門院。秋九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時年七歲。關白左大臣道香攝政。是歲。板倉勝該喪心。斫細川宗孝於城中。菅野彥殺彥字直養。江戶人。講明程朱之學五十年矣。幕府賞賜學地于本所。

二千四百八年　戊辰○寬延元年　夏。朝鮮來聘。是歲。家重奏以大岡忠相列諸侯。忠相。嘗爲吉宗所擢。歷官爲町奉行。決獄無私。善得其情。仍有此命。

二千四百十年　庚午○三年　夏四月。江戶雨雹。大如拳。人馬死傷。秋九月。京師四郊。草木皆華。風光如春。

二千四百十一年　辛未○寶曆元年　夏四月。天皇初讀書。大內記菅原家長爲侍讀。是月。越後地大震。壓死一萬餘人。六月。前將軍吉宗薨。年六十六。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有德。

吉宗仁明好學。最尊崇王室。承前世奢侈之後。勤儉率下。且用意於決獄。命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等。作律九十條。頒之。開言路。登賢良。於是弊風一變。天下號爲德川氏中興之主。是歲。勸修寺文學良野芸之。獲僧奝然遺本鄭注孝經於東大寺。刊之。於是鄭注始顯於世。

益三曰。自古人君。莫不以儉勤而興。以泰奢而亡也。其不差如數計龜卜矣。世以德川吉宗爲其中興良主者無他。以儉勤也。德川將軍第五世爲綱吉。爲人英邁。然頗流泰奢。祖宗之風漸壞。家宣兼其餘弊。雖變革釐正。稍就條緒。在職未久而沒。故有欲罷而未罷。欲施而未施者。吉宗之立也。首崇儉勤。自奮爲治。以其五六年之間。舊弊汚習。爲之廓淸。可謂偉矣。後來松平定信之輔家齊爲政也。亦無不兼吉宗之遺風而取則焉。是其所以爲中興之良主也。試以其才略論之。則吉宗未必勝于綱吉也。觀其所施設。則綱吉之浮華。不及吉宗之著實也遠矣。其所爭在奢侈與儉勤爾。爲政者。可不鑒焉哉。

二千四百十二年（壬申二年）。冬十二月。琉球來貢。是歲。金澤藩臣大槻內藏及女官淺尾等謀逆。事覺伏誅。

二千四百十三年（癸酉三年）。冬十一月朔。日南至。陰陽頭安倍泰邦。奉勅測景於天文臺。是歲。諸國麻疹。

二千四百十四年（甲戌四年）。秋七月。家重濬木曾川。令島津重年助役。冬十月。詔安倍泰邦改曆。名曰寶曆甲戌曆。是歲。家重賞陸奧宇多郡民平三至孝。賜白金若干。

二千四百十五年（己亥五年）。春。家重奏以安藤信尹極侈濫刑。削其封。秋。朝鮮告歉。家重賜一萬金賑之。冬十一月。以從三位藤原富子為女御。

二千四百十六年（丙子六年）。夏五月。家重奏以大岡忠光列諸侯。封于岩槻。忠光從父祖相繼為番士。後進小姓組。及家重寵幸之。遂至側用人。家重平素頗耽游酒色。醉則口訥語言不可了。忠光能解其意。以故不一日離左右。下教命于老中。也忠光每傳之老中。以下啓事。亦因忠光以聞。於是威權自熾。贈遺盈門。其家計比十万石云。

二千四百十七年（丁丑七年）。春三月。道香罷左大臣內前為關白。是歲。東海北陸大水。道路壞沒。人馬溺死。

二千四百十八年（戊寅八年）。秋七月。皇子英仁生。是月。權大納言藤原光胤。藤原公城等有罪。削其官職。禁錮之。冬十月。家重奏收金森賴錦封。竄之。

二千四百十九年（己卯九年）。秋。家重為其次子中將重好。建第於清水門內。是為清水氏祖。

二千四百二十年（庚辰十年）。春正月。詔以家重陞右大臣。家治兼右近衛大將。夏四月。家重辭大將軍。秋七月。詔以家治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

二千四百二十一年（辛巳十一年）。春三月。松前大風。夏六月。前將軍家重薨。年五十一。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惇信。家重多病。不視政事。寵臣大岡忠光。田沼意次。稻葉正明等用事。竊權布恩。政綱不振。

二千四百二十二年（壬午十二年）。秋七月。天皇崩。稱桃園院。

第一百十七世

後櫻町天皇（櫻町帝元文五年八月三日生。寬延三年三月廿八日。為親王。寶曆十二年七月廿七日踐祚。同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即位。在位八年。改元者一。曰明和。明和七年十一月廿四日讓位。文化十年閏十一月三日崩。櫻町仙洞。壽七十四。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青綺門院　諱舍子。關白吉忠之女。

帝諱智子。櫻町帝第一女也。母青綺門院藤原氏。桃園帝大漸。群臣議以英仁親王幼稚。因明正帝故事。奉迎天皇。以關白內前攝政。

二千四百二十三年（癸未十三年）○冬十一月。卽位于紫宸殿。年二十四。是歲。家治聽荷蘭請。給銅七萬斤。

二千四百二十五年（乙酉明和二年）○秋。家治奏鑄方銀。文曰文字銀五匁。廓彫波紋。又鑄錢。文曰寬永通寶。

二千四百二十六年（丙戌三年）○春三月。家治嗣子家基爲權大納言。敘從二位。

二千四百二十七年（丁亥四年）○秋七月。家治命田沼意次築遠江相良。治焉。意次和歌山藩小吏之子。及吉宗入繼職。其父從爲近侍。意次承後。有寵。家重家治累遷。遂列諸侯。意次巧慧挾術。箝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有僕從致富者。是歲。家治賞武藏足立郡民新井孫助。賜白金。其父嘗築長堤。每有水災。招鄉黨隣里。舍焉與食。孫助善繼其志云。

二千四百二十八年（戊子五年）○春二月。立皇姪英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輔平爲傅。夏五月。家治奏鑄鍮錢。錢背畫波。以一當四。世呼四文錢。是月。以攝政內前爲太政大臣。職仍舊。秋八月。皇太子加元服。

二千四百二十九年（己丑六年）○春三月。水戶藩主參議德川治保請家治。以其久茲郡所出鐵。鑄錢七十萬貫。文曰寬永通寶。背文曰久。是歲。京師及諸國雨毛。

二千四百三十年（庚寅七年）○春三月。家治奉勅修櫻町宮。課諸藩助役。夏六月。京師町奉行石川政武任滿而歸。民惜其去。政武明決聽獄得情。與大坂町奉行曲淵景漸並稱。秋九月。櫻町宮成。冬十月。攝政內前辭太政大臣。十一月。天皇禪位于皇太子。文化六年十二月。賀七十壽。十年閏十一月崩。稱後櫻町院。

第一百十八世

後桃園天皇（桃園帝寶曆八年七月二日生。同九年五月十五日爲親王。明和五年二月十九日立太子。同七年十一月廿四日受禪。同八年四月廿八日卽位。在位九年。改元者一。曰安永。安永八年十一月九日崩。內裹。壽二十二。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恭禮門院　諱富子。關白兼香之女。

帝諱英仁。桃園帝第一子也。母恭禮門院藤原氏。十一月。受禪。攝政內前如故。

二千四百三十一年（辛卯八年）○夏四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時年十四。冬十一月。攝政內前復爲太政大臣。職如

故是歲宗義功臣在朝鮮釜山浦獵獲二虎韓人驚嘆
二千四百三十二年壬辰○安永元年春二月江戶火延燒郭內諸門樓堞侯邸商戶及寺院皆蕩燼蓋明曆以降之大災也秋七月西海大風長崎海溢舸船皆漂上街八月南海東海大風屋倒樹拔人畜多死是月攝政內前爲關白九月家治奏鑄方銀文曰以南鐐八片換小判一兩其量二匁七分謂之二銖銀冬十二月以從三位藤原維子藤原維子關白內前之女爲女御

二千四百三十三年癸巳○二年秋八月右馬允津田義見圖書少允田村廣敬左衛門大尉服部廣雄處斬流髙屋康昆藤木保顯等先是義見等稱供御費多私金至是發覺爾後家治使吏掌御費
二千四百三十五年乙未○四年春三月修後醍醐天皇四百五十年齋於伯耆安養寺
二千四百三十六年丙申○五年秋安房相摸伊豆海嘯人多溺死是歲池野無名歿京師人幼善書畫長學元明清名蹟遂成一家自號大雅堂嘗登富士山立山白山寫其峭拔之勢後號霞樵徒弟甚多人推爲吾邦倪黃其妻玉蘭亦善山水及蘭竹梅菊工和歌其母百合亦以國風聞
二千四百三十七年丁酉○六年秋陸奧出羽大水是歲初清鮑以文收太宰純所定古文孝經於知不足齋叢書中至是刻本始來
二千四百三十八年戊戌○七年春二月內前罷以左大臣尚實爲關白三月伊豆大島焚雨石秋七月京師大水闕下諸第墻及橋梁皆壞

二千四百三十九年己亥○八年春二月權大納言德川家基薨贈正二位內大臣秋九月天皇不豫是月大隅櫻島焚雨石至十月火始滅櫻島在薩摩南周廻七里島腰有田人戶頗多初火起聲如雷石轉沙飛屋舍田園皆埋沒人畜焚死時海中涌出一小島南海及關東雨灰白如雪皆櫻島所噴也冬十一月天皇崩稱後桃園院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十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十一

西京　賴　復　校閲
筑後　笠間益三　編次
東京　三尾重定

第一百十九世

光格天皇

後桃園帝明和八年八月十五日生安永八年十一月廿五日踐祚同九年十二月四日即位在位卅七年改元者四曰天明寬政享和文化文化十四年三月廿二日讓位天保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崩櫻町仙洞壽七十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成子內親王一稱成菩提院宮實母女房岩代

帝諱兼仁東山帝曾孫典仁親王第六子也母成子內親王安永八年十一月後桃園帝大漸儲位未定或將有矯命所擁立及崩關白尚實奉遺詔迎天皇至是天皇踐祚以關白尚實攝政左大臣輔平右大臣輝良內大臣經熙並如故

二千四百四十年　庚子○安永九年　冬十二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時年十歲攝政尚實爲太政大臣職仍舊將軍家治爲右大臣是歲夏霖雨寒如冬

二千四百四十一年　辛丑○天明元年　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夏五月天皇始讀書尚實辭太政大臣是歲家治養吉宗曾孫一橋治濟子豐千代爲嗣子更名家齊先是家治賜內宴於治濟酒酣羅列婢嬪數十人令治濟擇其有容儀者治濟固辭而不得乃指一女應命詰旦一女盛加裝飾至治濟邸治濟視之則非曩所指女也然受以爲侍妾有身生一男家齊是也

二千四百四十二年　壬寅○天明二年　春三月家齊爲大納言敍從二位秋七月關東地震相摸最甚函嶺崩小田原城壞是歲群書類聚成塙保己一所輯也

二千四百四十三年　癸卯○天明三年　夏五月上野草津溫泉暴熱浴人有爛死者六月諸國大水比日霓雺寒如盛冬

人咸服絮衣秋七月淺間岳噴火雨灰飛石晝晦如夜秉燭張傘腥臭及數里既而岳下湧出沙水漂沒三十五村死者三萬五千餘人是日江戶雨灰如雪八月東國饑南部最甚斗米直二千五百錢餓莩盈衢

典仁親王光格帝生父

二千四百四十四年　甲辰○天明四年　春三月家齊奉典仁親王穀千石後以爲恒是月佐野政言斫田沼意知於城中大目付松平忠卿擁持之意知重傷歸第而死政言坐賜死監吏竊告意知死政言莞爾自盡年二十八初意知擅威福嘗假政言家譜不還蓋欲裝飾己家譜也政

言每憤意知擅權。至是益怒。遂害之。其妻青山氏有姿容。閑於婦道。政言憐罪及家累。託事決絕。其妻不知罪也。歸父家。憂悶不措。及聞政言死。亦自刃而死。其父不哭。曰。眞吾女也。都人義政言。拜其墓絡繹不絕云。夏五月。天下饑。家治發穀以賑之。是歲。仙臺藩主伊達重村鑄方鐵錢。行之其部內。文曰仙臺通寶。

二千四百四十五年乙巳五年○春正月。畿內大雪。二月。以攝政尚實復爲關白。秋八月。畿內東海並大水。家治褒大阪孝子能次兄弟。九月。琉球飢。家治貸金萬兩於島津重豪以賑之。

二千四百四十六年丙午六年○春二月天皇親製和歌。以慶家治壽五十。寄鶴祝爲題。召閑院伏見親王及關白尚實以下四十九人。各詠之。賜御製以下于家治。秋七月。關東大水。江戶諸川溢。街頭水豎七尺。橋僉墜。溺死無算。八月。家治有病。治療無效。老中田沼意次薦二醫日向陶菴若林啓順者。即日與俸班侍醫。令入診奉方劑。家治服之。忽嘔吐瞑眩。近臣因說以意次之姦邪專横無不至焉。家治大怒。即收二醫俸。廢爲庶人。意次聞

家治病篤也。將入侍。近臣拒不納。意次大恐而退。稱病辭職。時諸藩主與意次有姻者。恐連累罹禍。有義絕養子。或還附婦妻者。九月。將軍家治薨。年五十。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浚明。冬十一月。朔日南至。詔修句節。關白尚實上賀表。近世久不擧此典。至是復行。閏月。家齊以遺命。奏數田沼意次罪。削其封。屛居別邸。及移。市民要途。爭擲瓦礫如雨。其連坐貶黜者亦多。

重定曰。聖主之治天下也。親視天地。子視億兆。造次必憂。敬愼之不深。顚沛必嘆。仁惠之不浹也。每收儉德。以遏奢靡。以民之心爲心。與民休息焉。天下疇有不化其純德者乎。往昔仁德天皇詔曰。天爲民立君。君自儉以養民。民富則君富。厥后仁明天皇之朝。風化稍開。驕奢隨起。雖然仁明纘祖宗之丕業。而毫莫所錯謬也。是以當群卿賀慶雲。故詔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則是祥瑞。安危在人事。吉凶繫政事。瑞賀之事。又勿奏之。豈可不謂盛德哉。而帝嘉尚實之賀表。賦詩賞之。故世或爲不若二帝之德。然帝性英邁。用心乎朝政者至矣。以寬政間之詔。可以知爾。特如新開。

尚實上賀表。有文中梅光已放。春信忽至。乾施坤轉。自然之瑞之句。天皇賞之。賦詩曰。天行南經一陽來。春信含香今日梅。盛禮復依周代古。乾坤生意紫庭開。

嘗祭之夜。著白衣而試衛士剛臆。詰朝譴責其怯懦而不守其職。自非殫心乎政典者。何能然乎。且常憤國民之惑溺佛教。以儆左袵之風。故如敕言者。眞不可不謂英主矣。蓋庶政委將府。故隱然不露而已。

二千四百四十七年丁未七年。春三月。尚實罷左大臣輔平爲關白。是月。家齊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夏五月。大坂江戶。神奈川小田原熊本。皆饑。民蜂起掠侵豪富。家齊遣吏鎭之。冬十二月。家齊奏收田沼意次封。賜一万石於其孫意明。而毀其相良城。是歲。家齊賞伊勢鈴鹿郡民萬吉之至孝。賜白金若干。

二千四百四十八年戊申八年。春正月。輦下火。延及皇宮。天皇奉神器。避火於下加茂。即夜。幸聖護院。爲假行宮。上皇幸昭高院。近畿諸藩馳集。而龜山藩主松平信道先衆至。奉護鳳輦。及定行宮。勅准四位侍從。二月。二條城番石川甚四郎議曰。速發倉賑都下。八民番長曰。請江戶而後發。石川氏曰。歲歉且災。民之迫饑餧。豈暇乎待敎命哉。其擅發之罪。請吾獨當之。遂發穀以賑之。家齊聞之。擢石川氏爲大監察。三月。家齊造皇宮。課諸藩助役。老中松平定信掌事。夏四月。家齊流大坂代官青木楠五郎。其在職數十年。贓財至巨萬金。故罰之。五月。家齊奏收小堀政彌封。放之小田原。政彌爲伏見奉行。奪婦女。殺無辜。淫酗肆虐。靡所弗至。民訴之江戶。詰其罪狀。

故及之時人稱快。秋九月。家齊課五萬石以上諸藩築
官垣。

重定曰。石川氏之不凡可知也已。觀輦下罹池魚之
災老幼彷徨乎所在將罹饑餓以果斷開官廩救窮
民者。非卓識毅然出群。胡能臻此乎。夫臣之奉其職
也。不問則不爲。問而不聽。則亦不以爲也。是爲臣之
道。而所以不輕躁爲事。敢不拙義也。然而不問而爲其
事。不聽而決其議。則是蔑君也。蔑君者。惡保其無罪乎。
故石川氏方議此擧也。危官長不得公許。不能敢爲
可也。雖然不忍視目下衆庶之憂艱。決然裁之者。可
謂有仁有智有勇也歟。何則方斯時。從官長之言。至
竢關東之命。貧民已餒。無家食無物。欲令無饑莩得
乎。然果決施斯策而救斯民者。非仁耶。雖係屬亦多
罔得而爲焉。而獨按此擧者。非智耶。方議此擧。官長
怵後殃如是。而矧屬官乎。然受罪於一身。以死爲之
者。非勇耶。凡此三德。有一則足以賞焉。況於兼有者
乎。故雖有果斷顓擅之罪。其君不敢問其罪。非啻不
問其罪。反拔擢之。於是乎。庶民賴其惠而免凍餓。其

免凍餓者。烏得不仰君德之厚乎。衆庶浴君澤。君主
得德望。而使君民至是域者。又烏得不謂不凡哉。

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己酉○寛政元年 夏五月。蝦夷酋長月野柄。殺松前監吏及南部商九十餘人。初商人等請松前主。開市於國後。賣酒米烟艸。賂監吏以網市利。夷民忿恨。月野柄。乃將五百人。夜襲市場。鏖之。家齊聞之。命松前道廣討之。其將見次等。率兵艦三十。先發未至。賊皆逃亡。秋七月。量定諸國娼戶。嚴禁土娼。八月。勅釋奠孔子于行宮。菅原爲顯年甫十四。進講孝經。天皇嘉賞之。是月。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任滿歸江戶。金時豪邁明決。罰一以誡衆。天明大災後。米價旣低。而奸商猶持舊價。金時怒。微服至其魁首之家。沽米。及其俯而升之。直拔刀斬之。諸商破膽。米價俄賤。九月。家齊命諸侯各置豫備倉。每秩萬石。積粟五十石。

二千四百五十年庚戌○二年 春三月。詔曰。大禮節會拜賀朝儀。用其故衣。貢獻贈遺。勿用華麗之物。是月。荷蘭來聘。秋九月。皇宮成。是秋。家齊減外舶商額。冬。十月。天皇徙御新宮。縱民觀儀。家齊賜名刀於松平定信。池田金時。慰造宮之勞。餘賜黃金時服有差。琉球來貢。是歲。松平定信賞其封內民常松次郞。與祿五十斛。初州俗有

一二兒。不擧其餘。屢禁不止。次郞謂越後與州同轄而多人。雖乞丐能擧子。迎彼女嫁州人。則惡弊自除。遂請藩主。多招越後女子。鞠之。捐貲醮人。後果皆擧產子。因賞之。命監其郡。先是。伊達宗村封內民生女多不擧。宗村下令。給生女者米錢。舊弊遂革云

益三曰。風化未洽之地。雖慘酷不忍言之事。民或習以爲俗。如野蠻之民。殺人而啖之。彼非固有啖人之性也。然自昔相沿以爲常。則甘而啖之。欲改此俗。自非以善教漸誘之。不可移焉。雖然。爲政者處置得其宜。則亦有可以頓改者。如松平定信改不擧子之惡習。其處置一得宜。而其弊遂止矣。故治民者。先立善教。以漸洽浹之。又設良法。以能誘之。則天下豈有不可化之民乎。

二千四百五十一年辛亥三年。夏五月。家齊賞京師民清七者至孝。賜白金。秋八月。輔平罷。以左大臣輝良。爲關白。冬十月家齊始置醫學館。令多紀安長管之。

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壬子四年。夏四月。嶋原地熱。人艱行步。是夜山上發火。熱水涌。海亦溢。漂沒民舍。溺死者五萬人。秋九月。家齊始試科於湯島聖堂。使寄合以下士應之。其及第者賜時服銀帛。有差。爾後四歲一試。是歲家齊禁錮仙臺藩士林子平子平。爲人慷慨。論防海馭戎策。言涉過激。觸忌諱。遂幽閉。至明年而歿。

佐佐木智芳曰。子平惟寡欲。而機警過人。慷慨有大志。喜奇策。又酷好跋涉。徒步無比。行千里猶比鄰。每出輒穿木屐。風餐露宿。惟意所適。遂西窮肥薩。東窺蝦夷。閱數年而歸。好說海宇之大勢。兼及藩國之謠俗風土。又其所至。必觀山川阨塞戰爭之跡。考攻守勝敗之所由。著圖說數卷。鑿鑿中窾。云初遊崎陽。不得要領而旋。後從鎮臺再至。因得屢見蕃漢諸客。審彼邦情事。以謂近時西北海外諸國猖獗日甚。據我艦狹巨礮校焉。覘人之國者有之。而我國四面皆海。

不能保其必不來也。安可不豫備焉哉。而其所以備之。則節用蓄力。多造巨礮。沿海之地。列砲臺。置銃手。嚴斥候。使列國各自爲守備。至則應。不敢驕擾。而其要尤在審虜情形勢。地方強弱。彼我長短。參而應之。故至於其兵制。則自有出于和漢古今兵家所傳之外者。是尤不容不豫講焉也。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備論之。其言率係奇闢獨創之見。讀者激賞稱快。二書已數世。子平之聲大噪列國。然以其書有觸忌諱者。遂得罪幕朝。於是著父兄訓。作六無歌。自號六無齋主人。兀坐一室。影不出戶扃者。而歿。子平材武多藝。嘗最善騎。恒語等輩曰。縱橫馳騁。覘山谷如平地。而後始可與突敵陷陣矣。若夫擇毛色。習節奏。徒可以供昇平燕享之觀耳。其自奉敝衣糲飯。時犯寒暑。衝風雨。曰武人如此。而可也。煖衣肉食。婾佚輭脆之人。緩急何足用乎。其在崎陽。清舶惡少數十人。跋躪街坊。市人駭然。鎮臺遣子平捕之。彼據高所。拒鬭頗力。子平掉臂而進。立手縛十八人。部下駭服其勁捷。子平唉曰。斬將之手。下諸大彘。可惜也。又自少

絶意仕途。工藤球卿雅與子平親善。處江戶。頗以善方顯。侯伯權貴之門。靡弗出入。嘗勸子平曰。子戚屬多搢紳幕僚。推輓有人。盍干祿仕。苟欲干。則予亦有攸周旋矣。子平掉頭不肯。終身不畜妻妾。屢空晏如也。

齋藤馨曰。余在鄉。常從亘理往齋游。往齋卽受兵於子平者也。嘗爲余言曰。子平爲人磊落而守己。人或謂之曰。子雖禁錮。事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且歲月已久。雖間出游。莫或知者。何不出訪隣里友朋。而自消遣也。子平曰。日月在天。人可欺也。天可欺哉。因作國歌以自述。至死未嘗跬步出戶庭。噫。子平之自守如此。豈特一奇士而已哉。

二千四百五十三年（癸丑○五年）春二月。議奏前大納言中山愛親。前大納言正親町公明。至江戶。初天皇欲尊生父典仁親王爲太上天皇。傳旨於家齊。家齊以爲不可。召二卿詰之。二卿與老中松平定信等辨論。定信理屈。家齊怒。幽二卿於客館。後歸于京師。夏四月。家齊獻典仁親王廩米二千石。秋九月。魯西亞人送我漂民。且乞互市。冬十一月。家齊遣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謝魯人。且諭以互市禁。是歲。高山正之卒。正之爲人倜儻。好敍唱義。每入京師。先至三條橋上。望天闕跪地。途人怪笑。不以介意。嘗至足利尊氏墓。數其罪。鞭之。慷慨淋漓。聲淚共隨。其音足感木石云。

（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彥九郎。）

柴野邦彥曰。高山生顧余古愚軒。入相揖。而謂曰。吾喜觀天下奇人偉士之面。猶觀草木之英華。悅我目焉。吾所適之邦。往往道子之名字。意或子之奇焉。目之竪而鼻之橫矣。是以來觀也。余起而延之。其衣弊垢見綿。劍鞘室漆已剝。粒脫。酒酣睥睨坐上。說天下形勢人物風俗。聲發金石。氣鬱勃蓋人。余因大得奇士異境焉。而生意類猶未厭者。曰。顧未奇乎。恐奇人之

不吾欲也有所失焉願因子更有所得也嗚呼余少有生之好而性羸虚善病尋常行步遇阪道阪陀既氣喘而背汗適誤一夕之養則爲之數日擁被而偃安能獨身冒霜露走千里之外如生之爲哉故平生所得不能生之千百之一也則豈能有更所薦哉雖然生之所悅者華也其所遇者奇也抑華不如實之可貴而奇不如常之無射也余將薦其實而常者焉其在京生已見之矣其草野僻遠者不必見也東都者曰保仲通曰冢大佐曰平明德曰澤右仲曰岡伯

和或以道德氣節或以博覽多聞或以文章翰墨皆平實常德無射之士矣我所畏與愛矣目則兩而橫鼻則持而竪矣生還路由東都其見之可也

頼襄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

益三曰朝廷之大權降歸武門自鎌倉馴致乎室町以至德川氏權威益熾而君臣之名分益紊天下不知朝廷之尊如謂政權當在武門者而王室當倚扶仰成者如白川樂翁公當時稱賢相猶有不察於公武之名分者柴栗山翁反覆說明而後悟賢相猶如此況於匹夫匹婦乎因襲之弊遂至於此蓋不足怪也高山仲繩以草莽一布衣生於武權隆赫之際大明君臣之名分夙唱勤王之大義自此厥後世聞仲繩之風而起漸知勤王者其鼓舞作興之力居多焉然則明治一新遂致今日之盛者雖謂仲繩爲之首

唱可也雖然政不得其道雖在朝廷不可也苟得其道雖在武門無所不可也若曰政歸王室則可其他無所問豈仲繩之心哉

攸子內親王後桃園帝之女

中井積善字子慶號竹山

二千四百五十四年甲寅○六年春三月。立准三宮攸子內親王爲中宮。

二千四百五十五年乙卯○七年冬。輝良罷。左大臣政煕爲關白。

二千四百五十六年丙辰○八年冬。琉球來貢。

二千四百五十七年丁巳○九年春三月。以德川家慶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慶家齊之嗣子。秋八月。築天文臺於三條。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測景改曆。冬十二月。改曆成。更名寬政曆。頒之天下。是歲。清人來貢飜刻七經孟子考文二百卷。

二千四百五十八年戊午○十年夏四月。美濃大水。秋七月。雷震方廣寺。門廊延燒。是歲。家齊使近藤守重按蝦夷。

二千四百五十九年己未○十一年春正月。家齊命堀田正敦等。修武家寬永以來宗支冊。合之寬永系圖傳。名曰寬永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三月。家齊遣松平忠明等於蝦夷。設互市場於箱館。令南部津輕二藩戍之。冬十一月。天皇賀上皇壽六十。奏舞樂於禁中。是歲。中井積善以所著逸史獻家齊。

本居宣長仕紀伊侯。性謹愨謙讓。然其名遐邇。天下稱爲國學中興之宗師。

二千四百六十年庚申○十二年夏五月。家齊使渡邊胤大河內政壽等成惠士呂府。秋八月。林信徵柴野邦彥尾藤孝肇等上孝義錄。賜金帛賞編集之勞。九月。家齊辟安藝賴惟完薩摩赤崎貞幹等講經聖堂。

二千四百六十一年辛酉○享和元年春三月。家齊使戶川安倫大河內政長巡視蝦夷。夏六月。出羽民嘯聚侵山形藩上山藩高畑藩封邑。仙臺米澤二藩發兵各守國疆。奥羽騷然。踰月稍定。初米澤藩主上杉治憲銳意政治。安永之初。聘紀德民悉革弊政。尋建興讓館。巡行部內。問民疾苦。遍賑給之。弟治廣承後。能繼其志。聲聞四隣。至是百姓群起。請其邦君倣米澤藩治云。德民細井氏。尾張人。受業秋元維寧。學成教授江戶。仕名古屋藩爲侍讀。兼明倫堂司教。其講書。聽者感泣。後客米澤藩。論得失。省政刑。民被其澤。秋八月。本居宣長歿。伊勢人。博學强記。初從賀茂眞淵。後成一家。一時推服。至圖像傳播。有平田篤胤者。尸祝宣長。詣墓矢爲弟子。大闡明其學。篤胤博洽。著書甚多。

益三曰。孟軻氏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信矣哉此言也。昔者米澤侯聯紀德民。奮正藩政。自率以儉勤。薄稅歛。省徭役。務布德政。民思慕之如父母。覃及近隣諸國。民莫不慕其治。而事不如意。遂至於煽動而請傚其政治。誠之動人。如此。我王父少時。執贄于德民門。嘗語我曰。一夕聽其講晉語。至太子申生之事。一坐鳴咽。講畢。有呑聲而出者。其悃誠惻怛。固有足以動人者。故其發為政事者。亦如此。德民抱經國之材。其未遇侯也。拓落沈淪。下帷江都。聚徒而教授焉。侯素聞其名。一日遇諸途。載而歸。待以賓師之禮。任以藩政。而德民得大伸其材。設使侯果不用德民。則德民一寒儒而終焉耳矣。噫世豈無德民其人乎。憂知之無如米澤侯者而已。

二千四百六十二年壬戌二年。春二月。家齊置蝦夷奉行。以羽太正養戶川安倫充之。後改為箱館奉行。夏六月。山城大水。淀河決。東國亦水。

二千四百六十三年癸亥三年。正月。修紫宸殿承明門扁額。書博士賀茂保考書之。是歲夏。諸國麻疹行。

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甲子文化元年。夏六月。莊內酒田等地震。山崩塡象潟。廬舍壞。人畜死。秋九月。魯西亞人至長崎。送歸我民四人。獻書及方物。而乞互市。家齊弗聽。是歲冬。家齊遣僧莊海等於東蝦夷。弘天台臨濟淨土三宗。

二千四百六十六年丙寅三年。春三月。江戶大火。延燒侯邸商戶社寺。凡二十八萬餘戶。死者千二百餘人。家齊與米錢賑之。秋九月。魯西亞兵艦寇樺太。焚朧高柵。執戍卒而去。冬十一月。琉球來貢。奏樂。饗之。是歲。總藩翰譜成。

二千四百六十七年丁卯四年。春三月。徙松前章廣於陸奧梁川。夏四月。魯西亞船二隻。泊惠士呂府。焚名藺穗柵。執戍卒。進犯舍那寨。戍兵力戰。斬賊數人。是夜。賊反

襲戍兵敗退。賊乃焚寨。掠器械而去。又泊臘高。家齊傳
檄東陲諸藩。以備之。五月。賊抵理井尻島。使所捕戍卒
齎書而歸。其書曰。敢乞互市。若不聽。則明年大擧來略
蝦夷。六月。家齊遣若年寄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
等。巡察蝦夷地。秋七月。漕米一萬五千石於箱館。以充
軍糧。冬十月。家齊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村垣二人充之。
使井上左太夫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總海岸。十二
月。家齊命會津仙臺二藩。發兵各屯蝦夷。小菅正容村
上義雄督之。

二千四百六十八年戊辰五年○春二月。改鑄太政官印。夏
四月。家齊築熕臺於相模伊豆安房上總六所。命岩本
正倫掌其事。秋八月。英吉利船至長崎。邊海夜潛入港。
抄掠民家。上書長崎奉行松平康英。乞糧及薪水。康英
飛檄肥前筑後。將燒夷之。賊遁去。康英悔失機。自殺以
謝。冬十一月。正容義雄旣抵蝦夷。不見虜。撤戍而歸。十
二月。家齊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戍東西蝦夷。
二千四百六十九年己巳六年○春正月。浙江商船漂抵日
向福島。三月。立惠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忠良爲

傅。冬十二月。天皇賀上皇壽七十。奏樂於宮中。
二千四百七十年庚午七年○秋九月。詔皇子盛仁。紹京極
殿封。改第名。曰桂殿。冬十二月。德川治紀。獻大日本史。
治紀嘗奏請公大日本史之名。詔許之。至是刻成。納之
御府。
二千四百七十一年辛未八年○春三月。皇太子加元服。是
月。朝鮮來聘。家齊遣小笠原忠固脇坂安董於對馬受
之。夏五月。魯西亞船至理井尻。使八人上陸詣泊崎柵。
我戍兵捕之。冬十月。天寬日記成。

二千四百七十二年壬申九年○夏六月。修賀茂石淸水臨
時祭。此典廢者數百年。至是復之。秋八月。魯西亞船再
至理井尻。請歸前年所虜八人。家齊不聽。
二千四百七十三年癸酉十年○夏五月。魯西亞船長伊利
古留來上書曰。往歲犯惠土呂府樺太。皆屬國無賴少
年之所爲。而非吾王所知也。王今旣罰之。禁其赴貫國。
使臣等謝之。願歸八虜。六月。使松前奉行服部貞勝報
伊利古留曰。獻獨日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歸八虜。
秋九月。伊利古留詣箱館壘。獻謝書。歸器械。乃賜八虜。

給糧及薪水。是歲。諸國大有年。京師米斛銀四十錢。
二千四百七十四年甲戌○十一年春二月。荷蘭來聘。秋九月。政凞罷。以左大臣忠良爲關白。
二千四百七十五年乙亥○十二年秋八月。禁錮小倉藩主小笠原忠固於其邸。初其宰小笠原出雲。擅權爲奸。群臣憤怒。皆出境而奔。忠固不能制。至是有此譴。
二千四百七十六年丙子○十三年春三月。詔以家齊爲右大臣。子家慶兼右近衛大將。賜名刀各一。秋九月。家齊賜宗義質米一萬石。賑朝鮮。冬十二月。仙洞宮營繕成。是歲。能勢郡出野村農下辻某。家葺理屋宇。得其祖左少辨經房書於棟上竹筒盛之。埋在輕粉中。松平定信使人鑒其書。曰六百年古紙也。自題外函。令能勢氏藏之。
二千四百七十七年丁丑○十四年春二月。家齊召宗義質。加賜封二萬石。三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是日遷櫻町殿。天皇身長六尺五寸。不齠齔。新嘗祭之夜。儀衛司直儼然環列。燈火煌煌。偶白衣人來衝隊蹴燈而去。衛士畏縮莫敢下手者。蓋天皇親試也。明日。天皇詰衛士曰。甚矣。警備之不愼。奉職捉犯。盍問其不禮。又平素忌浮屠。

嘗曰。朕若爲法皇。弗肯薙髮。日域之人。何倣西夷左袵之風乎。十一年十一月崩。十二年正月。自宇多帝停諡法。大典廢者幾六十世。至是德川齊昭贈書關白政通。議葬祭復古。起廢典。是以奉諡曰光格天皇。

賴襄曰。人主欲不失其權。專防大臣而已可乎。曰。未可也。人主之專防大臣。而自用其權。權之所以失也。何以言之。曰。人主患其權之移於下也。而已獨爲天下之事。天下之事千萬矣。人主非有千手萬目也。則勢不能不使人。使大臣。則大臣竊其權。使小臣。則小臣竊其權。權一也。竊者有小大之異耳。而大者之姦易覩。小者之姦難察。虎之噬攫人也。爪如戈。牙如鋸。其視眈然。望而可懼也。可避也。不可避。則可聚衆設機而斃之也。至於狐狸。則其形微。其蹤詭。人不懼不避。而爲之魅。而不覺。覺而莫能捕而斃之。是大小臣之辨也。大臣位貴祿重。不必竊可矣。小臣位賤祿輕。非竊無以足其欲。當爲英明所使。獨不敢肆也。及得庸主。則意態頓異。人主特喜其使慧。非如外朝大臣之可憚也。是以見大臣日疎。而此輩無日不議事。出

入之閨闥狎侍之宴私任之以我耳目喉舌而不知我耳目喉舌之變於外外之群臣亦知其位賤其祿輕而其路要所與市約而所欲必得也則爭趨於此終得致其權傾內外雖大臣亦懼之人主猶不察也而謂已之權能制大臣矣或終斥大臣代以此輩其斗筲穿窬之心猶如舊也以舊之心乘今之勢何所不至至以一己之欲買天下之怨而貽之人主而不悟及纔悟則已以其黨類代己據其舊位以箝制人主及至於此欲除之而不得也是故人主專防大臣

而恃小臣防之所恃以防者又不可不防所恃愈近則所防愈急甚則房帷之內枕席之間盡爲敵國至死生繼嗣盡出其私而天下不與知焉嗚呼如此則人主誰用以爲天下之事乎曰用天下之人以爲天下之事不恃一人也日視外朝與群臣面議政事是是非非露其肝膽絕其猜防隱匿之色則其忠賢者益奮勵其志而大姦巨猾莫以容計其間故人主不議事閫帷而議事朝廷不常信小臣而常親大臣常親大臣乃所以防大臣而持其權於己也

第一百廿世

仁孝天皇

孝格帝寬政十二年二月廿一日生文化四年九月廿二日爲親王同六年三月廿四日立太子同十四年三月廿二日受禪同年九月廿一日卽位在位廿九年改元者三曰文政天保弘化弘化三年二月廿六日崩內裏壽四十七葬泉涌寺後山九重石御塔

帝諱惠仁光格帝第四皇子也母東京極院藤原氏（東京極院諱婧子贈內大臣經逸之女）秋九月天皇卽位於紫宸殿時年十八關白忠良左大臣基前右大臣政通內大臣齊信並如故冬十二月納藤原繁子（藤原繁子前關白政熙之女）爲女御

二千四百七十八年（戊寅○文政元年）夏四月家齊鑄八銖金款曰二分冬十月江漢司馬峻歿峻傳蘭蠟畫及銅版

於本朝者也

二千四百七十九年（己卯○二年）春正月朝鮮商船漂到伯耆夏五月家齊改鑄元字金及四銖金款以艸文秋大有年斗米價三十錢家齊憐幕士或澹祿不給者每百苞加金五兩百苞見穀四十斛

會澤安曰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其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爲多萬家而斃之陳萬石於市未嘗不覩以爲夥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歲之俸以

奉口腹。悅婦女。不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擧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惰。亦擧歳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産。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虚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霄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爲差。眇小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虚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多也。今夫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

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競新鬭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産。以銷之有限者。而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者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産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陪卒。亦皆習奢侈。不可養以薄俸。罷陪卒。而歳買奴隷。奴隷亦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傭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日貴。亦患其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厚一日。終歳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

富民豪姦大猾。操貨利之權。愚筭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富。遂歸於市人矣。

二千四百八十年庚辰三年○秋。家齊改鑄文字銀。以草文爲欵。是歲。高橋作左衛門飜譯滿州諸書及魯西亞書。

二千四百八十一年辛己四年○冬。免松前章廣。復松前城主。鎭蝦夷地方。是歲。家齊捕盛岡藩士下斗米將眞處斬。初津輕寧親拜侍從。寧親之先爲藩主南部氏世臣。往々强僭。遂列於諸侯。故南部君臣視猶仇讎。而津輕氏之爵位。殆與南部侔矣。藩主南部利敬每憤之。遂成疾而卒。嗣子利用尙幼。未叙爵。班在津輕氏之下。將眞恒切齒。不能自已。與門生關良輔等將狙擊之。是春。津輕氏將就藩。將眞等欲要於途。乃命家僮負器械與其子總藏及良輔等間行。抵白澤驛。適家僮恐怖馳而告津輕氏。津輕氏大懼。棄儀仗間道歸藩。致賂幕府用事者。至是被捕處斬。良輔亦被刑。將眞在獄。利用拜侍從。明年。津輕氏以驕奢獲罪。

藤田彪曰。吾每讀幕府斷將眞獄之辞命。未嘗不感激繼之以流涕也。嗚呼將眞誠古之烈丈夫。然其跡常人之所怪。官府俗吏之所尤忌。而辭命有云。津輕之於南部。本爲臣下。而津輕爵位日優。夫當時未有

爵位其班適下於津輕汝雖不身仕南部其父祖世有君臣之義乃將要津輕於途吐露其積怨彼屈服致仕則可也不然直逞志於伏銃一發此皆汝一已之所企適津輕徑歸城汝志不遂汝慮事之或發顯挈家累而出奔何不恐幕府之甚其辭光明正大其理明白洞達蓋斷將眞等以南部之亡命所以無徵罪連父兄一事煩鄉國將眞事雖不就終其斷也吾知其必含笑入地吾之所以感激流涕不亦宜乎抑使將眞之擧如其志耶其禍變所激吾未能測其極而論者徒憾其謀泄取敗非通論也

二千四百八十二年 壬午五年 ○春二月詔以家齊爲左大臣叙從一位家慶爲內大臣叙正二位家齊夫人島津氏叙從二位家慶夫人鷹司氏叙從三位是歲山陵志成初下野人蒲生秀實有奇節慨朝典墜地嘗徧歷諸國以著之至是刻成

二千四百八十三年 癸未六年 ○春三月忠良罷左大臣政通爲關白夏四月松平外記以私怨殺本多伊織等三人自盡是歲冬彗星見東方光芒數尺踰年不見水戶藩士青山延于著皇朝史略

二千四百八十四年 甲申七年 ○春家齊改鑄二銖銀至秋又鑄一銖金文曰一朱秋七月蕃船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兵討之殺一人餘遁去九月幕吏片山辰世著政刑總類足立左內著魯西亞學筌飜譯是秋上皇幸于修學院觀楓令侍臣賦詩歌

二千四百八十五年 乙酉八年 ○春三月上皇又幸于修學院觀櫻夏四月家齊益侍臣林忠英秩補少老是歲琉球大飢餓莩載路

二千四百八十六年 丙戌九年 ○春正月清人送南部漂民

至遠江。三月。荷蘭來聘。夏四月。上總土寇起。抄掠郡縣。五月。江戸盜賊横行。殺掠路人。家齊命捕之。是歳。岩垣松苗修國史略成。

二千四百八十七年丁亥十年○春二月。家齊爲太政大臣。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而已。世以爲異數。

二千四百八十八年戊子十一年○春二月。以家慶子家祥爲權大納言。叙正二位。家祥後更家定。秋七月。東海水。天龍川溢。矢矧橋壞。京師大風。拔木破屋。八月。肥前肥後筑前筑後又大風雨。水漂民家。西海及下關船舶壞者不可勝數。前後死者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越後地震。海嘯。死者又多。

二千四百八十九年己丑十二年○春正月。家齊鑄一朱銀。文以十六換一兩。三月。江戸大火。藩邸商舍延燒十一萬九千餘戸。焚死者千餘人。夏五月。故老中松平定信卒。定信田安宗武之子。出爲松平定邦義子。享和中辭老中。致仕。號樂翁。爲人多才。博覽能文。免部内田租。放婢妾數十人。身衣澣衣。食菜羹。以賑飢民。其在老中。職務修仁政。

禁奢靡。張文教。嚴武備。天下治。時稱良輔。擧世倚賴之。至是卒。所著有國本論求言錄等數種。冬十一月。磔耶蘇徒六人於大坂。十二月。水戸藩主德川齊修卒。弟齊昭嗣。初家齊多子。尾紀及外藩多子養。家齊男以媚幕府。及齊修病篤。藩士不告而南上者數百人。及齊昭嗣。事乃定。

益三曰。聖人論治國之大要。則曰節用。即知節儉者。政理之大本。苟不知節儉。則流奢侈。奢侈則國用缺乏。不得不重稅。苟法取諸民。重取諸民。則民怨而離畔矣。民心離畔。何以立國乎。故曰節儉政理之本也。然而不本之躬行。則人不信之。人不信。則事不行。松平定信之就職也。首主節用。而痛自儉約。至衣澣濯袷而上朝。時承前代之餘風。漸趨侈靡。及定信就職。同列肅然改之。一變舊風。故其所施設。省冗費。修武備。禁靡衣峻宇。其他無不皆基於儉勤者。嗚呼。如定信。可謂知爲政之本者矣。

二千四百九十年（庚寅○天保元年）秋七月。京師地大震。後屢震動。至明年夏止。

二千四百九十一年（辛卯○二年）春二月。家齊浚澱川。大坂之民浚海口。為一阜。世稱曰天保山。三月。家齊賜京師孝子源太安衣兄弟。及源大妻琴。且忠僕善白金。

二千四百九十二年（壬辰○三年）春二月。家齊設六十壽莚。天皇賜御製和歌。冬十月。家齊鑄二銖金。元祿中既鑄而廢之。至是復之。十一月。琉球來貢。是歲賴襄歿。年五十三。襄文名震一時。所著有日本外史日本政記通議等。

賴襄字子成。號山陽。又有三十六峯外史號。

安藝人

古賀煜曰。嗚呼文才之難。盲史腐令而下。獨推韓柳歐蘇。彼褒然稱名家者。世不乏其人。而其膾炙人口。犁然中心者。天壤之間豈易得乎哉。以支那四百州之大。猶且如茲。則在我秋津瑞穗之洲。屢屢罕逢。胡足深恠。神武以來。且措不論。逮德川氏之龍興。惺窩作倡。林氏繼起。既而新室伊物之儔。翩然駢出。樹幟劃溝。帝制自擅。然而大業盛事。委靡未振。以有待乎後人之闡發之也。至我子成。文才天授。別開生面。文宗八家。而不承其範圍。詩步趨宋元。而不墮其圈套。胸羅四庫之書。巨眼細眸。綜覈爐列。故其發而為詩為文。為史策。奇正萬變。波湧電發。操觚之徒。相顧失色。加之潛心皇朝。網羅今古。理亂之原。沿革之由。莫不窮究。嶔崎歷落。拔戟成隊。其在京最久。文名鬱然。衣被海內。讀書子仰之。猶瑞星祥雲。間有毀譽不公。且評變亂。而隱然執文壇牛耳者數十年。莫敢或爭。若其外史新策通議樂府者。實神武以來創見之書。而其詩篇及雜著短章。悉備大家手段。其或恃才揮霍。未歷鍛鍊者。未必無之。而細瑕小疵。未足以訾議

者也。要之本邦自古及今。於詩文二途。未有駕而出其上者也。書畫雖其餘事。亦優入神品。可謂文苑全才。藝林鉅匠矣。

益三曰。賴子成嘗論佐藤憲清曰。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焉。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如佐藤憲清。不其然乎。吾謂子成之論憲清。蓋以自比也。當子成之時。德川幕府為政。選人於閥閱。為政於格例。執天下之政者。與任侯國之政者。皆求之於家。而不求之於人也。此間雖有學識英達之士。無進用

之路。雖有經世濟民之策。無施設之道。士之生於此時者。可謂不幸矣。子成有所見於此。故少壯脫仕籍。棲隱京師。以著述自任。竟成外史政記通議等之書。其所論叙。上下古今。精當確實。盡適時弊。滿腔之經濟。吐出之於三寸不律之下。使讀者心目爽然。嗚呼。使子成生於今日。必能致身於寥廓之上。而功績可具錄也。不幸而出於武門爲政之日。不能舒其實才。徒託之空言而已。惜哉。後來如外史政記。家讀戶誦。雖兒童走卒。皆知其爲不可不讀之書。其有益於天下後世。豈僅少哉。子成之意。蓋謂不爲天下不可無之人。則著天下不可無之書。然時既非矣。不可爲不可無之人。則吾寧著不可無之書。遂以修書數万言。以貽于世。皆不可無之書也。如子成者。可不謂知時偉丈夫乎。雖然。書待人而後成。天下無子成。則後世無此書。嗚呼。子成亦不可無之人哉。

二千四百九十三年癸巳四年○冬。諸國飢。奧羽尤甚。家齊發倉賑之。

二千四百九十四年甲午五年○春。荷蘭來聘。冬。家齊貸金萬兩於宗義質。以濟朝鮮飢。

二千四百九十五年乙未六年○夏四月。美濃民蜂起。襲笠松代官野田斧吉。斧吉走駒野。初村民代助修笠松大閘。賂斧吉。不如舊例。至是川漲壞閘。漂沒笠松高須百餘村。斧吉巡視水災。次代助家。村民憤怨。以及之。幕府命大垣藩捕亂民。磔其首謀者。幕府召斧吉。途自殺。秋九月。家齊鑄橢圓形大錢。文曰天保通寶。一以當百。冬十二月。削仙石久利封。誅其宰左京等。初左京慧黠。爲久利之父久道所寵。及久利幼襲封。專橫。遂欲以己子小太郎代久利。與宇野甚助岩田靜馬謀。鴆久道。江戶邸吏神谷轉察之。左京託事召轉。轉出奔。爲普化僧。改名友鶯。左京購人捕之。弗得。益懼。更遣刺客夜刺久利於江戶邸。不中。乃請町奉行捕轉。轉從容愬冤。白左京逆狀。具有證左。寺社奉行脇坂安董乃召轉訊問。悉得其情。即檻收左京等。梟示左京。斬甚助靜馬。餘處流放。

二千四百九十六年丙申○七年夏六月。寒甚。人服絮衣。秋九月。家齊辭征夷職。請家慶襲職。是歲。諸國大飢。

二千四百九十七年丁酉○八年春二月。大坂町奉行屬大塩平八郎與子格助。帥黨與百數十人。發巨礮。燔東西吏坊及天滿。將襲府城。殲姦吏。城代土井利位及在城諸將。各發兵護諸門。町奉行跡部良弼堀利堅。励衆拒擊。戍將遠藤胤統部屬坂本鉉助。勇壯挺進。斃梅田某。於是黨與氣沮潰散。良弼利堅。縱士卒捕之。又令防火。大坂市舍罹兵燹者。凡一萬八千二百餘戶。而平八郎等猶未獲。土井利位及近畿諸藩。並發兵備之。置購物色。既而有告平八郎匿靭街滌戶者。即遣兵圍之。平八郎父子放火自盡。大坂民或憐其死。初平八郎修陽明學。爲吏斷妖巫。姦發贓吏之獄。深文嚴酷。遠近不寒而栗。名大著。文政之季。致仕讀書。教授子弟以居。癸未以來。歲頻歉。民窮益甚。於是售藏書以賑卹之。而土井利位等閉穀不救。是以忿懣。及此舉云。秋八月。詔以家慶爲征夷大將軍。兼右大臣。世子家定兼右近衛大將。九月。家慶鑄五兩一分銀。是歲。京師儒者北小路三郎。設

救卹場於三條磧。賑飢。自春至冬止。九月。松平賴恕獻歷朝要記。

益三曰。論其心則是。視其行則非。是明於義理者之所不爲也。而世往往有爲意見所拘束而爲之者。如大鹽平八郎是也。天保中。天下大飢。平八時爲大阪市廳屬吏。屢建議。欲借富豪之金穀。賑恤窮民。而不行。遂煽動近州民爲亂。蓋平八之意。在除兼并濟窮餓而已。夫當歲之歉。身係民政者。不忍坐視民之流離顚沛。而孜孜矻矻。謀之賑恤。分固當然也。然至於聚衆擁凶器。而逼官廳。則爲已甚矣。夫君子居其位。而欲盡其職。其意豈有極哉。然遭時之不淑。則有言而不行。議而不合者。當此時。君子退而自守其分耳。豈有欲強行己議。而從事於干戈之理哉。故如平八者。亦可謂論其心則是。而視其行則非者也。聞平八夙崇王氏學。王氏學原於陸氏。陸氏學以貫德性爲主。而或乏道問學之功。是以往往不免自以爲是。而流陷於非義之弊。故天資穎敏。如象山陽明。而後可也。否則不因我學而誤我事者尠矣。傚杜季良不成。

比之畫虎而類狗。若平八學陽明而不成。反類亂臣賊子者。志學者不可不愼也。

二千四百九十八年戊戌九年。春二月。家慶改鑄諸銀幣。款目保。三月。江戶西城災。家慶課諸藩築之。秋八月。甲斐土民蜂起。抄掠郡邑。代官西村定太捕之。

二千五百年庚子十一年。春三月。立統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忠熙爲傅。

二千五百一年辛丑十二年。春閏正月。前將軍家齊薨。年六十九。贈正一位。賜謚曰文恭。家齊奢侈無度。綱紀漸弛。識者以爲德川氏之衰兆。是歲。德川齊昭收封內銅佛梵鐘。鎔以造巨熕。

二千五百二年壬寅十三年。春二月。初家慶令天下。禁用奢靡衣帶及器什。移劇場于淺草。俳優之徒。出行必被臺笠。至是。停諸商結社。又定米油薪炭鹽餠菓販賣法。以平物價。婚葬飮膳僕從雜役。率皆有制。市上所鬻圖書冊子。至兒女所玩紙鳶。禁施五彩。而老中水野忠邦。慨松平定信政規漸廢弛。厲下節儉令。欲遽復之寬政之舊。往往驚人耳目。而政令煩苛。不便下者亦多。衆心不服。三月。磔奸商木屋藤右兄弟于加賀。二人犯嚴禁與外國貿易故也。秋八月。以關白政通。爲太政大臣。是月。

家慶停一銖銀。九月。詔安倍時親改曆。名曰天保曆。

二千五百三年（癸卯〇十四年）。春二月。白氣見于西南隅。天文家謂之彗星。三月。海南三百里許兵艦見。家慶命稻葉正守戍和泉。數旬而去。五月。水戶藩主德川齊昭。大修國政。擢藤田彪。戶田忠敞。武田正生等。參與機務。起弘道館。振勵文武。抑奢尚儉。至郡吏村正。彬彬嚮化。家慶聞之。召齊昭。大賞之。

二千五百四年（甲辰〇弘化元年）。春三月。荷蘭人抵長崎。曰。西洋同盟各國。將率兵入寇。是歲。家慶幽德川齊昭。及其臣藤田彪等。或惡齊昭修政一洗舊弊。譖有異志云。

二千五百五年（乙巳〇二年）。春二月。北亞米利加船送陸奧阿波漂民來浦賀。客歲冬。遭颶。爲彼所救。至是得還。三月。老中水野忠邦。少老堀親寚。有罪。免其職。屏居之。市民數百人。夜至忠邦邸。擲瓦礫如雨。近傍諸邸。皆出吏卒制之。後削其封。連坐者數十人。冬十二月。先是。京師設學舍。揭示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辨明之務。行之。至是。家慶奏新建學舍於建春門前。天皇嘉之。賜名學習

院。以藤原具善。菅原聰長。爲督。家慶獻十三經注疏等。

二千五百六年（丙午〇三年）。春正月。天皇崩。天皇性孝謹。好學。工和歌。光格帝之寢疾也。潛出宮。御女輿視疾。至。奉諡曰仁孝天皇。

第百廿一世

孝明天皇（仁孝帝天保二年六月十四日生。同六年九月十八日爲親王。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立太子。弘化三年二月十三日踐祚。同四年九月廿三日即位。在位廿一年。改元者六。曰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慶應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崩。內裏。壽三十七。葬泉涌寺後山月輪東陵。）

帝諱統仁。仁孝帝第四皇子也。母新待賢門院正親町氏。（新待賢門院諱雅子。贈左大臣實光之女。）二月。踐祚。右大臣尚忠。內大臣忠凞。並如故。夏閏五月。北亞墨利加將必氐扐航入浦賀。請許互市。家慶命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豐傳命曰。我國禁與外邦通商。六月。米艦還去。秋八月。英吉利艦測量琉球沿海而去。是歲。家慶錮高嶋四郎太等。四郎太嘗學砲術於荷蘭人。本邦銃法之傳。始乎此。

二千五百七年（丁未〇四年）。春三月。勅學習院開講。是月。信濃地大震。城郭市舍皆崩。夏六月。朝鮮來聘。秋九月。天皇即位於紫宸殿。時年十七。冬十二月。盜嘉兵佐藏發成務帝陵。竊御劍珠玉。又入布留祠庫。竊劍及寶器事

覺至安政之末。磔之奈良。是歲有栖川家士飯田忠彥著野史成。一名曰續大日本史。

二千五百八年戊申○嘉永元年秋九月。關白政通辭太政大臣。冬十月。家慶爲左大臣。陞從一位。十二月。納藤原夙子爲女御。尋進准后。是歲外舶往來北海者太多。

二千五百九年己酉二年○春三月。家慶帥諸藩狩小金原。夏四月。英吉利人來浦賀。上陸。奉行戶田氏榮以敎斥之。歸途剽掠下田。測量山海。韮山代官江川太郞左諭去之。五月。家慶令列藩爲海岸防禦。冬十月。家慶令列藩上達文武者姓名。是月。津藩主藤堂高猷翻刻資治通鑑。是歲西洋始傳種痘方。

二千五百十年庚戌三年○夏四月。家慶賞京師儒士柴田武修之孝。市人祐慶之忠。各賜白金。六月。荷蘭上言。印度欲貿易日本。請之英政府。米國亦欲來請互市。尋米人三十二名至東蝦夷。秋八月。江戶大雷震四十餘處。冬十一月。琉球來貢。是歲畿內西國饑。

二千五百十一年辛亥四年○春三月。詔追贈正二位和氣淸麻呂正一位。謚護王神。是月。家慶量定諸商戶。

二千五百十二年壬子五年○夏五月。魯西亞船來下田。送歸肥前漂民七人。家慶使井伊直弼守浦賀。築煩臺於大森。秋八月。荷蘭報長崎曰。米人欲以明年來請貿易。卻之則或至動兵。九月。權典侍中山氏生皇子祐宮。是歲家慶命德川齊昭復起視事。

二千五百十三年癸丑六年○夏四月。加賀奸商錢屋五郞兵。以犯國禁與外國貿易。磔之。金澤藩士篠原主殿等連坐賜死。六月。北亞米利加公使陂理帥兵艦四艘來浦賀。奉行戶田氏榮馳屬吏詰之。答曰。奉使乞互市。齎國書方物。請見貴國上官獻之。氏榮飛書報之江戶。家慶大驚。急令列藩戍豆相總房海岸。大名諸藩主日夜會議。道路繹騷。人馬四馳。事變且不測。旣而設館于久里濱。使會津彥根二藩衞之。戶田氏榮井戶學弘林韑莅而受書。陂理從兵三百。鼓行而至。獻書函及方物數十種。曰。請直達大君殿下。其書略云。我邦疆大。寶貨足相資。瀛船足以相通。貴國能改舊貫。以爲通市。其利不貲。試之數年。無益。後止。不亦可乎。且我市舶漂而至貴國近海。倘有乞貸。幸其給之。家慶使氏榮對曰。明年使荷

蘭人傳報。仍賜物。陂理之去。測量神奈川洋。吏詰之。曰。如不許互市。華發兵艦。故豫量淺深耳。家慶使脇坂安宅具狀以奏。天皇宸憂。勅七大社七大寺。祈四海靜謐。長崎奉行及宗和義上清國亂。是月。將軍家慶薨。年六十一。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愼德。秋七月。家定下教天下。大議亞墨利事宜。於是曰戰曰和。物情恟恟。文武之士。爭獻其論策。海防之策。紛然雜出。里談街話。亦莫不陳其利害。是月。魯西亞公使布恬廷。帥兵艦入長崎。福岡。佐賀藩發兵備之。奉行水野忠篤。遣吏訊之。答曰。奉國書來。謁貴邦大臣。上之。忠篤以教受之。書旨條列三事。其一修鄰好。其二正樺太島疆界。其三開港貿易。八月。家定命中島三郎造兵艦。鑄巨砲。築熕臺于品海。解高島四郎太。擢漁夫萬治屬江川太郎左。授砲術於衆。萬治土佐人。漂流適北亞米利加。修學六旬粗通之。居十三年而歸。具諳彼風土事情。故有此選。九月。家定許諸藩作大艦。齎火器入江戶。島津齊彬告米艦來泊琉球那覇港。是月。家定遣筒井政憲川路聖謨古賀增于長崎。賜答書。略曰。貴國與我邦原靡開衅之端。以

好意來諭。我邦何得不以好意報。第疆界之事。貴國以爲不明。則當與商議而定。然按圖籍。加查覈。有確憑而從事。是非今日所能辨也。通市則我邦有厲禁。業已固辭。然現今宇內互市日盛。不可取古例律今事。須與論一定而後報之。冬十一月。詔家定爲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是月。家定令禁用蕃語。命萩熊本鳥取等諸藩。戍武相沿海。十二月。家定又鑄一朱銀。是月。德川齊昭納巨熕七十四門。

狩野深藏曰。俗無常形。必有時而遷。事無常勢。必因世而變。聖人於其革易之際。變而通之。不使其至執滯不行也。變文爲質。變質爲文。聖人非好爲異而徒新人之耳目也。氣運之所趨。聖人固不得違之也。是以因其所趨而導之。則事順而功成。違其所趨而矯之。則事格而功廢。故不知變通之道者。不足與語天下之大計也。前世坤輿未闢。舟楫之利未盛。交易之道未廣。所交不過於接界之壤。所爭不過於陸通之疆。雖有喜夸大貪遠功之君。而四海之外。視以爲不可冀也。當此之時。人各安其土。民各樂其俗。鎖國而

自守可也近世坤輿日益開舟揖之利日益盛交易之道日益廣聘交報問之使動重九譯侵掠攻伐之師每越萬里雖守成保存之君欲絕外交以防禍釁而彼以禮至則不得不與之接以異來則不得不與之抗方是時背衆之所為而欲以獨立適見其多事而不安也均是多事也安其畏尾畏頭顧忌自危也不若安覽遠圖開外交以謀進取也以俚俗譬之鄉曲之俗通功易事往來酬酢以營其生也有一人焉負其產饒閉門以絕人不通聞遺既而有兼并之徒嫉其若此也結衆恐嚇要請以借其門廐假其田畦詐其僕婢以利誘之主翁有力能拒之則尚可以緩患然焉知莫後有弱子懦孫為其所奪哉然則不可預結豪傑收鰥寡立保家之法以為子孫之圖哉今天下之勢方類于此而議者無一及此者何也懼開釁也憂耗國也洋夷況交懋遷化居宇內之地無所不至而國富兵強釁未必由此開也滿清印度未曾遠交而坐受禍故釁之開與不開國之耗與不耗在施行如何求始在遠交也且方今我所患者何也夷

虜強盛收略近邦而往來窺覘無所忌憚也虜使屢至請求不一而情僞變詐不能一也諸夷交結同欲相濟而我無外援也四面沿海寇來無方而東西奔命不便於救應也水戰海鬬彼所慣熟而我未經歷也兵械戎器彼驗動其所策彼者如捕風追影終不能得其要領矣此患而不去則吾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事也故曰莫若遠交而進取也結強交大兼弱攻昧使聘以為斥候商賈以為間諜伺察外事以應其機宜然後彼禍心可得而沮也情僞變詐可得而窮也緩急之變外援可得而致也治水兵練海軍察兵械戎器之利害參彼此之得失取長捨短斟酌以用之進以謀彼則冒濤凌嶮足以濟所求退而自衛則整然以靜寇來應之然後奔命之勞可得而息也我所未經歷與所未習用者皆可得而精也如此而國勢一變人心維新聲威將震驚四方於是益施德惠撫土民使航海者奉揚國威使居守者儆戒無虞上下一心以謀利安則欲不國富兵強得哉而議者必言我國見今無堅艦又拙操舟之術何以能

航遠海也。此亦因循者之言耳。無堅艦。造之可也。拙操舟之術。習之可也。豈可拱手瞑目安坐而致之哉。且海外有工作鬻艦之國。有雇傭食力之夷。洋夷事航海者。皆資焉。我亦買而用之。傭而使之。莫不可爲者。不必責備於我矣。使此策行於天正慶長間。則不使蘭英諸夷專據有南海洲島也。使此策施於天明寬政間。則不使羅斯擅蠶食北地也。今而不用。則吾不知後世使何人任受悔也。

二千五百十四年（甲寅○安政元年）春正月。米將陂理帥兵艦七艘入浦賀。申前請。直入本牧。發空砲。測海底。家定命列藩守京師江戶諸道要害。時陂理稱疾。井戶學弘等遣食物數品以問之。且戒退浦賀。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戶上書。不許。副將阿單須進入神奈川。迫品海。伊澤政義等擧國禁停之。阿單須抗辨無退色。遂設假館于橫濱。齊昭及細川齊護等請乘機拒絕之。大張國威。家定不聽。二月。政義燁及鵜殿長銳等莅假館饗米使。陂理曰。條約不定。則爭端不息。法度不立。則民心易惑。請今後泊船乞肉菜者。苟納其直。則給之。如薪水亦準之。士卒上陸亦允之。測量內海。上岸立標。勿之禁也。語畢而出。三月。家定權許其泊下田箱館長崎。及撫漂民給薪糧等。乃米艦赴下田。先是撤武相房總之戍兵凡三萬餘人。志士聞之。嘲幕府之怯云。筒井政憲川路聖謨自長崎歸。聞許陂理以三港也。以與前議相反。上書爭之。家定不省。是月。囚松代藩士佐久間修理萩藩士吉田寅次郎澁木松太郎。初寅次郎就修理學兵書。修理曰。方今爲男子者。不可不游海外知宇內形勢。

寅次郎感奮。會魯船來長崎。乃欲附載。託西游告別修理寮其意。賦詩送之。至則船既去。寅次郎慊然復入江戶。時米艦在下田。寅次郎密就米使乞之。不聽。遣人送致之港吏。吏收其行裝。裝中有修理之詩。故及。夏四月。皇宮災。天皇避于加茂。尋御桂殿爲行宮。勅家定造皇宮。課諸藩助役。六月。近畿地大震。家定以日章爲本邦徽號。秋七月。荷蘭人上書幕府。乞諸港依泊。尋英吉利人亦來。家定皆權許泊三港。是月。家定廢五兩鈑。九月。魯西亞兵艦闖入攝海。沿海戒嚴。冬十月。魯艦到下田。

申前請。家定亦權許泊三港。十一月。諸國地大震。家定命井伊直弼等衛京師。十二月。詔家定收天下梵鐘。鎔以鑄熕礮。

益三曰。抱有爲之志。而死於未爲之日。使後世徒論其跡。而不知其志之所在。豈不悲哉。世或謂吉田松陰志在鎖港攘夷。而事未成。竟死於刑。吾謂不然也。是未知松陰之志者。松陰初學於佐久間象山。象山深達天下之勢者。故教松陰曰。方今之務。當航海外審宇內之形勢也。松陰深服其言。然當時外航禁嚴。故松陰至於謀就外艦而潛航焉。其所謂審宇內之形勢者何謂也。決非欲建鎖攘之策。故先往審各國強弱之勢。猶縱間諜探敵情也。然則松陰之志可知矣。雖然。當時幕政衰頹。武備弛廢。故其外交之道。不出於姑息。則陷於怯懦。如是則每事爲外人所制。而遂至失國體必矣。故松陰意蓋謂幕政日非。不可復轉也。不如鼓動一藩。爲天下唱首。一變世態。脫却舊習。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而欲鼓動一藩。則不可不與幕府議異趣向也。幕府議在開港和親。則我反之

不可不出於鎖港攘夷也。否則不可以激一藩之人心也。乃唱鎖攘之說。以鼓舞一藩。一藩翕然而奮起。皆從其說。覃及諸藩。而松陰之本志不在於此矣。故有深謀遠慮者。未遂其謀慮而死。則人獨論其跡。而沒其意。世觀松陰之死於刑。會與賴三樹梅田源等同時。而皆出於井伊大老之意。遂謂松陰主張鎖港攘夷。背時戾勢之說。而死者與賴梅田數輩一概論之。吾竊爲松陰惜之。

二千五百十五年乙卯二年。春正月。家定建講武場。三月。米艦泊下田。乞測量近海。家定令松前崇廣獻蝦夷地。夏五月。家定奉勅改造神嘉殿。六月。荷蘭致滊船。遣矢田堀景藏勝麟太郎于長崎。學操之。秋八月。島津齊彬獻昌平船於家定。摸西洋制所造也。家定賜名刀醻之。九月。大內成。冬十月。江戶地大震。城廓街巷皆崩。死傷者十萬餘。是夜。水戶藩士藤田彪亦卒。年五十。擧世歎惜焉。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時爲側用人。先是。罹厄禁錮三年。於是從齊昭在江戶邸。地震。彪馳伺母室。母戰栗不能起。彪扶母而出。屋倒。彪壓死。齊昭深悼惜。命歸葬鄉里。明年。親題其碑曰表誠。命靑山延光爲碑文。詳敍其履歷德業。文中有天子聞其死宸悼之語。天下喧傳之。十一月。天皇徙御新宮。

二千五百十六年丙辰三年。春二月。家定設蕃書調所。夏六月。政通辭關白。秋七月。米國全權公使巴爾理士來下田。呈國書于將軍。家定議米使謁見。不決。八月。以左大臣尚忠爲關白。江戶大風。海溢。死傷者多。是月。家定以堀田正篤爲老中。掌外國事務。是歲。家定築砲臺于大坂海口。

二千五百十七年丁巳四年。春二月。家定探訪淸國土寇始末。淸商等具狀報聞。是月。荷蘭來長崎。上書曰。交際外國。勿論名義。或開釁於鎖事。不可不戒。嚮淸國失土地於英。今廣東亦見蹂躪。可爲殷鑑。幕府遂主偷安。秋七月。家定將許米使謁見。齊昭辭參幕政。與其子慶篤上疏諫之。列藩亦各建言切諫其不可。皆不聽。冬十月。巴爾理士詣堀田正篤邸曰。世界無有拒和親者。貴國亦聽之。曰下田港屬不便。換以神奈川大坂。曰埠頭已定。則就建商館造寺院。曰兩國人民因便貿易。曰規約已定。則必得政府印信爲照準。曰我全權公使駐劄江戶。曰輸商稅。曰禁鴉片。其他陳請數款。正篤曰。以衆議而答。巴爾理士還下田以待命。十一月。家定延見巴爾理士。賜時服若干。金澤鹿兒島仙臺熊本諸藩上疏請自今十年土著。以講武強兵。而備萬一。是月。水戶藩士信田仁十郎蓮田藤藏謀刺米使。爲幕吏所拘。十二月。家定使林韡津田正路入京師。上米國書。乞勅允。朝廷輟而不報。

二千五百十八年戊午五年。春正月。天皇召諸公卿。議米國事宜。二月。家定命堀田正篤西上。具奏米國事。請允貿易。正篤餽關白以下金。九條尚忠直言卻之。諸卿亦不受。正篤大窘。蜂須賀茂韶私上書關下。又呈書鷹司政通。切論幕府。三月。勅裁略定。先是幕吏嗾彥根藩士長野主膳。因九條家士島田左近。說尚忠。多方賁緣。欲以得勅允。遂下勅案。文中有謂曰。凡所奏陳。舉委任關東。公卿愕然。蓋傳奏東坊城聰長主此議。前內大臣德大寺實堅援之。權大納言中山忠能責實堅曰。若此語則皇威不立也。臣不敢從。議奏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正房。亦固爲不可。左右皆應之。與權中納言正親町實愛以下八十八人。上疏請改之。天皇嘉其忠直。詔改勅案。乃召正篤傳勅曰。米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焉。今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家定其下擬三家及諸藩。奏之。幕吏都築峰重自殺。或傳以奏請不允以負正篤。內囑云。正篤令岩瀨愿奉勅書東。尋皆歸江戶。夏四月。勅增神宮及京師護衛。家定以井伊直弼爲大老。正篤召巴爾理士謂曰。條約之難定。在國內人心不合。京師亦如此。巴爾

家茂　家定從弟

慶永　後更春岳

茂德　慶恕弟

茂昭　慶永族

理士曰。兩國相議。而仍以人心不合。延定約定期。萬國之所無。寰宇之所不見也。政府不能捺印。直詣京師取決。正篤苦諭而止。五月。家定賜答書於巴爾理士。巴爾理士奉之還下田。六月。准后夙子生皇女。尋甍。是月。米艦二艘來下田。魯艦亦入神奈川。遣永井尚志井上清直堀利熙岩瀨愿等撿之。巴爾理士曰。英佛乘克清之勢。將來求所欲。我憂貴國不耐誅求。苟聽我請。署印條約。業已爲我盟邦。則我能調停其間。以無患。不則禍且不測。幕吏大怖。遂定約署而花押之。號曰假條約。德川慶恕。慶篤。慶喜。慶永。建言破條約。奉勅旨。而攘夷之論行天下。天皇詔奉幣加茂石清水。祈國家靜謐。時家定疾篤。迎和歌山藩主參議德川慶福。爲世子。更名家茂。年甫十三。先是直弼等議定世子。齊昭謀以子一橋慶喜爲嗣。以張國威。慶恕慶永屬心。請入謁家定議之。直弼不爲通。遂逆家茂。於是直弼權威益熾。秋七月。幕府擯斥齊昭慶篤慶恕慶永。各屏居別第。禁一橋慶喜入城。命茂德嗣慶恕後。茂昭嗣慶永後。尋貶本鄉泰固石河政平。佐々木顯發。天皇詔徵三家及大老。直弼奏曰。慶恕

齊昭慶篤皆有罪。而直弼外務冗劇。未可遽闕下。因命間部詮勝西上。是月。改修荷蘭舊約。與魯英皆權許互市。一準米國規式。八月。將軍家定薨。年三十五。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温恭。或傳前月家定暴薨。秘而不發以至於此云。天下暴痢。死者太多。俗呼曰虎狼痢。九月。家茂權許佛蘭西互市。約二十二條。至是五國條約皆成。冬十月。詔以家茂爲征夷大將軍。官爵如故事。田安慶賴爲後見職。間部詮勝西上。譴前關白政通前内大臣實萬削髮。凡朝紳處士臧否幕政者。悉捕下獄。是謂戊午之難。

十一月。京師清水寺僧月照投海死。月照性慷慨。嗜和歌。嘗與薩摩藩士西鄉隆盛善。及直弼逮捕志士。事連月照。月照西走薩。與隆盛倶投海。月照死。隆盛甦。藩主憚物議。流隆盛於大島。自變姓名。曰大島三右衛門。後被原而還。專參與藩政云。十二月。家茂幽青蓮院宮尊融親王。命伊達宗城退隱。

大島三右衛　隆盛流竄大島。至是三。故自稱之云。

益三曰。世傳西鄉隆盛與僧月照倶沒於薩海之事。皆謂隆盛此時有死之心。其被援而蘇。非隆盛之志也。吾嘗疑之。後深考其時。度其情。而始知隆盛非有

倶死之心也。其倶沒於海者。特謀殺月照爾。方此之時。内外多事。幕府勢漸衰。政令日非。諸侯離心。處士横議。謀斃幕府而復王政者。接踵而并起。殆遍七道。而天下之藩。莫强於薩。擧藩志士之望。莫過於薩。一旦有事。則起爲天下首唱。而馳驅於中原者。非薩而孰哉。而隆盛爲其臣。豈非可有待之時乎。吾意隆盛之志蓋遠矣。夫抱有爲之志。遇有待之時。將愛惜其躬之不暇。而遽欲死。豈其情哉。然則其殺月照何也。曰月照之與隆盛倶脱京師也。幕吏追跡甚密。殆無所容躬。隆盛蓋竊謂。吾今與月照綢繆久居。若一朝蹤跡暴白。而同就縛。則宿志不能成而死耳。吾藩士也。今一除月照。則於潛匿何有。於是始有謀殺之意。唯其殺之巧。使人不能覘其端也。世不察於此。以爲眞有死之心。謬矣。設使其果有死之心乎。獨死可也。何必與人倶。屠腹可也。何必赴海。故觀其欲倶死之跡。而足益知其不欲死之心耳。然則月照獨欲眞死何也。曰譬之以双擊双。均是劍也。被擊者缺。擊者完。隆盛以慷慨之辭。擊月照悲憤之心。故被擊者死焉。而擊者蘇焉。

二千五百十九年（己未○六年）春正月。家茂令徙商戶于神奈川。大開互市場。二月。家茂命山內豐信退隱。豐信稱容堂。三月。近衛忠熙、鷹司輔熙并辭官削髮。夏五月。天皇賜黃金於尚忠等。以慰外事之勞。家茂令禁用洋服。六月。禁鬻圖籍及兵器於外船。秋七月。神奈川大風海溢。八月。家茂奏增尚忠職俸及采邑。是月。直弼數齊昭罪禁錮水戶。讓慶喜退老屏居。又幽山內容堂。太田資始黜。岩瀨忠震、永井尚志、川路聖謨等。既而罪決。鉤黨數十人。令水戶藩士安島帶刀自裁。斬同藩茅根伊與助、鵜飼幸左、幸吉。鹿兒藩士日下部伊三次、福井藩士橋本喜內、曾我氏士飯泉喜內及吉田寅二、賴三樹等。尋放竄水戶藩士鮎澤伊太夫、鷹司家士小林良典及飯田忠彥、藤森恭助等十餘人。三樹襄之子。慷慨激烈。對吏不屈。大言時弊。初按獄不抵死。至是遂被斬。梅田源二又在縲絏中死。是謂己未之難。直弼以獨斷行之。時人謗其濫刑。比之漢黨錮、明東林禍云。九月。家茂奏賜蝦夷地於仙臺、會津等六藩。開拓焉。冬十二月。家茂命德川齊昭納去秋所賜勅書。

德川齊昭字子信號景山。

二千五百二十年（庚申○萬延元年）春正月。家茂遣村垣範正、新見正興等于米國。遣公使外國。是爲始。三月。水戶藩士佐野光明、蓮田廉齊、藤周德、鹿兒島藩士有村兼清等十七人。要擊井伊直弼于外櫻田。刺之。直弼乘輿。從者喝道。會大雪。不辨咫尺。諸士跪路。爲訴事者狀。發銃爲號。蹶起襲前驅。從者赴之。訴人乘間迫輿。從者覵變反救。前後叢鬪。互有死傷。有一人揮刀跳出。橫刺輿中。曳出直弼。馘之。大關曰。有村兼清獲逆賊矣。與數人提首吟哦去。至和田倉門外自裁。餘或死或去。獨大關和七、杉山彌一等詣細川氏第。光明等四人詣脇坂氏第。並自首請罪。乃上書。後皆死刑。夏四月。家茂奏改鑄小銀四銖二銖。比舊制皆小也。五月。英人請入江戶。議設館於殿山。六月。許葡萄人通商。秋七月。以皇子祐宮爲儲君。八月。家茂使宮婢橋本氏入京。奏請尚皇妹和宮。先是和宮許嫁有栖川宮。故不聽。橋本氏固請不止。是月。前權中納言德川齊昭卒。年六十一。私謚曰源烈。齊昭爲人英明。及卒。天下嘆惜焉。九月。以儲君諱睦仁爲親王。是月。外國奉行堀利熙面折老中安藤信正。自殺。有

遺書指斥其罪。其書流傳。讀者莫不流涕。冬十一月。天皇許降嫁皇妹和宮於家茂。依吉子內親王東降例。

諡三曰。世之論櫻田之事者。或謂十七士仗義竭忠。爲國家除奸臣。吾謂非也。彼十七士者。不知宇內之大勢。不察國家之要務。而妄殺大臣。以爲快者也。當時拒絕外人之說。紛然起。廟議已決於和親。而處士橫議於其間。若一旦有事。涉輕擧妄動者。則國從而危矣。苟身任天下之大政。苟有大事關于國家之安危者。擇其當爲而爲之。捨其不當爲而不爲。以謀國家之安寧。大臣之職。固宜如此。當此之時。有害我之所欲爲。而不顧國家之利弊者。爲大臣者。處之宜如何。有輕之捨不問。重之捕而誅之耳。不如此。則不能斷國家之大事。不能斷國家之大事。奚取於大臣。井伊大老。爲天下之大臣。拒絕和親。爲天下之大事。以宇內之大勢論之。以國家之要務計之。決不可不出於和親也。而彼十七士。執以爲不可。欲殺大臣而必爲已所欲爲。其所欲爲。則戾勢背時害國家之擧也。如此而稱謂忠臣義士。可乎。或謂夫人欲殺身而除

國家之害。亦難矣。彼十七士。固憂國之餘。慷慨殺身者。非亦可稱乎。吾曰。憂憤悲歎之餘。雖愚夫愚婦。亦能殺身。丈夫殺身而不得其道。與愚夫愚婦自縊而死者。亦何擇焉。如此則奚取於丈夫。況其志未必獨出於憂國乎。

二千五百二十一年（辛酉○文久元年）春正月。家茂鑄鐵大錢。文曰寛永通寳。以一當四。二月。水戸脱藩士。據長岡驛。宣言奉烈公遺志。以擧義旗。將略横濱。殲醜夷。而入江戸誅奸吏。江戸戒嚴。家茂命慶篤追捕。分遣諸藩扼其衝路。天皇詔發内帑。賑窮民。魯人入對馬。殺人剽掠。家茂遣吏接問之。至則去。夏五月。長岡之徒有賀重信。岡見富次等十四人。襲東禪寺英館。殺英人三名。衛士拒鬬。頗有死傷。重信等二人死之。英公使大怒。責老中信正曰。政府無權。不能制群下暴擧。請我直制之。與佛蘭

二公使將以兵逼信正。百方說諭。事漸定。自是英人置兵横濱。以備不虞。秋七月。英人乞測内海。聽之。冬十一月。内親王和宮東下。是月。茶僮長澤蒼翠上疏幕府。論時事。其言皆剴切時弊。家茂命鍋島齊正退隱。是歲。遣使於歐羅巴諸國。

二千五百二十二年（壬戌○二年）春正月。越智通弘。河本氏武。黑澤保高等。要擊安藤信正于坂下門外。從者力拒。信正被傷。僅免。客士等各懷一封書。題曰斬奸趣意。家茂大索遺黨。兒玉張介。大橋順藏。連坐死于獄。二月。毛利慶親建議曰。夫公武相和本也。諸港開鎖末也。國體已立。開鎖之權在我。又見老中久世廣周於城中。曰。今承井伊安藤擅政之後。而不能挽回衰頽。和宮之降嫁也。將軍當入朝。而食言。自黜鍋島氏。大藩失望。爲自守之計。國事已至此。可無大處分乎。廣周等請教。慶親曰。今之計。唯在春岳爲大老。刑部卿爲輔佐。登庸川路佐佐木等。以一洗弊政耳。廣周曰。謹奉教。一坐悚然。慶親薦其臣永井雅樂。審京情。幕府召雅樂。厚遇之。授密旨。說京師。夏四月。雅樂上奏。陳持論。請勅允條約。並申慶

（刑部卿謂慶喜也）

親之志。時攘夷之論沸騰。朝野咎雅樂。遂不得其意而東。明年。萩藩賜雅樂死。時慷慨勤王脱籍之徒。自稱浪士。筑前客士平野國臣。在攝播間。大唱尊攘。會島津茂久支族久光過姬路。國臣要請曰。近者幕府淩蔑朝廷。憤激不自禁。欲戴公。據大坂及二條城。下令各藩。以問幕府之罪。并殲洋夷。久光意患其暴擧。依違撫之。入京師。奏之朝議。命久光鎭京師。客士憤久光過鎭靜。相率入京。久光遣人諭之。不退。至相鬭。所司代酒井忠義聞變。倉皇入二條城。自是幕威益衰。浪士横行。家茂釋慶

恕慶喜慶永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罪尋詔解忠熈輔熈等幽屏毛利定廣奉詔入京師定廣慶親子也五月。松本藩士伊藤軍兵殺英人二名於東禪寺而自裁我商船抵香港互市田安慶賴罷後見六月勅使左衞門尉大原重德東下島津久光陪從勅命三事其一曰家茂率諸侯入朝議定國是攘醜夷其二曰依豐臣秀吉之故典選五大藩以洛詢國政其三曰一橋慶喜爲夾輔松平慶永爲執政行內外之政家茂謹奉旨重德西歸久光從之途過生麥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從士怒斬之秋七月家茂大行黜陟慶喜爲後見慶永爲政事總裁職慶永等大布新政緩諸藩主會同之期許其妻孥就國毛利慶親定廣建議學習院論協和朝廷幕府浪士殺島田左近宇野玄蕃等數人梟首粟田口榜其罪狀曰天誅是月尚忠罷削髮左大臣近衞忠煕爲關白詔幽屏岩倉具視富小路敬直千種有文久我建通家茂置京師守護職以保科容保充之釋戊午以來關國事獲罪者削死者罪名許建墓碑數故井伊直弼及安藤信正久世廣周罪削其邑山內豐範入京與慶

親久光鎮撫闕下諸藩士語其有威望者必推薩長士冬十一月勅使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東下。山內豐範陪從曰家茂以明春入朝下敎諸藩速奏攘夷之功幕府待勅使禮加於舊云家茂奏薦戶田忠恕族和三郎爲山陵奉行十二月實美公知西歸毛利定廣陪從島津茂久獻一萬石于京師是歲家茂囑荷蘭造軍艦遣榎本武揚等學海軍術又募庶民編步騎砲三隊以號三兵隊。

二千五百二十三年（癸亥三年）○春正月家茂以鍋島齊正爲文武總裁一橋慶喜入京諸藩士浪士逼以攘夷之期慶喜曰待將軍入朝浪士憤其因循殺賀川肇投首于慶喜館曰爲攘夷血祭呈左右腕於具視有文曰公等信奸謀故獻之忠熈辭職右大臣鷹司輔凞爲關白二月詔靑蓮院宮尊融蓄髮稱中川宮轟武兵久阪久通等以攘夷期逼前關白忠煕第三輪田綱一郎岡節齋等數十人斬足利氏三世木偶首梟之三條磧容保捕其黨將處刑定廣請原之自是士民多傾心毛利氏云。三月家茂入京館二條城尋入朝獻黃金白金及諸品。

親王公卿以下獻饋有差先是慶喜因關白請詣廷建言有故不能至是賜謁慶喜前拜曰將軍在職請委任之天皇曰可慶喜少退天皇曰依舊委任將軍其勵精攘夷慶喜拜謝而退由是家茂名望大定天皇行幸上下加茂親祈攘夷家茂率諸藩扈從縱民觀儀衛島津久光歸國先是中川宮及忠熙親薩實美公知親長土勢稍相軋至是久光奏曰臣獻鄙見規時事而議口紛紛言遂不行而在闕下恐媒不虞之變且攘夷之期在近願賜數月暇留書發程諸浪士說慶永促攘夷慶永病之上疏辭職不請而就國家茂讓之屏居是月家茂募游士編隊曰新撰以鵜殿鳩翁爲總括又編一隊曰新徵以淸川八郎爲隊長夏四月天皇行幸男山欲就祠前賜攘夷節刀家茂慶喜稱病避之浪士聞之怒曰咄懦夫不足與爲事遂議天皇親征請爲之先鋒朝廷慰藉之詔十萬石以上諸藩每三月更戍京師實美掌之親兵亦屬之與馬塡門云家茂奏請南巡修海防至大坂議扼要衝修守備詔以五月十日爲攘夷期令之諸藩時英人以生麥事逼幕府甚急德川茂德留守江

戶城馳驛告急薩藩聞之上書幕府英人又帥兵艦來欲得償金於幕府及薩藩刻日而逼老中大怖皆稱病無一人視事者五月茂德欲西上奏請與償金慶恕使人留之茂德入名古屋城稱疾不出先是慶喜致書關白報議決不償關白告之中外而慶喜不果至是敕慶喜東下小笠原長行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行獨至橫濱說各公使曰邦人動殺傷外人故鎖港絕交對曰條約在彼不信也吾儕奉國命而來安得專斷大事長行欲見英人不出使人責之慶喜途聞償金議決馳驛止之幕吏不聽遂償洋銀四十萬元於英事始平長門人砲擊米艦於赤間關米艦逃走後與米佛蘭戰赤間關前田凡五戰互有勝敗小倉藩傍觀不援長門人大銜家茂又入京師是月盜刺姉小路公知於朔平門外公知歸家而斃道路疑薩人所爲詔罷島津氏乾門衛六月毛利慶親獻金一萬兩於朝廷長行自橫濱航至京師朝廷不許入京家茂禁錮之詔少將正親町公董爲監軍遣長防及鎭西傳攘夷之詔於諸藩賜紅白御旗於慶親賞其敵愾絕外夷家茂航還江戶天皇詔

議幕府私爲盟約曰鎖港限以十日而夷不卻則攘之老中謂事難施行廷議命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職在守護家茂奏增供御十五萬苞是月詔鳥取柳川二藩守大坂秋七月英艦入鹿兒島港曰生麥之事與政府旣平更得贖金三萬元於貴藩以養死者妻孥薩人對曰衛諸侯鹵簿者我有法禁議之政府與貴國而後辨之事辨而後議養妻孥英人將奪薩艦爲質向岸砲擊碎我砲臺我亦發砲毀其六艦英遂不得志而去後借金於幕府償之八月詔曰行幸大和拜畝傍山陵駐驆

春日山議親征池田茂政等四人諫親征不聽十八日俄罷長人堺町門衛先是慶親父子就國使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等代守十九日昧爽尊融入朝命鎖九門使薩摩會津淀因幡等兵分守之衆戎裝列砲備之道路騷然事將不測元純等聞變馳至諸門戒嚴不許一人入之遂馳至輔凞第輔凞亦受朝禁親兵擁實美至輔凞第時尊融召忠凞齊敬公純及慶德茂德等曰親征誠出英斷而大和行幸者三條中納言等逼請之大犯宸怒因宜行幸中止之命令柳原光愛召輔凞實美請朝朝

議欲召之容保茂政沮之乃使清水谷公正責實美屛居諭元純等令退闕下待命元純等百方哀訴不許三條西季知三條實美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謌錦小路賴德壬生基修澤宣嘉自闕下走長門朝廷大怒詔削季知等官爵尋禁長人入京尊融任彈正尹稱尹宮九月家茂命紀伊彥根津郡山諸藩討天忠黨平之先是藤本眞金松本衡安積武貞等數人推中山忠光爲將帥入大和來聚者凡千人號曰天忠黨殺五條縣令鈴木源內諭村民曰自今除田租之半遂據櫻井寺旣而聞

朝議變乘曉霧攻高取城不利退據天川險津藩襲之其黨大潰衡眞金等死之忠光走大坂航至長門餘黨皆被誅忠光忠能子也詔長藩捘毛利元純等罪以白慶親父子心事慶親因上書勅使右少辨經理請復實美等職及守衛闕下其辭甚切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池田茂政藤堂高潔淺野茂勲連署奏請曰薩長首唱勤王而遠之列藩生嫌非計也請召慶親父子闔國同心攘外夷不省朝議特召島津久光冬十月詔曰鎖港之事重矣列藩受幕府指揮勿輕擧主攘夷者不

懌久光入京奏請召家茂慶喜慶永豐信皆踵至平野國臣南木八郎等推澤宣嘉爲主帥據但馬生野士兵聚者殆千人家茂命出石豐岡姫路諸藩討之衆聞之多逃宣嘉西奔獨八郎與數人殊死奮戰遂自刎而死十一月家茂遣外國奉行池田某等於歐羅巴議鎖港事十二月輔凞辭以右大臣二條齊敬爲關白慶喜慶永容保等連署奏曰側聞宮中流言間尹宮聖明豈爲流言所動乎然姦兇妨正人害骨肉古今同轍臣等以死保尹宮請照鑑之長藩士井原主計至伏見控訴請入京豐信容保等欲召之或沮之偶薩商船泊豐前田浦長人以爲蕃船砲擊薩人啣之是歲鑄文久永寶錢水戶藩士會澤安殁安字伯民慷慨有氣節嘗著新論天下擧奇之

二千五百二十四年 甲子〇元治元年 春正月池田慶德上奏請許七卿及毛利氏入京家茂入朝尹宮宣詔曰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醜夷不可不膺懲雖然朕不好倉卒行事可以實心行實事朕見凡百武將如會津中將越前前中將伊達前侍從島津少將忠實純厚足以

德川慶勝 名古屋藩主

任國家樞機汝親之與謀焉又曰暴擧攘夷非朕所好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宇內大勢矯詔議親征而長人亦忽其主命砲擊夷舶其罪至大然皆朕不德之所致自今海內一敵愾絶外交以副朕意時謂之翻覆綸旨詔以家茂爲右大臣久光叙從四位任中將列諸侯家茂奏曰客春入朝旣奉攘夷之勅而未奏實効及再入朝心期嚴謹却蒙温諭自今省冗費修武備遵奉叡慮速建全勝之策久光奏請祀護良親王及源親房橘正成靈三月以慶喜爲禁內守衛攝海防禦都督黑田慶贊立花鑑寛等三十餘名疏其所見論時事夏四月詔家茂曰攘夷勿變海防勿怠實美慶親等之事一以委之當適宜處之宜低物價以安民心家茂大喜奏新制十八條以表尊崇之意德川慶恕拜正二位慶恕更名慶勝鍋島齊正等四名遷參議五月家茂航歸江戶水戶藩士藤田信田丸直諒等據筑波山起兵初齊昭擢藤田彪等釐革藩政老臣結城寅等忌之齊昭乃黜寅寅怨嗟誣告齊昭圖不良幕府幽齊昭及彪等自是藩論兩分遂爲黨寅派曰姦黨彪派曰正義及齊昭卒姦黨

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等頗排正黨信等憤激相約舉事幕府下教近藩討之互有勝敗六月一條實良奏曰嚮將軍已奉征夷詔而未見其效將軍即知事不舉則當論之於初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臣不解其故敢辭國事參政長藩福原元僴抵伏見請曰慶親父子自奉攘夷詔日夜累苦盡力敵愾而忽蒙天譴一藩驚愕不知朝議所在願復七卿官爵許父子入朝親賜勅問則積日宸疑必釋然足以悉其無他亡幾國司朝相益田親施等踵至久阪通武寺島呂昭等四百人脫藩亦抵嵯峨京師騷擾家茂使永井尚志等諭元僴刻三日不却兵則奉詔追討秋七月詔曰長藩率兵要朝廷緩急討之長人聞之憤激元僴等百方鎮之不聽遂進入京師國司朝相向中立賣門與薩兵戰來島政久向蛤門一橋兵防之長人擊走之追至蛤門與會津兵角鬪薩兵橫擊長兵沮靡長一軍向下立賣門轉自烏丸坊進與蛤門兵合政久等殊死戰朝相亦至與會津兵一橋兵戰唐門會津兵殆敗飛丸及宮垣會將窪田某等死之衆乃敗走政久等追躡薩將仁禮某縱兵襲朝相後

會津桑名淀兵反戰長兵終潰政久死之時宮中雜踏議遷乘輿於加茂容保等入止之既而長兵久坂通武眞木保臣等自鷹司邸後門入砲擊堺門福井彥根兵擊之不利長兵進向凝華洞薩會兵來擊發巨砲放火鷹司邸長兵大敗通武等死之福原元僴在伏見北上時大垣將小原某伏兵瞯長兵近襲之元僴被傷於是長兵皆敗朝相等僅以身免初益田親施留山崎爲後援及保臣投山崎欲使親施等走既而會兵攻山崎保臣等自燒營而死薩兵亦至嵯峨不覩隻騎乃燔營而歸於是親施朝相元僴等航海西走幕府大賞戰功有差詔幽屏有栖川宮一條實良以下數十人慶親上書曰嚮使福原元僴等出鎭亡命者不圖反黨於亡命逼闕下勿論其橫逆亦臣父子教戒無素之所致也今使族元純拘執元僴等三人而臣謹愼竢命詔削慶親以下官爵家茂下教西征令薩肥筑藝等二十一藩部署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爲總督家茂亦將親繼之八月米蘭兵艦十八艘寇赤間關長人拒戰忽傷一艦二艦扶退長兵益砲擊彈丸交注砲烟蔽海外人乘暗上陸

憑山狙擊長兵力拒迭有勝敗時長人聞東軍已遏國境遂講和各國責前釁長人對曰奉朝旨幕命耳出證左示之講和始成是月浪士殺佐久間修理於京九月家茂令諸侯再質妻孥於江戶冬十月家茂令田沼意尊討武田正生正生號耕雲齋以譴直受齊昭眷遇及信等起事會在江戶頗憂其輕舉慶篤遣族松平賴德鎮之正生從之將入水戶三左等拒而不納乃奉賴德走磯濱襲姦黨於磐船山姦黨退保那珂港正生進取之姦黨訴狀江戶以甘言要迎賴德賴德欲往正生止

之遂抵城下三左等逼令自裁時信等在筑波議欲援正生浪士相謂曰吾儕舉事在攘夷何關私鬬相率遁去幕兵乘間擊之信等投正生軍正生納之合力防戰居十日糧竭正生等欲入京訴事遂率見兵八百走美濃欲西入京師路梗而不通乃轉抵越前時加賀兵守近江海津正生乃遣使陳狀乞假道入京不聽先是慶喜聞正生等將至奏請自討之將兵抵海津正生上書乞哀不聽幕府遂幽之加賀藩明年二月斬之十一月征西總督德川慶勝抵廣島傳令諸軍戒戰期先是長藩

新城山口高壘深塹高杉晉作請藩新編兵隊號曰奇兵隊慶親父子在山口奇兵隊護之至是慶親父子退入萩奇兵隊還三田尻闔藩恭順吉川經幹遣使於廣島告之刑福原元僩以下十餘人使志道安房齎首獻之於是慶勝傳命緩攻擊約以四事曰毀山口城曰出五卿曰慶親父子來謝罪曰鎮激論者慶勝乃奏長藩伏罪狀十二月幕府拘五卿於太宰府是歲池田某等自歐羅巴歸陳鎖港之議不可說家茂責辱命削其官祿

益三曰身執兵馬之大權者而伐强項梗命者固其任也德川氏之伐長藩則居閫職而伐不庭其分固然未可以爲非也特惜其不知務也當癸亥甲子之間外國環至而國內紛紜海內未知國是之所在而幕議有涉姑息者有類專擅者天下之民未知宇內之勢故群起而非幕政列藩乘而起卒致幕府孤立之勢矣當此時以其孤立之勢立於朝廷列藩之間欲制天下難矣故爲幕府者宜延親藩會强藩熟議討論而後從事也而不然常有疑親藩忌强藩之心故

幕府之所爲。於其大體則如能察時勢者。而以疑與忌待大藩。是豈取信之道哉。故兵出而無功。遂致二百餘年之覇府。一旦被賊名而亡。是不知勢之過也。

二千五百二十五年 乙丑○慶應元年 春正月。高杉晉作等擧兵於赤間關。初京師之變。椋梨藤太等議曰。方今之務。在屏黜藩主。以維持國家。乃刑三臣。帥毀砲臺柵門。以贖罪。晉作不懌。目藤太等爲俗論黨。藤太等欲捕晉作。晉作走筑前。至是略赤間關。遂入萩。斬藤太等數人。藩論乃歸一。先是薩藩遣使長藩議和。至是二藩釋怨。而幕府未之知也。夏四月。家茂令天下。起征長之師。德川茂德爲前鋒都督。茂德辭之。德川茂承代之。以井伊直憲榊原政敬爲先鋒。五月。慶勝上書。諫征長。勝安房亦諫師無名。不聽。家茂發江戶。時謂之御進發。閏月。家茂入朝。尋抵大坂。秋九月。小笠原長行復爲老中。英米佛蘭來兵庫。促條約勅允。而防長之衅方開。家茂大憂。稱疾辭職。欲使慶喜爲將軍。上表請之。冬十月。家茂俄發大坂東歸。時慶喜在京。聞之。卽夜單騎至伏見。諫之。尋慶喜容保等連署上疏。請條約勅允。朝議不得已從之。乃勅許結條約。詔家茂力疾復視事。十二月。家茂命永井尚志。西按長門事。長藩宍戶備後介來。廣島尚志問曰。今春藩人分黨相爭。慶親父子身在屏居。親出鎭

之事雖上報而事實不明備後介對曰寡君父子屛居天張寺下令鎭之曰事已鎭則當屛居萩而在山口巡行境内何耶曰父子欲待罪於萩而藩臣聞大師來征危懼諭之不信屛居山口出不得已巡行則無之曰再修山口城置兵器何耶曰山口有東照公遺旨不可任其荒廢艾仰夷地既而悔之不復修焉置兵器則無之曰使家士接待外國人於赤間關何耶曰夷之入港固不堪痛憤然不給薪水則寇故奉幕旨紓患耳曰今春典其所有蒸氣船於外邦家臣捺印之何耶曰我船壞損捨之有人賣之非命家臣典之曰多買大小砲何耶曰無之曰移五卿於筑前也遣使饋之物件森寺大和守來謝何耶曰聞他藩人有從行五卿者或誤傳耳如大和守來謝則無之曰召淡路監物於大坂託事辭之乃召支藩及老臣刻期而遷延者何耶曰兩人將東而其臣咸謂東者必死遂強留耳奇隊長亦投書尚志不答乃還大坂

二千五百二十六年丙寅○二年　春正月慶喜容保定敬等與關白齊敬等議決長藩處分二月長行抵廣島召慶親父子及支族時置牙營於廣島爲總督府夏四月宍

戸備後介等代慶親父子而來乃傳幕旨曰慶親誅三臣帥屛居寺院以謝然失職之罪不可逭今奉朝旨以決三條曰削封十萬石曰禁錮慶親父子使嫡孫承後曰絶福原元僴等三家又曰汝等宜傳之其主速致奉命之書時長藩脱徒侵掠備中倉敷松山岡山三藩兵追各擊走之幕吏率兵自藝至亦討之備中乃平五月長行縱兵擒備後介等蓋疑倉敷之變備後介等倡之也長人遣使屢乞返備後介等不許長人大怒是月島津茂久論師無名固辭出兵六月幕府進兵於長防四境長行以兵艦砲擊大島長人不應東軍上陸既而長人以海軍來戰殺傷相當又長人設伏挑戰東軍擊走之乘勝追北伏兵四起東軍敗績時藝兵既進先鋒高田彥根兵將入長境長將太田某等潛兵襲東軍後東軍棄砲而走長人尾擊入藝境扼守險要石見兵自益田將進攻長將大村益二郎井上聞多襲益田東軍不支進逼濱田城城主自焚城而去東軍悉還藝石見一國爲長人所略時豐前兵將襲赤間關長將高杉晉作山縣狂介以兵艦三艘燔田浦小倉藩兵退屯大里肥後久

留米援之長人擊走之先是佛艦過赤間關曰我已與日本政府盟故我將助政府而討叛者賣國其計之長人議曰我受佛夷侮宜及其不來擧事遂燔小倉聚落至是佛人來詰長人不屈旣和解老中松平宗秀特原宍戶備後介放還之家茂聞之褫其職幽之大坂長人託薩人上書秋七月長人與肥後小倉兵戰赤迫長人勢大振長行急走長崎八月小倉兵燔城走香春長人猶窮追不止肥薩遣使於長慰解之東軍海陸並進攻玖波小方會霖雨進退頗苦長人以散兵邀戰東軍遂潰

長人進向廣島時慶喜將如藝指揮西軍而敗聞累至諸藩斂兵朝野失色是月將軍家茂薨于大坂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昭德老中稻葉正邦護柩歸葬江戶九月朝議托家茂之喪輟征西之兵詔一橋慶喜入紹宗家慶喜遣勝安房於廣島喻長人解兵廣澤兵介井上聞多諭衆從命於是西事稍平自長兵起幕軍不能奏一捷自是諸藩多不受幕府節度云是秋關東窮民蜂起刼巨商豪農出金穀不聽毀其家幕府命仙臺二本松等諸藩平之冬十月榎本武揚等乘開陽艦自荷蘭歸十一月詔以慶喜爲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明年任內大臣慶喜遣小出某石川某等於魯國議樺太境界約彼我人民雜居而歸十二月天皇患痘瘡遂崩天皇聰明辨大體嘗改正歷世謚號又贈位和氣清麻呂自外國事起以來深以國家安危爲憂其爲社稷規畫至深遠不幸短祚天下大悼之謚曰孝明天皇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十一終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十二

西京　賴復　校閲

東京　三尾重定

筑後　笠間益三　編次

第百廿二世

今上天皇

孝明帝嘉永五年。九月廿二日生。万延元年。九月廿八日爲親王。慶應三年。正月九日踐祚。同四年。正月十五日元服。同年八月廿七日即位。

帝諱睦仁。孝明帝第一皇子也。生母新宰相局。關白左大臣齊敬爲攝政。右大臣公純。内大臣忠房並如故。詔釋中務卿親王熾仁以下。公卿十餘人幽閉。是春。幕使

新宰相局諱慶子。中山前大納言忠能之女。

小出某石川某自魯復命。先是幕府與魯以樺太地愛濮及須免連來人種分處各所。欲限北緯五十度。定兩國疆場。魯人不可。幕府以内外多事。置而不問。既而魯大起土功。開其地。幕府聞之大驚。遣小出某等。論駁辨難。魯人曰。今與貴國俱開之。隨開隨居。不亦善乎。小出等議曰。雖論辨盡力。然魯人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吾輩因循失機之所致也。終約彼我人民雜居而歸。夏四月。伊達宗城。島津久光入京。松平慶永。鍋島齊信。山内豐信踵至。五月。詔開兵庫港。先是英米佛蘭公使等。至

大坂。責幕府繼世。且促開港。德川慶喜上表外内時勢。及萬國交際。不可失信等之事。請開港。詔諮詢列藩。多可之者。終允之。秋八月。慶喜爲内大臣。九月。山内豐信上書幕府曰。我中世以還。將門執大權久矣。方今外交釀内訌。東西紛擾。終招外侮者。以政令出二門也。時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也。宜奉還太政於朝廷。與萬國竝立之洪業。是今日之急務。請幕府熟計之。乃遣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郎等。具陳其意。慶喜召薩藩士小松帶刀。都筑莊藏等。共論國事。亦慫慂以解政權。於是慶

喜大會親藩及譜第將士於二條城。以奉還大政奏案。示之曰。昔王綱解紐。相門執權。保平之乱。權移將門。至我祖宗。特蒙寵眷。寄以閫外任。紹述緒業。二百有餘年。傳至孤。孤雖奉其職。舉措失當。勢至今日。是孤菲德之所致。悔恨何及。顧外交日盛。而政令二途。綱紀不立。乃欲奉還大政。天下之事。一仰宸斷。與列藩協力同志。保護皇國於無窮。是孤所以報涓埃也。汝等各陳意見。群下愕然。議論沸騰。冬十月。慶喜上表。請辭軍職。奉還大政。詔許之。因召列藩會議新政。遣宣命使權大納言藤

慶喜上表請辭軍職奉還大政詔許之

自源頼朝開

覇府凡六百八十二年于茲矣。政權復歸朝廷。

原資宗於後月輪東山陵。告朝政復古。是月。德川慶勝上書曰。慶喜政刑失當。辭軍職。慶勝在親藩。不能扶翼。願奪臣官爵。以謝。廷議稱其積勞。不聽。更詔慶勝及慶永。縱議時務。於是。二人勤王之志益固。十二月。大納言中山忠能。大納言正親町實愛。中納言德大寺實則。右兵衛督岩倉具視等。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島津茂久。山內豐信。及成瀨正肥。田宮如雲。中根雪江。西卿隆盛。大久保利通。後藤象二郎等。會議小御所。決防長處分。復毛利慶親父子。及支族官爵。許其入京。復三條實美以下五卿。及故錦小路賴德官爵。獨澤宣嘉。以不審其所在不與焉。或傳是日諸藩之朝會也。紛議累累徹曉云。九日。（或書作十日。今從類聚法規）詔曰。大政復古。原橿原創業之初。庶政決公議。與天下同休戚。乃廢攝關幕府。及議奏傳奏守護所司代。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親王熾仁為總裁。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中山忠愛。正親町實愛諸卿為議定。以小松帶刀。後藤象二郎。木戶孝允。廣澤兵助等為參與。是日。禁彈正尹賀陽宮。二條齊敬。及廣幡飛鳥井入朝。罷松平容保。松平定敬宿衛。令薩土藝

等諸藩代之。衆皆戎服。警非常也。容保定敬等。皆入二條城。十一月。長藩毛利內匠率衆入京。詔宿衛新在家門。長藩感激踴躍奔命。五卿亦歸朝。是夜。德川慶喜。遽下大阪。容保定敬及譜第將士皆從焉。蓋以物情激動。事變不測。慶勝慶永勸令避闕下。或云。慶喜之南。蓋有所計也。朝廷禁容保定敬入京。於是。闕下稍帖然。徵諸藩士為參與。是稱徵士。先是。九日之令出也。慶喜意甚不平。容保定敬謂。是必奸臣矯勅專制耳。決非出於聖斷也。既而赴大阪。慶喜使牧野某奉疏。乞清君側。朝廷不省。德川氏將士益缺望。報至江戶。府吏大驚。物議囂然。二十五日。朝廷撤三條橋所司代榜文。更揭參與新令。令云。朝廷自今親裁萬機。與天下更始。然至於德川祖先之良法善政。毫無有變更焉。衆庶宜奉戴聖旨安堵營生。又告其意列藩。廷議欲召慶喜納其封五百萬石。賜以三百萬石。為巨藩列議定職。遣慶勝慶永於大阪。諭旨。二人乃銜命南下。宣旨促入朝。且曰。公第小隊入朝。尾越兵護之。萬保其無虞。慶喜乃奉朝旨。然心竊危之。先是。留新撰團長近藤勇土方歲三等於伏見。至

是。尾臣田中不二麻呂。戴津宣光等。說永井尚志曰。慶喜將入朝。宜先徹伏見兵。反覆論之。尚志然之。而勇等未退。慶勝慶永復命。蓋不能審其意也。先是酒井忠發巡警江戶處士數百人。潛伏于薩邸。乘夜劫富商。掠金穀。府內騷然。事報大阪。慶喜以爲薩人嗾處士。擾我根本之地。於是奏薩人寇掠之狀。請斥其藩士參朝政者。不省。乃下教江戶。追捕處士。酒井忠發及諸將以兵圍薩邸。縱火殺獲。時德川島津二家之衆。隱然相讎于京阪。京阪殆有晉楚之勢。旣而江戶報至大阪。德川將士議曰。事已至是。不如先制人也。實十二月晦也。是歲夏。令大坂豪賈山中某等十九人。結商社。給之俸餼。許帶刀。開兵庫港故也。是歲。秋有童謠曰。善哉。京攝之民相唱曰。有神符自天降。剪竹挿門。供張祀神。男爲女裝。女爲男裝。成隊鳴皷。舞蹈里閭曰。善哉善哉。雜沓太甚。不知其何故。其風自近畿及關東云。或曰。其剪竹者。覆松平氏植他家之意。蓋國音竹通他家故也。

二千五百二十八年戊辰明治元年○春正月朔。德川氏戚屬說慶喜曰。慶勝慶永之言。不可盡信。此行可以淸君側醜類耳。臣等以死衛之。慶喜領之。乃理裝。決以三日入京。事聞。京都輿論洶洶。命薩長二藩。扼伏見鳥羽二關。以塞其衝路。伊地知正治山田顯義請曰。臣今入偵大坂。動止異常。大軍必排關過。願得朝旨處之。詔曰。德川慶喜入朝。不許率大兵。如會津桑名二藩。固禁入京師。其他臨機處變。皆便宜從事。正治等乃嚴備以竢。京軍六千餘人。東軍稱三萬。以會桑爲先驅。佐久間某。久保田某。率三兵隊。高松濱田及譜第諸藩。爲後援。取路伏見鳥羽。三日。東軍踵關。將之戍兵拒之。東軍曰。寡君奉詔入朝。而公等沮之。則有戰耳。旣而東軍重沓逼之。正治等下令發巨熕。東軍應之。兩軍砲戰。聲震林木。賊軍二道並進。官軍力拒。死傷相當。日暮交綏。諜報曰。賊軍尚在於鳥羽傳餐。官軍即襲之。賊軍狼狽。弃輜重走。會其遊軍來援。返戰豨突。官軍擾。市木大山後藤等奮戰破之。遂死。四日昧爽再戰。二道官軍豫潛兵於鳥羽窞篁中。薩兵伊集院某。山田某。奮鬪卻伏見賊。而鳥羽賊

軍鋭進。篁中伏起。擠銃射賊中堅。殪者無算。時總督仁和寺宮純仁親王。任征討大將軍。跨金甲馬。擎錦旗而進。官軍益振。乘之驅突。賊大崩。相踏藉走。佐久間久保田皆死之。官軍亦死傷頗多。時鳥羽火起。賊退保於澱。五日。黎明。官軍進擊。賊扼橋力拒。又伏槍隊於葦蘆中。出銃手挑戰。官軍覺之不進。后川厚挾自奮曰。視危苟避。非勇士也。乃率銃手當之。衆皆奮曰。勿餒我艮於敵。爭先突前。左右伏起。后川伊藤中嶋等死之。柳田某伊集院某等。咄嗟勵衆而進。大戰之。日已加午。賊退扼橋本。當此時。津藩爲賊守山崎關門。天使就之。諭以順逆。津藩奉命。而賊未之知。六日。官軍攻橋本。遣使諭澱藩。澱藩具陳拒賊狀。請歸順。乃以澱兵爲先鋒。戰方酣。津兵自山崎横擊。榴彈連注。賊軍大亂。官軍乘之。賊大敗。悉走大阪。先是。敗聞日至大阪。至是慶喜與容保定敬等。倉皇挺身。乘開陽艦東走。賊軍失首領。人人氣沮。或經紀伊。或過伊賀。以東。器械糧仗棄如山。既而官軍進入大阪。此役。薩長二藩戰死者殆三百餘人。蓋每以寡敵衆。連戰克捷。故其死傷尤甚云。然薩長二藩揚武

威亦此役所致。九日。總督純仁親王進至大阪。觀兵於近畿。遣使問罪諸藩。怗然改圖歸之。初德川氏據二條城也。縉紳慮事或起輦下。及其徙大阪。衆情稍安。然伊地知正治。山田顯義。參謀交野某。胥議曰。今雖皇運鼎盛。鯨鯢遠遁。自古受兵京師。得全勝者尠矣。渠據大阪。絕我糧道。而以海軍扼兵庫。而陸軍由海道。則我軍孤立。猶鳥之在樊籠。與坐就擒獲。不若預置兵于二丹。但馬。略地方緩急。以爲應援。朝廷乃遣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將精兵三百出撫其地方。既而大捷。列藩速定向背者。以其先扼要衝也。時人稱廟謨無遺箕云。先是。紀藩兵三千屯大阪天王寺。發密使請命。參謀曰。彼雖歸順。然賊之族也。不可信。不如卻之。紀兵乃南歸。彥根大垣二藩亦皆歸順。至是畿內關西諸藩盡勤王。無復挾異圖者。十二日。詔削慶喜以下官爵。宣布四方曰。客歲德川慶喜。託事而南。遣尾越諭之入朝。將有善處之。而慶喜外示恭順。內抱不軌。名稱入朝。其實犯闕。以會桑二藩爲先鋒。以大兵逼京師。不特要朝廷。發砲於錦旗。其罪天地所不容。今乃起師東征。汝諸藩努力。因以殲仁

親王任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十五日天皇加元服大赦天下當此時諸外國公使在兵庫下局外中立令禁其人民援我東西師鬻兵器於是朝廷告公使曰自今後皇家親執政公使等奉命既而請曰頻年我人民爲貴國人所斬殺者數十人其慘刻不勝言今天皇新親萬機切望無復有此等事朝廷乃布告之四方而邦內人民惡外人者尚衆是月以諸藩分大中小三等四十萬石以上爲大藩十萬石以上爲中藩一萬石以上爲小藩二月詔分八局爲總裁神祇內國外國軍防會

計刑法制度各治事務又定徵士貢士七日松平慶永山內豐範毛利廣封島津忠義淺野茂長細川韶邦等上疏言外國交際法外國事務官東久世通禧伊達宗城抵大阪告各國公使曰須我政府置外國事務局令予曹掌事務自今胥共謀議且天皇欲延見公使於京師公使其領之公使曰征東師起在近吾亦且至於橫濱以圖吾民安全通禧曰余保外人在橫濱函館者無慮幸毋爲念公使曰然因循彌日則非計之得者也於是朝議遂決入見日定或曰延夷虜於鳳闕恐速物議

廟議不對時土藩戍界浦者憤佛人橫恣銃殺十六人而備前藩士亦殺佛人於神戶於是佛公使大怒讓以五事曰政府貴官宜入佛艦謝之曰謝辭以政府文書曰不許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得償金十五萬元曰刑日本人爲逆者凡事刻三月得報時朝廷銳意圖治且以彼直而我曲也一聽其所求遂捕二藩士賜死佛人來見兩藩士以次就死神色自若屠腹如劃水佛人不忍見合掌者三懼然而退云朝廷引先朝勅裁例以布告四方使民知朝議所在三月朔英佛米蘭諸

公使入朝賜謁見公使悅服賀王政盛事改約交際之誼是日英公使入朝爲浪士所襲擊衛卒捍之公使異途還既而儀全畢於是外事略定畿甸無事京師人相慶曰不圖今日覩遨裳之至也參與大久保利通上表請建行宮於大阪遷都以一洗宿弊朝議嘉納之後車駕幸東京以基千歲不拔之鴻業者蓋胚胎於此一議云詔撤諸道舊榜更揭新令先是以二條城爲太政官代裁決庶政至是天皇臨幸祭天神地祇於南殿公卿諸侯會同誓之曰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論破舊來陋

習基天地公道求智識於寰宇大振皇基畢策問開蝦夷尋諳石清水祠遂行幸大阪閲東征海軍既而諸道官軍集於京師總督宮熾仁親王帥薩摩長門紀伊備前肥後因幡佐土原大村龜山等諸藩兵自海道督將岩倉具綱帥薩長因別軍及土佐大垣等諸藩兵自山道飛報日至江戸急若星火德川氏臣屬譜第諸藩日相會議守備或曰爲今之計在藉外國之力若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或先扼函根以令列藩或以海軍襲大阪議論紛紜不決初伏見之役起也尾紀二藩各分黨建奉宗佐幕之議以與關左相應援慶勝憂之傳大義滅親之令賜死首謀者渡邊某石川某等十三人褫鈴木某成瀬某等十七人之秩自餘黜罰有差於是尾藩方向盡定而紀藩士在東者猶與德川氏臣屬相謀議近藤勇等首應之欲勸慶喜爲攻守計慶喜恭順謹愼確乎不動悉擯群議獨召勝安芳大久保一翁託以密事手書戒臣屬曰毋抗官累罪戾果抗於官乎是猶剚刃吾腹耳遂避城屏居寛永寺臣屬益不懌人人欲有所圖標榜其隊名走嘯聚于常野甲信之間會山道官

軍因土兵自信進殉甲於是賊徒設柵於勝沼驛沮官軍官兵排關繞擣其背賊徹橋以土豚築塞官軍砲擊未數合賊縱火聚落官軍沮靡因土別隊登山俯擊之賊軍大敗斬獲略殲遂略府城置守兵赴江戸時薩長大垣兵至羽生坂攻築田軍走之進攻忍城初賊兵走於忍忍藩舍匿爲之應援於是忍藩宰屠腹謝罪一藩歸順既而督將岩倉具綱率諸軍次板橋而總督宮熾仁親王航至駿府輪王寺宮慈性憫慶喜與執當覺王院謀往駿府爲慶喜請寛典而官軍先鋒進至品川勝安房郎詣其館見參謀西鄉隆盛具陳慶喜伏罪之狀請止攻擊安芳曾與隆盛親善是以往來分疏周旋甚力隆盛乃仰決於總督宮令効謝罪之實安芳郎奉命於是督府會議下令止攻擊置諸道軍於江戸以戌之是月梓行太政官日誌頒布天下使衆庶知政體夏四月四日勅使橋本實梁柳原前光入江戸城德川氏諸臣掃道供張而迎之田安慶頼接伴之實梁前光宣詔曰首獻江戸城及軍艦兵器曰佐逆者盡減死一等曰宥慶喜之死幽之水戸慶頼奉詔致城居三日慶喜退徙水

戸。凡譜第諸藩。或入京。或就國。而賊徒等內不能平。去横行總野之間。說諭諸侯。煽動士豪。所在屯集。大募金穀。結城城主水野勝任應之。其臣小幡兵馬等唱大義。奉嗣子逐勝任。既而勝任。誘賊薄城。殺兵馬等。而八嗣子走投官軍。賊勢甚銳。當是時。官軍彥根兵在宇都宮。飛報至板橋。參謀香川敬三與有馬某。祖式某。上田某。率見兵三百。進抵千住。偶賊別軍在流山。官軍急襲破之。賊不能支。爭棄兵仗而走。追躡擒賊魁近藤勇。檻致板橋。徇之於軍門。醢首送京。梟四條磧。乘勝攻結城。城

兵擁勝任棄城走。祖式率須坂藩兵代據城。香川等至宇都宮。既而賊將大鳥圭介。襲結城陷之。祖式走宇都宮。以彥根大垣館林笠間兵。擊賊於小山驛。賊自林叢麥畝中。以散兵狙擊。官軍敗走。退宇都宮。圭介等次橡木。此役彥根兵多死。既而賊秋月登助。土方歲三。襲宇都宮。官軍戮力拒戰。賊二將冒丸挺前。官軍退。將入城。圭介自鹿沼出橫擊之。會津兵亦自大澤齊進薄城。砲聲震山岳。官軍辟易。棄城走古河。城主戸田忠恕。微服投館林。先是。板倉勝靜出日光。依彥根軍。降在城中。賊

軍奪之。大鳥圭介頗有軍略。善用兵。操縱進退。如臂使指。部下精銳。所向無前。官軍大窘。皆畏大鳥。以爲隱然一敵國云。初宇都宮之敗報至江戸。督府乃命薩長土因大垣五藩。往援之。諸藩兵至壬生。賊出自岩井驛。襲關宿。官軍設伏破之。賊踏屍奮戰。殺傷相當。官軍別擣其背。走之。使人說降之。或降或逃。時諸藩往往歸順。既而官軍大舉攻宇都宮。賊隊力拒。官軍頗苦。曰隊長河田某。揮刀叱曰。烏合流賊。據蕞尒孤城。而不能拔。非武夫也。宜限日没取城。諸君努力。勵衆而進。於是因兵

死戰。登城。直拔其一角。時全軍攻擊。勢如風雨。賊軍辟易走日光。官軍遂復城。而日暮矣。先是。賊據木更津。盛峙糧仗。向船橋。總督宮命諸藩擊之。賊屯船橋。時備前兵在八幡。津兵在貝塚。筑前兵在行德。佐土原兵在鎌谷。相對未戰。十一日黎明。賊襲八幡貝塚。備津兵倉皇失措。且戰且卻。佐土原兵聞砲聲馳之。賊分軍要之於途。佐土原兵伏散兵於麥圃。狙擊賊。殪者無算。因發臼砲。殘兵悉走。時賊牙兵略八幡貝塚。而傳餐船橋。佐土原兵諜知之。自水陸三道進襲船橋。賊軍力拒。偶筑

前津備前兵會之衆賊兵前後擊之官軍又放火其巢窟烟焰蔽天賊遂潰走時圭介出没日光山傍官軍擊之今市賊屢失利圭介遂率兵數百奉東照宮木主走會津云是月詔諡贈正三位中將楠正成神號建營社祠附之金千兩且正行以下一族亦追賞合祀之閏月八日天皇還幸伶人奏還城樂前導是日天氣霽朗人民齊唱萬歲秋田安龜之助紹宗家關東監察使三條實美傳宣壽賜駿遠奥羽地七十萬石龜之助後改家達賊益不憚所在蠭屯以集黨與自稱彰義隊據寬永寺此地林木翳薈岡阜隆然頗爲勝境卽德川氏兆域之所在賊欲擁輪王寺宮舉事執當覺王院贊法王納亡命而會津莊內諸藩爲之應援二十日賊襲白川城城兵邀戰賊縱火城下自三面入城兵遂不能支火城走賊乃入城中奪兵仗糧食會津田中某率兵三百會之官軍設伏破之暨崎村追躡至板室放火民舍入太田原城賊收敗兵次三斗小屋時督將九條道孝醍醐忠順澤爲量率薩長兵入奥羽爲量在秋田道孝忠順在仙臺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之助從之東北諸藩危疑

不循節度獨佐竹津輕生駒等諸氏歸順焉而莊內尤倔强不服出兵略新莊天童數侵掠秋田境勢頗猖獗秋田訴急於督府初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皆受命進兵於會津國境既而慶邦齊憲遣其臣於會津說容保以謝罪表信使者往返容保致書乞哀尋慶邦齊憲等傳檄會莊內南部二本松三春等十餘藩重臣於白石城同盟連署以請恕容保罪道孝欲許之世良修藏曰渠卽悔非輸誠則宜納城地兵仗以表其實而盛修守備侵掠鄰境敢抗王師而今上書乞哀謝罪之道何在乃詰慶邦以下援容保卻書促兵討之二藩不服怒曰督將納言而參謀沮之是挾朝威以逞私意也遂斬世良徇其罪狀以煽動南部諸藩於是奥羽合從援會津同盟者十有七藩物情恟恟衛士擁道孝等入盛岡盛岡既合從乃投秋田發間使報急江戶詔削慶邦齊憲等官爵時官軍分道向會津仙臺棚倉出兵援白川官軍攻白川賊邀戰官軍數十人拔刀逼寨賊遁自山路出衝官軍後其在山上者俯擊官軍官軍不利詔令因備大村柳川佐土原笠間兵援之五月朔官軍分兵襲白

川。棚倉道先敗。官軍乘勝全入城下。殘兵棄器仗走。後賊數襲之。遂不能援。賊又自板室百村出襲太田原。縱火城下。城主太田原冨清已遁。是日。官軍在白川。而不能援。城遂陷。然賊亦寡兵。不能守之。弃而去。時會津撤北疆之戍。專守三面。以米澤諸藩與盟也。十五日。官軍討寬永寺賊彰義隊。殲之。初彰義隊之屯寬永寺也。脫兵逃卒。奴隷輿臺。失其首領。以潛匿市井者。爭來投之。瓦合烏集。無復紀律。其遊步。帶長劍。穿高屐。倨蹇亡賴。時官軍袖着片錦。以爲徽識。賊遇諸塗。則或罵詈。或剌殺。官軍憤憾。請誅鋤之。總督宮傳命德川家達。撤其兵。賊不肯。又召法王慈性諭之。覺王院沮之。乃詔討之。參謀大村益次郎部署諸軍。薩摩。肥後。因幡兵自湯島。長門。肥前。大村。佐土原。自本鄉。安藝。紀伊。尾張。筑前。諸藩各分路而進。賊聞事急。逃遁相踵。是日黎明。官軍鼓譟。分道進擊。賊開門豨突。官軍卻不敢薄。會大霧雨。官軍乘之。發巨熕。破其一角。賊徒大崩。覺王院度事不成。乃奉慈性先遁。時賊數百人尚據山王山。俯擊官軍。薩兵緣樹而登焉。賊徒拒。彈丸雨注。無虛發。殪者無算。伏

屍相枕。官軍益出精兵。遂走山上賊。賊退保伽藍。官軍火燬之。賊徒奔潰。官軍追擊。遂殲之。伽藍之火。及夜不熸。府下騷然。毋幾而寢。自是人皆貴片錦。相指目避之云。先是賊將林昌之助上奏。請獻其邑。以臣屬於德川氏。既而與諸亡命謀。率數百兵據函嶺。督府遣監軍中井範五郎。三雲某於小田原。討之。小田原藩私援賊。殺中井。逐三雲。及官軍問罪小田原。恐懼。刑首謀。討殘黨。以亡哀救。削小田原封額。而昌之助航走于奧羽。於是關東八州略定。詔收錄德川諸臣。諸臣相率歸順者多。

官軍進取長岡。初水戶姦黨市川。朝比奈等率兵四百。入越後。與長岡村上諸藩。扼長岡小千谷榎嶺妙見道。榎嶺尤屬險要。官軍破之。更番扼之。日環攻長岡。迭有勝敗。既而賊大舉圍妙見道榎嶺。絕官軍援路。官軍孤立。參謀黑田了介山縣有朋。以河東精鋭擊賊腹背。襲之。隊長堀某竹田某等率長門高田兵二百。乘大霧。濟信濃川。會霖雨彌旬。河水大漲。舟殆覆沒。極力救之。僅得達岸。直衝賊壘。賊徒狼狽棄守而走。官軍奪其兵仗。時薩兵可三百。自植下濟。諸軍從之。榎嶺妙見軍亦會。

鼓噪而進。賊苦戰不支。燔城。擁城主牧野忠恭。走椽尾。官軍遂取長岡城。詔再興豐臣太閤祠。置大坂府。是月。高家以下爲朝臣。乃以舊高家交代寄合稱中大夫。至是舊寄合兩番祿千石以上稱下大夫。千石以下至百石稱上士。並賜舊祿。置貢士策問所。立策問十三條。租稅章程。驛遞章程。造貨幣。定權量。與外國結新約。內外通商章程。拓疆。水陸捕拿。招兵粮糧。定兵賦。築城砦武庫於藩地。彼藩與此藩爭訟。六月會津賊兵次五十公野。米澤隊長千阪某議曰。新發田首鼠兩端。不及今討之。恐貽禍與會津仙臺進兵薄城下。要之曰。藩主出質米澤乎。出兵表信乎。不則旗鼓相見。藩主溝口某將出質。新發田士。嘵農民揭席旗持竹槍。嗔咽城下。或撤橋梗道。以沮藩士北行。千阪等相識呼。其宰溝口內匠等責其負約。內匠等出其首謀者二人謝之。而其人陋劣不類。千阪等怒其詐。遣歸逼出兵。於是新發田始出數百兵。既而歸順焉。初與羽之合從也。以越後委米澤。因多處分之。越後爲上杉氏故國。是歲丁不識庵三百年忌辰。因祭祀追遠賑濟越人云。廿四日昧爽。官軍薄棚倉城。砲戰半日。城遂陷。城主阿部正耆走須賀川。而官軍進攻平城。

賊兵精銳悉集此城。勢尤猖獗。先是。法王慈性。及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在會津。尋至仙臺云。是月。開經筵。以秋月種樹爲侍讀。秋七月。官軍決策攻平城。賊設關城外。積土豚以戍之。參謀河田佐久馬部署諸軍。一自湯本道。一自小名濱道進。以傳爲賊多倭銃。會雷雨不能射。柳川藩兵奮鬪破關。薩兵拔外郭。夾橋砲戰。柳川藩兵百五十人潛緣橋桁突進。犯賊右翼。橋上官軍亦乘之。賊披靡退入牙城。官軍進圍之。賊亦力拒。日已暮。官軍退營城外。夜已三鼓。牙城火起。官軍馳集之。賊悉退。無復隻兵。官軍盡略其地。尋攻冨岡。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走米澤。當是時。總督仁和寺宮純仁親王率諸軍在越後口。西園寺公望壬生基修從之。官軍悉據長岡。賊軍偵知之。夜半出精兵放火薄城。城兵聞砲聲。以爲我兵進擊。而聲漸近。細作忽報曰。賊來。言未畢。賊兵驟至。徑薄官軍。官軍大崩。賊遂復長岡城。初官軍略長岡。城下市民常通款於賊。賊因得奇功云。官軍一則屯榎嶺妙見。一則屯信濃川渠寨河岸。而賊兵大舉濟川薄之。或曰。暫避銳于三國嶺。以逸擊勞。

是全勝之策也。參謀山縣有朋曰、當此時退一步失勢、進一步得勢。安以一挫衂失軍機之爲哉。吾聞白川口官軍略其地方、既入奧羽、奴輩必顧其後、不能持久。諸君曷之。時賊皆狃前日之捷、不復設備。乃昧爽乘大霧、自妙見口潛偵賊營。賊兵困臥、官軍直以短刀逼之、縱橫驅突、殪數千人。賊兵避易、一敗塗地。既而官軍四集、吶喊逼長岡。賊大敗、弃城走。官軍遂復長岡城、捕市民通賊者、斬衙軍門。城郭市街皆罹兵燹、蕩爲荒野。仙臺南部莊内出兵、日窺秋田。秋田孤立、危急在旦夕。既而薩土島原兵來援、討南部莊内、復其侵地。中村三春等屬官軍。時官軍航海者、抵松崎、進據新發田、連陷水原新潟、勢如破竹。是月、改稱江戶曰東京。八月、詔褫賀陽宮朝彥位記。初德川慶喜之東也、朝彥欲私有所圖、與關東通聲息。至是事發覺、謫於安藝。時慶喜在水戶。舊臣將奪去慶喜逃、有變。奏請徙駿河。九日、天皇行幸賀茂下上兩廟。是日天氣朗清、都下人民拜盛儀者如堵。榎本武揚・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等帥軍艦八隻、自品川北走、而入仙臺。其二艦途遇颶風沉沒。初朝廷收

德川氏軍艦也、武揚等有所哀訴、乃收富士山等四艦、特賜其餘。武揚原熟操艦、部下士官亦訓練有素、且其所帥開陽艦架大礮二十六門、蒸氣力兼四百馬、堅牢壯固、號稱本邦第一。衆咸賴之、常不懌主家恭順。三兵隊之脫江戶、武揚等在品川、潛助其計議。至是聞奧羽諸藩蠭起、胥謀曰、吾黨帥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援陸軍、則大事可成也。因托名于鎭撫、留書而去。朝廷怒其書辭悖慢、擬海盜、遂布告各國公使、嚴禁其交通。又令天下毋予糧食。米澤兵戍越後者、將撤戍就國。先鋒已過八十里越。會桑長岡人要之于途曰、貴藩撤戍、則我軍孤立、河西之兵悉餧敵。米澤隊長千坂某曰、聞東方同盟諸城累陷、敵將入米澤。寡君命班師以守境。先鋒已旋、不可奈何。獨報誓河西、約其上途。料已東矣。既而河西軍更殿退、次加茂。蓋米澤兵知勢不支而歸順之意已決云。官軍在白川及二本松、分兵拔赤谷后間二關、進軍諏訪領、會兵退沮。會津川水戶長岡等賊與之合、凡五千三百餘人、與官軍相持。伊知地正治・板垣退助相議曰、會津根柢也、仙臺諸藩枝葉也。今伐其枝葉、

而舍其根柢則非計之得者也絕其根則枝葉隨落且若松城旦夕不出三十日深雪沍寒不輒得進擊機不可失也乃分兵嘗仙臺諸藩而合薩長土大垣大村兵向會津登方成嶺賊自嶺上俯擊官軍連發巨礮走之遂進至猪苗代直拔之賊預撤橋絕其往來官軍輒作假橋渡之擊瀧澤嶺賊亦走之官軍乘勝直薄若松城城中大驚相語曰官軍輒自天飛來也歟奚如斯速初會兵拒官軍多出戍疆外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稚耳故官軍擣虛薄膚云官軍直攻城北門城兵發巨礮拒守乃轉圍南門入江總助安藤市藏等十數人揮槍突出奮鬪而死之會津寧數輩亦尋自刃其妻子或至其先塋死官軍日發大礮於城內挫其勢以竢諸軍至廿五日黎明城兵突出擣官軍官軍死傷甚多參謀乃散兵各所是日紀尾藝肥前宇都宮太田原兵皆會城下夜三鼓賊來襲官軍死戰卻之爾後屢乘夜來襲官軍頗苦先是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牧野忠恭竹中春山大鳥圭介等前後北走而賊佐川某帥死士千餘人來衞之容保親出勞之賜名刀衆皆感奮廿七

日天皇即位於紫宸殿大納言三條西季知上壽詞先是連日霖雨此日天霽人皆爲聖瑞所致乃賜盛饌於群臣二十九日賊佐川某分兵進擊官軍官軍力戰卻之而賊兵時出搬運米駄薪炭而村民負擔餠菓蔬菜納之者絡繹不絕是月詔奥羽諸軍定勳功式分爲三等各三級（一等上功曰能容衆議畫策謀略皆得其宜以效天下平定之績者中功曰能維持一方以挫強敵終助平定之業者下功曰以寡當衆互有勝敗者二等上功曰使令得其宜使兵士同心協力破大敵拔要地者中功曰以寡挫衆勇猛振起諸隊及其力於全軍者下功曰雖勇進奮戰其隊下多死傷者三等上功曰奮戰超衆其身罹銃丸鋒鏑或衝敵斫壘終殞命或奪敵輜重糧食者中功曰激戰先衆或殿而力戰身被重創者下功曰乘敵軍披靡進擊獲首級者）九月官軍拔大內關山自本鄉長驅至飯寺村絕城中糧道佐川等聞警吶喊合擊官軍大潰時越後口官軍陷車嶺野澤拔船戶而進賊兵皆并守八城六日奉迎崇德帝　神靈　鑾之京師飛鳥井坊稱白峯神社八日改元明治詔曰自今一世一元以爲永制四方其體之奥羽官軍會於若松城城兵乘夜襲之官軍原不諳地理故死傷過當旦日官軍連發巨礮以彈射城中榴彈雷轟守城樓櫓硝烟四迸賊震死者無數一城爲之辟易然城中或放紙鳶遊

戲自如故示餘暇於是伊知地正治山縣有朋板垣退助等議曰懸軍深入險阻而曠日彌久變或生肘腋未可測知也何不凌城踰塹以決勝敗於一舉因疏行首部署所嚮先是米澤藩已歸順焉於是賊大失救援兵勢寖衰米澤隊長遣密使於城中反覆告諭城中始知親王爲總督或曰乞降謝罪或曰枕城決戰議論不一容保傳令曰敢抗官軍者宜屠腹議乃決至是其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等面縛至米澤營米兵避嫌送諸土佐營土兵廉問獲其實參謀相議許之徵容保父子令出降軍門開城納兵器勝任胤永等約劍還時十有九日也廿日天皇行幸東京車駕發西京至石部驛伊達宗城憶農民艱苦路傍摘稻穗五莖其成熟分上中下三等別加罹水害不熟之穗幷和歌以供天覽廿二日以天皇誕辰停刑戮賜酺於群臣爾後以此日爲天長節令海內衆庶奉祝其嘉節廿三日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保科容保及子喜德重臣萱野長修梶原景武內藤信節等各降軍門納城池兵仗參謀撿之乃幽容保父子及家族等於瀧澤妙國寺而城兵四千九百餘人

皆降送之猪苗代在城外者送之鹽川皆幽閉竢命初守城之日女隊衝官軍營官軍砲擊之女輩皆揮薙刀冒迸丸死如城中報時鐘雖重圍中日夜不廢砲響如雷而鐘聲和之云後數日仙臺南部莊內皆降水戶姦黨市川朝比奈率其黨數百人入水戶據弘道館正黨拒戰不利城殆陷乃馳使報急督府卽令近傍諸藩討之姦黨大敗市川朝比奈挺身而走匿下總水戶人捕之處斬是月詔秋田藩賞其孤立賊中唱大義勤王事賜以直衣一領名刀一口冬十月天皇臨幸東京城自是西城爲行宮總督宮熾仁親王奏東北鎭定奉還錦旗節刀優詔賞之賜金將士有差詔群臣議奥羽北越降人措置自是以萬機出於宸斷廢總督鎭將府時榎本武揚等在石卷傭佛人令部下航之操練而東北已定無復容身之地適大鳥圭介率脫兵來投武揚乃議奪函館據之卽夜帥軍艦六艦至鷲木港港距函館十里時其知府事淸水谷公考在龜田五稜郭秋田津輕松前大野小倉福山兵屬焉聞賊艦來寇棄守入函館賊乃上陸分兵爲二土方歲三將一軍向嶺下官軍逆

擊卻之大鳥圭介將一軍援之官軍敗衄歲三等間行入函館略近隣據大野文月官軍邀之七重邑大破賊兵無幾賊大舉來戰官軍力拒賊不利將退隊長大岡某諏訪某等揮刀挺前賊兵望之鼓勇返戰官軍多死傷賊遂進拔五稜郭公考與從者數人走津輕於是賊艦悉入函館先是奪官艦高尾至是入港不復見官軍隻影乃上陸推永井尚志爲函館奉行告居留外國人裁決事務是月頒藩治職制十一月賊水軍逼松前城松前兵自列寨砲擊賊艦在灣中馳騁縱橫左右應之發榴彈毀一寨而松前兵砲擊中之艦壞乃逃去既而賊兵海陸並進圭介歲三等將之進逼松前城城兵力拒而城主松前德廣在江刺隊長安田拙造自知勢不可支從德廣於外而藩士鈴木織田崎東等恚其偷安誤事抵江刺殺拙造父子闔藩騷然賊乘釁全入城中松前人田村量吉燔城死之松前遂爲賊有賊海陸協力薄江刺德廣與從者走投津輕賊又取江刺此夜風濤大起賊艦開陽掀錨纜爲之斷絕乃倍蒸氣力轉遠洋以避暗礁而風益烈濤益激艦忽觸礁進退維谷

函館賊兵發回天神速二艦救之爲風所阻不得近居四日風徐定武揚等挈兵器上陸後徑十餘日開陽神速皆破碎賊兵氣遽沮時官軍守小砂子稻倉石關館諸寨賊歲三等逼之砲擊數刻賊越智某伊奈某潛身過門下入開之賊兵吶喊闖入門內官軍力拒隊伍大擾不辨彼此官兵三上超順揮刀直斫伊奈賊橫田某提短銃馳救之又斫之有二賊從後鐵超順斃之官軍潰走賊遂拔諸寨廿二日許東京市民與外國人貿易於鐵砲洲以德川家達敘從三位先是詔召輪王寺宮慈性於東奧送之西京幽伏見官召會津仙臺米澤二本松以下二十餘藩廿四日德川慶喜亦請自討賊徒不許是月詔遣權辨事藤原獻於泉岳寺弔大石良雄之墓賜金幣追賞其忠義十二月詔以特旨減容保喜德慶邦等二十三藩主死一等幽之於各藩邸削仙臺米澤莊內等封使同族紹其後又分陸奧曰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陸奧又分出羽曰羽前羽後以其地僻遠皇化難洽也明年特詔賜斗南地三万石於保科容大以存先祀天皇還幸京師賊既略松前全地發祝砲告函

館在留各國領事館。及英佛船將。議貿易諸件。既而權
議置首長。令群衆公撰之。乃以榎本武揚爲總裁。松平
太郎爲副總裁。荒井郁之助爲海軍奉行。大鳥圭介爲
陸軍奉行。蓋準擬合衆國之例。從衆望也。遂以五稜郭
爲本營。函館松前江刺。皆置奉行。綜理地方庶務。時英
佛船將欲爲武揚等辨解其罪。謝諸我政府。武揚等謝
其厚意。因曰。願得擁立德川氏一血族。開拓蝦夷。世世
子孫。掌管北門鎖鑰。即托船將。上書朝廷。先是朝廷命
德川昭武征之。至是見其書辭亡狀。詔天下征討之。初
詔外國公使。發局外中立令。朝廷新得甲鐵艦。德川氏
已購此艦。是夏入橫濱。米利堅人自建旗章。戍之。至發
中立令。獻之。其堅牢精緻。出開陽之右云。府賊兵已失
開陽。兵力爲之削弱。官軍獲甲鐵。水軍大振。廿八日。冊
女御藤原美子。藤原美子前左大臣忠香之女爲皇后。詔賞松前德廣盡藩屛之職。賜
直垂一領及金。是月。禁產婆以毒藥等墮胎。是歲。禁神
佛混殽。與伊斯波尼亞結條約。令英人巡各地海港。燈
臺。以便航海鍼路。
重定曰。恭稽舊志。神武天皇東征以來。至景行仲哀

神功。每耀武德。以討醜夷。故臣民自化其德。以爭勇
敢。是他邦之所以不克抗抵於我。就處三韓之事可
以知也。已及中世。其權一移。人臣傳以至後世。然而
嚮自禁外交以降。不能審他邦形勢如何也。上下慢
然自誇。以爲勇武卓絕於萬國。自今日觀之。其智褊
懵。但可憐者。雖然勢之所使然。非無其謂也。至德川
氏之季。萬邦諸客荐來請通信。於是物情恟恟。維持
本邦固有之勇武。快弘安文祿之故事。醜夷視外客。
以數暴殺之。未知今日外夷非前日之外夷。明治時
勢非弘安文祿之時勢也。論智識則彼尤高。較兵略
則我太鈍。且其爲行也。節飲食。驗勤惰。事事當理。物
物適宜。不若邦人之因循放浪任意。以不顧可否得
失之在如何也。且其至如伎倆。則有電機之奇。有寫
眞之妙。其他凡百之事物。莫一不極其蘊奧矣。特磨
勵操船航海之術。不畏激浪。不患渺邈。大陽之所照。
人畜之所生。無未至焉。萬里波濤如比隣。殖貿易以
固富國强兵之基礎。邦人未知老鍊遠謀。若此其至
非復前日醜虜。漫醜夷視之者。以未涉實踐。脫井蛙

之見也洵非慚憾不可已之極乎況邦人濫殺佛國人者其爲大罪不竢論也公使憤怒題五事刻日迫者正可謂有理矣朝議及賜之死公使不忍觀其屠腹至合掌者是足徵我邦勇敢之風也故曰自今日觀之其智褊懵但可姍者雖然非憂國丹心之深何能然乎使彼士不死以在今日又何碌碌而過乎見危而晦迹追妄而出者是實可憎爾

二千五百二十九年（二年己巳）春正月近畿諸侯入朝賀正五日刺客殺參與橫井平四郎於途後逮捕伏誅是月島津毛利鍋島山内四氏上表論封土不可私有請奉還版籍列藩翕然亦皆奏請之朝廷以其關於天下大勢也廣詢諸衆二月置公議所徵諸藩士爲議員後改集議院詔創護良親王祠於鎌倉宗良親王祠於井伊谷是爲鎌倉宮井伊谷宮追賞毛利元就大義賜豐榮神社號是月撤諸道關通行旅尋始允發兌新聞誌廢磔罪焙罪三月設待詔院以納衆庶建言後設之集議院中七日天皇再臨幸東京自此永駐蹕焉先是召公卿牧伯於東京至是皆至焉詔問政體而採其公議既而盡罷歸藩諸道官軍皆集乃詔討函館賊諭外國公使在函館者避亂而海陸進軍薩摩長門備前肥後水戶以下十藩兵凡六千五百人從陸路向函館而海軍土方堅吉赤塚源六品川四方一中牟田倉之助岡啓三郎石川貞之丞山縣久太郎等帥甲鐵春日丁卯陽春等七艦發品川賊聞之議戰守荒井郁將回天蟠龍高尾三艦發函館途遇颶風三艦離散而廿五日

拂曉一艦揭米國旗章破浪疾來官軍以爲外國艦不介意稍近忽樹日章直逼甲鐵官軍驚駭不遑運轉急發砲加炭火於蒸氣灌將避之賊兵大塚某野村某揮刀猝突跳入官兵品川土方等揮槍鏖之立殪賊數名賊將甲賀源吾倚甲板麾兵衝突直發五十斤砲摧甲鐵甲板官兵多死官兵憤怒狙擊源吾殪之賊兵沮喪轉艦逃去官艦追之時高尾蒸氣關壞不能進戰艦將古川某等燒艦上陸降盛岡藩官艦之追回天也見高尾火已起還港於是官艦相約直向函館賊即勒回天

蟠龍千代田三艦日夜巡視港內又分陸兵守五稜郭函館松前之要地乃布告事於在留外國人避於他邦是春始發行楮幣時兵馬倥偬軍費過多府庫之竭國用不支故也（農商猶憚舊制各嫌疑楮幣流通不便至甚以銀貨二分換楮幣壹兩而度其楮幣之不減有拂囊換之者數月忽果復其正價遂至賤銀貨商人大獲其利）夏四月置民部官時官軍進諸艦於江刺上陸兵于乙部村陸兵直上山據要衝賊來寇官軍在高俯擊官艦亦橫擊之賊兵敗去阻土場川而官艦轉逼江刺賊顧駭走松前官軍遂取江刺而賊欲復之大呼猝突直逼官軍官軍逆

戰賊兵剽悍善用銃槍官軍不利官軍乘曉霧襲木古內二股賊伏兵於山間逆戰亂射官軍又敗時仙臺脫兵五百人來投賊賊勢大振賊之在松前者聞木古內二股之捷大舉且逼江刺進至清部官軍偵知飛春日艦近陸砲擊陸軍亦應之海陸並進大破賊軍斃其士官數十殘兵皆走松前官軍長驅薄之賊兵力拒彈藥殆竭遂棄松前走官軍遂取松前而賊却保木古內等營官軍乘大霧襲取之賊在尻打者聞之襲官軍後敗兵反戰官軍敗走賊又復木古內然以其難守弃之而去

廿二日官軍別攻二股口賊兵堅守不屈更生兵連戰至廿五日勝敗未決砲聲如萬雷海岳爲震賊一銃殆千發銃熱不能把握乃貯水盥且灌且彈踰嶺衝突官軍卻退百許步監軍駒井某在高望見憤恚提手兵馳衝賊隊賊兵大敗走守諸砦此役兩軍死傷四百餘人駒井氏亦中流彈死前一日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向函館港賊以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邀之砲戰交當海水爲洶湧賊知其不可抗乃測遠近距離俟御港心以誘官艦官艦咄嗟追之於是砲臺彈射距離不誤

尺寸。丸無虛發。遂碎長陽甲板。官艦不屈。而賊彈發益劇。官軍遂班師。廿九日。官軍海陸並進。逼矢不來。大鳥圭介。以見兵五百來戰。官兵欲擊賊左翼。乃登道傍邱阜。賊預結柵山腹。狙擊官兵。官軍敗衂。既而甲鐵以下五艦。近岸橫擊。官軍乘勢奮戰。而百斤彈自甲鐵連注。碎砲臺。賊兵崩潰。死者無數。遂弃守走。官軍進取砲臺。尋抵有川。是月。賜學資金於昌平開成二學。校。五月。賊築壘數所。撰本武揚大鳥圭介等十餘將分守之。時官軍屯七重及大川。賊兵乘夜襲之。官軍敗退。明夜賊又放火於營。官軍苦戰却之。四日。官軍逼函館。賊以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拒之。砲響雷震。山岳爲動。既而有飛丸。一中蟠龍蒸氣罐。一發砲臺兵卒數十。賊軍辟易。時以日既昏。交綏。明日忽見一賊艦。徑向甲鐵長陽二艦而來薄焉。二艦逆砲擊之。不應。進衝甲鐵。甲鐵從官古之變避之。長陽橫擊之。亦不應。終過二艦間去。二艦大怪。就視則闃不見一人。機關皆壞。蓋前夜千代田艦。衝暗失路。誤觸暗礁。不能近陸。將藤本弘策。破機關。碎火門而上陸。武揚等讓其倉卒。貶爲水夫。士官市川某愧懼。

屠腹謝罪。既而潮至。艦亦隨而浮。故漂流以到此云。七日。官艦向函館港。時賊艦蟠龍機關壞。寘之砲臺傍。以爲浮臺。獨縱回天當之。甲鐵發三百斤彈。殪賊數十。碎蒸氣機。回天亦不能轉。亦爲浮臺以戰。適彈丸中官艦。官兵亦有死傷者。賊收蟠龍修理。以放海云。既而官軍大舉。水陸並進。四面逼函館。以春日陽春二艦出函館背。別發輕舸。進陸兵寒川邑。伏於山中。以俟敵來。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首尾相銜。薄函館前面。蟠龍與浮臺砲臺相與拒之。會伏起夾擊。大敗賊兵。殆將獲蟠龍。賊將松岡某操縱如意。令砲手發榴彈。中長陽艦硝匱。玄烟騰上。聲震十里。艦忽沈沒。官軍飛舸救溺。而賊陸兵急追擊之。官軍敗衂。走七重濱。蟠龍追尾橫擊之。甲鐵春日見戰急。直薄蟠龍。左右砲擊。殆碎之。蟠龍走遁砲臺下。投砲器。壞機關。縱火蟠龍回天。上陸。於是賊兵盡失軍艦。官軍乘勢進斬賊將士方歲三等。殘兵逃保五稜郭及千代岡。官軍遂復函館。益進逼千代岡。先遣使者。喻以大義。賊不奉命。反凌辱官使。官軍大怒。分兵爲三。自七重桔梗野進。隊長來嶋賴三率衆挺前。飛丸中

其右股。不顧而進。樽澤上山森首藤岩見白子諸士。繼之爭排關踰濠勵衆。賊將中島三郎介率其二子。上堤力拒。樽澤挺身當三郎介。奮擊突戰被十餘創。流血淋漓。遂殪三郎介。樽澤戰歿。二子亦鬪死。賊兵走入五稜郭。官軍遂取千代岡營。軍監田島敬藏往五稜郭。見武揚諭以順逆。武揚頗有悔悟色。憚部下異議曰。不能奉命。當相見轅門。然深謝其厚誼。乃取萬國海律全書曰。某嘗學兵於歐洲。是錄其所見聞者也。今以贈君。苟補益皇國。死亦不朽。先是武揚致書請徙瘠曠者二百五十人於湯川。官軍特許之。又放還津輕松前俘四。又執支那人四十一名於函館役之。至是約贈之。官軍既而參謀與書武揚曰。本邦無二寶書。惜其歸烏有。特見寄贈。深荷其厚意。他日譯述遍布行天下。不獨吾輩幸福。亦天下幸福。幸勿以爲念。因貽酒五樽。以慰將士之勞。田島敬藏復至賊營。懇諭如前日。於是武揚等議就刑。以宥衆。而與圭介等詣軍門降。尋室蘭兵亦來降。押送之東京。初武揚脫品川也。與佛人三名偕北。至是捕之。報佛國公使。罰三人押送本國。蓋以犯中立令也。是月始

設電信機。自東京通橫濱。以便報告。詔置彈正臺。六月。詔論賞丁卯以還有功勞王事者。兵部卿宮。大宰帥宮。九條道孝。醍醐忠順。以下廿三氏。毛利敬親。島津茂久以下九十餘藩。西鄉隆盛。大村益次郎以下百餘人。賜祿及金帛各有差。尋誅會津以下各藩首謀者十一人。十七日。詔以官武一途協同之旨。廢公卿諸侯。改稱華族。先是列藩上表。請奉還封土版籍。廷議詢於衆。至是許之。新立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以舊列藩主充知藩事。其歲入就現石賜十分一。以爲世祿。天下政令盡歸王家。蒸民擊壤。永謳歌大平云。是月。復大秡舊議。會計官中置通商司。一定商律。建招魂社於九段坂上。以祭殉難士之靈。蓋以伏見上野會津等之役關係天下大事也。秋七月。朝廷改官制。置神祇官。太政官。民部。大藏。兵部。宮內。外務六省。待詔院。大學校。彈正臺。宣教。開拓。按察三使等。官位四位以下。殿上下稱。以正從稱。四位以上爲勅授。六位以上爲奏授。七位以下爲判授。廢從前百官及受領。置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蓋以大寶以降名實不相副。更據名取實云。定天下錢價。（以金壹兩換十貫文）除

東京京都大坂三府之外。廢諸府爲縣。是月。結條約於澳太利亞國。英國王子參朝。改濱殿爲延遼館。以爲外國王族客館。八月。詔改蝦夷爲北海道。割其地置十一國。禁錮松平定敬。坂倉勝靜。竹中春山。初定敬等在函館。及官軍未北。乘外國艦去。不詳其所在。至是出降。廷議免死一等禁錮。合併待詔集議二院。是月。賜祿二万石於招魂社。爲永世祭資。撤親王及權要家之門外所立下馬下乘標榜。九月。論賞文臣有功勞王事者。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中山忠能。清水谷公考。伊達宗城。山內豐

信以下十一氏。成瀨正肥。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黑田了介。曾我準造以下十八名。鹿兒嶋藩。山口藩。以下十六藩。及海陸軍士八十一人。賜祿及金。或進爵有差。是月。山口士神代直人等襲殺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乃捕而處斬。詔追賞大村益次郎。贈從三位。賜金幣。免德川慶喜。保科容保以下幽屛。冬十月。皇后行啓東京。十一月。詔賜贈從一位太政大臣平信長建勳社號。追賞仙臺藩三好清房。天童藩吉田大八。有忠節國事。賜祭資金若干。十二月。追感贈從二位德川光國。及德川齊昭唱尊王大義。盡心於修史。繼父祖之遺旨。維持皇國。功績忠志。並贈從一位。尋追賞蒲生君平。高山正之節義。賜子孫三口米。旌表門閭。是歲。廢大夫士以下稱。改爲士族及卒。

益三曰。當天皇躬親政之初。大與群臣誓。其一曰。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矣。其二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矣。其三曰。官武一途。至庶民各遂其志。要使人心不倦矣。其四曰。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矣。其五曰。求知識於世界。大振起皇基矣。大矣哉言也。

所以經綸天下國家之猷。蓋不外於此也。雖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何以過之。夫如此。故能挽數百年往不囘之政權。一朝而掌握之。以能統御四海。四海欣々然相率而皆歸王化。可謂盛矣。然言與事不相稱者。古今之通患也。夫誓者言也。徒立明誓。而不擧行之於實事。則不若無誓之爲愈也。朝廷明誓既如此。故置公議所。設待詔院。以集衆議而採公論。以開言路。而求知識。便所以因明誓而推之於實地也。豈不美哉。自此厥後。未出數年。而下立憲政體之明勅。而新

置元老院。以議國家之憲法。皆無非原之於明誓五條。而流暢其氣脈者也。然則謂之誓言盡發之於實事。以至大振起皇基。其可跂足延領而俟也。雖然事有始而無終者。亦古今之通患。而雖明君賢相。亦或所不免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曰。愼終於始。今也明天子在上。賢宰相在職。上下孜々。勵精圖治。百揆維叙。吾是以知其果能有終也。

二千五百三十年庚午三年。春正月。詔鎮祭天神地祇八神曁列皇神靈于神祇官。尋臨幸其官。權中宣教使本居某。講日本書紀。百官參聽焉。與西班牙國結和親貿易條約。定航海規則。是月。原會津函館降人禁錮。徙之青森縣。以營生業。定國旗並各部旗章提灯徽號。尋定臨時行幸旗章。二月。停華族涅齒掃眉。與出雲大社以下廿九社奉幣祭典。山口藩大樂源太郎。佐佐木正一等。煽動部落爲亂。朝廷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鎮之。未至。藩知事討平之。初山口藩奉命改革兵制。減省秩祿。會年穀不登。士民大困。至是源太正一等憤激煽動土人。逼藩廳掠官庫。一藩騷擾。知事糾合兵士。討執首謀者十餘人。伏罪。獨源太脫而投久留米藩。藩士容之。官吏頗譏察之。島田某殺源太。以昧其蹤跡。後捕島田等二十人。錮之。是月。彈正臺勘問水戸藩佳谷七之允忠次郎兄弟復讐狀。初高知藩山本旗郎。殺佳谷寅之助于鴨川。時兄弟隨父俱在京。而其父被殺。不知出何者手。流離艱苦。知旗郎所爲。而潛伏東西數年。竟殺旗郎于東京筋違門外。東京人高山某等創造人力車。人以

俾之。三月。德川家達奉還錦旗。初朝廷委任大政於家康。賜之令傳子孫。至是家達以維新復古之日不容藏置重器。奏請奉還之。夏五月。追感盛岡藩士目時隆之進。中嶋源藏正義。賜祭粢料若干。六月。德嶋藩騷擾。遣彈正少弼黑田清綱。中辨田中不二麻呂等鎭定之。初稻田九郎兵衛屬於德嶋藩。隱然如附庸。戊辰之役。別出兵首應官軍。頗有功勞。將乘時變。以所居須本別立藩。是以德島藩士大怒。毀壞其第宅。九郎兵衛僅以身免。走投隣藩。時德島藩知事蜂須賀茂昭在於東京。遣

吏諭其藩士。不聽。至是捕其首謀者。罰之。後廷議以九郎兵衛叙從五位。併其臣屬。移于北海道。秋七月。追謚大友帝曰弘文。淡路廢帝曰淳仁。九條廢帝曰仲恭。使華頂宮東伏見宮北白川宮留學米利堅及歐羅巴。初北白川宮公規以東北煽動罪。削爵位幽屛。日夜悔悟百方欲贖罪。上疏請留學海外。勉勵琢磨。以酬萬分。天皇嘉納。至是解其幽。會北白川宮智成親王薨。無嗣。因以公規爲嗣。是月。令日孛佛二國方啟戰。我邦建局外中立之約。頒局外中立條件。八月。定販賣鴉片烟律。鹿兒島藩

北白川宮
輪王寺公規

橫山正太郎。遺諫時相。書自刃。朝廷悼惜其忠死。賜金充祭粢。賜有栖川宮家人故飯田左馬金若干。左馬嘗竭力國史。著大日本野史。因賞其子。九月。許平民唱苗字。天皇臨幸越中島大閱鍊兵。冬十月。更革兵制。海軍取法於英。陸軍專用佛式。閏十月。置工部省。詔宥朝彥罪。復其族。叙三品親王。稱久邇宮。廢諸大夫士以下位階。禁以國名舊官名爲通稱。十一月。定徵兵規則。是月。布告天下。行歷代皇靈式年追祭。十二月。收諸國社寺領地。定除四親王之外。諸王皆自二世賜姓列華族之

制。定海軍服制及陸軍徽章。新律綱領成。乃頒諸天下。是月。梟首賊魁雲井龍雄。龍雄米澤之人。初托名於恢復德川氏。圖不軌。結黨與。畜鉛硝銃器。將舉兵事覺。伏誅。人或比之慶安之變云。是歲。在留支那人。密販買我童男女。以輸送海外。朝廷捕犯人。嚴禁。

益三曰。雲井龍雄之事。吾雖未詳其事跡。蓋不過襲由比正雪之故智。而遂蹈其覆轍而已。其就大戮固宜矣。當此之時。大政新歸王室。乾綱方張。而龍雄不自量。欲擬一臂而當之。其狂謀實與正雪同轍者也。

然而吾所惜於二氏者則大不同也何也當正雪之時德川覇府為政用人以閥閱出令以格式雖有才智特達之士無所用之故縱令正雪夙改圖而用於世盖不過為一小吏而終焉耳如龍雄則不然聞龍雄才幹有學識而遭丈夫可進而有為之時若使其改悳革志而仕於時則其所為必有卓々可觀者矣嗚呼抱有為之才生遇明時一無所為竟為亂民兇徒而就大戮吾為龍雄惜之

二千五百三十一年辛未四年○春正月刺客入參議廣澤眞臣邸殺眞臣朝廷悼惜賞其勲功贈正三位賜金幣二月徵鹿兒島山口高知三藩步兵九大隊砲兵四隊騎兵二小隊為親兵大坂造幣寮成是月以華族悉貫屬東京府置郵便局於各地方三月令曰神武天皇祭典海內一同遵行以每年本月十一日各縣可執行遥拜式也定武官朝拜禮式共用軍服令府藩縣擧精洋法測量術者夏四月置鎭臺於東山西海二道追賞從二位毛利敬親勤王首唱之勲贈從一位許平民乘馬定戶籍法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全權大臣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遣于清國結約條是月膽澤縣言陸中國磐井郡農幸治幸七復讎事初幸治父長太夫與其宗彌太夫爭田遂殺長太夫于水田彌太夫逃去不知所之兄弟辛苦八年于玆矣而聞讎在南部兄弟踴躍赴之遇于江刺郡兄弟自名拔刀斫之彌大夫以杖應之遂斬彌太夫首以祭父墓云五月遣參議副島種臣於魯國議樺太疆界定神官等級六月除皇族之外禁用菊章定寺院祿制秋七月黜福岡藩知事黒田長知斬

立花增美等五人餘流徙有差以其贋造楮幣也以有栖川熾仁親王爲本藩知事十四日詔廢列藩爲縣召各藩知事罷其職悉歸京又詔廢從前官省新置太政官神祇外務大藏兵部文部工部司法宮內八省開拓使改太政官制新置正院左右院廢左右大臣以下諸官置太政太臣納言參議樞密使以右太臣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八月令天下許散髮脫刀十日改官制等級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寮司爲支官廢從前官位相當更立官等十五三等以上爲勅任七等以上爲奏任八等以下爲判任但武官四等以上爲勅任廢納言樞密史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爲輔天皇之重官列諸省長官上令許華族平民互結婚姻定鎭臺管地以東京大阪熊本仙臺爲本部其餘爲分營是月許死刑遺骸付與其親族廢穢多非人等稱都爲平民九月詔島津忠義分其賞典祿五萬石賜同族久光尋叙從二位冬十月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爲副使遣于歐米諸國是月設

電信機自東京通長崎遂續海底線通于抹國電信社以便報告尋自東京通靑森十一月大嘗舉海內爲三府七十二縣縣知事改縣令廢普化宗及盲人官職是月播磨土兵紛起遂入但馬擾生野縣廳殺官吏鎭臺兵討平之十二月外山光輔愛宕通旭等謀不軌事覺賜自盡黨與百餘人斬或禁獄有差

益三曰事有自未爲之日而視之則如甚難及爲之則亦甚易者焉是識者之所獨知而庸人俗士之所視而驚也當明治中興之初政首廢幕府及撤關不論閥閱不問士庶大登庸人才於是乎俊英列于朝良法善政逐日而舉可謂盛矣然而尚有一大事仍稽未改者大名據藩是也夫政者何也要在使天下人民得其所而已故欲人民得其所則亦在牧民之職得其人而已欲得其人則不可不精選審擇焉苟欲精撰審擇焉則不可委之於世襲也明矣自足利氏之衰群雄割據方隅者儼然成封建之勢歷織田豐臣二氏至德川氏而分割封土其數至大小三百餘藩而各領其土地私其人民子孫相傳至中興之

初。尚如猶如此而不已。則雖獨賢材彙進于內閣。顧視地方。則有幼孩陋劣主其政者。未可以謂釐正舊制也。唐柳宗元論封建。謂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三代之諸侯。雖有若三晉田齊放弒其君。自立而爲諸侯者。要之皆無非因其功勲。而受命圭於天子者。而猶且以爲非公也。何則有其土地者。非苟富貴其身也。職在牧其民而使之得其所也。能使民得其所。非賢明不可也。賢明不襲世而出也。夫封建者。則傳之於子孫。而不顧其賢否。是果天意乎。故秦破三代封建之制。而郡縣天下。不可不謂之公天下也。況如我邦之大名。其祖先非受天子之命。而有其封土也。以數十年之間。爭地爭城。興無名之師。殺無辜之民。流血如河。積屍如山。而後得之。以傳子孫。其非理有封土。非特三代諸侯之比也。然而數百年因襲之餘。其牢固如磐石。而中興日尚淺矣。一朝欲拔去之。豈不甚難矣哉。而及四藩首奏請奉還版圖。以爲天下率先。諸藩翕然傚之。遂因之一變舊制。以爲郡縣。不勞寸兵尺鐵。而成其易如

反手。四藩率先之功。可謂偉矣。雖然。自非內閣諸公處置得宜。亦焉能使甚難者爲甚易者乎哉。

二千五百三十二年壬申五年春正月。免保科容保。松平定敬等。及榎本武陽。大鳥圭介以下罪。賞故近衛氏婢村岡勤王志操。賜終身祿二十石。天皇覽陸軍諸隊行軍式。是月。置東京裁判所於司法省。掌府下聽訟斷獄。頒出板條例。二月。廢兵部省。置陸軍海軍二省。解地所永代賣買禁。三月。皇太后行啓東京。廢親兵。置近衛兵。廢神祇官。置教部省。令式部寮執行祭事祀典。置離宮於赤坂。頒勅奏官位犯罪條例。夏四月。布告府縣。廢庄屋年寄名主。置戶長及副。置教導職。分級爲十四。一級准二等官。尋定三條教則。許僧侶食肉帶妻。禁賣地所於外國人或以爲質。五月。天皇巡幸畿內山陽西海諸道。觀風問俗。以撫綏天下。踰月還駕。設師範學校於東京。秋七月。定學制。分海內爲七大學區。以東京愛知廣島長崎大坂新潟宮城爲大學本部。八月。改正山梨縣貢法。初武田氏管此地也。租稅極薄。務收民心。德川氏亦率由舊政。不革。至是改之。人民沸騰。逼縣廳。縣官告之上田分營。營兵擊鎭之。尋紋其主謀小澤其島田某。徒役其黨與。是月。廢僧官。使僧侶唱姓氏。九月。令海

內人民遵行遙拜伊勢兩宮祭典。東京至橫濱鐵道竣工。天皇御汽車幸橫濱。百官及各國公使從焉。琉球王尚泰遣使獻方物。天皇賜詔。尋陞尚泰爲藩王。擬一等官。列華族。賜新貨三萬圓及私第。是月。置海關於江刺港。冬十月。魯國王子參朝。天皇同輿幸陸軍操練場。閱練兵。遂抵橫濱。閱海軍操練。是月。禁賣買人民。尋解放娼妓。先是娼家主人使役娼妓。極酷虐。故有此命。十一月。廢大陰曆。頒行大陽曆。以十二月三日。爲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以神武帝卽位爲紀元。定皇族勅奏判任及非役有位大禮服及上下一般通常禮服。以從前衣冠爲祭服。詔頒布徵兵令于天下。

益三曰。昔賴子成著通議。其中有論兵制者二篇。子成之有此著。蓋五六十年前矣。故其言雖有不可行於今日者。然亦有足參觀者焉。故今節略記之。其一略曰。兵不可廢者也。而費莫大焉。故古兵農爲一。謀其不費也。而民兼耕與戰。或田蕪而無食。是以分兵與農爲二。以相濟。其法便。而其弊也。坐食之兵多。而農苦。是不可不察也。我朝上古。文武一途。至中古。置

軍團四分每國之丁而取其一有事則下尺符調發沿道數十万兵馬並具事止則散歸卒伍未嘗列屯坐食當是時未見兵之費也及王政衰將帥世官兵士世隸將家者自號武士而鎌倉以後以武人充諸國守護每畝課糧非復舊制雖然其兵皆地著亦未見其費也至足利氏開府京師武士稍離故土就其將帥隨而轉徙兵漸不地著至織豐二氏之時數更將帥之封常聚其兵於城府其不地著者定而天下之費始不可支矣古者養兵者常慮其費而後世不知費之由於養兵是古今之異勢而莫之或察者也蓋國朝雖倣唐制又非如唐之府兵耕田自給也故少其數而不使常屯聚點爲兵者止於丁壯故不至以困農也鎌倉雖變其制兵農相雜當其無事親畜牧樵蘇之勤有事各齎糧而起則正如唐之府兵也及足利以後兵農異處極於織豐之際而所謂兵有士有徒有卒卒之黜補罷免有時而徒以上一給其祿世襲之有事又倍給之故其自處驕矜困農之厚以爲當然而不知已之爲兵夫以小藩之兵猶倍徙

古之六衛而常屯坐食推之天下未知其幾何又其將帥歲來衛於府者不下數百其率士徒不下各數千絡繹道路而雜沓邸第通而計之成數十百萬是歲歲而興數十百萬之軍也不獨應仁之役也不獨西伐島津東伐北條也而國何以支之幸其兵死亡者半而糧之贏者半農可以力耕而給之及戰息則又無之也而國何以支之不唯國不支也古者無養兵之費而兵又易於自養後世養兵之費如此而其兵又人人自困是兵與農兩困而國并受其弊也嗚呼弊至此終不可矯乎曰不可矯者矯之以人情夫人人自困寧其情之所樂哉病之而無奈何也其將之率焉者亦病之而無奈何也天下之可慮者莫大於無奈何也無奈何之極雖有善術不可施也及其可施施之曰術何謂術曰因其情而濟其困而已矣後世之兵不地著也而非無其地也兵皆有其地而不著也故許其困者著之於地使著者之班在不著者之上與農雜處以自給以時番上緩其期限少其徒從其將之率焉而衛者亦如之其自給者多則其

不自給者必願比之。不待令而往。如此者十數年。農息其肩。而兵革其驕。使足利與織田豐臣。早施此術。則天下之兵可以倍其強。而不以費天下也。子成之論如此。子成生於覇治驩虞之日。大論兵制。不知者以爲不祥之言。而子成以爲常也。夫議事於既起之日。則易矣。論事於未起之時。則難矣。是世俗之所以驚愕。而識者之所以爲常也。

二千五百三十三年癸酉六年〇廢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陽五節。以紀元節神武帝即位日天長節定爲祝日。改置鎭臺於東京名古屋大坂廣島熊本仙臺。廢僧侶位階。二月令府縣揭示官令。撤舊榜。是月禁復讎。許與外國人結婚嫁。三月天皇斷髮。皇太后落黛剃鐵漿。詔發行地券海內。正皇宮地神地官廳地官用地官有地私有地除稅地名稱區別。許立第一國立銀行於東京。發行紙幣。蓋吾邦創銀行。以此爲嚆矢。四月天皇幸鎌倉閱野營演習。五月皇城災。天皇徙御赤坂離宮。爲假皇居。以參議西鄉隆盛。兼任陸軍大將。須改定律例。更定太政官職制。是月北條縣土寇蠭起。剽掠其近郡。臺兵討平之。初徵兵令之出也。愚民誤解血稅字意。故及此云。六月定証印稅法。發行印紙貼借貸證書。島根福岡二縣土寇起。焚村落。毀縣廳。臺兵討平之。悉刑其首謀。蓋愚民由不解改曆新令。固着舊習云。七月改稱田畑爲耕地。以其地價百分之三爲地稅。與清國結和親貿易條約。八月定大禮佩劍制。賜官吏避暑暇。著爲制。還奉後鳥羽順德土御門三帝神靈。合祀水無瀨宮。九月設師範學校於

大坂。尋名古屋廣島宮城新潟長崎亦置焉。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以下一行。歸自歐米。十月。參議西鄉隆盛。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副島種臣罷。以征韓議不合也。十一月。置內務省。十三日。權典侍橋本夏子生皇女。尋薨。諡稚高依姬尊。十二月。以島津久光。爲內閣顧問。參與大政。位班大臣下。是月。令士族以下家祿賞典祿。不滿百石者。欲致祿者許其請。尋定華士族祿稅。

益三曰。朝鮮之加無禮於我也。或謂朝鮮之罪可伐也。或謂不可伐也。竟決於不伐之議。世或有猶執可伐之議者。吾謂可伐之議非也。人民之未知天下之大勢者。其智有所限。其慮有未周。如公孫述之據蜀。隗囂之保天水。未知中原既歸光武。而勢不可與之角爭也。故欲割據一隅。而圖獨立。是以其智有所限慮有未周也。一國猶如此。况於宇內乎。輓近萬國相交通。相取長短。相通有無。而互爲國於其中。是宇內普通之勢也。雖然未知宇內之勢之國。禁長短相取。拒有無相通。出境一步。不啻胡越。至於甚。則視外人

爲犬羊。如輓近朝鮮是也。自知宇內之勢者視之。則未見其可惡。適見其可憫耳。故待之以寬。接之以綏。訓養綏撫。積以歲月。則安知不稍悟前非。棄其舊。新是圖哉。視朝鮮之近狀可知也。故以未知宇內之勢之國。而其謀出於拒絕外交。則亦不得已之勢。不獨朝鮮也。而其加小無禮於使命往復之間。輒欲舉兵而伐之。未可謂知待不知勢之國之道也。論者或謂。他日佐賀鹿兒島之二役。皆基於征韓之議不行也。若當時決議於征韓。則內訌無由而起。故舉其所殺傷於二役之兵卒。與所耗費於二役之貨財。而用之於外征。則非計之得者乎。是亦不通之論耳。當時廟議。豈遑計今日拒征韓之議。則他日江藤西鄉舉兵于佐賀于鹿兒島哉。况一舉征韓之役。則未可知其禍亂之所歸向果如何也。

二千五百三十四年甲戌七年。一月四日。諸長官上表奏前年成蹟署爲示。制賊傷右大臣岩倉具視于途。初西鄕隆盛江藤新平等怒朝鮮不遜。欲征之以張國威。而廟議不聽。隆盛等辭官歸國。物議嚣然。賊武市熊吉等九人以爲征韓議不行。皆出右大臣之意。欲除之以動廟議。遂及之云。熊吉等高知縣人。後捕而誅之。以開拓中判官榎本武揚爲海軍中將兼特命全權公使駐劄魯國。是月置東京警視廳。自東京至琉球藩設郵便船以便往復。二月改正六鎭臺正四位江藤新平從四位島義勇等據佐賀縣叛。官軍討平之。初新平以征韓論不容。辭職歸國。時佐賀有征韓憂國二黨。各誘同志將舉事。便推新平爲征韓黨謀主。義勇嘗爲秋田縣令。時既罷職。鞅鞅不樂。遙聞西陲動靜。乃託名鎭撫。而至佐賀爲憂國黨謀主。遂刼豪戶。峙糧食。蓄兵仗。截電線。聚兵逼縣廳。一縣大擾。爭先駭走。當是時。電機報急于東京。乃詔內務卿大久保利通陸軍少將野津鎭雄等。鎭之。未至。賊陷佐賀城。先是縣令岩村高俊。未赴任。聞變直至熊本鎭臺。議令臺兵入佐賀城。賊偵知。大舉來攻。臺

兵善拒。會城內糧盡。無復可支。乃欲出城圖再舉。開門衝圍豨突。且戰且御。賊四面合擊。大壓臺兵。臺兵死傷頗多。至是詔東伏見宮嘉彰親王爲征西都督。發東京。大坂廣島三鎭臺兵討之。內閣顧問島津久光亦奏鎭舊治動搖。新平義勇等知勢不可抗。而亡命。獨朝倉尚武等猶扼轟及本道要害。抗官軍。官軍奮戰連破之。遂生擒尚武。官軍遂入佐賀城。尋逮捕新平於土佐。義勇於薩摩。斬之梟其首。誅尚武及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等十餘人。於是事始平。此役也。由電報迅駛。與出兵之速。軍略不失機。故奏功亦速也。令其贄緩延滯。至數日。其兇焰蔓衍。將及九州全國云。三月。設女子師範學校于東京。四月。以內閣顧問島津久光爲左大臣。四日。詔遣問罪師於臺灣。置蕃地事務局。以參議大藏卿大隈重信爲長官。陸軍中將西鄕從道爲生蕃事務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傭英米艦以便運輸。臺灣在支那之東南。隔海四十里許。幅員南北九十八里。東北三十餘里。分爲二。其西部屬支那。土地沃饒。物產豐阜。東部則反之。弋飛走以代衣食。有漂

民怨抵島則土蕃嘯聚爭掠奪其衣物甚則至殺而啗肉其悍獷猛暴不唯虎狼鬼蜮是以西部人相告誡弗復交通云去歲冬琉球人民遇颶漂著于此爲土蕃所殺戮者五十四人又小田縣漂民遇屠戮者四人天皇赫怒故有此命既而從道等率兵三千餘人至長崎重信亦踵發從道使人募兵鹿兒島且告其兄隆盛隆盛使驍兵八百許人會軍時軍艦匱少不能悉載欲假艦于外國米英公使建議曰支那之於日本皆我同盟國耳擯彼而助此何有於盟哉事支吾不決從道奮然曰

軍機不可失曠日彌久事未可集焉即艤有功艦載厦門領事福島九成及兵士二百人先發是月自大坂至神戶鐵道落成滊車發行五月詔開地方會議頒議院憲法及規則以本年九月爲期徵府縣長官於東京使代人民公議三日參議大久保利通至長崎與重信從道議解李仙得等及傭艦之約更購高砂社寮二艦又與從道約勿漫開兵端既而從道率諸艦到臺灣土蕃分爲十八社各有酋長其牡丹社者頑固狡黠時發小銃狙擊我不意我兵奮激焚其巢窟絕糧道牡丹等窮蹙

遂出降時溽暑如燬我兵士感觸瘴熱者頗多天皇聞之特遣使就問病慰其勞苦且增製氷器械以爲防暑具於是清國福建吏員致書從道曰臺灣全部屬我國土蕃暴行或犯國禁討伐之權在我不敢煩貴國請卿等收兵而去從道覽書曰曩者大使副島種臣問事於清國而其大臣答臺灣西蕃爲化外之民其伐與不伐唯貴國所命而反覆如斯今奉鳳皇之詔討鯨鯢之野蠻獺猻三千久暴露海外然托外臣言失征討機不獨汚我國體併速外人嗤笑況唸久之云先是遣全權大

使柳原前光於清國通臺灣征討肯意清國總理大臣接之擧臺灣全部屬清國版圖之證左作之說前光奮怒反覆辨論清吏不服至是前光報狀於我東京詔議之擧朝紛紜六月清軍艦二隻向臺灣從道等憤恚意在必戰而清副都督等請謁於從道從道迎牙營而接之數回論辨見清吏愧赧沾汗之狀云是月設北海道屯田制七月賜百官避暑暇廢證券印紙規則頒印稅規則八月詔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特命全權辨理大臣遣清國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等

隨行先是以會議召地方官以九月十日爲期以清事起延其期十月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在清國議蕃地所屬凡七回一旦講和議破利通將歸而清在留英公使某調停之講和又成互換憑單略曰清國先輸撫䘏銀十萬兩給我民罹難者別輸銀四十萬兩以償我兵在蕃地修道建家之費又曰如蕃人則清國自設法而約束之永保航客期再使無兇害之患是月定皇族大禮佩劍制及服忌制十一月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至自清國天皇御大政官利通復命天皇慰勞之尋都督西鄉從道以下諸將士凱旋十二月金星貫日而過是歲設士族家祿賞典祿百石以上還納制

益三曰君子抱有爲之才一旦不幸而議論不合則退而待可爲之時不必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日而禍其身也況於其所議不必爲者乎吾觀江藤氏之事有所大感于此當維新之初群賢彙進衆材并庸江藤氏亦起自布衣累進登內閣參議兼司法卿非抱有爲之才者惡能卓々如此而征韓議不合遂去職其去職固善矣當是時中興日尚淺內治未完備

急務可爲者不一而足也豈出兵于海外之時哉況朝鮮之罪不過加無禮於使命往復之間耳而遽欲用兵問罪過矣故爲江藤氏者宜悠優恬淡以待可爲之時也而一旦議不容於朝則不能自抑制鞅々之心欲必成已議遂煽動壯士舉僅々孤藩之兵器械不備糧食不足欲以敵海內而抗之可謂不自量其力者矣一戰敗衄身就縛首足異處亦宜矣是其病根在度量不足也度量不足則不能容不能容則忌妬從生焉是其所以有一不如意則從事于旗皷也吾往年詣江藤氏聽其談時事議論風生鑿々中肯綮使人傾耳而吾固觀其氣概有餘而疑其度量不足也嗚呼抱有爲之才遇可爲之時因一摧折遂用可爲之才於不可爲之地不能待可爲之時而死焉吾深爲江藤氏惜之

二千五百三十五年(乙亥八年)。一月。諸長官各上表奏前年成績。始行華族會同式。先是華族伊達宗城等請之。至是行焉。是月。定府縣學校。且定小學生徒就學年齡。以自六年至十四年爲適齡。二月。定文官敬禮式。是月。英佛二國兵隊去橫濱。先是英佛二公使置兵以護居留人。至是撤之。始課煙草稅。三月。從三位木戶孝允正四位板垣退助並任參議。置地租改正事務局於內務大藏兩省間。四月。定勳等賞牌從軍牌。十四日。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詔曰。朕即位之初。首會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國是。求萬民保全之道。幸賴祖宗之靈與群臣之力。以得今日之小康。顧中興日淺。內治未全。朕乃擴充誓文之意。茲設元老院。以廣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審判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欲漸次建國家立憲之政體。與汝衆庶俱賴其慶。汝衆庶莫泥舊慣。故又或莫輕進急爲。其能體朕旨。有所翼贊。廢火葬禁。是月。天皇幸于德川昭武墨水邸。覽其祖先光國乃父齊昭手書。五月。撫恤琉球藩民漂流罹慘毒者。給米七百石。以我樺太島換魯國千島。六月二

十日。開地方官會議于淺草本願寺。以參議木戶孝允爲議長。至七月十七日終會。(始開會議。許華士族官吏及平民傍聽。凡會議之法。議長先條舉議問及議案。令書記官讀之。而各議員發論問答。陳其所見。議長從其可否多寡決之。)七月。令各地方開府縣會區會。頒讒謗律新聞條例。八月。改地租百分一。爲百分三。改定出版條例。九月。朝鮮國江華島人砲擊我雲陽艦。先是雲陽艦測量朝鮮海路。沿東南海岸。過西海。將趣清國牛莊。而過其島岬。島人砲擊頗烈。我艦應之。毀其砲臺。遂上陸襲永宗城。陷之。艦將井上某建國旗于城上。守備焉。既而還長崎港。報狀東京。先是朝廷欲修兩國交誼。遣理事官森山茂於朝鮮。時茂亦還在長崎。朝廷命茂再趣釜山港。尋遣海軍少將中牟田倉之助。保護在留人民。是月。定警部職制。十月。左大臣島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並罷。十一月。改訂徵兵令。女子師範學校建築告竣。皇后臨幸。行開業式。先是皇后召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麻呂。親諭曰。設女學。幼稚教育基本。不可忽諸。乃出內庫金。賜學校建築之資。廢府縣治條例。更定府縣職務章程。十二月九日。以參議兼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爲特命全權辨理大臣。

議官井上馨爲副使。遣朝鮮。二十七日。天皇行幸雜司谷村。覽陸軍兵備。式三十一日。行賞牌授與式。勅曰。朕曩定賞牌之制。使依式鑄造。以成焉。今也朕首佩之。且賜與卿等。卿等其同斯寵榮。一品親王有栖川幟仁。二品親王有栖川熾仁。山階晃。東伏見嘉彰。伏見貞愛。三品親王華頂博經。梨本守脩。久邇朝彥。叙勳一等。賜賞牌。是歲。始置浮標於諸國海峽。

益三曰。今有一事焉。不及今而爲之處置。則他日必爲弊害。君子必能量其勢。而豫爲之地。而後不至貽後患也。如千島樺太交換之事。卽是也。論者或謂。割我北疆。而與魯國。誠可惜也。殊不知未定彼我之疆域。棄之而不顧。因循涉數十年。則未可知其論議所歸果如何也。吾聞。幕府初與魯國議定其疆界。嘗議謂。苟有荒漠之地。未屬某版圖。先墾開之者。從而領之。是天地之公道也。故樺太之事。我與貴國。各自墾開之。隨墾之。則隨領之。不亦善哉。於是。幕議不得已約以彼我人民雜居焉。故維新之初。雖朝廷切議定疆。彼固執前議。而不聽。其志不取全樺太。則不厭也。

故當是時。爲我邦計者。我力果足以開拓之。闢墾之。則宜孜々伋々。執業維日不足。與彼競長短。而務擴疆域也。而不能然者何也。力不足也。何則。如北海一道。近歲專竭力開拓焉。然而至其東北部。未見人跡者頗多。北海尚如此。則至如下手樺太。蓋不可不待十數年之久也。以其十數年之間。彼果空手而待我乎。吾恐十數年之後。彼不待與我交議。而全島旣爲其有矣。故今決計換以千島諸島。雖其廣狹大小。不可一概而論。豈不愈於他日空手而損全島乎。嗚呼樺太之事。可謂能量其勢。而爲之地者也。

二千五百三十六年（丙子。九年）一月。教部大輔宍戸璣上官社祭神考証。定代言人規則。二月。改定度量衡。三月。特命全權辨理大臣黑田清隆等。與朝鮮國大官判中樞府事申櫶。互換修好規十二款而歸朝。除大禮服着用。并軍人及警察官吏之外。禁帶刀。參議木戸孝允上表辭官。允之。更任內閣顧問。四月。以滿二十年。定丁年。定官吏懲戒例。（曰譴責。曰罰俸。曰免職。）五月。二品親王熾仁任議長。詔皇子皇女降誕。自今不待宣下。直稱親王內親王。是月。定道路等級。爲三。曰國道。曰縣道。曰里道。六月。天皇巡幸奧羽。召地方官于行在所。親問民疾苦。寄玉縣令白根多助。奏陳貢租方法。論金納之便否。時人稱贊。爲牧宰名言。既而車駕幸箱館。召蝦夷人六七十人。賜酒及煙草木綿。咸欣躍拜舞呼萬歲。七月。天皇還御。定地方官任期例。曰。知事令以十二年爲一期。初任必以權官。每三年考治績殿最之。參事無任期。以其勉勵賞之。八月。改家祿賞典祿永世一代及年限給與之制。自明十年。發行金祿公債證書。一時下賜之。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寺島宗則。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巡視

北海道。九月。實美等歸自北海道。改府縣裁判所。置地方裁判所。十月。改定皇族大禮服制。熊本縣士浦楯記等爲亂。暴殺陸軍少將種田政明。縣令安岡良亮。傷參事小關敬直。其他死傷尙多。初楯記等黨與稱神風黨。唱尊王攘夷之說。及祿制廢刀之令下。憤激遂及之。時人爲神狂云。時秋月士　藍田靜方等亦起應之。遣內務少輔林友幸。陸軍少將大山巖等。鎭之。山口縣前原一誠與平謙輔等。亦集合黨與。携兵器奪公金去。遣陸軍少將三浦梧樓等平之。初一誠爲戊辰功臣。官至參議。位升四位。以議不合辭職。怏怏不樂。至是煽楯記舉兵。詔褫位號。尋斬一誠謙輔楯記靜方等十一人。餘處徒役。青森縣長岡久重竊應一誠。將襲千葉縣廳。自東京航趣下總。警官偵知縛久重以下九人。尋處斬。十一月。保科容保叙從五位。免戊辰之罪也。十二月。三重縣茨城縣。土寇蜂起。無幾鎭之。蓋由不悅后代金納云。

益三曰。當大業草創之初。偉功蓋世。聲名隆赫者。及業基既定。而傲已功。誇已名。叨圖不良。而遂汚蔑功名者。自古往往有之。西鄉隆盛。江藤新平。前原一誠。

皆中興之功臣。而及一旦辭職。則煽動凶燄。蔑如朝憲。身被大戮。而斃。遂至功罪不相掩。皆傲功誇名之所致也。豈不悲哉。然彼不知察機而動。視勢而起。其擧事也。非輕卒。則狂暴。是其所以前後歸敗亡。而不暇自救也。嗚呼。使新平一誠。不急遽擧事。遷延年月。而與隆盛通聲息。察機視勢。而一時并起。則吾未知丁丑之亂果如何也。而不能然者。是彼輩之失計。而國家之至幸也。然治國家者。徒喜彼輩之失計。而恃國家之至幸。則吾恐將有國家之失計。反爲亂賊之至幸者。可不懼且戒矣哉。

二千五百三十七年十年丁丑。一月四日。詔曰。朕惟維新日淺。中外多事。國用實不貲。猶慮兆民疾苦。曩改正舊稅法。以地價百分之三。爲公租。使無偏重。今又親察稼穡艱難。深念休養之道。更減稅額。爲百分之二分五釐。有司宜痛節減歲出費用。以賛朕意。太政官令曰。自今民費賦課。不可超過正租五分之一。於是減正院元老院及諸省定額金。廢教部省警視廳。附其事務於內務省。廢各省中諸寮。今各省長官適宜設局。掌管其事務。內務省中設勸農。警視。勸商。地理。戶籍。社寺。土木。衞生。圖書。博物。會計。庶務十三局。大藏省設租稅。關租。檢查。國債。出納。造幣。記錄九局。工部省設書記。檢查。倉庫。鑛山。鐵道。工作。營繕。燈臺十局。且廢正院之稱。及正權大少史主事法制官以下。各省大少丞以下。置書記官屬官。改正府縣官等。府知事縣令爲四等。權知事權令爲五等。廢正權參事。置大少書記官以下屬官同官省。二十四日。天皇行幸大和及京都。三十日。天皇與皇太后皇后。幸于泉涌寺。齋祭後月輪東山陵。許民庶參拜。二月。自京都至神戶鐵道成。車駕臨焉。十一日。天皇拜畝傍山東北陵。手捧玉串。齋祭。縱民觀儀。尋還御京都。爲行在所。十九日。詔討鹿兒島賊。以有栖川

熾仁親王爲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
河村純義爲參軍少將野津鎭雄三好重臣爲參謀帥
近衛鎭臺兵巡備軍艦十數艘于西海尋遣議官宍戶
璣佐佐木高行等于和歌山高知長崎等鎭撫士民二
十四日總督宮發京師詔褫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篠原
國幹官位初隆盛盡力于王宮以功勞朝廷優遲官至
陸軍大將兼參議位升正三位利秋國幹亦爲陸軍少
將正五位共極人臣之榮隆盛以征韓議不合辭參議與
利秋等歸鹿兒島設私學校驅鬬藩壯士皆就學而隆
盛等信訛言終謀反逆同縣士族會爲者一萬五千人
篠原國幹將第一軍西鄉隆盛村田新八將第二軍池
上四郎將第三軍桐野利秋將第四軍永山某將第五
軍分道圍熊本城先是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爲賊作
書報熊本縣及鎭台書辭悖慢少將谷干城曰咄何亡
狀也出兵扼肥薩之界賊大舉而來衆寡不敵乃焚街
市布地雷火入城嬰守篠原國幹率一隊而進臺兵亂
發散彈與福岡分營兵挾擊敗之於是賊分兵二軍圍
城一軍進向筑後路二十七日賊挑戰於羽間川官軍

據堤拒戰賊遶出側面橫擊甚銳官軍將敗少將三好
重臣大怒曰進死者忠從吾所向親搴旗指揮官軍大
振進擊遂得大捷賊死傷甚多官軍僅六十六人重臣
亦傷脇海軍之兵奪賊艦三隻三月桐野利秋據山鹿
險勢頗張三日參軍山縣有朋次南關少將野津鎭雄
三浦梧樓大山巖亦在焉大議進擊先是少佐江田某
率一大隊向吉次越衝賊壘不利四日參軍自援枹督
兵官軍殊死戰賊不能支官軍追北數里既而賊合敗
兵返戰勢頗猖獗會賊篠原國幹負重傷而死賊勢
大沮六日官軍三面進攻取田原坂背二壘而賊尙守
五壘官軍肉薄攻之不能拔八日以伏見親王貞愛爲
西國鎭撫使九日敕使柳原前光參議黑田淸隆大警
視川路利良率一大隊巡査五百人護衛抵鹿兒島島
津久光擁茅迎謁前光宣詔曰逆徒亂入熊本縣茂如
朝憲抗敵官軍擧動極悖亂朕已布征討之令以二品
親王有栖川熾仁爲總督命進發矣汝久光實國家之
元功朕素所信重今特遣使諭朕旨其能致爾誠意久
光謹奉旨於是淸隆等毀砲臺釘砲門毀彈藥製造所

收賊糧仗。絕其後援。前光歸京。縣令大山綱良陪官艦。抵神戶。將入京都。朝廷不許。褫官位。監送東京。此日。侍從番長高崎正風爲慰問使。遣于總督本營。福岡宣詔總督參軍將官。賜金。至于士官兵卒。有差。皇太后皇后親製綿撒絲。賜傷者。將士感泣。至忘傷。十四日黎明。官軍攻擊田原坂側面賊壘。先是賊冒砲烟揮白刄突至。官軍不慣短兵接戰。頗困苦云。至是擇東京巡查能擊劍者百人。爲拔刀隊。使乘砲戰酣突入賊壘。十五日。黑田清隆爲參軍。撰諸兵熟遠射的者一小隊。編狙擊隊。陸軍少佐村田經芳最巧狙擊。倒賊于二十余町外。賊出沒遠地者。不聞銃聲而斃。怪顧者亦斃。於是賊畏村田少佐如鬼神。十八日。先是參軍黑田清隆將二大隊及巡查千二百人。自海路進。是日到日奈久。十九日。少將野津鎭雄。大山巖。大會將校于木葉本營。議方略。曰。我兵攻田原坂。十有七日。接戰殆無虛日。而賊兵慓悍。未減其勢力。尚據險拒守。顧熊本城嬰守。殆及三旬。我輩不能奪一險。曠日彌久。若使熊本城兵餓。我何顏見天下人乎。詰朝將大擧掃城下賊。諸君努力。將士皆

奮躍。於是分軍衝熊本城之圍。刻期進擊。二十日拂曉。官軍第一軍出植木田原坂間。斷賊衝要之道。然霧雨累日。至此益甚。四面冥濛。不辨咫尺。而諸軍奮銳鼓勇。冐雨而進。直到賊壘下。吶喊進擊之。賊恃大雨弛備。倉皇不知所措。遂捨壘潰走。官軍直拔一壘。少將揮令旗麾兵曰。戰克矣。盍進拔植木取全勝哉。諸隊勇氣勃勃奮進。追北逹植木。植木賊亦恃險不備。田原坂敗兵來告狀。賊驚沮。官軍呼噪薄擊。賊狼狽不能支。遂弃營走。既而賊集敗兵。衝我軍側面。會日暮交綏。此役殺賊三百餘人。我兵死傷甚少。捷報達本營。也官軍英氣益振。壽移本營於植木。二十一日。四等判事岩村通俊。爲鹿兒島縣令。二十三日。拂曉。賊乘大霧。襲木留及植木。官軍邀擊却之。追薄賊營。劇戰終日。遂拔其壘二。一隊賊遶我背出擊。官軍接戰交綏。二十五日。木留賊乘曉霧襲官軍營。官軍避銳退。又進激戰再次。至日暮復舊戰線。此日。賊將兒玉某死之。二十六日。木留植木戰頗烈。勝敗未決。總督宮巡視植木。二十七日。福岡縣士族作亂。斷電線。遣巡查捕其魁首二十許名。二十九日。官軍進

攻八代。賊狼狽逃去。參軍入八代。置本營。是時。官軍分四旅團。第一第二旅團。戰木留植木。少將野津鎭雄。大山巖。三好重臣將之。第三旅團。戰山鹿。少將三浦梧樓將之。第四旅團陣伊倉高瀨間。八代口官軍分三旅團。曰之別働隊。少將高島鞆之助將第一團。少將川路利良將第二團。少將山田顯義將第三團。俱進戰八代日奈久之間。三十一日。天皇幸大坂鎭臺病院。及臨時病院。慰問負傷將士。將士皆感泣。此日植木口諸軍大擧。三面齊攻擊。一晝夜。砲聲磨盪山岳。爲動。賊據險固守。

四月一日。八代口官軍攻宇土。拔之。時大分縣中津臣民蜂起。官軍發礮壓之。暴徒潰走。拔二重嶺賊營。賊亦砲擊之。暴民狼狽四散。五日。先是。木留賊襲官軍。官軍邀戰。遂取木留。進擊山鹿。賊陷鳥巢諸營。此日。八代官軍與賊挾限川而戰。賊大敗。走于人吉。初賊將邊見十郎。別府新助。潛至鹿兒島。脅從士民。而募千五百人。率以歸。其營。會賊大敗。十郎新助襲官軍背後。云。七日。鳥巢復爲賊據。熊本城之受圍也。既久。城兵拒守最力。賊亦知不可力攻。爲持久計。守將谷干城。集將校議曰。聞賊橫斷諸道。官軍戰未決。吾輩與坐待官軍。寧率一隊突圍。合八代官軍。以夾擊之。縱無全勝之利。減賊勢必矣。少佐奧保鞏奮曰。吾能任之。翌曉。保鞏帥一大隊。執劍誓師曰。潰破賊圍。連絡官軍。與諸君奏奇功。諸君勉旃。兵士奮躍。乃出城門。衝賊兵。縱橫奮擊。勢如餓虎逐群羊。賊辟易。遂出重圍。達宇土本營。熊本受圍四十六日。至是始通。內外聲息。時四月八日也。十一日。背後官軍取甲佐。尋陷御船。此夜。少將山田顯義渡綠川。攻川尻。十四日。中佐山川浩帥一中隊。進達熊本城。明日。參

軍黑田清隆帥各旅團行。破賊。亦達熊本城。賊放火走日向路。扼木山矢部御船大津要害。於是熊本城之圍始解。總督移本營于熊本。二十日。別働隊攻御船賊。川路利良自背後。山田顯義自正面。高島鞆之助自右側。三面合擊。賊大敗。死傷無算。乘勝追擊。遂拔之。顯義利良進陷飯田山。自砥川。襲木山背後。臺兵亦攻竹宮。奮鬪劇戰。徹曉。賊不能支而走。是夜。大津賊襲少將三浦梧樓軍。梧樓擊破之。賊棄大津而走。二十一日。第二旅團兵與臺兵進拔木山。置哨兵。與宇土官軍。首尾相應。

自是賊據矢部。矢部之地東至阿蘇山。西連甲佐嶽。東南接高千穗峯。險要無比。居六日。賊退保人吉城。日奈久以南諸山皆置戍兵。時參軍河村純義與少將大山巖高島鞆之助帥步砲六大隊。航赴鹿兒島。蓋絕賊之根本也。先是鹿兒島縣大書記官田畑常秋爲賊所詿誤。至是悔悟自盡。賊將桂衛門者。自稱鹿兒島縣令。任地方事務。聞官軍入縣。驚懼脫走。五月二日。鹿兒島縣令岩村通俊卒屬官百餘名。趣任所。是日。許電信私報。五日昧爽。賊襲鹿兒島。官軍邀戰。殺賊將野瀬某。自是賊出沒近傍諸處。此日官軍放火城西南。以便防禦。線會風烈。市街大半爲焦土云。八日。賊襲八代。勢猖獗。官軍遂棄大關山久野木而退。十二日。賊千餘入大分縣。據竹田。十八日。別働第三旅團出長尾山脊。砲擊賊營破之。八日以來官軍不利。至此兵氣大振。二十二日。賊八十餘人降八代官軍。賊徒降伏是爲始云。二十六日。內閣顧問木戶孝允薨。年四十四。孝允山口縣人。贊翼中興。獻替規畫多出其手。及疾病。車駕親臨問疾。叙勳一等。授旭日大綬章。及薨。贈正二位。賜金幣。舉世惜之

云。二十九日。豐後官軍攻竹田。賊不支走重岡。三十日。山口縣士族蜂起。縣中巡查擊之。斬其魁町田某。捕殘賊。六月一日。山田顯義攻人吉。連戰二晝夜。遂陷之。七日。三浦梧樓攻莖野。抵肥薩堺。攻擊竟日不息。賊棄小川走大口。我別軍至小川三村。嚴修守備。八日。官軍進拔松尾上原十四壘。會賊自久木野橫擊。我兵奮戰走之。豐後口白木嶺白山戶次三重市官軍。與軍艦三隻進攻出臼杵城拔。賊狼狽退保佐伯。十四日。別働第二旅團冒雨奮鬪。遂陷吉田加久藤飯野。二十日。出水賊將伊藤某以下乞降六百餘人。是日。陷大口。二十一日。川路利良陷阿久根。追擊八里。抵川內川。賊燔橋梁連發大小砲。官軍不得涉。對壘相持。既而亂下流衝賊背。賊狼狽而遁。豐後官軍入重岡。賊走日向。利良進入鹿兒島。於是肥薩陸路始通云。三好重臣亦攻栗野。遂取橫川。是月。定萬國郵便聯合條約。七月一日。賊自皆越山谷繞間道出官軍背。進抵壺谷村。放火炊場。官軍防戰甚力。會賊自左右銃擊。官軍敗績而退。四日。少佐高島信茂陷皆越村賊壘。是日。賊據新町。屢嘗官軍。官軍

奮戰陷之至綱瀨川尋攻大久保賊據飯野官軍遂進陷賊數壘豐後官軍進擊勝地嶺時風雨大至山路暗黑不辨咫尺我先鋒兵銜枚匍匐而登逵賊第一壘賊恃風雨皆困臥一賊聞跫音誰何官軍答以交番直攢銃鎗刺之賊驚愕不戰而潰官軍進陷數壘二十四日官軍大舉衝都城賊潰走尋飫肥賊悉降二十八日天皇皇后自海路還幸東京先是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勅使巡視戰地賜總督有栖川熾仁勅書慰問焉三十一日官軍攻宮嵜陷之賊退保佐土原是月改定各種地租收期八月二日高鍋賊拒一瀨川我別軍涉上流衝賊側面賊不能支而走官軍長驅入高鍋七日各旅團入富高新町賊走延岡官軍遂陷之十七日賊移本營于長井村據老田山築保壘第四旅團奮鬭拔之賊退保江瀧山官軍大舉圍之時賊勢日削其所據不過方二里十八日夜江嶽頂上有砲聲諸軍大怪偶此夜大霧不能辨咫尺賊豫偵知山巓衛兵寡單撰逞兵四百人攀斷崖絕壁出我前軍背短兵急接遂衝衛下山且分兵守要地拒追躡其隱見出沒如意率此類也

云是月開內國勸業博覽會于東京上野公園地九月一日賊入鹿兒島燒縣廳市街警視隊新撰旅團入米倉拒守初賊之據江瀧也衆以爲一朝可拔及其脫官軍追躡賊變幻出沒不可蹤跡至是襲鹿兒島遂據城山不敢出官軍慮其突出四築柵壘守備嚴然二十三日權典侍柳原愛子生皇子敬仁尋叙三品親王稱建宮二十四日先是官軍諸將議曰最爾山巓隻手可掀也賊雖慓悍不滿千人隆盛老賊已如囊中鼠然曠日彌久恐生異變於是定進擊部署四面齊登砲聲轟天地賊恃險怠備聞砲聲近倉皇不能拒西鄉隆盛以下將校遁將至岩嵜喉口壘途彈中隆盛股隆盛嘆曰我事去矣使別府新助刎首新助埋之路傍大聲曰先生既死何要戰鬭而自刎桐野利秋村田某逸見某以下百餘人皆死餘賊悉歸順自熊本開戰二百十餘日而鎭定焉於是總督宮下令撫歸降鎭反側尋至長嵜全軍前後相踵發鹿兒島是月二品內親王親子薨萬延中降嫁故大將軍德川家茂家茂薨後在東京別墅是薨十月征討總督二品親王有栖川熾仁凱旋即日賜

謁慰問其勞親王奏賊平定狀奉還節刀尋任陸軍大將陸海軍中少將前後亦凱旋十一月詔賞征討勳功二品親王有栖川熾仁叙大勳位授菊花大綬章山縣有朋黒田清隆河村純義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大木喬任寺島宗則伊藤博文叙勲一等授旭日大綬章山田顯義三浦梧樓谷干城野津鎭雄曾我祐準三好重臣大山巖川路利良高島鞆之助伊東祐磨赤松則良叙勳二等授旭日重光章其他文武功臣授勳等賜金幣或年金有差十二月清國欽差大臣何如璋來朝捧呈國書清公使駐劄是爲始

益三曰驕於功者失功傲於材者斃於材故君子材愈高而心愈謙功益積而意益遜材與功同而驕傲謙遜之所分不啻天壤也西郷隆盛以中興元勳官至大將爵登三位非弁有材與功者乎而不知處之之道偃蹇自負眼空一世是其所以竟陷於亂賊也其初罷職出於廟議不恊而久退處于散地滿腔鬱屈不能自抑制其意蓋謂廟堂斗筲何能爲鎭臺弱卒可蹂躪而殲焉遂至於擧兵而煽亂無他驕傲乃爾不然則隆盛固稱知兵苟知兵豈至輕擧暴作如此之甚乎故爲隆盛計者宜先馳説客數輩誅知長防及北筑南豐之激黨刻期東西弁起而又分兵爲三一軍急自日州出豐直航土佐一軍直從海路取長崎奪海口要衝遂進徇北筑以扼馬關之咽喉而以一軍長驅衝熊本城以數千兵爲長圍餘兵出南關進與北筑一軍合如此則官兵雖善戰與熊城内外相通蓋難矣隆盛計不出於此徒驅大衆鼓行而東欲直擊破一道而進宜矣其敗衄不自救也抑隆盛之失計則國家之至幸也設使隆盛深謀遠慮策無遺算則吾未知天下之事終如何也嗚呼隆盛以勳舊大臣不爲嘉謀嘉猷務利國家而自保功名而一旦煽動凶黨塗炭生靈事敗身死而遺臭于天下後世吾爲隆盛深惜之雖然隆盛既不得志而死後之欲圖不軌者皆將曰隆盛者一世之英傑也一失名義則尚不能成其志而死焉況吾儕亦何能爲是隆盛以一死沮抑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奸計也則隆盛亦偉人矣哉

二千五百三十八年戊寅。十一年。一月一日。百官就位奉賀。二月。清國地方饑餓。莩相望。吾邦人民醵集金穀。派遣委員。開粥廠。大賑恤之。四月十日。開地方官會議。天皇親臨行開院式。參議工部卿伊藤博文爲議長。內務大書記官松田道之爲內閣委員。議案自爲三項。第一曰。更正地方區畫郡町村名稱。復舊每郡。區置長。每町村置戶長。第二曰。編成府縣會。第三曰。改府縣稅民費。更地方稅。是月。爲內國起業募公債千二百五十万圓。是今之發也。人民競應募。至三千有餘万圓云。五月三日。地方官會議畢。十四日。兇徒石川縣士族島田一郎。長連豪等。襲殺參議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于紀尾井坂。詣皇居自首。利通鹿兒島人。智識豪爽。佐維新功。定內外大難。朝野莫不倚賴。至是。詔贈正二位右大臣。賜金幣。尋予利和叙從五位。列華族。賜金三万圓。七月。先是。武藏相摸上總下總蝗。遂蔓延東西。十日。車駕幸 橫濱。覽新軍艦扶桑金剛比叡三艦。此艦英國所製。尤極堅牢精巧云。二十五日。改正府縣職制。二十六日。皇子三品敬仁親王薨。二十七日。兇徒島田一郎等五人處斬。

是月。建脚氣病院于東京。八月。初陸奧宗光大江卓等二十二名。乘鹿兒島賊徒暴舉之時。謀傾覆政府。至是。處罪有差。世稱之高知大獄。二十三日。東京竹橋兵營近衛砲兵下士兵卒。破營放砲。卽日鎭之。尋處軍律。各有差。三十日。天皇親察人民之疾苦艱難。巡幸于武藏上野信濃越後越中加賀越前近江山城美濃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相摸。此日發東京。經七十餘日而還幸。所幸諸州。賞孝子節婦。憐鰥寡孤獨。祭官國神祠。吊功臣之墓。勸學勵業。治道德民。流涕曰。不圖今日復浴聖世之仁澤也。

益三曰。明治之一新。實爲神武創業以還之一大變革矣。而其所以致之者。雖由德川幕府之失政。與朝廷之威靈所使然乎。亦不可不謂由宇內之形勢所使然也。然則嘉永癸丑米國使之來航。便尤爲之關鍵也。故今斷癸丑以降。以作總論曰。自花旗之翻于東洋。而全國爲之動。是爲我國勢一大變革之要點。當是時。上下未審宇內之大勢。幕議頗致狼狽。然事固出於萬不得已。則不得不奏京師。告列藩。而大定

國論也而朝旨在鎖港攘夷列藩亦主拒絕者頗多國論遂分爲兩端而歐米各國相踵至迫我以締條約之事促我以謂幕府之事幕議大窘井伊大老排衆議而竟許和親之約於是主拒絕者憤忿而起咎其專斷然事固不可兩立旣決和議則不得不斥主拒絕者唯其間事有頗涉苛酷者而憤怨之氣遂鬱結不解一發而爲櫻田之變二發而爲坂下之變三發而爲波山之舉四發而爲五條之擾爲京師之亂遂變爲長防之役而外發爲麑灣之戰爲馬關之鬪

有殺外人于路者有襲其館而傷人者如是而不已則烏得與各國并立而大振國威伸國權乎所以然者以國論不一定朝旨與幕議相牴牾而政令出於二途也於是王政復古之議始起將軍慶喜深察時勢上表辭職乃廢幕府政權復歸朝廷改官職廢門閥不問士庶大登庸人才首定誓文五條以立政體之大基天下皆仰王政之美而幕府譜代數藩麾下臣士頗有不滿意者於是乎有伏水之役王師大捷賊軍東走下詔討關東慶喜悔非謝罪恭順屏營而

戚屬遺臣不懌之於是乎有上野之戰臣隷嘯集奥羽而東北諸藩結盟舉兵以抗王師於是乎有奥羽之役天戈之所指無不風靡經數月而悉定而餘衆以水軍據函館聲勢頗振於是乎有函館之役尋皆降海內悉定自此厥後大張內治盛開外交旣而二三雄藩議封土之不可私有奉還版籍列藩翕然皆倣之乃改藩主爲藩知事尋廢藩置縣於是府縣之制始定天下之勢又大變矣布徵兵令改田租法設鐵道架電線良法善政逐日而舉而征韓之論發於

其間民撰議院之議起於其中遂溢而爲佐賀之亂王師之所向勢如破竹賊魁伏誅尋有征臺之役師出而清國有異議我大使入燕京論議往復遂不勞寸兵而和成旣而置元老大審二院下立憲政體之詔然而此間時勢之變遷萬物盡改舊觀試顧十年前宛如隔世是以慣故駭新者不審時勢動圖不良其最大者始爲發於北筑中爲發於東肥而終爲發於長門然皆殄滅不旋踵而麑島一縣僻在西南土俗頑固人守舊風故縣治自有不與諸縣均者焉而

有二三縣士衡解顯職而退。鬱々不樂者。遂僞造名義。煽動士民。而舉兵。於是乎有丁丑之役。勢頗猖獗。官軍未能輙克。經八月而始平。然將帥籌略得宜。使賊不能一步出肥豐之境而東。其功偉矣。自是全國縣治均一。政敎益弘。或目此役謂第二回維新之戰。亦宜矣。然此役也。出兵夥多。經時久遠。耗費爲之累鉅萬。財政之大艱。亦將在此時。憂國者可不爲之計乎哉。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卷之十二大尾

跋

余與友人三尾子恭。俱纂此編。意在續成賴翁之政記也。既脱稿書肆東崖堂。請上之梓。乃與之刻竣。請余跋。余諾而未果也。一日有客難余曰。聞賴翁之著政記也。拮据經營。兀々窮年。切劘肺腑。乾竭心血。而後成。然未以爲足。至屬纊。

猶且改潤之。今者吾子。叨拾翁唾餘。編次此書。使翁有知。大喝一聲。將曰後學措大敢爾也。曰然。翁之著絕筆於征韓之役。然而自文祿以迄乎今日。世道之隆替。人事之得失。可論者不一而足。而置之不論者。豈翁之意哉。故讓文祿以前於翁。而余主論文祿以降。翁之所未論及者。竊謂。大得翁之意也。夫百花之發。梅居其魁。而後桃梨。而後海棠辛夷。殿以牡丹。更遞開落。以爲春風二十四番之節。設使獨有梅。而無牡丹以殿之。未可謂以成春事也。因問於客曰。子以爲當牡丹之發。使梅有知。則將曰牡丹奪我春歟。曰否。客去。遂書以爲跋。

明治庚辰八月　益三識

青木東園書

明治十二年五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三年十二月　出版

校閲兼出版　京都府平民　賴又二郎　京都府下上京第三區三本木上町四百八拾八番地

編輯人　福岡縣士族　笠間益三　神奈川縣下横濱宮崎町拾四番地

同　愛知縣士族　三尾重定　東京府下神田區末廣町拾番地

出版兼發兌　岐阜縣士族　東崖堂　富田彦次郎　東京府下京橋區桶町壹番地

明治新撰　日本政記

發兌人　東崖堂　山岸彌平　大坂府下東區北濱二丁目四拾番地

賣　岡田茂兵衛　大坂府下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四十六番地

弘　三木美記　大坂府下東區北久寶寺町四丁目十二番地

人　岡島眞七　大坂府下東區本町四丁目十二番地

勝本亮翁校閲
鈴木貞治郎編纂

江戸政記

全

東京
内田正榮堂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內田正榮堂刻本影印

垂暉映千春

徳川義禮書

遙遙望白雲
懷古一何深

壬午初夏以陶靖節
句題此書首
此舟散人

江戶之為都非獨冠我
東方至與清之北京英
之倫敦並稱為三大都
可謂盛矣蓋開三百禩
之昇平兆萬億年之
皇基其間政績治功豈
不有可稱道者哉此書
表彰擧逸叙次明瞭其

傳于世無可疑者

敬宇中村正直題

江户政記緒言

修史有五難四患焉如其書而不實錄拘時則有
所諱而不得騁則難中之至難患中之至患也往
昔馬遷以不世出之才學修史猶不免疏略之譏
崔浩以超凡之識力修史直書而不諱遂速奇禍
修史豈不難矣哉貞少長於江户幼時嘗覩瞻將
軍之啓行又因父老之談稍得知柳營之事情歎
曰吁嗟公方之威權隆赫一至此乎當時有操觚
者或叙目前之事而不諱不慎則惡保其不立速

奇禍身陷刑辟乎故當時之記錄概皆務文飾支
吾乖實者蓋亦多矣今貞匪才匪文不顧大方之
嗤笑而妄叙近代之事蹟實愧於先輩諸子多矣
輙止乎貞幸遭逢
明治隆治之
盛運沐浴
聖政寛大之
深澤千喜萬歡謝天謝地遂致有是僭妄之擧實
出於顧匪文與嗤笑之不遑也抑居今時而記今
事古人之所最難焉貞實際遇嘉永慶應之變革

所目擊耳觸盖為不尠焉夫嘉慶之事實
國家隆替之所係而歷史上之一大關鍵也其間
奇故偉蹟千態萬狀照々猶凝於耳目貞負螢雪
之暇或徵之於實際或援之於日誌新紙或質之
於言談間蒐集錄寫漸積堆机上乃欲藏笈底以
備自考已而自意詳今而略古大缺通觀之便因
又擧舊誌實錄規以正史溯天文之古起稿獨力
網羅表實擧逸採要摘鈎鉛槧經久遂完數册子
此編是也引據剪裁皆成私乗之躰固為貽兒孫
而不欲公之於世近頃儔友交勸貞公諸世輙蒙

官准附剞劂氏以發刊焉此書已標以政記
而其叙言大率無義例似乖古典然是有說焉謂
之日本政記則係以
大統而主
皇朝即巍然國史叙言叙事固不容莫義例矣謂
之江户政記則政記獨關江户而不關
國朝明
矣故其叙事叙言渾成私乗野史之躰而亦無義
例讀者幸認此書以德川氏施治江户三百年間
之政事記錄則貞之志也
回想三百年于茲矣德川氏霸業猗與偉矣乎元

亀天正之際海内鼎沸群雄互相呑噬家康乘運崛起西征東伐戡殲妖元和偃武起文寧宇一定將門威固封建隆治内外服從秀忠承遺業能幹父蠱可謂守成之良將矣家光英武果斷濟服列侯德川氏之威望益定矣乃有天草之變綱吉凡庸漸荒於政事乃有義士之事家宣僭奢失恭敬之意天下之人心漸離矣吉宗聰明勵精圖理以節儉率天下侯伯心服享保之治大可觀矣中興之名真不乖實也家齊承家治耽政之後賴松平定信等諸名臣輔翼幸雖安世然政多歷制務張虚飾德川氏之盛已極於此時而衰亦萌於此時勢不可拒也家定家茂承積弊餘力不克挽回之德川氏之威望益衰矣古語曰大厦之將顛非一木所能支何深怪焉乃有米使之航到乃有五國之締約丁卯乃有變革辭職之事戊辰乃有洛北之戰乱

明治

大駕東幸

皇權復古

太政維新以致有今日之盛其間成敗得失與夫

忠邪賢愚之跡皆足以徵顯晦盛衰之所由來也但才之不才何得抑表斟量鑄鎔渾融以備後世之鑑焉然已不顧狂僭而搦筆則其衷意不可不為大方一言焉不敏之撰固知不足資後世之勸戒特録平生所耳目以備後之好筆家修史者之採擇云爾

江戶政記例言

一此編特為德川氏施治江戶之記錄決非　國朝之政記故其所載渾審幕府施政之情勢而略　皇朝之事蹟勢不得不然也

一天皇即位崩御其佗關　皇朝重大事件謹錄之

一皇子即位之條皆添某諱而將軍直指其名敢不用大君等稱以嚴名分

一此編起稿於德川家康記閣筆於德川家達賜

封之事而別略記至明治十年繫大事件聊以明　太政更始之境際也

一德川氏系譜已詳於外史逸史等諸書故本編錄系譜特斷起於新田義重而略已上別附德川氏系統表以明其本統

一元龜天正際海內瓜裂群雄割據一々敘其事實寓濫繁重而非僅々數冊子所能收集此編特係德川氏故戰鬪和交之際與同氏每相關涉者如織豐二氏稍詳之而其餘唯錄興亡等重件耳

一如家康記國名多單略之參河書以參遠江書以遠甲斐書以甲之類讀書者看認之

一每將軍代立必作畫特記其名加以若干代以使易認區[illegible]也

一近代之事實無良記錄足徵用者稗史野乘所傳概少可信者僅揀其稍足據者採摘收蒐遂成此編故繁簡錯雜亦如不得昧者此出於不得已也

一明治已前事蹟名實支吾操觚者寔困於措辭今據正史稍定之

一如人名或以通称書之或以名字書之概無義例一從當時通俗

一戊辰之變革為千古未曾有的之大重事件而其蹟紛乱操筆者不容不慎焉願貞之匪識惡得當是文場大厄然已擱筆至此復不可徒止故用官幕薩長會津桑名等字區別之敢不用官賊字

一事故之隱微不可徵者及支吾錯乱難辨會者皆闕焉

一獨力網羅五百年間之事故實難責備繁簡詳

略不得其中差謬滲漏亦為不少幸乞大方之
諒察

鈴木貞歐俊謹誌

內田藏版

江戸政記

○引用書目

武德大成記　東武編年録
東照宮年譜　東照宮遺訓
烈祖成蹟　藩翰譜
松平記　關原軍記
慶長記　難波戰記
大阪物語　浪華軍記
秀頼記　元和記

德川系圖　參河後風土記
三方原合戰記　天正記
朝鮮軍記　創業記　本　別集
武將感狀記　遺漏物語
大成武鑑　家忠日記
武家補任　三代實録
三王外記　續三王外記
明君享保録　泰平年表
續泰平年表　續々泰平年表
續藩翰譜　責而者艸

文恭公實録　天明録
天保日記　懲毖録
接鮮紀事　常山紀談
天草軍記　中山歌聞書
樂翁公略譜　西山遺事
常陸帶

逸史　日本外史
續日本外史　王代一覽

續王代一覽　皇朝史畧
續皇朝史略　續國史略
愛弘紀聞　近世史略
近世事情　明治新史
蝦夷志　蝦夷之夢
駿臺雜話　近古史談
近世叢語　幽囚録
闢邪小言　囬天詩史
殉難前草　櫻田春迺雪
南山日記　大和軍記

筑波日記　筑紫日記
甲子戰爭記　馬関軍記
東台戰記　函館日記
雨窓紀聞　近世紀聞
和漢年契　新選年表
外國年表　外國往復書
合衆國大統領書翰
陂理上書　下田港應接書

太政官日誌　東京城日誌
鎮将府日誌

江戸政記

○德川氏系統表

清和天皇 — 桃園親王 天皇第六子 諱貞純 — 經基王 天皇賜姓源 為鎮守府將軍 世称六孫王

滿仲 正四位下 左馬頭 — 頼信 從四位上 常陸介

頼義 正四位上 伊豫守 — 義家 正四位下 陸奥守

義國 從五位下 式部太輔 居上野新田 足利二氏祖 — 義重 從五位下 大炊助 新田氏 新田守寺尾城贈鎮守府將軍

義季 義重四子 冒德川邑 因氏焉 称四郎 又氏得田因氏焉 称弥四郎 — 頼氏 從五位下 參河守 冒世良田

教氏 又氏世良田 称二郎 — 家持 又氏世良田 称二郎

滿義 称世良田 二郎 — 政義 称世良田太郎 右京亮

親季 称德川 修理亮 — 有親 德川左京亮 和属足利持氏 々々敗

與子親氏遁難到相模 為僧 [illegible]

親氏 称德阿弥 [illegible] 參河 松平 [illegible] — 廣親 親氏長子 称五郎 [illegible]

初遊酒井邑 娶酒井氏 生一子 即廣親 是為酒井氏祖

泰親 初除三河目代 尋叙從五位下 任參河守 城于岡崎 世列諸侯 是為良祥公

信廣 称松平太郎 左衛門

信光 称和泉守 居岡崎 其所生男女四十餘人 顯者十有餘家 女皆配豪姓 是為崇岳公

親忠 信光次子 幼字竹千代 左京亮 居岩津

親長 称岩津 長子太郎 ○親忠

乘元 加賀守 居大和 ○次子

長親 三子 左京亮 居岩津 是為静舟公

親房 四子 [illegible]

超譽 五子 為智 [illegible]

親光

長家 安祥 [illegible]

長忠 右京亮

乘清 [illegible] 右衛門

信忠 幼字竹千代 称藏人 左京 [illegible] 是為安栖公

親盛 [illegible] 三郎

信定 櫻井内膳

義春
東條吉良

利長
称藤井彦四郎

清康
世良田次郎三郎居岡崎天文四年暴卒是為善徳公

信孝
三木内藏允瑞雲公時以専横見逐後以兵畔敗

康孝
十郎三郎

廣忠
幼字竹千代称徳川次郎三郎後任参河守天文十八年卒慶長十六年贈従一位大納言

僧成誉
為大樹寺主

第一代

家康
天文十一年十二月生母青木氏幼字竹千代長称二郎三郎名元信更元康称藏人姓復徳川氏以[illegible]平為族慶長八年拜征夷大将軍任右大臣兼淳和奨学両院別当大源氏長者元和二年太政大臣是時已辞将軍職[illegible]四月[illegible]薨年七十五葬久能山後改葬日光[illegible]贈正一位賜謚曰東照

信康
幼字竹千代母関口氏称岡崎三郎天正七年受信長讒自殺年二十一

秀康
幼字於義丸母永見氏初為豊臣氏養子後為結城晴朝嗣拝参議従三位権中納言封越前六十七万石慶長十二年卒年三十四

忠直
幼字長吉慶長十二年嗣封越前[illegible]

忠昌
従三位参議伊豫守初封信濃[illegible]越後高田[illegible]承越前本宗食五十二万五千石

直政
従四位少将出羽守初封信濃松本後封出雲松江十八万石

直基
従四位下侍従大和守承結城氏[illegible]邑最後従封播磨姫路城[illegible]

直良
従四位下侍従但馬守封大野五万石

第二代

秀忠
天正七年生幼字長丸母西郷氏慶長十年拜征夷大将軍内大臣[illegible]右大臣辞職後任従一位太政大臣寛永九年薨寿五十四贈正一位謚台徳

忠吉
従三位中将薩摩守封尾張[illegible]万石慶長十二年卒無嗣國除

信吉
幼字[illegible]千代[illegible]氏封常陸[illegible]石慶長八年卒無嗣國除

忠輝
従四位少将称上総介封越後六十万石元和[illegible]罷[illegible]放伊勢後遷信濃卒

義直
従二位大納言幼字五郎太丸[illegible]氏慶長十二年封尾張六十二万石慶安三年卒子光友嗣

頼宣
従二位大納言幼字長福丸母正木氏元和五年自駿河徙封紀伊五十五万五千石寛文十一年卒子光貞嗣

頼房
正三位中納言幼字鶴千代母養珠[illegible]氏慶長十一年封常陸下妻十四年増封二十八万石徙治水戸寛文元年卒子光圀嗣

第四代

家光　慶長九年生字竹千代母淺井氏為大将軍從位右大臣慶安四年薨贈正一位太大臣諡大猷

忠長　從二位大納言字國松封駿遠及甲斐五十五万称駿河大納言寛永十年有罪國除上野高崎尋自殺

和子　女元和七年禁内寛永元年進中宮延寶六年崩福門院

正之　正四位下中肥後守幼字幸松丸為保科正光嗣其封寛永十三年改封出羽山形廿石封正光弟弾正忠正貞于上総叙以為保科氏後正保元年正之更受于陸奥會津二十三万石特受大猷遺命輔翼有公施理幕政寛文十二卒子正頼嗣

家綱　寛永十八年生慶安四年紹軍職延宝八年薨贈官位如故事諡嚴有無嗣立弟綱吉為後

綱重　從三位参議寛文元年封甲斐二十五万石延寶六年卒後追贈正二位内大臣

第五代

綱吉　三位中将初封館林二十五万石天和元年入紹軍職在職二十九年宝永六年薨

第六代

家宣　實甲府参議綱重子初諱綱豊宝永元年為常憲公嗣六年襲軍職在職四年正徳二年薨諡文昭

第七代

家継　幼字鍋松宝永六年生正徳二年襲職享保元年薨諡有章

第八代

吉宗　實紀伊大納言光貞三子初為□除矣從□□□享保元年入承家統後延享二年□□宝暦元年薨諡有徳

第九代

家重　幼字長福延享二年襲職在職十七年宝暦十一年薨諡惇信

宗武　田安中納言從三位食所在開田十万石

宗尹　一橋参議刑部卿食所在開田十万石

第十代

家治　幼字竹千代宝暦十一年襲職天明六年薨諡俊明

重好　清水宮内卿

第十一代

家斉　實贈太政大臣一橋治濟子幼字豊千代天明元年為浚明公嗣六年襲職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在職五十一年天保八年老焉十二年薨諡文恭自鎌倉及室町氏以来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前後獨有公而已

第十二代

家慶　從一位内大臣天保八年襲職在職十七年嘉永六年薨諡慎徳

第十三代

家定　實文恭公第三子慎徳公以無子立為嗣嘉永六年襲職進從二位内大臣安政五年薨諡温恭

第十四代

家茂　實文恭公第六子紀伊侯齊順子初名慶福温恭公無嗣及其病篤為後安政

五年十月襲職慶應二年八月薨于大阪謚昭德

第十五代

慶喜

實水戶中納言源齊昭子幼字七郎九慶應二年十月以將德公薨無嗣入襲軍職時際國家艱難內憂外患一時交土幕府大衰於是乎英斷辭軍職奉還推王政復古海內更始黎庶驩震擊壤鼓腹

家達

實中納言田安慶賴子初名龜之助明治元年四月天使三條實美來江戶召傳詔受慶喜後無嗣之詔賜駿遠及奧羽地七十万石尋叙從三位任宰相中將更今名東照公裔孫得是承得全

內田藏版

〇徳川氏所定職司略表

一徳川氏入關以來所定職司頗涉繁多讀當時之史者固不可不知之而其見史上者僅止當要之重臣耳故今据遺狀百個条安政武鑑等諸書作略表區示古今沿革如尤然如其職員極係微賤者皆略之

〇慶長年間徳川氏入關所定職司表

表用系者明其位次也

大老臣　大留守居　大老中

京諸司　大阪城代　駿州両番

若年寄　側用人　高家

奏者　寺社奉行　奥年寄

西丸留守居　大目附　交代寄合

平寄合　勘定奉行　町奉行

大奥邑徒頭　中奥小姓　書院番頭

大番頭　新番頭　両納戸頭

桐間詰番　雁間詰番　芙蓉間役人使番

記録所役人（本丸 二丸 三丸）　表目附　天守寶藏番

旗奉行　刀番頭　持弓頭

持筒頭　先驅頭　賄頭

儒官　醫師（本道 外科）　普請奉行

簞司奉行　道明頭　惣座敷番

火番頭　徒士目附頭　小人頭

伊賀組頭　黒鍬頭　丁千方頭

東照公定則以大老臣為總棟梁秩萬石已上老臣統之萬石已下若年寄統之佗小吏各從其部隷屬頭司

武當附河越忍下總佐倉關宿古河上毛高崎下毛宇都宮相小田原九城為江戸城附庸必令本侍附譜代士守之

駿府中又能二城令為書院番頭者交守之

攝大阪山伏水以世臣次從四位下者為城代為

大番組者交衛之

山二條城令股肱之世臣護衛之以為　闕下之諸司天下有事則鎮西三十三州受其節度

郡國海陸置關者大小無慮十六必令由譜代士交戍之

江府置番所内郭凡廿八外郭亦均焉内令譜代在府之士戍之外麾下參勤之士戍之

安政年間德川氏治江戸時職司表

安政距慶長實二百五十有餘年其間德川氏之職司時不能無沿革今別作表以明之

表中用示首明各長司所統也

[芙蓉]以示芙蓉間詰[雁]以示雁間詰[菊]以示菊間詰[帝鑑]以示帝鑑間詰書中填字者餘皆倣之

注録年俸間詰者止各事務長職耳至如其他屬吏隷職皆略之

本表所揭職司概係受年俸米百苞已上者已下微賤者亦皆略而不載

大老職

老中

老中直轄内臣之部

側衆　祿秩五千石　侍仕將軍者

高家衆　[菊]　俸米祿千五百石　司天使接待

留守居　[芙蓉]　祿秩五千石

鉄砲玉藥奉行、簞笥奉行、

弓矢鎗奉行

具足奉行　持筒初手番頭

天守番頭、

大番頭（菊）奉秩歲、五千石
富士見宝藏番頭、─伊賀組頭、[illegible]奉行、西丸切手番頭、
同組頭（鷹間）奉秩歲、六百石

大目附（芙蓉）奉秩歲、三千石

町奉行（芙蓉）奉秩歲、三千石
囚獄同心五十人、─京師大工頭
江戶町年寄

勘定奉行（芙蓉）奉秩歲、三千石
縦結組頭、─評定所留役、─勘定組頭、─評定所留守居、─金奉行、─切米手形改、─藏奉行、油漆奉行─林奉行─諸國代官、

勘定吟味役（中間）奉秩歲、五百石

作事奉行（芙蓉）奉秩歲、二千石　司宮城及靈廟修建
大工頭、─同下奉行、─畳奉行、

普請奉行（芙蓉）奉秩歲、二千石　司道路橋梁等事

小普請支配（菊間）奉秩歲、三千石　米三百苞
同組頭　年俸

旗奉行（菊間）奉秩歲、二千石

鎗奉行（菊間）奉秩歲、二千石

留守居番（中間）奉秩歲、千石

老中直轄外臣之部

京師所司代（溜間）役俸歲、一万石

京師町奉行（芙蓉）奉歲千五百石

禁裡附（芙蓉）俸歲千石

禁裡御普請山城大川筋漁代官（鄰鴈）年俸米千苞

二條在番

二條門番　年俸二百二十石

二條御殿番　年俸四百石

二條藏奉行　年俸四十石

二條鉄砲奉行　年俸五十石

淀川過書船支配　年俸百石

伏見奉行［芙蓉］役俸歳米三千苞

大阪城代［帝鑑］役俸歳一万石

大阪定番［雁］役俸歳米三千苞

大阪在番

大阪加番

大阪町奉行［芙蓉］歳俸千五百石

大阪目附

大阪破損並材木奉行　年俸現米八十石

大阪鉄砲奉行　年俸八十石

大阪弓矢奉行　年俸八十石

大阪具足奉行　年俸八十石

大阪金奉行　年俸八十石

大阪藏奉行　年俸八十石

甲府勤番支配［芙蓉］俸秩歳三千石
　同組頭

長崎奉行［芙蓉］俸秩歳千石
　同支配組頭

長崎目附
　同代官

浦賀奉行［芙蓉］俸秩歳二千石
　同組頭

下田奉行［芙蓉］俸秩歳二千石
　同支配組頭

箱館奉行［芙蓉］俸秩歳二千石
　同支配組頭

箱館組頭勤方
　同調役

奈良奉行［芙蓉］俸秩歳千石

駿府城代［雁］役俸歳二千石

駿府勤番組頭

駿府加番
駿府定番　芙蓉　役俸歲米七百苞
駿府目附
駿府町奉行　芙蓉　俸秩歲千石
駿府武具奉行
山田奉行　芙蓉　俸秩歲千石
堺奉行　芙蓉　俸秩歲千石
佐渡奉行　芙蓉　俸秩歲千石
同組頭
新潟奉行　芙蓉　俸秩歲千石
同支配組頭
日光奉行　芙蓉　俸秩歲千石
同支配組頭
側用人
若年寄
小性組番頭　菊　俸秩歲四千石
同組頭　菊　俸秩

歲千石
小性組番頭　俸秩歲三千石
小普請奉行　中間　俸秩歲二千石　改役　小普請方
新番頭格奥附　俸秩歲二千石
小性頭取衆　受秩千石以下者役俸歲三百苞五百石以下廩秩歲五百石
小性衆　俸與小性頭取衆同
中奥小姓　山吹
中奥番衆　山吹
小納戸頭取衆　俸秩歲千五百石
小納戸衆　俸秩歲五百石
鉄炮百人組頭　菊　俸秩歲三千石
持弓頭　菊　俸秩歲千五百石
持筒頭　菊　俸同持弓頭

江戸政記　職司表　十一

鉄炮方〔断絶〕

先手弓頭〔菊間〕俸扶歳千五百石

先手鉄炮頭　俸扶、間詰共同先手弓頭

定火消御役〔菊間〕役俸歳米三百口

目附衆　俸扶歳千石

徒目附組頭、奏塲奉行、目附役、太鼓役、闕所物奉行、掃除頭、黒鍬頭、

表大番組頭、西丸徒目附組頭、徒目附衆、西丸表火番組頭、

烏見組頭

小十人頭〔菊間〕俸扶歳千石

同組頭〔檜〕

徒頭　俸扶、間詰共同小十人頭

同組頭〔檜〕

船手頭〔菊間〕俸扶歳七百石

二丸留守居　俸扶歳七百石

内田藏版

江戸政記　職司表　十二

納戸頭〔焼火〕俸扶歳七百石

腰物奉行〔焼火〕俸扶歳七百石

書物奉行〔焼火〕

奥右筆組頭

表右筆組頭

儒者衆　班次留守居

奥儒者

學問所世話心得頭取

學問所勤番組頭

蕃書調所頭取

蕃書調所出役教授職

蕃書調所勤番組頭

天文方

内田藏版

奥醫師
奥外科
奥鍼治
奥口科
奥眼科
表番醫師

表番外科
歌學者
膳奉行
賄頭　同組頭
臺所頭　同組頭
濱殿奉行　焼火　二百俵　秩歳二百石
濱殿添奉行
吹上奉行　焼火　二百俵　秩歳二百石
吹上添奉行

材木石奉行［焼火］
細工所頭
石船役［納戸］
召馬預［焼火］
馬預［焼火］
馬方［焼火］

馬醫［焼火］
同朋頭　歳俸二百石　同朋
數寄屋頭
［若年寄直轄内城職司］
西丸留守居　中之間　秩歳二千石
西丸目付衆　千俵　秩歳石
西丸裏門番頭［鐵獨］　歳俸七百石

西丸賄頭　同組頭

西丸表臺所頭　同組頭

西丸同朋頭歳俸二百石

西丸庭者支配「燒火」

奏者衆「芙蓉」司進諸侯ノ貢献等

寺社奉行「芙蓉」

江戸政記卷之一

東京　勝本亮翁　校閲
鈴木貞次郎　編纂

德川氏正記

第一代德川家康

應仁以還干戈日尋海内糜沸亀分瓜裂遂成群雄割據之勢矣皇天不捐生黎茲生一英傑以開偃武起治之基其人誰矣是為我德川家康德川氏之先出於新田義重義重有六子一女其四子曰義季實

德川氏義季生頼氏實世良田氏皆因邑命氏頼氏生二子其二子曰教氏稱世良田次郎教氏生家持家持生満義建武中満義佐新田義貞討足利尊氏戰屢不利已尊氏擁立光明帝挾以令天下満義乃與其族退匿德川世良田諸邑満義生政義政[illegible]子曰親季復氏德川親季生[illegible]有親有親[illegible]氏[illegible]在京[illegible]後持氏及與將軍足利義教有隙爲軍大舉來攻有親與子親氏首屬持氏壁下奮戰拒敵已持氏軍破自殺于永安寺義教嚴令下搜索新田氏族急有親父子避難到相模剃髮爲僧更遁居

参河有親亡親氏娶酒井邑長五郎左衛門女生子廣親是為酒井氏祖妻亡親氏徙居松平邑邑長有松平信重者家素豪富見親氏不凡偉之妻以其女命嗣其職因稱松平太郎左衛門尉親氏有智略用恩惠懐土民連略諸邑親氏卒子泰親嗣泰親有威武施恩撫下時大納言平實照謫在参泰親深相好後實照遇赦歸京奏泰親除参河目代尋叙従五位下任参河守於是城岩津使子信光守之自城岡崎居焉文明四年七月泰親卒信光嗣任和泉守信光天資英毅有武略當是時海内大乱諸雄互相呑噬

信光夙有進取之志欲攻安祥城時安祥属織田氏信光謂不戰而勝是為上兵吾且籌取之乃聚童児若干装以五彩斑欄衣出城西郊唱歌踏舞城兵悉衆来観信光急発部下襲抜之長享二年七月信光卒子親忠嗣任左京亮時将軍義政已薨足利氏紀綱大衰物情恟然人思乱明應二年八州上野寺部擧母伊保五城主相聯将攻岩津親忠率兵要之伊田擊大破之親忠威名振近鄰九年親忠卒子長親嗣任出雲守親忠性寛仁愛物嘗建一寺於額田郡以資冥福號曰大樹寺世以為子孫大興之兆長親

有武略四近皆服駿河國主今川氏親大忌之使北條長氏將一萬余兵来攻嵓津守將松平親長善防而敵兵圍之數重城且陷長親聞之諭部下曰衆寡不敵我固知肝腦塗地然見兄急而不救我將何面目復見人乎且夫勝敗天也汝等唯見我鞭所向言訖遂発見兵僅三百余長親族聞之稍馳至長親乃令濟矢矯川上流背水戰我兵士氣百倍無不一以當千長氏欲分兵當之而軍囂噪不能制我先鋒將酒井氏忠等乘機鼓噪進擊駿兵大敗斬獲無算而嵓津圍頓解長氏將并東参兵再戰而田原城主戸

田憲光擧城降東参相踵帰属長氏遂帰駿大永元年長親立子藏人信忠而老信忠信任佞小荒湎無度徴歛重苛領邑皆畔安祥孤立後大悔悟讓家子清康而自営大濱老焉清康幼歳嶷叉長才略絶人已継父祖業撫循臣庶恩恵備至於是曩畔者皆復来属先是松平親貞以岡崎畔謀自立城山中固壘自守出兵掠略近郷清康怒欲攻岡崎大久保忠勝諫曰不費兵而全勝是謂之良將今急攻岡崎假令我勝損士必多不若先取山中山中已陷岡崎亦當望風而下願軍事一切委臣乃乘風雨夜急襲山中

抜之親貞懼以岡崎降清康従治焉尋出兵徇西参諸豪降皆相踵於是西参槩帰清康享祿二年清康攻吉田城城係牧野傳藏領傳藏東参右族世有吉田先是竊謀併西参清康聞之出師討之兩軍大戰于吉田河我兵不利將士多死内膳信定挺身奮闘衆皆殊死戰遂大破之獲傳藏尚進薄吉田攻之城陷初清康出師也伊奈城主本多正忠納欵来属已田原城主戸田憲光以城畔清康率師赴之正忠邀饗之于伊奈酒酣佐以下物一盤時盤中藉用三葵葉清康悦以為吉兆遂以圏中三葵葉為徽章世傳

之云天文二年信濃人来侵清康親率一萬兵當之擊大破之斬首屬三千餘人清康威名日顯甲斐國主武田信虎使人来通好曰願自今而後緩急相救自是清康初有開擴疆土之志竊練甲兵蓄糧伏以窺時機天文四年森山城主以城畔降清康森山係織田信秀有清康仍欲略尾張十二月親督一萬餘兵入尾次森山縦火所在攻略以誘尾人信秀不輙動初守理之役清康赦父松平信定深有啣於清康至是居上野城密謀作乱託病不従軍衆情恂懼於是群臣交諫勸班師而清康志已決遂部署將士將

期通清洲時大藏少輔定吉爲執事忠懿奉公以身
任安危恒深憂信定蓄非望屢傳書織之會有怨定
吉者流言定吉陰與信定通將不利於公家定吉大
懼囑子彌七曰我辱君寵已過故內從讒忠欲陷我
一旦蒙冤死汝愼勿怨望宜潛匿蹤時雪我無罪彌
七憂懣逆日十二月五日昧爽廐馬逸闔營騷擾清
康起令控鎭會彌七奉刀竟從誤意其父被誅即自
後弑清康植村榮安斬彌七檢尸獲定吉誓文府長
親尚存群臣護喪歸因献書請定吉處分長親察其
無罪特宥之仍勵其當效忠嗣君初清康夢手握是
字田日以咨群下無有解者有曾廣外者占曰是字
今所謂爲日下人即大權在手也當飛東大爲然往
探而不啓是不在其身而必在其子孫賊清康大悅
同子孫大興福崇道爲剏建龍海禪寺以爲橫外
菩提遂葬之於大樹寺謚曰善德公寶爲我東照公
之祖考公子廣忠嗣爲肯木氏出時年甫十歲後任
三河守尾張國主織田信秀乘喪舉八千餘兵來侵
衆臣松平信孝松平康孝爲將兵應八百分爲二陳
于伊田鄉尾兵侮我寡亂次進我兵殊死奮鬪破其
右翼左翼勢沮尾軍遂大潰死傷無算信秀遂行成

去時天文五年二月也內膳信定謀逆逐廣忠自立
群下皆畔孤立無能爲松平信孝與大窪忠俊酒井
正親等謀迎廣忠入岡崎信定尋卒衆情始定當是
時駿河國主今川義元略定駿遠西參勢振四鄰遂
欲併尾張人謀廣忠助軍十一年八月義元及信秀
兵大戰于小豆阪敗績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東照公
生母水野氏公幼字竹千代諱家康初諱元信又曰
元康高祖長親見而大喜曰此兒容貌非常後必當
貴顯也十五年三月廣忠侍臣岩松八彌失心刺廣
忠傷股而趨出廣忠拔刀追之不及植村榮安將伺
公途遇之于門相搏並墜溷湟中會內藏介信孝過
焉乃把鎗莅于湟曰汝縱焉我且刺之榮安呼曰縱
即逸請併我刺之滾轉移暴卒斬之十六年正月廣
忠疾先是信孝恃功橫恣剌祖叔父親長卒無嗣遂
併其領邑弟康孝卒亦無嗣亦輒有其領邑交議
其叛公宜逐必難制因勸廣忠除之即命收其食邑
信孝奔駿訴之義元々々諭參令納之參人辭焉信
孝乃奔和田投於松平忠倫謀舉兵而事竟不成信
孝竊覺請降于織田氏酒井忠尚以上野潛應信孝
廣忠怒伐信孝不利織田信秀利忠倫精參事情相

謀將攻岡崎廣忠聞之大憂遣筧平三詐降忠倫刺之已織田信秀親帥師入參將期日薄岡崎廣忠乞援於駿河義元先徵質子乃使子元康質駿時以道路多係敵疆假途于田原田原係戸田憲光有元康後母戸田氏即其女也會憲光陰通款尾張圖取元康乃託言雨餘陸路泥濘難歩艤船艦就海路既發急轉柁抵熱田信秀拘諸大宮司氏時元康出母水野氏嫁尾人久松俊勝居迹熱田乃遣家人百方護之水野氏三子康元義勝定勝後並仕東照公族類各顯云織田信秀遣使於參曰令儲在尾存亡任我

苟欲全之宜急絕駿結尾廣忠答辭曰參於駿斷琴之交惡愛一子以缺不易之大義我信秀恚禁錮元康於名護屋萬松寺十七年四月松平信孝自帥五百騎薄岡崎廣忠使酒井正親大窪忠俊等將二百余兵別揀射手七十余人伏于大明寺叢中信孝輕我寡縱兵挑戰戰機已熟我伏齊發矢下如雨信孝傷左臂死十八年三月尾張主織田信秀卒子信長嗣信長幹達有大圖其外舅齊藤利政嘗觀其為人歎曰吾子孫必為之隸奴也六日廣忠卒年二十四謚曰瑞雲公公卒群臣憂悸議納款尾張以迎元康

十一月今川義元遣僧大原將兵攻織田信廣破之城陷逼旦夕乃使人報信長曰若還岡崎質子吾全信廣不則立殺之矣信長從之與義元成元康由是得還時方八歲義元徙之于駿盡私其臣僚擅收參貢稅給元康穀僅千石親臣二十餘人從之以故資計不贍君臣窮乏弘治元年今川義元出師攻尾蟹江我兵亦屬之大窪忠俊忠員忠世等以下七人各揮鎗衝敵城遂陷世謂之蟹江役七槍二年正月元康年十五義元手自加冠納刑部少輔関口義廣女為之夫人參臣僚皆来賀焉或献龍馬元康献之將

軍義輝義輝答以手書并賜名刀一口以為賀皆儀二月織田信長遣其將柴田勝家將二千騎攻我福谷城我兵擊破之傷勝家元康從容請義元曰參無主帥鄰敵動窺彊且鄰亂去故國祖祀多廢願得一拜掃先塋且以示威群下義元許之元康乃歸參群僚爭郊迎焉永祿元年二月元康親督兵攻寺部酒井正親大窪忠俊石川清兼等為之先鋒城主鈴木重教出兵拒之我兵力戰重教敗走入城元康顧謂正親等曰乘勢拔城當若拉枯然尾兵夾擊甚危不若除拔後覆幹正親等感歎乃火外郭退又攻廣

瀬破尾兵遂攻擧母梅坪伊保並不得志還此役也元康初臨陣指壁操縱宛若老將衆皆無不嗟嘆元康又攻石瀬城主水野信光縱騎兵邀戰元康令步卒攢鎗斫馬足馬殪路塡信光兵逡巡不能前我兵乘擊之敵敗走入城元康乃收兵還報捷義元々々悅予山中地三百貫并刀一口二年尾兵圍科野城城將松平信一乘風雨夜斫敵營尾兵狼狽潰走夫人關口氏生世子信康于駿當此時義元勢威振遠近四鄰皆納聘求好義元志愈驕謂取威定霸此時可也遂謀大擧滅尾出兵臨尾疆上元康亦屬焉時

義元將鵜殿長持守大高城織田信長令鷲津守將飯尾定宗丸根守將佐久間盛重壓大高大高深陷敵中而糧會竭義元欲致糧難其人乃集臣僚議遂命之元康元康夷然領之率千餘騎趣之老臣皆危之元康曰唯我恩分汝等奉之乃使鳥井信光等覘敵況返報曰敵兵塡充沿道事甚危杉浦鎭貞後返獨曰運糧斷不難元康詰之曰敵若欲戰假令在山上當下山脚陳而族今卻保于山上其無鬪志明矣元康悅曰善矣乃令酒井正親石川數正等率一軍夜急攻鷲津縱火鼓噪丸根及諸砦兵大愕赴援元

康部下八百騎乃別作奇正三隊徐蔵禮進部伍肅整凜弗可犯糧道敵兵概赴鷲津急守者僅々以故皆傍觀不能動遂達大高而別軍向鷲津者亦撤至乃收軍還義元得報歎曰所謂當世之名將者德川氏之謂乎時　正親町天皇永祿二年五月也三年

正月　天皇行即位禮時朝廷衰微大禮不行者二十年於是安藝國主毛利元就獻租稅以助國費始得行禮五月今川義元大擧侵尾兵凡四萬元康亦會之十九日軍進攻丸根我兵為之先鋒城將佐久間盛重邀戰我兵不利將士多死遂奮擊走之獲盛

重義元將朝比奈泰能又攻鷲津拔之斬守將飯尾定宗織田信長聞警將兵二千救之馳至中島義元既拔二城意益驕自中已無尾張遂移軍于桶峽休士卒張燕信長乘暴風雨踰沓懸嶺急襲義元麾下麾下擾亂義元卒鬪死駿兵大敗耆將宿臣皆殲元康在大高變報頻至群臣請退元康不輙肯偵知其實乃整部伍徐引而還參元康在外已閱十四春秋艱楚具至至是始得立時年十九親戚耆舊皆至賀須部士民翕然親附先是義元亡其臣掠尾地者咸捨守四逃獨岡部長教守鳴海不下信長圍之長教

善禦信長愛其忠勇乃講和使致城退長教曰請發
寡君尸致城不則有枕城死已信長聽之長教奉喪
徐收兵歸駿義元子氏真嗣立元康數出師参尾諸
地信長患之使人謂水野信元曰子之甥猖獗甚矣
宜取以致我信元遂出兵元康邀之石瀬因戰又戰
于十八畷兩軍殺傷相當八月又出兵攻寺部擧母
皆固守不出戰乃分兵轉攻長澤鳥屋根西尾等諸
城共不得志退四年元康使松平好景攻中島城拔
之以賞好景三月元康伐吉良義昭不利四月義昭
攻上野松平好景使子伊忠赴救義昭覘間襲中島

好景擊却之追北至善明堤中矢而死荒川城主吉
良義虎與兄義昭有隙送款元康遂邀酒井正親合
兵圍西尾城攻拔之正親留戍又欲攻東條義昭聞
之揀精兵數百使富永景通將之出軍于藤波畷九
月我兵進與敵會戰最烈敵兵遂敗退本多廣孝等
督士卒追北吶喊薄東條急攻之義昭倉皇不知所
出遂降乃徙之于岡崎令鳥井忠吉松平信一留戍
城元康遂論功行賞賜正親等以下邑有差又妻義
虎以其異母妹尋赦義昭復之初信長滅今川氏四
鄰懾服意元康當納聘畀辭以乞和而元康遠略参

尾諸城勢日彊大信長乃更意元康可謂智勇兼備
矣我與此人締天下亦不足慮也遂使水野信元慫
慂通意元康答曰参與駿固石交義元既雖亡氏真
在焉異日雪父讎我為其先鋒當與君相見于兵馬
間盟交非我所欲也信長乞之再三元康乃集群僚
議之始聽信長大悅遣使歸侵地且定封疆是歲冬
元康遂之尾會信長相盟而歸五年三月夫人關口
氏世子信康歸参信長聞之許以其女妻信康九月
元康親督師以酒井忠次松平親俊為前鋒將伐佐
脇二連木牛窪與佐脇合迎戰于阪井我前軍敗退

元康聞急馳援我士氣復振遂破之追亡逐北獲佐
脇城主板倉重定進攻佐脇拔之榊原長政生二子
次曰龜丸性沉重幼好學嶄然露頭角又善書時年
已十五元康召而祿之是為式部大輔小平太康政
當是時今川氏真荒於声色彈極奢侈毫無嘗膽之
志其嬖人三浦義鎮用事擅威福先是信讒殺其部
下井伊直親其子萬千代時年甫二歲氏真欲殺之
氏真臣新野親規深憐之為乞哀收養已親規攻引
間城中丸死氏真又欲殺之親規妻匿諸佛寺得免
後直親妻再醮参人松下清景萬千代亦迎取已長

豪邁非凡是為兵部大輔直政六年癸亥元康改名曰家康十月家康使菅沼定顕築砦于佐崎糧粟未贍定顕奉教巡邑徴発時以喪乱日久凶歉年尋民庶匱乏無所獲獨佐崎邑中上宮寺齋粟委積定顕査之乃令人謂曰新砦乏糧儲民亦不能給姑貸此以防急尋當償却即命役夫悉搬致之寺元係一向宗寺僧忿乃與同宗正満本称善秀三寺會議招集門徒千有餘人突入菅沼舍縦掠家貲去定顕愬之酒井正親正親遣使上宮寺責其兇暴饑僧行僧徒殺其使者家康聞而大怒令正親糺治其党斬首兇

以徇四寺僧益怒悉會其門徒相議益嘯集無頼徒遂擧兵又構壘于上宮正満本称三寺悉儲戎器彈藥家康將出兵勦之家臣亦多其門徒會蜂屋親周見介太夫等以下数百人信其誑誘相率黨賊賊乃作號符人授之曰此擧也尺進死敵者到極樂寸退貪生者墮地獄愚民迷信相唱煽動吉良義昭畔于東條荒川義虎于荒川松平家次于櫻井酒井忠尚于上野齊叛助賊家康大愕輙部署諸將各據主城以當賊酒井正親擾西尾以攻荒川松平信一康親擾藤井以攻櫻井及本勝賊松平忠次攻東條本多

廣孝與正満善秀賊戰而大窪忠俊聚族于輪田為岡崎声援石川家成與諸公族攻上野家康親帥兵屢赴援賊望旆即亡散夏目正吉又從賊擾野羽松平伊忠自深溝攻之賊固守不輙下會賊中有内應者陰導我兵伊忠乃急攻拔之禽正吉家康赦以屬伊忠後正吉得薦仕信康云正満賊恥野羽敗出兵攻輪田忠俊率百七十餘兵出厚木阪邀戰賊侮我寡縦兵豨進忠俊軍于汎地勤兵不動賊益輕進薄我兵乘機齊射立殺傷三十余人賊辟易不能進我兵下阪掩撃因大戰先是忠俊約於岡崎曰若有急

吹螺報之螺鳴家康自出来援我諸將奮勇健闘殺傷相當遂與賊連戰賊軍相籌將分兵邀于妙國寺斷我歸路夾撃擒於土井水田計已定蜂谷親周忠俊女壻意傷一族藏於難乃單騎至妙國寺原上彷徨四顧忠俊悟之即收兵十二月上宮寺賊議將攻岡崎家康聞之曰鼠賊薄城下縦令我戰勝其如人言何況先則制人有利乎乃親督兵攻之賊將矢田作十郎躍馬先進家康親把銃狙射斃之賊見之勢沮我軍攢銃乱發賊敗却乃收軍初家康攻上宮賊也築砦于作岡大平善秀賊將馬場小平太等襲而

燔之家康出兵擊之我將天野康景逐殪小平太七年正月家康使大窪族壓正滿賊徑至小豆阪與作大平賊會有一賊銃射中家康馬齎家康忿親馳冒陣擊斫賊三將十一日四寺賊相合圍輪田忠俊率族力拒衆寡不敵忠勝忠世皆傷賊乗益進會有土屋新介筒井甚六等十餘騎馳至大呼曰岡崎大兵今當来援城中諸君請證我儕勇怯乃馳衝敵奮鬪城兵大得勢闢門突出賊怖退鐵崎家康聞急馳救攻鐵崎賊鋒甚鋭鵜殿康孝死之家康切齒單騎揮槍馳敵中石川十郎左衛門槍斡家康内藤正成射

斃之又射殺渡邉源五左衛門戰酣會日暮兩軍交緩此役也而軍死傷頗多賊丸屢掠家康而不入已還城釋甲丸滚轉墜者三自此後賊連戰連衂勢頓挫已賊將本多正信蜂屋貞次等拊踵来降家康欲不赦大窪忠俊諫以封内糜沸鄰敵窺虚宜含赦以業國基家康納之貞次乃乞三事一曰與叛家臣降者復秩祿二曰四寺僧徒亦皆依舊三曰兇魁及叛黨共減死一等家康聞之曰二條皆聽焉唯三條難允貞次等因忠俊而告曰三條强允臣等當攻上野東條以贖罪家康遂允之因使効實時善秀寺賊猶

不下乃使石川家成攻之貞次等為之先導遂攻下之上宮及本證寺賊望風皆降東條荒川櫻井等諸亦皆踵降邦内盡平叛党皆從寬典廢分三月家康出師徇東參下吉田田原諸城九月又攻御油寺部並拔之東參悉平當是時甲斐國主武田信玄勢日盛大威布四隣先是屢出兵信濃與越後國主上杉謙信相爭兵連年不解至是聞家康英武不凡使使来求好家康許之八年家康始置三奉行職命高力清長本多重次天野康景為之三人戮議辨理國事政績咸擧闔疆悦服九年十二月　朝廷詔叙家康

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十年十一月家康為世子信康與織田信長婚時信康年甫九歳時今川氏政日衰氏真嬖臣三浦義忠用事進佞黜忠威福由己邦俗每中元士女相聚踏歌衣裝競靚鬬華氏真君臣好之裝錦綺雜伎中上下華奢成風伎舞樂器直過鎰甲一領值者云人以為亡國之兆武田信玄見駿勢日衰懼我從之欲先取之七月遣使氏真謂曰德川氏已背卿結信長勢將并吞遠州如以遠見與即我當出師滅參使卿無西顧之患氏真悟其詐峻拒之甲駿遂絶信玄乃使山縣昌景来謂曰我力威駿以

大井川限疆以修好如何家康許之十一年正月
詔任家康左京大夫三月家康出師略遠下久能西
冢等諸城九月織田信長督大兵伐佐々木氏于湖
南以承禎父子不礼於足利義昭也家康使松平信
一將兵二千助之十二日攻箕作信一奮戰斬首二
百尚進疾攻戰自午至酉織田氏將佐久間信盛丹
羽長秀木下秀吉相繼奮擊遂陷之轉取和田已湖
南十八城望風相踵降承禎聞之自都城宵遁佐々
木氏亡信長遂奉義昭入京師秀吉尾張中村人父
曰藥阿彌其母夢太陽入懷而生之因名曰日吉生

而英敏既長稱藤吉倜儻有大志年十六往遠江事
松下之綱一日竊金而逃資以事信長信長見而偉
之曰汝面類獼猴必輕捷也因是眷遇日渥從陣數
立奇功信長益寵列為將校予三千石秀吉請改姓
曰羽柴十二月武田信玄出師伐今川氏家康々略
遠江井伊谷刑部又取引間城招納馬伏高天神初
信玄見氏眞荒酒統下攜貳竊賄賂氏眞將士以相
結至是甲兵至氏眞親將拒之次清見寺諸將士皆
不戰而潰氏眞退保駿府信玄使人焚之氏眞奔懸
川今川氏亡家康奏請復德川氏十二年正月　朝

廷詔允可之家康乃以德川定為本宗以松平為族
初氏眞之奔懸川也其將朝比奈泰能迎奉之吾募
義勇以圖恢復相摸國主北條氏康亦與氏眞為姻
婭乃將兵四萬屯薩陲山圖納氏眞信玄出駿府次
興津河原與氏康相拒不決先是家康出師攻懸川
戰不決至是復攻懸川次引間使使信玄曰懸川陷
在旦夕畫疆之事一如前約不則我馬蹄縱蹂躪駿
境矣信玄答曰謹從前約矣我兵乃進攻懸川不利
二月家康置戍退次見附三月我兵復攻懸川不得
志會氣賀賊起謀斷我退路乃班師討平之四月掛

川力殫氏眞欲奔相憑氏康氏康許之氏眞令朝比
奈泰勝因石川家成酒井正親求和家康許之令人
謂曰吾駿因石交不得已而用兵豈其本意乎今信
玄有吞併駿遠之志若以遠見與當與相協力伐駿
以圖復歸氏眞聽之交差戴書五月六日氏眞遂奔
小田原家康使松平家忠護送之達戸倉還家康按
行遠地屯金谷兵僅三百甲斐將山縣昌景遇之於
路見我寡進而薄之家康擊却之家康已忿信玄渝
盟與甲絕遂遣兵攻駿府昌景棄城遁時信玄與氏
康相拒於薩陲山尚不決以為腹背受敵此危道也

乃收兵還甲府氏康亦引去八月織田信長伐北畠
具教于伊勢克之因行成以子信雄為嗣是歲冬武
田信玄伐小田原北條氏康使其族氏輝氏邦等將
兵扼其歸路因戰于三增山相兵敗績信玄又略駿
氏康所置戍兵棄城潰去信玄遂取駿元龜元年正
月家康徙居於引間城改名曰濱松世子信康乃居
於岡崎城今川氏臣小原鎮實守華澤城不下甲兵
攻拔之二月織田信長將伐朝倉義景于越前乞援
於我四月家康率兵一萬會信長于敦賀乃攻下手
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近江小谷主也初與織田氏

婚益睦至是猝畔應越謀斷織田氏歸路信長大愕
欲遁義景出大兵尾之信長懼咨謀家康曰義景遲
於機亾足憂也公請留猛將一人急入京其助以為
其後拒信長大喜顧將士曰誰能殿者衆皆默然羽
柴秀吉進曰臣請當之信長大北其志與兵三千廿
七日宵趨京廿九日家康與秀吉合整部伍徐退朽
城敵不敢追躡遂入京五月家康還參六月十七日
信長大舉伐江連略下諸邑遂進攻小谷城兵不出
乃轉攻橫山城長政乞援於義景義景使其族景延
帥衆一萬援之廿六日家康帥兵五千會信長信長

謂之曰公請當江人乃使稻葉通朝助其事家康乃
作四軍一酒井忠次率之為前驅一石川數正率之
繼驅而家康親督中軍通朝率後勁備前軍急遂引
兵西夾姉川陣已越軍来犯我前驅繼驅相繼力戰
退敵兵乘勢益前江兵亦濟信長兵敗卻越兵直薄
麾下家康望見顧部下大叫曰織田公甚急盍以吾
麾下衝之麾下士本多忠勝松平忠次等並進殊死
奮擊呼聲撼天地越兵大敗四亡我兵逐北殺獲頗
多通朝乃以後勁橫擊江兵我兵亦進與信長兵合
勢蔟於江兵江兵遂大敗信長見家康曰今日之捷

功一由公贈遺甚厚橫山尋陷諸堡多下家康乃還
治關東諸侯聞之皆服家康偉武感歎不措云九月
石山本願寺主光佐叛應三好衆長攻信長信長與
之戰不利會朝倉義景淺井長政出陣八王寺佐山
城主森可成拒戰死之長政乘勝進焚大津信長遂
入京次滋賀越江兵保于叡山信長使諸將圍之家
康又使石川家忠酒井忠次赴援信長遣使招諭叡
山僧徒僧徒弗聽信長素憎僧徒破戒沈湎酒色然
以敵兵尚盛暫容之信長與越江兵相持累月於是
朝廷詔平之十二月信長與越江主相盟諸將各

還鎮。二年正月五日家康叙従五位下尋任侍従五月淺井長政與大阪本願寺陰通謀所在一向宗僧起兵令攻江鎌羽信長将羽柴秀吉擊破之信長遂絶淺井氏九月十三日信長焚叡山悉捕僧侶斬之以滋賀郡予明智光秀光秀乃城于坂本禁城成織田氏助之也結構皆依舊制宏壯可觀舉鈇振綱紀綱頗張安藝守毛利元就卒于是歳適孫輝元嗣立是武田信玄數出兵侵遠家康怒與越後上杉謙信修交謙信帥師入信濃焚長沼過進援家康九月信玄揣北疆大雪謙信不能出自帥二萬兵來寇陷多多良飯田二城次見附城井家康乃分八千餘兵為二一留戍濱松一親率之進簿天龍河甲将馬場信房山縣昌景諜達出我軍後本多忠勝將之吾家康以急且曰衆寡不敵宜退軍濱松已援織田氏而後戰敵兵若尾臣請殿為家康納之即還濱松忠勝及大窪忠世等乃留當敵且戰且退至一言坂敵益急忠勝時年十五環黒甲戴唐首健鬪殿之兩軍壓瞻目又撤氏舍縱火阪須敵沮不敢逼遂得全兵而退忠勝已還所負扇標半裂甲上被數箭家康召見美之曰平八汝可謂吾家之良将矣敵又感其壯武

歌曰家康有過分者二一唐首二平八信玄又使武田勝賴及信豐等攻二俣斷我汲道二俣遂陷東參望風多應甲獨營沼定盈固守野田不屈家康聞信玄將過府城乃乞援信長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汎秀来援分次新井本阪二月信玄進軍三形原燔濱松郭挑戰家康與濃師合遂出軍于三形原甲部将小山田信茂視我師歸報曰參師單而薄濃師衆而不整擊之必捷矣遂決戰我師八千分為九隊家康使鳥居忠廣視師返報曰甲師衆盛部隊凜整戰必不利矣家康曰我以汝為勇今乃怯爾忠廣作色曰臣實勇而敏故豫測敵氣君許莫慮於敵何任意家康又使渡邊守綱視亦報曰忠廣言誠當大窪忠佐等請復行守綱拘之弗聽率部下馳衝小山田昌行陣敗却石川數正酒井忠次本多忠勝代當之榊原康政又擊山縣昌景皆走之我師乗勢亂次追踊勝賴等縱奇兵横衝我師我師退數正擊復部之昌行更兵復進康政忠次等迎戰勝賴與氏勝昌景相合更衝信豐與諸將繼之忠勝奮攻畢殊死血戰已信玄縱全軍鳴鼓徐進聲震天地我師遂大敗死傷無算敵乗勝追蹙我諸將校力戰多死濃

師亦敗平手汎秀死之甲兵乃專萃於我麾下家康且戰且退本多忠眞殿死之內藤信成代之血戰其部下皆死鳥居忠廣馳冒信玄麾下甲士土屋直村與之會忠廣揮太刀擊直村直村傷墮馬直村臣攢槍萃於忠廣忠廣遂死甲兵益追家康囬轡欲返之夏目正吉聞急馳至控馬諫曰此非君公死所也君第疾走臣請留拒敵乃復家康馬首驅以槍擊遂留鬭死家康因此得免還濱松時日會暮鳥居元忠將扉門家康止曰毋爲也敗卒將尋歸門已扉安入且戰敗示弱敵益侮爭薄命豁開四門設燎內外此役

戰自甲及丑家康已入飧畢即鼾声如雷已甲兵進薄濱松見門開敵急登馬場氏勝曰德川公智略超群今新敗而啓門自若恐有伏焉未可輕入也乃止已鳥居元忠渡邊守綱秀綱等率百餘兵突出敗兵還者自後大喊甲兵乃退大窪忠世天野康景率銃手百餘深夜自間道抵犀崕々々係甲牙營我兵自營後吶喊亂射甲兵狼狽多死扶痍我兵又襲甲營甲軍益懼廿四日信玄退刑部信玄送汎秀元於信長責讓其助我遂與濃絕天正元年正月十一日信玄率師攻野田管沼定盈及松平忠正善拒敵兵遂

奪羅城定盈退保牙城甲軍募礦夫鑿地道以洩出井泉城中水涸告急濱松家康親出救之甲師備堅不可犯乃退吉田乞援於濃信長依違不果時野田城中有善笛者芳休善銃者鳥居叄左芳休宵弄笛于櫓上甲人來傾聽之如是者連夜叄左從城堞上望見曰來聽者得莫非甲將帥乎及晩芳休上櫓弄笛騎復來聽焉叄左安銃定準發射斃其一騎詰朝敵傳言信玄有疾已定盈力屈使人謂信玄曰願殺身輙城以全城兵信玄陽曰即致城死毋須也乃卒衆出信玄伏甲起擒之退長篠召二人諭降不屈初

奧平道文菅沼貞吉等送款納質於我既畔降甲於是道文等請信玄以歸定盈忠正以易其質信玄乃使來請家康可之二人遂歸嘉美其節厚賜之二月信玄病劇遂置戍去次平谷我師攻復天方角輪等數城十二日信玄卒于平谷勝頼子信勝灌嗣勝頼秘之七月織田信長攻足利義昭於槇島義昭敗奔紀伊以先是義昭數諭盟也八月武田勝頼來侵攻熊山以先此我師圍長篠也家康親督兵邀戰甲兵避據險要八日夜家康設伏二所聚松葉火之以誘敵燄光冲霄敵皆謂遠師燒營遁即出者數十騎遇

伏大敗、適我師擊殺百七十餘人、甲師退、玄瀨長篠尋陷、是月信長伐淺井長政、攻月瀨下之、進次山田、朝倉義景自將兵二萬援長政、陣地藏山、會燒尾城主淺井對馬以城降、義景遁走、信長追擊大破之、長驅至越敦賀、所在迎降、義景歸一乘谷、衆皆散亡、亥山主朝倉景鏡畔、斬義景以降信長、傳首京師、還圍小谷城、外城陷、久政自殺、長政守牙城、送其妻及三女子於信長、奮戰死、淺井朝倉氏共亡、九月信長又攻鯰江六角義弼、遁江悉平、先此甲師援長篠、聞城陷乃返軍、抵森鄉、本多重次榊原康政大須賀康高

邀擊破甲一軍、別軍圍康政康高、二人奮戰又破之、二年正月　詔陞家康正五位上、六月武田勝頼來侵圍高天神城、城主小笠原長忠告急濱松、家康乞援於濃、濃師未至、勝頼急攻、長忠力拒、勝頼利啗長忠、長忠遂降、勝頼乃置戍退、先此勝頼攻濃拔十餘城、至是又拔高天神、志益驕、九月武田氏再來侵、陣天龍川、家康出軍上流、酒井忠次軍下流、使大窪忠世本多忠勝等往視、師報曰、敵有濟河之心、宜進兵、我軍乃將俟敵半濟擊之、甲師懼退、三年正月家康出獵途見一牛角風采異凡、容儀閑雅、使人訊之、曰臣名

直政、父曰井伊直親、今川氏之未亡、父為井伊谷城主、嘗遭讒死、臣時年甫五歲、為叔父所救護、爾來流離至此、家康憫然曰、此名胄也、乃命仕、予其舊封井伊谷、眷遇日渥、三月武田勝頼將攻長篠、預會將士議之、馬場山縣等固諫之、不聽、四月勝頼自率兵來侵、軍宇理會、岡崎厮卒大賀彌四郎密通敵、謀導甲師擣岡崎、信康探知之、誅彌四郎、勝頼聞謀泄、悉燒掠榆城牛窪去、五月勝頼帥大兵圍長篠、城主奧平信昌固壁拒守、勝頼乃四絕糧道、益急、家康乞援於濃、固請而聽、信長乃約親援、十三日甲軍大修攻具、

四面齊薄城、信昌勵衆力扞、日夕不休、而城中食方竭、饑甚、十四日信昌與衆議曰、誰能為我報急於都城者、鳥居勝商奮請往、信昌乃命之、勝商潛出遂達濱松、家康大美之、使還報曰、吾與織田氏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商夜馳還、長篠為邏者所獲、勝頼使之語城中稱信長不能來援、不如輙降、勝商偽許之、壯士十餘人擒羅前後而往、勝商仰城大呼曰、諸君努力、主公與濃侯來援在近、語未畢、槍叢刺勝商、十八日信長至、軍設樂、兵總五萬、分為十五隊、家康兵二萬、軍高松、勝頼欲戰、馬場氏勝內藤昌豐固諫之、長

阪長間跡部勝資勸之戰勝賴從之乃分兵使高坂
小山田當長篠而勝賴自督兵一萬三千餘渉瀧澤
川障家康方計取鳶巣以前後擊敵乃使酒井忠次
自間道赴鳶巣初信長延家康議軍事家康曰勝賴
氣猛濫戰要勝今日之舉以我較敵甲寡我衆勝賴
必死戰矣我軍恃衆浮戰縱勝損士必多以某見之
不若穿塹搆柵伏以數千銃敵近齊發殲之信長曰
可也乃布令人一柵材一束繩曰北人長騎必豨進
薄我我柵沮之銃殪之於是夜列柵三重選銃手三
千令前田利家佐々成政將之家康亦出銃手三百

使大窪忠世等率之以為前鋒廿一日昧爽忠次繼
火鼓噪攻鳶巣砦武田信實倉黄出戰我兵擊破之
砦兵皆殲信實亦死與平信昌乘機潰圍甲兵追長
篠圍遂解大窪忠佐謂忠世曰今日之役我為主織
田氏為援已濃兵先啓戰我之恥莫大焉請自我啓
之忠世曰善忠佐即出山縣昌景率三千餘騎直前
薄柵破其一列叢銃轟發射手繼之甲兵死傷過半
敵猶進忠世忠佐出柵外咄嗟督戰剌擊如飛敵轉
衝濃師積銃齊發昌景下丸死武田信綱小幡貞正
與信豊更進我師濃師又齊發弓銃敵皆應發斃馬

塲氏勝更以師代進我師濃師又齊發銃敵不怯冒
進破柵二列萬銃繼發進丸霰飛聲如巨雷伏屍為
堆織田將瀧川一益乘勢衝氏勝兵氏勝敗走於是
全軍鼓譟繼之甲師大敗昌景氏勝及内藤昌豊土
屋昌次眞田信綱等以下諸良皆死勝賴走還甲府
二萬之軍得全者壘々可算廿五日家康到濃営謝
援還論功行賞各有差六月家康攻二股城不下使
大窪忠世當之轉攻高明砦下之七月我師圍諏訪
原至八月陷城將奔小山我師隨攻小山勝賴大擧
九月帥兵二萬軍大井河家康乃退師敵兵追尾世

子信康請殿乃使榊原康政大須賀康高為先驅返
至大井河布備勝賴乃引去十一月織田信長入朝
拜権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世子信忠任秋田城介
十二月二俣城主依田幸成病死子信蕃代守大窪
忠世榊原康政攻之信蕃告急甲兵不援信蕃乃與
我成致城初織田氏臣佐久間信盛與苅谷主水野
信元不好已信忠攻甲將秋山晴近于岩村城中食
竭晴近縁介糴於苅谷信盛令流言曰信元與甲通
故岩村糧食遂藉之信長信長使人往苅谷訊信元
大驚使人隨使者往申雪兩使醉于途祖閭濃使者

死信元懼奔於家康信長怒使来謂曰急殺信元家
康百方謀救之為請宥信長不聽家康乃召信元使
自殺其二子出奔信長遂予菅谷於信盛信元季子
時生纔二歳有一婦抱於懷遁匿之兒已長怜惻絶
凡土井利昌者請養為義嗣婦許之後出仕家康是
為大炊頭土井利勝武田勝頼見國勢日蹙懼畢辭
厚幣請交于北條氏政且請娶其妹氏政許之四年
三月十七日家康納今川氏真于駿使松平家忠從
之先此信長大治安土城造天主閣自徙治焉使信
忠居岐阜信忠遷從四位上六月酒井正親病卒家

康撫其二子重忠忠利十一月信長入朝叙正三位
任内大臣信長攻殺北畠具教并其十三族北畠氏
亡五年二月織田信長伐南紀雑賀賊々貴去十月
松永久秀與雑賀賊通先是久秀壞京貫耕信長至
是信長使信忠及佐久間信盛攻之久秀縱火焚死
十一月信長任右大臣信忠任左近衛権中将信長
將羽柴秀吉欲経略中國請信長恭書不許責秀吉
平但馬信長乃委以中國軍事十二月家康遷從四
位下任右近衛権中将六年正月　朝廷始行節會
時喪亂日久朝儀多癈信長憂之獻貲與典三月越

後主上杉謙信卒謙信智略抜凡用兵如神每臨行
陣馳行軍中數次部伍御衛整其二子景虎景勝爭
立相鬩景虎敗死景勝遂嗣先是羽柴秀吉攻抜上
月城令尼子勝久守焉四月毛利輝元使其族吉川
元春小早川隆景大舉圍上月秀吉數失利信長遣
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援之尋遣信忠信雄信孝將
兵二萬為之後援七月上月遂陷勝久自殺信長命
信忠班師初浮田直家屬毛利氏心攜貳是役称疾
不往密送款信忠已上月陷直家詣元春隆景軍賀
捷且請饗二帥欲伺間圖之謀泄直家乃決意屬織

田氏十月荒木村重以攝津畔信長十一月信長親
將討之家康使水野重次等助之乃伐取茨木城十
二月信長圍伊丹城築砦各所分諸將戍焉還安土
先是武田勝頼發兵侵我國疆家康又出師邀之
不決是歳勝頼耆老高阪弾正死倖臣長阪跡部益
無所憚勝頼恣虐益極云

江戸政記卷之一終

江戸政記卷之二

東京　勝木亮翁　校閲
鈴木貞次郎編纂

天正七年正月武田勝頼侵遠聞家康出乃去四月三子秀忠生于濱松幼字長丸母西郷氏初世子信康為人剛暴数殺無辜酒井忠次大久保忠世三諫弗聽所生關口氏稱筑山殿性極妬以故被廢居岡崎其婦織田氏亦妬而無男關口氏憎之百方離間於是寵益衰織田氏憤怨是歳七月自作書告信長

以姑氏陰事并條疏世子十二罪會忠次赴安土信長示而問實忠次曽觖望於世子因媒蘖之信長怒使歸告曰關口氏與僧減慶姦而結勝頼圖除卿以立世子遂滅我也卿其亟決意忠次経岡崎不入世子疑懼八月三日家康如岡崎遷世子于大濱五日世子造岡崎哀訴弗聽其傳平岩親吉進請曰臣已為傳而職不盡願斬臣首函致于江以謝焉家康弗許九日遷世子于堀江十日幽之二股令忠世監護焉廿九日誅關口氏信長意未解九月十五日終使世子自裁時年二十一初家康数遷世子者其意蓋在使忠世輩携竄也而世子遂不免世挙咎忠世輩猜機也正四年中岡崎邑民相聚踏舞于城旁自夏至冬息世子甚興之一夕民又聚舞群中有一青童容端美舞伎最絶世子偉之召而問之曰賤児名傳大濱庄官長田平右子索而知其名系乃使仕賜永井及世子亡仕家康是為右近大夫永井直勝家康侍姬永見氏有身而獲罪出産於其郷如字荻丸世子取而撫之三年而家康見之乃令本多次護焉是為越前中納言秀康世子之禍也秀康六歳而立長丸為嗣先是上杉景勝賂武

田勝頼合攻殺景虎景虎北條氏政弟也氏政怒絶甲使人來修交且因我求交于信長於是三國交盟以相援是月勝頼伐相氏政相持于黄瀬河家康乃帥師入駿勝頼引兵來邀家康欲撃之諸将諫之乃止十一月松平家忠伏兵破甲師於瀧坂是月織田信長攻下伊丹城夷荒木氏族八年正月家康進從四位上十七日羽柴秀吉攻別所長治于三木殺之三木平三月家康攻高天神築長圍而還五月攻田中侵掠而還持舟城主朝比奈氏秀追躡我師返撃大破之七月復攻田中或諫曰天將陰雨大井必漲

勝頼来来撃我甚危矣請急救師家康從之濟河而還其夜果雨河漲勝頼聞之疾驅至不得濟羽柴秀吉徇但馬山名宗仙以出石降但平遂入因幡鳥取矦山名豊邦降遂徇國中而還十月織田信長封前田利家于加賀能登九年三月高天神食竭城兵皆逃我師邀撃斬守将岡部與行家康遂與信長議大擧攻甲十月秀吉攻鳥取城下之守将吉川経家等自殺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来援秀吉乃班師定因而還十年二月勝頼帥兵二万次諏訪信長遣信忠将前鋒從岐蘇入而大挙自継之家康帥兵三万五

千從駿相約夾撃相侯氏政亦以兵三萬次境上為其聲援勝頼聞之令諸将分守要地戰数破諸城皆潰勝頼尚在諏訪日議戰守城織部曰分兵為三臣借五千兵為前鋒小山田初鹿将五千継之主公師一万與決雌雄長阪長閑跡部勝資拒之阿部伊賀曰臣諜偵敵情営不整乗夜襲之必獲大捷矣長閑等又沮之議不決彌旬家康進次抜方分兵攻遠目鞠子持舟久能諸城皆抜之甲将穴山信良曾有釁於勝頼密貳焉是役出在江尻家康遣長阪血槍說降之信良聽而潜来謁遂還其邑當是時信忠軍于

飯島分兵攻撃信人相迎降勝頼将士聞之奔竄相踵先是勝頼城于韮崎名曰新府至是退入焉家康在江尻使人説降田中守将依田信蕃不肯乃令信良以書喩三月朔信蕃致城而去是日信忠圍高遠疾攻陷之守将武田信盛小山田昌辰等以下皆死府中守将武田信龍棄城遁家康乃入焉信忠抵諏訪高島深志等諸城皆下勝頼畏怖與諸将議避鋭真田昌幸遣信曰臣邑吾妻嶮固宜保守焉小山田信茂有異圖又遣人曰臣邑郡留郡險足守焉願主公決意来臨長閑等勧勝頼遂從之七日信忠進入

甲古府家康亦自市川入甲撫降懐来秋毫無犯沿道望風歸款勝頼赴郡内信茂拒不納乃以殘兵投天目山信忠令瀧川一益率兵逼之勝頼令左右殺夫人北條氏自出冒世子信勝鬭死織田氏兵斫勝頼献首於信長大罵之家康禮焉遂索勝頼屍葬之甲信士民聞之皆竊傾心於家康廿日家康抵諏訪會信長信長謝曰成功至此皆卿之力也以駿歸家康家康請半割駿以予氏真信長弗許遂論功定賞封瀧川一益于上野営領關東受我節度餘各有差四月信長焚恵林寺鏖其僧侶寺素係武田氏之壽

域勝賴之變也欲援之而寺僧峻拒信長憎之故及焉信長入駿覽富士嶽家康邀饗之于濱松接儀極腆遂自海道歸江當是時羽柴秀吉已平淡路大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來援秀吉次龍王山築塘灌于城々中大窘五月九日家康如安土穴山信良從焉信長供億甚豐使明智光秀為司饗享之于高雲閣親饋之信良及酒井忠次本多康政等侍食焉乃大張樂信長謂家康曰卿盍遊觀京畿孤亦踵往廿一日家康與信良輕裝如京時有急報自備中達安土曰藝侯親來機不可失信長大悅決親往乃

下教令畿甸侯伯會師于備命光秀為先鋒光秀憤恚悉投饗具於琵琶湖廿八日家康如大坂先是信長遣信孝等將略南海次大阪信孝乃迎饗焉家康遂往界府是日信長輕騎如京館于本能寺信忠從之館于妙覺寺初光秀深有嗛於信長及受西討命積不能平遂決於叛六月朔會其私乎光春利三等議大事夜出師颺言曰我將入京獻軍容而西二日昧爽鼓譟圍本能寺信長縱火自焚光秀圍妙覺寺信忠亦縱火自殺家康在界府變報至奮然曰我且陣于飯盛八幡立誅逆賊本多忠勝井伊直政等諫

曰光秀新得志擁大衆據勝地我寡而戰必危矣不若先還駿舉義兵徐圖征誅也强而後聽乃就間道出山城經江信樂到多羅尾土寇爭起要於途直政忠勝拒鬪尤力遂歷伊賀柘植達勢白子浦乃上舫泛海到參大濱四日薄暮初歸岡崎穴山信良自懷猜疑此行不欲從自普賢谷別而去便道奔甲途為艸民所殺信長季子勝長留守安土蒲生賢秀副之變聞于城衆皆震駭賢秀晏然不動決死守已衆逃者相踵賢秀不得已捨城而去前田玄以奉信忠孤秀信奔清州光秀遂入安土當是時羽柴秀吉已陷

高松城與毛利輝元相持輝元聞援且至議成秀吉許之而變報會至輝元欲背約小早川隆景諫之乃行成秀吉借甲仗若干於輝元而發十一日抵尼崎衆凡四萬神戸信孝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焉光秀聞之以兵萬五千西上陣洞嶺十三日兩軍大戰於山崎光秀兵敗潰光秀宵遁途為村民所殺秀吉逐捕斬明智氏餘黨悉平之家康還國也抑日徵兵討光秀十七日進到熱田聞秀吉捷乃班師召織道護衛出力者賞之初河尻鎮吉挾權酷下及信長亡國人攻殺鎮吉森長可等皆棄守西走於是甲信

無主大乱上杉景勝北條氏政並出師争之家康乃使大須賀康高酒井忠次等將師入甲甲故臣相踵歸降皆予其故俸又遣大窪忠世石川康通等將兵繼之諏訪頼忠小笠原信嶺皆降七月家康親師師入甲氏政遣子氏直領四万兵入信我兵與之戰不決家康先陣古府後徙新府氏政又遣弟氏忠等率兵入郡内氏直與之相應圖夾擊我諸將諜知之乃邀擊大破之家康大悦以郡内賜鳥居元忠九月家康令依田信蕃招降信人真田昌幸昌幸降乃令二人陣于碓氷嶺絶相糧道已信人保科正直又招諸

城以降氏直益窘十月氏政遣使請和於我聽之於是家康解嚴次古府使大窪忠世鎮信平岩親吉鎮甲務除武田氏苛政其法制一依舊為勝頼建佛宇于田野送其遺臣為僧者為之主甲信民悦服十二月家康還駿氏政之求成也請為氏直娶家康女許之至是使人来納幣當是時羽柴秀吉已略十餘國秉鈞於京畿織田信雄信孝勢皆出其左信孝不平遂舉兵圖之柴田勝家瀧川一益並應之十一年三月勝家大舉軍于柳瀨秀吉固賤嶽砦與之相持已將兵攻信孝於大垣勝家甥佐久間盛政潜甲襲賤

嶽一砦守砦中川清秀拒死盛政已捷而頓兵不還秀吉聞急即夜軽騎親發將士繼從馳抵賤嶽與盛政大戰盛政敗走見獲時四月廿一日也遂追圍勝家於北莊勝家自殺初信孝與信雄爭長相敵視至此為信雄所逼自殺五月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北條氏迎女家康令酒井忠次護送焉八月家康如甲定制章以上田賜真田昌幸十月家康陞正四位下遷右近衛權中將十一月秀吉大城于浪華結構之宏壯推為海内第一遂從治焉十二年正月參遠駿甲信將士盡来謁于濵松賀正二月家康進

從三位遷参議初秀吉欲激織田氏除之過之亡状誘信雄骨梗臣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使畔帰已信雄怒三月召三將誅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秀吉絶信雄招池田信輝森長可堀秀政不從附秀吉信雄益窘来乞援於我家康許諾乃遣石川数正水野忠重等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家康聞秀吉大舉且東也欲親將援信雄虞越相窺後分諸將備之親督師會信雄于清洲信雄謝之家康曰某在焉公决無憂也乃聚諸將議決軍策遂命酒井忠次修小牧故壘池田信輝襲取犬山據之十六日家康與信雄如

小牧遂駐劄焉結紀根來僧募雜賀及南海四國諸
豪令並起圍浪華十七日森長可陳羽黒酒井忠次
請擊之乃遣忠次及與平信昌松平家忠等進挑戰
長可出軍八幡林隅水陣信昌先濟冐陣諸將繼之
長可敗走斬首三百餘級家康終留康政於小牧與
信雄入清洲又使本多廣孝城于小幡以便參往來
秀吉聞羽黒之敗大忿置戍南海而自將而來廿七
日抵犬山兵都十二万五千餘親巡視地形憾我得
小牧乃起壘柵以對小牧家康與信雄帥兵萬八千
出復軍于小牧家康上櫓望見塹柵笑謂信雄曰往

長篠之役尊公用此策獲大捷渠豈勝頓挫我乎乃
下令禁濫進先是康政為信雄筆檄文傳移敵中文
載曰秀吉背主恩逞鬼蜮之毒我主公受依託義為
織田氏圖誅討汝將士儕列而今甘其驅役渠河
顏乎盍改圖歸順秀吉覽文大恚購康政首千金四
月西軍益至山野皆兵四日夜池田信輝至犬山說
秀吉曰參兵盡數在小牧國必虛我潛軍擣其巢穴
則彼必顧而潰可以逞矣秀吉沈吟不決明日復請
許之信輝將第一軍森長可將第二軍堀秀政將第
三軍長谷川秀一將第四軍三好秀次將第五軍秀

次秀吉甥也全兵三萬六日到篠木栢井燔土寇助
勢會蘇木民至小牧報警家康遣細作探得其實八
日夜信輝長可潛進兵于岩崎家康留酒井忠次石
川數正等守小牧自將精兵四千夜半發皆偃旗韜
銜尾敵而馳信輝攻拔岩崎時織田氏將丹羽氏重
守焉拒死之信輝大悅乘勢向岡崎我先鋒將榊原
康政水野忠重等率師進至稻葉時秀次兵頓東山
下傳餐我兵自後急逼之秀次大敗走於第三軍家
康與信雄繼進遂抵長湫已我先鋒與秀政兵戰敗
或說家康曰衆寡不敵宜速退保岡崎家康哂而不

答渡邊守綱等偵而還曰勝機在此請整次迎擊家
康然之遂麾中軍而進秀政軍望見我葵章旗金扇
標勢汎井伊直政率手兵登阜阜方長湫巽位直政
令弓銃齊射敵衛秀政敗奔樂田直政益奮擊家康
乘機進勢大振森長可見事急黒甲赤馬自立陣頭
督戰我兵矚目發銃長可中丸斃其部下大乱信輝
見之顏頎乃遣人樂田請秀政相合擊秀政不聽信
輝益窘已直政鼓譟進衝信輝陣直政自揮槍突戰
餘衆皆繼永井直勝伺信輝據胡牀蹙槍斃殺之就
馘之安藤直次又斬信輝子之助馘之我諸將追北

逐亡斬首萬五千級家康收師退小幡砦秀吉聞敗
大怒意謂我兵恃衆侮敵故敗矣乃整數萬騎發時
酒井忠次本多忠勝皆尚留守小牧忠勝聞之議曰
秀吉悉衆向長湫乘虛擣樂田本營必有利矣忠次
以為然石川數正竊懷異圖沮之而止忠勝曰敵大
兵已南主公之事實危矣吾且以部下視師乃率兵
五百馳及敵於途與秀吉軍並隊而行相距裁數百
步忠勝數見欲冒麾下之狀麾下之兵請擊之秀吉
不許曰忠勝驍名夙著擊之必損我兵矣我且舍而
濟彼勇秀吉進抵長湫則積屍丘堆而軍既散秀吉

歎曰家康可謂華實兩得者矣乃決以旦日攻小幡
忠勝見家康于小幡曰臣兵不戰故銳敵兵衆而不
整願假臣以一隊驍騎夜斫營走之秀吉首可獲也
家康壯之而弗許曰我捷已足狃而黷戰者必危矣
即夜與信雄潛歸小牧明旦秀吉至歎曰家康神也
我不如矣乃引兵還樂田益築壘修栅分諸將守之
是役也直政部下軍裝皆用赤色而勁銳無比所向
披靡敵軍畏憚之稱赤夜叉云五月朔秀吉置戍樂
田班師于西自恥大舉無功歸途攻取濃加々井竹
鼻二砦退次大垣六月家康收師入清洲酒井忠次

奉命留守小牧信雄亦歸長島初織田氏故將瀧川
一益失勢在神戸至此聞小牧役起與九鬼嘉隆相
共黨秀吉誘降信雄管內蟹江及下市前田城一益
將入蟹江城中舉烽應之家康望見令曰敵必不虞
我出急擊勿失即出師一益嘉隆兵半已入城我兵
一圍城攻之一擊敵自海濵者海路敵部避之于海
心已信雄亦率兵來乃相合疾攻城城兵善拒我軍
夜々吶喊示夜襲狀敵每驚警如是者三夜氣大沮
嘉隆慮不可支乘夜脫城上舟去一益力亦屈致質
乞降曰苟赦宥即斬守將以輸城家康不荅已城兵

數百潰脫逃大須賀康高追擊獲首數十級一益遂
斬守將前田與十郎以輸城去先是家康攻拔下市
城斬其守將秀吉聞急自大垣来援不及駐軍于桑
名家康聞之進師神戸秀吉尋還大垣家康乃退清
洲八月秀吉復出師前鋒至尾樂田家康進軍於岩
倉信雄軍于冰村九月秀吉至戊呂家康與信雄移
師從之西軍望見我金扇標氣頗沮秀吉畏宵退軍
二十余里外尋還大垣家康及信雄退清洲十月家
康入岡崎酒井忠次留守清洲榊原康政守小牧是
時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聞我捷而威名日熾遣

使修款且欲東西相應夾擊秀吉吉大懼十一月將兵入勢軍于羽津信雄亦次桑對軍家康聞之赴援秀吉憚家康多智畧遽乞降信雄信雄許之相盟家康聞而未懌遂還岡崎居日凱旋濱松論功行賞是月秀吉遣使来請和於家康召諸將問和戰利害石川数正素蓄異圖故張和議家康怒遣歸使者已秀吉使復至請前議二月信雄自来濱松謝長湫出援且勸許成於秀曰公素無怨於渠與接士馬者唯我故秀吉以無得卿子欲養為嗣家康黽勉從之乃遣荻丸秀吉悅養為子命姓

字曰羽柴秀康十三年二月城吉良三月家康患疔症頗危而不許醫診視自決不起召臣下屬後事本多重次切諫將致命乃聽命醫疔尋瘉秀吉進正二位內大臣初紀根来寺僧侶衆畏乱連掠傍邑勢日猖獗秀吉嫉其逆應我乃帥師攻之遂取紀僧侶来奔者二百人家康為置根来部四月越前國主丹羽長秀卒家康巡甲五月秀吉遣諸將攻長曾我部元親元親懼行成秀吉改設姓曰豊臣請任関白初家康及相成也以沼田屬北條氏上田城主真田昌幸攻取沼田沼田素係昌幸邑北條氏直請還之家康

諭昌幸納之取償於管內昌幸不奉命終屬於上杉氏因降於秀吉大窪忠世等整衆討之八月秀吉代越中降佐々成政越中平上杉景勝又降之閏月我師攻上田不利敵兵追抵利河大窪忠世以十餘騎殿之師因得濟忠世陣南岸欲返擊二將弗聽已昌幸引還三日忠世率兵濟筑摩河陣八重原昌幸陣手白冢忠世使柴田康忠還告二將曰公等亟合兵臨河我應而夾擊可以逞矣二將又不肯逡巡之際昌幸退次城外諸將乃結陣相持家康使井伊直政等赴援直政率五百餘騎到信與昌幸對疊重旬昌

幸不敢出戰越侯景勝且来援直政諜知之曰曠日頓軍者危矣且主公意在輕班師也乃與諸將議班軍直政與松平康重殿焉敵不敢逼於是大窪忠世留守小諸以備景勝来援初岡崎留守石川数正竊傾意於秀吉其児亦在大阪秀吉利誘之数正遂通焉十一月十三日数正舉族出奔大阪城中大駭松平家忠從深溝馳到岡崎守焉十六日家康到岡崎召家忠褒之又遣使召忠世荅曰景勝日窺我隙昌幸將迎故信玄孽勝重侵甲臣風聞知之焉得捨城赴徵無已則有得代守而後趨徵乎弟忠教奮曰願

生死守城乃行會大雪冦不至忠教得代尋歸關白秀吉既略定南海北陸將圖西海患家康及相相結屹崎東道也乃因信雄求申盟於我且請家康来覲廿八日家康見織田氏使者辭曰長湫之役所獲者皆秀吉之良顧必讎我矣我何敢往至異日相見於枹鼓之間我何辭焉使者返家康稟秀吉必與師大議戰守之策詢衆曰岡崎我先塋所在而當敵衝當使守之者誰本多正信曰忠魂義膽臨大節不可奪枕城而死者即可家康曰作左衛門其人也命守之重次辭去忠誠形色乃與手書約其子成重紹封十

四年正月秀吉復使人来請入覲弗聽使者不敢去居數日家康畋于吉良使者来見固請前議尚弗肯明日使者復至見請辭頗犯忌諱家康艴然曰汝何喋々也我與秀吉兵雖異衆寡而客兵贍於地形我兵據嶮而要擊之勢猶大山壓卵何憂之有汝不見長湫役乎勿復費無用之言速歸以語汝主毋来則斷不肯也使者恐怖返命秀吉不恚遂決以妹納於我求入覲初秀吉異父妹配佐治日向者至此秀吉使人諭旨佐治勉强聽命遂絶婚遣妻而自殺二月秀吉使羽紫勝雅等来議婚淺野彈正少弼齎其密旨来舍清洲家康不輙見使者酒井忠次固請乃見使者遂約三事許婚廿七日信雄来賀祥是月秀吉起第于禁闕西成命名聚樂遂徙焉三月家康與北條氏直會于黄瀨川申盟於是我與相益親四月秀吉送女於我家康使榊原康政往京師告禮成舍于冨田氏秀吉就見曰小牧之役草檄極醜我者非子乎我嘗千金購子頭今日視子面宿憤頓消子主已為我婚而有士如此在於我所嘉七月秀吉贈手書固請家康西上九月使彈正少弼等来約送母為質十月家康遷中納言以秀吉奏請也家康遂決意西

上乃令世子留監國而發抵岡崎會秀吉母至秀吉下令沿道各國修道路橋梁供帳甚盛二十七日至京師館於茶屋晴延秀吉與秀長及淺野長政夜来面曰自長篠之役不相見者十餘年于茲矣爾来海内鼎沸今日之事公一為萬姓枉屈貺莫巨焉遂呼餼親嘗而進接儀極渥如是者達宵從容謂曰我職極人臣秉天下之鈞軸然系出於賤微諸侯多不心服我且延見侯伯於聚樂願公枉降我以為之率十一月二日家康謁于聚樂秀吉大會侯伯嚴儀延見之家康恭儀極至列侯皆改容三日大饗秀長為享

主宴酣秀吉至初秀吉母大廳在岡崎守監甚嚴故日夜憂悸馳書於西促家康歸且欲急親歸期秀吉會得書故至請祖于聚樂家康從之遂祖於聚樂時浮田秀家等以下皆次列門外秀長目家康家康進請覽秀吉所穿袍秀吉辭曰此是戎服也家康曰家康存焉豈復使殿下戎服乎秀吉大驩曰吾得佳甥復莫虞也列侯聞之震慴遂起我第于二條賜酒井忠次宅給江地三萬石以為朝宿邑秀長臣藤堂高虎督役五日家康陞正三位井伊直政任兵部大輔榊原康政任式部大輔其餘將臣補任各有差七日

正親町天皇禪位於皇太孫　皇太孫諱周仁踐祚是為後陽成天皇十四日家康還濱松令井伊兵部大輔護送大廳直政有禮大廳稱譽不措秀吉大悅享饗之使石川數正接伴直政覘而不與言第語人曰此人々頴而獸情在座皆失色廿五日　天皇行即位禮吉川元春卒于是時長子元長嗣十二月家康徙治于駿府土岐定政留守濱松以板倉勝重為駿府奉行勝重父好重弟定重並陣沒勝重初為僧為人沈重有才畧喜就書史及兄忠重卒無嗣家康令勝重髮而為吏能稱其職故有是命已奉職

擢公偕正杜絶賄謁衆皆稱之十五年二月秀吉大舉西討島津氏家康使本多廣孝往會于師遂從而西攻嵒石城先登有功五月薩侯義久降九州盡平七月秀吉凱還家康赴大阪賀捷八月家康進從二位遷大納言尋歸駿十二月廿八日家康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十六年三月家康入朝公子秀康遷左近衛少將我諸臣遷任有差四月十四日　天皇幸聚落秀吉迎扈家康及文武百僚及諸侯伯皆扈從十五日秀吉使家康以下盟於御前特詔家康與信雄秀長秀次及中將秀家班清華之上十八日

天皇還宮廿七日家康東歸五月秀吉遣使北條氏讓其不庭氏直依違答之其意蓋在得婚以贊一若我也而秀吉不以為意佐々成政治東肥也暗而無恩境內土寇大作成政苦戰初平之秀吉責讓之成政自殺乃分肥後以封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六月家康與夫人赴京師候大廳疾九月北條氏遣使如京請曰弊邦嚮與德川氏易沼田而真田昌幸未納之願得沼田而後朝秀吉曰氏政父子鴟張関東未曾入覲其罪大矣入朝而後當與沼田也家康至自京師夫人猶留焉十一月米澤侯伊達政宗使人来

修好家康厚答之十七年正月家康獵于中泉獲一偉童以附世子是為民部少輔土屋忠直忠直父昌恒事武田氏死于天目役忠直已孤家人挈奔以托駿清見寺是日家康過寺忠直捧茗呈之故獲焉真田昌幸以子信幸質于我五月結城晴朝降秀吉請得其族以為子秀吉乃遣秀康當是時羽柴氏威令布五十余國関東諸侯往々因我送款先是家康西上是月還七月秀吉遣使来請相疆事榊原式部大輔如上田諭真田昌幸致沼田昌幸奉命乃説氏政促入朝氏直已得沼田使叔父氏邦居焉氏邦遣兵

侵其旁地昌幸訴之秀吉怒責其負嶮背信齎詒朝命遂議親征十二月家康如大阪秀吉奏請東伐詔允之乃徵兵於近畿諸道戒東伐期命家康統前軍十八年正月豊臣夫人卒于京師我世子如京師秀吉謂大納言與相有姻故送兒擬質也吾豈衆疑我厚贈遣歸世子北條氏聞警修壘深濠益固守備分族扼諸嶮餘皆保都城而将士疑惶民情大揺二月家康調兵二萬五千大誓于師而後發尾侯信雄越侯景勝加侯利家皆相踵發三月朔秀吉入朝辞而東　天皇詔錫節刀兵從者十七萬藝侯輝元留守

京師和侯秀長于大阪已秀吉入岡崎處守本多重次不敢出迎曰非我君何須迎謁秀吉再復召之遂不入先此家康進軍于長窪上豆諸城多潰十九日秀吉抵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風聞徳川氏與相通謀願舍焉淺埜長政諫曰浮言不足信殿下請亟斷焉乃入三成自幼仕秀吉以容色被寵已長而慧巧能迎合主意秀吉以為奉行任治部少輔家康聞秀吉至自長窪會焉家康將入見本多重次趨詈曰主公何為為此奇怪事君於國者豈有假其都城於人哉果然則人若乞夫人亦且許假歟言畢而

出在坐諸將皆眩然家康顧謂曰渠本多重次者為僕者舊自僕齠齔從百戰不顧軀忠義徹骨髓故僕甚愛之然質頑狂老而滋甚今爾衆忌僕如此乎素可知爾衆皆謝曰此翁之驍名闘得熟矣今初得面貴藩多士如此實可頼也廿八日秀吉進抵豆總原按地圖議戰家康曰今分兵為三其二攻山中韮山而氏政父子若来援則其率一軍邀撃之于函根彼保嶮死戰其若失利則殿下請以大兵継之則可以逞矣秀吉曰奇謀堪感矣然彼不敢出則何如曰若爾則其當自間道入酒匂留兵以断八州援路而

公槊軍與某直擣小田原破之必矣曰酒勾之道得無守敵乎曰有敵守新莊足柄鷹巢三城在焉然守將不固望我兵必懼而潰秀吉曰善矣乎公之計乃部署所向使信雄攻韮山秀次攻山中北條氏不出家康乃從間道踰函根攻鷹巢諸城並潰遂進軍酒勾相侯氏直與氏政議出師決戰初相世臣松田憲秀素蓄異圖先此密送款於秀吉至此慫其死戰或勝沮議乃止四月我將松平康重等攻宮城野破之湯本竹浦皆潰奔都城大軍遂薄小田原松田憲秀潛使人謂秀吉曰小田原西南有笠掛山巔除俯瞰

城中公須移劄于茲矣臣伺間自内應之秀吉悦乃築壘山上粉壁糊以白紙一宵而成敵驚以為神九日秀吉移劄于石垣家康至秀吉嘉其功約曰事平當移封公於北條氏地家康謝之乃曰公已得八國將永治小田原歟家康曰且治焉但不知後圖何如秀吉曰否々其地孤疆場當使世臣守焉我聞武藏有江戸距此二十里許沃壤四塞控海帶山形勝無比公宜治于此家康曰謹從命我師助加賀師入上野武藏下松枝上田箕輪廐橋等諸城家康又使本多忠勝酒井家次鳥井元忠等助浅野木村氏徇両

總述下城砦六十餘還入武攻嵓築陥之五月叙平康國頓兵于總社為降將所害弟康貞手鎗殪十余人定之家康乃使康貞襲封秀吉召小早川隆景于清洲議方略隆景勸設長圍之策乃大張樂開宴管絃之聲甇々相答城中益窘是月堀秀政卒于軍子秀治襲封六月家康諭伊達政宗使入覲政宗至行臺將入見秀吉先責其專橫命悉致其侵地政宗即奉命秀吉延政宗指示軍容石田三成攻忍城不克乃罷景勝利長以降附来謁秀吉不称其功曰二將之功實偉矣然其援諸城者皆許其降若屠一城而

赦其餘乃寛猶得中吾固當賞之也加藤嘉明竊謂人曰夫主將之德在不好殺關白為斯言或其莫後乎二將遂攻八王寺屠之以自効時小田原受圍已數閲月而城中固守猶不下我井伊氏所部松平康重鑿隧道以入城廿二日暴雨隧道壞樓櫓摧陥直攻設伏塹外覘壁兵入城斬首四百級縦火于城城兵發出拒戰我兵無繼乃收兵城兵追尾遇伏大敗家康麾下望火駭異松平家忠曰勿異也此我兵乗暴雨夜黒入城耳報適至攻圍累月唯弓銃相挑是役肇獲城中首級秀吉滿悦賞之松田憲秀子左馬

助告父逆遂被誅秀吉乃遣羽紫勝雅諭氏直曰子若與我成當封以武相豆三州七月家康使人如韮山諭降守將北條氏規弗聽先此信雄攻之不克我將小笠原廣勝死之秀吉復遣內藤信成諭降氏直氏直惶惑五日遂出就我營乞降家康避姻婭之嫌使之因羽紫勝雅以告秀吉悅將以而總代武相速命致城氏直拜謝而退秀吉乃令解圍家康使井伊直政等往與西將片桐市正等受城十日家康遂入城十一日秀吉遣人於北條氏以諷自裁氏輝氏政並自裁放氏直氏規等以下于高野相亡於是家康

遂轄北條氏地八國管內侯伯皆為我附庸秀吉別割海道地万石為我畋獵地又以江地九万石為朝宿邑乃以我五故國封信雄信雄辭不受秀吉怒放之秋田奪其封尾勢予甥秀次而割駿遠參甲信地予其宿親次年秀吉遷信雄于伊豫文祿中其子秀雄受大野地五万石後信雄屏居伏水削髮号常真織田氏遂微伊達政宗致其侵地會津仙道還田領米澤秀吉使景勝收其地會津故主葦名義廣請復之秀吉不許卒予之於蒲生氏鄉是月秀吉東下家康派遣諸將徇郡邑未下者尽定之遂與秀吉定議

城于江戶八月朔入焉大窪忠世留守小田原及函根家康遂論功定封封井伊直政于上野箕輪榊原康政于其館林本多忠勝于上總大瀧內藤家長于其佐貫大須賀忠政于其久留里鳥居元忠于下總矢造大窪忠世于小田原平岩親吉于上野廐橋松平康貞于其藤岡酒井忠次于其碓氷松平家忠于武藏忍松平康重于其私市高力清長于其岩築酒井重忠于其河越大窪忠隣于其羽生小笠原信嶺于其本莊奧平信昌于上野宮崎松平家廣于其松山本多正信于其甘索菅沼定盈于其阿布石川康

通于下總鳴海小笠原秀政于其古河內藤信成于伊豆韮山直政康政忠勝皆各食十万石忠世元忠各食四万石親吉康貞家次忠政各食三万石其余各有差九月秀吉西還此行抵奧白河而還米澤侯政宗以封疆蹙少居常怏々遂煽奧羽民作乱而密通謀上冠蜂起景勝出師討之不決會雪深乃罷師江戶之為城肇於上杉氏將太田持資建築郛郭隘惡至用破船板為階本多正信請修之曰都城廉狀若是何以觀外賓臣恐招大方嗤笑家康哂曰汝見亦均於婦女耳上本事徐議而足矣乃因地勢多設

草舍區處士民東南鑿渠疏汚水大営街衢以起有無相通之利事々皆舉件々渾整板倉勝重復奉命為所奉行悉除北條氏苛政寛以為主與民更始疆内悦服與羽大乱葛西大崎領主木村秀俊奔佐沼會津侯氏郷救之政宗陰助寇氏郷等乃使人来乞援家康遣結城秀康赴援榊原康政属之十二月秀吉遣秀次北伐康政與淺野長政諭政宗致質政宗聽命廿八日世子秀忠進従四位下任侍従尋遷右近衛中將故世子信康有女家康以配小笠原秀政十九年正月我諸将士皆入見于江戸城賀正家康帥師至嵓築關與羽乱平乃還家康勸伊達氏入朝謝罪閏月家康如京師拜謝移封之恩二月十五日

天皇詔賜家康御香即入朝拜賜四月秀吉追感北條氏規勇而重義特以河内狭山一万石封之蓋以存北條氏祀也廿一日家康歸至國五月與羽復大乱六月秀吉使人来請北征且督東北諸將七月家康親伐榊原康政領前軍本多忠勝領次軍井伊直政監軍八月進軍于盤手伊達氏蒲生氏上杉氏連衕下賊諸城九月陸奥悉平西軍元帥秀次悉戮賊渠帥十月家康及秀次巡撿奥羽與利除害廿九

日家康還江戸羽山形侯最上義光遣其次子来請臣我聽之乃賜名家親於是海宇悉定人将歌南風秀吉好兵而汰侈不自盈先此明国屢失好而朝鮮又不禮於我會秀吉子鶴松夭淺野氏出而秀吉所鍾愛自是怏々不樂遂图大舉征韓以遣悶備前侯秀家首贊之乃譲職于秀次自稱大閤命九鬼嘉隆造戰艦數百艘使人来告令會于師又徵發諸道兵建行臺于肥前名古屋家康伐豆地材大治戰艦天下聞之復騷然十一月世子秀忠進参議兼右近衛中將武藏守如故十二月秀吉定軍令以浮田秀家為征韓都督増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為參謀分西南軍為八隊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先鋒將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等督水軍文祿元年二月家康命世子處守江戸榊原康政輔焉親將兵万五千督北国侯伯西上會師于行臺十九日徙封松平家忠于下總小見川以其領忍封公子忠吉發京師四月至行臺征韓元帥浮田秀家等督諸軍入朝鮮先鋒將小西行長攻拔釜山東莱等諸城加藤清正又陷慶州尚州忠州等諸城皆下遂進陷王京朝鮮王李昖走義州乃乞救於明國且請内附七月明

主命遼東副總監祖承訓史儒渡江以救朝鮮行長大破之斬史儒承訓逃走明是月家康還命修江戶城世子如京是月秀吉母大廳甍秀吉至京師九月我世子進從三位任中納言十月秀吉復至行臺明主朱翊鈞聞敗報令李如松及弟如梅練修士馬罔大舉兵部尚書石星獨主張和議乃遣沈惟敬來議和故緩期因以集兵十二月改元文祿我世子還江戶惟敬來見行長說和行長喜和約以七條遣歸之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大挙救平壤行長告急於大友義統義統恐怖逃還漢城行長窮蹙又走焉小早川隆景大破如松軍于碧蹄館加藤光泰等攻晋州不克乞援於行臺乃遣毛利秀元赴援行長遂抜晋州先此秀吉怒韓地諸將逗撓不進議親征留家康掌內國事務家康艴然請先往征之淺野長政極諫秀吉辭渉忌諱秀吉怒將及之諸將救解乃止已肥後人梅木田民部叛陥熊本城秀吉驚赦長政禁屏遣其子幸長討賊未到賊平八月秀吉妾子秀頼生秀吉大喜東歸京師家康及我世子自東西征賀焉先是明王屢使人來請和秀吉聞冊書中有封明王之款大悦許之乃令諸將班兵而旋十月家康還江

戶聘藤原肅遇以賓肅字斂夫號惺窩播磨人入京下帷曽忤秀吉避如肥前客於豊臣秀秋三年正月秀吉大城于伏水課列侯伯助役家康令榊原康政賦役於管內尋自如大坂秀吉迎共賞花于吉野九月小田原城主大窪忠世卒子忠隣襲封兼世子傅是歲大納言豊臣秀俊卒無嗣國除先此秀俊亦受征韓命而尚幼藤堂高虎攝屬水軍時高虎猶在朝鮮秀吉授伊豫今治七万石以列諸侯家康女適北條氏而寡秀吉媒以嫁池田輝政先此甲侯加藤光泰卒于朝鮮蓋石田治部所嫉而毒子貞泰嗣秀吉奪其封以封淺野長政別封貞泰于美濃黒野四年二月會津侯氏郷卒于大阪幼孤秀行嗣三月伏水城成秀吉徙治焉已而置季妃淺井氏于淀人因目淺井氏曰淀君關白秀次沈湎聲色兇暴日甚秀吉既生秀頼欲廢之五月家康東還留世子于京師誡曰秀次惡稔矣禍將及即甘言來誘汝愼勿聽六月秀吉下教大撿覈天下田七月秀吉遣使如京就聚落詰秀次罪秀次謝罪獻載書使乃歸秀次以事迫欲奪我世子質而要援即使人來謂欲供朝餐土井利勝疑有異辭謝使歸大窪忠隣傅世子乃使利

勝奉之命伏水使復来趣忠隣故留之而後答曰世
子有約赴伏水意行已遠矣秀次聞而大悔世子見
秀吉秀吉大称之乃使人来告變已而秀吉奏請褫
秀次官爵廢為庶人秀次遂自殺初石田治部譖秀
次及其離眷遇日降遂又欲陷諸將異已者譖伊達
政宗秀吉怒欲徙之于伊豫政宗懼請家康営救家
康為申釋之乃罷因是伊達氏深德我九月我世子
娶淺井氏秀吉旨也淺井氏姉即淀君慶長元年五
月家康陞正二位遷内大臣秀吉以秀頼入朝詔叙
秀頼從三位任中將六月畿内地大震山裂地綻公

私第舎壊残無遺秀吉入覲省關家康從焉九月秀
吉引見明講和使使所上冊辞渉侮謾乃大怒圖再
征復大徴師海内乃戒征期令以明春十月酒井忠
次卒十二月改元慶長是月松平康親松平家乗為
大番頭二年征外諸將入朝鮮連下諸城朝鮮王李
昖奔海州明復遣兵救之我兵與戰屡破之是歳小
早川隆景卒隆景天資雄毅智畧絶人其病革囑藝
侯輝元曰海内分裂將不久矣子宇保疆内慎勿有争
衡之心三年秀吉徙封會津侯秀行于上野宇都宮
十八万石以其故封百万石封上杉景勝我師征朝

鮮者與明兵戦久不決當是時前後役踵巳閲七寒
暑海内已大憊無事而秀吉亦自勌外征四月使人
往朝鮮命留元帥以下兵十万餘皆撤還秀吉極奢
窮侈宴樂日續先此方廣寺巨像遇震崩至此命再
造之経費累鉅萬六月秀吉病革召淺野長政等五
奉行曰我聞裂侯與我臣僚相離視是大乱之本也
汝等宜協力戮心以輔我兒十六日大會内外侯伯
及文武臣僚五奉行傳旨命曰協翼之事敢不奉命
但至鮮宿憤各有因不獲能奉命三諭弗聽秀吉愀
然延家康懇請囑之家康乃出執理説之聲色俱厲

衆即奉命家康入報秀吉大悦命五子大饗衆衆争
席班驕大蕃喧諍殊甚五子不能調停入告家康家
康復出按劔励聲曰太閤寢衆奉命特設此饗今乃
失敬如此公等乃賣我乎果然則閣座皆我敵埶不
縱一人乃顧五子急闔諸門衆失色齊口謝罪遂正
儀献酬羅極而罷其明秀吉見家康所謝之方此時
師結於外難萌於内秀吉又恐外國乘隙来寇憂苦
不知所措七月遂延家康囑後事曰我尸入柩難禍
即発請之者唯有卿耳天下大小事令懸以託卿豚
兒當輔則輔焉否則卿自取焉家康攬涕辭謝乃召

石田三成増田長盛議之二人素蓄異圖乃大諫曰殿下櫛風沐雨以取天下何以一旦付之佗人臣等協翼遺孫生死以之秀吉然之乃置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家康為五老首前田利家受托孤之命十六日伏水一宵而七驚列侯邸第争聚士馬市民荷擔起井伊直政自藤森騁至家康使直政及天野康重等探之復命曰石田治部大野治長第納甲諸邸因相傳驚而人無知其故八月五日秀吉召家康告曰曩我託卿而卿辭焉故新設諸職今雖悔而事已行卿其領衆而總轄國家重事乃召諸将要誓諸将刺

血盟于庭十八日秀吉薨遺命淺野彈正及石田治部姑秘不発喪三成害長政與家康好欲間之乃詒長政曰以計秘喪何難之有子且贈魚於内府外人必解疑矣長政從之其明家康携世子将入問病三成使人要于途密計家康乃還數曰治部素與我疎猶計彈正與我善而謡人心實弗可測也遂疎長政即日遣世子還江戸　詔贈秀吉正一位方是時征韓諸将連戰連勝南原全州等各地皆下進逼王京會家康遺徳永壽昌航海密計諸将十月島津氏大破明軍于新寨新寨在泗川海畔韓人氣益沮京畿

訛言明國大擧海陸並断我歸路家康議親往前田利家時疾聞之曰内府一揺足難即起吾當輿疾如行臺臥節度之衆僉止之請曰藤堂高虎諳熟外情遣之家康聽之乃遣高虎高虎至行臺得新寨捷報乃反我諸将将撤還外師追蹑行長拒戰尤苦遂克之十一月諸軍凱旋至行臺諸将遂抵伏水謁秀頼家康與諸老労之尽遣之鎮然諸将以大喪後國事未靖不歸以至明年云石田三成奸佞喜乱與増田長盛密議曰徳川前田方親我輩艱於得志為今之計者莫若離間二氏二氏既離可以乗也二人乃陽

相惡長盛結於我三成媚於前田氏二人左離右間遂成二家之隙

四年正月家康在伏水代故太閤權裁國事與諸老論征外諸師之功以島津氏新寨捷能全我班軍為功最奏請任其世子忠恒右近衛少将加封四万石餘行賞各有差加侯已衛於我乃護秀頼徙大阪家康在伏水一日観散楽于有馬氏會外間大警擾呼有亥者井伊兵部馳入告曰宜急還也藤堂高虎継至密語共扶而出我管内士民在京畿者相告争先而至衛第者殆数百人人皆称其得人心初私婚之

禁載在秀吉遺令先以伊達政宗以女配我公子忠
輝福島正則以松平康元女為嗣子正之婦蜂須賀
至鎮自娶小笠原秀政女康元秀政皆我族於是諸
老奉行使人讓伊達福島蜂須賀氏三氏雖解不服
諸老奉行遂連署來詰家康違言之我諸将執伏水
変故皆有主名反詰之京畿物情大騒池田輝政黒
田孝高父子福島正則藤堂高虎加藤清正加藤嘉
明等皆傾心於我至是連宵來衛二月五日諸老奉
行見家康申戊成盟時前田氏疾不莅焉衆請内府
往見之家康依違答之會本多正信西上至焉家康

延之告故正信賛之勿之且問曰浅野弾正近状何
如家康曰久闕負素正信即至弾正氏與供來見家
康誚讓其負好弾正始知為三成所賣百方陳謝因
涕下家康意解遇之倍初廿九日前田利家輿疾如
伏水初利家志於家康三成等又媒蘖之陽推戴前
田氏陰欲藉手以除家康細川忠興入見利家具陳
三成奸兇状且勧其結於我貽孫謀利家初悟從之
至此來見家康迎入第禮待極渥利家流涕託後事
曰我死之後卿幸善視我児且勧我徒向島以絶奸
徒望家康喜諾三月家康欲赴大阪荅利家三成継

訾言沮之福原正則信之也乃諫行家康曰亜相力
疾來我可不答厚意我警備而行何懼之有十一日
遂行諸将從焉藤堂高虎備女輿迎潜入其第遂詣
前田氏利家大喜扶病迎謝礼遇具至家康復館於
藤堂氏諸奉行會于小西氏第獨浅野弾正辞以我
館伴而不與焉三成謂衆曰徳川前田復合矣吾輩
無類行長曰請今夜急襲藤堂氏縦火乘之不則要
之歸路可以逞矣前田玄以素歸心於我乃沮之曰
戊戌在彼背盟首乱神人所不容且我聞諸宿将皆
護衛内府未可軽発也議遂止十二日家康還伏水

榊原康政前驅井伊直政後拒奸徒不能発三成悔
恨甚意図襲我第期以即夜発忠興僕黨而沮之議
未決而天已曙忠興走告加藤清正並馳來稟家康
遂從向島修築之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池田輝政等
七将連署罪状三成請誅之家康弗許乃請利家亦
弗許三成遂依於浮田氏閏月三日大納言利家卒
利長嗣尋陞從三位中納言佐竹義宣亦與三成善
特義宣在伏水聞三成急使之女装而往具入見家
康為乞哀家康許之已七将追至復因請前件家康
患之其明使伊奈図書往諭七将且曰無已則我助

治部與諸君決戰耳七將不得已勉强從之家康思所以處三成沈慮一宵遂使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諭之曰近日之騷擾皆由子盍辭職就封國邦家安寧是爲幼主屈也三成曰敢不奉命但是一身重事當深慮而答焉乃因上杉氏宿將直江兼續密勸景勝曰使君就藩勿復來覲内府必悉出兵問罪我乃與浮田毛利氏擁幼主興兵東西夾擊蔑不克矣景勝意亦然之遂許焉七日三成聽辭職之命十一日就封家康冀途有變令秀康等護七將聞之不發四月故豊太閤廟成　詔賜號豊國五月諸老奉行請家康從治伏水家康聽之六月十三日徙焉罷征韓諸將盡就封上杉前田佐竹氏亦皆告故歸鎭八月家康入朝九月七日家康知大阪蓋重陽在近欲以節見秀頼也三成在封聞之遥與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謀縱流言構前田利長正東入見家康巧辭曰加中納言與淺野彈正通計將俟公入城使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耦刺之家康驚詢計群下井伊本多榊原氏齊口曰不入則曲歸我臣等生死衞從亦何害之有家康喜從之乃徵兵兵至者殆四千九日家康率以入見焉直政康政忠勝等十餘臣皆擁衞前後而昇

堂衞士呵止直政大聲曰寡君有戒我輩東野人唯知死衞君不知禮節所在家康入見秀頼及淀夫人三子猶從焉彈正閉諸也是日懼不出諸臣遂擁扶而出家康尋徙入西城以密通伏水也姦動自是漸絶十月治罪放治長雄久彈正不自安請致封許之彈正赴武藏府中依子幸長家康下令討賀細川忠興入見爲利長申雪利長遂使人來謝家康命利長致其母爲質利長輙奉命上杉景勝就鎭也託事修郭堡蓄糧儲多散金招四方之士東土喧傳聞大阪三成亦修城浚濠募招浪士五年正月家康在大阪受諸將參賀三月家康令增田長盛等諭景勝入朝辭以疾不來東北諸藩皆言景勝反形已成爭上變家康遣伊奈圖書再往會津趣入朝且詰之景勝不服四月復使僧承兌遺書直江兼續使之趣入朝直續答書悖慢家康大怒決意欲親征東乃戒嚴處分軍事伊達佐竹前田氏以下七藩各自其便道而家康率自余侯伯自白川口乃徙前田氏質于江戸以妻女妻黒田長政女保科彈正女家康妹氏出十五日秀頼至西城祖十六日家康抵伏水鳥居元忠奉命留守焉松平近正等三將副之十八日家康帥師

東譜第將帥在焉者皆從之至大津城主高極高次迎亨之家康喜以其弟高知行及水口城主長束正家請亨之或告其有異圖乃辭亨夜乘女輿而過正家驚追至推山請罪家康優諭遣之家康抵駿府府主中村一氏病篤乃使弟一榮從行七月二日家康入江戶諸侯伯會同者百餘人七日大饗之命休士馬數日遂命從前鋒而發國布軍令十三款大谷吉隆自敦賀率兵將會師石田三成使人要之垂井告以其謀吉隆謂使者曰治部才有餘而不為衆所喜若推毛利浮田氏舉大事以乘此亂或可以望萬一

焉但內府聞變急旋旆則大事去矣予欲以諭止治部也乃如澤山百方辯論停之弗聽吉隆太息辭出已而不忍捐之復適澤山三成大喜與定議遂俱至大阪與增田長盛等合議移書四方誣家康擅橫蔑秀賴抑留西藩欲會東征師者初三成使毛利氏臣惠瓊誘輝元示以推戴之意輝元聽之自率兵至大阪侯伯來會者浮田秀家島津義弘等四十餘人約應援者一時至三十六國三成遂推輝元為盟首小早川秀秋嘗為故太閤正妃北廳所養承隆景後秀賴之立也群臣僉崇淀夫人北廳失勢家康獨禮焉

北廳深德之遂戒秀秋勿負內府至此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又喩秀秋秀秋許諾首納款於我陽應西軍已而輝元入西城乃相議進軍東時鳥居元忠猶留守伏水先此元忠疾篤而節義益固至此西軍令增田長盛遣人伏水諭之曰大兵東下期已逼子守孤城徒死莫益也城本豐臣氏之有棄而去誰誹之我黨內府顧又與子善故特告子其速決意元忠答曰我但知奉寡君之命而不知聽他人而棄城我以死守鋒刃亦銳縱大兵至何足懼哉使者復至有死耳乃飛使上變關東十九日刈谷侯水野忠重在池鯉

鮒為盜所害盜蓋三成所遣刺客子勝成時從軍在焉乃命歸嗣二十日諸侯師四万來攻伏水浮田秀家為之元帥守將鳥居元忠決死固守松平家忠出戰不利西軍遂合圍西軍別遣兵攻田邊時細川忠興從東伐父藤孝守焉藤孝屢出破西軍西軍作長圍之計當是時已進抵小山會伏水使者至上變世子秀忠自宇都宮參河守秀康自結城其佗親信皆來會焉家康乃議計井伊直正奮然言曰定天下與否在此一舉宜乘機反旆電擊而西即逡巡不斷則大事去矣秀康深贊其議勸家康留一重將當東面

而西家康然之詰朝大會諸侯于小山傳西征命卽定向背諸侯翕然拜命遂命福島正則為西征先鋒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監軍時伊達政宗在國為我攻抜白石至此家康使中澤主稅往告變決其向背政宗指心誓無貳其明主稅傳旨曰内府有命曰我將西上子第速收兵勿與會津爭也會津欲尾我而憚子窺後不敢必矣其功實倍𨒫苦戰我已殲西軍則田師可夾擊之政宗不輙聽主稅更耳語密旨曰事已平分上杉氏地百万石付公政宗忻然使人送主稅至小山乞印章乃撤還大崎佐竹義宣本懷觀望

密遣將援上杉氏至此家康徵質不奉命家康亦措不問家康召秀康命留守强而後聽乃奮曰兒留此不令景勝寸歩出白河關乃留兵萬陳于宇都宮初山内一豊與堀尾忠氏善乃諮之歸納之計忠氏曰我將納城表誠子亦倣之何如一豊悅從之乃入見首請献其掛川城聽之一豊室在大阪馳間使告事以敵硬關津也發書緘為笠繫一豊以献焉家康深嘉称其誠節後世土州侯山内氏大封基於玆一豊已納城忠氏亦納濱松沿道諸侯皆相踵納城自武至濃軍路快通家康患山道未闢用本多正信策使之擢故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等還徇木曾殺西吏尽逐戍卒又命苗木故主遠山友次定東濃取其故邑西尾光教以濃兵來奔真田昌幸將叛西長子信幸蒙我殊眷諫之不肯昌幸遂與次子幸村還上田信幸獨屬我我師分為二一自海道進家康帥之一自山道世子帥之令已定家康赦大野上方以大野自從以土方與賀侯利長有姻遣從之黑田孝高加藤清正皆應我益修兵備以待孝高手書懇諭小早川秀秋歸我秀秋乃自伏見致書於我陳歸属之意初西軍圍伏水也謂孤城寡單當蹈而經過而合圍

彌旬城將死捍不下於是西軍脅誘城中舊故縱火為内應八月朔松城火起西軍鼓譟乘之登筑前丘攻名越壘松平家忠及近正死之薩摩兵攻西城内藤家長力戰被創遂入縱火自殺其佗諸臣將多殪羅城已陥西軍薄牙城元忠勵衆嬰陴亂射敵多殪筑兵乃發火箭焚樓櫓烟焰漲天元忠乃麾衆出門血戰一可以當百已敵萃焉將士與厮卒皆力戰死之敵人雑賀孫一進薄元忠元忠曰我本城主將自居彥右衞門也來取我首以獲功孫一揖曰僕賤卒豈敢君請自裁元忠使孫一扶釋甲自伏劍年六十

二條一褢首而出西軍傳之于大阪京賈流野某竊首葬知恩院四日家康自小山至江戸得伏水之報哀悼恤陣亡將士子皆命襲封忠政承元忠後及東土平徙封食岩城十二万石東北諸侯奉命各向者聞伏水不守家康入府皆收兵引還直江兼續等勸上杉景勝尾擊家康景勝不敢許遂撤營還鎮岐阜侯織田秀信欲從東征而紈下皆奢靡軍裝不輙辨三成啗以利秀信遂應之織田氏絕祀基於此三成修大垣壍壘據以逆東軍十一日三成率兵入大垣西諸侯皆會焉兵總十八万十四日我先鋒大將福

島池田氏監軍井伊本多氏抵清州兵凡五万距大垣七里而軍西軍不敢出我將德永壽昌等攻福束高須二砦拔之大垣桑名饒道因是絕我諸將日望大旆至而未接戰軍中流言紛興二監軍懼數遣使江戸促親駕十九日村越吉直銜旨而至清洲二監逆問得其旨驚曰諸將聞主君有病則上下解體大事去矣宜改辞命而傳明且大會諸將傳命吉直元諒直意謂主君知余率直故甄拔以致此鄭重之命豈輙當改乃謂衆曰內府有命曰吾有寒疾不可以速出軍事元貴急諸公其熟計決向背直政忠勝失

色諸將默然獨加藤嘉明進曰臣謹拜使命之辱吾儕不曉事故至此今敵在咫尺之間而曠日相持未曾一戰大旆不西乃我儕之過也何須袖手仰親駕福島正則亦然之衆議遂決刻期進擊吉直反命家康大悅令世子秀忠帥兵三萬自岐蘇進廿二日我前鋒遂發清洲織田秀信出兵阻木曾川池田輝政自上流乱而渡進與敵兵遇于米野擊破之福島正則自下流渡攻陷竹鼻寨諸軍分從正則輝政正則攻岐阜南門輝政攻其北門淺野幸長一柳直盛攻其別寨陷之城兵氣沮我兵乘之爭登秀信窮蹙乞

降遁高野西軍聞岐阜急出兵援之島津義弘石田三成進陣呂久川別遣兵三千陣合渡岸上長政高虎等諜知之分隊而濟乘大霧衝其不意敵敗走我兵逐之義弘欲戰三成怖不肯俱罷去我師濟呂久川陳赤坂浮田秀家至自伏水邀三成勸之夜襲三成不肯欲待輝元至決戰秀家不得已乃入大垣先此毛利秀元聞岐阜急率軍至攻安濃津固守不下乃使人諭守將富田知信知信遂致城而去秀元乃入濃次南宮山初三成使濃尾諸侯守狗山加藤貞泰亦在焉已貞泰及竹中重門等相率歸我未幾狗

山陷秀元族吉川廣家勸之歸東軍秀元從之密送
質於我小早川秀秋已應我先此岐阜陷按甲不援
已入濃不敢入大垣至此次松尾山密約內應於我
先此家康將西命松平康元與平家昌等處守江府
遥賜書前鋒將帥待其出而戰九月朔家康發江戸
自海道進兵總二万五千二日世子秀忠至小室招
真田昌幸不肯乃攻上田我師不利因置守而西前
田利長為我攻大正寺拔之欲攻北莊聞東軍敗乃
還十一日家康至清洲西軍圍田邊二月不拔十二
日西軍解還守將細川藤孝乃移龜山十三日家康

至岐阜諸將請攻大垣弗許蓋以大垣壘固食贍也
十四日至赤阪東軍以大旆已至士氣大振是日家
康建牙于岡山令諸將移次少進敵偵騎望旆馳還
報曰內府來矣西軍色沮西軍裨將島勝猛設伏別
出兵渉株川犯中村一榮陣一榮整隊迎之有馬豐
氏分兵援一榮橫擊之西兵敗走我兵追之陷伏不
得退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馳往收軍大呼指麾遂殿
而退敵不敢尾大垣諸西帥確知家康至大會議戰
秀家欲俟田邊大津兵來會蘄侯舉軍至內外夾擊
三成不肯。欲出戰諸將負氣者皆雷同焉議遂決定

排布曰浮田黄門陣關原毛利宰相以前軍迎敵島
津參議自菩提山出虛空藏續出敵後三成等以下
分屬三軍左右合擊麾東軍于呂久川合渡遂亦令
戒期島津義久聞之遣族家久勸三成夜襲且請為
其先鋒三成不肯家久作色而出毛利秀元已通於
我乃託不屑為浮田氏先驅而不欲動匿三成不得
已乃約曰我輔備帥君以當敵公覘戰酣自山上電
擊橫衝東軍秀元陽許之秀家率諸軍暗夜馳關原
設巨燎于栗原山藉明而西行路湫溢隊伍不肅會
雨甚甲仗盡濕比東方白始得達三成抵松尾見秀

秋貳之遂亦赴關原十五日西軍元帥備侯秀家陣
天滿山薩侯義久小西攝津在其左有馬修理等六
將軍在其右大谷吉隆在其巽位石田三成又在小
西氏左小早川秀家在松尾平營脇阪安治等四將
兵陣其山脚毛利秀元在南宮牙營鍋島勝茂長曾
我部盛親等四將陣其山麓兵凡十二万八千而家
康親帥全軍進桃配野酒井家次護中軍前本多康
重大須賀忠政護其後中軍即我麾下也福島正則
為先鋒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繼之黒
田甲斐細川忠興生駒讚岐等為右拒藤堂佐渡山

內對馬有馬玄蕃等為左拒水野六左衛門津輕右京亮西尾豊後等備大垣淺野左京大夫吉田侍從等備南宮山兵凡七万五千家康令進中軍半里許會濛霧四塞咫尺不辨辰時始霽三成望見我師已薄喜曰我以大兵與南宮夾殲之誘致最為上策乃按甲不動忠吉資性雄豪時年尚幼直政奉之率兵三百擁前鋒進正則臣某誰何之直政答以奉公子自巡邏臣某曰邏騎不可過衆乃附兵於直政老臣勒之而以十餘騎馳敵會中軍歸螺起諸隊吶喊進直政衛義弘軍忠吉殪一驍騎而傷直政左右等至

忠勝等亦至故得脫危忠勝所向皆披寧義弘行長戰最苦福島正則擊秀家軍不利死傷甚多衆將部正則勵衆血戰黒田長政心期擊三成迎其精鋭轢三成將島勝猛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等又擊三成軍不利會細川忠興加藤嘉明衛衝三成軍吉政等乃返擊之大谷吉隆等自海南進京極高知藤堂高虎等與之會西軍兵鋒甚鋭我師不能進於是兩軍戰方酣矢丸霰飛黒烟四塞呼聲撼乾坤日已午而勝敗未決秀元在南宮觀望不動秀秋在松尾亦不敢應我乃遣礮手向松尾頭發秀秋乃下山歩騎及銃

手八千六百從之直進衝吉隆陣不利織田長益及高虎等諸將相翼而進秀秋亦返擊我師三面合衝吉隆遂敗士卒大半殲焉吉隆亦自裁戰機方熟家康乃令徐縱全軍吶喊乘之秀家敗走我左軍既獲吉隆乃進與左軍左右角三成軍三成敗逃匿膽吹山中其良皆殲焉小西氏軍望見三成敗隊部大擾忠勝直政等乘之擊走行長義弘亦與數十騎走大阪遂航還國於是西軍遂大敗我師逐北追亡斬首虜無筭原野為朱殷是役公子忠吉井伊直政皆傷家康躬自視直政創手注藥以其餘賜忠吉注焉秀

秋疑懼未至家康使人召之秀秋乃與脇阪安治等至謁家康命拔澤山自效秀元使使賀捷遂不謁而西歸家康報捷于世子及秀康自率諸軍次藤川家康命田中吉政大索逋寇贖以重賞十八日大垣城將相良秋月高橋等斬垣見熊谷等以城降長束正家走水口將保焉士民皆散家康遣池田長吉等逼之正家自殺江糟川僧林某捕行長獻之三成蹈躇間閑役一民舍田中吉政就捕之十九日家康至艸津　天皇使使慰勞焉乃令大野治長往候秀頼母子曰亂皆奸賊所為吾固知不由孺子今賊既殄滅

其各安意。先此大阪聞敗，內外震恂至此，衆初甦意
云。輝元長盛馳使乞降，不荅。廿日家康至大津。先此
世子秀忠經山道至妻籠，聞捷報，晨夜倍行，廿一日
至行營。家康怒其愆期，不見。世子泣謝，乃見之。先此
日賀侯利長來謁大津。家康慰藉懇至。初利長弟利
政叛圖家康。至此特宥之，除名為庶人。家康遣奥平
信昌入京師，掌所司代事務。板倉勝重加藤正次大
窪長安副之。廿二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奉命率列
侯赴大阪。輝元長盛復使人乞降，不答。廿四日世子
入京師。輝元避西城。長盛遁高野山。廿七日家康入

大阪。上杉景勝時家康之西也，遣兵侵最上義光彊
內。義光乞援政宗，與合擊，却上杉氏兵。十月朔，初僧
惠瓊走，見捕。至此奥平信昌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
併斬以徇，與長束正家等首共梟之。三日削毛利輝
元封八國，予以周長二國。又遣使收浮田秀家封。十
八日伐福知山取之。十九日世子入大阪。浮田秀家
潛奔薩，匿於島津氏。島津義弘還國也，其兄義久幽
之而乞降，遂許之。先此家康令向下南海侯伯未降
者。加藤清正等攻杵築熊谷二城下之。清正遂與黑
田孝高徇下毛利秀包等邑。十一月九州盡定。初長

曾我部盛親因井伊直政乞降，許之。已盛親殺其庶
兄。庶兄本與藤堂氏善，故恐其代己也。家康怒，遣人
收其封。四國悉定。九鬼嘉隆奔新宮自殺。真田昌幸
子幸村並來乞降，不許。信幸固乞哀，乃宥死，放之于
高野。方是時德川氏威震區宇，遠近莫不慴服。十二
月家康以禍乱略定，乃論功行賞。封前田利長于賀
能越中百万石。少將秀康于越前六十七万石。加藤
清正于肥後七十万石。下野守忠吉于尾廿四万石。
小早川秀秋于備前及作五十万石。福島正則于藝
及備後。黑田長政于筑前。池田輝政于播磨。並食五

十万石。封細川忠興于豐前四十万石。淺野左京大
夫于紀。田中吉政于筑後。並食三十万石。封島津忠
恒于薩隅日七十万石。鍋島勝茂于肥前三十万石。
其佗將士受封大小各有差。初豐臣氏奏請立　皇
庶子良仁為太子。然非　宸衷也。於是　天皇欲立
皇嫡政仁，以諮家康。家康固辭不對。　天皇乃以
政仁為　皇太子。六年正月家康在大阪見秀賴。
近畿大治。三月家康從伏水。　朝廷大嘉家康勲勞，
擬以征夷大將軍職。固辭不當。乃陞世子秀忠從二
位大納言。秀賴拜同任。四月大納言秀忠東還。佐竹

義宣迎之于品川謝罪不許遂如伏水謝焉弗聽義宣大恐俟罪於私邸五月家康增供御之田及朝紳之釆邑遂定天下社寺之田以板倉勝重等為之所司勝重布理公正最能稱職寛猛並行貴賤悦服上杉景勝以乱已平大懼屡因秀康謝罪家康遂納之七月景勝至伏水八月家康命削其封百二十万石改封米澤三十万石徙封宇都宮侯秀行于會津六十万石伊達政宗違窰命屡起兵與上杉氏接戰因連敗張敵勢及聞誘南部反臣和賀忠親煽乱恚事敗殺忠親以滅口家康益弗懌乃傳印章之約改割

予上杉氏旧封内十二郡併食六十二万石九月家康召前田氏任子利常冠焉遣之以世子女配之家康方欲大治天下乃復屡召見藤原肅問治国之要及肅没其門人林信勝最著乃聘為顧問博士十一月家康歸江戸尋令世子居本城自居西城七年正月家康陞従一位世子進正二位初諸侯僉請参于江戸家康固辭弗許賀侯利長不待命而来曰以為列侯之率家康不敢當遷西上利長至世子迎之厚遇之利長喜亦献遺極盛二月朔兵部少輔井伊直政卒子直勝嗣十四日家康至伏水利長継赴謁焉

尋還國三月家康如大阪尋還伏水五月朔家康入朝二日朝　皇太后家康削義宣封常國八十万石改封羽秋田二十万石乃欲以水戸賜栁原康政康政固辭聯還封六月家康奏請剪南都東大寺黄熟香八月家康生母水野氏卒為建傳通院于礫川十月家康歸江戸是月小早川秀秋卒無嗣國除十一月家康復赴伏水十一月島津忠恒盡平國乱来見謝其怠慢之罪先此以賜朱章也義久欲親至謝恩會封内反者起不果至此遂至流浮田秀家于八丈島是歳冬以信吉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食四万石

又以岩城賜鳥居忠政食二十万石以酬元忠死大節也佐渡石見山中元産白金然其出額僅々耳是歳所出量額佐渡六万二千五百斤石見二万五千斤爾来相續発撿金坑人以為徳川氏隆興之瑞云

江戸政記巻之二終

江戸政記卷之三

東京

勝本亮翁校閲
鈴木貞次郎編纂

慶長八年二月　天皇詔以家康為征夷大將軍還右大臣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十二日大納言兼勝參議光豐奉策命就伏水拜焉少將秀康以下諸侯伯從官敍任有差廿五日家康入朝拜命列侯宿臣多扈從儀衛極盛　天皇饗之慰勞曰海內喪亂久矣汝能戡定之朕甚嘉奬汝

勲使擧乃組之職汝其益敷文武之德以護朕身家康莤拜曰老臣雖駑下敢不欽休命乃獻白金萬兩春秋二宮皆有賦贈及宗室百官禮畢而出文武百僚悉適二條城賀之三月西道列侯伯如江戸謁世子是歲春家康封子義直于甲府義直幼未就封使平岩親吉攝其國事徙川中城主森忠政加封美作十八万五千石四月豐臣秀頼遷內大臣時年十一家康欲以孫女配之六月世子秀忠遣夫人淺井氏携女如京師七月秀忠女適秀頼年甫七歲大窪忠鄰送之九月秀頼令片桐且元來拜婚是日常侯德川信吉卒無子國除十一月家康封子頼宣於水戸廿万石是月秀忠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大納言如故家康歸江戸井伊直政遺腹子鞠於民間十四年是歲家康召見致之江戸是為掃部頭井伊直孝九年家康下教東北三道定道程每里置堠樹依織田氏舊法以三十六町定為一里既而西南諸道亦皆倣之云三月家康入京師是月黑田孝高卒孝高寛仁多謀略関原之捷孝高計居多秀康最稱之六月秀忠入京師七月秀忠夫人淺井氏生男家光于江戸幼字竹千代是為第三代大猷公是月秀

忠還江戸閏月家康還江戸自関原之捷德川氏之威震海外安南和蘭陀等諸國相踵來貢是歲春志摩守松前慶廣又奉教班條令於蝦夷先是家康謂對馬守宗義智曰豐臣氏用兵於韓地素非我所關我固無怨於彼彼亦必不仇我彼苟欵來庭我當許之然非自我求之子須此意試計之義智還國遣使説之朝鮮久苦明戍兵横恣也乃欲托鄰交以辭戍遂遣行人孫文彧等詣對馬請修聘貢且求還其俘因義智馳人報之家康允之且曰義智宜以文彧等詣京師明春我父子將入朝義智如命伊賀守板倉

勝重受旨館之于大德寺是歲西藩主各築邸于江戶贊孥以藤堂高虎倡議也相良氏首納其母衆乃繼之十年正月家康入京師二月召見韓人于伏水戒貢期下令諸道撿韓俘謂義智曰秀忠覲期在近宜留韓人觀其儀衛又曰貢使來則致之江戶我將老也三月秀忠如京師儀衛用右大將賴朝入朝式榊原康政為前驅上杉佐竹伊達最上諸藩主皆扈從仗戟與馬絡繹不絕者殆重旬四月家康上表辭職　天皇優詔允之欲遷為左大臣固辭而還

第二代德川秀忠

慶長十年四月十六日　詔以秀忠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加淳和奨学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仍帶舊職列矦從官陞叙有差廿六日秀忠入朝拜命自是世稱家康曰大御所大御所駐蹕於此五月家康諷秀賴入覲淀君固執不遣少將忠輝如大阪告襲職焉六月秀忠歸江戶是月賀矦中納言利長老子利常嗣九月土佐矦山內一豊卒子忠義嗣十月家康還江戶是歲命金工光次改鑄造方金初南蠻傳蔫種民喜培植之天下爭製烟管秀忠憎其無益令禁之十一年家康上表修拓禁闕課天下

列藩助役又大修江戶城賦役於池田福島加藤黑田細川淺野等十五矦使藤堂高虎督率之三月家康如京師將營駿府而老因留四日相宅而行五月榊原康政卒子康勝嗣九月家康賜島津忠恒松平姓及偏諱改曰家久自此異姓諸藩多受族是月江戶城成結構宏壯天下無比和泉守高虎以功賜備中地萬石餘各有差十月家康歸江戶十二月少將忠輝娶伊達氏先此通貨皆用明永樂錢經久耗澌甚乃命鑄新錢是歲秋家康封季子賴房于常下妻五万石十二年正月城于駿府賦役海道及畿西諸

國三月尾矦中將忠吉卒無嗣徙義直于尾食六十万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結城中納言秀康為伏水留守是月以疾告歸閏月八日秀康卒年三十四秀康天資英武政績最著舉世惜之子忠直嗣五月朝鮮王遣使者呂祐吉等入貢請兩國自後每將軍禪代來貢為永例家康嘉宗義智之功奏為四位侍從秩比十万石七月駿府城成先是家康從老焉十月如江戶十二月還駿府府城災十三年再城之三月成九月秀忠率諸侯往駿府賀新築也是歲伊賀矦筒井定次以淫虐八上侯前田利宗以褻心並收封

乃徙封松平康重于八上以其城當山陰要衝而地形不便撤之改城篠山十四年正月義直就封家康送之九月以伊賀伊勢二十三万石賜藤堂高虎治安濃津徙脇阪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島家康九男頼宣為人雄武家康殊愛之至是改其封水戸擧駿遠五十万石授之治于濱松乃封頼房于水戸為廿五万石是歳諸侯伯挙尽至江戸令西藩嚴禁造戰艦又令諸侯會同者踰年而後帰著為永制先此家康令島津家久諭琉球入貢家久屢招之不至請討之是歳春家久遣其将新納一氏等伐琉球

薩兵勇悍進下諸要五戰遂達國都國主尚寧面縛出降薩兵擒諸王子及三司官按司親方等數十人嚴禁鹵掠輯撫國民出師六旬而琉球悉平幕議以琉球賜家久為其臣屬是歳夏本多忠勝老子忠政嗣十五年正月秀忠令内藤忠重為世子家光傅以松平長四郎阿部小平次為侍臣長四正綱子小平正次子将年並幼後終至顯達是為伊豆守信綱豊後守忠秋皆以柳營名臣著二月秀忠如駿府初越後侯堀忠俊宰堀直清專威柄譖侯兄直寄逐之直寄時将軍在駿也忿訴之閏月両公親聴獄直清辭屈家康怒放直清山形收忠俊封放之岩城封直寄于信飯山罰越後加封少将忠輝併舊封為五十万石治于福島是月秀忠大獵于参遠諸山三月還江戸秀忠辭駿府也家康屬義直頼宣頼房曰我百歳後汝善視之秀忠拜誓曰謹聴命是春為義直城于名護屋諸侯助篠山役者畢功乃命助役於名護屋八月細川藤孝卒于京師藤孝自幼耽學諳練朝章殊通曉室町氏歴世典故家康屢使人往問禮藤孝知無不告徳川氏之儀制多源於藤孝云島津家久以琉球王寧造駿府及江戸共献方物九月秀忠赦

王使復其國命家久悉帰其俘十月本多忠勝卒忠勝年十四始臨陣大小五十餘戰毎戰毎勝未嘗被創世以為哥家康聞其没哀悼殊至十六年三月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　皇太子政仁踐祚是為後水尾天皇是月家康入京師初　後陽成上皇欲侍家康以太政大臣家康固辭不拜家康使人謂豊臣秀頼曰成婚日已久而未嘗一見恐生四方疑請一來以定衆心秀頼時年十九不慧甚事皆決於淀君淀君性忌克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令加藤清正等如大阪諭其不可再遣命淀君乃從之是月廿八日

秀頼至家康饗之二條城接儀甚渥已而還四月家
康遣義直頼宣如大阪答謝之贈遺甚盛家康尋帰
駿府是月淺野長政卒長政最得家康愛顧每侍圍
棋家康深悼之不復棋尋以其湯沐邑真壁五万石
予季子長次十二日　天皇行即位禮家康入覲覲
儀廿八日還駿府五月家康課列侯修　上皇宮多
置供御之田是月加藤清正卒子忠廣襲封十一月
家康秀忠偕獵于上野先是京師富豪角倉貞順上
書請引鴨川通伏水許之至此竣功上下便之十二
月秀忠令疏閼江戸諸港以便海運當此時諸蛮入

貢乞互市者至二十餘國是歳臥亞亦來貢客冬家
康命執政作書與明福建官司請依故事交勘合印
官司不報而其商舶至者益加於是置榷務於長崎
定為互市場禁他地依泊國家久多事天主教禁
弛教勢日張蛮人耶揚子上變告倡蛮教者實包藏
禍心乃令天下撿察蛮種悉逐之海外國民奉蛮教
若命僧諭改之弗從者處長流寘耶揚子于江戸郭
內厚給之十七年正月平岩親吉卒無嗣親吉以義
直亞父不敢立後遺言擧其封付義直家康適尾二
月還初有馬晴信竊奉蛮教三月有告之者家康放

晴信于甲尋賜死其子直純為家康外曾孫女壻因
得襲封六月徙京畿豪賈于江戸七月改造春日祠
宇給以穀二万斛八月少將池田輝政來見兩公先
此輝政疾兩公屢遣人問之故來謝也詔任輝政参
議九月輝政入朝拜詔十一月家康擢本多成重為
越前宰助列宰為政先此越列宰争権来訴兩公親
斷流一人一人愧恥而自殺故有是命成重作左衛
門重次子也是歳夏蒲生秀行卒子忠郷嗣十八年
正月家康課役三十七藩復修　皇宮是月池田輝
政卒輝政為人沉毅有偉略助德川氏定禍乱其鎮

封撫下有恩自奉儉薄西道頼以為重及卒上下悵
惋大窪長安久管坑務奸利事覺會病死乃收其亡
子及故吏門客皆誅之六月三分池田氏封以播予
長子利隆以備前予忠繼以淡路予忠雄忠繼忠雄
皆利隆弟而我外孫也八月淺野幸長卒無子弟長
晟嘗為任子少長于大阪國人避嫌請立季弟長次
家康不許命長晟襲封十月故石川數正子康長坐
黨長安作奸奪邑以其邑松本賜小笠原秀政松本
即秀政舊封也富田知信高橋元種皆有罪收封大
窪忠隣與本多正信等並執政忠隣純良正信爭權

心忌之初忠隣于忠常得秀忠寵過而登世忠鄰淡
悼稱疾告歸正信乘以譖忠鄰又與山口重政婚而
不告史効之奪重政封忠鄰謝罪不報忠鄰懼稱疾
不出十二月家康適江戶歸狩于中原將館小田原
忠鄰供具既備正信等恐失機令甲人馬塲某到仲
原上變事誣忠鄰因不朝家康驚還江戶故令忠鄰
如京師撿邪宗徒十九年正月家康命所司代放
大窪忠鄰于彥根又遣使收小田原城毀外郭是月
家康歸駿府二月所司代板倉勝重御命詣忠鄰館
舍人走報忠鄰方與客棋神色自若徐收局而出聽
命京師驚曰大窪氏拒命忠鄰東兵伏悉舟所司代
遂赴彥根其族皆連坐叔父忠佐養嗣已定而卒收
封忠鄰自配所訴冤齎吏懼正信不敢通獨成瀨
正成僧天海從中救焉秀忠猶不釋怒事遂寢兩公
追思大窪氏勳舊使忠鄰幼孫忠職襲父忠常後封
二万石三月秀忠進從一位任右大臣是月秀忠為
越後侯忠輝改城于高田課北道諸藩助役秀忠辞
右大臣也天使就江戶宣詔四月天使西歸過駿府
諭中旨令納家康孫女為中宮家康奉旨又諭以太
政太臣准三宮之寵固辭不當當是時大阪[illegible]以

秀頼已長相謀欲擁以作乱大野治長美容姿密通
淀君因託復旧業與淀君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賀
侯利長曰大阪城中糧伏豊富足以有為矣先君有
遺命君盍来輔嗣君利長辞以疾献其書于駿府五
月利長卒子利常嗣先是豊臣秀頼修造方廣寺至
是竣功又鑄大鐘秀頼將涖落焉期以七月乃遣片
桐且元来告且元為人沉毅有忠節数識秀頼勿失
驩於家康秀頼頗悟而諸臣不悦以其数往来関東
藉々猜其貳是歳放高山友祥内藤如安于海西以
其奉蛮教也特界浦殷富修蛮教亡命者多潜焉我
二吏自京師往治之途過大阪士民訛言曰且元將
候秀頼出導東吏作乱秀頼懼俾行二吏至界府治
奸党遂之長崎於是訛言始止秀頼將落鐘卜以八
月三日初東福寺僧清韓受命撰鐘銘文載揄徳川
太公諱曰國家安康有類咒詛旨事触忌諱上梁序
亦不如故式家康令林信勝僧天海等議之交言其
誖異望家康怒乃馳駅命所司代停其慶期家康命
拘清韓淀君使且元及大野治長等来謝女使両名
又奉淀君命至家康召見使復命曰右府淀氏皆我
類戚吾豈負焉但奸臣生釁註誤右府母子右府苟

改圖輸誠則國家無事不復及詛獄二女大悅遂如江戶候夫人九月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坐與大窪忠鄰交通收封里見氏亡家康使人責且元以表誠之實且元曰願得旨罷事不答且元疾留二女先發已而疾愈乃發行臆東旨得其策三曰避大阪城是為下策曰使秀頼居江戶是為中策曰納淀君為質是為上策且元追及二女於椎山告之二女相視眙疑其過慮遂貳乃先馳反見言之淀君大恚與大野治長等議舉兵誅且元且元奔其邑茨木秀頼皆請淀君邪悍加以群小進可舉事之說遂決意舉兵銷

先世金器作兵於益招海內亡命之士又發特使招諭東西鉅藩遠近騷然十月家康與諸公子觀散樂會板倉勝重飛書報變家康曰孺子終不從也不得不啓兵乃撤樂遂議西討使秀忠下敎諸道徵兵是秋修江戶城課役西諸侯至是令罷就封以備大阪大阪益差人四出括取財穀脩戎器諸在大阪者五万石板倉勝重設計令諸輸之京師勝重又與伏見留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議謀偵大阪動靜多得之說閱于淀葛葉以撿察兵士來往尼崎城主建部光重虞子從降將也光重卒子政長幼幕議將收其封

池田輝政與之有姻為請而止家康命池田利隆遣其族池田重景率兵協守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抵尼崎會大阪兵來逼且元請援重景重景疑其偽弗許且元與大阪兵會于神崎敗走當此時四方失封主及亡命士鬨大阪招爭歸焉長曾我部盛親真田幸村大谷吉胤福島正守仙石宗也後藤基次等皆應募至其他聚者槩皆閭里輕俠市井亡頼列侯以下帶爵邑者無一人敢應者大阪城中猶自恃益修壍塁置守兵衆號十万伊達政宗縛大阪間使送江戶島津家久亦部其使聘馳人告之

駿府且請師剿伐鉅藩亦皆逐使者上變家康乃下令戒嚴藤堂高虎為先鋒家康親領中軍東海東山諸侯皆隸焉秀忠率関八國及奥羽諸侯繼之井伊直孝為先鋒少將忠輝助家光處守江戶蒲生忠鄉最上家親以下隸之右近衛少將頼房留守駿府參議義直頼宣並從軍十一日家康以數百騎發駿府大阪發刺客扮為行者入京師欲俟駕至狙擊之且燔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尽捕誅之廿二日家康至京師少將忠直賀侯利常並以兵未會焉傳奏大納言兼勝實條宣　勅慰労家康居數日召諸將按圖

議戰兼淺分路初家康下軍令也南海西海兵泊和
泉海濱堠大軍至至此西南兵未至乃決以先鋒略
戰十一月先鋒藤堂高虎井伊直孝自南面進三日
抵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將掠平野望
高虎旗而走大野道見燔天王寺以撓我師高虎不
動大阪令塙氏弘率兵掠界浦五日高虎與直孝進
陣住吉氏弘聞之不戰而走池田利隆及二弟忠繼
忠雄各以部下侯伯至神崎川二弟涉下流逐守兵
軍北島利隆濟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
以兵一万守天滿利隆欲濟監軍城昌茂止之二弟

渡下流守兵潰走忠繼軍南島十日秀忠領諸軍至
伏水兵總五十万十七日家康陣住吉秀忠陳平野
高虎直孝進陣天王寺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
上杉佐竹相馬秋田等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等
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皆將陣今宮西池田如
藤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向井諸將率兵溯
泊于傳法口而義直賴宣陣住吉北以為家康殿後
是役全軍繞大阪四面包塞不留寸地蜂須賀至鎮
攻穢多崎城一鼓拔之家康度城中必悔欲議和弭
兵廿一日令人入城言之不肯而將軍終議進討停

令諸軍廿六日上杉景勝進破鴫野柵佐竹義宣亦
進破今福柵城將木村重成出拒義宣後藤基次舸
措銃手出其中間激發上杉佐竹氏兵殊死奮戰而
罷既而城兵知難守棄柵而退初家康召片桐且元
屢引見參軍議至是命且元軍備前島揀銃手隸之
發巨熕多壞城壘敵懼不輙出我諸將欲攻博勞淵
二寨北塞下有洲蘆葦叢生塞兵出銃手守之我軍
難於攻擊石川忠總實大窪忠鄰子欲以功贖父譴
奮然請而行悉逐蘆中銃卒直攻塞晝夜不休九鬼
氏出舟數十隻助之遂拔北塞蜂須賀氏又助之拔

南寨忠總尚進拔土佐堀寨蜂須賀氏兵又拔阿波
坐堀寨池田忠繼濟蜆川進入福島既而川場天滿
道頓堀諸寨相繼潰十二月忠總忠繼與九鬼淺野
等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時城兵燒斷[illegible]
城諸橋唯留高麗淡路本街三橋石川忠總進與城
兵戰于高麗橋恐敵復燔橋殊死奮鬪永井直勝等
請救之家康叱曰汝等何瞶兵機我衆將齊登城豈
特橋哉彼自截其出路耳遂馳人令忠繼退家康以
圍已合復使人議和織田長益等答以秀賴弗從議
復止南條光明以康子役失封在城中藤堂高虎私

射書城上誘之為應光明約期事覚見族康建牙
営于茶磨山秀忠亦建営于岡山藤堂氏知南條
事発至期遣兵進井伊氏継之賀越前隊進薄偃
月城城郷真田幸村所築幸村麾銃手應拒我兵
多死傷家康在茶磨山望烟怒曰鼠輩敢我軍令
顧安藤直次往撤之六日家康徙軍茶磨秀忠徙
軍岡山先是毛利福島氏受命壅淀川于柄大
和川于島飼切斷外湟皆涸我軍益投材填湟
設竹盾排鉄摘所在起距堙俯瞰城中城駭懼家
康令諸軍数夜数次發銃鼓譟城中益震不得休

歇又令諸将射書城上曰降者賞之於是人々危疑
陷落已兆而家康不欲疾攻損衆復使金工光次往
議成衆議多願和者淀君遂従之勧秀頼決議令人
来請家康曰石有誠自艾我與之更始無復介意諸
亡命在城者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地曰徙和
郛山曰納淀君為質必居其一焉十五日秀頼報曰
填周地謹聴命第群下衆多増以土田家康怒曰釋
之恩已洪矣奚勝養之乎和議中止乃命工益修攻
具須之諸軍十七日　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實條復
来宣　詔旨曰卿以耆老冒風雪久労于戎間朕甚

憂之宜姑託事諸将還京師以休慰卽欲媾和将
詔秀頼使聴之家康稽顙拜手曰臣老於行間櫛風
沐雨固所分且万衆枕戈寝楯老臣不忍獨逸願勿
労　聖衷至於媾和老臣自修之無所辱　宸旨也
使秀頼恐惶奉　詔則可萬一拒　詔適増其罪老
臣義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十八日淀君登天主
閣以眺極目無不東兵淀君始有懼色會備前島軍
発巨熕中閣第二層楹椽摧折二女震死淀君大怖
召諸臣議和先此家康遣女監阿茶適京師迎常光
氏常光氏淀君妹而為京極忠高母是日使之入城

勧和常光氏入城見淀君懇諭且具言東公待秀頼
無他之意淀君乃與秀頼拜命十九日和成定約曰
填周池逐客兵二十日板倉重昌入受秀頼誓書反
上之家康眞田幸村建策曰東軍新和必不警也請
夜潜兵掩茶磨岡山捷可期也衆不聴幸村深夜使
人出偵返報曰二営備嚴弗可犯幸村憮然而止廿
三日令諸軍撤圍遂発卒填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
次為督役列侯争助焉是日島津家久及二豊二筑
将帥率水師抵兵庫家康以和既成労而罷之廿四
日夜家康與数十騎遽発行営及曙入京師衆驚以

為神秀忠尚留岡山以屬分大阪事廿七日我工卒既壍外湟遂及內湟大野治長詰之曰所約止於羅城周地今及此似破約也董役成瀨正成對曰周者凡城下所周之湟皆是已何別內外且和議已成何須濠塹自固治長語塞遂晨夜督役以至次年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家康發京師廿九日秀忠亦東東北及西南諸侯皆罷就國二月十四日家康歸駿府秀忠歸江戶當是時大坂城中日圖再擧益募徵亡命而將軍諜盡熟知之而秀頼未知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來請曰客冬兵荒擶河民皆散亡田圃凋殘

無祿以可給群下請圖之時尾侯義直將娶于紀家康乃曰尾國婚期在近我且往東婦不娶禮節汝等往相儀婚畢則我西上以圖其宜乃遣之令大阪召募得十五万兵秀頼淀君大喜復反乃令遣大兵于京師令悉燔加藍舍宇京民大駭皆荷擔而起板倉勝重報變駿府家康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四月四日家康發駿府十日秀忠發江戶先秀忠發一日家康至尾成義直婚因謂京使者曰如聞秀頼益募兵兵衆食乏固當然我且往撿其虛實遂留之不遣十八日家康

至京師廿一日秀忠至伏水京中民始少安焉既而東北及西南諸侯前後相繼至會于師初家康布令嚴禁抄掠至此諸軍秋毫不犯京民大悅家康尚婁遣使大阪曰秀頼宜徙大和諸客兵一切釋之不肯兩將軍相議遂決以二十八日出師乃召藤堂高虎諸攻城方略高虎對曰利於誘而不利於逼輕兵挑戰候其遠出擊之則可以逞矣家康悅曰予言大得我意乃令定諸軍所向以上總介忠輝為大和口總督伊達政宗及和勢濃諸部皆隸焉山陰山陽兵自神崎入南海兵自泉路入又令石川忠總守高槻池

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而上杉景勝留護京師是春我工夫悉塡大阪周湟所存者唯本城一湟而已先此秀頼會諸將議計眞田幸村進曰請速入京挾　天子以號令四方七隊將士奪伏水大兵拒守治斷湖橋連營滋賀唐崎以張軍勢不聽七隊將乃請曰此城唯南平原而餘皆帶水東師之至必自南徑當邀東軍至領精兵十万張左右翼直衝其中堅秀頼從之然衆心不一事起倉猝壘設栅于羅城遺址鑿舊隍二尺計以守焉二十六日大野治房侵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我和口先鋒將水野勝成馳

赴之治房乃走勝成追與至法隆寺次焉會紀侯淺野長晟以兵五千爲師期治房等誘紀土冠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長晟分兵反救遂退次樫井廿八日治房先鋒將塙直之進逼樫井紀將亀田高綱上田重安擊而健鬪遂獲直之等三將治房在其後聞敗走而紀土冠亦平長晟遂復進既而勝成亦率諸軍至國分嶺督將忠輝猶軍奈良兩將軍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五月三日秀忠先發先此大坂密發細作謀據京中板倉勝重摘發捕下獄家康以故停行後秀忠發二日即發是日舍星田秀忠舍須奈

大阪聞兩將軍發即令分軍為二木村重成薄田兼相等以六万兵出大和路後藤基次長曾我部盛親以七万餘兵出平野口六日昧爽兩將軍俱發至平岡後藤基次發片山排布銃手松倉重正等奉勝成命赴道明寺與之遇戰堀直寄承之重正又返擊薄田兼相渡邊尚來救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基次兼相戰伊達氏將片倉景綱先之亦破之真田幸村大野治長至援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奥銃隊承之飛丸雨注幸村退保南岡基次初創至是又被創與十餘騎復進伊達氏銃手獲又市斬之

次斃之水野氏上河村新八又鏦兼相斃之勢濃二部夾擊大破治長軍斬獲頗多西軍皆走河內口先鋒藤堂高虎陣千冢山前軍族將藤堂高刑良勝先進而將盛親伏大和堤下高刑良勝亂次而渉陷伏二人死之盛親追亡而進渡辺了等力戰卻之收兵保小阜馳促高虎進師高虎怒其不救二將弗聽井伊直孝與木村重成戰于稚江前軍敗直孝縱衆大擊重成自失死揮搶督戰所向無前山口重信冒進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重成亦身被十餘創乃縱橫電馳大呼曰我長門守重成也盍來取我首以邀

賞井伊氏士進擊殪重成馘之敵兵潰走藤堂氏部將渡邊了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馳使中軍促高虎出曰合兵追敵可殲矣高虎弗許命收軍了不背已而歸師至了邀擊敵皆潰散高虎益促收軍了遂縱火而退兩將軍聞先鋒戰已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頻至日已暮家康舍千冢秀忠舍道明寺令戒諸軍戰乃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為右先鋒本多正信土井利勝等繼之少將忠直為左先鋒榊原康勝酒井家次等繼之秀忠領右軍水野忠清松平定綱安藤重信等隸其前後家康領左軍本多正純板倉重

呂等衛之而義直頼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水野勝成伊達政宗及少将忠輝等亦皆分属左右軍大阪城中議戦皆曰明日悉鋭出南郊候東軍逼自西横撃之因勧秀頼親出七日黎明真田幸村陣茶磨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陣幸村東大野治長又在其東明石掃部等以別軍出于今宮候騎報之且曰急進大御所将軍督衆發家康不擐甲唯紵衣黄襦及至住吉舎輿而騎傳令後軍曰義直頼宣速進兵戦将作也已而秀忠至行巡前部布令而帰両軍戦将啓而秀頼猶不出幸村遣子大助質以促秀頼出不肯忠朝秀政等以銃手挑戦敵亦應之我軍少不利幸村乗之左先鋒隊将本多成重上阜候戦乃顧麾我軍忠直咄嗟馳赴一軍鼓譟從之撃破幸村軍追至安井幸村決闘疲而憩對下西尾久作進撃殪之忠朝與森勝永戦潰部兵皆走忠朝大喝叱曰出雲守在此亮叉之歟闘之際集忠朝揮槍殪二人一人發銃洞其胸遂下馬引刀斬鋭者縦横馳騁尚殪八人益創瀹潰而逼敵聚鐵之小笠原秀政躬自力戦死之長子忠脩又死於戦少子忠真傷殆死従者扶免之賀矦利常遣家

将以兵三万衝治房軍餘衆継進治房敗走壓脱入城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七隊将戦天王寺東破之森勝永侵酒井家次軍軍不利家次與内藤忠興松平康長等更進戦直孝高虎又佐之撃破勝永両軍戦方酣城中遽召還大野治長等議事衆訛言城中有反者敵軍皆顧後或有適者我衆乗之大破敵軍斬首万五千級大衆遂薄城家康上茶磨山秀忠上岡山城中頻聞敗報秀頼不復出入坐于帝院少将忠直抵仙場余燼市舎城中有内應者忠直兵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先豎幟城上水野勝成継入焉吉田修理轉自天満済溺死忠直兵遂縦火所在煙焔漲天秀頼淀君及夫人徳川氏皆避火于観月楼烟輙及焉卒入山荘中糒倉從兵皆散侍者唯親臣姫勝数十人耳秀頼在楼上也治長欲免出夫人以成和使諸御擁而出因水多正信言之正信啓之家康喜曰吾且全秀頼母子也正信又抵岡山以請秀忠不擇已秀頼益發使乞命秀忠遣井伊直孝等監糒倉待後命是日池田利隆自尾崎途望大阪烟馳済神崎要敗兵撃多獲首虜毛利秀元石川忠總等亦各撃敗兵于各處多斬獲八日家康遣本多正信

等造糒倉驗其實因言秀頼罪雖重勉從寛典置于高野給淀氏以穀万石治長入以告出答曰謹拜再造之恩當謁謝獨萬衆矚目顧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令報曰軍中所有唯一輿右府騎而出逡巡不決直孝私安藤重信曰太主之慈仁即至此然從古者貽禍根也不若速除之乃命發銃丸於倉中者二秀頼淀君知事不諧並自裁大野治長真田大助森勝永等以下皆殉之火起倉中豊臣氏亡秀忠命諸将分守城四門封尸于岡山祭以告成事九日凱旋伏水秀頼有庶子曰國松生七歳不知所之乃命大

索長曾我部盛親逃匿男山或捕献之十五日斬盛親于六條磧以徇并他重囚徒後二旬徇大野道見磔之于界浦大坂宿臣輸忠於所事者家康一切假之所誅唯止於首惡初細川忠興子與秋獲譴於父入大阪及敗被拘家康特宥之忠興賜之死六月以大坂賜松平忠明食十万石役後大阪凋殘殊甚忠明竭力修理期年而農商復業殷賑如舊十五日家康朝覲廿一日秀忠来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万石後並至三十万石榊原康勝患瘍卒命康勝甥忠次襲其後忠次實大須賀氏乃以其衆属於

頼宣池田忠継卒無嗣秀忠命其母弟忠雄承後乃以忠雄舊封淡路益封蜂須賀至鎮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承後閏月十一日秀忠率列侯入覲献呈極盛廿七日両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其曲有万歳樂延喜樂振鉾還城樂等喪乱之久伶官分散者数百年家康劳徠有日遂復舊職皆樂於是乎舉云家康命博士林信勝等參考貞永建武式目作新式十三條須之諸侯又與関白藤原昭實議酌量朝廷舊式新定朝制十七條八月四日秀忠帰至江戸二十三日家康帰至駿府家康在大阪也秀忠

遣本多上野介呈軍法書家康一閲曰在将軍是當可然我弱冠在行間未嘗須一軍法書何則一切之事悉徇軍法否計不能停奇策不能用因循枝梧坐失機會矣凡軍之要在臨機制變耳大阪之陥也安藤帯刀直次單騎馳謁家康具陳戦状直次渇甚乃乞飲侍豎辞曰所在唯太主料器直次曰縦令太主料器飲而滌淨何妨焉家康聞之呵侍豎曰汝等何不速與欲帯刀軍中焉須上下別為帯刀拜謝而出其上茶磨山也経間有人發射銃從騎大愕索捕一卒至乃鞫曰汝鼠賊為何者敢為此兇逆彼卒對曰

賤臣本多侯奴也不知太主故誤至此時本多上野介在坐叱曰汝鼠卒断不釋也家康聞之命從士曰釋之我我行不由本道而由徑路章與鍋伏渾無有小卒誤認亦不宜予遂放之少將忠輝在封也驕侈日稔其從軍于大阪向大和口逗撓不進其從兵又殺公人三名于森山家康怒其按且惰遺命秀忠放之伊勢最後忠輝遷信濃卒十月家康如江戸十一月命天下置諸道巡察官以察邦治良否民間利害定為三歳一巡又以乱尽平命海内諸侯撤諸塁砦是冬家康帰駿府途経伊豆泉頭相以卜退老之地

二年正月朔且侯伯諸將隨爵位具衣冠賀正両府偃武後文物之盛兆於此矣廿一日家康獵于田中得疾廿四日秀忠聞之兼行至駿府見侍湯藥晝夜不解帶三月　天皇使廷臣二名就拜家康太政大臣廿七日家康力疾束帶拜　詔諸侯伯相踵來候家康悉召之諭曰孤命逼且暮然天下既定右府執政有日復何憂於身後但孤死之後右府或失御則侯伯膺命者宜代執大政天下素非一人之有孤胡憾焉宜各罷就國以族後命列侯皆瞽拜泣下乃厚賜遺之家康召秀忠謂曰我告諸侯以國家興廢之

道汝慎修政守成勿敢或怠荒又召義直頼宣頼房誡以善事將軍皆歔欷而退特召前田利常島津家久伊達政宗各賜以名刀一口命曰爾來北國有変利常鎮之外寇有來家久懲之而奥地方政宗宜應之三藩主皆許拜命當時因称三藩曰外様三家云十七日家康薨歳七十有五遺命葬于久能山　天使就吊卹典甚渥參議頼宣就建廟焉使榊原康政兒子照久掌祠事三年秀忠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起廟四月八日廟成十六日移主新殿　天皇使使　詔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秀忠自府

來次日祀焉東照公天資沉毅有英図才兼文武居爭乱攘奪之世未嘗有非理之擧又好學求治寛仁愛人雖燕居閒談之語往々足垂規于將來矣其事　朝家恭順殊至常以折衝禦侮鎮護国家為己任而自奉儉薄居高不驕持盈不慢至艸萊纖微之事莫不諳練嘗謂曰今世之將方其臨陣也動拘依軍法蕨然從則不熟諳指揮萬衆唯口傳令而将毫不勞歎矣乎其敏捷也故其臨軍戰方落嗟麾扇指揮兵及戰方酣握拊鎧裔縱横叱咤傳令千軍指頭或至流血乃止云其老駿府也本多佐渡守常奉將軍

旨来候公謂之曰吾少長喪乱之世不暇修学不文以畢生然老子知足而足者常足及報讎以思之二語銘肺遂不忘聊以誡汝佐渡守又以告将軍将軍感歎手書二語掲之壁間其在駿府常具二筐于後室一藏足囊新者一藏其陳者皆自所穿筐満乃並出之揀陳囊少可者復用之有彩衣汗者命浣之其倹素愛物不濫耗率此類也嘗又曰世禄良法也不特酬其祖先之忠賢之子假令不肖不肖子人或賢即以一不肖忽捐之則其子孫之賢大可惜矣又曰治天下在賞罰得道善而不賞善人不奨悪而不罰

悪人不懲要先在嚴罰邪臣邪而忽之猶蝕蠹蠹身速去其内則身全即忽之則毒逼通躰終不可救也吾常謂用大賢殆陥奇禍当不戒焉哉又曰守成之道在守家法法何哉公武至庶人家各有定則是謂之家法徳川氏亦自有家法皆與祖考警舊勲議定其無聡於後世勿有所変更假令建立新法或有一利其害必不可勝言夫武門之要在修武耳又世澆季武臣往々忘分轄職少渉書史則忽自負意當比聖賢遂驕恣亡國者乃有若大内義隆殷鑒不遠豈須不戒焉其病革顧秀忠曰我死則汝顧天下如何

秀忠曰将役大乱曰若我在可以職矣又召嫡孫家光曰慈一守治天下之要汝宜銘肝焉乃薨是歳秋

太上天皇崩葬于泉涌寺五年夏秀忠入朝初福島正則恃功驕恣殺公人伊奈図書大阪之役陰通城中至此治罪収其封放之信濃給七万石邑以其舊封賜浅野長晟徙封参議頼宣于紀伊併勢數郡其食五十五万石自後並義直頼房称為三家三家協戮擁護幕府有重事執政咨議例及三家而頼房特留府率譜第諸侯是歳又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阪為鎮守府置城代六年六

月秀忠納女禁内備女御後進中宮是歳毀伏水城置奉行蜂須賀至鎮卒于是春七年田中忠政卒無嗣遂不紀八年四月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正純正信子関原之役秀忠過慢得譴家康正純請帰罪父以解秀忠之過於是秀忠寵遇日渥初正純父子諂大窪忠鄰忠鄰以寛察天野康景又為正純所陥出亡最後正純食宇都宮十五万石至此正純奉使赴山形以其増築塁寨且擅殺部属収封被放是秋最上義俊以非統率之器國除九年参議忠直以負功擅恣癈被放豊後萩原次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

後後三世以失馭徙之美作五万石忠直弟忠昌直
正大坂之役並有功忠昌先封高田至是封之越前
三十万石直政封出雲十八万石先此世子家光進
正三位大納言七月入朝秀忠因奏請辭職　詔允
之

第三代德川家光

元和九年八月　詔以德川家光任征夷大將軍進
正二位遷内大臣其他兼職一如前代故事寛永元
年正月朔列侯伯來賀正于江戸城八月徙封甲府
中納言忠長于駿遠五十五万石忠長將軍弟也十

二月朝鮮使來江戸賀襲職并獻方物三年八月秀
忠家光偕入朝　詔陞秀忠太政大臣家光右大臣
義直賴宣忠長並遷從二位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
常島津家久伊達政宗並遷權中納言九月六日
天皇幸二條城秀忠家光率列侯陪蹕之是歳起東
照公廟于府西北上野因営一伽藍號曰東叡山寛
永寺以僧天海為寺主四年蒲生忠鄉卒無嗣封其
弟忠知于松山食廿万石存其祀後數歳忠知卒亦
無嗣蒲生氏遂不祀封丹羽長重于白川十万石七
年九月　天皇禪位於　皇女　皇女諱興子立即

位是為　明正天皇秀忠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
之　詔以忠勝任少將信綱為侍從皆不敢拜告大
府而後受焉八年肥後侯加藤忠廣有罪收封見放
出羽是歳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庶務九年正月二
十四日秀忠薨壽五十四諡台德葬于增上寺　詔
贈正一位大相國公為人溫厚謙謹其事　朝廷小
心翼々常恐其有所憤友於兄弟而仁於群下性又
甚好學兼通國詩及書法至諸武技無不精究而雅
沖不以伐諸宿將豪傑是以親附焉又持身節儉聲
色不近翫好不由常虛已待物東照公嘗謂公曰汝

執政後於麾下諸士特加恩焉譜第諸侯固也如外
樣諸侯雖時與其向背是則古今之常汝慎勿以是
為嫌而益懷之公乃順之及登職務親列侯耆舊德
川氏之基業於是益鞏矣又尤慎於擇人雅樂頭酒
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及掃部
頭井伊直孝等諸名臣皆在焉世稱公為守成之良
將家光已發公喪令召諸侯伯謂曰諸將乘喪擧
命則惟其所欲然孤已嘗聞職當以旗鼓授受天下
諸侯僉改容肅然辭謝而退六月徙封池田光政于
備前細川忠興于肥後十月收駿河大納言忠長封

忠長家光弟也台德公在時鍾愛已甚公擯之就國公疾忠長知而敢獵自如公疾病家光請召見之不許及公薨毫莫戚容於是家光収其封置之于上野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自是駿河直隷大府大番及書院邑從両番更戍焉十年堀尾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後三年亦無嗣収封召其亂子賜播磨地六万石是秋安藤重長受命諷忠長使自殺以其遂弗悛也十一年家光入朝進從一位遷左大臣賜京中民銀五千貫始置町奉行焉為断市人訟獄也十二年冬定諸侯及陪臣衣冠輿馬之制頒之天下

始置寺社奉行十三年正月始建評定所七月徙封保科正之于出羽山形二十万石初鳥井忠恒為山形城主是秋卒無嗣故有是命正之台德公孽子初子養於保科正光因冒保科氏家光嘗放鷹於驪鄉憇一佛寺寺係保科氏標越寺僧具言保科氏之轗軻家光因始知之遂封正之乃劃三万石賜忠恒弟忠春以存祀是夏伊達政宗卒子忠宗嗣十四年十一月肥前天草民作乱初小西氏遺臣有森宗意軒千速善左衛門等逃匿肥天草至此以耶蘇教煽起土民推天草時貞為主帥攻陷島原氏擾之家光下教西海諸侯討之尋遣板倉重昌監其軍重昌督衆日夜攻擊城堅不抜乃遣松平信綱代之水野勝成副之信綱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勵衆與賊激戰死之既信綱勝成至海陸砲擊城中又分兵四絶糧道城遂陷斬首四万捕賊渠帥十餘人悉誅之是役鍋島勝茂弟直澄亦從軍每戰先衆奮進躍馬繼備刺擊如葉萬衆驚曰云賊黨悉平於是申耶蘇教禁令於海内是月島津家久卒子光久嗣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為之免老中連署而有大議猶參焉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始置勘定奉行数員

以掌錢穀出納十八年家光生長子家綱是歲大修日光廟列侯各争献華飾及成壯麗無比十九年十一月立花宗茂卒子忠茂嗣是冬徙封松平賴重于讃岐高松食十二万石賴重水府侯中納言賴房子也二十年九月　天皇禪位　皇兄紹仁親王[illegible]
　後光明天皇家光使松平賴重如京師賀之正保元年五月家光生次子綱重是春下總守松平忠明卒子忠弘嗣十月改元正保二年四月世子家綱進從二位任大納言八月參議忠昌卒子光通嗣三年正月家光生三子綱吉四年冬阿部正次卒子[illegible]

嗣。慶安三年尾侯大納言義直卒。義直實家康第九子。母志水氏，称阿亀。男山祠掌志水宗清女也。義直生也。稱竹千代。時家康方城江戸，乃謂曰：築城郭不用大石則不得固矣。治國家不用俊傑則不得守也。大石與俊傑皆為経世之基礎。宜改呼生児称五郎太丸，冀期其俊傑於後来。蓋我邦俗呼大石称五郎太。故以名焉。及長，其言果符。家康晩年遣成瀬隼人正成為義直傅。正成盡心輔導，君臣相得如魚水云。至是義直卒，家光遣酒井忠勝弔之，内命令世子光義襲封。義直實為名護屋藩祖。毛利秀元亦卒于是

歳。子光廣嗣。四年四月廿日，將軍家光薨，年四十八。諡大猷。遺命葬于日光山。　詔贈正一位大政大臣。公天資聰明勇偉，有英略。事　天朝恭順，誠至撫群下，寛猛得中。東照台德之世，當諸臣藩會同之期，將軍或郊迎之，上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親政，常召天下列侯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以略定海内，且以其嘗比列同儕托，厚待遇，不敢比譜第。至於家光則繈褓已膺運輔。　天子居統御之任，自有與祖考異者。自今當與卿等正君臣之禮，以休祖德。若不厭心孤，亦別有所處。列侯皆頓首聽命。公乃延諸侯賜佩刀次位，儼然列侯悚息，而盟于前。於是德川氏威望益定。公甚敬祖先，燕間之際，老臣或談及東照公事，未嘗不盥漱聽之。又數遣使諸道問民病，賑恤頻至。而公明察過祖考，能摘発臣下是非。僧天海事東照台德，有寵。及公時，私謂曰：我嘗侍東台，兩公数致言。東公寛大，即悟台公温柔能納，但公明敏執理辨析，我每侍覚如芒刺在背。先此麾下士漸趍奢侈，相習成風，往々苦匱乏。公患之，尽召而諭之，因下令舉麾下子弟年長堪用者，充番士，給俸。當公之時，松平正之、井伊直孝、土井利勝、酒井忠勝、青山忠俊、板倉

重宗、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諸名臣前後相繼，内外参政，協戮贊輔。但青山忠俊以寃被黜，忠俊以直顯。其傅公也，公嘗好舞，一日懸鏡二面，令人理髮，偶忠俊候焉。即把鏡擲庭，因諫曰：是豈主天下者所為乎。願主公戒于將来。公憤其梗直，嫌其侍謁。後公初悟，召忠俊，令見。辭曰：主公苟聽老臣之言而悛焉，候謁無為也。遂不見。土井利勝亦以台德公命嘗傅公。利勝和厚，臨事善處。松平信綱嘗謂人曰：我素乏於智，遇事百考，遂無所得。如大炊頭則不然，今日不得之，則来日必得之，而益精殆。可謂智囊不竭矣。信綱有

試嘗臨[illegible]吉變當公之時朝鮮使來聘江戸城舍大厨撥田部櫓窓戸壁剝落公將詣増上寺巡視之歸令信綱修之信綱使人執他櫓戸代之利勝聞之止曰豆州誤矣夫人主顧以其難為而示其不當為是為要今有才如子能難如斯則可若使他人任之豈不得主譴焉乎信綱謝曰謹受教某以為終身之箴利勝又節倹不湶於嘗燕居室隔有糸片委焉長一尺計利勝呂一近侍附糸片命使重藏他近侍私相語嗤之居數年利勝又召近侍曰往年所托糸片汝何為之近侍探出於腰囊呈之利勝即用括刀條綻

者且謂之曰汝能守我旨數歳之久不失之可賞哉乃予邑三百石云利勝嘗與伊丹順齋者詢龍府城偶會公厨厮竊鶴欲中於筐望利勝來悸欲匿墜之鶴出於筐中順齋大悲將告罪之利勝曰已斷厮必不免死觀釋之我輩家厨厮獨鶴不知也豈莫竊他者哉今公府繁榮厨下太豐富乃有斯賊也然公府失一鶴何之有苦使我輩家厨竊鶴亦且捕處之死乎小厮艸竊宜容也聞者歎服板倉重宗所司於京師也慎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勝重或造重宗問曰卿為京尹與尊考如何重宗曰不如也我考奉尹

職也其赳廳京民怨者父兄皆爭迎于途請曰代子弟首愬願令公與之贏考每答之以諾及其判愬更告之曰我欲與汝等子弟以贏然汝子所愬不正汝爺所告無理故我因公斷之毫不假言而其父兄無敢怨者獄訟理平京民悦服是我大所不及也酒井忠世卒于公世忠世嘗傅公以嚴稱公嘗愛一腰藥器奇珍者置之座間忠世偶侯贊之命近侍齎來熟視之曰美哉藥器誰獻之臣有一語願上公聽焉曰者東照公在駿府也侍臣供晩膳公視其所着袴問曰是為何物答曰為茶茆公怒曰喪亂始定下民少

安汝徼臣乃用奇衣華侈至此不敬斷不容命然之夫憂慮天下防奢于未漸尊祖猶如斯今主公生太平熟此奇怪物非所以治天下也即執器就庭擊粉碎其直且忠率類此掃部頭直孝有奇智為事常出人意表公之始親政也下令海内曰細大之事一如東照公約束仙臺侯政宗上言曰神祖嘗約臣以封百万石印信現在焉乃謄寫之以上公召利勝啓之曰掃部頭年猶青而智略絶人請諮之乃命直孝能處之直孝退翻直諭伊達氏邸面政宗曰聞公與前代所賜印信以請封信乎曰信然世傳畏發後見以

做故紙令新過復舊之令故敢上狀耳曰所謂印信係神祖手筆乎曰然豈偽乎直孝乃曰然則得見之乎政宗曰諾哉即出示之直孝受而拜視曰是誠故紙耳乃扯裂投炉火中笑曰此約蓋出神祖一時權宜公亦能知之令舉既往以要利現時陸奥守計何淺也政宗亦笑曰諺云大人馮河却為童子所教淺處豈此之謂乎因置酒盡歡而止大猷公已薨世子家綱襲職

江戸政記卷之三　終

江戶政記卷之四

東京　勝本亮翁校閲
鈴木貞次郎編纂

德川氏正記

第四代德川家綱

慶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權大納言德川家綱襲征夷大將軍職遷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賜牛車隨身兵仗天使權大納言藤原経季就江戶拜之將軍使侍從酒井忠清朝京師謝轉任之恩於是朝廷特授

忠清左近衛少將將軍陞職之年甫十一天資仁恕博愛衆應時大炊頭土井利勝已卒肥後守松平正之以下受遺命輔佐幼主以蔑其長叛士由比正雪與其黨丸橋忠彌等謀逆事發覺伏誅正雪者駿河國由井人也故因姓之自幼聰慧幾欲不沿家產只務武事講究兵書嘗讀太閤記見楠正成壁書慨然謂往時豐臣秀吉起自人奴位極顯榮威震內外大丈夫所要乃地位耳苟無地位無以展其驥足而楠河州古今之良將也吾且學之自是反意初萌終用菊水旗號自稱楠正成遠裔嘯聚黨與其黨至二千餘人忠彌者江戶人也為人勇悍善鎗術先是聞正雪名心竊欽慕之卒往會焉正雪大悦結為腹心歎相見之晚一日正雪會忠彌家相對酌時已三更積雪沒樹忠彌謂正雪曰請公縱性情盡今宵之驩四邊積雪盡為公援可以莫虞矣正雪拍手曰佳哉援兵合我名矣然雪易消敗亡之兆已見焉忠彌又曰公苟欲仕則擇孰主正雪曰日本六十餘州雖廣雖大莫如駿府其為城險固其為地形勝奈之而何忠弥曰我則不然所擇乃江戶也正雪曰公器堪大用忠弥曰勇士所望固宜如是也正雪終吐露心事互

為盟約應酬徹夜盡歡去自是反逆之謀益密此歲四月廿八日夜會佐原十郎兵衛金井半兵衛吉田初右衛門加藤市右衛門熊谷三郎兵衛等三十七人于道灌山議事部署黨與分遣諸國丸橋忠弥留江戶金井半兵衛吉田初右衛門往大阪加藤市右衛門熊谷三郎兵衛往京師而正雪自趣駿府城下所在並起欲擧事議既定加藤市右衛門熊谷三郎兵衛逃亡正雪卒趣駿府特丸橋忠弥在江戶專為擧事之計患其乏資借金於田代又右衛門因密語故約事成之日倍償因是密事漸漏叛逆之謀垂成

田代又右衛門訴之于幕府町奉行神尾元勝石谷貞清率属吏夜急圍忠弥宅擒之駒井右京奉幕命直至駿府與城代大久保忠成加番秋田盛季等共圍正雪所在正雪入內集其兄弟黨與十餘人共為永訣之飲歎曰吾悔為忠弥所誤至此遂與自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至十一月磔忠弥等三十餘人于鈴森賊徒悉亡此變也酒井忠勝建策曰方今浪士浮徒處府下者何限或懷禍心者烏保不煽此輩倡亂哉請悉逐之阿部忠秋曰天下固非一人之天下則天下之天下也不容偏為上而苦下且夫浮浪之

徒未必皆幸亂也其所以聚于府者志各在於委質列侯然而列侯亦或由以獲高材特達之士上以翼國家下以綏統下且其舉浮浪之士而遠放之絕海則可若夫處之內國與處府下莫異同也今強命之遠徙則此輩去就失帰窘蹙之餘非為亂而何讃岐守之議適足以趣其亂耳松平正之松平信綱並是忠勝言獨井伊直孝曰豊後守言是也將軍遂從之此月令阿部忠秋林道春作和学抄貞觀政要諺解献之道春有希世之才学究浩瀚鋭意主張程朱之学聚徒講四書新註時奎運久衰民無修文者故遐

迩喧傳以為異舟橋三位秀方詬羅山曰明經博士朝廷有其人經筵奉故事未講新註今匹夫而居師道之尊門倡朱學其僭甚矣遂論列請罪之廷議為然以告東照大君大君曰固哉舟橋氏匹夫而倡道實可嘉尚焉且也學問以道通理明為主何必固守古註於是道春之學大行當是之時有惺窩先生隱于洛北既倡理學道春景慕為弟子惺窩亦以為得人傾倒不遺推為高足東照大君雅聞道春名時邀咨諏慶長十一年使永井右近大夫直勝聘之擢為博士以備顧問深嘉其博物焉後薙髮称今名叙民

部卿法印道春際國家創業之時大被寵任創朝儀定律令幕府所須文書無不經其手者歷仕四朝即位改元入朝之礼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預議焉正保中病在家執政承旨寄書或諮論事令官醫看病是時有事日光山召見便殿特聽乘輿入城有旨以其齡漸高令朝朔望所撰著編輯凡一百三十種又有羅山文集一百五十卷刊行于世承應元年八月廿八日夜江戶大風雨屋舍多破十二月二日將軍母青木氏薨謚宝樹院葬寛永寺是歲幕府以少將稚樂頭酒井忠清為大老少將肥後

守源正之奉大猷公遺命輔佐將軍於是爲箸衛養編進焉先是讃岐守酒井忠勝辛大老職開羣儒諸官畑會議任衆論紛々未決時忠清從容奉事兩廟將軍意至是特命叙大老委以行政之權自是天下之事無大小悉皆決焉勢威甚熾忠清性敏慧多涉世故常以黃金若干贖小倉山色紙藏家珍之蓋色紙者定家朝臣手筆而天下無類者也時有人告京師某寺亦藏色紙忠清疑之諭寺僧借色紙見之其様與家所藏毫無差異因以爲色紙不可有二眞僞必歸於一乃詰其由寺僧云是實係豐臣秀吉公所

寄忠清曰已豐公所寄則其眞不可疑然天下之所寶固無有二之理寶有爲後世之惑也甚矣卒執家藏色紙裂投火中其果毅類如此二年正月十六日通玉川上水于江戶以供都下日用之飲二月十六日水府黃門光國獻三國筆海全書光國中納言賴房子也磊落奇偉有英雄風所交皆天下名士性又好學所覽廣識無不窮究凡藩府所行政令皆咨識之公引典故處分之多所贊成名振遐邇六月廿二日巳時大內災發合門鄰悉燬僅遺文庫一宇累世寶器皆無恙延燒勸修寺烏丸二第帝避火于法皇

宮是月洛中有十四五歲兒女數人無故戲放火火災頻作所司代板倉重宗捕悉誅之八月十二日將軍任右大臣天使權大納言藤原共房就江戶拜之將軍使近衛少將肥後守松平正之朝京師謝恩於是朝廷特轉正之左近衛中將九月十八日設置側衆廿八日琉球使國頭間切王子等來朝幕府獻方物將軍慰勞之三年三月將軍奉勅營皇宮諸侯助役九月廿日　後光明帝崩壽二十二在位十一年改元曰正保慶安承應葬泉涌寺十一月十四日二丸宮壞將軍遷居武州仙波喜多院令仙波

宮是也是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幕府以佐渡守牧野親成代之重宗嘗獻大猷公以草鞋一足曰是往時東照公在軍中所用臣能記製之故今以獻焉蓋有用製進從需以諷東照公櫛風沐雨百戰而取天下以故能通下情知民疾苦進賢遠不肖遂能開今日之基業矣凡爲人君者當務方歷閱通上下情就事規諫概類此其京師幾四十年皆顯治績多直節偉行世或以爲賢於乃父其勤識較下二十條令世所知也嘗爲私求避年請幕府賜墅地更請習堂京民有怨江戶求釋其父罪老中爲遺書於重宗重宗

不問封書刑之開封報曰行刑之後會公書到僕視之曰渠非死罪復訊之然京師政務僕忝任而府聽直訟而僅京師則京師政刑錯亂主者不得決事即為僕不能如是請速免職老中大驚更致書謝之幕吏有赴任長崎過京師謁重宗晤語移時將出重宗袖出一古漢鏡曰此鏡嚮長崎奉行竹中重興所遺也予惡重興以墨敗每持此自照為戒因贈子乃與之池田光政亦嘗就問治術感服其大度云重宗省洛西某村之歛率吏卒十六人而往村長素知其有恕白曰敝邑殆苦貴從之多曰善哉恕也予復来

為减十人其恤民不吝率此類也池田光政賞淺口郡紫木村民甚助孝悌永免田圃五段之租十二月廿八日　皇太弟良仁踐祚是為　後西院天皇明暦元年春令大學頭林道春撰漢土歷世名賢三十六人作贊又撰漢魏六朝唐宋百人一首進之道春子春齋奉命撰日本百將傳抄五巻獻之將軍命阿部忠秋賜道春二九銅文庫一宇道春又獻白紙五經註本七月二日將軍御二丸親臨試諸士游泳十九日召賜侍服十月八日朝鮮使来聘朝幕府是年安房守北條正房献依仰城判圖二年正月廿三日

後西院帝行即位之禮六月有赤氣二道自申酉之交見西方及夜光耀如火数日不减時作火柱十一月廿三日將軍御二丸觀諸士的射十二月十二日林道春講大學於將軍座前廿六日科宿直之士勤勉無懈者賞賜黄金有差三年正月十八日江戸大災連日不熄城郭第舍延燒略盡將軍避火于西城民焚死凡十万八千餘人幕府設場救餓為粥以施窮民二月七日瘞諸焦屍于本所牛島為建一塔名無縁寺今回向院是也十一日貸延燒諸大名自一万石至九万石金銀并賑恤諸士市人供費億萬此

災後物價騰貴人情恟然松平信綱阿部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辦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四月廿日直大猷公七回忌設法會于寬永寺是月將軍聘兵部卿貞清親王女顯子為夫人七月八日將軍御山里馬場觀諸士騎馬九月幕府以美濃守稲葉正則為老中大村平戸嶋原佐賀諸氏修邪蘇教禁覺長崎奉行黒川與悉捕之於是幕府命與誅其徒九百餘人賜長崎氏利錢十二貫錢賞首告之萬治元年正月廿四日直台德公廿七回忌設法會于增上寺三月晦日出官庫珎書六十部賜林春齋

先是以書府罷災也春齋名恕一名春勝字子和改字之道號鵞峰乃道春第三子也道春如江戸時春齋尚幼與母留居京師文詞師那波活所筆札學松永貞德年十七始入江戸自此從父受業文藝日益進及其登用與父俱預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旨編著極多矣後襲父職為治部卿法印四月北条安房守正成上城制本圖六月明主朱由榔大將朱成功遣使至長崎獻書及方物于幕府以乞援兵幕議以其書辭不遜不報却方物至九月使者還去朱成功初名森後更名成功字大木父鄭芝龍寓我肥前平戸

娶女生成功時朱明為愛新覺羅氏所滅芝龍西還舉義兵成功遂為所迎乃俱議圖恢復芝龍之被誘降也成功守義不挫益撫士畫策每雄據閩廣間清主遂不得快於混同後據臺灣拓蕪牧民紀綱頓張蠻地自是馴致詩礼之俗儼然一王國成功以康熙元年卒年三十八子經嗣立三十年而死孫克塽立三年始以國降清父子相續持前明正朔四十許年十二月晦日午時伊勢內宮災波多村失火會西北風烈延燒之宇間寶庫等亦盡燬祠官力救奉遷大神主新主及宝器皆無恙此歲幕府奏京師徙封龍野京極高和于丸龜將軍命林春齋以論語十有五而志于学之一章書揭幽孔子画像上又延見帰化明僧隆琦賜京南大軒田地営佛圖施與金錢巨万復給采田隆琦創一大伽藍名以明土舊稱曰黄檗山萬福寺堂舍門廊亦悉依明制二年正月十一日將軍加元服二月十一日經営本城此月明儒朱舜水帰化至長崎舜水名之瑜字魯璵明浙江餘姚人為人頴悟夙達精通六經特通毛詩及清兵渡江舜水執節間関流離遂来我邦往復三次蓋欲得我援兵以恢復明室也朱成功等亦望其求援軍遂寄書

曰一別萬里雲外常望東天眷戀不休森不肖荷先武重興之義不得舍于寢食之間雖然力微勢衰無奈狼狽今欲遠憑日本諸國矣假多少兵恭望台下代稱乞之諸國侯便是與台下曾謀之處也台下今微保微客而莫忘國恩然竟弗得之亦恥食清粟至是遂不復還水府侯光國篤学廣延文士聞其學植德望尊禮聘之以為賓師礼遇甚隆七月二日江戸霖雨洪水此月出官庫珎書十五部賜御醫壔宗悅九月廿一日本城成將軍遷居之此年始架両國橋三年五月大雨連日諸國洪水六月十八日大雷雨

七月十八日幽陸奥守伊達綱宗以其國事不治也十月晦日盗入日光山宝庫竊小判千四百両黄金二拾枚十一月三日佐倉城主上野介堀田正信背教還邑幕府奏収其封更賜嗣子帯刀一万石寛文元年正月十五日巳時皇宮災延燒公卿邸第百十九區及佛寺十餘宇民屋九百六十間　帝奉三神器幸昭高院法皇幸修學院廿七日鷹匠町失火會風烈延燒邸宅五十余區町数四十一町閏八月將軍奏封其弟左近衛權中將綱重于甲府右近衛權中將綱吉于館林二年二月伊豆守松平信綱卒信

綱英敏有才資在職中多偉績明暦三年江戸大火踰歳不熄城郭第舍延燒略盡物情恟然信綱與阿部忠秋指麾内外事皆立辦又與諸老中協議盡罷諸侯就國大納言頼宣不悦曰今日之事宜盡致在封士衆于都下以備非常而計不出于此議不及宗戚縦憂事至此伊豆守何不慮之甚也將召詰之信綱聞之馳往謁頼宣曰聞太公有憤於愚故速至請賜罪頼宣曰以予見之方今之至變假令普代諸侯各在封尚且宜招而致之于府今則罷在府諸侯就國顛倒之甚予大惑焉且此議不及予予亦不與焉

者何哉信綱曰今日之事固不容猶豫博議商確恐曠日彌久無益也故敢犯怒至此曩祝融逞暴回祿奮威官舍第宅盡為煨燼列侯無所措足故將軍特命就國若然則上品川下板橋諸侯各有家也與將軍所賜第宅何異且夫疇日之災廩粟倉米燒亡殆盡若使無數士衆流離于都下則此輩無所仰粟擧迫飢餓耳若夫使此輩盡就國與患此輩謀逆其事一耳然以今日觀之假令謀逆於府孰與於國何則如今都下有不測之變何以給防禦資若使在國為之則徐以畫策漸以給資卒必平之耳故將軍特命

如此願太公諒是意頼宣嗟嘆久之信綱經理土木躬親督役盡復舊觀後江戸乏米一石價至十金信綱建策給麾下士俸以貨易米加常價一倍近傍諸國聞江戸米甚貴爭輸米于江戸不朞月粟米贏餘直價大減世称信綱為社稷臣云酒井氏移封之後信綱代領川越領内有野火止者土瘠水乏村里寒寂代官安松金右衛門建議曰宜鑿新渠以引玉川則水利疏通稲田可以闢矣信綱問費幾何曰當用三千金信綱曰顧吾亦非久處此者然以三千金利乎後人亦吾之職耳乃命董其事安松於是募役夫

數百人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河岸既竣功源水不至渠中唯沮洳信綱怪而詰之安松曰臣亦未解其理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尚不至信綱益不懌讓安松曰汝不察地勢高低而叨鑿渠是以然安松曰吾臣今而大悟焉古云河潤九里益川越之為地在武野曠漠之中土燥風多人家皆吹塵滿座有客至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乎日是知河潤入地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至其明年果一夜大雨有声如雷俄而奔流冒突香魚躍上地十六里間一時水盈以

達新河岸信綱憮然曰安松能忍於三年而成其志洵有足感者增之以祿若干石後遷至顯達三月三日將軍命讚岐守松平賴重掃部頭井伊直澄爾後參老中議政事六日至二十日日色無光如血月亦赤幕府毀芳賢寺巨像以鑄錢文曰寬永通寶背文曰文所謂文錢也後二年新造木沸以安置焉大如前像金箔塗之世傳葺費不給故毀之廿七日從官一色內藏助殺勘定奉行播磨守伊丹勝長內藏助有罪勝長與豐前守岡田善政同奉教安問之于私館及將訊內藏助及欲害二奉行倉卒拔刀擊之殺

勝長善政保關與左右斬之四月大將軍作禁內修法皇宮新院宮命毛利黒田稲葉加藤伊東分部一柳等諸族助役五月朔京師近江地大震近衛行宮法皇宮新院宮及二條城寺皆倒五條石橋壞大溝朽木山崩朽木谷民多壓死遺動至冬而止此月將軍奉勅寫明月記獻之六月十三日日光山大水壞厓民死者多七月十一日畢先是寫明月記人物八月常陸下總下野盜賊蜂起劫掠所在十月三日將軍命林春齋纂本朝編年錄三年正月廿六日　後西院帝讓位儲君在位八年改元者三曰明曆萬治

寬文廿七日皇太弟即位是為　靈元天皇二月林春齋刊羅山文集獻焉四月十二日將軍請日光廟修大猷公十三年齋廿四日歸府廿七日　靈元帝行即位禮將軍使侍從出羽守松平直政侍從兵部大輔大澤基時朝賀於是朝廷特從直政左近衛少將基時所司代親成右近衛少將三士奏朝曰告江戶而後拜之幕議令二使領之親成辭之五月十二日伶官奏舞樂將軍臨觀焉廿三日布令武家制度此日又令天下禁殉死八月五日頒法令二十四條其第一款曰凡為士者常脩文武兩道重禮義廉恥

不可破風俗此日京師大水鴨川溢幕府以大和守久世廣之為老中十月朔将軍觀權大納言藤原雅章蹴鞠十二月六日夜京師地大震市舍多破二十六日賜林春齋弘文院學士號命撰本朝編年録四年六月奏京師削米澤侍從上杉綱勝封舊食三十万石於是坐事削其半綱勝定勝子承應二年叙從四位下任播磨守是歳五月卒無嗣外甥上野介吉良義英男景倫入嗣尋改名綱憲七月廿八日老中傳旨以伊賀守永井尚庸為老中十月朔日因撰本朝編年録諭寺社奉行稲葉正則甲斐守加々爪直

澄索諸國祠宇所藏延喜以来武乘以足其引用尋改書名曰本朝通鑑十一月七日諭在府大名及麾下諸士藏本邦書籍者寫其書目以進呈焉是歳北山靈芝生尋命春齋作靈芝説五年正月二日雷震大阪城天守閣災四月遣使日光修東照公五十年齋七月令改絹布制二丈六尺為一端幕士松平忠冬補正其祖所著家忠日記成曰增補追加八月奏京師以伊豫川上監物一柳直興封以禁城修築過期幕府會同遣節也是月奏增置京師町奉行以宮崎若狭守為之寛永中始置町奉行也建一廳于二

條朱雀至是又起一廳于二條城南十一月流日運教派不受不施宗妖僧若干人嚴禁其宗十二月先是增内膳正板倉重矩封至是再加其封與但馬守土屋数直並為老中重矩内膳正重昌子為人聰敏有才資自幼好學善詩歌寛永十四年父重昌奉幕命往討肥前島原賊不克死之重矩時年二十一深痛父死乃馳入城中奮戰苦闘多獲首級萬治三年為大阪城番奉職中多奇計偉行寛文五年正月二日夜大雷震大阪城樓櫓臺閣悉顛會火發風烈烟焔衝天城中兒女狼狽出走城外士民争入救火一

入一出紛拏不可名状時重矩守京橋口距堀川外僅數十歩忽令結柵柵成開門令兵士守之以防外人闌入先是重矩諭管内民曰凡城中有火則以此為驗出從士妻孥于城外乃取蛤殻以其隻與民以其隻付從士一記民名一記從士名是夜民爭來城合符出從士妻孥從士等以莫妻孥虞一心守城毫不移動城中因得安其臨事施奇先機設備率此類也京師素苦鴨河氾濫重矩及補京職命自白川至鴨河四條其間築堤防以預備之又洛北市原村水屢出行人患之重矩乃埋鴨川内水田以疏河水見

闢地于山崎上民慕其德至今稱之重矩嘗贖一漢
弓秘家藏之一日重矩出外侍童竊出弓強挽折之
家人驚懼捕侍童從重矩所告之重矩欣然曰為武
人者志武固其職今侍童挽弓其志可賞弓本貴物
臨用而折秘藏何益今折反可謂幸矣命宥之又嘗
語人曰世謂掠人財物者為盜吾謂今世諸侯亦多
盜人何也今下民有善而為上者不録不賞是盜人
善者也凡為人君者天命揚人善收人美然而盜人
善蔽人美便是曠天爵何啻盜人財物者謂之盜是
則盜之大者也矣吾常惴々焉唯恐人不得為善之

利又曰吾聞之伯父吾父嘗謂人之生也萬異而萬
不同有美者有醜者美者雖惡其言易入醜者雖善
其言難入要唯在辨之而已其言猶在耳終生難忘
性亦尚素居常書咬菜根三字懸之壁間以為箴雖
至顯貴取無驕盈之色云數直忠懇當大猷公之時
為侍臣嘗獲罪幽私邸既大猷公將朝京師期令既
發數直聞之急命家宰具裝家宰愕然曰上公已失
旨於大府幽屏有日奈何得犯法自恣數直不聽遂
駕一日輕裝微行隨到京師閉居自嚴人無知者一
日大猷公還顧侍臣召數直侍臣皆訴曰擅浪得罪

府邸未經赦旨何以來私殿下得莫非遺忘之乎公
曰否々數直必在近郊遣物色之乃大索數日果得
之於西阪驛館傳命數直垢面蓬首即来謁公曰迎
而謂曰此行我固知汝必来汝不来而可乎遂釋其
罪遇之如初時人以知若臣水魚之合二十七日越
後高田地大震是歳参徙豊前守内藤信照于棚倉
六年正月南部興福寺寫樂書二十部進之三月廿
六日江戸有大光東飛形如人長二丈許五日宮津
大名京極高國與其子高頼爭事幕府奏収其封流
高國于陸奥高頼于伊豫高國高廣子初高國奇亂

不堪事父高廣素愛弟高勝欲以為嗣然重違國憲
遂讓高國而老焉高國自襲父封日夜沉湎酒色下
虐國事厚斂重賦國人歎望高廣具状訴之于幕府
至是見流十一月二十八日將軍命諸武家譜家系
圖賜鵝鮮有司物有差十二月廿三日賜弘文院學
士林春齋黃金時服并録其子春常新給年俸廩米
加通鑑編輯之勞也春齋名恕一名信篤字直民春
齋第二子也其學承祖業該博通贍為人豪俊維偉
慨然有扶植儒道之志後襲父職為大學頭[illegible][illegible]七
年七月二十八日將軍聘神道者吉川惟足惟足界

浦人初入沙門嘗聞卜部繁無精神道就求受業謁者見法衣垢弊輕之不為通惟足懐然乞毫楮立賦和歌投之而去繁兼見之大奇之以為斯人之来顧天意使吾學不泯乎使人追呼反盡授其秘蘊惟足尋還俗游事會津至是将軍延見大奇之以為幕府神學所著有幽暗集先是填鉄炮洲本所深川諸湾以増拓諸武舘地多闢溝渠自萬治至是十歳乃畢十二月二十八日賜通鑑編輯之諸生物是歳改造攝津多田神社給下野足利學校修理金八年正月白氣見西方状如竿二月朔江戸大火先是幕府奏

收島原高力隆長封流于陸奥初隆長極驕奢虐賦斂土地荒蕪人民怨嗟故及此是歳諸國大旱五月以老中板倉重矩為所司代徙前所司代牧野親成于田邊田邊京極高直于豊岡村上松平直矩于姫路九年正月京師飢幕府為粥于七松街四條磧二處賑之九百日三月三日有大星東流声如雷先是将軍奉法皇勅大修泉涌寺至是成七月蝦夷擾乱幕府命松前泰廣往討之尋平初蝦夷東島玡縁利地有勺赦印者為人雄梧有膂力盡并部衆為酋長築城郭蓄甲兵負力不服此地有玡縁利山多産金銀我鑛人常来往焉鑛夫有庄大夫者出羽國仙北人為勺赦印女壻因相與陰謀欲滅松前藩以身往来商舶之利至是松前藩臣率我商舶六十餘艘趣東島三十艘達玡縁利勺赦印部下相率出迎詐言曰今歳産品豊饒倍例請減價格仍各乗船輸舶中物貨我商客信之也不以為意是夜三更賊竊至窺其困臥掩殺二百七十餘人事聞幕府以藩主兵庫尚幼特命同族松前泰廣往討之泰廣奉命率其臣蠣崎作右衛門佐藤権右衛門等三百人至玡縁利賊聞我兵来迎戰我兵隔河陣銃砲齊発丸下如雨

自卯至巳賊死傷頗多我兵追走逐亡至紋別聞賊兵匿山乃議定吹螺為號遶山腹聯錣進攻賊知不敵爭投河泳水底而亡泰廣虜餘賊十六人赦以為先導猶進逐賊時賊魁四十人率千餘人阻阿沙謁部川陣我兵至無舟筏可濟佐藤権右衛門召譯官勘右衛門曰賊隔河陣我與之戰必利少不如使諭降汝善圖之勘右衛門乃携銃登高大声呼曰奴輩獸族不畏天討敢逞残暴故将軍震怒命臣松前泰廣遠率師問汝等罪汝等苟改心易慮則永無禍若不然而抗對依違則幕師必屠汝巣窟汝輩無噍類

矣曩所虜十六人易慮從我亦得幸全汝輩其鑒焉乃袒露膚曰日本人自有靈汝輩苟敢抗日本人則射而試焉中胸者三賊辟開我軍衆咸心怛至是渠魁四十人各脫甲捐刄涉河來降推台衛門延見諭曰汝等改悪來降其心可嘉吾悉赦之其各安心賊皆感激流涕賊勢因是大挫至十月餘賊悉平乃捕匂藩印等五十餘人誅之振旅而還閏月將軍奉勅獻四書五經大全十三經二十一史太平御覽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十二月七日酒井忠直獻銅製渾天儀此歲出雲豊前肥前大水幕府奏徙久世廣之于

関宿朽木植昌于福知山廣之廣定子寛文二年補少老職三年遷宿老職尋任侍從至是賜下總関宿城廣之性仁恕嘗有一司臣訴曰近頃膳部多貪饕費用不貲請訊之廣之召見問曰從來膳部小吏果受幾俸對曰歳金五兩米二人口又問曰其家口幾何對曰合妻孥共五口又問曰汝意以此俸而可養其闔家乎曰誠不足養廣之乃諭曰汝已知其不足養而欲訊之汝過亦大矣彼輩不為盗何以養其妻孥是其罪不在彼而不給之者之罪也自今宜給適當之俸使彼輩不患於養妻孥則其盗自已聞者歎

称十年二月江戸大火以所司代内膳正板倉重矩復為老中六月弘文院學士林春齋讀本朝通鑑序於將軍座前十二日春齋所編本朝通鑑二百三十卷提要三十卷成獻之十八日通鑑殘篇成進之共三百十卷十九日賜通鑑編輯有司物二十八日傳旨春齋賜国史館給為學寮手附者俸如故又置生徒給學資自後每有撰著編輯之事撰用之八月二十三日大阪大風霾海溢破九條難波諸村及市舍多溺人舩舶橋梁皆壞九月封源頼宣次子少將頼純于西條以伊賀守永井尚庸為所司代京民始出

山科迎之十一年正月權大納言源頼宣薨頼宣東照公子為人雄偉豪邁有智畧大阪夏役頼宣登茶臼山謁東照公時公據胡床撫之曰惜汝無斬獲之功頼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悔何及松平正綱曰君妙齡建功之日何限頼宣励声曰咄汝何言嚬吾復有十四歳乎東照公慰之曰汝此言與首功相當也其幼強戻用左右諫少々有恚於心忽揮刀鞘拼左右其宰安藤帶刀勇悍有膂力一日直入以兩手把頼宣膝頼宣不堪痛請釋之帶刀乃諫曰左右有罪請疑下命之臣必不労親手若夫不悛

則安得保五十萬石之大封哉請殿下少察焉始綱手胯袖皆斷兩股被瘡晚年及浴湯務裹其瘡不使濡左右疑痛問之曰是有故焉後語曰是帶刀遺賜也微此瘡吾殆不保五十万石故常不濡存以為警欲其不滅矣聞者感歎流涕又幼常執所佩刀欲試其利鈍出因斬之稱快時儒臣那波道圓在側頼宣問曰漢土亦有如此快劔乎對曰漢土有名劔曰干將莫邪其利鋭亦不讓殿下刀漢土有暴君曰夏桀商紂其殘酷亦不讓殿下行後世引以為例其鑒不遠頼宣直起入內是夜召道圓曰吾今初悔悟今日

之事大誤矣汝能諫我其忠可賞道圓常誡其子弟曰天下有事則臣當為君戰死天下無事則臣當為苦諫死紀國多山四邊蕭寂往々有怪異之事頼宣常遊獵友島所踏僵樹忽蠢動蹶起變為大蛇頼宣大怒直拔所佩名刀斷蛇頭大喝曰此妖魅初為僵木則為僵木初為蛇則為蛇何施術之淺也言未畢復化為胃木其勇常不撓類如此寛永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夜有急報曰嶋原賊乘夜襲黒田寺沢鍋島寺諸営勝兵多死之賊燒鍋島営井樓竹束其勢猖獗不可當幕中失色頼宣獨曰今日之報真可賀

可賀城陷只在旦夕賊燒鍋島氏井樓其淺圖可以卜城中無人矣衆相顧無言既而陷城之報果復至衆始服其卓識云性又好學常與其臣李全直共撰創業記考異其嘗老室草索結之四壁不巧其尚素如此是為和歌山藩祖全直韓人真榮子真榮慶尚道人文祿役所俘来業儒寛永中殁全直繼父尚幼從州儒永田道慶學々成為頼宣所聘云四月謫一関伊達宗勝封予之於仙臺流宗勝于土佐宗勝中納言政宗季子支封任兵部少輔為人貪慾猾奸竊覬覦其宗國仙臺及兄陸奥守忠宗卒忠宗子綱宗

補陸奥守乃與仙臺宰原田直則等陰謀使誘綱宗荒于名妓声其失詐之幕府曰綱宗昏乱不堪國事於是幕府廢綱宗幽之賜其封於綱宗子鶴千代時甫二歳宗勝利其幼弱獨握國柄擅愛憎上下怨嗟仙臺列宰伊達宗重數切諫不聽初宗重猶知宗勝謀不軌乃及鶴千代嗣立使女弟浅岡為之乳母松前重光為之近侍至是宗勝密置毒于鶴千代飧中鶴千代將食浅岡見之心動召庖人嘗之即死宗勝不自安使其家人夜刺鶴千代亦為重光所拘即內洶々逆黨神並者竊盟書走至仙臺自首宗重乃馳

江戸上書許之老中重矩等聽獄々決既而直則因
大老酒井忠清訴懇曰僕有一冤事未得白焉請復
聽之諸老中乃召忠清邸廳再召宗重直則等聽之
不可欺也宗重直則同退休于廳縁相距可二丈直
則襟出一紙直謂宗重曰吾所謂冤事此也言未畢
斫殺宗重提刀直欲衝執政座宗重臣紫田外記與
闘死忠清臣石田弥右衛門太田伊兵衛與之闘未
決市尹嶋田出雲馳来援之共撃殺直則焉宗勝罪
當斬減死流之于海島餘数十人刑于仙臺鶴千代
後名綱村将軍使掃部頭伊井直澄詣日光修大猷

公二十一年齋七月琉球王尚貞使来献幕府八月
廿五日大風雨浅草川漲東海大水流六郷橋九十
餘間九月摂津芥川驛松平助三郎殺其父源太讎
早田八丞初源太同八丞父四郎仕故會津藩加藤
氏四郎有郤源太欲殺之不果罹病遺命八丞曰我
死設齋讀經多為也必斬源太以慰我魂八丞継父
志殺源太于江戸時助三年十二以俱不載天之志
行倚母家于京師學撃劔於傳藏者其兄栗田三郎
亦討復讎而以仕石見藩未果及聞助三志囑中田
阪根二士助之二士東上途経芥川聞八丞為普化

僧匿焉至是二士傳藏皆携助三往芥川絶八丞走
路助三甫十四有膂力獨進斫殺八丞十一月摂津
伊丹山躑躅及其野諸草皆華十二月十二日甲斐
守松平輝綱卒輝綱伊豆守信綱子性勇悍好武兼
精文学常奬其臣属励學雖天下無事之時教不怠
武畜良馬脩兵伏後世称之島原之役従父赴軍城
將陥輝綱策馬先衆進信綱怒命僕岩上角右衛門
馳留之岩上至控輝綱馬諫曰伊豆守奉将軍命来
討賊今日之役固不可與諸軍競功然君何軽身如
此臣奉伊豆守命来留君執轡將囬輝綱不聽岩上

乃免冑曰君必不聽臣言請断臣頭而後如意强囬
轡輝綱常誨曰肥前之役吾不建功岩上罪也雖然
臣愛君不當如此乎至是卒年五十二十二年三月
石川凹没凹初名重之號常山参河碧海郡人祖正
信戦死於長湫之役父信定亦有武名凹為人驍勇
鍊達武事又好讀書巧詩及和歌大阪之役隷東照
公麾下挺進先登獲二甲首而還事平以其犯軍律
也賞不行遂屏居京師遊藤原惺窩門與林羅山堀
杏菴管原得菴野間三竹等諸名士相驩以藻賦嘗
作漁村夕照詩其末句云欲將蓑衣曝返照釣竿還

是漁陽弋惺窩称曰斯人後必為詩宗矣四以母老家貧強應紀伊侯淺野長晟招及母沒乃上書致仕又居京師所司代板倉周防侯與四舊相識善遇之乃欲薦于大府四固辭焉後築詩仙堂于東山脚使画師探幽肖漢魏至唐宋詩家三十六人像又自書其詩扁列楣間自號六々山人日起臥其中鼓琴自娯世仰其風韻来訪者日多四厭其接伴之煩一切謝絶之

後水尾上皇嘗欲召見之丈山固辭上和歌表其意上皇覽而嘉歎乃詔曰汝縦而性情敢復不強所著有正續覆醬集

十一月左近衛中將肥後守源正之卒年六十四正之台德公子為人聰明練達世故其所定家法十餘條世所知也嘗營別業于芝臨海置園風景殊勝會其臣安西八左来江戸正之與引看園八左不甚賞正之怪問曰此好風景大悦人耳目汝獨不賞何也八左對曰殿下置園植樹多塞有用之地饗客則善然若我藩不啻侯天下亂而始發夫土木助役將軍西上其他一切事皆徵夫于會津事若有至則殿下欲何地處此輩當是時還欲毀園授倒其可得乎正之悚然曰吾大過矣即日毀園復地其從諫不吝槩此類也性又好学究經書

兼通神道所著有神社志二程治教録三子傳心録玉講附録晩年聘山崎闇齋就学性理学討論奥義一日召闇齋問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為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治亂無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学道得尚友聖賢一樂也正之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餘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恐主侯以為誹謗正之曰寡人雖不敏謹奉先生之教請遂言之闇齋乃曰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正之曰敢問何謂也曰顧今之為諸侯也生長乎深宮之中其所接非婦人女兒則佞豎倖小不学無術擅声色耽遊戲而無有匡救之者遂良智日暗稟性愈消視之於卑賤之士幼嘗艱楚長練世故師教友輔以益其智德者其優劣蓋不俟知者而知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為樂之最大也正之加嘆賞曰寡人豈得聞先生之教身之不肖未至如此也寛文中定家訓毎月朔講於城中在江戸講於邸内児童走卒尚能至記之會津本奥與一郡比京畿俗頗鄙及正之興文教士俗漸化比々有烈婦孝子出云是歳徙脇坂安政于龍野擢親昌于飯田請人

魏九官等四人帰化乞居長崎許之延寳元年五月八日禁内火延燒皇宮及法皇本院新院東福門院四宮　帝奉神器避火上御靈祠九日夜自桐亭右大臣藤原基熙第是月英吉利使船至長崎乞互市幕議弗聽十二月以播磨守阿部正能為老中二年二月廿六日夜有黒雲亙東西廣一丈許状如架橋四月十一日畿内大水流三條橋多溺人六月十一日京師大雨雹如栗子十四日畿内大水人馬死者多法印狩野守信卒守信京師人元信五世孫號探幽齋襲父孝信職掌繪局守信幼孤依興意受家法

既熟又学宋元名蹟参以雪舟減筆法一洗家法為中興祖名喧傳四方寛永中幕府徴画営中卒年七十三子孫世為幕府画員弟尚信号自適齋亦有畫名守信姪女雪信学守信世称女画中興其子春信亦能画守信弟子久隅守景京師人巧山水人物探幽門下無出其右者鶴澤探山及尚信子常信常信子周信亦皆工画世称狩野氏為画宗是歳長崎航海唐人上書于幕府言呉三桂叛逆之状三年正月將軍作大内及諸宮課諸大名助役天下大飢餓莩盈路京師棄児空屋比々而在將軍奉勅賑之設場

于北野四條磧五條磧諸處與粥及錢米自三月至五月而止慶長乱後比歳豊稔京師斛米價率銀十八錢其後至二十四五錢既而漸次騰貴平價不下四十錢至是斛銀百三四十錢云二十五日夜行宮災　帝還新宮十二月筑前守會津正經継父遺命上正之所編二程治教錄三子傳心録等五部是歳封參議忠昌孫直堅于絲魚川四年三月去歳長崎代官末次竊遣商舶交易於清及臺灣等事發覺國品中多有劔力至是幕府斬其舶数人流末次父子于隠岐末次母于壹岐四月所司代永井尚庸罷尚

庸信濃守尚政子自幼事大猷公父老後分所領半讓焉寛文五年補少老職十年為所司代至是辭山城守戸田忠昌代之是月晦日越前守新庄直矩暴卒直矩直好子初直好嫡子直矩尚幼遺命女婿直時撫家事俟其長直矩既壯直時乃還[illegible]家督曰直矩天性多病不堪負荷後有人訴幕府曰直矩身健而多才願蒙恩裁早賜父祖封幕府乃召直[illegible]傳旨曰故越前守直好男既至長大宜襲父封汝[illegible]撫國事功勞頗多故與以其封四分之一至是暴卒世皆怪之七月大風雨東海大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法

皇宮東福門院宮並再災五年正月將軍奉勅營法
皇及東福門院兩宮至四月成法皇門院還焉七月
以加賀守大久保忠朝爲老中加封一万石忠朝繼
父遺業謹誠奉公退公後常至佛堂告城中動靜于
祖先木主晢拜頓首然後入室初息貞享間將軍命
老臣更講經義會豐後守阿部正武直番講於將軍
座前諸老臣列席聽焉講畢正武退揖諸老臣問曰
僕今日幸忝講經之命然淺狹無足聽者諸君以爲
如何皆曰謹聽之時忠朝亦在坐獨拭汗揺扇曰豐
後守已不勞乎今日之講僕實徹心肝終始唯恐君

謬文義無暇顧其他其就事切實如此十月九日夜
水戸岩城海溢是夜尾張亦海溢十二月十三日老
中忠朝獲一龜兩頭於其部内以獻之閏月五日將
軍獻納州府元龜二百五十卷稗海八十卷正續百
川學海共四十八卷廣百川學海二十四卷三才圖
繪五十卷六年六月十五日東福門院崩七月十八
日伊豫土佐豐前大風水八月十八日因幡守青山
忠次卒忠次伯耆守忠俊子寬永中忠俊獲罪流于
遠江忠次從父同配及父卒于配所徵還爲大番頭
慶安中爲信濃小諸城主先封大猷公召忠次語曰

乃父盡忠於我功勞頗多爾時吾尚幼不及録其勲
使乃父遂至寃死吾稍長毎一念及此未嘗不悽愴
也今吾欲慰乃父寃魂賜汝以一城主汝其體我意
以乃父事我之心事竹千代涕與言下忠次感激事
最有公盡誠多所匡濟公大寵之累遷至大坂城番
敘從四位下寬文九年徵還関東恩賜甚厚將大用
之然忠次以年老不堪重職數請罷因免至是卒九
月將軍賜其弟綱重死綱重性褊急好劇飲行多無
狀極驕窮奢倉庫皆竭乃面請將軍請借金將軍不
悦以咨大老酒井忠清對曰是大不敬也遂傳命使

自殺初綱重侍士有根津宇右衛門爲人忠恪先是
見綱重極凶物情不安屢切諫綱重不聽怒責曰奴
輩呶々我已知之矣今後復有諫者死一日宇右衛
門歸家訣妻子復入諫曰曩臣屢諫殿下不用以來
殿下行益不悛國家政愈不治臣豈不知言出而身
誅諫行而禍至哉然而不慮不測之害敢復諫殿下
者偏思宗社不血食也殿下苟聽臣言而格其行則
臣萬死不悔綱重益怒曰我行苟格則汝果不惜生
乎曰誠如尊諭請伏鈇鉞言未畢綱重拔刀躍斫之
是後左右皆懼敢無復諫者而綱重兇行日倍一日

一日宴罷寢半夜寤將起恍惚者守右衛門在其前若有曰殿下如約如是者三夜綱重始悔悟曰忠矣乎守右衛門死而不忘諫其君吾悔殺一忠臣以流臭萬世乃立祠祀之称根津權現云七年四月賜侍所司代忠昌役俸一万石七月以能登守土井利房筑前守堀田正俊為老中利房利勝四子也八月五日東照公縁記成將軍賜画工物八年三月建水額寺築地四月初日日色赤如朱是月中納言光國献所編公卿補任補闕一冊一代要記十冊扶桑拾遺集三十三冊五月八日將軍薨壽四十在職三十一

年葬于寛永寺贈正一位大相國謚嚴有公天資仁恕親政之初首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各第又禁殉死公之幼也衆左右戲擬日枝神大祭之式時老臣加々爪半之丞在次室伺之左右上言曰半之丞邸第尤邇日枝神祠必能詳其事請命為之半之丞大困公竊覽之特命使退曰貧人憂以為已樂吾不為也又嘗聞人談流刑悄然曰九流刑者後召還宥其科然彼處流刑者遠竄絶島乏食或有因而餓死者焉是最可憐請自今更給處流刑者粟米大猷公聞之大加歎賞曰是所未一人慮及此者也此児

乃能爾後必堪天下事仍傳旨島主代官曰今後其給處流刑者粟米以為家綱登職之初政後寛文延寳間治獄專尚寛給處流刑者耕具惡悒刑者多遣薩摩因得活者不可勝計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將諱綱吉奉遺命自館林入紹職於是叙權中納言正三位時年三十五六月廿六日設嚴有公齋于増上寺鳥羽侯内藤忠勝與宮津侯永井尚長俱掌祀典尚長由事慢酗辱忠勝忠勝不勝積忿斫殺尚長于齋場即日賜忠勝死除其封并収尚長邑尚長右近大夫尚征子任信濃守夙聰才学名声四傳嘗遣備

前侯光政々々出一幅草書視之筆風磊惟觀於句讀光政以詢尚長々々受之即一誦大有得色已去光政顧熊澤蕃山曰彼敏達如此佗日當途必能堪器蕃山對曰信濃守才有餘而識不足今察其言為規模褊狹傲狠形色臣恐不能保其身況於國家乎至此果如其言衆皆服蕃山之卓鑒云八月十九日

後水尾上皇崩

第五代德川綱吉

延寶八年八月廿三日德川綱吉襲征夷大將軍職兼右近衛大將補源氏長者賜兵仗牛車九月將軍

使掃部頭井伊直興等朝京師謝陞職之恩以內膳
正板倉重種為老中命林春常講經義于前自後月
講兩三次以為常十一月六日長崎奉行牛込忠左
献孝經一帖四書大全備考一部晦日白氣見西南
廣二尺長十餘丈其本有星踰月不滅時名長空星
天和元年二月林春常奉命校正四書五經小學近
思錄訓點三月以豊後守阿部正武為老中正武豊
後守忠利子性聰慧機敏尤長治獄鉤幽發伏如神
時越後高田藩騷擾國政不修藩宰小栗正矩等包
藏禍心獨擅威柄藩內洶々初中將源光長無子其

弟長良冀繼之衆亦屬望而正矩等立長良從子綱
國為之嗣以告幕府既而列宰荻田主馬等與長良
同訴幕府曰正矩大六父子專政恣定光長繼嗣獄
數年不決至此將軍召正矩主馬等親聽之正矩敏
辯巧飾辭曰僕曩定策處分越後藩事而同藩宰荻
田主馬介閒釀疑僕預慮之也當時一切事或以證
帋或以券符或以連署皆固其信憑帋官幸察焉仍
各出其證示之諸奉行惘然正武獨進召正矩近之
曰汝大不忠者罪不可逭我早已洞視汝術計與汝
苟忠主處事何用證帋券符為是汝欲飾惡以滅禍

本也我試告汝我等今日與同僚相咨詳絕無用證
券之事苟以正理令下誰敢違之今主馬汝同僚與
之議事固可無他是知汝起此獄素賺詐蔽其奸也
汝有言則分疏之正矩語塞遂斷決誅正矩父子至
六月收光長封流之于伊豫長良主馬于八丈大老
酒井忠清老中久世廣之忠清弟田中酒井忠能及
姬路松平直矩廣瀨松平近栄等連坐之忠清廣之
褫職忠能奪封放于彥根直矩削封徙于日田近栄
亦削封九月改元天和十一月以所司代戶田忠昌
為老中丹後守稻葉正通為所司代十二月十三日

夜伊勢內宮災是月以老中堀田正俊為大老二年
二月廿八日將軍御二丸觀諸士的射廿一日廢鷹
匠以鷹匠頭以下諸有司為小普請後享保中復置
之當是時水野忠春坂本正次板倉重形本多忠英
等皆為寺社奉行綱吉命撿覈天下新淑寺宇計較
歲所近久廢置之時河田窪有月桂寺寺僧牧野成
貞所創建初將軍在舘林成貞父式義為其傅成貞
因侍仕公家遂列國老班任備後守食二千石及將
軍入紹職擢為側衆益貴幸改食關宿五万石陞從
四位侍從格比老中威權日熾於是成貞囑吏勿問

衆憚成貞欲從之獨忠春不聽曰寺苟係故蹟當保存之於永久何論擅越貴賤然已險知其新叙豈獨當私彼令憚其擅越權貴措而不按則何以示信於天下卒毀之此春京師大饑餓莩雜路幕府設場于北野祇園二處賑之四月琉球王尚貞使来聘獻幕府明儒朱舜水歿年八十三葬於常陸久慈郡太田郷瑞龍山下中納言光國私謚文恭題其墓曰明徴君以成其志也又親編輯其遺文曰舜水文集目著卷首曰門人光國輯五月備前退備少將池田光政卒年七十光政字新太郎參議輝政子侍從利隆之

子聰明英果事母至孝嗜儒學善韜畧嘗過京師候板倉勝重謁論移時因問曰治國家如何而可勝重曰僕奉京職所管不過判京街商賈訟惡得知大國施政之道光政曰公掌所司代有年于茲矣威名遠及人皆口之是必有素請幸誨焉勝重乃曰盛致以方器取之以圓約光政曰敢問何謂也曰僕嘗仕東照公從事于戰鬪兵馬之間多交智謀勇材之士然未見幼弱如君而能用心國事者君英敏既已如此政必有過苛察者故敢告以為誡夫水清無大魚國政素尚寛政不寛則難以收人心矣光政欣然而去

時年十四又其幼入寢室常不眠或至達曙左右怪問之乃答一夕光政初眠左右復問光政初辭曰吾因父祖餘蔭得主大國然才短智淺日夜唯恐有一民不得其所思之之汲々欲寐不寐曏昔亦有一事介意者及聞聖經為君子儒一章釋然初解少有悟於治國之法以故得眠常曰世言禍起自下是謬詞而已豈有下民自求起禍之理哉在上者導下不得其當故下民或陥非義罹刑禍是謂殊所以轉上下而戒人君也嘗在其領國備前大聚士衆蒐麋後及參江戸老中諷以慎將来光政對曰今天下熙平除

狩獵外亦無所用武去夏賜休沐帰鎮聚士衆獵麋以聊試其運用公等乃咎之可謂察人之酷矣治不忘亂古之善教以不教民戰聖賢之所戒公等幸察焉老中默然平生留心治獄其城門置一匭訴者投書自聽斷之其孝義者厚賞之以故下情上達野無冤枉其部内嘗有兄弟爭田經年不決後各攜黨不從代官命光政臣有泉八右衛門者博覧該通尤精經學於是光政命聽訟八右衛門乃呼兄弟于私第同坐一小室供酒饌厚待之八右衛門乃入内一晝夜不出唯使人告曰事劇故不得面兄弟各挾怨曰

間臺不接言及夜半風凄四邉寂寥兄弟追想昔日齠齔之時友愛之情不可禁因相對泣明日更訴曰小人不知天倫之重敢至此今初悔悟請自今兄弟協力耕彼田敢無或背八右衛門大悦厚賞遣之其用心周密如此性又質素常著小倉織袴其宰池田大学常入見光政見其腰囊著珊瑚珠色不悦及後見光政出一腰囊與之囊甚麁大学乃著之復不用珊瑚珠自是國内奢侈之風拂地而止云六月初將軍奉勅造東宮至是成皇子朝仁徙焉七月廿五日須法令十五條第一條務文武励忠孝可整禮儀云

々是月將軍聘木下貞幹於京師貞幹字直夫號順菴自幼強記善讀書寫字以神童称年十三作太平賦詞旨淳正　後光明帝覽而称歎將録用會晏駕不果既而入松永昌三門勸学励行日進月修昌三期以大器既長之江戸或薦於大猷公適為猜忌者所貶抑不得志歸京師屏迹東山教授二十餘年名聞天下加賀侯聞其名厚幣聘之不就至是將軍徵補學職命修裁國史給俸米三百囊時年六十二芳新井白石室鳩巣榊原篁洲雨森芳洲祇園南海松浦霞沼柳川滄洲南部南山服部寛齋田子彝岡田

竹圃堀順之两山健甫岡島仲道石貫卿皆出于其門元祿十一年七十八而沒所著有錦里文集八月朝鮮三使尹趾完李彦綱朴慶俊來聘献幕府九月將軍御外櫻田觀韓人操馬廿一日但馬守柳生宗在献劔術秘書山嵜闇齋歿闇齋名嘉字敬義京師人父曰清兵衛母佐久間氏有娠祈比叡山神一夜夢拜神時老翁携梅花一枝來納左袖遂生男即闇齋也幼桀驁不可制父患之因度為僧籍於妙心寺號絶藏主天資卓犖不羈一意修禪業無辭容然性行猶不改衆議欲逐之當是時土佐公子某居寺

公子聰明有識鑑見闇齋歎曰此兒風姿非凡後必為大器乃遣之土佐就師學焉是時土佐有碩学谷時中野中兼山一見闇齋亦深器之而惜其留異端文勸讀經籍闇齋乃讀四書及朱子集語類等書大悦之盡棄其學而學焉著闢異一卷貼寺門而去遂復髮為儒下帷于京師從受業者日益衆名如江戸清貧如洗特緊鄰書肆寄居以借閲其書時河内侯井上正利好学愛賢下士書賈亦數謁見一日侯謂賈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為人師者請為紹介賈曰近有一儒生山嵜嘉者自京師来住賤人東家

況其言動固以卓凡然家道寒窶閤下若憫而召之
則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帰告闇齋闇齋
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来見尚鄙然以為措大不同
於時我若薦若人後必陵上無上累自及不若不薦
也他日侯復問曰汝疇昔所告山嵜先生如何買曰
小人敢非情命也前日既傳旨於渠渠曰侯先来見
余是非頑愚執拗即狂率耍聞也請別擇通儒奚咨
嗟良久曰方今自称師儒者概無意行道東奔西走
爭求售其技何足言寡人聞之禮聞来学不聞往教
山崎先生在焉非真儒而何即日命駕訪其居後會

津侯保科正之亦厚禮師事闇齋敬信最深終始如
一闇齋亦感激思報効毎事知無不告會津侯卒後
復帰京師其門下至数千人晩年大唱神道遂為神
學中祖卜部兼敬大賞其功授称曰垂加靈社祖長
命所著有朱易衍義孟子要畧文會筆録大學啓蒙
集中和集説孟浩録孝経刊誤附考沖漠無朕記中
臣祓風水鈔神代風葉集垂加文集等四十餘種十
一月十二日命校正三河記廿五日阿部忠武索三
河以来舊記於諸武十二月廿八日江戸大火是歳
沼田真田信成有罪幕府收其封毀城陵大野松平

直明于明石上井利房于大野西尾忠成于横須賀
三年正月朔江戸大雨水四月五日日光地大震六
月江戸旱越後頸城郡桑取谷獲異獣時謂為狒々
高四尺八寸毛色赭黒長可五寸口廣一尺六寸鼻
耳之間一尺八寸重當二十六貫錢七月十五日頒
諸武法度是歳令禁庶民衣錦繍綾綺貞享元年正
月廿二日阿部忠武堀田正仲奉命索諸武祖先感
状教書類蓋以校正三河記之故也晦日定服忌令
二月廿六日伊豆大島之山焚邑如雷灰沙自山頂
大下塡海成山明日熄是月改元貞享四月五日華

堂側火延燒東宮及縉紳宅若干區廿九日頒新暦
八月廿八日少老石見守稲葉正休刺殺大老筑前
守堀田正俊于營中老中大久保忠朝戸田忠昌阿
部正武趨救弗及仍偕殺正休正俊在老職會嚴有
公薨無嗣老中酒井忠清稲葉正則大久保忠朝土
井利房等相會議嗣或欲迎有栖川幸仁親王立之
衆論紛々未決正俊進曰我東照公須慮將家無嗣
也寓封三家以備之故將軍無嗣則宜撰親血脉者
於三家立之況今有最親血脉館林君乎棄之而迎
他天下後世謂之何僕竊不取也諸老中皆以為然

於是議初決即日迎綱吉立之世人称正俊為有定
策之功將軍既登職益重正俊眷顧甚渥正俊至誠
奉公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正俊之生也將軍不敢為
遊戲宴樂一日將軍將設宴張樂時俄雨乃命施油
障正俊諫曰我神祖以来累世張樂以饗天子之公
卿而期日緩延継之以雨則初施油障今日之事乃
殿下私宴雨則候晴可臣敢諫之事即止其骾直見
憚如此後及勢威漸熾人多嫉之故及此禍十二月
始置天文方遷碁方安井都為之以其尤善天文暦
數也都字算哲一作三哲號春海嘗改氏澁川子孫

世其役先是命松平忠冬撰台徳公記至是成名東
武實録一部四十卷廿二日賜忠冬黄金五枚并時
服廿七日科諸番士精勤無惰者賜黄金有差二年
正月十四日將軍奉勅献其日次記二百三十五冊
賀正使飛彈守畠山義里兼之使二月二十二日夜
有大星起東南墜于西北光如晝空有声如雷是日
　後西院上皇崩四月二十六日林春常講詩經於
將軍前自後月兩三次以為常六月阿媽港使須安
発貞護送我漂民十二人至長崎上書曰際郝殊崇
敬日本故今謹納貴國漂民敢非為欲互市願貴國

領此意是月以日向守松平信之為老中信之山城
守忠國子也七月幕府答阿媽港使曰我國元来嚴
禁外國通信自今後我民漂流勿送帰之給糧及薪
水遣帰漂人渡會郡神社藤原二村舶師去冬漕薪
往江戸還至伊勢大山洋為風所漂是歳正月著阿
媽港属島麥屢茘羅一月遂如阿媽港有一媼言妾
本日本人昔長崎處流来焉漂人雇夷毀舩供烟草
五十苞贊之以其直銀及帆碇等而還九月三河記
校正畢標曰武徳大成記進之十八日賜豊後守阿
部忠武銀二十枚時服三領林春常銀二十枚并賞

賜校正有司有差是月以相摸守土屋政直為所司
代徙前所司代小田原稲葉正通于高田十一月三
日長崎奉行川口源左衛門参幕府献小學近思録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京師大風雨雷震所在五月八
日設嚴有公七年忌齋于寛永寺誦法華一萬部經
九月武徳大成記成四年三月廿一日　靈元天皇
譲位於　皇太子　皇太子　朝仁嗣立是為　東
山天皇四月　天皇行即位禮綱吉令松平正容入
朝献賀十月以所司代政直為老中大和守内藤重
頼為所司代是歳伊勢兵庫貞衡因阿部忠武上家

傳舊記百八十巻元祿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將軍御備後守牧野成貞宅十一月四日建祈願所于神田號護持院十八日將軍御護持院十二月朔將軍刊印四書直解納之于伊勢鶴岡日光東叡三緣三王六所十一日御隱川別業詠和歌近臣皆賡之二十一日謁忍岡孔子廟親焚香奉幣拜畢林春常進講尚書堯典綱吉賜之硯衣及酒肴蓋偃武以還天下崇平文教漸興至是益盛云

內田藏版

江戸政記巻之四終

江戸政記卷之五

東京　勝本亮翁校閲
鈴木貞次郎編纂

第五代德川綱吉

元祿二年三月綱吉復詣忍岡聖廟十二月徵近江人北村季吟為歌樂者徵狛高規狛近方秦兼種秦兼竹為司樂徵住吉廣澄為司繪是歲賃與清商長崎地七千六百坪寄館焉三年六月命林春常講四書于營中値番諸士皆可傍聽綱吉亦自講大學首

章嗣後每月一回行之以為常七月叙建聖廟于湯島松平輝貞奉命為董役及成名曰聖堂十一月所司代內藤重頼罷命松平信興代之信興信綱子初嘗自公之為世子信興近侍有寵賜俸千邑任因幡守進小性番頭後累遷至大阪城代更封食上浦二万二千石先是有是命先歲水戶侯德川光國老嗣子綱條襲封四年正月命林春常蓄髮改名信篤喪亂日久士大夫皆奔走于戎馬是以天下大小之文事皆歸於浮屠氏及偃武後儒者猶法様修業敢不齒士林綱吉夙慨之至是斷然革其弊由是列藩學官至村學究輩種髮更名與醫師畫工仍薙髮衣衲稱法印法橋云二月綱吉親講論語使左右聽之後歲行之云三月綱吉遊柳澤保明私第賜賚甚渥八月熊澤蕃山卒蕃山為人寬厚有膽畧學識非常名噪區宇間八月所司代信興卒小笠原長重為所司代元祿五年八月幕府設目安函於評定所是秋白川侯松平忠弘以失政削封徙之山形徙封日向侯松平直矩于白川贈正三位楠正成墓在攝津湊川喪亂日久荒廢無修者九月水府太侯光國修之為建碑焉標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刻朱舜水所撰贊於

碑背六年二月綱吉延列侯伯親講中庸七年四月遣使祭加茂兩廟葵祭即是也是歲以柳澤保明為川越侯本莊宗資為笠間侯保明稱彌太郎刑部安忠子世為麾下食邑百五十石保明機敏善迎合主意有寵於將軍至是有此命後數歲列閣老威權日盛賜將軍偏諱及族姓改曰松平吉保八年九月綱吉奏改鑄大小錢方金錠銀鈔銀款以元字金幣表面背刻字文曰壹兩曰壹分其輕重分量皆與慶長舊制同但小減重四錢八分世稱之元字金銀十一月綱吉命人造廬府下中野養狗十萬餘頭日食以

穀數百斛捉之者抵罪天和初綱吉世子夭百方求嗣不得有僧隆光者言人之乏嗣多是過世殺生之所致故能愛生則嗣可得也將軍誕歲偶戊戌宜愛狗綱吉然之故有是事世傳是時有一魚賈誤殺狗法抵死魚賈父深悲之偶會水府太公光圀詣傳法院因迎謁于途為求哀光圀亦夙憂之乃見將軍從容諫之魚賈因得免而狗禁尋亦弛云是歲春守多侯織田信氏以罪丸岡侯本多重光以失政並發信氏削封嗣子信休徙栢原重光沒封見放因憐之徙封有馬永純於丸岡松平輝貞於高崎加藤明英於

壬生鳥居忠教於水口九年十一月十日　上皇崩壽七十四葬于泉涌寺是歲命寺社奉行井上正岑大目付仙石久尚町奉行能勢頼恒校正皇國輿地圖十年四月以小笠原長重為老中松平信庸為所司代信庸寛嚴得中獄訟理平六月以彥根侯井伊直興為大老是月始鑄二銖金額作稱章十月始收諸國酒稅是秋津山侯森長成卒無嗣國除十一年九月綱吉命松平直矩次子宣富承高田光長後封之津山十一月江戶大災火起新橋南坊延燒至千住市民死傷甚多幕府發穀賑罹災者木下順菴卒

順菴名貞幹字直夫京師人博聞强記巧詞賦性又至孝居父母喪水漿不入口及其顯仕恒恨遠先塋每歲時祀未嘗不致誠敬誨人諄々成材有道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俊才皆出其門是月小笠原長胤以愆參府之期收其封中津十二年三月鑄新錢於八條磧十月以秋元喬知為老中十三年十一月江戶火延及聖堂已而新築之十二月權中納言德川光圀卒年七十三私謚曰義公光圀賴房子天資英毅有雄圖篤行重義御下寛仁故人皆感泣願為之用內外傳其名兒童走卒亦樂称之常潜留意國事

旌表孝義賑恤窮乏又數微行封內問民疾察冤屈最慎於治獄每有大辟未嘗不求活理頼房之卒也哀慟殊至群臣患其過傷害躰至或諫之又常慨起兄為家嗣有掛冠之志然憚其峻嚴旨而止及襲封首請二姪為後以畢其宿志云其孝且悌蓋天性也其事　天朝恭順特至每遇正朔每整冠冕西向晉拜性又甚好學延四方鴻儒取經史講論探討精義而止將軍嘗開經筵自講論語又命光圀講大学光圀乃講明德至止於至善之句肅然正容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性昔周文開八百年之基業者其本實

是之由後世之人主儀型文王則天下可治也聽者歎服及老営居於久慈西山茅屋矮軒僅容膝僮僕侍仕者止数人耳至是卒上下惋惜是歲徙封堀田正虎於山形板倉重寛於福島十四年正月以稲葉正通為老中三月天使大納言柳原資廉中納言高野保春奉　勅来江戸答賀正綱吉命内匠頭浅野長矩左京亮伊達宗春饗之以上野介吉良義英練熟典章命為督饗使義英性貪饕以其官歯共高自矜持長矩就問饗禮義英銜其不賄已毎事不輙荅已而綱吉延天使於白書院親荅　詔旨諸老以下

群僚皆正服趨之長矩乃問義英曰天使来莅迎之於何處為可義英曰此等小事君尚不辨緩慢至此殆将誤儀因又面辱之長矩憤懣反呼義英拔刀撃之義英傷額狼狽長矩復撃傷背會梶川某馳抱持長矩義英因得不死時変起倉卒城中大騒綱吉更就黒書院行事綱吉怒長矩亡状因拘之於田村右京邸即日暮賜死幽其弟長廣於私邸遣使收其赤穂封五万石十二月東國大饑綱吉命設場于本所與粥及衣被至次年而止徙封本多利久於絲魚川稲葉正通於佐倉十五年十一月浅野氏遺臣大石

良雄等四十餘人殺吉良義英初長矩賜死也良雄在赤穂聞変急會群臣于城中議曰主死國除吾輩固當死節顧有介弟大學君在可以奉先祀當以死請幕府立後即不見聽則與此城俱亡耳奥野将監原総右衛門元辰等僉齊辭贊之大野某素佞小獨非此議然為衆所壓不得已乃陽從之於是良雄遣使江戸就受城使而陳請之又會衆議城守大野首為逃計衆多屬之者初會干議者有三百餘人至是至者止五十五人耳良雄乃謂曰闔疆協力死守此城猶恐不能保況情勢至今日惡堪守焉不如俟公

使至各自叉以白宿志衆擧從之長矩外親戸田氏定諭良雄致城而去長廣亦使人諭之於是良雄又謂衆曰事至此諸君宜解去顧徒死無益於亡主何忠之有第諸君越軀豈別莫死所哉衆或有曉其意者已而受城使至良雄候迎甚謹封倉庫具文簿以呈使者大賞其擧措詳慎良雄請曰自曩祖彈正少弼始蒙東照公殊寵以来世系聯綿以至今日乃向有寡君之変微臣碎頭萬段以謝焉但得賜為先君立後則幸甚願令使者圖之良雄遂赴京師潜居山科密會同志日諸復讎同志皆変名晦跡来往東西

互為耳目久之人無能知者既而義英致仕于義固嗣幕府不復罪義英尋禁錮長齎於安藝於是義雄始決意復讎同盟士神崎則休前原爲仁等間關流離或為商賈出入仇邸日夜伺其動静米澤侯上杉憲綱義英子也聞父有戒心遣家臣警備其邸義英亦一夕三徙以防変是歳十二月義英招客張宴良雄等諜知之同志遂相會議期以即夜発乃部署良雄子良金及小野寺秀和父子堀部金丸礒貝正久片岡高房矢田助武不破正種菅谷政利武林隆重大髙忠雄寺阪信行等四十餘人各定所向因約暗

號衣裝渾掄救火夫状會大雪尺餘前後二隊聯伏深夜趨吉良氏邸大呼闖入闔邸駭愕無能拒焉遂進斬義英首卒衆抵泉岳寺以祭長矩墓同士皆自首待罪幕議分囚之於四藩邸至明年二月賜死遂收吉良義周邑放之于信濃良雄等四十六士葬長矩墓側墳塚累累香火至今不絶是歳徙封永井直敬於赤穂本荘資俊於濱松牧野康重於小室後數歳徙直敬於飯山命本多正永再築沼田徙治焉十六年十一月江戸大災品川離館延焼是月相武及上野地大震江戸城郭多壊公私第舍一無全者民

亦多壓死江戸後大災火起礫川遠延燒東北諸街兩國以下數橋皆焚聖堂復災 天皇以天災故至 宸憂遣使奉幣二十一祠綱吉奏修 先王陵廟使天下顕知之其再造者凡二十五所命福山侯水野勝長新城于結城徙治焉宝永元年九月以本多正永為老中十一月聖堂成十二月綱吉以其從子綱豊為世子改名家宣家宣實故甲府綱重長子也乃以甲十五万石賜松平吉保徙封秋元喬知於川越是歳春改元宝永二年二月 詔贈綱吉右大臣家宣従二位權大納言綱吉遣酒井忠擧松平定直如

京師謝恩奏増供御之田是月伊藤仁齋没名維楨字原佐京師人其學初宗宋儒後更考擬漢唐古訓頗有所悟遂作一家說為人謹厚不敢與人抗雖家道有鞠處之晏如所著有中庸発揮論孟古義大学定本等四方一時喧傳九月以大久保忠増井上正岑為老中十月紀侯少將徳川頼職卒無子弟頼方自升生入承後累遷至参議權中納言綱吉賜偏諱曰吉宗三年六月綱吉奏改鑄元字銀文省用宝字以區別古銀貨所謂寶字銀是也七月改造根津祠于谷中以家宣請也十一月栗山愿没字伯立號潜

峰隠居、以文章名、係逮人記、卽其所最也、屯戊走封仙石政明於出石、森長直於赤穗、長直長成、以父四年十月東南及畿内諸道地大震、相摸迫西殊甚、十一月富士山焚、黒烟湧發、灰沙蔽下、白晝晦冥不別物色、數日始止、嶽麓突生一峯、世呼曰寶永丁二、東道諸國地灰沙堆積、田圃多埋、民應困之、乃課金於諸藩、以賑之、差發役夫、除山東積灰、是冬令停州藩楮幣、五年二月　皇子諱慶仁立為　皇太子、四月奏發行新大錢、文曰寶永通宝、以其一錢換十錢、七月奏鑄小鈑金於松平吉保封内、所謂甲州金是也

是冬、信濃淺間岳焚、声如雷、近旁雨灰、六年正月十日將軍德川綱吉薨、年六十四、葬于寛永寺、謚常憲、贈官位如故事、公性甚好文學、及登職、以[illegible]擧釋奠之故儀、但寵用松平吉保、為瑾瑜之瑕、吉保威權日盛、其下亦挾勢擅横、吉保邑民嘗侵[illegible]下某采邑、某與之吏憚吉保、不輙決、獨寺社奉行戸田忠眞覆審之、將論之於官、偶將軍臨吉保私第、俄召諸執事聽獄、忠眞乃取甲乙愬狀辨析、非邑民、某因得伸、公之世、小笠原長重・松平信庸相繼任京尹、並以理績著、稱信庸奉職殆十八年、多偉行、時近衛舊司

公為將軍外[illegible]常命[illegible]人[illegible]通中[illegible]、其義[illegible]信庸[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本一見、公乃出觀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焉、甲巧誠無比、然公家藏之、抑為何用、古不云乎、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泰平、無所用之、公家何藏此長物、臣請管而秘藏之、天下有事、鑄背為用、則進呈之、公哂出而付之、其注意大體類此、[illegible]也、常憲公夫人鷹司氏亦後公薨三旬而薨、世子家宣立、襲職

第六代德川家宣

寶永六年五月朔　詔以德川家宣為征夷大將軍

遷正二位内大臣、兼職如故事、家宣遣[illegible]部頭井伊直通入朝謝恩、獻名刀白金及綿、上皇　皇太子[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中宮皆有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松平吉保老中[illegible]新大錢、故中野[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是月奏以登[illegible][illegible]故諸國[illegible]因、六日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illegible]天[illegible]慶仁立、是為　中御門天皇、是月[illegible]擧諸[illegible]良子以充番七、七月家宣生男家繼、母勝田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子、[illegible]大臣、是[illegible][illegible]命[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姓、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令世良田[illegible][illegible]、八月贈故中納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十二月　東

山上皇崩壽三十五至次年正月葬于泉涌寺七年三月奏鑄新銀文用二寶字又鑄三宝字銀尋發二銖金改鑄元字小錢復純質以文用乾字稱之乾字金與元字金并行至享保三年廢之十一月　天皇行即位禮是歲本多忠國卒無嗣乃命本多忠良承後從治於刈谷正德元年家宣遣掛擇致祐入朝賀登極四月改元正德以阿部正喬為老中八月鑄四寶字銀十一月朝鮮使趙大億等來聘賀紹職也家宣饗之命新井白石為接伴十二月江戶災是月紀侯吉宗生男長福是為九代家重是歲徙封永井直敬於岩槻松平忠喬於尼崎青山幸侶於飯山二年四月　新上西門院崩壽六十葬于泉涌寺八月山城大水民舍多漂沒民溺死無算是月改封本多忠良於古河三浦明敬於刈谷牧野成央於延岡加藤嘉矩於水口鳥居忠英於壬生十月十四日將軍德川家宣薨年五十一葬于增上寺謚文昭贈典如故初文昭公在封于甲也夙有奮革積弊之心及入紹職也御國事除秕寬禁政有可觀者然在職不久未洽亨鮮也公素好學其在藩邸聘新井白石等鴻儒深究經史有年焉及登職益擢用之一夜或召侍講經義云白石名璵字君美精經史諸和漢典故所著若書藩翰譜讀史餘論等尤為世用公已克紹任世子錫松正二位權大納言　上皇宣旨賜名家繼家繼立襲職

第七代德川家繼

正德三年四月　詔以德川家繼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兼職如故事時家繼甫四歲五月遣松平忠雅等入朝謝恩八月以久世重之為老中十二月江戶大災四年五月家繼奏改鑄金銀諸弊盡復慶長舊紹故將軍之遺志也貝原益軒以是月歿益軒名篤信字子誠筑前人性頴悟其幼讀書皆成誦及壯以博達篤學為世稱所著書百有餘種皆行于世九月以松平信庸戶田忠真並為老中乃以水野忠之為所司代五年正月家繼減省清及和蘭商舶歲額清三十艘和蘭二艘以為定限乃遣使長崎申令給船牌自是互市銀銅歲出額有所限以預防貨幣濫出之弊四月遣掃部頭井伊直惟於日光修東照公百年齋十一月紀侯吉宗生二男宗武是為田安中納言享保元年正月江戶災四月晦將軍德川家繼薨年八歲葬于增上寺贈爵如前代謚有章院　法

皇許以其女吉子配有章公而未東下公會薨吉子寡居京師乃給粧資邑五百石後寶曆八年薨是歳夏改元享保有章公已薨權中納言源吉宗自紀伊入襲職

第八代德川吉宗

享保元年七月　詔任德川吉宗權大納言尋爲征夷大將軍遷正二位内大臣兼職如前代時年三十三吉宗遣松平賴豊入朝謝恩二年正月江戸大災郭内邸第延燒畧盡九月以水野忠之爲老中松平忠周爲所司代十二月徙封松平直之於糸魚川松平鑑貞於高嵜本多助芳於飯山奥平昌成於中津間部詮房於村上三年吉宗奏修山陵年所已久陵廟往々失所有至是據圖按之或徵之古蹟埶埴別區數年始竣功四年九月朝鮮使來獻方物賀紹職也五年吉宗命高瀨忠敦撰明律釋義忠敦幕府儒員也白川侯松平基知横斂無厭斥臣用權封内民莽鬱困乃相聚依乱徒至数万人相率抵江戸城愬曰小民不聊生者一由郡奉行松浦德顯德之以甘心幕府切諭罰德乱民乃散六年二月吉宗命荻生雙松訓點六諭衍義雙松字茂卿號徂徠川越藩

賓師也以博覧篤學名噪于一世六月始置相撲浦賀奉行七年五月以安藤信友爲老中十月吉宗徵于戸田八年四月以松平乘邑爲老中從之於佐倉以淀予稻葉正知從居焉九年十二月以松平忠周爲老中乃遣牧野英成爲所司代忠周奉職京師也頗好國詩數與朝貴相唱和每五節歌會必召入禁内忠周嘗奉旨入爲時廷臣相會講伊勢物語卽在五中將業平所著講畢各追欽業平有闕色之不已忠周獨正色曰臣忝擔關東之委任來奉京職若使今世有猥褻無行若業平者立于　朝廷臣立拘而抵法以正國家典刑也廷臣僉默然吉宗遥聞之大嘉曰伊賀大器果不忤吾鑒無幾有是命先此水野忠之自京尹入列老職出雲侯松平幸千代初謁例侯子初謁將軍賜酒於是吉宗手執觴賜之顧命近侍酌酒近侍誤溢酌幸千代徐執觴自若吉宗察其苦命灑酒盂中幸千代徐徐傾觴酒尽灑於袖中夷然而退其堪事不動槩類此是歳徙柳澤吉里於郡山以甲府直隸大府十年三月吉宗獵于小金原四月吉宗長子家重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七月水野忠恒發心營中拔刄傷毛利師就戸田右近將監

抱持忠恒令止。即日拘忠恒于秋元氏邸。収其松平邑。十一月發令鑄大判金、復慶長舊、一枚七両二分。十一年二月越前勝山大風雨、地裂水出、人畜多死。三月吉宗復獵于小金原。十二年三月吉宗觀射的濱于平塚。是月安藝海中獲大魚、形如比目魚、首尾背腹共五尺許。六月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檢小笠原島。初深志城主小笠原貞頼奉幕命、巡南海、發檢一島。命以其氏、年収其島。寛永中停之。貞頼貞任曾祖也。至是貞任以請。幕議許之。十三年二月江戸大災。水道橋外小石川小日向番町等諸街皆火。先是街舍撤壁以草為易延燒。至是命代以瓦、貸其資財。又貸罹災諸臣萬石以下金。四月遣使詣日光。歸途如下野足利學校檢藏書。五月以大窪常春為老中。六月皇嫡子諱昭仁立為皇太子。吉宗使酒井親本等入朝賀之。七月畿内大風水溢。八月東西諸國大水。九月江戸大水。十月以酒井忠音為老中。徙封太田資晴於館林。十四年二月行弓場始式於吹上苑。門召交趾貢童象。天皇法皇並觀之。既而牽至江戸。吉宗觀之。是歲有馬則維得伽羅木於其封内山中。獻諸府。吉宗異之、以獻京師及日光山。十五

年六月命復前番諸營。京師火、民舍延燒者三千七百九十餘區。幕府發金穀賑罹災者。七月以松平輝貞松平信祝為老中。徙本多正矩於田中。十二月貸麾下士五百石以下金。先此穀價年低、麾下諸士窮之。故有是命。是歲麻疹行。十六年正月布去奢從儉令。五月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適世子家重。十七年五月世良田邑長樂寺主獻新田義重貞蹟文書而通。七月以黒田直邦為老中。八月法皇崩。壽七十九。葬于泉涌寺。是歲西南諸道大蝗、民飢。命移関東粟貸西州諸藩。十八年二月西州大飢、民餓死者十六万九百餘人。吉宗令發穀賑之。男一口日給米二合、女一合。時米一苞價值百十両云。六月天下大疫、至次月。十九年四月吉宗奉勅獻禮義類典十篋、共五百十二本。源光國所纂也。天皇深嘉光國、以來子孫綱力編纂。下詔褒之。六月以本多忠良為老中。以土岐頼稔為所司代。是歲自夏至秋諸國大水。二十年三月天皇禪位皇太子。皇太子昭仁立。是為櫻町天皇。閏三月吉宗使織田對馬守入朝賀受禪。初吉宗養紀族大納言宗直女為子。四月女適陸奥守松平宗村。五月以本多忠良為老中

松平乘賢為西城老中。六月畿內大風水出。是月吉
宗觀近侍及書院番士水馬術。九月畿內中國九州
大疫。十一月　天皇行即位禮。吉宗使井伊直定等
入朝賀之。是歲建治病所於礫川藥園。以收貧孤獨
而疾者。元文元年四月改元元文。五月改鑄小鈑壹
分鈑錠銀碎銀諸貨幣。款以文字。稱之文字金銀。以
舊金百兩換新金百六十五兩。舊銀十貫錢換新銀
十五貫。處伊藤東涯歿。名長胤。以博覽通達著。二年
二月鑄新錢於洛南鳥羽。三月京師大風雨。　上
皇崩。壽三十七。葬于泉涌寺。九月植櫻樹於城北飛

鳥山。建寧馬。三年十一月　朝廷行大嘗會。自貞享
中以來大嘗會久廢。至此行之。四年正月召尾藩列
宦之名於營中。命藩主宗春屏居。使從弟義淳襲封。
吉宗賜之偏諱。改名宗勝。初宗春放恣好奢。在藩
務於寵臣星野弥右衞門。置京毀娼五百人於城中。
日夜淫宴。絃歌之聲徹四境。士民困苦。宗春弗肯已。
而之江戸。又沈湎花柳。日夜縱酒。吉宗聞之。故有是
命。七月大阪大雷。民多震死。五年大納言為之大納
言。賴亂奏。　內旨來遊覽隅田川。吉宗饗之為賤讌
錦及大竹丸等舫舫上下中流。且漁且宴。兩大納言

賦國詩盡歡而止。七月京師大風水出。三條橋壞。寬
保元年二月改元寬保。八月吉宗詮右大臣。世子家
重兼右近衞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家重長子家治叙
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吉宗遣松平容貞酒井忠溫等
如京師謝轉任之恩。徙封榊原政一於高田。久松定
賢於白川。二年四月遣青木文藏於豆相參遠諸州
搜索田記。文藏名敦書。師伊藤長胤。嘗如長崎。從象
胥講習洋學。始唱和蘭學。其所著蕃薯考亡利于世
六月以土岐賴稔為老中。徙治沼津。牧野貞通為所
司代。八月畿內及東北諸道大水。民多溺死。兩野及

武藏田圃水沒者凡八十万石餘。東北諸道田亦多
沒。十月課細川伊達藤堂阿部仙石間部稻葉伊東
石川等諸藩修關東諸國為水所壞各處。延享元年
二月改元延享。七月京師大水。九月以酒井忠知為
老中。十一月徵甘藷苗於外舶。十二月徙封石川總慶
於龜山。坂倉勝澄於松山。二年九月朔將軍吉宗上
書辭職。廿五日徙居西城。松平乘賢為老中

第九代德川家重

延享二年十一月　詔以德川家重為征夷大將軍。進
正二位內大臣。賜隨身兵仗牛車。兼職如故事。家重

遣松平賴恭於京師謝恩是歲堀田正亮為老中三年十月宗重以貞享曆有差錯命西川忠次郎改正之十二月徙封堀田正亮於佐倉越智武元於館林太田資俊於掛川是歲西尾忠直本多正珍並為老中四年五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徙居仙洞院　皇太子諱遐仁立嗣位是為　桃園天皇八月嘗合坂倉修理變心斫細川宗孝於營中大廣間即日宗孝卒乃賜修理死九月　天皇行即位禮家重遣藤堂高豊於京師賀之是歲越智武元為老中秋元涼朝為西城老中寛延元年六月朝鮮三使來聘朝

城賀將軍襲職也七月改元寛延十二月家重以大岡忠相列諸侯徙封松平信岑於亀山青山忠朝於篠山二年徙封酒井忠恭於姫路松平明矩於廐橋松平忠祇於宇都宮本多忠英於相良松平信俊於吉田戸田忠辰於島原罷酒井忠寄所司代以松平資訓代之三年　上皇崩壽三十一葬于泉涌寺是月修大猷公百回忌齋於日光山江戸大雪人畜多凍死陸奥地方殊甚八月京師大風雨雷震數十所二條城天主閣震火寳曆元年二月京師及越後高田地大震高田山崩屋壞壓死者甚多六月前將軍

德川吉宗薨于西城年六十八葬于東叡山諡有德院追贈吉宗太政大臣正一位有德公天資聰明博愛民物注深好學及登職屢延名儒碩學講論經史又與之討議治國之術夙夜不倦勵精圖理節儉率下於是前世僭奢之風渙然革矣公嘗為後世深圖就世祿中創立官俸增減法為義忘親不予其二子以封土第賜邸于田安一橋給以廩粟十万石學實可謂百世無弊之策矣公為政任賢使能務決壅蔽在職未幾宿弊日釐民庶介安又最留意於決獄嘗命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等制定律例九十款須行之

以故公之世獄無冤屈天下稱為德川氏中興之將矣大岡忠相在公世以名尹見稱性聰敏長理獄鞫斷發伏如神嘗為伊勢山田奉行赴任先此伊勢紀伊兩國人爭疆域數仰奉行裁決時有德公尚在藩邸奉行以其地係紀侯營内皆畏憚不公理以故獄久不決忠相至即公斷之非紀國公聞之心嘉其亮直及入紹職首徴為町奉行在職中數決疑獄因免冤者不可勝數遂擢班大名世皆榮之十一月改元寳曆三年四月麻疹大行至九月十一月八日日南至陰陽頭安部泰邦奏　勅行推歩式立表測景幕

府天文司澁川図書西川忠次郎奉旨如京師參觀
焉初澁川遠祖安井算哲為幕府圍碁司長天文暦
法及數術常憲公聞之貞享初免其碁司命司天文
自是澁川氏世為幕府司天十二月下賀璽下七体
千石以下者金之令四年十月　勅安部泰邦改暦
法尋成頒行之命曰宝暦暦五年二月安藤信尹有
罪削其封加納一万五千石初信尹游蕩濫刑至是
遂有此命并誅放其臣數名乃命其子信明嗣後七
月家重與蕃金万兩於朝鮮使宗宗義給之期以三
年間歳予時朝鮮疫困来乞賑恤故有是命六年正

月長崎及大阪火江戸亦屡火七月近江地大震九
月山城大水淀伏見宇治及木津川旁近殊甚是歳
徙封安藤信明於磐城平大岡忠光於岩槻永井直
陳於加納松平輝高為所司代七年四月東海道及
北國地方大水八年十月金森頼錦有罪収封初頼
錦政多苛刻管内民怨苦又沈湎酒色至此為其下
所愬遂罪收其封八幡三万八千八百石見竄老中
以下連坐得罪者多是歳徙封井上正經於濱松青
山連道於郡山本荘資昌於宮津九年五月貸松平
加賀守金五万兩先是金澤大火以其居城亦罹災

也十二月按檢諸直臣勤惰賜精勤者黄金十年二
月　詔任家重右大臣世子家治為右近衛大將補
右馬寮御監江戸大火火起神田旅籠坊府東北諸
街皆燼兩國日本江戸等諸橋皆焚三月家重家治
並遣使京師謝轉任之恩四月將軍德川家重上表
辭征夷職徙居西城世子家治立嗣職

第十代德川家治

寶暦十年七月　詔以德川家治為征夷大將軍進
正二位内大臣兼職如故事家治遣掃部頭井伊直
幸於京師謝大拝之恩秋元凉朝井上利容相尋為

老中阿部正右為所司代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前將
軍家重薨年五十一葬於増上寺謚惇信贈正一位
太政大臣惇信公多病倦於政事權臣用事挾賄鬻
恩賂遺公行德川氏之政綱大衰矣是歳家治令武
家諸法度十二年七月　天皇崩壽二十二葬于泉
涌寺　皇姉諱智子立嗣位是為　後櫻町天皇家
治遣使入朝弔大喪十月家治生男竹千代母津田
氏称阿千保十三年十一月　天皇行即位禮家治
遣酒井忠恭於京師入朝献賀是時和蘭通商歳出
額限以金千圓是歳家治別給銅七万斤以換金許

和蘭請貞也銅歳出額漸多明年更減之限以八十万斤明和元年二月朝鮮使来聘朝城献方物賀将軍襲職也琉球使尋亦来聘六月改元明和是歳松平康福為老中徙封松平乗佑於西尾三浦明次奉命城于義作勝山徙治焉二年家治奉　勅營　桃園帝皇妃准后宮於烏丸勘解由小路四月以修東照公百五十回齋于日光諸廷貴以下東下至江戸是月九日奏楽於営中幕府醫員多喜元孝請建醫学所於神田地號曰済寿館使子弟就学術八月畿内及近江伊勢播磨大風雨九月鑄五匁銀形方欵

曰文字銀又鑄鉄銭文曰寛永通寳三年正月陸奥津軽地大震人畜多死家治世子竹千代命名家基三月　詔以家基任従二位権大納言七月江戸大水大阪雨雹淡路大旱四年七月山城尾張水災人畜多溺死家治命田沼意次城于遠江相良治焉意次紀伊藩胥吏意行子及有徳公入紹職意行従入為近侍意次承父後仕惇信公及家治家治殊寵之累進官増邑寳暦中遂班列侯意次甚巧佞數賄士蹙下戚婿日熾八月刑京師人山縣大貳藤井右門大貳右門好談兵聚衆言觸忌諱幕府捕處死小

幡侯織田信邦連坐見幽是歳徙封松平朝矩於川越秋元源朝於山形五年四月鑄黄銅銭文曰寛永通宝背畫波紋以一銭換四銭六年二月諸國疫行七月江戸大風山城木津及淀川溢是歳土井利里為所司代板倉勝清為老中松平康福徙治濵田本多忠粛徙岡崎七年三月家治奉　勅修　櫻町宮課助役於列藩五月諸國大旱至八月末旬大阪江戸及各地方池水悉涸十一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　皇太子諱英仁立嗣位是為　後桃園天皇八年四月　天皇行即位禮家治遣松平定静於京

師入朝献賀六月江戸地大震安永元年二月江戸大火火起目黒及本郷相聯延焼烟焔蔽闔府不熄者三日虎門日比谷馬場先櫻田和田倉常盤橋神田橋筋違等諸郭及昌平橋大聖殿皆焚是災焚死者六千七百餘人幕府発金賑貸罹災者五月以田沼意次為老中増封陞秩自是意次威益震内外府下士民視之如豺狼上下苦其苛政怨嗟盈路八月武蔵迤西遠江迤東大風抜樹壊舎美濃近江備前等諸州亦大風壊民家九月鑄二銖銀形方背雕法馬謂之南鐐銀以八銀換小鈑一圓十一月改元安

永二年六月山城伊勢大水七月大風雨諸道水大出十月家治世子豊千代生于一橋邸實徳川治濟所生是為十一代文恭公三年六月大風雨大阪及播磨近江等殊甚飛礫抜樹十月架大川橋于宮戸川今吾妻橋即是也是歳徙封戸田忠寛於宇都宮松平忠周於上田松平忠恕於島原五年四月家治詣日光十三日發江戸廿一日至自日光列侯以下諸臣僚蓋期城賀之六年七月奥羽大水十一月大阪火是歳久世廣明為所司代水野忠友奉命再城于沼津治焉七年四月伊豆大島三原山焚邑如雷

焔烟蔽全島白晝晦冥不辨咫尺六月肥後海水溢多壞民舍松舶八年二月家治世子家基薨年十八葬于東叡山謚孝恭贈正二位内大臣家基有賢望上下屬意薨之日無貴賤無不惋惜八月東海及北國大水九月大隅櫻島南方山焚雨沙石如霰田圃多埋沒民死亡者一萬六千餘人家畜死者二千餘頭至十月中旬而熄十一月　天皇崩壽二十二葬于泉涌寺家治遣使入朝弔大喪　皇太子諱兼仁立閑院是為　光格天皇是歳酒井忠休奉命城于羽松山九年九月　詔陞家治右大臣天使就江戸拜焉家治遣玄蕃頭井伊直富於京師獻謝十二月　天皇行即位禮天明元年三月　天皇行即位儀許民縱觀家治遣雅樂頭酒井忠以於京師入朝賀之五月家治以一橋治濟子豊千代為世子命名家齊治濟實吉宗子宗尹之子宗尹始賜第于一橋初惇信公治有徳公例及禄其一子重好賜第于清水於是并稱一橋田安清水為幕府三卿七月畿内及大隅日向薩摩大風抜巨木家治加封田沼意次以一万石是歳牧野貞長為所司代久世廣明鳥井忠意相尋為西城老中廣明尋轉老中水野忠友亦為

老中格加封稻葉正則加邑班列侯二年三月　詔任家治世子家齊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治遣松平頼起於京師入謝六月家治起司天臺於淺草初有徳公創起司天臺寶暦中廢至惇信公時天文司吉田四郎三郎受當建新暦調所于牛込之命而未果至此有此舉云七月江戸地震相小田原殊甚其城堞壞函嶺又崩八月江戸海溢深川地方人多溺死三年二月江戸地震先此諸國連火是月肥前島原亦火六月諸道大水關東殊甚沿道河漲行旅不通畿内東國寒如隆冬米價頻騰一斛價値銀百二十

父。是月家治以帥部頭井伊直幸班老中上。七月信濃間嶽噴火先災三日晝夜地頻震數日後雨沙飛石邑知臣當白晝晦冥不辨物色嶽麓溝出熱湯氷漂没三十五村民亡者凡三万五千餘人家畜死者無算與巨木俱蕩流於利根川河水可踰而行江戸亦雨灰二日十月北海及西南洋大風十一月家治以田沼意知為若年寄予歲俸米五千苞十二月江戸火增上寺方丈燬四年正月江戸又丹波亀山火三月幕士佐野政言斫殺田沼意知於営中詰梗殿初意知挾威擅横竊憂其系統微政言系出於佐野

源左衛門常世意知知其名冑一日請假其家譜久之不返政言憤意知縱恣遂奸遂害之坐賜死時年二十八都下士民義政言争就拝其墓香火常不絶云五月家治以牧野貞長為老中戸田忠寛為所司代十一月以井伊直幸為大老十二月江戸郭内火仙臺侯松平重村請家治鑄鉄錢銭形方文曰仙臺通寳限其管内行之是歲陸奥大饑米粟殊甚領主上杉治憲為之不安寢食百方盡力賑恤之時治憲謁直大府嘗同期将行疾以緩朝參國民令治始適江戸云治憲天資聰明仁恕其幼深隣領國民困之

及襲封節儉省財用薄斂輕賦以示愛民於又嘗尊重耆齒為興養老之典給九十歲以上者廩米親延老父温言慰諭之其在國断獄或遣有大障每慰之為減食膳性甚好學嘗擢用鴻学紀德民等日討議政事悉革前世國弊安永中治憲建興讓館並起文学子孫賴之性又至孝嘗在江戸聞父疾病急召其臣謂曰予自賎門入承大封何至過焉是實賴家君恩恵之隆矣唯惜憫家君康健定省未盡以至今日因嗚咽呑声居數日請幕府將還省已而旨報吉父候病痊治憲始安意而止云又愛重諸臣下視重

臣列宰敬禮甚至其在江戸察近臣鬱屈時賜間以遊歩都下聞其歸談珍每傾聽樂之而持己嚴恪敢不外出取愉五年正月畿内雷三月大阪火九月貸米一萬苞金一万両於島津重豪以賑琉球以先此琉球歲比凶也十一月畿内及尾張雷此歲陸奥仙臺南部津軽飢家治加封松平康福田沼意次各以一万石水野忠友為老中增其封五千石六年正月江戸屢火山手下町芝本所等諸街延燒過半二月日光火是月幕府祝家治壽五十　天皇賜御製和歌以慶之五月江戸霖六月河内水七月江戸及両

野武相大雨水出秋父嶺崩利根神流戸田等諸河大漲府下天神下礫川水深者数尺熊谷堤防決水溢下総古河関宿及府下浅草本所向島等諸街成河新大橋永代橋並流溺死亡算幕府出船拯救数万人又作食施窮民発金賑貸府下士罹水災者職俸九千石以下至千石金百両餘準之八月家治有病老中田沼意次恐累奸発露称疾辞職諸侯以下諸與意次結婚者皆恐累連及殊乖放遣養子絶別妻婦以図避之云世子家齊自西城徙居本城九月八日将軍家治薨年五十葬于東叡山謚浚明贈正

一位太政大臣天使就弔焉家齊遣使朝京師謝恩浚明公庸暗外事皆不知奸臣擅権政多秕苛公性好畫奸臣田沼意次百方欲眩主以図寵嘗謂将軍不可使之讀書苟読書知前代興亡目今得失則吾輩遂弗得逞也乃迎将軍意薦畫師侍之且戒其近侍莫語外事有一近侍山村某者好讀書史嘗當入直語公以三河風土記條事家治喜之自後某每入直携三河風土記就公學前讀之公每傾聴首久之歎曰吾恨不知世有若此良書意次聞之不悦俄貶斥某於是近臣畏憚無敢復読書及語外情者民間疾苦公一切不知常謂天下静謐可以高枕矣然晩年頗有所悟察上下苦意次虐政思有所處而會薨意次尋敗島井忠意列老中蓋自有徳公一振徳川氏政綱以来至此四十餘年大府之綱紀漸益衰矣

世子家齊立襲職

第十一代徳川家齊

天明七年三月　詔以徳川家齊為征夷大将軍進正二位内大臣兼職如故事家齊遣松平頼起于京師謝大拜之恩初浚明公薨也家齊猶幼内外疑懼老中松平定信島居正倫等相謀曰主殿頭任故将

軍也威権出主上私生殺大柄賂遺公行天下唯恐悖其意故将軍既知其奸然止免其職耳今新罷職懊恨内積陰蔵禍心即忽之則恐不利於公家於是條挙其十罪白家齊家齊大驚命削意次封二万七千石毀其邑城其佗連坐遭貶黜者多定信田安宗武子為人聡敏有偉略是歳為老中班諸老上八年正月　禁闕災　天皇奉神器避之下鴨即夜幸聖護院公私第舎延焼略盡是災也松平信彰自其邑丹亀山馳入京師護　鳳駕避火　天皇嘉之　詔准信彰四位侍從行所司代事家齊聞之亦賞其忠

誠腸之物信彰尋寺社奉行二月家齊遣使朝献帛災又大発金穀賑貸京民罹災者是月罷老中安部正倫以松平信明為側用人信明忠直而無不言家齊亦虚已納之命松平定信為輔佐職手賜雌刀定信少好學嘗著國本論在其封白川會歳大飢定信悉免封内租乃痛自節倹尽放家婢唯留一人及其參幕政身衣澣衣食膳常一菜其室衣不曳席諸老各愧争従倹薄初有徳公鋭意崇奢靡世移時換禁款稍弛定信務復有徳公舊政汰冗費修武備令嚴禁士民華服峻宇天下仰其風采定信時歳壮而膺是任世以為栄三月松平定信奉命如京師董営宮之役老中水野忠友松平康福相尋罷松平信明為老中五月松平定信発金二万両賑窮民巡視伏見八幡大阪籍奸商伏見奉行小堀政弼驕奢虐民又多殺無辜嘗媚田沼意次及其見黜倶誅不良至是罪発覚乃収其封錮之于小田原寛政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二月家齊成婚即近衛経煕養女茂子五月蝦夷擾家齊命松前道廣討之初南部賈人請松前藩開市於倶奈尻輸漕物産賂吏網利夷人怨憤其酋長月野納将部属襲松前市場殺吏及賈九十餘人敗有此命賊尋亡九月家齊命列侯万石以上各置稗倉于封内毎秋万石穀粟五十[illegible]以五年万石以下皆其積否随意十二月大阪火[illegible]松平乗完為老中太田資愛為所司代一年九月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　天皇嘉賞賜家齊以御製詩五言古一章又賜定信名刀及[illegible]十六歌仙詠賛賞其董役之労也三年三月家齊奉[illegible]令朝臣東下経費命悉給之是月家齊観[illegible]場野八月東海大風小田原至江戸海溢漂没民舎函根嶺崩水湧流塔澤氣賀芽温泉浴場人畜死者多九月令諸船給助方及列藩主来往宜搭船是月発粟賑江戸飢民四年五月禁錮仙臺人林子平子平為人慷慨有氣節時昇平日久將士慢武子平憂之世留意於邊防嘗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覧以論海防之事言觸忌諱乃得罪後未数年魯西亜人寇蝦夷將士狼狽不知所為戰敗奴世始服子平之卓見[illegible]是月京儒中井積善請再造懐徳堂[illegible]享保中中井甃庵之所立以教授子弟至是罹燬故有此請幕府賜金修之七月家齊生子竹千代母平塚氏稱阿[illegible]江戸火幕府発金賑貸延焼者九月開聖堂学

問吶始科試令寄合以下士應之以四書小學為一科餘経史論策因各自學力優劣試之及第者賜時服銀帛自後以四歳一試定為期初　天皇欲尊生父典仁親王為太上天皇五年二月使大納言中山愛親大納言正親町公明来議之諸老咸議曰閑院親王雖父已為臣　今上天皇雖子已為君豈上親王尊號以紊名分哉家齊然之乃迎愛親公明延營中使松平定信等傳命曰天子無父母以日月為父母典仁親王雖生父既正分人臣今上之尊號非事之宜也愛親荅曰天子如無父母則固無有外舅之理　主上既以外舅故待将軍特隆乃以日月為父母則将軍固人臣也外戚之義恐絶於今日矣定信理屈於是愛親公明亙覆辯論彌日水府侯徳川治保居間弥縫進止殊慎二卿嘉之治保因諭二卿遣歸京師於是家齊典賀茂八幡臨時祭及修學寺離宮修繕等之發典獻典仁親王以廩米二千石遂下教免定信輔職尋班之溜直参與幕議明年典仁親王崇上皇推尊之議遂罷定信深愧闇朝典前日失應荅之宜自是孜々誦讀國史及朝家典記大有所悟遂辭幕政是秋安藤信成為老中七年世

子竹千代卒先是家齊生次子敏次郎至是以為世子八年十二月賜名敏次郎命家慶甫四歳九年二月　詔任世子家慶權大納言叙従二位三月家齊遣使如京師謝恩家齊嘗憂時暦差錯奏請改之大阪人高橋至時長推歩乃命為暦官開局校訂参攷作新暦以上之　朝廷七月　天皇　詔頒新暦於天下十年七月雷震南都方廣寺是冬所司代堀田正順罷牧野忠精代之十一年以参議徳川治濟為權大納言叙従二位家齊別年給廩米五万苞家齊夙憂北邊風情不瞭劃数使吏巡視蝦夷測量疆界三月割松前章廣封易以久良喜地於是函館邊東直隷大府遣書院番頭勘定奉行目付等於東蝦夷撫恤夷民交通有無命津軽南部二藩各出兵戍函館五月中井積善献其所著逸史於幕府賜金幣賞之十二年四月行大猷公百五十回齋於日光五月家齊遣目付勘定役等戍東蝦夷北界劃埃德為普諳島六月行有徳公五十回齋於東叡山享和元年二月改元享和是春納戸戸川某大河内某奉幕命巡視松前六月出羽民嘯聚作乱侵擾山形上山高畑地伊達氏上杉氏並發兵守其國疆與羽大驗至

次月稍定初上杉治賓受治憲良政益勵精圖理羅民悦服聲聞四鄰至是百姓群起請其領主傚上杉氏治六是歲老中太田資愛罷牧野忠精為老中土井利厚為所司代二年二月家齊置函館奉行命羽太正養戸川安倫為之先是水野忠友為西城老中九月卒乃以安藤信成代之土井利厚為老中青山忠裕為所司代文化元年正月以青山忠裕為老中先是松平信明罷老中命稲葉正諶為所司代二月改元文化九月魯西亞使列薩諾吐等至長崎獻方物并送歸我漂民四名乃上國書曰獘邦遼隔不與

貴國殊交款久矣然我屬邦與貴國北疆相近接宜修鄰交以俱謀互市之利也長崎奉行肥田頼常飛使報變江戸家齊遣目付遠山景晋於長崎諭魯人景晋既至與頼常延魯使傳命曰往年来松前也諭以通商涉國禁命勿再齎國書入内港而今復呈國書偏由彼此異域不辨我情矣夫万里懸絶互通商利似益實非益是以國初立禁限支那朝鮮和蘭餘一切不許通信宜速退而勿再来若犯命則擊攘之耳魯人怏々不得要領而去三年三月江戸火火起芝泉岳寺門旁府下公私第舍延燒略竭人畜多焚

死幕府発金賑貸列侯賜災者又発米錢賑市民五月松平信明再為老中十月阿部正由奉命為所司代四年三月松前章廣以失政褫封尋徙之梁川食九千石於是松前及西蝦夷直隷大府乃命南部藩戍東蝦夷津軽藩戍西蝦夷四月十三日魯人率戰艦来寇蝦夷埃德魯普島焔那伊保捕戍卒数人廿九日魯人進侵沙那觧發巨炮時戍兵甚寡力戰殺魯人数名即夜魯人繞出觧後縱火我兵衆寡不敵戸田又太夫死之我兵遂退先是邊報至江戸時南部及津軽藩主並在江戸家齊命即発程遣兵援

之又飛檄北國列藩各為嚴備命伊達氏佐竹氏出兵戍松前魯人既掠埃德魯普退投錨羅宇多哥五月又侵利伊治里島焚抄船數隻轉覆函舘視我兵備嚴颺去六日魯人放還曏日所捕戍卒数名附以一書曰嚮厚禮乞通商而貴國嚴拒之即不見聽則明歳大舉將侵東西蝦夷我兵見書憤恚乃與報書以讓其強梁平山潛蒲生秀實上書陳邊防之策並不報亨賓為人慷慨高山正之亦以勤王自任談及時事未嘗不為流涕持人與林子平合稱曰三奇士家齊遣若年寄堀田正敦目付遠山景晋等巡視松

前從兵三千擊魯冦出羽列藩皆奉敎受正敦節度八月江戸深川八幡祉有祭士民雜沓會永代橋壞墜溺死者凡千五百餘人十月置松前奉行命河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為之遣井上左太夫巡視伊豆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総海岸十一月函館奉行羽太正養以魯艦入冦際指揮失宜罰之褫職十二月命仙臺及會津二藩主發兵屯衛蝦夷地關東諸矦皆奉命大修沿海守備五年四月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等再巡視安房上總海岸起墳臺於相摸三崎燈明臺及觀音崎伊豆下田安房洲崎上總百盡八

月外艦一艘抵長崎洋長崎奉行松平康英遣和蘭譯官詰其事由虜數人跳入我船捜及刼之執譯官二人康英大憤將督兵攘之居無幾外人放還所拘二人附以書乞糧牛薪水康英給之因諭速去虜不肯康英益憤欲乘夜殲之時鍋島齊直值長崎戍從康英乃飛檄鍋島氏戍將促擊之戍將以兵寡請待藩兵至而攘之康英再促之曰今夜風猛乘以火攻當可殲焉機不可失也戍將未奉命虜乘夜遁去康英悔失幾自經以謝後數月命老中牧野忠精讓鍋島藩懲戍之罪幽藩主齊直一百日十一月會津仙

臺兵撤守而還以其戍中不見隻冦也是歳酒井忠進為所司代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鎮戍蝦夷利敬戍其西寧親其東六年三月　皇子惠仁立為　皇太子家齊遣井伊直中如京師賀之八月豆相遠東大風拔樹破屋七年二月家齊命松平定信松平容衆戍房総沿海地六月以松平乘保為西城老中八年二月江戸火北自市谷西至赤羽根延燒略竭三月朝鮮信使金履喬李勉求等以下三百三十餘人至對馬上書獻方物先是幕議以所費過多停朝鮮聘使至江戸而受禮於對馬著為永制至是家齊遣

小笠原忠德脇阪安董如對馬接之府儒林衡古賀樸等副之六月賜韓使以答書及物遣歸家齊賜小笠原忠德鞍鐙一領宗義質金千枚銀三百枚時服三十領皆賞接韓使及處其聘禮之勞也九年四月松平定信以疾辭老中聽之定信田安侯宗武次子出繼久松定邦後定信深好學兼巧國詩及畫其在老職任賢使能節省財用汎愛民物嘗擢用碩儒柴野彥輔頼惟完尾藤樸赤崎貞幹等日夜講究治法以故寬政初政粲然可觀及致仕自称樂翁其進也世皆稱柳營股肱之良臣其退也天下莫不惜之十年

十一月　上皇崩壽七十四葬于泉涌寺家齊遣兵
部大輔有馬廣壽弔大喪命列侯從四位及秩十万
石以上者獻賻銀十三年三月　詔以家齊為右大
臣世子權大納言家慶兼右近衛大將家齊家慶各
遣使入朝謝恩十四年二月　天皇賜震翰額於家
齊揭之於有章有德惇信浚明及孝恭廟家齊以宗
義質世掌朝鮮修交事務而交易隔絕國用不支特
召加賜封二万石三月　天皇禪位於　皇太子
皇太子諱惠仁立是為　仁孝天皇九月　天皇行
即位禮家齊遣松平賴儀如京師獻賀是歲阿部正

精為老中水野忠成為老中格徙封棚倉侯小笠原
長昌於唐津唐津侯水野忠邦於濱松濱松侯井上
正甫於棚倉加封津山侯松平康孝并舊封共食十
万石文政元年四月改元文政六月始發行八銖新
金文曰二分是夏家齊生父一橋治濟削髮称穆翁
秋水野忠成大窪忠真並為老中松平乘寬為所司
代二年二月　天皇患痘家齊遣土岐賴庸于京師
候　聖容五月改鑄元字小鈒及四銖金款以草字
元與古文字金相別九月江戶米一斛七斗值金一
両比歲天下大稔穀價低下家齊憐諸士薄祿者不

給特每米百苞通價之外加金五両三年七月改鑄
文字銀款用文字四年三月諸國疫家齊發米錢
賑貧乏是月准三宮前関白政熙來江戶館下天德
寺家齊父子延見之十二月免松前章廣罪再為松
前城主加封水野忠成一万石五年三月　詔陞家
齊從一位左大臣家慶正二位內大臣夫人島津氏
叙從二位夫人有栖川氏叙從三位家齊家慶各遣
使于京師獻謝　上皇　皇太后以下至諸廷貴皆
有贈遺嚴有公至浚明公合七世皆奠左府拜至是
以在職最久有是　詔而自源賴朝始任關職以來

六百四十餘年間世子任大臣是為始三親藩及列
侯諸僚皆入城賀之家齊加賜土井利厚封一万石
是歲松平乘寬為老中內藤信敦為所司代六年徙
封白河侯松平定永於桑名桑名侯松平忠堯於忍
忍侯阿部正權於白河四月西城書院番松平外記
以私憤斫殺其同僚本多伊織等三人傷間部源十
郎等二人自殺番頭酒井忠懿以下連坐褫職者多
是歲松平輝延為老中七年九月　上皇幸于東山
離宮觀楓有栖川韶仁親王關白鷹司政通以下諸
廷貴扈從　上皇親賦和歌使群臣賡之盡驩而還

初自　靈元帝幸于此以来以國用繁冗復莫此典家齊奏請所修離宮献行幸經費國典於是乎舉矣八年四月增林忠英秩列大名補若年寄五月松平康任為所司代九年四月上總土冠蜂起所在抄掠五月江戸有盗夜掠殺行人吏就所在捕之是歲松平康任植村家長並為老中水野忠邦為所司代十年二月從一位儀同三司一橋治濟薨年七十七葬于寬永寺私謚曰最樹院三月　詔賜家齊除服任太政大臣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家齊家慶並遣使于京師謝大拜之恩鎌倉及室町氏以来在閣職兼太

政大臣者前後唯有家齊而已六月家齊遣老中青山忠裕入朝献金二千両献　上皇銀若于鋌其他至諸朝縉皆有贈遺　天皇厚勞忠裕十一年二月　詔以家齊嫡孫家祥任正二位權大納言家祥初名政之助家慶弟也夫人有栖川氏憂無子養為嗣家祥後改名家定是歲老中酒井忠進卒牧野忠精再為西城老中水野忠邦亦任之松平宗發為所司代十二年二月　詔追贈一橋治濟正一位太政大臣三月江戸大火火起佐久間坊南延所槁東築地鉄炮洲八町溝諸坊南北一里余東西二十余町

列侯以下邸宅九百余區市舍十一万八千餘戸延燒皆燬焚死者千九百余人幕府設場于九所作食與罹災者五月松平定信卒年七十二十月水戸侯德川齊修卒弟齊昭嗣初家齊多子列藩爭子養家齊男以迎幕府意齊修病篤也藩老議繼嗣将迎清水恒之丞恒之丞家齊庶子也時彰考館總裁藤田彪禀資英毅忠直有氣槩獨奮然欲立敬三郎敬三郎即齊昭也彪因與同志會澤安川瀬教德杉山忠亮吉成信貞飛田勝鈴木宣尊等以下不告而適江戸謁支藩守山侯託事因陳義所在反覆辯說既而

齊修卒幕府命齊昭為嗣群議始定天保元年二月幕府以比歲府下連災令警火七月京師地震二條城西南壘及神祠佛宇多壞十二月改元天保二年二月幕府濬安治川浚海口為一阜名曰天保山尋又濬淀川四月本多正収有罪杜門屛居先是正収為長崎奉行在任所其臣伊藤半右衛門等數潜出遊娼家竊購妓還江戸至是斬流伊藤等數人讓正収怠慢罰之十月命松前章廣列諸侯三年十月新鑄二銖金十一月令點撿諸國歲入十一月琉球聘使豐見城王子来貢家齊奏樂饗之四年二月　勅

賜宸翰額於贈太政大臣德川治齊廟三月青山忠裕疾上書請免職家齊以忠裕勤厚能任職慰諭使力疾從職并賜物無幾忠裕卒十一月命井伊直亮參幕政班在老中上五月江戶火火起佐久間坊南進靈岸島八町溝鉄炮洲諸坊皆燼從災三日又火延燒鍛冶橋數寄屋橋二門令設場賑羅災者是歲太田資始為西城老中松平信順為所司代六年十月鑄新大錢文曰天保通寶錢形橢圓而背文曰當百十二月削出石侯仙石久利封二万八千石梟其宰仙石左京斬流其餘坐罪者初左京有寵於久利

父久道及久利幼襲封負其侯族獨擅威福圖立己子小太郎代久利遂與其黨毒殺久道將及久利同僚河野瀨監郎神谷轉密知其謀左京懼之恐事洩譖殺瀨轉亡命為僧詣寺社奉行脇阪安董訴左京逆狀安董召致左京與轉對審奸狀即白遂誅左京斬其黨宇野甚助岩田靜馬安董為人方直理獄廉平家齊以其斷仙石氏獄得宜賜物賞之七年三月徙濱田侯松平康任於棚倉館林侯松平齊厚於濱田棚倉井上正春於館林九月家齊上表辭征夷大將軍職請世子家慶襲職八年二月大阪町奉行

屬吏大鹽平八郎與其子格之助及同僚瀨田小泉渡邊庄司等數十人煽播河民作亂縱火寺祠及天滿士民宅舍將進薄大阪城城代土井利位發兵拒之天滿橋賊更渡難波橋行火豪商家而進町奉行跡部良弼率部下禦之與賊遇于淡路坊良弼部下皆執銃追擊破賊一軍于平野坊有阪本鉉之助者奮進銃狙擊賊將梅田某殪之賊氣沮而潰是役大阪多羅兵燹賊帥混烟焰四塞而四散我兵物色索平八郎父子太急已而有人告城代曰平八郎父子匿于染工三好屋某家乃縱兵圍之平八郎父子縱

火自焚而死至次年餘黨盡伏誅平八郎為人有才幹好耽書史廣交海內名士以其轗軻居常怏々不樂遂煽亂即敗初平八郎周遊諸國途遭一女為兇徒所刼平八郎逐兇徒援女送歸其家女感激不已及其敗投匿染工家染工某即女父云四月家齊徙老于西城是月太田資始為老中五月松平信順為老中土井利位為所司代家齊已老世子家慶立襲職

第十二代德川家慶

天保八年八月　詔以德川家慶為征夷大將軍進

左大臣兼職如故事世子大納言家定兼右大將九月鑄五兩鈑一分銀竅二分金十月前將軍家齊將軍家慶世子家定皆遣大使適京師謝恩獻遺九年二月改鑄文字諸銀幣欵曰保是歲土井利勝為老中間部詮勝為所司代十一年十月　皇子諱統仁立為　皇太子家慶使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獻賀十一月　上皇崩壽七十葬于泉涌寺家慶使大藏太輔織田信敎入朝弔大喪十二年閏正月前將軍德川家齊薨年六十九葬于寬永寺謚文恭三月　天皇遣使贈家齊正一位文恭公之世名臣松平定

信松平信明在老職定信以聰明信明以忠直並為世所稱家齊嘗修庭園極其美麗信明諫曰殿下宜以治國安民為樂何須珍好自娛聞者莫不歎其鯁直方公時倉庫充實民庶殷富德川氏之盛蓋至此極矣然政多出武斷事概務虛飾麾下將士久慣熙康多忘其職苟媮一時盛中既兆衰嗚呼可惜哉是歲堀田正篤真田幸貫並為老中先此家慶為世子家定聘關白政通女至此女適家定十四年阿部正弘牧野忠雅並為老中酒井忠義為所司代弘化元年三月和蘭使節率兵艦一隻抵長崎呈書其略曰

我國夙蒙貴國之眷遇交款殊密故敢欲忠告一大急務以答恩義往歲清國與英國師戰而敗績其國弊不可勝言夫歐羅巴人以其國財耗之遠絕萬里波濤橫到他國動啓衅端以利其國清國致禍豈不職之由乎顧爾後外船到貴國沿海漸應多矣貴國即忽之則亦將蹈清國之覆轍也弊邦竊為貴國憂焉願政府全權早為之備消禍於未萌防患於未形若夫不察外國之情實慢其所以表厚誼航貴國之意一切峻拒之禍實弗測矣請自今弛從來之禁益與外國修款親交則貴國之福也幕府獲書依違猶

不議之備三年正月　天皇崩壽四十七家慶使有馬廣衆如京師弔大喪列侯各上賻如故事　皇太子諱統仁立嗣位是為　孝明天皇三月葬　仁孝天皇于泉涌寺五月北亞米利加將必氏率兵艦二隻抵相模浦賀將入江戸近海家慶使松平齊典松平忠國嚴戍其海濱必氏上書其略曰我合衆國曩與支那通交信吾滯在華港數月今將歸本國冀貴國亦與我結交欵開互市米艦大如丘外面貼以鉄巨熕九十四門排列左右舷巍然聳於海面加之時事起倉卒我兵愕眙不知所出浦賀奉行大窪忠豊

受命報曰我國古来禁與外國通交汝請之亡益也若夫薪水食料欠乏吾特餽之乃給薪水糧鷄等若干遣還四年九月 天皇行即位禮家慶使松平齊貴入朝賀之嘉永元年二月改元嘉永家慶數自獵于駒塲野及小金原以試練武是歳松平乗全松平忠優並為老中二年七月聘前関白一條忠良女為世子家定婦先此世子夫人鷹司氏卒故有是婚十月家慶下教許諸侯練兵于江戸近郊邸郭三十町定為制三年内藤信親為所司代外國船来往松前邊海者甚多四年幕府再量礮諸商戸初天保末年

停之爾来奸商乗而違故復之而免商稅如故是歳内藤信成為西城老中久世廣周為老中脇阪安宅為所司代五年命井伊直弼築熕臺於大森六年六月北亜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將彼理率兵艦四隻来投錨浦賀奉行戸田氏栄使吏問其事情答曰奉國書求通信通商宜達我意於政府家慶下教列侯各出兵戍其海濱又命井戸學弘補浦賀奉行與氏栄與闘半壁下諸士卒奉命戒警守幕府市民騒然或荷擔而逃家慶起假館于栗濱以為接米使所命氏栄學弘受米國書牘於是氏栄學弘着禮服延米使於假館受其所齎國書其書略曰我合衆國疆内阿列棍西及加里福尼亞之地正與貴國相對而加里福歳産黄金白銀及貴重礦物若干量我汽艦発加里福宿十八日而得達貴國焉聆聞貴國肥腴豊饒多産貴重物品故相来往通商必有大利貴國若不能癈國禁則限五年或十年試市果不利於貴國則罷而復舊律亦可也貴國苟見聽我特下教使吾民人嚴守成規敢勿或碍他邦政教願貴國遂決議幕議謂昇平日久武備不整不若先為之備而後絶乃使氏栄報之曰自今閲五月後宜再航抵長崎我

將有所荅焉尋四艦皆去於是家慶下教解嚴罷戍使脇阪安宅入朝奏米夷事 天皇宸憂 勅七廟及七大寺祈四海泰平是月二十四日將軍家慶薨年六十一謚慎德 詔贈家慶正一位太政大臣方公世外蕃頻至國家多事而將士久慣昇平一旦遭急性々失措後公薨一月魯西亜兵艦四艘又抵長崎呈書要三大事欵曰修鄰交曰明劃蝦夷疆界曰開互市塲於貴國海口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物情恟然公既薨世子家定立襲職

第十三代德川家定

嘉永六年十一月　詔以徳川家定為征夷大将軍進従二位内大臣兼職如故事先是幕府令築礟臺於品川海凡三至次年成又許諸侯造巨艦及鑄火器入府皆以外事頻起之故也権中納言徳川齊昭亦夙憂邊寇屢上書陳防禦策至是又上疏於　朝廷奏外蕃當攘之情状　天皇嘉納焉齊昭意元持務緩外國締約期乗間急修武備製兵艦習水軍等策而諸老紛議不決徳川慶恕松平慶永島津齊彬毛利慶親細川齊護鍋島齊正等僉持和不可議曰若許和於一蕃則諸蕃齊来國弊不可勝言不如遷

延緩約期急制海防策以攘之因共上書幕府弗報諸老有司以下皆苟偷主和約安政元年正月米将陂理卒兵艦七隻復入浦賀家定遣大目付伊澤政義浦賀奉行戸田氏栄井戸学弘及儒員林煒等撿問之米艦進入本牧連発空砲幕府下教列藩警守京師及江戸別扼戍江戸近海偶米将陂理疾氏栄学弘等餽食料數品候之且諭退浦賀港答曰遠航絶海来徒苦曠日散悶請入江戸上書弗允副将阿単士乃呈書氏栄等米艦遂進入品川海伊澤政義等至神奈川接米使戒以國制二月細川齊護請発

兵攘米艦弗報家定遂遣井戸學弘及林煒等接見米使於横濱陂理上書曰謹拝受両國親和之命外臣與有面日焉因制條約三款曰碇泊中内乞薪水欠乏而求之貴國則取償給之曰許士卒上陸摘生時測量沿海以供通船之便家定皆許之賜米白石家定遂下教撤諸藩戍営自客歳夏所[illegible][illegible]凡三十余万至是皆解帰三月學弘及煒等會米使于横濱許其投錨下田函館二港納血購欠乏物品且約貸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及函館地若干時川路聖謨筒井政憲畢使事自長崎帰聞之曰幕府許和親於

米而不許魯且無故假米以七里地其損國體莫甚焉天下之志士必恚怒卒釀喪乱矣乃謂之老中阿部正弘正弘不答徳川齊昭聞之入諫家定曰外和事款皆係重大宜稟於　朝廷而後決事弗省遂制定十二款規約以與米人九月魯西亜兵艦一隻自南海入大阪海投錨焉乃上書請達市廛京畿騒然家定下教紀伊以下列藩備之和泉大和丹波等諸藩亦各出兵京畿以備緩急十月魯艦経紀伊海而去十一月東海道及美濃加賀紀伊攝津播磨地震海水大溢伊豆最甚畿内東海及西南海山陽北陸

諸道皆震富嶽崩壅川壞橋京畿及南海民溺死者
最多家定遣井伊直弼酒井忠義等於京師守　皇
宮青山忠良稲葉正邦等亦奉命分守京師先是
皇宮災家定奉　勅營之列侯奉命皆助役至次年
九月成是月　詔改元曰安政十二月魯西亜使布
恬廷航抵浦賀請通商家定使筒井政憲川路聖謨
會之締和親條約曰許碇下田長崎函館三港曰許
納錢請求欠乏物品曰許貸下田犬走島方七里及
函館方五里地二年二月家定命福山侯松前崇廣
上東西蝦夷地尋賜以伊達郡四万余石　天皇震

怒外人強梁欲銷諸道佛宇梵鐘以鑄大小砲益嚴
海防　詔家定管理其事諸大寺僧徒上表沮之家
定亦遂不奉　勅米艦航抵下田上書請測量沿海
以便通船幕議報以竢後命米人遂棄東北海而去
家定命伊達佐竹津輕松前諸藩各発兵分戍東西
蝦夷十月江戸地大震列侯邸第士民宅舍多倒壞
礫川小川町本所深川等諸坊最甚震畢火発烟焰
四塞壓及焚死者凡二万五千餘人幕府許列侯就
國設場于各所日作食以賑恤窮民是歳堀田正篤
為老中令公私節儉減列侯騶從省郭門警卒至次

年正篤奉命專掌外國事務班諸老上四年七月米
使巴理抵下田請直謁將軍呈其國書下田奉行井
上清直等上狀於幕府家定遂許其謁見齋昭上表
諫之弗納先此幕府設蕃書調所于九段阪下九月
巴理自下田至江戸次焉十月二十二日詣老中堀
田正篤邸語各國事情及互市景況略曰歐羅巴大
洲自創製汽船以来期以世界為一族故不論因退
迩一切親交有無互通益欲相利之盛大亦勢不得
不然也但英國鷙且黠數挾兵威劫略人之國土是
實在所將軍當留意矣我國魁各邦幸得與貴國修

款故我大統領特感恩義忠告此等之事情十一月
正篤令土岐頼旨川路聖謨等就巴理旅次反覆質
疑審其告中之事情是月廿一日家定遂延見巴理
于大廣殿巴理呈國書家定受之厚待米使於是海
内志士憤恚竊誓以死攘外人十二月堀田正篤延
見巴理謝其厚誼巴理再上書固請貿易定則更正
條約增為十六款家定使林煒及津田半三郎入京
師奏米使事煒入見傳奏廣橋光成東坊城聰長上
米國書及米使所告諸條曰方今海外各國形勢頓
革而日交和親睦有無相通不當拘古而斷今比歳

米使屢來呈國書求通商其事重大其款繁多我若拒之則不啻合衆國歐洲各國聯合來攝我國取敗亦猶指之於掌矣情實既已如斯故米使所請府下置宰十港開市等十餘款幕府議欲除其不可而聽餘然京師大阪亦在其請中是以將軍深憂使臣等奏曲折欲減其開港數為五港京師固除之以安宸慮光成亦成內閣白九條尚忠前關白鷹司政通奏之　天皇　天皇愴然不悅尚忠政通奏　內旨更使光成聽長傳煒曰所奏諸件　天皇宸憂不淺宜酌衆議而後裁之煒報之江戶幕府震駭此際佐賀侯鍋島齊正上書幕府極諫和米之非且請在國十八年以治兵足食水戶侯德川齊昭奉教造兵艦五年正月堀田正篤斷命入京師奏除米使事乞勅許　天皇宸憂益深已而使光成聽成傳　旨於正篤曰虜情實難測宜參客臘所　勅之　旨禁闕兵庫港曰　皇居及近畿無屏藩速命列藩嚴警守衛焉曰所奏條款皆係國家重大事件其遠徹三親藩及大小列藩之公議以奏之　主上特憫　大廟列聖神慮何如故　宸旨至此三月已望抵江戶促條約捺印曰兩國已締假約而違誤期遷延至此

萬國所未嘗有若果不得信則吾直詣京師待其裁領而已此際家定寄書於正篤使以聞曰伏察宸衷憂外事萬允當但至如內國人心家定雖不敏敢保綏之冀　陛下安慮是月廿日　天皇召正篤使大納言中山忠能傳旨於朝曰米使請事實係　神州之安危今變乃祖以來良法失億兆之心何以能保永久其速下教列藩酌其公議以奏絕外之策已而　天皇使光成聽長傳　旨曰如外交締約朕之斷所聽允若生奇變則宜竭國力以禦攘夷也幕府遂召還正篤四月正篤東還　天皇賜家定金屏画幅等物并賜正篤和歌冊子正篤已歸府家定轉告勅意於列侯以井伊直弼為大老持命嚴上直參機密又使正篤謂巴理曰今所以締約之難輙定因內國人心不一矣且京師情狀亦然也巴理曰兩國協議事將定而後以人心不一遷延緩定約之期萬國所未嘗有史書所未嘗見也大有若不得證信吾直指京師斷決之而已罰請以來因循至此殆無際俄請速剋日以見報五月家定付巴理以答書還報大統領略曰謹復北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斐謨殿下貴國特使領事官玻理屢求兩國修睦且國

謀使兩國人民互相通商以保持永寧更當[illegible][illegible]不堪佩苟宜印以章程草案相示也但所以不得不緩期者實以有我全國會同商議之事也殿下幸亮恕之陂理已發書還下田已而魯軍艦入加奈川米艦復入小柴永井尚志井上清直堀利熙岩瀨忠震等奉命往接之玻理報曰英佛方乘勝清之威將来逞其欲望儻聽僕曩所請速捺印前約則僕仰諭二國敢為貴國保無事清直等危懼與陂理協議酌量斟約遂定通商則十四款署印授之諸老連署奏外夷状德川慶恕慶篤慶喜慶永等建言寧破條約　勅旨

断不可違於是乎攘夷論遂行海內家定苦慮遺松山高松松江安濃津兵于京都岡山鳥取高知兵于大阪萩兵于兵庫柳川兵于界府福井兵于加奈川二本松兵于富津各嚴戍當外侵要衝地是月老中堀田正篤脇阪安宅罷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乗全復為老中所司代本多忠民罷命酒井忠義再為之方是時外事愈嚴急内情亦不穩而會將軍家定病篤中納言德川齊昭憂家定不苟且無嗣欲使已子慶喜承後以挽回國勢慶恕慶永等亦同此意慶喜年長有資望衆僉属意獨大老井伊直弼忌齊昭慶恕等及諸持正議者陰謀斥之方慶恕欲入説將軍決繼嗣直弼以將軍寝病不為通與諸老議將迎紀伊宰相慶福為家定後齊昭等曰宰相尚幼恐不任時勢急迫之今日迎慶喜紹將軍後慶福為之世子則世次順而全矣直弼等駁議曰故事立世子以親踈奚得犯大府舊制即稟之家定家定遂迎慶福為嗣改名家茂初紀侯德川治寶卒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自清水入襲封家茂即其子直弼以家定命召齊昭慶恕等告嗣已定慶恕等竊恚直弼專横七月家定遂薨齊昭慶篤慶喜命慶恕慶永退老先此

天皇　詔徴三親藩及大老家定陳外事嚴急機務倥偬不奉　詔更命老中間部詮勝如京師是月六日夜將軍家定薨年三十五諸老秘喪不發後薨三旬餘始訃四方　天皇遣権中納言廣橋忠禮贈家定正一位太政大臣賜謚曰温恭諸老相議以田安慶頼為後見職方公薨時外艦並来争請定通商條約至九月許約授信者魯米英佛蘭凡五國天下之形勢於是乎漸革面目矣

江戸政記卷之五　終

江戸政記卷之六

東京　勝本亮翁校閲
鈴木貞次郎編集

德川氏正記

第十四代德川家茂

安政五年十月德川家茂襲征夷大將軍職任内大臣陞正二位兼右近衛大將補淳和奬学両院別當源氏長者如故例家茂時年十三井伊直弼為執政如故六年正月家茂令従商賈于金川大開互市區

家茂納老中太田資始議建講武所專研究槍銃三術命資始管之先是黜伊達宗城至是又黜山内豐信太田資始尋罷職初温恭公之甍也宗城豐信資始皆與制議欲迎慶喜直弼忌之遂及焉八月家茂奏請献貲以充供御增關白九條尚忠俸五百苞采邑一千石直弼譴齊昭錮之於水戸禁幽其子慶篤慶喜豐信慶勝慶永資始亦皆被幽逐逮捕與齊昭謀者安島帶刀鵜飼吉左吉田寅二郎頼三樹等數十人下獄帶刀命自殺餘尋竄殺之十月江戸城災萬延元年正月遣村垣範正新見正興于米國以申交款安藤信正為老中三月三日大風雪是日井伊直弼將參城從輿抵櫻田衛士七十從焉水戸人佐野光明黒澤忠三齋藤周德有村兼清蓮田藥等以下十八人簑衣隷裝要之于途光明等數人為訴事進薄直弼輿側周德廉等數人直衝前驅所十餘人衛士拳於前驅光明等乘間突然斬輿丁衛士愕返前後亂鬪互有死傷一人跳出刺輿窓曳出直弼馘之乃大声呼曰有村次左衛門獲井伊公矣乃將相率而去直弼衛士憤追之光明等返鬪斃數人皆被創次左已被重傷自慮不免至和田倉門屠腹死

光明等數人詣老中脇阪安宅邸而自首上書數直弼罪曰井伊中將乘主幼擅作威福黜陟任意罪一也苞苴公行内謁盛進罪二也擯斥柳營良弼以殺其羽翼罪三也族閣老間部詮勝九條卿幽青蓮院宮及諸名卿共擅屠無辜罪四也怖外夷之恫喝不仰聖断而締條款罪五也凡斯五者神人所共不容故臣等一死代天誅之安宅愕然使寺社奉行牧野貞明鞫治曰汝等得無非奉前中納言旨乎光明断陳其否光明創劇宿數日死家茂怒直弼秕政矯幕府命追褫其職至明年七月削井伊氏封十万石斬黒

濹[illegible]十數人。八月，水戸侯前中納言齊昭卒，年六十一，私謚曰烈公。公天資英武能斷，恒尊崇[illegible]，慮外夷之禍，專索禦侮之策，為幕吏所忌，遂及禍。九月，親王睦仁立為皇太子。時老中安藤信正代直弼，恣張威福，親暱外人。外國奉行堀利煕憂憤之不可，是歲十一月，利煕遂作書，陳其五罪，從諫而自殺，[illegible]識者惜之。脇坂安宅辭老中。文久元年二月，水戸[illegible]藩士等據長岡，稱繼故中納言之志，攘夷傳檄四方，募豪農富賈出軍須，草莽之徒及諸藩亡命臣爭應之，其黨至千八百餘人。幕府戒嚴，家茂命慶篤

鎮之，分差諸侯扼其衝路。是月，改元曰文久。五月，長岡浪士數人乘間襲英人旅館在于高輪者，幕府管下藩及宿寺警衛郡山藩士等力戰防之，浪士遁，傷英人二名，而互有死傷。此變也，英駐劄公使怒曰：日本政府自國尚不能制馭，而使國人暴橫至此，[illegible]從不當以常理論。直與佛公使共退橫濱，將用兵逼幕府，百方[illegible]謝之，事裁得平。十一月，皇妹和宮內親王[illegible][illegible]尚家茂，典侍庭田氏從之。二年正月，暴徒河本[illegible][illegible]河野通桓等十餘人要擊安藤信正于阪下門，刺[illegible]傷信正。從士力拒，親忠等六人鬭，皆死之。信正

壓以身免。藩士各懷一書，策題曰斬奸狀，其略曰：安藤信正竊謀廢立，强請皇妹，以謀擴張幕威，壓制民心，遂使天幕至被外夷之侮辱，矣臣等不忍坐視，為天下捐軀除姦。家茂大索殘黨，兒島强介、大橋順藏並坐死于獄。當是時，諸藩士日亡命，黨諸國浪士，京畿尤盛，攘夷之說紛起，海內恟然。罷老中安藤信正。二月，毛利慶親在府建議曰：曩自與外國締和親，天下之士多議之者，皆曰關東不奉鎖國之朝命，置京師於度外，願將家奉戴京師，表公武一和，以鎮壓物議。因陳其臣永井雅樂審京情。幕府乃召永井謀事，

永井素主和議，故謀與時相投合。幕府因厚待永井，授密旨，將說京師。三月，擢慶永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使慶永及松平容保參幕議，水野忠精、板倉勝靜為老中。四月，永井雅樂受閣老旨入京，呈書中山大納言，欲得和親勅允。時攘夷說益起，内外譏永井者衆，永井遂不得要領，還。六月，左衛門督大原重德齎詔東下，島津久光從焉。乃宣勅，傳家茂入朝之命，家茂謹奉旨。七月，家茂大行黜陟。先是家茂屢延慶勝、慶喜、慶永參機議，至是起慶喜為後見，慶永政事總裁職，罷老中久世廣周、所司代酒井忠義，以松平宗

秀為所司代，八月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容保為之。當此時，慶永等大施新政，令諸侯緩其會同期，許其妻孥就國。十一月，德川慶喜任權中納言，家茂令前安藤信正封二万石，久世廣周、間部詮勝、酒井忠義封各一万石。是月，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齎詔東下，山內豐信從焉。乃宣勅，速擧攘夷之宸旨，且戒入朝期。家茂謹拜旨。十二月，徽徒燔御殿山英館。家茂囑和蘭製巨艦，遣榎本鎌次郎、赤松大三郎等於蘭習海軍操縱術。又大募庶民，以編部伍，分麾下士為二隊，一步一騎，一砲手，合称三兵隊，然步

兵多亡頼之徒，晝間徘徊于坊衢，往々為暴横，市民大困之。三年正月，以鍋島齊正為文武總裁。時慶喜已入京，徽徒等逼以攘夷期，慶喜報曰：且俟將軍入朝。徽徒不可，暴横益騁。三月，家茂朝京師，舍二條城。尋入觀。慶喜又入朝奏請曰：願國家細大事依田委將軍。天皇制允。慶喜拜命而出。是月，天皇幸加茂，親所攘夷。家茂率諸侯扈從。前後幕府募浪士，新編隊曰新徵組，出羽人清川八郎為之長。新徵組多亡頼，劫豪富，募軍須，將襲横濱夷館，物情恟然。扈從家茂在京者觀而疑懼，或勸家茂帰。四月，天皇幸

男山，將授攘夷節刀於家茂。家茂稱疾不扈。慶喜代扈焉，又称疾避。天皇益不懌，攘夷詔令急切。又先之西也，途至生麥，有英人衝其前驅，從士怒斬之。至是以事逼幕府，請得償貨三十万元，不聽則遣兵艦於各要港，奪出入之舶，且燒江戶矣。老中等諭以俟將軍東帰而報，即飛駟報急。家茂。家茂諫闕東事情，請帰。天皇弗許。幕府憂內外事，商議彌月，已鎖港詔令布，限以五月十日，而英人督促益急，諸老困之，皆稱病，無一人視事者。五月，茂德欲西上奏請與償金，慶勝聞之，使人留之于途。茂德乃入名護屋。

稱疾不出。慶篤寄書關白輔熙曰：不與償之議已決。輔熙乃奏之。老中松平信篤等在江戶欲償於英，會慶喜及小笠原長行奉攘夷詔東下，長行議先鎖而後償，信篤不聽，長行獨抵横濱，說各國駐劄使，亦不聽，遂決償議。慶喜在途聞之，馳人止之，不及，遂授四十五万元于英人，事屢釋。五日，朝廷促家茂以攘夷期，時東報未至，家茂不知所答，遷延依違。慶喜在江戶亦不能擧絶外之事，乃致書于京師，奏請辭其後見職，弗可。六月，小笠原長行海路抵大阪，兵千餘人隨焉，將入京。朝廷停之。長行曰：事急矣，願面陳

將軍頗說外事太熟故欲陳臣所見以定廟謨家茂
怒卻之乃奏請東下決外事　天皇制可十三日家
茂海路歸江戸尋褫長行職錮之於大阪七月英人
更率兵艦十艘至薩麑島逼曰生麥之事已與政府
平然為給遭害者妻孥更得償二万元薩藩將有所
答而英人妄奪我艦適大風雨薩兵乘拒之巨熕連
發遂破之殺其舩將及卒十餘人英人狼狽退又欲
圖再擧島津氏乃遣人於橫濱借金二万元於幕府
與之事始釋八月毛利藩欲顯示親征聖旨於天下
請　天皇先幸大和制可即令行幸親征或止之曰

是謀挾至尊號令天下也因是　朝廷幕府大疑毛
利氏十七日夜中川宮及松平容保其餘朝紳武辨
相會議發午三條實美以下及毛利藩令慮變或起
命諸藩嚴警九門兵衛輦下洶々毛利支藩毛利讃
岐守及吉川監物等不知事視坊間猶擾疑皇居有
變馳詣闕下　朝廷不允入遂嚴其堺町門宿衛使
島津氏代之時中川宮在御座傍與近衛德大寺卿
議曰實美等党毛利氏矯聖意佈行幸親征令擅恣
無所不至　天皇震怒十八日更詔停行幸將罪実
美等以下毛利藩士決意盡歸本國實美以下七卿

奔長　朝廷乃削七卿官爵罰黜參毛利氏謀在肅
公卿十八人禁毛利氏入京徵兵於近畿京師戒嚴
九月以有栖川親王熾仁為特命攘夷敕使使池田
茂政從之東下茂政上表辭之尋停敕使時鎖港期
已迫江戸戒嚴家茂命関東諸藩備海岸當是時松
本奎堂藤本鉄石安積五郎等頻主張攘夷推中山
忠光為首帥擧兵于大和衆凡千許号天忠組襲殺
縣令鈴木源內奪彈藥糧米轉入紀據高野山遂進
攻高取城城主植村家保力拒破之幕府下敕紀伊
彥根津郡山諸藩討之諸藩兵與党兵大戰于十津

川天野川辻各處党兵遂敗或死或見捕忠光走大
阪諸藩尋凱旋十一月江戸本城災家茂避火于清
水邸尋徙田安邸時京師物情未帖関白二條齊敬
與容保等議使永井尚志促家茂西上家茂命慶喜
先西上視事元治元年正月家茂西　天皇使中納
言野宮定功賀其入京家茂率諸侯入朝獻銀千枚
及紋　天皇詔曰醜夷征服雖乃國家重典朕不好
暴擧征戰而實美等不察宇內形勢矯朕命叩布親
征令毛利慶親臣等又忽主命擅砲擊夷艦狂暴極
矣是皆朕不德之所致焉朕甚慙之自今汝家茂宜

一敵愾絕外交以副朕意家茂拜詔乃奏曰敢不體
叡慮　天皇嘉納焉時人謂之叉瓊綸旨是月家茂
任右大臣拜左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尋陞從一位
二月家茂命松平容保為海陸軍總裁增其封五万
石是月改元曰元治三月慶喜為禁闕守護及攝海
防禦都督先是毛利慶親使人詰詔令前後變換家
茂拒之自是西南侯伯多通意於毛利氏至是慶喜
任是職颺言曰奉聖旨備外寇實以拒毛利氏也四
月詔家茂曰必舉鎖攘必嚴海防處實羨變觀之事
一委汝裁處須從寬速安人心家茂喜奉詔乃奏新

法十八款以表尊崇之意朝議可之五月家茂奏請
選江戸水戸人藤田小四郎田丸稻之右衛門主張
攘夷称紹故中納言遺志謀除其藩宰市川三左衛
門等遂奉齊昭木主于與率兵三百至下野宇都宮
声言詣日光山奉東照公神幣以為主帥烈公像為
副主赴橫濱行攘夷遂抵太平山募杤木土民督出
軍須土民上變于幕府乃令近旁諸藩討之藤田党
慓悍兵鋒頗鋭幕兵與戰敗六月藤田党擾常筑波
山水戸藩老武田伊賀在江戸即往鎮之市川党斥
不納伊賀憤恚遂畔入藤田党幕府與水戸主慶篤

及其近藩合兵討之幕兵屢敗是月毛利氏國老福
原越後率兵艦數艘至伏見奏曰宰相父子泰援虎
聖勅以来夙夜労思唯懼付託不效而傷聖明然三
條實美以下被朝譴闔藩不知何所由伏冀許七卿
再任及宰相父子入朝弗省居無幾毛利國老國司
益田等亦率兵至国司次嵯峨益田次山崎當是時
諸藩兵充塞于京師衛九門慶喜與容保等議以毛
利臣随兵為要朝廷怒將討之請朝旨令一橋島津
及越前會津桑名大垣彥根等諸藩部署追討兵京
師戒嚴七月十九日昧爽福原國司進兵逼京師衛

諸門我兵力戰不利殆敗島津氏兵援之合擊戰彌
十刻毛利兵沮靡却慶喜自四更入禁內數出伺戰
狀至是視戰已酣而諸藩兵未聚謂　天皇震怒不
利更詔他藩擊却之將家家名今日墜地矣不知縱
火敵後走之亟獻捷乃令急火烏丸春日諸坊合五
藩兵又煩鷹司第燔之煙焰衝霄諸軍乘勢吶喊進
擊毛利兵大敗潰走我兵追北殺獲甚多是役也京
中罹兵燹公私第舍延燒略盡後幕府給米錢慰
恤遭災者云毛利慶親在國聞變上奏陳其無他因
捕福原等三人錮之無幾詔家茂討毛利氏家茂拜

詔朝廷逆削慶親以下官爵家茂乃下敎薩肥筑藝以下二十一藩西征部署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為之総督制曰逼藝而家茂將大舉親繼之八月英仏米蘭諸艦寇長下関毛利兵擊大破之外兵多死十月家茂令田沼意尊率三兵隊討武田伊賀伊賀號耕雲齋雄武絶倫與藤田党相合援會要拒字幕兵與戰屢敗已糧竭其党又有為内應者幕兵乘攻之伊賀遂走上野轉入信濃又赴美濃與諸藩兵轉闘于各地藩兵多敗遂出越前時加賀兵守江海津伊賀使人請過海津加兵不許先是慶喜奉勅率兵二

万出陣圍城寺及大津以當党兵党兵至中島會大雪兵多凍者遂進抵新保伊賀出書請哀慶喜不聽欲一舉殲之伊賀終投加加不納乃出書乞降加人告狀幕府幕府命幽之敦賀至明年二月斬伊賀等二十四人云當是時德川慶勝督西征諸軍已入藝次廣島以是月十八日為攻擊期毛利慶親以下闔藩一意主恭順刑先是関京師變者福田國司益田等十三人出首級以謝罪慶勝召吉川経幹等令以四款曰宜速毀山口城曰出寄寓五卿曰慶親父子須親來謝罪曰可鎮激論徒以固國安経幹拜令往

十二月復至廣島平営反命曰四事共奉命慶勝乃使人按慶親父子恭順狀乃傳令諸軍止攻擊慶應元年正月慶勝下令班師征長兵皆就國是月長門人高杉晋作舉兵于長下関見兵凡五百號曰奇兵隊謀以挽回藩威藩内再騒然薩摩及土佐人揣與之通幸聞京師詔促家茂西上四月家茂會群臣百僚大議西征再舉按圖部署所嚮終定議布再討令於天下家茂自領中軍德川茂德為前軍大將井伊直憲榊原政敬屬焉命酒井忠績留守江戸既而茂德辞大將以德川茂承代之以茂德為後軍大將此

舉也宜言曰進発不謂上洛進発蓋征毛利氏之意也五月十六日家茂領西征諸軍発江戸至品川有二旗士遮來前由側衆水野忠全諫曰毛利氏罪暫其與案更臣以正典刑足矣今復興師顯耐之臣等竊謂非道也議又會祖廟之大齋敢請轉路謁家茂為駐乗一日而竟弗聽二士皆帰家屠腹而死二十二日家茂入京舍闕下施藥院冠帯入觀　天皇臨小御所見之詔曰長防之事爾宜在留大阪重按之泰以公平至當處分二十四日家茂以諸軍発京師舍伏見奉行廳二十五日浮澱河入大阪城東北

諸侯三十餘藩會焉九月家茂自大阪入朝奏請西征復至大阪時英佛米蘭率兵艦九隻來兵庫促條約敕許及兵庫開港上書家茂曰苟不得速決則直至京師辨之家茂大憂之乃稱病奏請欲讓職於慶喜英建白意見乞得開港敕許弗報十月家茂俄發大阪至伏見欲得命東帰容保聞之馳至伏見諫其東帰家茂遂入京詔允條約獨不許開兵庫港家茂察內外事紛起不堪負荷又奏請讓職慶喜　天皇優詔止之先是家茂命井伊直憲榊原政敬至安藝召毛利氏支藩家宰奇兵三人推問疑事直憲政敬

召毛利人不至因賜書推問疑事毛利藩依違答之二年二月老中小笠原長行抵廣島召慶親父子及其支族置牙營於廣島為總督府四月宍戶備後介小田原素太郎代慶親父子而來支族四家亦各遣家臣長行乃召備後介称疾不至更召素太郎又不至於是召支族家臣於國泰寺傳命曰慶親父子曩雖誅罪人自致恭順之實統御失道之責終難免故又奏請尚辭二事曰削封十万石曰禁錮藩主父子使嫡孫繼後曰絕謀光三國老祀因限日致奉命答書支族老臣毛利伊織拜命而去長行等以備後介

及素太郎遂不謁而尚留廣島疑其有異志縱兵執之令從者尽還國毛利氏聞之遣使來請曰弊藩業重譴使臣亦見拘唯弊邑紛擾困於收集如刻日復命願暫緩期幕議不許長閩藩大憤遂決意議戰六月幕府進師于長防四疆三兵隊及和歌山彥根高田兵與水師共從藝州口島取松江濱田福山等兵從石川口肥後柳川小倉兵又與水師共從豐前諸道並進逼之二日小笠原忠幹到小倉指麾豐前軍八日河埜伊豫守戶田肥後守等率步兵千五百與松山兵合海路到防大島發砲擊陸上村落挑戰長

兵不接我軍遂上岸十二日昧爽襲長營取之長驍將高杉新作山縣狂介等聞警即日遣艦來擊我師共戰殺傷相當十五日長師設伏于數區以誘我師我師進擊長師佯北我師乘勝逐擊遇伏敗績委兵仗輜重衆上舟遁松山隊將佐久間一學死之午夜我師收散卒還藝長軍乃嘲曰東軍脆弱乃不足圖也時我師在藝者海陸並進先鋒彥根高田兵將入長國疆先是長師決議謀邀我師也長將大田某石川某率兵八百潛涉尾瀨川上流繞出我軍後別出兵當我先鋒前後齊發銃夾擊我師大敗走長師乘

勝長駈入藝後大竹小方久波提峻固守焉我師退
次大竹既而我師在石者分道出剋日逆撃長隊將
井上聞多大村益次郎率兵千三百入濱田嶺我松
江濱田師扼于雲雀當麻二山拒之長軍遂出其後
軍于山麓松江兵上嶺俯撃長軍破之長軍更出兵
上當麻別縱散兵狙撃濱田營濱田兵不能支棄營
走長軍取當麻横撃我雲雀山兵松江兵力拒不利
退濱田城時濱田福山兵千六百別在益田十七日
長兵千餘暁霧前後来撃我師敗濱田隊將山本半
彌死之長軍遂取益田盡奪糧米尚進濟周布河欲
逼濱田城我和歌山松江福山濱田等師分陣于城
旁扼戰長兵鋒頗鋭我師終敗監軍三枝刑部死之
十八日長軍直逼濱田城濱田兵知難拒火城去我
師遂退藝於是石州盡為長所略取我豊前軍欲襲
下關長將髙杉山縣等諜知之急率三大艦迎豊田
浦上陸犯小倉兵因共戰小倉將島村志津摩勵衆
督戰數部長兵長兵冒進衝我壘下志津摩知不可
支走大里長兵焼田浦奪糧仗而去尋取之又到門
司關發熕撃砲燬多燔民舎小笠原忠幹部下拒戰
不克長兵焼浦營忠幹部下走大里時老中松平宗

秀在廣島縱備後介素太郎還長督將德川茂承怒
報之於大阪家茂召宗秀詰之宗秀曰臣敢運秘策
而不稟事由督府譲臣固當然也臣熟察今日之軍
情我與敵利鈍懸隔臣竊聞之薩土人士亦互通
款多潜所在巧索我情不遺錙銖情實既已如斯恐
我軍遂莫戡定之期矣故淺慮自断授旨備後以図
綏敵鋒也臣罪當万死請伏鈇鉞家茂褫宗秀職幽
之于大阪十九日我三兵隊及大垣和歌山師陳于
大埜長師分為二一從四十八阪進一横從松原進
乗暁霧来侵我師力拒兩軍彈丸雨注我師終撃走
之殺傷頗多乃退次玖波廿五日黎明長師復踰四
十八阪来侵和歌山本庄等兵力拒之巨鑑砲撃長
師後長師潰當此時長別軍從瀧口間道進我師自
山上狙撃之長軍縱散兵且戰且登追我山上師用
野戰砲俯撃我師我師乱長兵二百衆勝從大埜山
後直襲水野忠幹營々兵驟起拒戰十刻將士多死
之長兵百餘又由駅路来欲夾撃我師焚村舎而前
營兵連發熕銃殺傷長兵二十餘人兩軍迭進迭退
勝敗未決日已加午兩軍交綏七月我師復到大埜
日議戰當此時長師已略豊大里及田浦以見兵數

百與熊本小倉兵戰小倉兵屢敗熊本兵千三百邀長師於赤阪戰破之長師死者多長藩聞急出兵援之自赤馬關而進長師復振遂砲戰數合日會暮雨軍退師先是小笠原長行指麾豊軍多不利熊本柳川兵已引退長行急航海走長崎長師將略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幹知孤立不可支八月朔遂縱火走香春二日我大埜師踰四十八阪進擊玖珖小方敵長師邀之巨熕連發声如雷已我左翼先敗長師乘機縱全軍進我師不利縱火玖珖去時高田茂根和哥山兵與長師戰于松原宮内等處敗績於是我師皆

退大埜八日長師分為三乘風雨來襲大埜我師懲前敗不敢戰引軍退廣島長師遂取大埜將逼廣島勢如捲席是時督將茂承以病篤請辭總督遂移退備中諸軍氣遂沮先是家茂在大阪病慶喜來省家茂上表請讓職於慶喜弗允乃使慶喜代督征西軍事慶喜奉詔將西會連敗諸軍逗撓不進之報驚至乃自悔上書曰九州等諸藩一朝私解圍各退是必有故臣以菲才薄量叨辱重任無謀事宜之力願朝廷博諮議群侯斟酌公議全策以措置大事　天皇允之手書召德川慶勝鍋島齊正山内豊信等列侯于京師是月十一日大將軍家茂薨于大阪年二十一謚曰昭德遂移柩于江戸葬增上寺二十日慶喜發大將軍喪奏請遣勝安房于藝令征西諸軍姑撤還旌後命安房遂到廣島接長將廣澤兵介等宣朝旨退軍長諸將奉命退軍於是西事初平至九月督將茂承班師于大阪西師起以來幕府費財鉅万帑庫空竭而征事終不擧自是德川氏之威望頓衰矣詔使一橋慶喜入承後

第十五代德川慶喜

慶應二年十一月德川慶喜襲征夷大將軍職進正

二位權大納言尋還内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一如故例

十二月　孝明天皇崩三年正月皇太子　睦仁踐祚是為　今上天皇四月慶喜使小出大和守石川河内守於魯西亞議蝦夷疆界魯人陽以千島為屬其版圖也欲以代樺太小出等憤論辨百端魯人乃請共拓之小出等不得已經約日魯雜居歸五月詔開兵庫港以慶喜奏請也九月山内豊信自其國邑上書幕府曰微之於古量之於今中世以還政刑兵馬之権雖出于武門近頃洋艦航到以來海宇多事

戈乱不止内外深患一時并臻此政刑出於二途之所致也然而今也大政既已帰于 朝廷天下之形勢滔然改面目復非可膠琴柱而泥於古之時幕下之賢幸深察之上従天心下副人情宜還政於 皇室固萬國對峙之基本矣是方今之急務也因遣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郎等薦勧将軍解政柄爾後二士毎謁見益執前議以説慶喜遂決意作手書周示譜第将士曰余熟察古今之沿革昔 皇権下移相門執柄尋復移武門至我祖宗蒙 朝廷殊遇二百有餘年于茲矣今余承祖統辱在此職然非才

薄量之統御之術悔恨何及因意方外交日盛時政令不出於一途則國家綱紀遂難張故自今欲奉還政権於朝廷是余所以盡於皇國而忠於天朝之職今也汝等各陳持論勿敢或包藏焉衆往々不服之議評紛出十月慶喜奏請返職 天皇優詔允之曰除諸侯進退外加賀以下三十三藩主入京而後決之自餘急務依旧裁之已朝廷議慶喜奏事幕吏與関白齊敬通謀内外沮之公卿及薩土長藩胥議曰天運所向既已如斯而朝廷主姑息恐遂失事機矣遂以激論鼓動朝廷十二月九日詔罷慶喜軍職解

其政権廢幕府及関白傳奏所司代等職假置總裁議定参與三職以公卿及諸藩士任之而慶喜為内臣如故容保聞之称病辞職詔許之詰且詔就容保定敬於其國復毛利慶親父子官爵許其入京且復實美以下七卿官爵慶喜意甚不平會容保定敬於二條城議曰近日廷議何爾反覆是必有挾幼主擅事者乃陳依前朝命尚執事以奏請焉[illegible][illegible]當是時薩長土自餘諸侯宿衛宮闕徳川氏将士[illegible]拠二條城屹然相對衆情恟懼或勧慶喜曰事已如斯兵馬有束手受彼控制速拠大坂城以扼咽喉迺可還矣

慶喜頷之乃颺言曰退抑群下暴舉十二日夜率容保以下将士俄下大阪時左衛門尉酒井忠発在江戸警邏市中會浪士數百潜島津氏邸来夜携兵器刼掠豪戸一夕有浪士砲撃酒井氏屯営兵怒請逮之慶喜以為嚮廷議之變也薩藩為之首謀是必薩藩嗾浪士以謀擾江戸也乃急下逮捕命于江戸諸将士即圍島津氏邸火而屠之殺獲頗多慶喜因奏以薩藩抄掠関東状且請除其藩士與朝議者不省既 朝廷之費議定参與相議奏請 天皇徴之於慶喜且使入京慶喜陽雖奉朝旨陰危之初慶喜退

大阪也留新撰組長近藤勇及土方歳三等於伏見至是東軍次伏見者數千人宣言曰慶喜詣京師乃使之為先驅自進入京慶勝臣田中不二麿等馳抵伏見說其將永井玄蕃等曰內府將入朝宜撤兵因反覆說順逆不行明治元年正月朔夜德川氏臣僚聚大阪城說慶喜曰殿下將入京臣等甚危之請臣等生死從焉且此行除君側決勝敗慶喜遂決意謀以會桑二藩兵為先驅入京事漏京師　朝廷出薩長兵于洛外塞伏見鳥羽兩道關以拒之時京軍凡六千五百東軍號三万三日慶喜將入京先遣使請

過兩道關守兵不聽使者曰寡君辱蒙朝命將入朝子等敢拒之則用兵過此之外無佗激去既東軍逼關京軍銃拒之東軍應戰砲声震天地東軍遂郤特伏見火起東軍又突京軍京軍拒戰甚力戰傷相當酉時交綏焉是夜三更京軍乘暗襲東軍東軍敗走遊兵馳至援之敗兵復得勢返擊京軍大亂京軍隊長市來某大山某等勵衆進擊東軍左翼東軍遂敗明日又戰東軍陷伏死傷甚多大敗退殿將入城城主稻葉正邦在江戸其留守田邊權太夫以死拒之東軍失其所拠已薩長土兵來攻巨礮連發東兵在城外者應砲擊互不相進東軍伏槍隊百人於芦葦中更出銃手誘之京軍隊長石川厚狹介率銃手進逼伏起擊之石川等死之時京軍銃手亦大継至別隊長柳田某等出嗟勵衆進東軍遂敗京軍拔殿而日已晡東軍退拒守橋本敗報聞于大阪慶喜謂事復不可收也令人贈書松平慶永奏謹慎悔懼狀與容保定敬長行勝靜等以六日夜航海而東十二日達江戸東軍拠橋本者不知慶喜東走乃戰又敗敗兵終知失其主領皆四走九日仁和寺總督宮進入大阪城觀兵於近畿諸藩問順逆諸藩皆速歸順十

二日朝廷削慶喜以下官爵以有栖川宮熾仁為征東大總督大起問罪師三月　天皇幸大阪覽水師當是時諸道官軍分道並進向江戸報達江戸德川氏臣僚日會于府城議計或曰扼于函嶺嶮或曰率兵艦急衝阪府兵衆議紛々未決而慶喜已悔非易龜一主恭順排衆議不納獨與勝安房大久保一翁等密議遂自作書周告群下曰凡我諸臣屬謹勿抗官軍苟抗官軍者與傳及於我軀同視即日出城屏居于上野寬永寺又命容保就國容保引兵還國譜第諸侯在江戸者亦皆退于各地於是德川氏將士

往々亡命集党結隊或匿江戸出奇常野甲信間既
而總督宮領諸軍到駿府輪王寺宮慨慶喜恭順親
往駿府具陳其状請處寛典總督宮不輸許之三月
東海道先鋒進至品川田安慶頼使勝安房出迎之
安房素與官軍参謀西郷隆盛相識於是安房見隆
盛細述慶喜伏罪恭慎之状託以止江戸攻撃且求
請之於總督隆盛乃効謝罪之實安房即奉命隆盛
具状啓總督少将橋本実梁總督乃與衆議遂許之
傳事征東諸軍四月四日總督入江戸城徳川氏臣
僚清途禮装出迎慶頼接總督々々乃傳宣旨曰

天皇垂聖憐特従寛典諭慶喜假死一等宜屏水戸
曰江戸城及兵艦戎器尽献之曰與逆臣属尽減死
一等定罪奏之慶頼皆奉命慶喜尋屏于水戸已而
大總督宮帥官軍入江戸以増上寺為行営尋徙西
城閏四月関東監察使三條實美入江戸召田安亀
之助宜詔承宗家後亀之助慶頼子也尋詔賜亀之
助以駿遠及奥羽地十万石十月詔叙亀之助従三
位任宰相少将改名家達先此慶喜恐変或及請而
従駿河静岡居焉後数年詔宥慶喜罪更叙従四
位家康闢府于江戸以来至慶喜傳世實十五経歳

治三百将家裔孫頼　朝恩隆渥遂不絶記云
明治元年戊辰四月江戸事已定後無幾改江戸称
東京是歳奥羽平　天皇幸東京二年函館賊平
天皇再幸東京遂遷都焉尋廃藩置県於是天下之
政権尽帰於　皇室爾来益與宇内各国廣交修款
政學挙國學治奎運益進民智弥開架電線築鉄路
豈特可与欧米各国比隆矣七年有佐賀乱有征臺
挙九年有山口変十年有伝竄役前後相継皆速奏
勅平之功爾後海宇熙熙歌南風而　皇威赫々光
被八表

江戸政記卷之六大尾

明治十二年五月廿二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六年八月發市

編纂者　千葉縣平民　鈴木貞治郎　東京日本橋區元大工町十六番地寄留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内田彌兵衛　同日本橋區横山町三丁目十六番地

發市專賣者　岩本屋彌兵衛

岩本屋芳兵衛

岩本屋和助

明治十二年新鐫

馬杉繋編修

國史綱鑑

靜岡　文林堂藏版

據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
靜岡文林堂刻本影印

國史綱鑑序

我
日本帝國儼然天壤金甌無缺
寶祚之隆萬歲無窮以至於今日其間
一治一亂所以稽古徵今者惟有國史
之存焉學者不可不讀也然文義紛冗

辭例猥屑或病其煩碎馬杉鼇文苞氏
刪定之著國史綱鑑三十卷立廿八例
以網羅古今縷折名分詳畧得要學者
愈不可不讀矣文苞京師人也其學基
於賴襄子成氏嘗著續日本外史十卷
已行於世可謂能繼子成之志矣今亦

有此著以之子成日本政記更加精覈
詳明乃併二氏之史而讀之於我
帝國史學蓋無遺蘊矣今其二十卷刻
成徵予序嗚乎文運之盛與天壤無窮
之
寶祚愈久愈彰

國光闡發豈可不慶哉於是乎序
明治十二年五月

茨城縣　加藤瀌　撰

大關重思書

國史綱鑑二十八例

是書倣通鑑擥要、以編年月表立體、如其崇朝憲、賤幕政、闢邪顯忠、尊賢揚能、皆為此編大要、而叙事短縮、叙言簡易、以供便覽、非敢別綱目、又非敢申註釋也、其大書者、係國家大綱大紀、其小書者、係人事明闇忠邪矣、雖然後世私鬪内訌之際、或喪綱紀、或謬忠邪、正偽二政之際、綱紀混亂、忠邪紛雜、殆有不可迹者、雖因時運衰憊所致、而史家之困苦

其在於此也、冀覽者省之、乃敷演其義、作二十八例、

天皇

其天皇子、或弟、或孫、母后妃姓名、在位何年、並倣通鑑擥要体制、必小書之、天皇未即位、必名、已登天位、不必名、單書天皇、先皇書先帝、其他皆書某帝、亦倣通鑑例、

上皇法皇

己遜天位、書太上皇、或單書上皇、上皇薙髮書法皇、上皇法皇一時累數人、則書某上皇、某法皇、或本院、一院、新院、從爾時稱號別之、

后妃門院

立為天皇嫡妻者、單書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夫人、一時累數人、則名、妃書夫人中宮女御宮人某某、以名、太皇太后、皇太后及準母内親王、落髮後進院號者、單書某院、某門院、一時累數人、則書某院某、某門院某、為太子太弟親王皇子嫡妻者、書妃某、並明其姓氏、

太子太弟

立為天皇儲貳者、單書皇太子、或皇太弟、不必名、其廢甍、必書皇太子某、皇太弟某、以明其名、

皇子皇女親王内親王法親王諸王諸王僧

上世皇子皇女、書某命、或某姬、蓋據追尊也、而書某皇子、某皇女、某親王、某内親王、某法親王、某王、某女王、僧某者、皆據爾時叙爵稱號、然其無事蹟者、一從省畧、不敢枚擧、

大臣大將

大臣大将任轉免罷必書、大納言以下略之、及後世置征夷大将軍、近衛大将權衰、故書将軍任罷而不書大将任罷、蓋從省略也、

革命革令

稱辛酉歳曰革命、以醍醐延喜元年為始、蓋以當神武即位紀元也、稱甲子歳曰革令、以村上康保元年為始、蓋以當干支起首也、

改元年號

天皇即位改元、上世以為例、而中世以降逢革命

革令及事故災祥、並改號、故必書、以編年体制也、蓋孝靈時號年、曰列滿、應神時曰蓮至、爾後歴朝製號三十一、或斷或不斷、以接大化、然史家以大化為始、故是書從之、

年號重復

安德壽永三年、京師改號曰元曆元年、明年京師又改號曰文治元年、乃壽永四年也、此時安德播遷猶在位、且擁神器、後鳥羽雖已踐祚京師、神器未傳、故是書不用元曆號、以文治次壽永、後醍醐時京師所改正慶、及自曆應至明德、前後五十三年、其改號者十七、蓋與後醍醐以下正統所建年號重復、故皆不用之、

世數

淡海三船奉桓武敕、制定歴朝謚號、列神功皇后於世數、而不列飯豊青尊也、夫神功以皇后攝政六十九年矣、飯豊以皇姊視政僅一年矣、俱不行踐祚即位之禮、其攝視萬機、以年之長短、功之小大、三船廢置之歟、何其誕乎、是書不俱列之世數、

帝大友、帝大炊、帝懷成、舊史俱列於世數、且明治三年追奉謚號、故皆據之、　光嚴光明以下至後圓融、前後六世皆偽朝偽帝矣、故是書不列於世數、

踐祚即位

神武以来歴朝踐祚為恒、而孝德始受禪於皇極、自是後踐祚受禪無恒、然踐祚與受禪並國家之重典、雖皇子皇孫、所以不可肯私者也、其肯私者與不然者、於歴朝世代之際必記明之、

詔敕命令

詔者誥導也、敕者誡正也、秦漢以來天子獨稱之、我邦循用之、而大事曰命、小事曰令、是書稱詔稱敕者、天子以制書布於下也、曰命曰令者、皇后群臣衆議定事以施於下也、然而尊告卑、上使下、亦曰命令、蓋假用也、

稱謂官爵

天皇居於內曰御、出於外曰幸、燕寢曰宮、朝座曰殿、在外曰行宮、次外曰行在、在軍曰行營、令下曰詔敕、自稱曰朕、群臣稱之曰陛下、上皇法皇亦准之、而令其下或稱曰院宣、皇后太子親王令下曰令、稟上曰奏啟、其居曰宮、在外曰行臺、自稱曰孤、群臣稱之曰殿下、薙髮落飾進號曰院、大臣大將以下文武官員令下曰命、稟上曰奏聞、其居曰邸第、其入曰朝、其出曰退、在外曰使、自稱曰臣某、天皇呼文武諸臣曰公、曰卿、曰子、曰汝、天皇省視上皇、法皇、母后、祖母后、書覲、出拜祖廟、書謁、臣視君亦曰謁、君視臣曰見、或曰賜謁、下至上曰詣、上行

下曰臨、天皇上皇法皇備儀移居曰遷、不備儀曰徙、天皇上皇法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書崩、太子親王皇庶子皇庶女皇庶孫及大臣大將以下至從三位參議、書薨、正四位以下書卒、無官爵者書死、延元正平之際、藤原良基足利尊氏等公卿將士受僞朝官爵者、亦皆書死、我邦舊以郡縣立制、及後世武弁偷朝權、私國政、稍成封建之形、然朝廷未曾有封諸侯、皆割據私斷、故是書不制諸侯例、　上世官爵無定例、或署或不署、推古始定十二階、孝德改爲十三階、天武增定二十六階、爾後增減改定不一、皆從爾時制定署之、而僞朝諸臣及反逆有罪者、不署官爵、

事蹟

此書以編年爲體、則年號干支尤所關係、故必書以繫前後事蹟、起神武即位元年辛酉春正月、終孝明崩葬慶應三年丁卯春正月、通計二千五百二十七年矣、其間皇化有陵夷、風俗有頹敗、事蹟紛雜、而如上世書籍多闕之、難尤搜索、中世以後

兵亂相踵、火災屢至、其所爲逸亡、蓋不爲少焉、大率據六國史古事記以下諸家雜錄物語、及近世諸書、以編修是書、凡國家大典大祭大禮、及政令制度、大臣大將之進退、叛逆亂賊之征討、皆大書之、而天皇皇后太子親王諸皇子女行實、及詔勅命令之概略、皆小書之、忠臣義士循吏文人之出處進退、高談偉績、可以足觀聞者、亦小書之、後世所爭者私利、所鬪者私兵、所語者私事、固無足觀者、然時勢之變易不可不記也、故小書之、或大書之、義例不一、

事時交涉

數事涉前年前月、或係同年同月、不可交記者、以先是或至是或初或後或是時或是歲或是月、敘別之、而不書其日、省略之也、

行幸臨幸幸啟巡視親征

天皇之出、上世單曰幸、至中世以後、近出曰行幸、遠出曰巡視、皆備鹵簿儀仗也、其不備之曰臨幸、其如微行則單書幸、出拜賀茂春日、平野、大原野、日吉、北野、祇園、稻荷諸社之類、必書行幸、以非祖廟也、游觀臣民宅、或離宮別園及佛寺、又書行幸或臨行、或單書臨、蓋依儀衞輕重、其親出督軍臨戰曰親征、上皇法皇之出、皆單書幸、皇后皇太后太子親王之出書啟、不備其儀而出、無義例、

大嘗齋宮齋院及諸祭儀諸節宴會

大嘗國家大祭也、齋宮齋院國家重典也、故必書、然齋院及北條氏偷政權先廢焉、齋宮及足利氏執國柄亦廢爲、爾後無遂舉之、如大嘗則雖歷存至於今、正偽相爭之際、或不舉行之、故或書或不書者、示其廢置也、而如鎮魂、祈年、神嘗、新嘗、內侍所神樂諸社臨時祭及釋奠等之類、但書其始、爾後略之、如諸節宴亦多從省略、然有事故關之則必書、

神宮奉幣使山陵宣命使

二使發遣、國家大典也、故必書、而如諸社諸墓奉幣宣命使、則不特書、

佛字

天皇上皇法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所創及幸臨所慶必書

學校

古者朝廷置大學寮而如淳和奬學勸學學館諸院係皇后大臣創設以擬官立耳其他如足利金澤諸校亦皆私立也故不特書

反亂討誅

謀危社稷謂反傷民壞俗及私用兵戈者謂亂皆國家之罪人也故不署官爵且用征討誅竄字以

明其罪矣及至後世則私動兵戈陵暴大政者比比皆然而朝廷微弱不能匡制之乃假兵力於幕府以故討誅每仰幕府亦時勢之變易事出於不得已也是書姑從之

源平

中世兵力稱源平二氏然而今日為官軍明日為賊軍源亂平伐平亂源伐至互報私讐朝廷不能制之遂為二氏所簸弄其極及壽永之禍夫壽永時平氏奉安德天皇天皇擁神器源氏奉後白河法皇而法皇不擁神器源氏乃賊軍平氏為官軍也明矣何以謂之曰昔日崇德與後白河忿爭當此時後白河為天皇乃擁神器其屬之者官軍也崇德乃為上皇而不擁神器其屬之者稱為賊軍由是觀之壽永之事官賊判然故指平氏稱為官軍將士悉署官爵指源氏為賊軍雖其將士有受官爵者皆不署之蓋以法皇私授之故也以別二氏官賊正僞

南北朝

南主為正帝北主為僞帝是我國萬古不可誣之

大憲而前哲既所論定也夫我國不用放伐以禪讓立制乃神器所傳為正不傳是為僞雖皇子皇孫亦不得誣之然則正僞判然故是書以南主立統而以南朝北朝不稱焉凡稱朝稱天皇稱詔勅者乃南方也其時事政令及討伐誅斬歸順等皆大書之文武諸臣必署官爵而大臣大將任轉進退亦皆大書之如北主即位改元徂葬或大書或小書以繫當時事蹟其臣僚將士皆不署官爵以

明其偽矣、是我國萬古不可誣之大憲、而非復如魏晋南北相爭之類也、

官授直隷

以姓某為某官、或以某官姓某轉某官、或兼某官職、或以姓某任某國守、或賜某官姓某封幾户、或給某院某親王年官年爵及封户、或聽輦車牛車、或聽帯劍昇殿、或詔贈某官爵、或詔謚某公之類、皆為官授直隷

幕授間隷

大将軍姓某奏請以姓某任某官、或為某職、或大将軍姓某遣姓某奏捷京師、或姓某奉将軍某命入朝奏事之類、是為幕授間隷、

家授間隷

藤原源氏長者、橘氏常是及淳和院奨學院別當之類、皆非官授、一族子孫經奏可而相授受、是為家授間隷、故不特書、

幕政

建久之初、自源頼朝開幕府於鎌倉、足利徳川二氏相沿襲、慶應末、至朝議廢幕府、前後七百餘年矣、雖其廢置據朝議、政權漸移於幕府、後小松舉天下庶政、委之足利義満、後陽成亦委之徳川家康、故幕議所施庶政、皆大書之、

私闘私據

不奉朝命幕令、互相攻伐曰私闘、互相侵掠曰私據、天正慶長之際、私闘私據尤多、譬如周祚已傾、覇道漸衰、而群雄割據相侵伐也、天下以私闘為事、以私據為利、故以私闘私據或大書小書以繫

年歸干支、亦是編年体制、蓋因於不得已也、

明治十二年三月　馬杉繫識

國史綱鑑目次

國史綱鑑

前紀

國常立尊

國狹槌尊

豊斟渟尊

初天地未剖判時、渾沌如卵子、又漂蕩似浮脂、然而其清輕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天先成而地定矣、地定而民生矣、當是際有神聖善化民、號國常立尊、次國狹槌尊、次豊斟渟尊、亦善化民、是時有神在高天原、號天御中主神、次高皇産靈神、次葦芽彦道神、次天常立神、並所獨化、稱曰天神云、

埿土煮尊　妹沙煮尊

大戸邉尊　妹大苫邉尊

面足尊　妹惶根尊

伊弉諾尊　妹伊弉冊尊

以上八尊、男女協和、相繼為人主、自是子孫授受、以統御國家、

化成國土山川、發育万物、

伊弉諾伊弉冊二尊、立天浮橋、以天瓊矛探滄冥、鋒滴凝固成一島、名曰磤馭盧洲、造宮而居焉、始有夫婦之道、乃化成一島、而不適意、名曰淡路洲、淡路、不適之義也、因化成大日本豊秋津洲、次化成伊豫二名洲及筑紫洲、次隱岐洲及佐渡洲、次越洲、大洲、及吉備児洲、號曰大八洲國、而對馬壹岐二洲及大小諸島、皆潮水凝結所成也、次化成山川草木、二尊乃相謂曰、吾已化成大八洲及山川草木、何不化成天下之主、未幾生大日孁貴、大日孁生而神聖、光華明彩、照徹六合之内、二尊喜曰、吾生子已多、未有若此靈異也、宜使之治天上之事、是時、天地相距未遠、因遣大日孁於天上、治高天原、次生月讀尊、光彩亞大日孁、亦遣之天上治夜國、次生蛭児、雖已經三載、脚猶不立、載之磐樟船放棄、次生素盞雄尊、素盞雄自少勇偉、使之治海國、

天照大神　諱大日孁、伊弉諾尊子也、

奉伊弉諾尊敕治高天原、

素盞雄為人暴戾、不奉父敕、招集兇徒、竊圖不軌、父尊忿怒逐之、素盞雄乃欲謁大日孁希旨、率衆詣高天原、大日孁謂素盞雄之來、必挾不心也、因披髪戎裝、躬立庭上、令從兵各執弓矢以警備、素盞雄察其不可犯、使人謂曰、弟實無異心、願依大神白寃罪、弟嘗欲往妣國、不果、追慕以哭、父尊怒

之、以為挾不心、弟遂失所倚、即来乞哀耳、豈有保異心乎、大日孁敕曰、汝果無異心、何以表之、對曰、願倶會天安河、以誓神明、乃獻所佩十拳劔、表其無異心、大日孁碎折之、投天真名井、事遂平、大日孁即天照大神也、大神已與素盞雄行成交懽、以親、素盞雄恃寵眷、横恣害物、嘗塞大神所營田渠、又嘗溺汚大嘗宮、然大神不肯恚、以謂横恣終可已也、而素盞雄不悛、會大神製祭服、素盞雄屠馬投其室、織女驚倒即死、大神大怒、屏居不視事、群臣憂懼、會天安河相謀、掛神鏡於五百真阪樹、張樂廷上、優戯蹈舞、作歡娯状、大神欲見之、微啓戸而窺焉、手力雄命、布刀玉命叩頭奏曰、陛下不視事已久矣、天地曚昧、不辨晝夜、而兇徒復將起、願為臣民照臨下土、於是大神復治高天原、

素盞雄尊有罪、群臣相議遷之出雲、

素盞雄臨遷出雲、乞衣食於大氣津姫、姫取蠶種及穀種進之、素盞雄以為汚穢物、遂殺姫、大神乃

收姬所進蠶種穀種、命播殖葦原中國、自是臣民
始有衣食、素盞雄至出雲肥河上、有翁媼抱少女
而泣太悲、因問其故、對曰、僕是大山津見之子、名
足名椎、媼名手名椎、少女名櫛名田姬、僕素生八
女、此地有八頭八尾巨虵、而栖爲每歲出害人、僕
已失七女、僅存此一女、今復將來害、是以泣爲、素
盞雄曰、是汝之女、則可納於我、我乃天照大神弟、
自高天原降至於此也、翁媼大喜、即奉命於是素
盞雄變容爲少女、作八間棚、下置八槽醞、坐以待
爲、巨虵果來飮、乘醉而睡、素盞雄拔劍斬巨虵寸
斷、至尾叉缺、異而剖之、獲一寶劍、以爲神異物、獻
大神高天原、初巨虵所居常有雲氣、故號此劍曰
叢雲、後名草薙是也、素盞雄欲作宮於出雲、逍遥
相地、往至須賀、悅曰、我來此地、心乃須賀須賀矣、
須賀須賀清朗之意、遂與櫛名田姬成婚、作宮於
須賀而居焉、有雲氣忽飛騰、素盞雄作歌祝之、已
而生八島士奴美命、又聘大山津見女、生大年命、
宇迦御魂命、先是素盞雄在高天原、生五男三女、

大神取五男子養之、
以三女爲素盞雄子、

立正也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爲太子、

太子、素盞雄子、大神子養之、乃勅太子曰、以豐葦
原千秋五百秋瑞穗國授汝、汝宜就而治、於是太
子出立天浮橋、四顧曰、嗚乎異矣哉、豐葦原千秋
五百秋瑞穗國、未可謂平定矣、已而還高天原、奏
曰、大神以葦原中國賜兒、兒欲就治之、然彼地多
兇徒、非先征之、安得平治、大神乃與高木尊議、遣
天穗日命赴征、高木尊、即高御産巢日神也、穗日
奉命至出雲、見大國主勢威強盛、民人服從、心懷
畏怖、遂媚附焉、

大國主命與少彦名命經營葦原中國、創製醫藥、救民疾苦、

大國主又名大穴牟遲、素盞雄尊之後、世居出雲、
一族繁衍、適少彦名航海而至、大國主見異之、或
曰、此必天高木尊之子少彦名也、大國主使人質
之高天原、始知其實、因俱保安百姓、已而少彦名
去之常世、大國主憂之、以意吾獨力何以經營中
國、會有航海而來者、報曰、若能奉吾、則治國不難
矣、大國主曰、如何而奉汝、荅曰、建祠於青垣東山
以祭、則國必平治矣、大國主祀之御諸山上、御諸
神是也、

大神遣武甕雷命、經津主命於出雲、詰責大國主命私經營國土、

先是、大神與高木尊待穗日命還來、已經三載、因
會群臣議曰、如何而可、衆對曰、遣天若彦命可以
征、大神授之弓矢、若彦即至出雲、見大國主女下
照姬悅之、迎以爲妻、亦遂不還、大神復會群臣議、

竊遣雉名鳴女於出雲、窺其狀況、大國主怪之、射
殺雉名鳴女、群臣咸言、宜遣尾羽張命及其子武
甕雷命也、大神即召尾羽張、對曰、臣已老憊何能、
因進武甕雷、武甕雷爲人勇武剛直、自少長軍事、
大神大喜、使經津主命爲副、以征出雲、大國主子
言代主命察其不可敵、勸父奉國、大國主不聽、謀
之次子武御名方命、武御名方有膂力自誇、乃請
戰、武甕雷及經津主等奮進與戰破之、武御名方
走科野國、武甕雷追躡擊之、武御名方力屈乞降、
武甕雷還至出雲、責大國主、曰、二子已服、汝何不
服、對曰、吾爲子民守國土、二子已降服、吾復何拒、
遂擧葦原中國奉之、武甕雷及經津主等凱旋奏
捷、後祀武甕雷於山背賀
茂、經津主於大和石上、

再勅太子治葦原中國、太子辭焉、因使孫瓊瓊杵尊就治之、

中國已平定、太子將就而治、心猶難之、乃請大神曰、臣嚮生子、名火光明命、今又生瓊瓊杵尊、並高木尊女𣑥幡千々姬所出也、願遣一子治中國、初外祖高木尊鍾愛瓊瓊杵尊、謀立為中國之主、太子知之、以故辭而不赴、大神不得已許之、使天兒屋根命、布刀玉命、鈿女命、石凝姥命、玉祖命從之、以八尺勾璁、八咫鏡、藂雲劍授瓊瓊杵尊曰、汝視此鏡、猶視朕、以崇奉、夫豐葦原瑞穗國、我子孫可王之地、汝宜就而治、爲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又命思金命、手力雄命、石門別命、武甕雷命、經津主命、豐受命從之、掌祭政及軍事、瓊瓊杵尊奉大神勅、發天磐座、天忍日命、天久米命、佩劍執弓矢前驅、中國人猿田彥命迎導之、

天津日高彥火瓊瓊杵尊

諱瓊瓊杵、太子正也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第二子、天照大神孫也、母𣑥幡千千姬、在世年載不可考、

降臨日向國高千穗峰、作宮居之、

初、尊降於笠沙岬、顧左右勅曰、此乃朝日照、夕日照國也、吉莫甚焉、因名曰日向國、遂都焉、猿田彥在高千穗宮、奉仕甚謹、尊感其志、使鈿女命饗之、且送歸其鄉土、優詔賞其功勞、

以木花咲耶姬為皇后、

尊嘗過笠沙岬、見美人悅之、問曰、汝誰女、對曰、國人大山津見命女也、又問、汝有兄弟乎、對曰、有姊名石長姬、又問朕欲娉汝奈何、對曰、妾不得獨荅、願使妾父白之、尊乃遣使通意大山津見、大喜、與其姊石長姬並奉之、而石長姬姿貌凶醜、乃遣還之、唯納其妹木花咲耶姬立為后、大山津見大恥、因奏曰、所以臣奉二女者、蓋有以也、今遣還石長特留木花、恐寶祚如木花朝榮夕衰、而不得如貞石保悠長也、尊不之省、無幾皇后有娠、殆臨產月、尊頗怪之、乃曰、朕幸汝特一夕耳、恐非朕之胤、皇后曰、若非則妾必死矣、若其是則妾果不死矣、請嘗試之、因作八尋殿、以泥土塞戶、躬坐其內、自縱火焚之、火方熾時、分娩生火天理命、而皇后及生兒並不死、尊以為神異、意始平、尋生火須勢理命、火遠理命、火遠理立為嗣、

天津日高彥火火出見尊

諱火遠理、天津日高彥火瓊瓊杵尊第三子、母皇后木花咲耶姬、在世年載不可考、

御高千穗宮、威德盛大、國民賴以富安、

尊未繼天位時、奉父勅為山佐知比古、兄火天理命為海佐知比古、尊謂兄火天理曰、欲相易以較其利、奈何、火天理不許、屢請許之、尊乃得海佐知以漁、不得一魚、久之遂沒鉤於海、火天理曰、山海各自有佐知、今換之理固不可、請復舊以各謀其利、尊憂懼、毀佩劍造五百鉤以償、火天理不受、又

造二千鉤償之、不受、求原鉤甚急、尊不知所為、逃至海畔、有鹽土翁者、哀尊意、造無孔小籠、使尊駕之往探海底、尊乃入海、海神之女豐玉姬見而悅之、尊乃留宿海神家、久之思歸、為大嗟嘆、海神察其情、取尊嘗所失之鉤還附、且贈盈涸二瓊、使一尋和邇送別、尊得原鉤及二瓊而還、當是時、火天理稍貧困懷宄心、聞尊還來、稱兵攻之、尊從海神教、以盈涸二瓊防之、火天理力屈溺海而斃、尊乃踐天祚、

以豐玉姬為皇后、

皇后、海神綿津見命女、有娠、乃白曰、人之臨分娩、各露本質矣、況妾海神之女、願勿臨產室、尊首肯爲、為營產室、以鸕鷀羽葺屋、屋未葺合、皇后分娩、尊竊覘之、見巨虬蟠臥擁兒、大驚、皇后亦深恥之、徑入海去、尊悔恨焉、因名其兒曰鸕鷀草葺不合尊、立以為嗣、

葬天津日高彦火火出見尊於高千穗西陵、

或云、尊在世五百八十歲、又云、皇后入海後、思尊不已、附女弟玉依姬奉歌、以言其情、尊亦賦歌荅之、並不可考、

天津日高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

諱鸕鷀草葺不合、天津日高彦火火出見尊之子、母皇后豐玉姬、在世年載不可考、

御高千穗宮、立玉依姬為皇后、

皇后、綿津見命女、豐玉姬妹也、生五瀨命、稻氷命、御毛沼命、若御毛沼尊、若御毛沼又名神倭磐余彦尊、是時西州已服化、而東國未統一、邑有首、村有長、互相凌轢、尊欲討平之、而不果、

葬天津日高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於日向吾平上陵、

馬杉繫曰、舊史自大祖國常立至葺不合、稱曰神世、以別於人世、謹按、大祖之統傳於無窮、以君臨我邦宇、夫神、明聖之謂也、人之明聖為之神、然而指上世人君特稱神者、後世追尊之也、豈上世之君果明聖、而後世之君果不明聖耶、均是人君也、均是明聖也、其別神人以異種屬者、吾所不取也、抑大祖垂統、大孫相承、万世一系、而神武以前為神世、以後為人世、豈非誣乎、

今以神武為起首者、蓋據辛酉紀元之建曆、其大祖國常立以迄葺不合、是為前紀者、非敢別神世人世、葺不合以前不用日月干支、且有不可得而考者、為故殊附記於此云、

國史綱鑑前紀終

國史綱鑑卷之一

馬杉繫　編修

神武天皇

諱神倭磐余彥、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母皇后玉依姬、在位七十六年、

元年辛酉**春正月、即天皇位於橿原宮、立媛蹈鞴五十鈴姬為皇后、**

天皇生而明達、意確如也、生甫十五立為太子、年已踰四十、猶在高千穗宮、嘗與兄五瀨命議曰、遼邈之地、未戴天威、何可久頻一隅無以謀遠大乎、吾聞海東有美地、宜就而都焉、遂與五瀨命及子手研耳命發日向、筑紫人菟狹津彥迎導、造宮奉饗、已而遷岡田宮、居一年、遷安藝多氣理宮、居七

年、又遷吉備高島宮、居三年、將東征中國、造舟檝蓄兵食、以漁人佐保根津彥為鄉導、經浪速海至白肩津、有長髓彥者、悉衆拒之草香津、五瀨命擊破之、進戰草江坂、偶中流矢、軍遂不利、乃嘆曰、我是天津日高之子孫、而向日征虜、所以取敗也、不若背日而擊之、乃引軍而南、至紀伊海、洗劍至男水門、創益劇、慨然撫劍曰、大丈夫為虜所傷、豈不報之乎、遂薨、天皇哀慟、葬於紀伊竈山、與手研耳命進入名草邑、誅名草戶畔、歷狹野抵熊野、有一大熊過軍前、吐氣毒人、軍衆皆病、天皇亦病、會熊野人高倉下者獻經津主靈劍、忽然起曰、朕長睡何如此、士卒亦尋起、因召高倉下問其所以得劍、對曰、臣感靈夢、探庫內獲之、天皇大喜、後藏之石上神宮、名曰經津御魂、已而發熊野、路險隘不得前、使土人頭八咫烏鄉導、經吉野抵菟田、召土酋兄宇迦志、弟宇迦志、兄宇迦志不至、因遣道臣命誅之、弟宇迦志悚懼、請設牛酒饗皇師、天皇許之、分賜軍衆、為歌以犒、是時土酋八十梟帥軍國見山、兄磯城據磐余山、以拒命、天皇惡之、使道臣命及弟宇迦志等祭神祇於丹生河上、施奇計斬八十梟帥、又用椎根津彥計、攻斬兄磯城、然以五瀨命隕命賊手、為憾益謀殄滅醜虜、長髓彥在鳥見山、使人言天皇曰、有天神之子降於此者、稱饒速日命、納吾妹三炊屋媛、生可美真手命、吾奉之已久、豈天神之子有二種乎、天皇曰、天神之子亦多、汝所奉仕、實天神之子、則必有徵、長髓彥以饒速日所擕矢箙為徵、天皇亦取所佩矢箙徵之、長髓彥敬畏、然性愎狠、無歸順意、饒速日知其不可曉諭、遂殺長髓彥、率衆歸順、天皇遣兵討餘賊、中國悉平、定造宮於畝傍山東南橿原以都焉、○皇后、言代主命長女也、

營瑞籬祭八神、以鎮護國家、

使天登美命天種子命掌祭奠、天皇皇后率群臣臨而拜焉、朝廷祭八神始於此、○八神、第一高皇產靈神、第二神皇產靈神、第三魂皇產靈神、第四生皇產靈神、第五足皇產靈神、第六大宮比賣命、第七御食津命、第八言代主命、

可美真手命祭十種神寶、為天皇及皇后禱長祚、

十種神寶、饒速日命所傳、蓋係天上神物、先是可美真手獻之天皇、至是奉祭、是為鎮魂祭始、天皇嘉褒、勅可美真手宿侍宮中、稱宿禰、宿禰始於此、○十種神寶、後世藏於伊勢大廟、

二年壬戌**春二月、論群臣功行賞、**

以椎根津彥為倭國造、弟宇迦志為猛田縣主、弟磯城為磯城縣主、劔根為葛城國造、賜宅地於道臣命久米命、以可美真手命為柱石臣、以下賜賞各有差、

四年甲子**春二月、作祭庭於鳥見山、祭天祖天神、**

三十一年辛卯夏四月、車駕巡幸、登腋上嗛間丘、

天皇廻瞻中國、以地形似蜻蛉臀呫、稱曰秋津洲。○蜻蛉讀曰秋津。

四十二年壬寅春正月、立神渟名川耳尊爲皇太子、

天皇有五皇子、第一手研耳、第四岐須耳、並妃吾平媛所生、第二神八井耳、第三彦八井耳、第五神渟名川耳、並皇后所生、而神八井耳、彦八井耳、雄武不及神渟名川耳、因立神渟名川耳爲嗣、

七十六年丙子春三月、天皇崩於橿原宮、年一百二十七、

丁丑歲秋九月、葬神武天皇於畝傍山東北白橿尾陵、

綏靖天皇 諱神渟名川耳、神武天皇第五子、母皇后五十鈴姬、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庚辰春正月、卽天皇位、遷都葛城、尊皇后五十鈴姬曰皇太后、

天皇資性純孝、及父帝崩、哀毁過禮、諒闇之際、委政於庶兄手研耳、手研耳因緣圖不軌、及喪事畢、天皇使母兄神八井耳誅手研耳、神八井耳性怯懦不能果、天皇乃執弓矢射而殪手研耳、實己卯歲冬十一月也、自父帝崩、空位者凡四年矣、至是天位定、

二年辛巳春正月、立五十鈴依姬爲皇后、

皇后、言代主命季女、皇太后妹也、

三年壬午春正月、以彦湯支命爲申食國政大夫、

彦湯支命、可美眞手命子、國政大夫始於此、

二十五年甲辰春正月、立磯城津彦玉手看尊爲皇太子、

三十三年壬午夏五月、天皇崩於葛城高丘宮、年八十四、

天皇容姿魁偉、志尚沈毅、而雄武超人、最精射、其爲政謹重、以故諸虜戚服、海內無事、

秋七月、皇太子卽位、是爲安寧天皇、

安寧天皇 諱磯城津彦玉手看、綏靖天皇子、母皇后五十鈴依姬、在位三十八年、

元年癸丑冬十月、葬綏靖天皇於都岐田丘上陵、尊皇后五十鈴依姬曰皇太后、

二年甲寅遷都片鹽、

諸書不記月、今無所考、故闕之、

三年乙卯春正月、立渟名底仲姬爲皇后、

皇后、鴨王之女、言代主命孫也、

十一年癸亥春正月、立大日本彦鉏友尊爲皇太子、

三十八年庚寅冬十二月、天皇崩於片鹽浮穴宮、年五十七、

天皇有三皇子、曰常津彦命、鉏友尊、磯城津彦命、並皇后所生、

懿德天皇 諱大日本彥鉏友、安寧天皇第二子、母皇后渟名底仲姬、在位三十四年、

元年辛卯春二月、即天皇位、

秋八月、葬安寧天皇於畝傍山南御陰井上陵、

九月、尊皇后渟名底仲姬曰皇太后、

二年壬辰春正月、遷都珂瑠、

二月、立天豐津姬為皇后、皇后、皇兄常津彥命女也、

二十二年壬子春二月、立觀松彥香殖稻尊為皇太子、

三十四年甲子秋九月天皇崩於珂瑠曲峽宮、年七十

七、天皇二皇子香殖稻尊、武石彥命、並皇后所生、

孝昭天皇 諱觀松彥香殖稻、懿德天皇長子、母皇后天豐津姬、在位八十三年、

元年丙寅春正月、即天皇位、

夏四月、尊皇后天豐津姬曰皇太后、

秋七月、遷都腋上、

二十九年甲午春正月、立世襲足姬為皇后、皇后、天忍男命女也、

六十八年癸酉春正月、立日本足彥國押人尊為皇太子、

八十三年戊子秋八月、天皇崩於腋上池心宮、年一百十四、天皇二皇子天足彥國押人命、日本足彥國押人尊、並皇后所生、

孝安天皇 諱日本足彥國押人、孝昭天皇第二子、母皇后世襲足姬、在位一百二年、

元年己丑春正月、即天皇位、

秋八月、葬孝昭天皇於腋上博多山陵、尊皇后世襲足姬曰皇太后、

二年庚寅冬十月、遷都牟漏、

二十六年甲寅春二月、立押姬為皇后、皇后、天足彥國押人命女也、

七十六年甲辰春正月、立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尊為皇太子、

一百二年庚午春正月、天皇崩於牟漏秋津宮、年一百三十七、

秋九月、葬孝安天皇於玉手丘上陵、天皇二皇子大吉備諸進命、彥太瓊尊、並皇后所生、

冬十二月、皇太子遷都黑田、

孝靈天皇 諱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孝安天皇第二子、母皇后押姬、在位七十六年、

元年辛未春正月、即天皇位、尊皇后押姬曰皇太后、

二年壬申春二月、立細姬為皇后、

皇后、磯城縣主大目女也、

三十六年丙午春正月、立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尊為皇太子、

七十六年丙戌春二月、天皇崩於黑田廬戶宮、年一百二十八、

天皇有五皇子三皇女、皇后生太子國牽尊、餘皆庶出、

孝元天皇 諱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孝靈天皇長子、母皇后細姬、在位五十七年、

元年丁亥春正月、即天皇位、尊皇后細姬曰皇太后、

四年庚寅春三月、遷都珂瑠、

六年壬辰秋九月、葬孝靈天皇於片丘馬阪陵、

七年癸巳春二月、立欝色姬為皇后、

皇后、欝色男命妹也、

二十二年戊申春正月、立稚日本根子彥大毘毘尊為皇太子、

五十七年癸未秋九月、天皇崩於珂瑠境原宮、年一百十六、

天皇有五皇子一皇女、皇后生大彥命、少彥建猪心命、大毘毘尊、倭迹迹姬、餘皆庶出、

冬十二月、皇太子即位、是為開化天皇、

開化天皇 諱稚日本根子彥大毘毘、孝元天皇第三子、母皇后欝色姬、在位六十年、

元年甲申春正月、尊皇后欝色姬曰皇太后、

冬十月、遷都春日、

五年戊子春二月、葬孝元天皇於劍池島上陵、

六年己丑春正月、立伊賀香色姬為皇后、

皇后、欝色男命女也、初為孝元天皇妃、再烝天皇、立為皇后、

二十八年辛亥春正月、立御間城入彥尊為皇太子、

六十年癸未夏四月、天皇崩於春日率河宮、年一百十一、

天皇有四皇子一皇女、皇后生御間城入彥尊、御真津姬、餘皆庶出、

崇神天皇 諱御間城入彥、開化天皇第二子、母皇后伊賀香色姬、在位六十八年、

元年甲申春正月、即天皇位、尊皇后伊賀香色姬曰皇太后、

二月、立御間城姬為皇后、

皇后、大彥命女也、

三年丙戌秋九月、遷都磯城、

四年丁亥冬十月、詔圖天下治、

詔曰、肅惟、我天孫諸天皇光臨宸極、豈為一身、蓋所以司牧神人、經綸天下也、是以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天緒、何以聿祖蹟、保寶祚、愛育黎元、群卿百僚、冝竭汝忠誠、共安天下、

七年甲寅春二月、幸神淺茅原、祭神祇、

先是、五穀不稔、疾疫流行、民多死亡、天皇憂愓、至是躬為祭主、謝罪天神國神、別祭八十萬神、詔定天社國社神地神戶、又使伊賀香色男命、大多多根子命長尾市命、祭大物主大國魂二神、

十年癸巳秋七月、詔遣使諸國、宣布教化、

冬十一月、敕發遣四道將軍、

先是、以大彥命、武渟川別命、五十狹芹彥命、道主命、為北陸東海西海山陰四道將軍、並授印綬、伐不從教化者、將軍之號、始於此、是時、武埴安彥反、使大彥命五十狹芹彥命討之、武埴安彥及其妻吾田媛伏誅、餘黨悉平、於是各赴任、至明年夏還、並奏四道平定狀、

十二年乙未秋九月、始校人民、課調役、

四十八年辛未夏四月、立第二子活目入彥尊、為皇太子、勅庶長子豐城入彥命、出治東國、

豐城入彥至毛野國居之、土民服化、是為上毛野君下毛野君遠祖、

六十年癸未秋七月、遣使出雲、求神寶、

武日照命之神寶、藏在出雲神宮、出雲振根掌之、天皇欲見之、適振根出在筑紫、弟飯入根奉天皇命、悉獻神寶、振根自筑紫歸、聞之大怒、遂殺飯入根、於是、遣五十狹芹彥命、武渟川別命、討振根誅之、○五十狹芹彥、又名吉備津彥、孝靈天皇第三子、嘗綏撫吉備國、國人仰化、後建祠祀之、吉備津神社是也、

六十二年乙酉冬十月、車駕臨幸河內桑間、大開池溝、以便灌溉、

河內墾田水少、民怠農事、於是詔造依網苅阪酒折三池、

六十五年戊子秋七月、大加羅國始遣使朝貢、

大加羅國在雞林西南、使者始至越國笥飯浦、天皇慰撫、納其朝貢、詔賜名其國、稱曰彌摩那、天皇諱御間城、與彌摩那國讀相近、蓋賜此名、以表懇親友愛之意也、後改任那、國讀亦同、海外諸國通好於我是為始、

六十八年辛卯冬十二月、天皇崩於磯城瑞籬宮、年一百十九、

天皇有七皇子五皇女、皇后生活目入彥尊、彥五十茅命、國方姬、千千衝倭姬、倭彥命、五十日鶴彥命、餘皆庶出、先是、天皇在位日、神祇和享、風雨順序、百穀豐熟、家給人足、天下清平、故稱曰御肇國天皇、謂國政始就緒也、

垂仁天皇

諱活目入彥、崇神天皇第三子、母皇后御間城姬、在位九十九年、

元年壬辰春正月、即天皇位、

天皇生而岐嶷、及壯倜儻大度、父帝愛之、其兄豐城入彥命亦勇武剛直、父帝嘗謂二皇子曰、朕於

二子慈愛無異、不知孰為嗣者、乃欲以夢兆卜之、有夢宜告、明日豊城入彦奏曰、夢登御諸山向東弄槍者八、撃刀者八、已而天皇奏曰、夢登御諸山、張繩四方、以逐雀、父帝判之曰、兄唯向東、宜治東國、弟臨四方、宜繼大統、遂立天皇為嗣、

冬十月、葬崇神天皇於山邊道勾丘上陵、

十一月、尊皇后御間城姫曰皇太后、

二年癸巳春二月、立狹穗姫為皇后、

皇后、彦坐王女也、

冬十月、遷都纏向、

彌摩那國使請歸、厚給遣之、且賜赤絹一百匹於其國王、新羅人邀道奪之、二國始搆怨、

三年甲午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

新羅、辰韓也、在馬韓東南、土地廣衍、秦人避役来住者多、又謂之秦韓、以馬韓人為主、別有赫居世者、稱辰韓王、天日槍其後也、讓國於弟知古、来獻珠玉寶刀數種、請留住、詔擇播磨宍粟、淡路出淺二邑居之、日槍奏曰、願躬歷諸國以擇其地、聽之、因歷近江若狹至但馬、遂定居、教藏其所獻寶物於但馬、

五年丙申冬十月、狹穗彦謀逆、事覺、敕將軍八綱田誅之、

八綱田、豊城入彦命子也、初、狹穗彦謂妹皇后狹穗姫曰、兄與夫孰愛、皇后不測其意、輒曰愛兄、狹穗彦曰、以色事人、色衰寵弛、汝豈得永恃乎、令我得志、與汝俱臨天下、不亦樂乎、乃取匕首授后使伺天皇寐刺之、皇后大驚、然計其不可諫、受而著之衣中、至是天皇遊幸来目高宮、酒酣枕后膝而睡、皇后思狹穗彦言、悲泣不禁、淚墜天皇面、天皇寤曰、朕夢小蛇繞頸、大雨起自狹穗墜朕面、不知是何兆、皇后曰、告則亾兄、不告則傾社稷、是以悲而泣、蛇乃匕首、雨乃妾淚也、遂語狹穗彦反狀、天皇曰、是非汝罪、即命八綱田討狹穗彦、狹穗彦起兵拒之、積稻為城、堅不可破、時人謂之稻城、八綱田攻之、踰月不拔、皇后乃抱皇子譽津別命、奔投稻城、天皇敕諭狹穗彦出皇后及皇子、不從、八綱田放火焚城、急攻之、皇后使人抱皇子出城、因奏曰、妾所以入城者、冀以妾與皇子故免兄罪也、今不得免、乃知妾有罪、與其面縛、寧自經而死耳、妾雖死不敢忘恩、丹波道主五女並貞潔、宜納掖庭以充後宮、已而皇后與狹穗彦焚死城中、狹穗彦開化天皇孫也、〇皇子譽津別命及歲三十不能語言、猶為兒啼、天皇常憂之、偶有鵠飛鳴、譽津別仰見始言、曰是何物、天皇大喜、謂左右曰、誰能獲

是鳥来、天湯河板舉曰、臣能獲之、即追至出雲獲之、以獻、譽津別弄之、遂得能言、因賞板舉、為鳥取造、定鳥取部、

七年戊戌秋七月、召當麻人蹶速、出雲人野見、觀其角力、

野見、天日穗命之後、世居出雲、以勇力聞、當麻邑有蹶速者、勇悍多力、常語人曰、世豈有抗我力者乎、天皇聞之、敕群臣求其對、或薦野見、即遣使召之、命角力、野見舉足蹋蹶速脇骨折之、蹶速遂死、因收蹶速當麻邑賜野見、賞之、命為宿禰、宿禰、宿侍禁中之義也、

十五年丙午秋八月、立日葉酸姬為皇后、納其三妹並為妃、

皇后、丹波道主命長女也、因前皇后狹穗姬言、召日葉酸姬及其四妹入宮、獨季妹竹野姬醜、乃遣還之、竹野姬意甚慙焉、行至山背葛野、自墮輿死、因名其地曰墮國、又稱弟國、

二十五年丙辰春三月、詔奉齋天照大神於伊勢、以皇女倭姬為齋宮、齋宮始於此、

先是、崇神帝使皇女豊鍬入姬祀天照大神及神鏡靈劍於倭笠縫邑、至是倭姬奉詔求鎮坐處、自倭近江東巡美濃至伊勢、遂從神託建祠於五十鈴川上、併神鏡靈劍祀之、

二十八年己未冬十月、敕禁殉死、

皇兄倭彥命薨、遺命聚近臣為殉、以立墓域、近臣號泣數日而絕、死屍爛臭、禽獸聚噉、天皇聞而惻之、乃歎曰、生而所愛、死而為殉、不亦慘乎、雖古之遺風、豈可遵用哉、因敕禁止之、

三十二年癸亥秋七月、皇后日葉酸姬崩、詔以土物代殉、立為永制、

先是、禁以人殉死、至是議皇后葬儀、野見宿禰謂陵墓埋生人不仁也、因召出雲土部百人、以埴作人馬諸物獻於朝、以請代殉、天皇嘉納、埋之皇后陵、為後世之標準、厚賞野見、賜陶地、任土部職、賜姓土師臣、自是世世拍承司大葬、

三十七年戊辰春正月、立大足彥尊為皇太子、

三十九年庚午冬十月、藏劍一千口於石上神宮、

天皇第二子五十瓊敷命奉敕、大開池溝於河內及倭、以勸農事、民賴殷富、五十瓊敷遂居河內菟砥河上宮、是歲作一千劍、名曰河上部、以獻於朝、天皇大喜、命藏之石上、使五十瓊敷掌之、為定河上部、

九十九年庚午秋七月、天皇崩於纏向珠城宮、年一百三十九、

天皇有十二皇子五皇女、前皇后生譽津別命、後皇后生五十錦命、大足彥尊、大中津彥命、稚城瓊入彥命、餘皆庶出、

冬十二月、葬垂仁天皇於菅原伏見陵、

景行天皇諱大足彥、垂仁天皇第三子、母皇后日葉酸姬、在位六十年、

元年辛未秋七月、即天皇位、

先是田道守奉垂仁帝命、求非時香菓於常世國、是歲得香菓而歸、時帝已崩、因奠之山陵、謝曰、臣曩受命天朝、凌万里波濤、遠赴絕域、夫常世國、神仙秘區、非世人所能到也、幸賴天朝威靈、雖僅得

往来、殆經過十年之久、何圖帝已登遐、不得復命、罪亦大矣、臣生無益、乃拜山陵、晝夜號慟而拖、天皇哀其意、命葬伏見陵側、〇田道間守、田道間清彥子、天日槍之後、世居但馬、以田道間為姓、

二年壬申春正月、立播磨稻日大郎姬為皇后、

皇后、稚武彥女也、

四年甲戌冬十一月、遷都纏向、

十二年壬申秋七月、熊襲反、天皇親征之、

車駕至周防、望見塵烟簇起、曰、賊必在焉、遣武諸木覘之、有神夏磯姬者、徒衆最多、聞車駕親征、獻鏡劍及珠玉迎降、乃白曰、別有賊鼻垂、耳垂、麻剝、土折、猪折者、各扼守要衝、拒絕皇命、請急擊之、於

是武諸木誘降麻剢、使之招降餘賊、隨降悉斬之、己而車駕進至豐前長峽縣、造行營而居焉、速見邑有速津媛者、為邑長、來奏曰、鼠石窟有二賊、禰疑野有三賊、並強力多徒衆、恃以拒皇命、天皇惡之、與羣臣議曰、今以兵衆臨之、彼必逃匿山谷、以為後患、因簡銳卒、披山排莽、直襲石窟、稲葉川上等奮進、遂殺二賊、乘勝薄禰疑野、賊衆據山雨射、官軍不能前、天皇躬督兵赴援、大破之、賊衆請降、不聽、皆投崖谷而死、是冬、車駕進至日向、作行營而居焉、謂高屋宮、會羣臣議討熊襲、或進奏曰、熊襲梟帥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文、勇且美、宜啗以重幣、誘納之、使其圖之、天皇從之、招納二女、陽嬖市乾鹿文、市乾鹿文奏曰、莫憂熊襲不服、妾有良計、乃率兵數人歸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醉臥、使從兵殺之、天皇惡其不孝、誅市乾鹿文、以其妹市鹿文為火國造、

十三年癸未夏五月、襲國悉平、車駕猶駐於日向、以鎮

撫西州、

十八年戊子春三月、車駕發日向、巡狩筑紫、

是歲、巡視火國阿蘇國諸縣諸邑、

十九年己丑秋九月、車駕至自西州、

先是、天皇在日向高屋宮凡八年、至是凱旋京師、

二十五年乙未秋七月、遣宿禰紀武內於北陸及東國、觀察地形民俗、

武內、彥太忍信命孫也、彥太忍信、孝元天皇子、生忍男武雄心命、武雄心嘗奉勅祀紀伊諸神、因居紀伊柏原、九年、娶其國人菟道彥女影媛、生武內、子孫以紀為姓、

二十七年丁酉春二月、紀武內至自東國、

武內奏曰、臣歷視東陬、有日高見國、男女文身推髻、腰脊彎曲、似蝦卷尾、而稟性勇悍、是曰蝦夷、土地曠衍、請施恩威以服之、

秋八月、熊襲又反、遣皇子日本武尊討之、

日本武尊名小碓、又名日本童男、幼而雄傑、及壯容貌魁偉、力能扛鼎、是時年甫十六、奉勅將征襲國、因募善射者、或薦美濃弟彥、弟彥應募、與石占橫立及尾張田子稲置、乳近稲置、偕至、日本武大喜、率以赴襲國、窺察賊勢地理、適賊魁取石鹿文宴其徒族、日本武被髮佯飾為童女、藏劍衵中、入與其婦女雜處、取石鹿文一見悅之、執手同席、屬杯戲狎、夜闌衆散、取石鹿文被酒而臥、日本武拔劍刺其胸、未殊、曰、請姑待之、吾有所言、汝為誰、曰、吾乃大足彥天皇子、名日本童男也、取名鹿文

曰、吾素以強力聞、國人無不懾服、嘗多遇勇武、未有若皇子者、吾雖賤陋、願上皇子號、應稱日日本武也、言畢、所殺、已而日本武分遣弟彥等、誅滅醜類、襲國悉平、日本武凱旋、途誅吉備穴海賊、難波柏海賊、悉平之、

二十八年庚戌春三月、日本武尊至自西州、奏平賊狀、

天皇優詔美日本武功、特寵異之、

四十年庚戌夏六月、東夷反、天皇親授斧鉞於日本武尊、往征之、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從焉、

日本武與大碓命、孖生也、天皇異之、名大碓小碓、嘗聞美濃國造神骨女、兄遠弟遠、並有國色、命大碓往察其容姿、大碓私通二女、天皇心惡之、而隱忍不敢言、至是東夷反、欲遣大碓征之、大碓悚懼

逃匿、天皇召責之曰、汝荒色恇弱、今不欲往、朕豈強之乎、汝未見賊、逃匿以避、何懼之甚、日本武奏曰、熊襲既平、未經幾年、今復東夷叛亂、不知何日得見太平、臣不敢言勞、請自行矣、天皇大喜、賜優詔以往焉、日本武拜命、是冬發京師、途拜伊勢神宮、告齋宮倭姬曰、吾今奉敕東征、以誅叛者、故来訣而已、倭姬取神劍授曰、慎之莫怠、神劍乃叢雲劍也、日本武進至駿河、賊紿曰、野多麋鹿、狩則大獲、日本武信之、遂獵於野、賊乘風縱火、日本武知見欺、振神劍薙草、僅得免、因發兵衆擊賊殲之、進自相摸海路赴上總、暴風俄起、舟將覆沒、妃橘姬侍舟中、乃曰、是必海神為祟也、願以妾身贖之、即投海死、風忽止、自上總轉入陸奥、兵威甚熾、蝦夷震慄請罪、於是日本武巡視日高見國、凱旋歷常陸抵甲斐、居酒折宮一年、以信越地方未服、發甲斐歷武藏上野、西登碓日嶺、顧望東南、念橘姬殉難、乃歎曰、吾嬬者耶、自是稱東南諸國曰吾嬬、分遣吉備武彦挙觀察越國地形民情、自入信濃行

踰峻嶺幽谷、頗嘗艱辛、僅達美濃、此時武彦自越國還會、與倶入尾張、日本武病尾張氏女宮簀媛家、淹留踰月、聞近江膽吹山有兇徒、赴討焉、臨發解神劍授宮簀媛曰、我歸京師、必應迎汝、敬持此劍、以護汝閨幃、大伴武日諫曰、今將誅兇徒、宜藉此劍也、日本武曰、我徒手搏之耳、何藉劍為、遂徒行至山、賊衆邀戰、日本武奮進中矢、昏迷如醉、因下山飲冷泉而醒、然身已受創、不能復前、歎曰、天猶可翔矣、地豈可不平蹈哉、而今不得步、何也、遂退尾張、不復入宮簀媛家、轉至伊勢尾津、初東行至尾津濱而進食、遺一劍於松下、至此猶在焉、乃作歌賞松、尋至能褒野、創增劇、

四十三年癸丑日本武尊凱旋至伊勢、獻夷俘於神宮、尋薨於能褒野、

先是日本武及創劇、遣武彦還奏曰、臣受命天朝、遠征夷虜、今已平定、乃欲凱歌奏捷、何圖天命忽至、臣不敢自惜、唯恨不能一覲耳、遂薨、年三十二、天皇聞訃晝夜悲泣、詔遣羣卿百僚、葬於能褒野、録其功為定武部、○日本武薨之月日諸書不載、故今闕之、

五十一年辛酉秋八月、立稚足彦尊為皇太子、以紀武内為棟梁臣、

是歳、齋宮倭姬奏曰、日本武尊所獻之夷俘、諠譁無礼、不可近神宮也、因徙之御諸山側、夷俘伐木刧民、遂放之西南諸國、

五十二年壬戌夏五月、皇后稻日大郎姬崩、立妃八阪入姬為皇后、

八阪入姬、八阪入彦命長女也、妹曰弟媛、天皇嘗幸美濃、聞弟媛有姿色、臨其家、弟媛避匿不謁、天

皇乃作泳宮、放鯉魚於池、朝夕遊戲、弟媛窃來窺之、天皇留而幸之、弟媛意不樂、白曰、妾性不好歡接、且形姿穢陋、妾有姊曰八阪入姬、姿貌麗艶、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天皇即召之、至是立為皇后、

五十三年癸亥秋八月、幸伊勢、遂巡視東國、

是冬、車駕發伊勢、海路歷相摸上總、抵阿房水門、還御伊勢綺宮、

五十四年甲子秋九月、車駕至自伊勢、御纏向宮、

五十五年乙丑春二月、以彦狹島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

彦狹島、豐城入彦命孫也、將赴任、到春日穴咋邑、卧病而薨、

五十六年丙寅秋八月、敕御諸別王襲父職

御諸別、彥狹島王子也、欲成父業、奉勅赴任、偶蝦
夷叉亂、即舉兵討之、夷酋足振邊等畏懼請罪、舉
其地奉獻、御諸別奏狀、因免降
者、誅不服者、是以東國無事、
五十八年戊辰春二月、遷都近江志賀、
六十年庚午冬十一月、天皇崩於志賀高穴穗宮、年一
百三十七、
天皇有五十五皇子八皇女、前皇后生櫛角別王、
大碓王、日本武尊、後皇后生稚足彥尊及六皇子
六皇女、餘
皆庶出、
成務天皇諱稚足彥、景行天皇第四子、母
皇后八阪入姬、在位六十年、
元年辛未春正月、即天皇位、

天皇未登儲位日、父帝宴群臣、天皇及武內不朝、
父帝召問故、對曰、宴樂之日、百僚遊佚、意必不在
警備、恐有奸宄窺隙、故在門下備
不虞爾、父帝嘉歎其志、立為儲貳、
二年壬申冬十一月、葬景行天皇於倭山邊道上陵、尊
皇后八阪入姬曰皇太后、
三年癸酉春正月、以紀武內為大臣、大臣始於此、
武內與天皇同生日、以故甚相
歡洽、及天皇即位、蒙寵眷最渥、
五年乙亥秋九月、敕諸國置造長、縣邑置稻置及首司、
並賜楯矛表之、
是歲、界山河分國郡、隨阡陌定邑里、東西為
日縱、南北為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

四十八年戊午春三月、立皇侄足仲彥王為皇太子、
六十年庚午夏六月、天皇崩於志賀高穴穗宮、
辛未歲秋九月、葬成務天皇於倭狹城盾列陵、
仲哀天皇諱仲足彥、日本武尊第二子、
母妃兩道入姬、在位九年、
元年壬申春正月、即天皇位、尊所生兩道入姬曰皇太
后、大臣紀武內如故、大伴武以為大連、大連始於此、
是冬、詔、朕聞父尊神靈化白鳥、冀獲白鳥放於陵
池、時時臨觀、以慰朕情、乃令諸國貢白鳥、已而越
人貢之、天皇大喜、命資人放於陵下、蒲見別王途
奪之、曰、炙白鳥則為黑鳥、遂割食之、天皇聞而赫
怒、責其無礼、遣兵誅之、蒲見
別王、日本武尊第六子也、

二年癸酉春正月、立氣長足姬為皇后、
皇后、氣長
王女也、
秋七月、天皇西征、造行宮於穴門豐浦、
先是、幸越前角鹿、造行宮而居、是謂笥飯宮、已而
南巡至紀伊、群卿百僚皆從焉、會熊襲叉、天皇欲
親征之、幸舟師至穴門、遣使角鹿、令皇后會穴
門、無幾皇后至穴門、於是駐蹕豐浦宮六年、
八年乙卯春正月、天皇帥舟師發豐浦、進幸筑紫、
豐前人熊鰐者指導海路入崗浦、而船不進、天皇
責熊鰐、謝曰、是非臣罪、浦口有神、必此神之所為、
天皇使菟田伊賀彥祭之、舩乃進、是時皇后亦尋
發豐浦、天皇進御筑紫櫃日宮、有神憑皇后曰、何
憂熊襲之不服、別有寶土、海西三千余里、是曰栲
衾新羅國、若能祭我、則不血刄、其國必服從、而熊

襲亦自服耳、天皇疑之、登高岳望海、曠遠不見國、乃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何神誘我、且我皇祖諸天皇敬祭神祇、豈有所遺耶、神又憑皇后曰、我所既見、何謂之無、汝意如此、則恐不得其國、今皇后有身、其子當得之、天皇不聽、

九年庚辰春二月、天皇躬親督兵與熊襲戰、不克、尋崩於橿日宮、

皇后及大臣武內等秘不發喪、使大伴武以中臣烏賊津、大三輪大友主、物部膽咋等守橿日宮、武內密奉梓宮退穴門、殯於豐浦宮、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崩、欲謝神以得寶土、造齋宮於小山田邑、祭神謝咎、尋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服、又有羽白熊鷲者、劫掠害民、皇后遣兵擊滅之、又誅女賊田油津媛、遂決意西征、謂群臣曰、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係焉、今將征海外、以事委群臣、事

若不成、罪歸於群臣、是可傷也、吾雖婦女、上倚神祇、下賴臣僚、踰險浪而求寶土、事成則群臣共其功、不成則吾獨有罪、群臣咸曰、皇后為天下計、臣等豈不敢竭力、○天皇有四皇子、皇后生品陀別皇子、餘皆庶出、

冬十月、皇后帥舟師發和珥津、進攻新羅、

先是令諸國繕船鍊甲、久之兵衆不聚、謂是必神之意、因建大三輪祠、奉劔矛以祭、軍衆果大聚、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失行、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則必為敵擒、寡而勿輕、強而勿屈、奸暴勿赦、降伏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罪、適有神誨曰、和魂從寶體以護壽、荒魂為先鋒而導舟師、則戰必有利焉、皇后奉教、以和魂為侍衞、以荒魂為先鋒、直激海濤而進、新羅王波沙牟錦聞大兵奄至、面縛請降、或言可斬也、皇后曰、嚮下令三軍、禁殺降者矣、而殺之不可也、因解其縛釋之、命為飼部、封府庫收圖書、以皇后所杖之矛樹其都門、新羅王惶懼、以其子波珍干岐微叱已知為質、獻金銀珠玉綾羅絹縑八十船、自是新羅調貢以八十船為例、高麗百濟諸郡國聞之、亦皆請降、自稱西蕃而調貢、皇后下教、各祭荒魂鎭其國、

十二月、皇后振旅至自新羅、產皇子品陀別尊於筑紫蚊田、

初皇后有身臨發、筑紫祝曰、願事竟而還日娩於玆土、至是皇子生、名去來紗別、後改品陀別尊、

辛巳歲春二月、皇后奉皇子品陀別尊、還至豐浦宮、發仲哀天皇喪、

仲哀帝庶子麛坂王忍熊王、舉兵播磨謀不軌、會麛坂王薨、忍熊王退軍住吉、皇后使武內奉皇子

品陀別、轉自南海至紀伊水門、親率舟師向難波、忍熊王慮大兵夾攻、又退軍山背菟道、

三月、皇后與皇子品陀別尊會於紀伊、居小竹宮、

皇后遣武內及難波根子武振熊擊忍熊王、武內等率精兵進至菟道屯河北、與忍熊相持、乃令諸軍各藏弦於髻、匿佩刀、別佩木刀、稱皇后命、誘忍熊講和、忍熊信之、亦令軍士斷弦解刀、悉投之河、武內俄下令出所藏刀弦、渡河掩擊、忍熊敗走、武振熊放精銳追之、斬獲甚多、忍熊窮蹙赴水薨、

冬十月、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攝政、大臣紀武內如故、

壬午歲冬十一月、葬仲哀天皇於河內長野陵、

癸未歲春正月、皇太后立皇子品陀別尊為皇太子、

都於磐余、

乙酉歲春三月、新羅朝貢、

先是新羅王子微叱己知來為質、既歷五歲、至是請歸、許之、遣葛城襲津彦送之、

癸巳歲春二月、大臣紀武内奉皇太子如角鹿、拜笥飯大神、

無幾皇太子還自角鹿、皇太后設宴、作歌為皇太子壽、武内代皇太子作答歌、

丙寅歲春三月、遣使海外、

斯摩宿禰奉使至卓淳國、遂綏撫百濟國而還、

丁卯歲夏四月、百濟新羅並朝貢、新羅有罪、

新羅人途劫百濟使、易其貢物而獻、百濟使訴之、敦拘留新羅使、遣千熊長彦於新羅、問其罪、新羅人不服、及留千熊長彦、

己巳歲春三月、皇太后下教討新羅、

將軍荒田別、鹿我別等、併百濟兵伐新羅、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屠南蠻忱彌多礼、以其地賜百濟、

庚午歲春二月、討新羅將軍荒田別、鹿我別凱旋、

是歲五月、千熊長彦還、百濟使久氐從而至、更賜多沙城於百濟、

辛未歲春三月、百濟朝貢、

壬申歲秋九月、百濟朝貢、

己丑歲夏四月、皇太后崩於磐余稚櫻宮、年一百、攝政七十年、

皇太后自幼總慧、容姿雄麗、仲哀帝納之、立為皇后、及帝崩、綢繆後事、督軍征三韓、外國率服、威風大行、

冬十月、葬皇太后於狹城盾列池上陵

追尊皇太后曰神功皇后、

國史綱鑑卷之一 終

國史綱鑑卷之二

馬杉繫編修

應神天皇諱品陀別、仲哀天皇第四子、母皇后氣長足姬、在位四十一年、

元年庚寅春正月、即天皇位、時年七十一、遷都輕島、大臣紀武内如故、

二年辛卯春三月、立仲姬為皇后、

皇后、五百城入彦命孫、品陀真若王女也、

三年壬辰冬十月、東蝦夷朝貢、

詔使蝦夷作廐坂道、

十一月、海人擾動不從皇命、

詔遣大濱宿禰安輯海人、是歲、遣紀角、羽田矢代、蘇我石川、平群木菟、責百濟王辰斯失礼、國人殺辰斯以謝、角等立辰斯子阿花而歸、

五年甲午秋八月、令諸國定海人部及山守部、

冬十月、令伊豆國作官船、名曰枯野、

船長十丈、試之海、輕疾無比、故名、○枯輕國讀同、

七年丙申高麗百濟任那新羅並來朝、

敕武内督來朝韓人作池、名曰韓人池、

八年丁酉春三月、責百濟王阿花失禮、敕削其地、

九年戊戌夏四月、遣大臣紀武内監察筑紫、

武内弟甘美内譖曰、武内擽筑紫、圖不軌、天皇信之、將誅武内、武内歎曰、吾以忠事君、何無罪而賜死、有真根子者、說武内曰、大臣赤心奉上、天下所共知也、冝潛行詣闕、自辯無罪、人言、僕面肖大臣、請以身代、即伏劍而死、武内遂從其言、天皇鞫訊、甘美内伏罪、敕釋其死一等、放紀伊為奴、武内為大臣如故、

十四年癸卯春二月、百濟貢縫工女、

是歲、弓月君請歸化、朝議遣葛城襲津彦於加羅迎之、為新羅人所留、襲津彦等不得歸、

十六年乙巳春二月、荒田別還自百濟、

先是遣荒田別求博識士、百濟王使博士王仁及孫辰王、率治工卓素、呉服西素、釀酒仁番等、從荒田別來朝、王仁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無幾百濟王阿花卒、初阿花有罪削地、因使其子直岐來謝罪、朝議留直岐為質、至是命直岐還其國代立、更賜所削東韓之地、

秋八月、遣平群木菟的戸田討新羅、

木菟等率兵攻新羅、遂將襲津彦及弓月人民而歸、

十九年戊申冬十月、幸吉野宮、國樔人獻醴酒、

天皇得醴酒大喜、自是後屢貢獻、以為恒例、

二十年己酉秋九月、帶方人阿知使主歸化、

阿知、漢靈帝曾孫、及漢禪魏、出居帶方、建國邑保民庶、謂久居於此則恐覆滅、遂率子女及十七縣

人民來歸、詔賜地於倭高市郡而居焉、阿知奏言、帶方男女皆有才藝、近者流寓百濟高麗間、心懷猶豫、若無天恩以招撫、則益於本朝不亦少、天皇乃遣使召之、以爲公民、

二十二年辛亥春三月、幸難波、

天皇在難波大隅宮、適登高臺、妃兄媛侍焉、兄媛吉備武彦女也、乃西望長歎、天皇怪而問其故、對曰、妾甚思父母、故歎耳、天皇哀其志、使兄媛歸省、

秋九月、天皇遊獵淡路島、

車駕至吉備葦守宮、兄媛奉迎、其兄御友別等奉饗、天皇嘉褒之、割吉備國、授其兄弟子孫、特封兄媛於織部縣、

二十八年丁巳秋九月、高麗朝貢、却之、

高麗王上表、文辭失禮、皇子菟道稚郎子讀而大怒、召使者責其暴慢、面裂表文、

三十一年庚申秋八月、詔毀官船枯野、

枯野朽壞不可復用、然久爲官用、其功不忘、天皇乃欲傳名於後世、毀之爲薪、煮鹽以頒賜諸國、更命作官船、

三十七年丙寅春二月、遣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於吳、求縫工女、

阿知及都加奉敕赴高麗、以久礼波、久礼志爲郷導、遂抵吳、後數年携工女而歸、

四十年己巳春正月、立菟道稚郎子爲皇太子、命大鷦鷯皇子輔之、使大山守皇子掌山川林野、

天皇嘗幸近江、途經山背木幡村、見宮主宅媛悅之、問曰、汝誰女、媛對以父名、天皇曰、明日朕當臨汝家、媛歸語其父和珥日觸使主、日觸即掃室以待、天皇果幸焉、日觸置酒奉饗、媛把盞獻之、天皇喜而作歌、遂納爲妃、寵幸特渥、菟道稚郎子乃其所出也、

四十一年庚午春二月、天皇崩於輕島明宮、年一百十一、葬河内惠我藻伏岡陵、

天皇有二十一皇子十五皇女、皇后生荒田皇女、仁德天皇、根島皇子、餘皆庶出、○後世奉祀天皇、稱曰八幡大神、

仁德天皇諱大鷦鷯、應神天皇第四子、母皇后仲姫、在位八十七年

元年癸酉春正月、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遷都難

波、

先是、父帝嘗問天皇及其弟大山守皇子曰、汝愛子耶、對曰、愛矣、又問、長與少孰愛之、大山守曰、不如長子也、父帝素愛少子稚郎子、欲立爲太子、故不悅、天皇揣其意、對曰、長多經寒暑、無復憂矣、少子未知其成、故最愛之、父帝大喜、遂立稚郎子爲皇太子、大山守恚之、且以屯田之事含怨益深、及父帝崩、皇太子稚郎子讓位於天皇曰、大王天資岐嶷、仁孝遠聞、年齒且長、宜先臨天下、立我爲大子也、夫伯先而季後、聖上而愚下、古今常典、願大王莫疑、天皇曰、不然、先帝謂皇位不可一日空也、乃擇明德爲儲貳、我雖不賢、敢棄先帝命、固辭不受、太子亦不肯立、遂遜於菟道、大山守接機密望帝位、將襲太子殺之、天皇知其計、告急太子、太子乃張帷帳於菟道山上、爲百官環列狀、令舍人佯爲太子、自著野衣、雜舟子、伏兵於河邊以待、大山守不之察、遲明至河、從士數百皆衷甲、將登舟、望

山上惟幕、以為太子在焉、舟至中流、太子命舟子蹈舷、舟即傾、大山守墮水、浮沈、伏兵發矢、大山守遂溺而薨、已而有海人獻鮮魚於菟道宮、太子曰、我非天皇也、使之詣難波宮獻天皇、天皇亦辭焉、諭海人獻太子、魚餒於道、更獲以獻、俱讓如前、日魚又餒、海人苦之、棄魚而泣、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久生以病天下乎、乃自決、天皇聞之大驚、馳至菟道宮、時已經三日、天皇叫哭、乃跨屍三呼曰、我弟太子、何遽至此、死者有知、先帝其謂我何、太子應聲蘇息、乃曰、天命也、誰能留之、我見先帝於地下、具奏焉、兄干聖且讓、聞我自決、急至、毋乃勞乎、願納八田皇女於掖庭、可以圖天下治也、言畢而絶、天皇素服舉哀、葬太子於菟道山、初自父帝崩、兄弟相讓、皇位空者三歲矣、至是天皇遂即位、

二年甲戌春三月、立妃磐姫為皇后、

皇后、葛城襲津彦女也、

四年丙子春三月、詔除天下課役、

先是、天皇登高臺遠望、烟氣不起、域内荒寂、乃顧歎曰、朕聞、古者聖王之世、人人為詠徳之聲、家家有康哉之歌、今朕臨億兆、三年於茲、頌聲不興、炊烟稀疏、乃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邦畿之内猶有不給者、況畿外諸國乎、至是又詔、自今後、宜除課役以救百姓疾苦、於是衣履不弊則不更、飯羹不饐則不換、小心約志、從事於省畧無為、宮垣頽敗、屋宇壞漏、不復修理、

七年己卯夏四月、天皇與皇后登高臺、見炊烟多起、悦百姓殷富、

天皇謂皇后曰、朕已富矣、皇后曰、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天皇曰、天之立君、本為百姓、故為君者、以百姓為本、一人饑寒、顧之責身、古昔聖王之仁政也、百姓貧則君之貧也、百姓富則君之富也、未有百姓富而君貧者也、今已百姓殷富、歡聲盈路、朕復何憂、皇后乃悦、

秋九月、諸國請貢税調、不聽、

百姓皆言、課役並免、已經三年、今也吾輩殷富、而宮室朽壞、官庫不充、何也、詣闕請調貢、天皇優詔停之、

十年壬午冬十月、始課賦役以造宮室、

百姓歡抃、扶老攜幼、爭先赴役、運林負簣、日夜潜作、無幾宮室悉成、然垣墻不堊、梁楹不飾、務從朴素、以省約為要、

十一年癸未冬十月、詔鑿渠於難波通海、又築茨田堤防河、

是時新羅人来貢、命助役、民賴其慶、

十二年甲申秋七月、高麗貢鐵盾鐵的、

天皇御射殿、賜饗於高麗使、命諸臣射所貢盾的、盾人宿禰射洞之、高麗使驚異起拜、

十七年己丑秋九月、遣使新羅、責其失禮、

是歳、新羅不朝貢、因遣砥田宿禰等責問之、新羅王懼、乃貢縑絹及雜品八十艘、

三十年壬寅秋九月、皇后如紀伊、天皇時之、納八田皇女為妃、

先是、天皇欲納八田皇女、以成故太子稚郎子之志、作歌諭意於皇后、皇后答歌沮之、至是時皇后

如紀伊、召而納宮、皇后還至難波、聞之忿恨、不肯下舩、天皇未知其情、幸大津迎皇后、皇后經遡江自山背赴倭、天皇使舍人諭皇后、皇后不肯還、嘗宮山背筒城而居焉、天皇又遣口持臣諭之、皇后不答、口持臣日夜伏殿前、雨雪不去、其妹國依媛事皇后、見其狀而泣、皇后問故、對曰、今伏庭俟命者妾兄也、雨雪不避、妾心不忍、是以泣焉、皇后曰、吾意已決焉、汝兄請命無益、宜使之速還、已而天皇欲往見皇后、幸山背至筒城宮、皇后不謁、天皇作歌諭意、對曰、陛下納八田皇女為妃、妾不欲與之共事、故不肯見、天皇悵然而還、

三十一年癸卯春正月、立去來穗別尊為皇太子、

三十五年丁未夏六月、皇后磐姬崩於筒城宮、

三十八年庚戌春正月、立妃八田皇女為皇后、

皇后、應神帝第八皇女、以其終無子、詔侍臣物部大別連公、定皇子代賜皇后、號於大別為氏、改姓八田部連公、

四十年壬子春三月、隼別皇子、雌鳥皇女、並有罪伏誅、

天皇欲納雌鳥皇女為妃、使弟隼別通命、隼別與雌鳥姦、久之不復命、天皇未之知、親臨雌鳥家、時雌鳥織縑、天皇聞侍女歌、知隼別私通、然天皇素友愛、且憚皇后、隱忍不罪、一日隼別謂雌鳥曰、鷦鷯與隼孰捷、雌鳥曰、隼捷哉、隼別曰、是我所以先也、天皇聞而惡之、乃曰、朕不欲以私怨滅親、彼反欲危社稷、罪亦大矣、隼別聞之、與雌鳥逃赴伊勢、天皇敕品治部雄鯽、佐伯阿我能古追之、曰、所及即誅、又曰、莫取雌鳥所賚手珠足珠也、雄鯽等拜命、追及伊勢蔣代野殺之、阿我能古得珠而還、是歲新嘗宴會、賜酒內外、采女磐坂媛手纏良珠、皇后見而疑之、命有司問所得、對曰、阿我能古之珠也、於是阿我能古坐死、獻私地贖罪、因得免、

四十一年癸丑春三月、遣紀角於百濟、經理國郡村落、具錄物產、

角至百濟、傳命其王、王孫酒君倨傲失禮、角怒讓王、王懼、以鐵鎖縛酒君以獻、角及還、將酒君而至、朝議囚之、已而逃匿河內、久之赦酒君罪、

四十三年乙卯秋九月、依網阿弭古獲鷹獻之、

時人莫識鷹者、天皇召酒君問之、對曰、百濟多此鳥、可以馴擾、亦能捕鳥、因命酒君養之、未幾得馴、酒君臂之以獻、天皇幸百舌鳥野、放鷹遊獵、獲雉數十頭、因始定鷹甘部、

五十三年乙丑夏五月、遣竹葉瀨於新羅、責其失禮、

竹葉瀨、荒田別命子也、是歲新羅不朝貢、竹葉瀨赴新羅責之、新羅不奉命、因敕授精兵於其弟田道、遣新羅、曰、新羅若阻命、宜急擊之、新羅果拒命、數出挑戰、田道固壘不出、適獲新羅兵卒、問軍虛實、對曰、有百衝者、驍勇絕倫、每為右軍先鋒、若擊其左、破之必矣、田道乃簡精騎擊其左軍、新羅兵果潰、乘勝縱擊、殺傷數百、遂虜四邑人民而還、

五十五年丁卯、蝦夷叛、遣田道討之、不克、

田道討蝦夷於伊寺水門、兵敗死之、是後蝦夷屢叛亂、發田道冢、有大蛇自冢中出、瞋目噬蝦夷、賊悉被其毒、多死亡者云、

六十二年甲戌、始置氷室、

是歲、皇兄額田大中彥出狩於鬪雞野、視有如屋廬者、使人質之、則窟也、堀土丈餘、藏氷其中、以草

覆之、至夏不泮、比炎暑之日、出而用之、土人是謂氷室、大中彦取氷獻之、天皇大喜、自是毎季冬伐氷、藏之窖中、至春須賜群臣、後以為例、

八十七年己亥春正月、天皇崩於難波高津宮、年一百一十、

天皇自幼聰明、及長仁慈、專心政理、通渠溝、作堤坊、鑿關郊原、百姓樂業、海内富庶、及末年或有離散者、殺輕賦薄斂、是以徳化大行、天下無事、天皇有五皇子一皇女、前皇后磐姫生履中帝、住吉仲皇子、反正帝、允恭帝、而大草香皇子、幡梭皇女、並妃髪長媛所生、

冬十月、葬仁徳天皇於百舌鳥野陵、

履中天皇 諱去來穗別、仁徳天皇長子、母皇后磐姫、在位六年

元年庚子春二月、即天皇位、平群木菟、蘇我満智、物部伊呂弗、葛城圓、並輔政、

天皇既除父帝喪、而未即位、欲納羽田矢代女黒媛為妃、使弟住吉仲皇子往告期、仲皇子佯稱天皇姦之、適遺手鈴而歸、翌夜天皇臨黒媛家、牀頭有鈴音、怪問之、媛曰、非昨夜所賚之鈴乎、天皇乃知仲皇子姦、仲皇子恐誅、遂稱兵圍難波宮、天皇方被酒臥、平群木菟、物部大前、阿知使主等上變、天皇不信、木菟等即扶天皇上馬而逃、仲皇子縱火焚宮、天皇至河内埴生坂而醒、顧見烟焰大驚、將馳入倭、有賊據飛鳥山、乃轉向當麻路、又有賊塞龍田山、天皇乃設伏擊破之、官兵稍振、倭吾子籠亦稱兵拒天皇、見宮兵多從、乃降、天皇駐蹕石上神宮、遣瑞齒別皇子及平群木菟討仲皇子、瑞齒別即赴難波、密使隼人刺領巾殺仲皇子、木菟亦擒賊魁阿曇濱子、事乃平、天皇遂即位、納黒媛為妃、

二年辛丑春正月、立皇弟瑞齒別皇子為皇太子、

冬十月、遷都磐余、

三年壬寅冬十一月、天皇與妃黒媛泛舟宴於磐余市磯池、

是時有櫻花落御盞、天皇以為瑞、遂名宮曰稚櫻宮、

四年癸卯秋八月、始置史官於諸國、以通四方志、

五年甲辰秋九月、天皇狩淡路、未數日俄還、

車駕方至淡路、空中有聲、其聲不祥、俄而妃黒媛訃至、天皇大驚、即日回駕、以為黒媛之死、乃神祟也、訪求其原由、執車持部隷神戸者、推問得實、因責其罪、停車持部職、

六年乙巳春正月、立幡梭皇女為皇后、

皇后、仁徳天皇女也、

三月、天皇崩於磐余稚櫻宮、年七十、

天皇有二皇子二皇女、皇后生中蒂皇女、妃黒媛生市邊押磐皇子、御馬皇子、青海皇女、

冬十月、葬履中天皇於百舌鳥耳原陵、

反正天皇 諱多遲比瑞齒別、履中天皇同母弟、在位五年、

元年丙午春正月、即天皇位、

天皇生而駢齒、汲瑞井具浴、時多遲花飄落井中、因名曰多遲比瑞齒別、住吉仲皇子之亂、迹履中

帝諱石上、帝疑而不見天皇使人言曰、吾無黒心、唯憂陛下不在、故來迹耳、履中帝報曰、我避難至此、豈得不疑汝乎、汝誠無黒心、則宜赴難波速誅仲皇子、天皇曰、陛下勿憂、仲皇子無道、群臣百姓共怨惡之、左右皆懷離心、莫為之謀者、吾雖知其逆、未受陛下命、徒自慷慨、今已拜命、誅之不難、唯恐事平後、猶且見疑、願得忠直者一人與俱、履中帝乃使平群木菟俱往、天皇歎曰、今陛下與仲皇子、皆吾兄也、誰從誰乖、然除無道就有道、其誰非我、遂赴難波、誘刺領巾誅仲皇子、即日赴倭復命、履中帝召見褒寵之、遂立為嗣、至是即位、

秋八月、立津野媛為皇夫人、

津野媛、木事女也、

冬十月、遷都河内丹比、

五年庚戌春正月、天皇崩於丹比柴籬宮、壽闕、

天皇有一皇子三皇女、而在位間、風雨時順、五穀成熟、人民富贍、天下無事、

允恭天皇　諱雄朝津間、反正天皇同母弟、在位四十二年、

元年壬子冬十二月、即天皇位、遷都遠飛鳥、

天皇自少謙遜、及反正帝崩、群臣議曰、仁德帝子、雄朝津間皇子與大草香皇子今僅存焉、然而雄朝津間長且仁孝、乃可立當大寶也、因上璽符勸進、天皇辭謝曰、予嘗罹篤癃、不能行步、乃欲除疾、裂膚療之、猶未得痊、父帝責予曰、汝何毀体、不孝孰大焉、雖得長生、不可繼天業也、予兄二先皇亦謂予不肖、卿等所共知也、夫天下大器也、帝位天業也、豈庸愚之所當乎、請更擇賢立之、群臣再拜請曰、帝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速不正天位、恐百姓絶望、願大王踐祚、以正天位、則天下治安、天皇辭讓再三、群臣奉璽固請、天皇曰、群卿為天下請、予何敢終辭、乃遂即位、

二年癸丑春二月、立忍阪大中姫為皇后、

皇后、稚野毛二派皇子女也、天皇為皇子日、納為妃、及反正帝崩、群臣推戴天皇、天皇固辭、皇后適執盥於天皇前、因奏曰、大王謙遜、天位久曠、群臣百僚不知所為、願大王勉從群望、以安百姓、天皇背而不言、皇后憂懼不退、嚢刺時方嚴冬烈寒、盥水溢凝於腕、凍寒幾死、天皇顧而驚、扶起曰、嗣位天下之重事、予豈得輙就、然群臣所請事理灼然、何終辭之、皇后心悦、退謂群臣曰、大王將聽所請、當上璽符以勸進、群臣大喜、即日上璽符、先是皇后未為天皇妃、從母在家、獨遊園中、適闘雞國造窺籬戯求蘭一莖、皇后采授之、問其所須、國造曰、往山拂蠛爾、皇后惡之、乃曰、侮慢何如此、吾必不忘矣、及貴責國造罪、國造叩頭謝曰、臣罪當萬死、然吾豈知皇后有今日之貴乎、乃是當時之罪耳、

皇后遂赦之、貶其姓曰稲置、

五年丙辰冬十一月、葬反正天皇於百舌鳥耳原陵、

八年己未春二月、幸藤原、遂至茅渟宮、

弟姫又曰衣通姫、皇后妹也、容姿絶妙、光艶徹衣、故名、天皇聞之、欲召納宮、諷意皇后、皇后意沮、然察其不可終止、乃從、天皇大悦、遣使召之、姫從母在近江、憚皇后不敢至、使者七還、猶不至、因遣舍人中臣烏賊津諭之、姫曰、妾豈終拒恩命、唯恐違皇后意、故辭焉、烏賊津伏庭七日夜、固請、姫意已不奉詔、又喪忠臣、是重我罪也、遂與烏賊津上途、至倭春日、留於吾子籠家、烏賊津乃還奏状、天皇嘉歎特褒之、然皇后意頗不懌、因造宮於藤原處弟姫、會皇后産雄略帝、天皇時之幸藤原、以寵弟姫、皇后聞而大恨、因奏曰、妾結髪侍宮闈、今臨産蓐、先生不測、以是夕幸藤原、何也、乃欲縱火自焚

天皇大驚、使人謂皇后曰、朕過也、請姑幾之、皇后乃止、於是姫益憚皇后、因欲居遠處以避、於是更造宮於河內茅渟、徙居焉、屢托遊獵臨幸焉、久之皇后諫曰、陛下屢幸茅渟、妾非系髮嫉之、但恐百姓疾苦、天皇慨然納其言、自是遊幸稍希、

二十三年甲戌春三月、立木梨輕皇子為皇太子、

木梨輕、天皇第一皇子、母皇后忍坂大中姫、

二十四年乙亥夏六月、御膳羹凍、

天皇異其變、或曰、是親親相姦之兆也、又奏曰、皇太子通大娘皇女、因推問得實、大娘、皇太子同母妹也、容姿艶妙、太子每欲姦之、懼罪不果、而戀戀殆將死、以意寧獲罪、不若遂所欲也、遂姦、天皇謂太子儲貳也、不忍加刑、因竄之、流大娘於伊豫、

四十二年癸巳春正月、天皇崩於飛鳥宮、

天皇有五皇子四皇女、皆皇后所出、

冬十月、葬允恭天皇於河內長野原陵、是月皇太子木梨輕自盡、

及父帝崩、皇太子淫虐益甚、群臣不服、屬望於穴穗皇子、太子忿怒、將除穴穗皇子、而人心背離、事遂不成、自逃匿物部大前家、於是穴穗皇子與群臣議、遣兵圍之、太子伏劍薨、

十二月、穴穗皇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遷都石上、大臣葛城圓如故、

安康天皇諱穴穗、允恭天皇第三子、母皇后忍坂大中姫、在位三年、

元年甲午春二月、殺皇叔大草香皇子、

大草香、仁德帝庶子也、天皇欲為弟大泊瀨皇子聘幡梭皇女、幡梭、大草香同母妹也、因使根使主致其意、大草香奉命、以押木珠縵附根使主為信、根使主愛其美麗、私匿之、佯奏曰、大草香皇子不奉命、乃謂臣曰、吾妹幡梭履中皇后也、大泊瀨何得納之、天皇大怒、遣兵圍大草香邸攻殺之、取幡梭為大泊瀨妃、初大草香之遭害也、其臣難波日香蚊抱大草香頸、其二子各持一足、呼曰、悲哉吾主無罪、吾父子三人生事之、死不殉、是不臣也、即俱自刎而死、衆為流涕、

二年乙未春正月、立妃中蒂姫為皇后、

皇后、履中天皇女、初適大草香皇子、生眉輪王、天皇以根使主譖殺大草香、取其妃中蒂姫納為妃、至是立為皇后、

三年丙申秋八月、天皇為眉輪王所弒、大泊瀨皇子疑兄八釣白彥皇子、阪合黑彥皇子、及大臣葛城圓殺之、併誅眉輪王、

中蒂姫既立為皇后、以故其子眉輪王養宮中、適天皇在山宮宴樓上、酒酣謂皇后曰、朕雖愛汝、眉輪王長之後、知朕殺其父、必有報仇心、朕以為念耳、因枕皇膝而卧、眉輪時年七歲、遊戲樓下、悉聽其言、上樓伺天皇醉而睡、刺弒之、大泊瀨皇子聞變、疑諸兄使之、自率兵詰問白彥皇子、不答、大泊瀨怒斬之、尋責問黑彥皇子、亦不答、大泊瀨愈怒、黑彥悸怖、眉輪使人謂大泊瀨曰、臣非敢望天位、乃報父仇耳、遂與黑彥俱亡匿大臣葛城圓之家、大泊瀨遣使索之、圓不出之、因益兵圍其邸、縱火攻之、黑彥及圓等、與眉輪皆焚死、

冬十月、大泊瀨皇子殺市邊押磐皇子、及其弟御馬皇子、

初、安康帝欲傳位於履中帝長子押磐皇子、豫屬後事、大泊瀨皇子銜之、既殺諸兄及眉輪王、因誘押磐俱獵於近江蚊屋野、射殺之、帳內佐伯賣輪抱押磐屍號哭而不去、大泊瀨又殺之、押磐弟御馬皇子聞之、憂懼無措、將逃三輪身狹家、大泊瀨遣兵要擊於途、御馬與戰而敗、就擒遂被殺、

十一月、大泊瀨皇子即天皇位於泊瀨朝倉、遂都焉、

以平群眞鳥為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為大連、

雄略天皇 諱大泊瀨、安康天皇同母弟、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丁酉春三月、立妃幡梭皇女為皇后、

皇后初為履中帝皇后、履中崩後、依同母兄大草香皇子、安康帝取為天皇妃、至是再立為皇后、

二年戊戌冬十月、獵於吉野御馬瀨、

是日大獲禽、天皇顧群臣曰、獵場之樂、使膳夫割鮮、孰與自割、群臣不能對、天皇怒斬馭者、促駕而還、皇太后聞之、使采女日媛迎駕獻酒、天皇悅、日媛携手入後宮、白皇太后曰、今日遊獵多得禽、乃欲與群臣割鮮為野饗、群下莫能對者、故吾怒之、皇太后慰諭曰、意者陛下欲因獵場置宍人部、而群臣不曉、故難其對、今貢之亦未晚、請以我為始、膳臣長野者善作宍膾、宜以充之、天皇跪拜曰、善哉、母后之言、貴相知心、此之謂也、皇太后見天皇有喜色、更薦廚人並為宍人、由是群臣各貢宍人、

因教始置宍人部、

四年庚子春二月、獵於葛城山、

秋八月、獵於吉野河上小野、

五年辛丑春二月、獵於葛城山、皇后從焉、

天皇入葛城山、野猪突至、命舍人逆射、舍人失色、野猪將觸天皇、天皇以弓自捍蹶而殺之、已而獵罷、天皇欲斬舍人、皇后諫曰、遠近必言、陛下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天皇欣然納之、與皇后同車而還曰、獵者得禽、朕獲善言、遂赦舍人、

六年壬寅春三月、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

九年乙巳春三月、敕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大伴小鹿火等討新羅、

先是天皇欲親征新羅、不果、因敕紀小弓等四將曰、新羅累葉稱臣、朝聘以時、貢職弗愆、當朕之世、

屢阻高麗調貢、況朝聘已闕、貢職莫修、令以卿等四人、拜為大將、宜率王師以行天討、於是四將進擊、大破新羅兵、喙地悉定、而餘賊奔逃未服、小弓等再督兵擊之、大伴談紀岡前等戰沒、小弓亦病卒於軍、小弓子大磐聞父訃、徑赴新羅、奪小鹿火兵、併領自專軍政、小鹿火憤恚、間之韓子、韓子信之、謀除大磐、百濟王聞諸將不相善、欲為解之、托事招諸將、諸將皆赴、韓子自後射大磐、不中、大磐驚顧、射殪韓子、由是官軍不振、小鹿火竊還奏狀、大磐畏罪、遂據任那、自稱王、已而為百濟王所攻、兵散力屈而逃走、後不知所終、

十三年己酉秋八月、遣小野大樹誅播磨人文石小麿、

小麿恃力驕暴、不輸租賦、劫剽路人、奪掠商舶、至是伏誅、

夏四月、饗呉使於石上高拔原、根使主罪覺伏誅、

先是遣史部身狹青及檜隈博德於吳、求女工、至是漢織吳織兄媛弟媛與吳使共至、詔為吳使開柴津路、迎之檜隈野、使根使主饗、遣舍人視其裝飾、舍人還稱根使主珠縵之美、天皇乃與皇后引見、皇后俄欷歔曰、根使主所著珠縵、妾兄大草香皇子嘗約進妾於陛下所獻穴穗天皇也、妾不能無疑、是以不覺流涕耳、天皇聞而大驚、責問根使主、得實、乃怒、欲斬之、根使主逃日根、構稻城據之、天皇益怒、遣兵擊誅之、根使主子小根使主竊語人曰、天皇城不堅、我父城堅、天皇聞而惡之、遣人視之、果如其言、亦誅之、

十五年辛亥、詔以諸秦氏屬秦造酒公、始置大藏官、

酒公、秦始皇之後、應神帝朝、祖父弓月君率部下人民來歸、詔賜倭朝津間掖上地以居焉、仁德帝敕分處諸國、使養蠶織絹以貢、稱其溫軟適膚、詔賜弓月君子普洞王姓波陀、呼秦曰波陀、普洞王

生酒公、酒公給事天皇、頗受寵、至是天皇為下令聚諸秦氏一百八十部、使酒公統領、酒公乃率之蠶桑而貢庸調絹縑、充積殿前、因更賜姓太秦、太秦讀曰禹豆麻佐、取盈積有利之義、又敕使諸秦氏造大藏於官側、為納貢絹之處、以酒公為大藏長官、

二十二年戊午、春正月、立白髮皇子為皇太子、

秋七月、遣使丹波與謝、奉迎豐受大神、祀於伊勢山田原、

二十三年己未、夏四月、使筑紫安致臣馬飼臣等、率舟師擊高麗、

先是高麗與新羅合兵、攻陷百濟、殺其王及王妃王子、適王子末多在本朝、至是敕末多歸王其國、賜以兵器、使筑紫兵五百人衞送之、以擊高麗、

秋八月、天皇崩於泊瀨朝倉宮、年六十二、

天皇及大漸、召見大臣辭訣、特遺詔大伴室屋東漢掬曰、星川王心懷悖逆、群臣所共知也、朕崩之後、將不利於太子、汝等努力勿使其逞兇心、室屋等拜命而退、是日崩、天皇初以心為師、輕殺人、嬖幸身狹青及檜隈博德、天下疾之、及末年留心政事、海內無事、天皇有三皇子二皇女、並妃出、

清寧天皇　諱白髮、稚日本根子、雄略天皇第三子、母妃葛城韓媛、在位五年、

元年庚申、春正月、即天皇位於磐余甕栗、遂都焉、尊所生葛城韓媛曰皇太夫人、大臣平群真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

雄略帝妃吉備稚媛、初適吉備田狹、生兄君弟君、田狹嘗直禁內、盛稱妻美、帝側聽之、心悅、因拜田狹為任那國司、及其赴任、奪稚媛為妃、田狹聞之憤恨、遂據任那不還、稚媛受寵幸、生磐城皇子、星川皇子、星川為人悖戾無行、及帝崩、謀不軌、母稚媛竊謂星川曰、欲登天位、宜先取大藏也、磐城諫曰、皇太子雖弟、已正位東宮、豈可奪之乎、星川不從、遂據大藏、擅用官物、大連大伴室屋等發兵圍大藏、縱火攻之、磐城星川二皇子及稚媛皆焚死、吉備上道臣、稚媛戚族也、欲入援星川、率戰艦四十艘來、聞星川已敗、而歸、天皇遣使讓之、奪其所領、事乃平、

冬十月、葬雄略天皇於丹比高鷲原陵、

二年辛酉、春二月、天皇以無子、命大伴室屋置白髮部於諸國、

是冬、播磨國司小楯奏、押磐皇子二子億計王弘計王在赤石郡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天皇大喜、使小楯持節、率左右舍人迎之、

三年(壬戌)夏四月、立億計王為皇太子、以弘計王為皇子、

秋九月、遣大臣大連於諸國、巡省風俗、

是歲、詔諸國停獻犬馬器玩、

四年(癸亥)春正月、賜宴於諸蕃使、

夏閏五月、大酺五日、

秋八月、天皇親録囚徒、

九月、天皇觀射、

是日、賜百僚及諸蕃使物、賞其射技、

五年(甲子)春正月、天皇崩於磐余甕栗宮、年四十二、葬於河内阪門原陵、

國史綱鑑卷之二終

國史綱鑑卷之三

馬杉繫 編修

顯宗天皇 諱弘計、市邊押磐皇子第二子、履中天皇孫、母荑媛、在位三年、

元年乙丑 春正月、即天皇位於近飛鳥八釣宮、以母兄億計為皇太子、立難波小野王為皇后、大臣平群真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

初雄畧天皇殺押磐皇子、皇子帳内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彦奉天皇及母兄億計王避難於丹波余社郡、使主變名曰田疾來、猶恐見殺、逃入播磨縮見山石室自縊、天皇不知之、勸億計王抵播

磨赤石郡、為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僮、俱稱丹波小子、吾田彦隨從不去、固執臣禮、清寧天皇二年十一月、播磨國司伊與來目部小楯徵新嘗供物、至赤石郡、宴細目家、天皇謂億計王曰、避亂於斯、年踰數紀、顯名著貴、方在今夕、億計王憫然曰、自贊見害、孰與隱忍全身也、天皇曰、吾是去來穗別天皇之孫、而久苦廁役、寧顯揚大名而死乎、兄弟相持而泣、億計王曰、此事非弟則不能濟也、天皇辭讓再三、億計王固強之、天皇從之、細目命二王秉燭、夜深酒酣、使家人起舞、舞畢、細目謂小楯曰、僕見此秉燭者、先人而後己、恭敬退讓、可謂君子、於是小楯撫絃、使二王起舞、兄弟相讓久之、小楯責曰、何不速舞、億計王先起而舞、既而天皇起整衣帶、歌且舞、小楯聞歌怪之、更使復唱、始知押磐皇子之子、即驚歎離席再拜、率其屬承事供給、悉發郡民新造宮處之、還奏其狀、清寧天皇大喜曰、天垂博愛、賜以二兒、廼與大臣大連定策、迎取入宮中、立億計王為皇太子、天皇為皇子、及清寧天皇崩、皇太子讓位於天皇、天皇固辭不從、於是履中天皇第二女青海皇女自稱忍海飯豊青尊聽政忍海角刺宮、殆一年、及飯豊青尊薨、百官大會於廷、皇太子執璽置之於天皇之前、再拜退就諸臣之位曰、夫帝位、有功者可以居之、致有今日、皆弟之功也、天皇固辭曰、白髮天皇欲傳位於兄、立為皇太子、且為兄謀事、而處其功非我志也、皇太子曰、白髮天皇所以屬天下於我者、以我居長之故而已、惟謀脫家難、彰顯帝孫、播紳忻戴、黔首歸心、足以克固四維、永隆万葉、我雖是兄、實無功德、非據而據、咎悔必至、吾聞天位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唯弟以社稷為心、以百姓為心、其言慷慨至於流涕、天皇不得已許之、而未遽即位、與大臣大連議、且踐祚、尋即天皇位、

二月、幸近江、改葬皇父押磐皇子、

詔曰、先王遭離多難、殞命荒野、朕在幼年、亡逃自匿、猥遇推求、忝纉大業、廣求御骨、莫能知者、因與

皇太子哭泣憤惋、不能自勝、是月、召聚父老、親臨歷問、有一老嫗知其所、於是臨幸近江來田綿蚊屋野、改葬皇父遺骨、

三月上巳、幸後苑、始設曲水宴、

夏四月、召前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優詔授山官、改賜姓山部連、

三年丁卯 夏四月、天皇崩於八釣宮、

天皇久在民間、知百姓所疾苦、及登天位、專留心政事、賑恤孤寡、屏省徭役、每見枉屈、若納溝隍、未數年而百姓殷富、天下乂安、歲又比稔、牛馬被野、以狹狹山君韓帒嘗與殺押磐皇子、將誅之、赦其罪、削籍充陵戶、其寛仁如此、

仁賢天皇 諱大脚、初称億計王、顯宗天皇母兄也、在位十一年、

元年戊辰春正月、即天皇位於石上廣高宮、大臣平群眞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

天皇、初避難於丹波播磨間、語在顯宗天皇紀中、清寧天皇二年、召至京師、明年、立爲皇太子、及清寧天皇崩、天皇以天下讓弟顯宗天皇、仍爲皇太子、至是即天皇位、

二月、立妃春日大娘爲皇后、

皇后、雄畧天皇女也、天皇爲太子時、納爲妃、至是立爲皇后、

冬十月、葬顯宗天皇於傍岳磐坏丘陵、

二年己巳秋九月、難波小野皇后崩、

難波小野皇后、丘稚子王女、顯宗天皇皇后也、先是、仁賢天皇爲太子、日侍宴、顯宗天皇將割瓜、顯宗執刀子、命皇后授之、皇后立授之、太子及行酒又立喚之、至是、憶其嘗無礼、懃懼不已、遂自殺、

五年壬申春二月、赦諸國、徧求佐伯部流亡者、

先是、皇父押磐皇子、爲雄畧天皇所殺也、帳内佐伯部賣輪、抱押磐屍、号哭而不去、雄畧怒、併殺賣輪、賣輪之後、流亡諸國、至是、天皇憶其忠誠、以賣輪之後、爲佐伯造、

七年甲戌春正月、立小泊瀨稚鷦鷯尊、爲皇太子、

十一年戊寅秋八月、天皇崩於正寢、

天皇、幼而聰敏、仁惠謙恕、在位之間、吏称其官、民安其業、五穀豊登、戸口蕃殖、遠近清平、海内歸仁、初、顯宗天皇之即位也、謂天皇曰、先王押磐尊無罪、而大泊瀨天皇殺之、棄骨郊野、至今未獲、憤歎盈胸、臥泣行号、志雪讎耻、吾聞、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夫四夫有父母之讎者、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闘、況既爲天子、今欲發其陵、碎其骨、以報之、不亦可乎、天皇泣諫曰、大泊瀨天皇、躬綜万機、照臨天下、先王雖爲皇胤、遭遇迍邅、不登天位、以此觀之、尊卑分定、而壞其陵墓、何以奉在天之靈、其不可一也、陛下與孤、共蒙白髮天皇殊恩、以至于此、大泊瀨天皇、非其父乎、孤聞、無言不酬、無德不報、陛下饗國、德行廣聞、而以此見於華裔、恐非莅國子民之道、其不可二也、顯宗天皇乃嘉從焉、○天皇有一皇子、既立爲皇太子、

冬十月、葬仁賢天皇於河内埴生坂本陵、

十一月、大伴金村、奉皇太子命、誅大臣平群眞鳥、

眞鳥、平群木菟之子、以大臣歴仕雄畧、清寧、顯宗仁賢四朝、及仁賢天皇崩、太子未登祚、眞鳥擅弄

威福、陰謀不軌、佯爲太子營宮、遂自居焉、而日益驕慢、無人臣禮、時太子竊悅物部麤鹿火女影媛、遣人約期、影媛素與眞鳥子鮪通、而恐忤旨、乃對曰、妾謹待於海柘榴市巷、太子將往、遣舍人求官馬於眞鳥、眞鳥戲之曰、官馬爲誰飼養、乃隨命而已、久而不進之、太子恚之、遂步至期所、攬袂蹢躅、鮪突來排之、立於其間、太子乃逡巡、向鮪而歌、鮪荅歌而去、太子贈歌於影媛、鮪代之荅、於是太子始知其有姦、震怒、眞鳥父子不敬之狀、即夜至大伴金村宅、圖討之、金村率兵數千、徼鮪於路、捕而戮之、既而金村請曰、眞鳥逆賊、今併除之、太子曰、天下將亂、非希世之雄、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汝乎、即使金村將兵、圍眞鳥宅、縱火攻之、眞鳥衆潰、自度不免、悉詛海鹽、遂伏誅、當眞鳥詛鹽、偶忘角鹿海鹽、及太子即位、尚食唯供角鹿海鹽、餘不御云、

十二月、皇太子即天皇位於泊瀨列城、遂都焉、是日、

以大伴金村爲大連、

初、金村請上尊号於皇太子曰、億計天皇子、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今賴皇天保佑、凶黨就戮、英畧雄斷、以盛天威、伏願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光宅日本、奄有銀鄉、於是皇太子即位、是爲武烈天皇、

武烈天皇 諱小泊瀨稚鷦鷯、仁賢天皇之子、母春日大娘、在位八年、

元年己卯春三月、立春日娘子爲皇后、

皇后之父不詳、

六年甲申秋九月、詔置小泊瀨舍人、

詔曰、傳國之道、立子爲貴、朕今無繼嗣、何以傳名、宜依舊例、置小泊瀨舍人、遺之于万世、

冬十月、百濟進調、

天皇以其久闕貢、勅拘留其使者、

八年丙戌冬十二月、天皇崩于列城宮、

天皇好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断獄得情、然性忍酷、好殺、凡諸慘刑、皆自臨視、刳孕婦觀其胎、解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伏入塘械、自持三刃矛、候其流出刺之、又抜人頭髮、使之上樹、而伐仆其樹、或射墜之爲快、且天皇承累世隆平之餘、百姓殷富、四海無虞、於是大極奢侈、造作苑囿陵池、多畜禽獸、或駆馬走狗、出入無時、不避風雨、又集侏儒倡優、縱作淫樂嬉戲、日夜與宮人沈湎于酒、然而知人善任、各竭其才、是又其所長也○天皇無子、大臣大連相議、迎立應神天皇裔男大迹王、是爲繼體天皇、

繼體天皇 諱男大迹、應神天皇五世孫彥主人王之子、母三國振媛、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丁亥春正月、即天皇位於樟葉宮、大連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大臣許勢男人、並如故、

初、彥主人王、居近江三尾別業、聘三國坂中井人某女振媛爲妃、生天皇、天皇幼孤、從振媛鞠養于高向、及壯、愛士禮賢、意豁如也、武烈天皇崩無嗣、時仲哀天皇五世孫倭彥王、潛居丹波桑田郡、大伴金村定議迎之、倭彥王望見儀衛甚嚴、大懼逃匿、於是金村更議曰、男大迹王慈仁孝順、可承天緒、大連物部麤鹿火、大臣巨勢男人等皆從其議、乃遣使持節備法駕迎天皇於三國、天皇據胡床自若、齊列侍臣、儼如帝坐、持節使等望見其尊嚴、內甚嚮之、天皇猶豫未就道、會河內馬飼荒籠者、潛遣人具告大臣大連所以奉迎之意、天皇意決、遂發至樟葉宮、大連大伴金村跪上鏡劔璽符、天皇辭讓再三、金村伏地固請、天皇遂許之、是日即位、乃歎曰、微荒籠、我其取嗤於天下、召荒籠厚加寵待、

三月、立手白香皇女爲皇后、

皇后、仁賢天皇女也、先是、大伴金村奏曰、臣聞先王之治世、非維城之固、無以鎮乾坤、非掖夜之化、無以繼趺蕚、曩者白髮天皇無嗣、遣臣祖父室屋每州置三種白髮部、以留名後世、請陛下納手白香皇女爲皇后、遣神祇伯等禱祠皇胤、以荅民望、天皇納其言、是月、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天下或受其寒、是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業、后妃親蠶、以勸女功、况在群寮百姓、其可廢棄農績、而能至殷富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意、

二年戊子冬十月、葬武烈天皇於傍丘磐坏丘陵、

五年辛卯冬十月、遷都山背筒城、

六年壬辰夏四月、遣哆唎國守穗積押山於百濟、

是冬十二月、百濟貢調、別表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許之、

七年癸巳夏六月、百濟遣其將軍姐彌文貴、洲利即爾、從穗積押山來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因奏伴跛國侵奪已汶地、狀、

是冬十一月、召會百濟、新羅、安羅、伴跛使者、下詔以己汶、帶沙地賜百濟、是月、伴跛遣使來獻珍寶、乞己汶之地、不許、

冬十二月、立勾大兄皇子、爲皇太子、

詔曰、朕承天緒、獲保宗廟、兢々業々、夕惕不休、間者天下安靜、海內清平、屢致豊年、懿哉摩呂古、示朕心於八方、盛哉勾大兄、光吾風於万國、所寶惟賢、爲善最樂、聖化憑茲遠扇、玄功藉此廣覃、寔汝之力、宜處東宮、助朕補闕、

八年甲午春正月、賜皇太子妃春日皇女匝布屯倉、

是歲、伴跛築城備官兵、以侵掠新羅、

九年乙未春二月、使物部連送百濟使、

伴跛出兵、遮物部連於帶沙江、大行劫掠、物部連僅免、逃汶慕羅、

十年丙申秋九月、百濟遣其將軍洲利即爾、送物部連、且謝賜已汶之地、

是時、百濟貢五經博士漢高安茂、請代段楊爾、聽之、

十二年戊戌春三月、遷都弟國、

二十年丙午秋九月、遷都磐余玉穗、

二十一年丁未夏六月、使近江毛野、率衆六萬、復新羅所侵之故地、

先是、筑紫國造磐井、久蓄異志、恐事不成、猶豫經年、將待釁而發、至是、新羅密賂磐井、使遏毛野軍、磐井乃據火豊二國、以斷海路、誘致諸蕃貢調船、又邀遏毛野軍、罵曰、昔爲吾伍、摩肩連臂、共器同食、安得遽称使者、俾余拜伏哉、因交兵而鬪、毛野不得進、事聞京師、詔問大伴金村、物部麁鹿火、許勢男人等、誰可爲將者、金村等奏、正直仁勇、曉暢兵事、今無能出麁鹿火右者、天皇然之、命麁鹿火

討磐井、乃授斧鉞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奏請、因以麁鹿火拜大將軍、赴討磐井、

二十二年戊申冬十一月、筑紫國造磐井伏誅、

大將軍物部麁鹿火、奉命與磐井戰於筑紫御井郡、大破之、遂斬磐井、餘衆悉平、筑紫君葛子、恐坐父誅、獻糟屋屯倉、贖其罪、

二十三年己酉春三月、近江毛野奉命至安羅、宣敕新羅使、復其所侵南加羅、喙、已汶之地、新羅、百濟、各遣其臣來聽命、

任那王已能末多干岐聞之、是夏四月來朝、訴爲新羅所侵而請救、朝廷差使、護送已能末多干岐、

就詔毛野、和解新羅任那兩國、毛野次于熊川、召新羅百濟二王、二王遣使、而皆不躬來、毛野大怒、輒不宣敕、責使遣歸、於是、二王怨毛野、訴究於朝、

二十四年庚戌秋九月、任那使來、奏近江毛野綏御失方、於是、召還毛野、

任那聘使奏曰、毛野起舍於久斯牟羅、淹留二歲、怠惰不視事、又言、日本人與任那人、以兒息故、每相爭訟、舊無能斷、毛野廼置誓湯、投訴者於其中、曰、實者不爛、虛者必爛、由是橫死者衆、毛野又殺吉備韓子、人民怨咨、天皇聞之大驚、遣使召毛野、毛野恐不還、乃奏曰、臣未成王事、還入帝鄉、則勞往虛歸、慚惡安措、陛下姑待成國命、則臣請入朝謝罪、會調吉士奉使在任那、毛野又恐其先己而歸、具奏其狀、乃使調吉士將兵戍伊斯枳牟羅城、已能末多干岐知毛野專事細務、不以和解為意、

頻勸歸朝、毛野不聽、於是、任那背叛、欲擊毛野、遣使新羅百濟乞兵、毛野聞之、逆戰于背評、殺傷相半、百濟新羅合兵圍城、毛野嬰城自守、二國兵遂拔五城而去、是歲十月、調吉士至自任那、奏毛野驕狠任意、勞擾加羅狀、天皇遣目頰子召之、毛野至對馬、遭病俄死、

二十五年辛亥春二月、天皇疾病、傳位皇太子、是日崩於玉穗宮、年八十二、皇太子勾大兄即天皇位、是為安閑天皇、大連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如故、

冬十二月、葬繼体天皇於藍野陵、

安閑天皇諱勾大兄、繼體天皇庶長子、母妃目子媛、在位二年、

元年甲寅春正月、遷都於倭勾金橋、因為宮號、

三月、立妃春日山田皇女、為皇后、

皇后、仁賢天皇女也、先是、天皇為太子時、納為妃、常日晏不出閤、太子異而入見之、妃臥牀涕泣、問其故、對曰、飛鳥昆蟲、巢樹穴地、以愛護其子、人而無子、恨孰大焉、今太子未有嗣、妾名亦且泯滅、豈得不憂慮乎、太子感惻、奏之繼体天皇、詔賜匝布屯倉、及太子即位、立為皇后、天皇為皇后更定伊甚屯倉、又納紗手媛、香香有媛、宅媛為妃、既而敕大連金村曰、朕無嗣子、萬歲之後、朕名其絕乎、伯父宜為之計、金村奏曰、王天下者、不論有嗣無嗣、要須因物為名、請為三妃、置屯倉、以示後世、天皇從之、

二年乙卯春正月、大酺五日、

詔曰、間者連年登穀、接境無虞、蒼生樂於稼穡、黔首免於飢饉、仁風暢乎宇宙、美聲滿乎乾坤、內外

清通、國家殷富、朕甚欣焉、乃賜大酺五日、

夏五月、詔置屯倉於諸國、

是秋九月、詔櫻井田部連、縣犬養連、難波吉士等、掌屯倉稅、

冬十二月、天皇崩于勾金橋宮、年七十、葬河內舊市高屋丘陵、

天皇墻宇凝峻、不可得而窺、寬大有人君之量、在位雖年短、天下無事、民各樂其業、

是月、檜隈高田皇子、即天皇位、是為宣化天皇、

皇子、安閑天皇同母弟也、安閑天皇崩無嗣、群臣上鏡劒于皇子、遂即天皇位、

宣化天皇諱武小廣國押盾、初稱檜隈高田皇子、安閑天皇同母弟、在位四年、

元年丙辰春正月、遷都于檜隈廬入野、

二月、以蘇我稻目爲大臣、阿倍火麿爲大夫、

三月、立正妃橘仲皇女爲皇后、

皇后、仁賢天皇女也、

秋七月、大連物部麤鹿火薨、

麤鹿火、伊莒弗玄孫也、歷仕仁賢、武烈、継体、安閑、宣化、五朝、継体天皇之立也、大有定策功、

二年丁巳冬十月、詔遣大伴磐及狹手彥救任那、

磐、及狹手彥、皆大伴金村之子也、是歲新羅寇任那、父金村承詔、遣其二子援任那、磐留筑紫、統其國政、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鎭任那、且救百濟、初狹手彥將發肥前、其妾松浦佐用比賣惜別、登高山、瞻望其船、不堪悲傷、脫領巾麾之、見者莫不流涕、因號其山曰領巾麾嶺、

四年己未春二月、天皇崩于檜隈廬入野宮、年七十三、

天皇、器宇清通、神襟朗邁、不以才地矜人、○天皇有三皇子三皇女、

冬十一月、葬宣化天皇於大倭身狹桃花鳥坂上陵、

十二月、廣庭皇子即天皇位、是爲欽明天皇、

皇子、継体天皇嫡子、母手白香皇后、継体天皇愛之、常居左右、然年猶幼、不得即位、至是群臣胥議奉皇子承纘大統、皇子令群臣曰、余年少識淺、未閑政事、山田皇后明習百揆、請就而決、皇后對曰、妾蒙恩寵、山海難比、万機之難、婦女安預、方今皇子敬老慈少、善禮賢者、日中不食、以待士人、加以幼而穎敏、早擅嘉聲、天性寬和、務存矜宥、請諸臣等速令皇子登位、光臨天下、於是皇子遂即位、

是月、尊皇后手白香曰皇太后、大連大伴金村、物部尾輿、大臣蘇我稻目、並如故、

欽明天皇 諱天國排開廣庭、継體天皇子、母手白香、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庚申春正月、立正妃石姬爲皇后、

皇后、宣化天皇女也、

秋七月、遷都磯城島、是謂磯城島金刺宮、

是歲、百濟人己知部投化、蝦夷隼人並率衆歸附、詔召集秦人漢人等諸蕃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

九月、幸難波祝津宮、

大伴金村、物部尾輿、許勢稻持等從焉、遣使祭住吉神、賜民爵及帛、各有差、

四年癸亥冬十一月、遣津守連於百濟、齎詔書、圖復任那、

先是、新羅侵掠任那之地、故有是命、

十一年庚午夏四月、百濟王遣使來獻高麗俘、

先是、百濟將擊新羅、復任那、遣使上表、陳白其策、因請援兵、詔聽之、會高麗大亂、其兵來圍百濟馬津城、百濟使來請停援兵、天皇疑其陰通高麗、詔責其使者、百濟王懼、至是率其衆、及新羅任那兵伐高麗、取漢城、平壤、遂復六郡故地、

十三年壬申冬十月、百濟王遣使、獻金銅釋迦佛像及

幡蓋經論、

是時、百濟王上表、讃述佛功德、天皇疑其可禮否、下議群臣、蘇我稻目奏、宜禮之、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倶奏、不宜禮、天皇從之、仍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向原家爲寺、會諸國大疫、久而愈甚、尾輿・鎌子奏、疾疫之起、實佛之所致、宜屏棄其像、以絕禍原、天皇許之、乃命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縱火燒伽藍、先是、高麗與新羅謀、將滅百濟任那、百濟加羅安羅、遣使來請援兵、至是、百濟遂棄漢城平壤、新羅入居漢城、初、天皇幸難波祝津宮、問群臣以伐新羅、物部尾輿曰、新羅蓄怨、實由任那四縣與百濟之故、乃斥爲大伴金村失計、金村懲懼、稱病不朝、天皇遣青海夫人勾子慰問、金村謝曰、臣所病非他、今諸臣皆謂喪任那職由臣、故恐懼不朝、因以鞍馬贈勾子、勾子還奏、乃詔金村曰、卿久竭忠誠、莫恤衆口、益優寵之、不復問其罪、金村歷事仁賢・武烈・継体・安閑・宣化・欽明・六朝、爲五朝大連、至是、自懃處百濟任那失其宜、遂不出、

十四年癸酉秋七月、幸樟勾宮、

是歲、遣使於百濟、許遣援兵、因賜船馬弓矢、百濟王子餘昌、與高麗戰、大破之、

十五年甲戌春正月、立皇子渟中倉太珠敷尊、爲皇太子、

是月、百濟使至筑紫、問援兵之數、及發遣之期、既而又遣使來乞救、甚急、於是、詔遣內臣率舟師如百濟、俱伐新羅、是冬十二月、我兵攻新羅函山城拔之、百濟王上表奏捷、獻其虜獲、并好錦氍毹・斧三百口、是月、百濟王明、爲新羅所殺、

十六年乙亥秋七月、遣大臣蘇我稻目及穗積磐弓等於吉備、置白猪屯倉、

百濟王明、既爲新羅所殺、其子餘昌、使弟惠來告哀、天皇聞而傷之、遣使迎之慰問、

十七年丙子春正月、賜兵仗良馬於百濟、

是時、百濟王子惠請歸、大臣蘇我稻目謂惠曰、往昔大泊瀨天皇時、汝國爲高麗所逼、危甚於累卵、天皇使汝國祭祀我建邦之神、由是社稷安寧、頃聞汝國怠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豊潔祭祀、則國可以安矣、汝謹勿忘、惠拜跪謝恩、於是、天皇詔發筑紫舟師護送之、別遣筑紫火君率勇士一千、送至彌氐津、守其要害、

二十一年庚辰秋九月、新羅遣使貢調、饗賜超例、

二十二年辛巳新羅貢調、禮數減常、

二十三年壬午春正月、新羅滅任那官家、夏六月、下詔諭勵任那臣民、經畧興復、

會新羅貢調使至、天皇怒、將責新羅使者、使者懼、不敢請歸、即編河內更荒郡爲民、

秋七月、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副將河邊瓊缶於新羅、問攻任那之罪、

新羅起兵拒戰、男麿等擊破之、既而瓊缶輕進失利、爲新羅所虜、調伊企儺死之、

八月、遣大將軍大伴狹手彥、率兵數万伐高麗、

狹手彥用百濟計、大破高麗兵、高麗王踰墻而逃、狹手彥乘勝入其王宮、悉獲珍寶及七織帳・鐵屋以歸、乃以七織帳獻天皇、是時呉人智聰、賷儒釋方書・明堂圖等百六十四卷及佛像樂器、來獻之、

是冬、新羅入貢、使者又留而不歸、

三十一年庚寅春三月、大臣蘇我稻目薨、

稻目、石川宿祢玄孫也、父曰高麗、宣化天皇元年稻目爲大臣、先是、大伴狹手彥伐高麗國、破之、獲美女而歸、遺稻目、稻目納其二女、爲妻、居軽曲殿、生馬子、及境部摩理勢、至是薨、

夏四月、幸泊瀨柴籬宮、

是時、越人上言、高麗使人、漂着海岸、於是、車駕還自泊瀨、遣東漢糠兒葛城難波於越國、迎高麗使人、是秋、再饗高麗使於山背相樂館、

三十二年辛卯春三月、遣坂田耳子郎君於新羅、責問滅任那、

夏四月、天皇不豫、尋崩、

是時、皇太子在外、馳驛召之、引入臥內、執其手詔曰、朕病甚、以後事屬汝、汝須征新羅、封任那、朕死而無恨、是日崩于內寢、

秋九月、葬欽明天皇於檜隈坂合陵、

天皇在位、天下大風雨、卜之、賀茂神爲祟、乃擇四月吉日祭之、於是、穀稼豊熟、賀茂祭始于此、

敏達天皇 諱渟中倉太珠敷、欽明天皇第二子、母石姬、在位十四年、

元年壬辰夏四月、即天皇位、居于百濟大井宮、尊皇后石姬曰皇太后、大連物部弓削守屋、如故、是月、以蘇我馬子爲大臣、

二年癸巳夏五月、高麗使抵越海、

朝廷以高麗使人數失路、疑之、使吉備海部難波送還其國、難波畏風浪、投高麗使二人於海而還、

三年甲午秋七月、高麗使來、

高麗使上疏、請問送使不至之故、於是、讓責難波、抵罪、

冬十一月、新羅入貢、

先是、欽明天皇之崩也、新羅弔使至、至是入貢、

四年乙未春正月、立廣姬爲皇后、

皇后、息長真手王女也、

二月、百濟貢調、數倍常年、

天皇以任那未復爲憂、詔諸皇子大臣計議、因遣使於新羅任那百濟、議其和解、

夏六月、新羅貢調、數超常例、

是時、新羅併獻多多羅、須奈羅、和陀、發鬼、四邑之調、

冬十一月、皇后崩、

皇后生押坂彥人大兄皇子、逆登皇女、菟道磯津貝皇女、

五年丙申春三月、立豊御食炊屋姬尊爲皇后、

皇后、欽明天皇女也、

六年丁酉冬十一月、大別王等還自百濟、

百濟因大別王、獻經論若干卷、并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師、佛工、寺工、詔置之難波大別王寺、

十三年甲辰秋九月、鹿深臣、佐伯連、至自百濟、

是時、鹿深佐伯二人、各齎佛像一軀、蘇我馬子、造殿安之、佛法自茲漸漫、

十四年乙巳春二月、疫疾流行、民多死亡、

大連物部弓削守屋、大夫中臣勝海、奏言、佛法興行、疾疫愈甚、請嚴禁其法、詔制可之、因燒佛像塔殿、是時、天皇欲速復任那、差坂田耳子王、為使、會天皇及大連守屋、患瘡而不果、於是、詔皇弟橘豐日皇子曰、宜奉先皇遺勅、以復任那、為事、當是時京師患瘡死者甚多、民間訛言、是燒佛像之所致也、蘇我馬子、依病請奉三寶、天皇素好文史、不信佛法、乃詔馬子曰、汝獨為之、勿惑他人、

秋八月、天皇崩于大殿、起殯宮於廣瀨、

天皇有六皇子十皇女、前皇后廣姬、生一皇子二皇女、後皇后炊屋姬、生二皇子五皇女、及崇峻天皇崩、炊屋姬皇后即帝位、推古天皇是也、

九月、皇弟橘豐日皇子即天皇位、是為用明天皇、都於磐余、謂之池邊雙槻宮、大臣蘇我馬子、大連物部弓削守屋、並如故、

用明天皇諱橘豐日、欽明天皇第四子、母堅鹽媛、在位二年、

元年丙午春正月、立穴穗部間人皇女為皇后、

皇后、欽明天皇女也、

夏五月、穴穗部皇子、陰謀不軌、殺三輪逆、

穴穗部、欽明天皇庶子也、及敏達天皇崩、群臣悉集殯宮、穴穗部發憤言曰、何故事死王之庭、而不

朝生王之所、既而用明天皇即位、穴穗部憤恨、至是、欲烝炊屋姬皇后、強入殯宮、三輪逆麾兵衛鎖門不內、穴穗部問曰、何人在此、兵衛荅曰、三輪君逆在焉、穴穗部七呼、終不開門、於是、謂大臣蘇我馬子大連物部守屋曰、逆屢無禮、前我奉誄殯庭、逆曰、不荒朝廷、淨如鏡面、治平奉仕、方今天皇子弟多、且兩大臣在、誰得言專奉仕、其無禮如此、余又欲觀殯宮、拒而不入、七呼不應、願斬之、二人共曰、唯命、穴穗部素與守屋善、便俱率兵圍磐余池邊、逆知之、逃於三諸岳、夜半出山、潛匿炊屋姬皇后別宮、為族人白堤橫山所告、穴穗部復遣守屋擊逆及其二子、因又欲自行、馬子聞之、抵穴穗部家、會其出門、乃諫曰、王者不近刑人、請莫自往、穴穗部不肯、馬子從到磐余池邊、切諫之、穴穗部乃止、踞牀以待、守屋還、久之守屋至、曰、誅滅逆等、

二年丁未夏四月、新嘗於磐余河上、天皇得病還宮、

天皇既不豫、乃詔群臣曰、朕欲歸三寶、卿等議之、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佛也者蕃神、不足敬、蘇我馬子、贊成詔旨、引僧入宮、於是、守屋、馬子、怨隙滋甚、馬子潛集兵、守屋及中臣勝海、亦聚兵自守、迹見赤檮、伺勝海之出、殺之、

天皇患瘡大漸、遂崩於大殿、

守屋圖立穴穗部皇子、與泊瀨部皇子謀、奉炊屋姬皇后詔、遣佐伯丹経手、土師磐村、的真嚙、討穴穗部、及宅部皇子、宅部與穴穗部最相善、是夜將半、丹経手等圍穴穗部宮、兵士登樓、擊穴穗部肩、穴穗部墜地、走入偏室、乃擧燭索而殺之、明日誅宅部、

七月、葬用明天皇於磐余池上陵、

是月、馬子與泊瀨部皇子、及諸皇子群僚、率軍攻守屋、大戰敗之、誅守屋並其子、守屋、物部尾輿子

也、繼父爲大連、敏達天皇之朝、佛法漸行于世、馬子首崇信之、守屋心不喜之、頗有所規諫、詔從之、守屋躬自往寺、毀塔宇、燔佛像、棄餘燼於難波堀江、責馬子及其徒信佛者、遣佐伯御室、逮馬子所崇信三尼、馬子啼泣出之、吏人奪其三尼衲衣、鞭之、馬子甚恥之、守屋誅三輪逆也、馬子歎曰、天下之亂不久矣、守屋曰、非汝小子之所知也、馬子益恨焉、押坂部毛屎密告守屋曰、今群臣圖公、將要於路、守屋乃退居於阿都別業、聚兵自衛、中臣勝海亦應之、作彦人竹田二皇子像厭之、既而勝海知事不成、適水派宮、歸于彦人皇子、舍人迹見赤檮伺其出宮而擊殺之、守屋使人謂馬子曰、竊聞群卿謀我、我故退焉、而馬子益招集其黨、日夜警備至、是馬子與泊瀨部、竹田、豐聰耳、難波、春日、諸皇子、及紀男麿、巨勢比良夫、膳賀拖夫、葛城烏那羅、俱率師攻守屋、遣大伴嚙、阿部人、平群神手、坂本糠手、春日臣、從志紀郡逼澁河、守屋親率子弟及家兵、築稻城拒戰、兵勢甚壯、守屋登樹雨射、諸

皇子軍恐怖三退、豐聰耳及馬子、整兵進攻、迹見赤檮射墜守屋、遂併其子殺之、守屋軍潰、子男親戚皆逃、是時守屋資人捕鳥部萬、將兵一百、爲守屋守難波宅、聞守屋死、乘夜潛逃、抵茅渟有真香邑、與其妻訣、遂匿山中、朝廷議萬懷逆心、會萬身被敝衣、執弓劍而來、有司遣衛士數百圍之、萬隱于叢篁中、以繩繫竹搖之、令人謬已所在、衛士疑惑、萬連射倒數人、衛士恐不敢近、萬遁走、衛士追射、皆不能中、有一人疾馳伏于河上、射萬中膝、萬拔其矢、張弓發箭、乃倒地號呼曰、萬將爲天皇之盾、而効其勇、何不問其故、窮迫至此、吁汝等來前願聞我罪、追兵競馳射之、萬連截飛矢、殺三十餘人、既而投弓劍於河、以刀子自刺其首而死、萬有畜狗、繞屍而吠、遂啣其頭、收置古冢、臥其側不食而死、河內國司奏狀、朝廷下符曰、此事可觀于後許使其族收葬、由是築雙墓於有真香邑、葬萬及狗云、

八月、炊屋姬皇后、與群臣定策、勸進泊瀨部皇子、是日、皇子即天皇位、是爲崇峻天皇、大臣蘇我馬子如故、

崇峻天皇 諱泊瀨部、欽明天皇第十二子、母小姉君、在位五年、

元年戊申春三月、立小手爲妃、

是歲、百濟貢調、并獻佛舍利、及僧九人、寺工、鑪盤工、瓦工、畫工、

二年己酉秋七月、遣近江滿於東山道、宍人鴈於東海道、阿倍臣於北陸道、觀察國境、

四年辛亥夏四月、葬敏達天皇於磯長陵、

秋八月、詔議復任那、

是冬、以紀男麿、巨勢比良夫、狹臣、大伴嚙、葛城烏奈羅、爲大將軍、復任那、率兵二万餘屯筑紫、遣吉士磐金於新羅、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察問二國、

五年壬子冬十一月、天皇暴崩、

先是、有人獻山猪、天皇指之曰、何當斬朕所惡之人、如斷此猪頭、因多備兵仗、大臣馬子聞而懼、至是天皇暴崩、

是日、葬天皇於倉梯岡陵、乃馳驛筑紫、告大將軍紀男麿等曰、勿以內亂怠於外事、

十二月、炊屋姬皇后、即天皇位於豐浦宮、是爲推古

天皇大臣蘇我馬子如故、

天皇、初稱額田部皇女、用明天皇同母妹也、容色端麗、進止有度、敏達天皇納之、立爲皇后、至是、群臣請皇后踐祚、皇后辭讓、百寮上表勸進、至三乃從、遂即天皇位、

推古天皇　諱豐御食炊屋姫、欽明天皇第三女、母堅鹽媛、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癸丑夏四月、立廐戸豐聰耳皇子爲皇太子、攝籙萬機、

秋九月、改葬用明天皇於河內磯長陵、

是歲、敕創四天王寺於難波荒陵、

二年甲寅春二月、詔興隆佛教、

皇太子及蘇我馬子等奉詔、於是、群臣競造佛寺、

三年乙卯秋七月、大將軍紀男麿等至自筑紫、

是歲、高麗僧惠慈、百濟僧慧聰等來、大弘佛教、

四年丙辰冬十一月、法興寺成、

詔以蘇我善德爲法興寺司、善德、馬子第二子、

八年庚申春二月、新羅與任那戰、

詔以境部臣爲大將軍、穗積臣爲副將軍、將衆万餘救任那、大破新羅兵、拔其五城、新羅割地乞降、天皇更遣使新羅任那、檢問其狀、於是、二國貢調、誓以二國寢兵、毎歲必朝、因召還諸將、比還、新羅又侵任那、

九年辛酉春三月、遣大伴嚙於高麗、坂本糠手於百濟、救任那、

是秋、新羅諜者至對馬、捕之流于上野、尋詔議討新羅、

十年壬戌春二月、以來目皇子爲征新羅將軍、

來目、用明天皇子也、率兵二万五千、直赴筑紫、遇病不得發、明年二月、遂薨于筑紫、詔以其兄當麻皇子代之、當麻會妻喪、遂不果行、

十二年甲子春正月、賜冠位十二階於諸臣、有差、

是歲、皇太子撰憲法十七條上之、詔改定朝禮、

十五年丁卯秋七月、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

明年四月、妹子還自隋、隋使裴世清、從妹子來、上其國書及信物、詔饗世清於朝、及世清歸、復以妹子、及難波雄成、爲使送之、學生、留學僧、八人從焉、

十八年庚午冬十月、新羅任那並朝貢、賜使者物有差、

十九年辛未夏五月、藥獵于菟田野、

先是、將幸菟田、觀逐野獸、皇太子諫曰、佛教五戒、一爲不殺生、儒之所謂仁也、願陛下永斷此事、天皇納之、自是、毎歲以五月五日採藥、名曰藥獵、

二十年壬申春二月、改葬皇太夫人堅鹽媛、

二十五年丁丑詔令皇太子講勝鬘經、

大臣馬子、讚揚太子功德、請賞其勞、天皇大喜、益太子湯沐邑、加給東宮俸、太子皆施之其所創寺、

二十八年庚辰冬十月、修檜隈陵、

是歲、皇太子與大臣蘇我馬子議、錄天皇記、及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公民等本記、

二十九年辛巳春二月、皇太子薨、

皇太子、用明天皇長子、母穴穗部間人皇后、皇后懷娠、偶出巡視宮省、至馬官廏戸、不勞而產、因名廏戸、生而能言、有聖智、年數歲、與諸皇子集宮中、相戲口鬪、用明天皇聞之、取笞而起、諸皇子皆走避、太子獨袒而進、天皇曰、汝何爾耶、對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穴而藏、所以進受笞也、天皇異之、稍長好讀書、性最聰敏、兼聽十人訴事、略無違錯、父帝愛之、居之宮南上殿、因號曰上宮廏戸豐聰耳皇子、父帝患瘡彌留、太子晝夜侍側、祈請三寶、口不絕響、父帝因欲歸佛、而天子未曾禮佛、是以召群臣會議、大連守屋、大夫勝海、極諫不可、大臣馬子曰、唯詔之從、乃引豐國法師于宮中、太子握

馬子手、垂涕曰、三寶妙理、人不之識、妄生異議、今大臣歸心於福田、何喜加之、馬子叩頭曰、賴殿下聖德、興隆佛法、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守屋大怒、太子謂左右曰、大連迷因果理、禍將至、但未覺耳、或以告守屋、守屋備兵自衛、勝海以衆助守屋、太子使舍人迹見赤檮陰殺勝海、及父帝之喪在殯、馬子攻守屋、太子束髮於額、身隨軍後、守屋兵強、太子自度、非假佛力、不能克、乃以白膠木作四天王像、置於頂髮中、發誓曰、今若使我勝敵、當為護世四王、創建寺塔、既而守屋敗死、太子乃建寺、安四天王像、收守屋奴婢、資財田宅、悉施捨焉、分田一万頃、賞赤檮、及崇峻天皇立、惡馬子驕暴、密謂太子曰、馬子內恣私慾、外矯飾佛教、而實無忠義之情、汝以為如何、太子對曰、馬子誠驕臣也、惟陛下忍焉、崇峻剛腸嫉惡、時有忿言、馬子聞而懼、密圖不軌、太子處其間、兩知其計、而不能匡濟、隱忍累日、天皇遂以弑崩、太子聞而哭曰、過去報也、馬子後捕行弑者、東漢駒、數罪殺之、天下益憎之、太子

亦曰、雖有此誅、而弑君之名、千載不能雪矣、然復翻畀附之、無敢與忤、既而高麗僧慧慈來、太子師之、從受五戒、倣浮屠之號、自命曰勝鬘、及太子寢病、天皇使田村皇子視疾、且問所欲言、太子便附田村皇子、報奏、而其所言、不過紹興佛法、造修伽藍事、遂薨于斑鳩宮、年四十九、初欽明天皇之時、百濟始獻佛像經論、欽明疑之、未信、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固執正議、排之、是以其法廢而不行、及太子與馬子相得、殺守屋、勝海、而其道始熾、未數十年、寺四十六所、僧尼一千三百八十餘人云、太子所建寺、曰四天王、法隆、中宮、橘樹、蜂岡、池後、葛城元興、日向、定林、法興、所著、有勝鬘、維摩、法華經疏、號曰上宮疏、皆得深義、太子有八男六女、長曰山背大兄王、次、財王、日置王、長谷王、三枝王、伊止志古王、麻呂古王、白髮部王、而山背大兄王、於諸子最賢、特受推古天皇寵、

冬十二月、穴穗部間人皇后崩、

三十一年癸未秋七月、新羅任那貢調、獻佛像金塔舍利大小幡等、

詔以佛像置葛野秦寺、其餘納四天王寺、此時、唐僧慧齊慧光、醫慧日、福因等、從新羅使來、新羅復擊任那取之、天皇召群臣、議討新羅、乃遣難波磐金於新羅、吉士倉下於任那、察問其狀、更以大德境部雄麻呂、小德中臣國、為大將軍、發兵數万、討新羅、新羅恐怖、請罪、赦釋之、

三十二年甲申夏四月、詔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

先是、有僧執斧毆祖父、天皇召大臣議、將處重科、召諸寺僧尼推問、將并坐之、百濟僧觀勒上表、請獨罪其犯惡逆者、而赦其餘、聽之、乃詔曰、夫僧尚犯法、何以誨俗、自今以後、宜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至是、以觀勒為僧正、鞍作部德積為僧都、

三十四年丙戌夏五月、大臣蘇我馬子薨、以其子蝦夷為大臣、

蘇我馬子、大臣稲目之子也、性習武畧、且有才辨、深敬佛法、崇奉善信、禪藏、慧善三尼、尤篤、物部守屋奉詔、燒佛像塔殿、執三尼、錮之、馬子啼泣、乃奏曰、臣疾久弗瘳、非由三寶之力、則不可救治、於是詔還三尼於馬子、馬子大喜、乃禮三尼、新營精舍居之、及敏達天皇崩、群臣拜殯宮、獨馬子佩刀而誄、守屋笑曰、如中箭之鳥雀、馬子恚焉、次至守屋、守屋手足震慄、馬子笑曰、可懸鈴矣、由是怨隙漸深、用明天皇崩、守屋謀立穴穂部皇子、馬子乃使人殺穴穂部、遂殺守屋、崇峻天皇惡其驕恣專權、馬子大懼、招聚其黨、潛謀弑逆、詐稱進東國調、竊使東漢駒行弑、宮中大驚擾、馬子使人収之、於是人始知馬子所為、而無敢言焉者、馬子深德駒、贈遺豐厚、常令出入卧内、駒竊姦馬子女河上娘、竊

匿為妻、既而事覺、馬子大怒、縛駒庭樹、繫髮枝上、將射之、責其罪曰、賊奴驕而愚、輙弑天皇、駒大呼曰、我當時唯知有大臣、不知有天皇、馬子益怒、自取劒、封其腹、遂斬其首、既而馬子奏請曰、葛城縣臣之舊里也、因縣以為氏、則足矣、欲賜其縣為封戸、推古天皇詔曰、朕蘇我氏之出、而大臣則朕舅也、大臣之所言、無不從、夜則不俟明、日則不至昏、然當朕之世、遽失此縣、後世必言、以婦人臨天下、愚而妄失縣邑、如此則豈惟朕之受譏、大臣亦蒙不忠之名、終不聽、馬子家於飛鳥河上、穿池築島、因稱島大臣、至是薨、後世以逆臣目之、

三十六年戊子春二月、天皇不豫、

天皇寢病、因召田村皇子謂曰、登天位而經綸鴻基、臨万機以亭育黎元、所繫惟重、非可輙言、汝慎察之、勿敢輕言、又召山背大兄王曰、汝年尚稚、雖有志望、慎勿言、必待群言而從焉、

是月、天皇崩、

遺詔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大飢、勿起山陵、以厚葬、當就竹田皇子塋葬之、於是殯于南庭、

秋九月、葬竹田陵、

天皇無嗣、大臣蘇我蝦夷、會群卿於私第、宣田村皇子、及山背大兄王、所受遺詔、議之、蝦夷固欲立田村皇子、境部摩理勢、嘗與豐聰耳太子相善、乃欲立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議未決、大兄王聞之、遣三國王、及櫻井和慈古、執遺詔詰蝦夷、蝦夷不肯服、乃使阿倍麻呂等、致意摩理勢、摩理勢怒甚、是時、宗族咸廬于馬子冢上、摩理勢乃毀其廬、蝦夷不懌、遣身狹勝牛、錦織赤猪、謂曰、衆非汝是我、必違衆從汝、衆是汝非我、當背汝從衆、我前知汝言不是、而千支之義、不忍加害、汝執迷不回、我與汝生隙、國家亦亂、然則後世將言我二人敗國、是遺惡名於千載也、勿獨自異、摩理勢不從、遂奔班

鳩、居于泊瀬王家、蝦夷大怒、令群卿請大兄王曰、頃者摩理勢違臣、匿泊瀬王宮、願得之推問其所由、大兄王乃諭摩理勢、以從群議、摩理勢哭泣還家、居之十餘日、泊瀬王薨、摩理勢歎曰、我生復誰恃矣、蝦夷遂遣兵殺之、摩理勢既死、大兄王亦無踐祚之志、於是蝦夷與群卿決議、迎田村皇子立之、

舒明天皇

諱息長足日廣額、初稱田村皇子、押坂彦人皇子之子、敏達天皇之嫡孫也、母糠手姫皇女、在位十三年、

元年己丑春正月、即天皇位、大臣蘇我蝦夷如故、

蝦夷既與群臣、定策翊戴天皇、上璽、天皇辭曰、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賢、何敢當焉、群臣固請曰、大王先朝鍾愛、幽顯屬心、宜纂皇統、光臨億兆、於是、天皇遂即位、

二年庚寅春正月、立寶皇女爲皇后、

是時、以蘇我法提郎媛爲夫人、

冬十月、移宮於飛鳥岡、是謂岡本宮、

是歲、高麗百濟朝貢、爲修難波大郡、及三韓館、遣大仁犬上御田鍬、藥師慧日於唐、田部連、還自掖玖、未幾、掖玖人歸化、

三年辛卯秋九月、幸攝津有間溫湯、

車駕至十二月而還、是歲、百濟王義慈、納其子豐璋爲質、

四年壬辰秋八月、唐使高表仁、送犬上御田鍬等至對馬、入唐學問僧從而歸、

是時、新羅送使從之、詔遣大伴馬養、以飾船三十餘艘、迎高表仁、入難波館、

九年丁酉春二月、大仁上毛野形名討平蝦夷、

先是、蝦夷叛、詔以形名爲將軍、未幾、形名討平蝦夷、

十年戊戌冬十月、幸有間溫湯、

十一年己亥春正月、車駕至自有間、此月新甞、

先是、以車駕在有間、新甞遲延、至是行之、

冬十二月、幸伊豫溫湯、

十二年庚子夏四月、車駕至自伊豫、居廐坂宮、

先是、岡本宮災、遷御田中宮、至是居廐坂宮、

冬十二月、天皇遷百濟宮、

是月、新羅百濟朝貢、入唐學生高向玄理、學僧清安、從新羅使而還、詔賜二國使爵各一級、

十三年辛丑冬十月、天皇崩于百濟宮、殯於宮北、

天皇有四皇子、皇后生天智天皇、天武天皇、夫人法提郎媛生古人皇子、蚊屋采女生蚊屋皇子、

皇極天皇

諱天豐財重日足姬、初稱寶皇女、舒明天皇皇后也、母吉備姬、在位四年、

元年壬寅春正月、即天皇位、大臣蘇我蝦夷如故、

天皇、敏達天皇曾孫、押坂彥人大兄皇子孫、茅渟王之女也、初適用明天皇孫高向王、而生漢子、後舒明天皇納之、立爲皇后、至是即位、乃替古施政、然蝦夷子入鹿、自專政柄、威權過父、天皇竊憂之、

是月、百濟弔喪使來、三月新羅賀登極使、及弔喪使來、五月百濟貢調、

秋八月、幸南淵河上祈雨、

先是、天下大旱、大臣蘇我蝦夷、以百姓大雩無應、聚僧大寺、讀大乘經、焚香自禱、亦無驗、於是天皇行幸南淵、跪拜四方、仰天而祈、雷雨忽至、遂雨五日、遍于諸國、百姓呼万歲、稱曰至德天皇、

冬十二月、行舒明天皇喪事、葬滑谷岡、是日權遷於小墾田宮、

先是、發近江及越國之丁、造百濟大寺、復課諸國造船舶、是時、以將營宮室、下詔諸國、限十二月取材、又發諸國丁、東至遠江、西至安藝、於是越國蝦夷數千、相率內附、

二年癸卯夏四月、天皇遷於飛鳥板蓋新宮、

是月、百濟高麗調貢使來、勅遣使難波、檢百濟調物、責其數減常、

秋九月、改葬舒明天皇於押阪陵、

是月、皇祖母吉備島命薨、詔土師猪手視喪事、皇祖母始寝病以至發喪、天皇不去牀側、視養無倦、

冬十一月、蘇我入鹿襲殺山背大兄王、

大兄王、豊聰耳太子之長子、於諸子最賢、入鹿專政、欲以古人大兄王為皇嗣、忌山背大兄王、名振天下、謀除之、遣軍衆於班鳩襲大兄王、奴三成與舎人數十人拒戰、射其將土師猪手殺之、軍衆怖退、大兄王置馬骨於内寢、竊與子弟妃妾衆間逃匿膽駒山、軍衆縱火燒宮、見燼骨以為大兄等皆死也、解圍而去、大兄等在山中、絶糧數日、三輪文屋勸曰、請就深草屯倉、得馬赴東國、頼乳部興師還戰、其必克之、大兄王曰、卿言固然、但我嘗願十年不役民、且以一身故、何害百姓、夫損身安國、豈不大丈夫興、何必戰勝是務、已而入鹿聞大兄等在山中實未死、而大懼、速遣兵索之、終不能獲、大兄等還入班鳩寺、兵復來圍、大兄使文屋謂諸將曰、吾若起兵討入鹿、取勝必矣、然吾不欲以一身之故傷殘百姓、故今以吾身賜入鹿、乃與子弟妃妾自経而死、

三年（甲辰）春正月、以中臣鎌足拜神祇伯、鎌足稱疾不就、

鎌足、一名鎌子、小徳冠御食子之子也、其先天兒屋根命、為瓊瓊杵尊輔臣、天兒屋根孫天種子命仕神武天皇有功、掌祭祀、其遠孫常磐大連、欽明之朝、始賜姓中臣、御食子乃常磐大連之孫也、至是、鎌足不欲與入鹿等共視事、稱疾退居三島、

四年（乙巳）夏六月、中大兄皇子與中臣鎌足、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等相謀誅逆臣蘇我入鹿於朝、尋誅其父蝦夷、

先是、蘇我入鹿、挾不臣之心、覬覦社稷、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有為之主、乃屬意於中大兄皇子、然不能通情、一日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槻樹下、皇子鞋隨鞠而脱、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自是相親善、倶布肺腑、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無計不相協、鎌足曰、成大事者、不可無眦輔、大王宜與蘇我石川麻呂結婚成好、而後與之謀成功之路、莫近於玆、皇子大悅從之、鎌足往說石川麻呂進其女、於是、石川麻呂赤心奉皇子、鎌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網田於皇子、會三韓入朝、皇子告石川麻呂曰、韓使進調之日、卿當讀表、吾欲入誅入鹿、石川麻呂諾、及期天皇御大極殿、入鹿為人多疑、晝夜帶劔、鎌足使俳優調誘之、入鹿笑而解劔、乃入就位、皇子自執長槍、鎌足持弓矢警備、使海犬養勝麻呂授匣中兩劔於子麻呂、網田、斬入鹿、子麻呂恐甚、鎌足叱而遣之、子麻呂等猶畏縮不發、皇子先入、急擊入鹿、子麻呂等相踵而進、遂斬殺入鹿、天皇大驚、問其故、皇子伏地、奏入鹿罪、天皇起入内寢、命賜入鹿屍於父蝦夷、漢直等招聚親族、為蝦夷備、皇子使巨勢德太古喩以君臣大義、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吾儕坐君大郎、當見誅戮、大臣亦不免、拒戰復為誰乎、棄兵而去、衆從而潰散、於是、蝦夷亦遂伏誅、初蝦夷強僭、建祖廟於葛城高宮、而作八佾舞、大發國内並百八十部人民、豫築二墓、其一曰大陵、為己墓、一曰小陵、為子入鹿墓、謂人曰、願死後無勞民、又聚上宮乳部民營作、使役無息、上宮大娘姫王發憤而歎曰、蘇我臣專擅國政、多行無禮、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何由任意大役吾民、自此兩家構怨、既而蝦夷因病不朝、私授紫冠於子入鹿、以擬大臣、呼次子某曰物部大臣、其祖母物部氏、貲財大張威福、天皇不能制焉、入鹿一名鞍作、為人暴戾、上下震恐、憚其嚴酷、蘇我氏與上宮諸王子有

隙、入鹿將除之、古人大兄者、舒明天皇之子、其母馬子女也、乃謀立以爲皇嗣、遂殺山背大兄、及其子弟、於是、上宮豐聰耳太子之子孫悉絶、入鹿意既無所憚、乃營二家於甘檮岡、稱蝦夷家曰宮門、已家曰谷宮門、稱男女曰王子、宅外構柵門、傍作兵庫、又造家於畝傍山東、築城環池、起庫儲箭、每其出入、俾五十兵士繞身從之、常使力士持刀護衛其座、至是入鹿父子伏誅、

是月、天皇讓位於輕皇子、

天皇初欲傳位於中大兄皇子、皇子告鎌足、鎌足曰、古人大兄、殿下之兄也、今殿下越次承大統、恐失恭遜之義、而輕皇子、殿下之舅也、臣愚以爲不如讓輕皇子、以荅民望、中大兄頷之、乃密奏讓古人大兄皇子、皇子固辭、入法興寺爲僧、遂立輕皇子爲嗣、授璽輕皇子、令踐祚、於是事定、

輕皇子即天皇位、尊先帝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皇

子爲皇太子、

始置左右大臣及内臣、以阿倍倉梯麻呂爲左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内臣、授大錦冠、以高向玄理、僧旻爲國博士、賜金策左右大臣、既而天皇與皇太子奉先帝皇祖母尊、盟群臣於大槻樹下、告天地神祇曰、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今共瀝心血、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心、若貳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乃紀是歳爲大化元年、年之有號始于此、

孝德天皇　諱天萬豐日、初稱輕皇子、皇極天皇同母弟也、在位十年、

大化元年 乙巳 秋七月、立間人皇女爲皇后、

皇后、舒明天皇女也、是時、高麗、百濟、新羅、遣使朝貢、百濟使兼領任那調使、巨勢德太古宣詔責百濟使、却還貢物、詔歷問大夫及諸伴造、以以悅使民之道、右大臣石川麻呂奏、先祭神祇、而後議政事、於是、遣倭漢比羅夫於尾張、忌部子麻呂於美濃、課供神之幣、詔立諸國司使民之制、校田畝、作戶籍、

八月、設鍾匱於朝、受人民憂訴、

詔曰、凡憂訴之人、有伴造者、則伴造先議而後奏、有尊長者、則尊長先議而後奏、如伴造尊長弗達、則納牒於匱、昧爽有司執而上之、朕親記年月、與群卿共議、罪其伴造尊長官司、或阿黨聱留、剖斷不直者、是日、又詔定男女奴婢之法、

九月、古人大兄皇子謀反、伏誅、

初、皇極天皇欲傳位於中大兄皇子、中大兄讓古人大兄、曰、大兄先帝之子、而年又長、當居天位、古

人大兄避座逡巡、拱手辭曰、大王既承聖詔、何煩推讓、臣願出家入吉野、勤修佛道、言畢解佩刀投地、又命帳內各解刀、自抵法興寺、剔除鬚髮、遂入吉野、世稱吉野太子、至是與田口川堀、朴井椎子、笠垂、倭漢文麻呂、秦田來津、謀反、未幾、笠垂詣中大兄、自首請罪、於是、使菟田朴室古、高麗宮知、將兵討之、斬古人大兄父子、古人大兄、舒明天皇庶長子也、

冬十二月、遷都於難波長柄豐碕、

先是、遣使諸國錄民口、詔禁私賣土地、以杜田野兼并之弊習、於是百姓大悅、

二年 丙午 春正月、詔下新令四條、

其一曰、罷前代所置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田莊、大夫以上各賜食封、其二曰、新定畿內國界、修京師、置國司、郡司、郡令、大中小、置大領小領主政主帳、其三曰、造戶籍

制班田收授之法、定田畝、其四曰、罷舊賦役、行租庸調之法、

是月、幸子代離宮、

遣使郡國、修兵庫、因使右大臣石川麻呂宣詔、罷處處雜役、

三月、罷子代入部、御名入部、及屯倉、

先是、詔東國國司、及東國朝集使等、論政治得失、優詔褒其良政者、遂罷官司屯田、免吉備島皇祖母所貸稻、以屯田班賜群臣及伴造等、大蠲民疾苦、至是、命皇太子議入部及屯倉廢置、皇太子奏請罷入部及屯倉、乃獻入部民五百二十四口、屯倉一百八十一所、天皇嘉納焉、既而立葬地墳墓之制、凡自經及絞人爲殉、或瘞馬於壙、或藏寶於墓、或斷髮刺股而誄之類、一切禁遏、又詔罷市司及津渡之調賦、遣使於諸國勸農事、

秋八月、幸蝦蟇離宮、

下詔諭新設百官、悉改舊職之意於臣連伴造國造、

三年丁未春正月、天皇觀射於朝、

是日、高麗新羅、遣使貢調、

是歲、天皇還御小郡宮、

詔新制禮法、定百官朝參時刻、制七色十三階冠、工人倭漢荒田井比羅夫穿溝瀆、通難波、督役失方、百姓疲勞、有上疏諫者、詔即日罷役、是歲始造渟足柵、置柵戶、新羅遣使、獻孔雀鸚鵡各一雙、

五年己酉春二月、改制冠十九階、置八省百官、

三月、左大臣阿倍倉梯麻呂薨、

天皇爲倉梯麻呂擧哀於朱雀門、

二月、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其弟日向所讒自殺、事覺、敕貶日向爲太宰帥、

石川麻呂有異母弟、曰日向、譖石川麻呂於皇太子曰、臣兄石川麻呂、謀伺殿下遊海濱、以爲凶逆、太子信之、遂奏于天皇、天皇即遣大伴狛、三國麻呂、穗積嚙等、鞫問反狀、石川麻呂曰、我當詣闕自陳、狛等奏之、天皇速發兵圍其宅、石川麻呂攜二子道茅渟而奔倭、先是、長子興志、在山田營佛寺、聞變迎石川麻呂於今來、擁入佛寺、興志欲拒追兵、石川麻呂不聽、興志猶聚兵、欲燒小墾田宮、石川麻呂聞其謀曰、汝愛死乎、曰否、石川麻呂乃諭興志及山田寺僧徒曰、夫爲人臣子者、豈搆逆於君、失孝於父耶、我造此伽藍、亦非爲身謀、唯祈天祚之永久也、而今被日向之讒、陷不測罪、所以逃

來于此者、欲從容就死也、平生忠誠、死猶不渝、乃開佛殿戶、誓曰、願生生世世不怨君上、遂自經而死、妻及三男一女同死、其餘從死者多、是日、大伴狛、蘇我日向、將兵追石川麻呂、及至黑山、會土師身、采女使主麻呂、從山田寺馳來、告曰、石川麻呂既與妻子俱縊死、於是、狛等自丹比坂歸、日向率兵圍山田寺、使物部二田鹽、斬石川麻呂首、鹽拔刀先剮其肉、擧而示衆、叱咤號呼而斬之、凡坐石川麻呂事、斬者、田口筑紫、耳梨道德、高田醜雄、額田部湯坐連、秦吾寺等十四人、絞者九人、流者十五人、既而籍石川麻呂家、檢其家資、好書皆記曰、皇太子之書、重寶皆記曰、皇太子之物、於是、太子始悟其寃、愧悔哀歎、遂以日向爲太宰帥、實貶之也、時人謂之隱流、

夏四月、以巨勢德太古爲左大臣、大伴長德爲右大臣、並授大紫位、

白雉元年庚戌春二月、穴戸國司草壁醜經獻白雉、詔養之於園、

既而天皇觀白雉、儀衛如元會、棄雉於輿、使群臣舁之、左右大臣援至御座前、皇太子使左大臣德太古、率群臣上表稱賀、詔曰、夫聖王出世治民、天應之以祥瑞、昔在西土之君、周成王漢明帝之世、白雉爰見、我日本譽田天皇之世、白鳥巢宮、大鷦鷯帝之時、龍馬西出、自古迄今、祥瑞時見、必應有德、所謂鳳凰麒麟、白雉白鳥、異草嘉木、諸瑞應之物、皆是天地所生、休祥嘉瑞也、夫明聖之君獲斯祥瑞、適其宜也、朕惟虛薄、何以致之、蓋是輔翼公卿、各盡丹誠、奉遵制度之所致也、公卿百官、其以清白心、敬崇神祇、宜與天下俱受休祥、又詔改元曰白雉、大赦天下、禁放鷹於穴戸境、授醜經大山位、厚加賞賜、復穴戸三年調役、

二年辛亥秋七月、右大臣大伴長德薨、

長德字馬飼、大德冠大伴咋之長子也、

冬十二月、天皇遷新宮、號曰難波豐碕宮、

是歲、新羅貢調使至筑紫、以其服用唐制、責還之、

四年癸丑夏五月、遣使於唐、

小山上吉士長丹為遣唐大使、小乙上吉士駒為副使、又以大山下高田根麻呂為大使、小乙上掃守小麻呂為副使、七月、大使根麻呂等至薩摩竹島、其舩漂沒、唯門部金等五人得免而還、是歲、皇太子奏請遷于倭京、不許、皇太子奉皇祖母尊及皇后、率皇弟、移居倭飛鳥河邊行宮、公卿百官皆從、天皇不樂、欲棄天位、造宮於山碕、

五年甲寅冬十月、天皇不豫、尋崩于正寢、

皇太子與皇祖母尊、皇后、皇弟及公卿等、悉詣難波宮、殯天皇於南庭、使小山上土師土德掌殯宮、

十二月、葬孝德天皇於河內大阪磯長陵、

天皇崇佛法、輕神道、為人柔仁好儒、屢降恩赦、有一皇子、曰有間、妃小足媛所生、

齊明天皇 皇極天皇重祚、在位七年、

元年乙卯春正月、即天皇位於飛鳥板蓋宮、中大兄仍為皇太子、左大臣巨勢德太古、內臣中臣鎌足並如故、

初、天皇禪位於孝德天皇、孝德上尊號、曰皇祖母尊、及孝德崩、重踐祚、至是再即天皇位、是冬、板蓋宮災、因遷飛鳥川原宮、

二年丙辰秋九月、遣大使膳葉積、副使坂合部磐鍬於高麗、

是歲、改卜宮地於飛鳥岡本、會高麗百濟新羅遣使貢調、因幕此地以饗之、遂起宮闕、號曰後飛鳥岡本宮、又起觀於田身嶺上兩槻樹下、周以墻垣、號曰兩槻宮、又造吉野宮、既而後岡本宮罹災、

四年戊午春正月、左大臣巨勢德太古薨、

德太古、大臣巨勢男人曾孫、及入鹿被誅、其黨集兵謀作亂、德太古諭以順逆、潰散其黨、中大兄皇子深德之、嘗新羅貢調使著唐服至筑紫、德太古奏曰、今不伐新羅、後必有悔、請自難波津至筑紫海、多泛戰艦、以盛形勢、召新羅使、問其罪、彼必懾服、議竟不行、至是薨、年六十六、

夏四月、阿倍比羅夫率舟師伐蝦夷降之、

是時、比羅夫爲越守、承勅東征、齶田渟代二郡蝦夷乞降、比羅夫遂定渟代津輕郡領而歸、是秋、蝦夷二百餘口、詣闕貢獻、給賜有加、授渟代郡領等冠位、賜旗皷弓矢鎧等物、詔渟代大領沙尼具那、檢其戶口與捕虜戶口、

冬十月、幸紀伊牟婁溫湯、有間皇子謀反、

有間皇子、孝德天皇之子、性黠、先是、佯疾浴牟婁溫湯而歸、盛稱其風土曰、纔入其地、疾自蠲消、帝聞而喜、至是幸牟婁、左大臣赤兄爲留守、一日赤兄擧時政三失、以語有間、有間欣然以爲赤兄善已也、乃詣赤兄家謀擧事、所倚夾膝無故自折、以爲不祥、倶盟而止、其夜赤兄命物部朴井鮪率造宮丁圍其市經第、馳使以聞、遂執有間及其黨守大石、坂合部藥、鹽屋鯯魚、送致行在、舍人新田部

米麻呂從焉、皇太子面問反狀、有間答曰、天與赤兄知之、吾不知也、乃令丹比小澤國襲絞殺有馬皇子於藤白坂、時年十九、是時有間過磐白悲傷手結松枝作歌、後世號其松曰結松、而鯯魚、米麻呂、大石、藥等以下黨與皆處流斬、

五年己未春正月、車駕至自紀伊溫湯、

三月朔、幸吉野肆宴、三日、幸近江平浦、

先是、越國守阿倍比羅夫伐肅愼、獻羆二、羆皮七十張、至是、又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置郡領於後方羊蹄而歸、勅授陸奧及越國司位各二階、郡領主政各一階、

六年庚申夏五月、勅作高座一百、衲袈裟一百、設仁王般若會、是時皇太子始造漏刻、

是春三月、阿倍比羅夫率舟師二百、伐肅愼、是月、獻虜俘五十餘人於朝廷、以奏捷、

冬十月、百濟人鬼室福信、遣使獻唐俘一百餘人、乞救、且請迎其王子餘豐以爲國主、詔許之、

先是、新羅借唐兵而滅百濟、百濟人鬼室福信與新羅戰、圖其恢復、

十二月、將遣兵救百濟、幸難波宮、簡閱軍器、勅駿河國大造船艦、

七年辛酉春正月、天皇親帥舟師西征、

是月、舟師進次于伊豫熟田津石湯行宮、三月、遷那大津、居磐瀨行宮、改號長津、四月、百濟人鬼室福信上表乞迎其王子糺解、

夏五月、天皇伐朝倉君祠樹、造橘廣庭宮居之、

未幾、神爲祟、宮壞鬼火見、大舍人及近侍諸臣罹病而死者日多、

秋七月、天皇崩於朝倉宮、皇太子奉梓宮遷于長津宮、

是夕、朝倉山上有鬼、戴大笠視喪儀、皇太子還殯天皇於飛鳥川原、遂葬小市岡上陵、初、天皇居飛鳥岡本宮、屢興土木、嘗使水工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船二百艘運石上山石於宮東山、疊以爲垣、材木朽腐委積山椒、工匠役夫十餘万人、費用不貲、士民怨苦、謂之狂心渠、又謗曰、作石山丘隨作自破、

國史綱鑑卷之三 終

國史綱鑑卷之四

馬杉繫 編修

天智天皇

諱天命開別、初稱葛城皇子、又稱中大兄皇子、舒明天皇長子、母皇極天皇、以皇太子稱制者六年、在帝位者四年、

辛酉歲秋八月、奉先帝梓宮居于長津宮、仍以皇太子稱制、聽海外軍政、

是月、遣前將軍阿曇比邏夫、河邊百枝、後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物部熊、守大石等救百濟、給兵仗五穀、九月、授織冠於百濟王子餘豐、還其國、使狹井檳榔、朴市秦田來津、率兵五千餘護送之、十月、奉梓宮發長津、還至難波、十一月、殯先帝於飛鳥川原、臨九日、十二月、高麗言、大破唐兵取二壘、

壬戌歲春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遣使請救、

先是、賜百濟鬼室福信矢十万枝、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又賜百濟王子餘豐布三百端、至是使阿曇比邏夫帥舟師一百七十艘至百濟、宣敕立餘豐爲王、賜金策於鬼室福信、詔諭褒美、六月、百濟貢調、皇太子將救百濟、命修繕甲兵、大備舩舶糧食、

癸亥歲春二月、百濟貢調、鬼室福信獻唐俘續守言等、三月、遣兵伐新羅、

前將軍上毛野稚子、間人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譯語、三輪根麻呂、後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大宅鎌柄、率兵二万七千抵百濟、八月、新羅兵及唐兵入百濟、圍其王城、我諸將與唐兵戰於白村江、不利、朴市秦田來津死之、百濟王餘豐走高麗、先是田來津與狹井檳榔、率兵五千、與百濟王子豐璋同在州柔、豐璋及其臣福信、謂田來津等曰、州柔土地磽确、遠隔田畝、是防戰之場、而非農桑之地也、久處則士卒阻飢、不如遷避城、避城西北帶古漣且涇之水、東南有深泥巨堰之要、田畝四周、溉灌便利、實三韓之膏腴也、雖地勢卑下、宜遷居之、田來津曰、避城距敵甚近、可一夜而至也、一旦有不虞、悔何及、且夫飢者後也、亡者先也、今敵之不肯輙來者、以州柔山峻谿深、易守而難攻也、若居卑下、則何以至於今日哉、豐璋不聽、遂遷避城、既而新羅兵燒南邊四州、并取安德等要地、於是百濟王不能居避城、復還州柔、果如田來津所計、是時新羅兵與唐軍來圍州柔、我軍救之大敗溺死甚衆、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大嗔、手殺數十人而死、九月、我軍還自百濟、於是百濟吏人率國民從諸將而來、

甲子歲春二月、命大海人皇子改冠位號、增爲二十六階、

是時、定氏上民部家部、其大氏之氏上賜大刀、小氏之氏上賜小刀、伴造等氏上賜干盾弓矢、五月、唐鎭將劉仁願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進表獻物、是月、大臣攝我連甍、六月、島皇祖母命甍、十月、饗唐使郭務悰等、是歲、置防烽於對馬島壹岐島、筑紫等國、又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

乙丑歲春二月、間人太后崩、

間人太后、孝德天皇皇后也、是月、追褒百濟人鬼室福信之功、處百濟男女四百餘口於近江神前郡、給田、八月、使百濟人築城於長門筑紫、十一月、饗唐使劉德高等、及其歸、賜物、遣守大石、境部石積、岐彌、針間於唐、

丙寅歲春三月、臨幸佐伯子麻呂家問疾、

子麻呂、嘗輔皇太子、斬蘇我入鹿、於是寵顧殊渥、是歲高麗耽羅貢調、詔處百濟男女於東國、

丁卯歲春二月、葬齊明天皇於小市岡上陵、以間人太后祔焉、

高麗百濟新羅人、擧哀道上、皇太子謂群臣曰、我奉遺敕、憂恤万民、停起石槨之役、冀永世以爲誡、

三月、遷都近江、

百姓不欲遷都、於是里閈有童謠、又屢失火、人屋多燒、皇太子如倭京鎭撫之、十一月、唐將劉仁願遣熊山縣令司馬法聰等、送還境部石積等於筑紫都督府、已而司馬法聰等歸、因使伊吉博德、笠諸石護送、是月、築城於倭高安、讚吉屋島、對馬島金田、

元年戊辰春正月、皇太子卽天皇位、

天皇至孝、殯先帝六年、至此登祚、宴群臣於內裏、

二月、立倭姬爲皇后、

皇后、古人皇子女也、

五月、獵於蒲生野、

大海人皇子、及諸王以下、群臣悉從、遂講武於近江、多置牧放馬、越國獻然土然水、是秋、新羅貢調、因賜輸調船一隻、新羅僧道行、盜草薙劍、將逃歸其國、不能而止、是冬唐滅高麗、

二年己巳夏五月、獵於山科野、

大海人皇子、及群臣悉從、先是、耽羅王遣其子久麻伎貢獻、及久麻伎歸、賜五穀種於耽羅王、已而

新羅亦貢調、

十月、車駕臨內臣中臣鎌足第問病、

鎌足、懷至忠之誠、居官司之上、進退廢置、無言不聽、白雉五年、授紫冠、增封戶、是秋、雷震其第、及疾病、天皇親問所患曰、天道輔仁、何言之虛、積善餘慶、猶是無徵、若有所言、便可以聞、鎌足奏曰、臣之不敏、生則無益軍國、死不欲擾百姓、葬事願從儉素、時論稱之、尋使大海人皇子、就第賜大織冠、授大臣位、位在左右大臣上、賜姓藤原氏、因稱藤原內大臣、明日薨、

內大臣藤原鎌足薨、天皇再臨其第、

尋使蘇我赤兄、宣恩詔、賜金香爐、鎌足長子僧定慧、入唐留學、及其歸朝、改葬大和多武峯、肖像祀焉、後世國家將有大變、則其像破裂、朝廷遣使禱之云、

十二月、大藏災、

是冬、修高安城、藏畿內租稅、

三年庚午春正月、詔令大夫士、大射宮庭、

是月、制朝廷禮節、及行路相避之儀、禁過諸妖妄事、造戶籍、糺斷盜賊浮浪、

二月、幸蒲生野觀宮地、

又修高安城、蓄鹽穀、修長門及筑紫城、

四年辛未春正月、以大友皇子拜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爲左大臣、中臣金爲右大臣、蘇我果安、巨勢人、紀大人、爲御史大夫、

是時、大海人皇子奉勅、頒冠位法度、大赦天下、是月、唐將劉仁願、遣李守眞等上表、尋詔授百濟佐平自餘信、沙宅紹明等五十餘人位、各有差、

秋九月、天皇不豫、

既而宮中開百佛眼、遣使供袈裟金鉢象牙沈水旃檀、及諸珍寶於法興寺、以禱寶祚、

十月、天皇彌留、

召大海人皇子、屬以後事、皇子再拜、稱疾固辭、乃請爲僧、辭意懇至、詔許之、即日剃頭、因賜袈裟、再入宮拜辭、入吉野、是月、新羅貢調、

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

十一月、近江宮災、

是月、左大臣蘇我赤兄等五人、奉皇太子盟天皇前、

十二月、天皇崩於近江宮、因殯於新宮、葬山背山科陵、

天皇、好學能文、明習治體、嘗誅逆臣蘇我入鹿、即奏皇極天皇曰、鞍作臣盡滅皇族、將傾天位、豈可以鞍作易天孫乎、皇極天皇領之、然天皇仍慮有他變、入法興寺、以備、諸皇子公卿悉赴焉、遂誅入鹿、父蝦夷、皇極天皇及禪位於孝德天皇、立天皇爲皇太子、齊明天皇再祚、仍爲皇太子、匡輔朝政、設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興百度、及其即帝位、命群臣撰令二十二卷、謂之近江朝令、所製文章甚多、今皆不傳、初天皇爲皇太子時、從齊明天皇西征、造宮於朝倉山、材木不斲、務從質朴、時人謂之黑木御所、又號木丸殿、因親製朝倉木丸殿歌、後世以爲神樂曲、又嘗欲修倭高安城、而慮時民疲弊、重勞之、而止者數、時人稱其仁德、天皇有四皇子十皇女、

是月、皇太子即天皇位、是爲弘文天皇、

弘文天皇

諱大友、初稱伊賀皇子、天智天皇長子、母伊賀宅子娘、在位一年、

元年壬申春三月、遣使筑紫、告先帝喪於唐使郭務悰、

務悰等聞國喪、素服擧哀、東向稽首、獻書及信物、五月、賜甲冑弓矢絁布綿於郭務悰等、是月、高麗貢調、

夏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於吉野、

皇子遣其將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身毛廣於美濃、差發兵衆、急塞不破道、使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高坂王不聽、於是皇子發途東行、使伊勢國司三宅石床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道、京師大震、

天皇召群臣、議討大海人皇子、

或進策曰、急發驍騎、躡跡追之、若遲緩則失事機、天皇不聽、遣韋那磐鍬、書藥、忍坂大麻呂於東國、穗積百足及弟百枝、物部日向於倭京、佐伯男於筑紫、樟磐手於吉備國、發兵、乃諭男磐手曰、筑紫太宰栗隈王、吉備國守當摩廣島、雅屬心吉野、若有不服、就殺之、磐手到吉備國、授符給廣島殺之、男至筑紫、栗隈王承符辭謝、不肯出兵、磐鍬等至不破、藥大麻呂爲伏兵所虜、磐鍬逃歸、高坂王與百足等營於飛鳥寺西、百足爲吉野將大伴吹負所誘殺、百枝日向亦被擒、由是高坂王、稚狭王懼出降吉野、

秋七月、將軍大野果安擊吉野將大伴吹負於乃樂

山、大破之、

果安乘勝、追北至八口、疑有伏而退、是夜官軍田邉小隅等、襲吉野將田中足麻呂所守倉歷營、大破之、詰旦、小隅進兵攻莿萩野營、不利而退、先是、吉野將坂本財陷高安城、壹岐韓國分軍自大津丹比二道進、攻財於高安城、財等進兵渡衛我河、韓國戰河西、却之、河内國司來目鹽籠謀應不破軍、潛集兵衆、韓國覺之、鹽籠聞事泄、自殺、時山部王將兵數万、軍於犬上川、欲進襲不破、爲其將蘇我果安、巨勢人所殺、軍亂不進、果安自殺、羽田矢國與其子大人、以族降于吉野、官軍境部藥與村國男依、戰于息長橫河、兵敗死之、秦友足與男依戰于鳥籠山、死之、壹岐韓國與大伴吹負戰葦池上、不利、吹負更分兵三道來攻、犬養五十君當中道、屯村屋、使別將盧井鯨率精兵二百衝吹負營、營堅不可犯、鯨輙不得進、

既而吉野將三輪高市麻呂、置始菟、大破官軍於箸陵、

吉野兵猛進、斷官軍先鋒盧井鯨軍後、兵士驚潰、死傷者多、鯨單騎免歸、是時官軍社戶大口、土師千島、與男依戰于安河上、被虜、男依進敗官軍栗太營、遂薄瀬田、

天皇悉衆出軍於瀬田橋西、左右大臣以下從之、

官軍整肅、旗幟蔽野、鉦鼓震天、先鋒智尊率精銳撤橋板三丈、置一長版、繫索設機守之、吉野兵不敢進、敵兵大分稚臣者、棄矛提刀、踏板疾度、截斷版索、冒矢以進、我兵悉亂、智尊怒斬退者、然勢不可禁、智尊遂戰死、官軍乃敗績、是日、三尾城亦陷、犬養五十君、谷鹽手、與男依戰于粟津市、敗死、左右大臣群臣皆逃、唯物部麻呂、及一二舍人從駕、

未幾、官軍敗績、是日、天皇崩於山前、時年二十五、

初天皇夢中天洞開、朱衣老翁捧日授天皇、忽有人從掖下出、奪日而去、已覺驚異、語藤原鎌足、鎌足歎曰、聖朝万歲之後、恐有巨猾間釁乎、然臣聞天道無親、唯善是輔、大自勤修德、災異不足憂也、臣有女、願納後庭、奉巾櫛、天皇聽之、至是、天命果不遂矣、嘗爲皇子日、侍先帝宴、詩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義、述懷詩曰、道德承天訓、鹽梅寄真宰、羞無監撫術、安能臨四海、其文藻如此、明治三年、追謚曰弘文天皇、

天武天皇諱天渟原瀛真人、初稱大海人皇子、天智天皇同母弟、在位十四年、

元年癸酉春正月、賜宴群臣、

先是、天智天皇不豫、令蘇我安麻呂召天皇、安麻呂素與天皇善、密謂天皇曰、宜慮而言、天皇領之、

既而入臥内、天智天皇屬以後事、天皇辭曰、臣不幸多病、何能奉社稷、願出家爲陛下修功德、天智天皇許之、天皇乃退入省中佛殿、剃髮爲僧、收所有兵器、悉納之官、遂入吉野、時人謂翼虎放之也、天皇乃謂舍人等曰、我今入道修行、汝曹欲修道者留、欲仕而成名者從、是去、舍人等不敢去、及再命、半留半去、明年五月、朴井雄君來告曰、臣頃至美濃、時朝廷敕美濃尾張兩國司、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臣意非唯爲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圖、悔無及、又有人告曰、近江京至倭京、多置斥候、命菟道守橋者、遮留舍人運私糧於吉野者、天皇聞而惡之、曰、吾所以遁世者、欲治病全身、永終百年也、事既如此、吾豈坐取亡耶、六月遣村國男依等於美濃、諭其國司發兵塞不破道、已而天皇發吉野、潛入東國、正妃鸕野皇女、及草壁皇子、忍壁皇子、朴井雄君等二十餘人、女孺十餘人從焉、事出倉卒、不遑待車馬、天皇步而上途、途獲縣犬養大伴鞍馬、騎之、比過津振川、車馬追至、已而掠馱米馬

五十四、使歩者乘、時獵人大伴朴本大國等二十餘人、及美濃王來從、至大野、會日暮、壞民舍籬爲炬、以前、夜半過隱郡、渡横河、有黒雲竟天、廣十餘丈、天皇擥燭、親秉式、占曰、此天下兩分之祥也、然我終得之乎、進至伊賀郡、郡司等率兵數百歸之、黎明至莿萩野、停駕進食、高市皇子率赤染德足、大藏廣隅等數人、自鹿深來會、進經大山、至伊勢鈴鹿、國守三宅石床、國介三輪子首、湯沐令田中足麻呂、高田新家等來會、乃發兵五百、塞鈴鹿道、天皇進至川曲坂下、會日暮、正妃疲勞、停駕少時、夜噎欲雨、乃發、既而雷雨暴寒、衆皆凍疲、至三重郡、焚屋一間、以煗之、晨至朝明郡迹太川上、天皇望拜天照大神、大津皇子、大分惠尺、難波三綱、駒田忍人、山邊安麻呂、小墾田猪手等、以下十餘人來會、是時、村國男依亦來報曰、已發兵三千、塞不破道、天皇大喜、褒男依、命高市皇子監不破軍事、皇子往和蹔、遣使東海東山二道發兵、是夜、天皇次桑名郡、朝廷聞之、急使書藥、忍坂大麻呂等徵東國兵、藥等至不破、高市皇子伏兵虜之、明日天皇入不破、尾張國司小子部鉏鉤、率衆二万來歸、天皇大喜、分遣其兵守諸道、進至野上、高市皇子來迎、天皇撫背褒慰、因命總統軍事、於是、造行官于野上而居焉、是夜大雷雨、天皇祈曰、天神地祇祐我、則雷雨息、言訖即息、當是時、近江朝廷遣兵來擊、天皇使大伴吹負、村國男依等諸將、分兵逆戰、屢破近江官軍、遂戰于栗津市、大破官軍、斬其將犬養五十君、谷鹽手、於是官軍潰散、先帝崩于山前、左右大臣以下悉逃散、我諸將會筱浪、捜捕左右大臣以下、諸將詣不破宮奏捷、八月、命高市皇子、科近江群臣罪状、右大臣中臣金處斬、左大臣蘓我赤兄、大納言巨勢人、并其子孫悉配流、其餘釋而不問、尋賞諸功臣、九月、天皇發不破、還桑名、已而至倭京、居島宮、遷岡本宮、授諸功臣位有差、是歲營宮室於岡本宮南、號飛鳥淨見原宮、

二月、即天皇位於飛鳥淨見原宮、立正妃鸕野皇女

爲皇后、

冬十二月、行大甞、

先是、皇極帝始行大甞、然舊史逸之、至是更記之、爾後十餘世史書多闕文、故從省畧、

二年甲戌春三月、對馬國始貢白金、

天皇獻諸神祇、且頒賜小錦以上大夫、授對馬國司忍海大國小錦下、

九年辛巳春二月、立草壁皇子爲皇太子、攝万機、

是日、天皇與皇后御大極殿、詔親王諸王群臣曰、朕方欲定律令改法式、卿等宜共修是事、然頓就是務、忍公事有闕、宜分人爲之、已而詔川島皇子、忍壁皇子、廣瀬王、竹田王、桑田王、三野王、及上毛野二千、忌部首、阿曇稲敷、難波大形、中臣大島、平子首、撰帝紀及上古事、尋設禁式九十二條、定親王至庶人服色制度、

夏五月、祭皇祖御魂、

是日、詔曰、頃者、百寮貪緑官人、私爲請托、納賄結好、執禮過年、自今以後、有如此者、隨事罪之、

十年壬午春三月、敕境部石積等、造新字四十四卷、

是歲、詔令男女悉結髪、又敕、自今以後、停跪禮匍匐禮、更用難波朝廷之立禮、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筑紫太宰丹比島獻三足雀、

天皇宴親王以下群臣於大極殿、觀雀、詔曰、朕聞行政之理、協于天、則祥瑞應之、朕登鴻祚以來、祥瑞荐臻、一則以懼、一則以喜、當與天下共享斯慶、因小建以上賜物有差、且赦大辟以下、免百姓課役、

冬十一月、詔諸國習陣法、

是時、遣伊勢王、及羽田八國、多品治、中臣大島、及判官錄史工匠、巡行天下、定諸國疆域、詔曰、凡文武官、及畿內有位者、當以四孟月朝參、若聚疾不朝者、官司具記、以送付法官、是歲天皇欲建都於難波、詔百寮各就擇宅地、

十二年甲申夏閏四月、詔令百寮肄進止威儀、

又詔曰、凡政之要在軍事、文武官務習武藝、其兵馬器械儲蓄勿闕、有馬者為騎士、無馬者為步卒、朕當以時檢閱、若忤詔旨、習練不精者、親王以下至諸臣必罰、大山以下、當罰罰之、當杖杖之、其勤習精錬者、雖死罪減二等、但恃己才而故犯者、不在赦例、

十三年乙酉春正月、詔改爵位號、增加階級、諸王以上十二階、諸臣四十八階、立為永制、

秋九月、始奉神寶於伊勢兩大神宮、

是月、遣使東海、東山、山陽、山陰、南海、筑紫、巡省風俗、問察國司郡司治狀、

冬十月、將幸於東間溫泉、不果、

先是、天皇不豫、誦經於三大寺三日、乃愈、

朱鳥元年丙戌夏五月、天皇不豫、

先是、難波宮火、至是、卜天皇疾、草薙劍為祟、因還納於尾張熱田祠、遣伊勢王等於飛鳥寺、禱病、遣百官於川原寺、然燈供養、設大齋悔過、

秋七月、詔諸國大祓、

詔減天下戶調之半、徭役悉蠲、奉幣於國懸、飛鳥住吉三神祠、召一百僧於宮中、讀金光明經、

是月、詔天下事無大小、悉啓皇后及皇太子、

是日、詔大赦天下、又詔天下貧民逋負、在乙酉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者、不問公私、一切蠲除、建元曰朱鳥、諸王群臣造觀音像、說觀世音經於大官大寺、以禱天皇疾、又度男女淨行者、安百菩薩像於宮中、讀觀世音經、且禱天皇疾於神祇、遣秦石勝、奉幣於土左大神、

九月、天皇崩於正殿、殯於南庭、

天皇有十皇子七皇女、皇后生草壁皇子、餘皆庶出、

在帝位者七年、

持統天皇

諱高天原廣野姬、初稱鸕野皇女、天武天皇皇后也、母遠智娘、以皇后稱制者三年、

元年丁亥春正月、皇太子率公卿百寮詣殯宮舉哀、

天皇為天武天皇妃、為人深沈有大度、節儉好禮、嘗從天武天皇入吉野、及其舉兵、每與定謀議、天武天皇即位、立為皇后、每議政事、多所毗輔、朱鳥元年、天武天皇疾劇、敕天皇及皇太子同決機務、及其遂崩、天皇臨朝稱制、而仍不登天祚、

冬十月、大津皇子謀叛事覺賜死、

皇子、天武天皇第二子、母妃大田皇女、容止墻岸、音辭俊朗、自幼好學、博覽善屬文、尚武多力、兼善擊劍、嘗為天智天皇所鍾愛、及壯頗放蕩、不拘法度、然降節禮士、人多附託、壬申之變、皇子自近江直赴伊勢、會天武天皇軍、頗多戰功、遂與聞朝政、先是有新羅僧行心者、解天文卜筮、相皇子曰、骨法非人臣之相、久居下位、恐不全身、因勸逆謀、由是竊蓄異志、至是遂謀反、天皇敕捕皇子及其黨

三十餘人、賜皇子死、時年二十四、臨刑作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妃山邊皇女、被髮徒跣、奔赴而殉焉、見者歔欷、詔曰、皇子大津謀反、今已伏誅、其被詿誤吏民、皆悉赦之、唯礪杵道作流于伊豆、又詔曰、新羅沙門行心、與皇子大津謀反、然朕不忍加法、今徙之飛彈伽藍、

是月、皇太子率公卿百寮國司國造築大內陵、

十二月、爲天智天皇設法會於崇福寺、永爲國忌、

二年戊子春正月、皇太子率公卿百寮、舉哀殯宮、

詔、天下極刑、減罪一等、輕罪悉赦、免天下今年調賦之半、

秋八月、命伊勢王、奉宣葬儀、

冬十一月、葬天武天皇於大內陵、

三年己丑春正月、天皇御前殿受朝賀、

大學寮獻杖八十、詔宴公卿、賜袍袴、又饗百官、

夏四月、皇太子草壁薨、

皇太子、天武天皇長子、母皇后鸕野皇女、即持統天皇也、太子以天智天皇壬戌歲生於大津宮、壬申之役、從天武天皇於東國、後數年、天武天皇幸吉野宮、詔皇后及太子諸皇子曰、朕今欲與汝曹共盟、使千歲之後無事、皆對曰、聖旨誠然、於是太子先進盟曰、兒等兄弟長幼十餘王、各出于異腹、自今而後、無別同異、俱奉天皇明詔、不忘不失、相扶無忤、天神地祇及天皇證之、若渝此盟、身命忽亡、子孫永絕、諸皇子以次盟如初、父帝曰、朕今慈愛汝曹、如一母同產、乃披襟抱太子及諸皇子曰、若違此盟、忽亡朕身、皇后亦盟如此、及其立爲太子、奉敕攝万機、居父帝喪、哀毀過禮、屢度僧讀經、又率公卿百寮、舉哀於殯宮三年、至孝無前云、至是薨、年二十八、葬真弓丘、天下舉悲其早世、太子娶阿閉皇女、生文武元正二帝、及吉備女王、女王母氏闕、慶雲四年、詔以太子忌日爲國忌、謚曰日並知皇子尊、寶字二年、追尊曰岡宮御宇天皇、

五月、敕土師根麻呂、責新羅無禮、卻其貢獻、

秋八月、百官會神祇官、奉宣天神地祇事、

是時、詔諸國司、以今年冬造戶籍、因亂捕浮浪、限以九月、每國點其民四分之一、講習武事、

四年庚寅春正月、天皇即位、

是日、物部麻呂樹大盾、神祇伯中臣大島讀天神壽詞、忌部色夫智上神璽劍鏡、百官列拜、天皇御

前殿、賜宴公卿、大赦天下、賜有位人爵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賜稻除調役、又班幣於畿內神祇、增神戶神田、

夏四月、賜京畿耆老男女五千餘人稻各二十束、

是月、詔百官及畿內人有位者限六年、無位者限七年、考其上日、定爲九等、其四等以上、依考仕令量其功能殿最、氏姓大小、以授冠位、定服色八等、

秋八月、以高市皇子爲太政大臣、多治比島爲右大臣、

是月、公卿百寮始著新制朝服、

九月、幸紀伊、

先是、天皇將巡狩紀伊、下詔勿收京師今年租賦、是月車駕還宮、

冬十一月、幸藤原相宮地、公卿百寮皆從、

先是、令太政大臣高市皇子、相藤原宮地、

是月、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

五年辛卯夏四月至六月、雨不止、京師及郡國大水、民大苦焉、詔禁諸臣酒肉、以祈晴、

詔曰、今夏淫雨過節、恐必傷稼、思念厥愆、夕惕迄朝、其令公卿百寮禁斷酒肉、攝心悔過、京畿諸寺僧誦經五日、庶有應焉、因又詔大赦天下、

秋九月、川島皇子薨、

皇子、天智天皇第三子、資性溫裕、度量弘雅、嘗奉天武天皇勅、與忍壁親王及諸臣、撰帝紀并上古事、素與大津皇子善、大津謀反、皇子首告變、大津乃伏誅、天皇嘉其忠、益封戶、

冬十一月、大嘗、

神祇官諸司及播磨因幡郡司以下、至百姓男女、奏事大嘗者、賜食及絹、

六年壬辰春三月、幸伊勢、免車駕所過郡國及從駕騎士、諸司荷丁、造行宮役夫今年調役、

先是、中納言三輪高市麻呂、上表切諫其遠幸、天皇不聽、於是高市麻呂上位冠於朝、再諫曰、方今之時、車駕遠動、恐妨於農務、終不納、○高市麻呂大華上利金子、壬申之役、與大伴吹負、置始菟等大破近江官軍、以功寵顧尤渥、歷長門守、左京大夫、慶雲三年卒於官、贈從三位、

夏五月、遣難波王等、鎭祭藤原宮地、

是月、遣使奉幣伊勢、大倭、住吉、紀伊大神、告造新宮、

八年甲午冬十二月、遷居藤原新宮、

是月、百官拜朝賀遷宮、詔賜親王以下至郡司絁綿布、又賜宴公卿大夫、

十年丙申秋七月、太政大臣高市皇子薨、

皇子、天武天皇庶子、壬申之變、皇子在近江、天武遣大分惠尺召之、皇子即踰鹿深來會奉命、至不破關、屯于和蹔、以監軍事、因設伏捕獲韋那磐鍬、書藥、忍坂大麻呂、聞天武入桑名、馳使曰、今遠離軍不便、天武乃赴不破、皇子迎之野上、天武謂皇子曰、近江朝、左右大臣以下、多智謀之臣、今我無與計事者、惟有幼孺子耳、爲之如何、幼孺子指皇子也、皇子攘臂按劍曰、近江群臣雖多、何敢抗大

王之靈、大王雖獨、臣高市賴神祇之靈、奉大王之命、率諸將征討、豈有距乎、天武感喜、執手撫背曰、慎之勿怠、因賜鞍馬、悉委軍事、及事平、宜近江群臣罪、斬流有差、持統天皇拜皇子爲太政大臣、授封五千戶、至是薨、

十一年丁酉春二月、立皇孫珂瑠爲皇太子、

先是、及高市皇子薨、天皇會百官、議立儲貳、群臣各挾私好、衆議紛紜、葛野皇子進曰、我國家神代以降、子孫相承、以襲天位、若兄弟相及、則亂從此興、仰論天心、焉得能測、推之人事、聖嗣自定、誰敢間然、弓削皇子在座、欲有所言、葛野皇子叱之、乃止、天皇嘉其一言定國本、特授正四位下、拜式部卿、葛野皇子、器範宏邈、風鑑秀遠、材稱棟幹、少而好學、博涉經史、頗屬文、善書畫、慶雲二年薨、年四十五、弘文天皇長子也、

是月、以當麻國見爲東宮太傅、路跡見爲大夫、巨勢粟持爲亮、

夏六月、天皇不豫、詔讀經於京畿諸寺、班幣神祇、

秋八月、禪位於皇太子、稱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之號始于此、

文武天皇

諱天眞宗豊祖父、稱珂瑠、岡宮草壁皇太子之子、天武天皇孫也、母元明天皇、在位十一年、

元年丁酉秋八月、受禪即天皇位於藤原宮、右大臣多治比島如故、以藤原宮子娘爲夫人、

詔免今年田租雜徭、及庸之半、優恤高年、賜親王已下百官物有差、

冬十二月、詔禁正月往來行拜賀之禮、如有犯者、決罰之、但聽拜祖兄及氏上、

二年戊戌春正月、天皇御大極殿受朝、

是月、獻新羅貢物於諸祠、及大內陵、

三年己亥春正月、幸難波宮、二月車駕至自難波、

詔免從駕騎士今年調役、又分遣巡察使于畿內、檢察非違、

秋七月、多褹、夜久、菴美、度感等人、來貢方物、

是時、度感島始通、授諸島人位、賜物有差、

冬十二月、始置鑄錢司、

先是、遣衣縫王、及當麻國見等於越智、大石王、及粟田眞人等於山科、修造山陵、至是成、

四年庚子春二月、令越後佐渡修石船柵、

是月、遣巡察使於東山道、重敕王臣及京畿備兵器、又敕定諸國牧地、

夏六月、敕刑部親王、及藤原不比等等、重選定律令、

先是、詔王臣讀習令文、

秋八月、右大臣多治比島爲左大臣、

大寶元年辛丑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

先是、朝儀屢改定、而未全備、至是儀衛嚴整、蕃客列位、文物之美大備、始覲天皇之尊嚴、

二月、始釋奠、

三月、對馬島貢金、詔建元曰大寶、

始依新令、改官名位號、停賜位冠、易以位記、定服色制、罷中納言、又敕右大辨下毛野古麻呂等、始講新令、使諸王百官就習之、

秋七月、左大臣多治比島薨、

島、多治比古王之第四子也、古王生之夕、臨浴、多治比花、飛浮釜中、因爲瑞、名多治比古王、請賜姓、乃賜多治比公、以名爲姓、存其舊也、天武天皇之朝、島爲筑紫太宰、改公賜眞人、持統天皇之朝、進右大臣、增封位、數年請致仕、詔賜輿杖資人、天皇更敕拜島左大臣、優其高年、賜靈壽杖及輿、授正二位、至是薨、詔遣三品刑部親王、正三位石上麻呂、就第弔賻、

八月、律令成、

詔、三品刑部親王、正三位藤原不比等等已下、賜物賞其選定得宜、乃遣明法博士於東海東山南海北陸山陰山陽六道、講新令、世謂大寶律令、其書行于今、

九月、幸紀伊、遂幸武漏温泉、至冬十月車駕還宮、

從官及車駕所過國郡司等、進階、賜衣衾、高年者賜稻、免從駕騎兵今年調庸、擔夫田租、及紀伊國郡今年租調、是歲、廢高安城、

二年壬寅春二月、始頒新律於天下、又始頒度量於天下、

是夏五月、敕從三位大伴安麻呂、正四位下粟田真人、從四位下高向麻呂、從四位下下毛野古麻

呂、小野毛野、參議朝政、

冬十月、太上天皇幸三河、免諸國今年田租、

是月、詔上自曾祖、下至玄孫奕世孝順者、舉戶給復、表旌門閭、以爲義家、

十一月、太上天皇至自三河、

詔、太上天皇車駕所過國郡司、及百姓授爵賜物、免從駕騎士調、是月、始闢美濃岐蘇山道、又詔停先帝忌日、諸司執事務、

十二月、太上天皇不豫、尋崩、殯於西殿、

遺詔、停素服舉哀、文武百官視事如常、送終之儀務從儉約、太上天皇初爲天武天皇皇后、生岡宮草壁皇子、天武天皇崩後、皇后立即位、曰持統天皇、而草壁皇子早辭世、因禪位於其子珂瑠、珂瑠即太上天皇之孫、今上天皇是也、

三年癸卯春正月朔、廢朝、

是日、王卿百官拜大行天皇殯宮、既而遣使諸道、巡省政績、申理冤枉、

是月、以三品刑部親王、知太政官事、

詔賞親王、及下毛野古麻呂、伊吉博德等定律令功、賜田及封戶有差、

夏四月、爲大行天皇設齋西殿、

先是、爲大行天皇屢設齋於諸寺、讀經度僧、大赦天下、

閏四月、右大臣阿倍御主人薨、

冬十二月、火葬持統天皇於飛鳥岡、祔於大內陵、

慶雲元年甲辰春正月、以大納言石上麻呂爲右大臣、

始停跪伏之禮、

夏五月、慶雲見西樓上、詔改元曰慶雲、

大赦天下、賑恤高年老疾、免壬寅年以往大稅、且親王諸王百官使部已上、賜祿有差、是夏、敕諸國兵士、團別分爲十番、教習武藝、

冬十月、以旱澇不稔、詔免今年田租徭役、

遣使伊勢、及諸祠祈稔、是冬、爲持統天皇設齋諸寺、

二年乙巳夏四月、詔讀經於五大寺、救民疾苦、

詔曰、朕以非薄之躬、託于王公之上、不能德感上天、仁及黎庶、遂令陰陽錯謬、水旱失時、年穀不登、

民多菜色、毎念于此、惻怛于懷、宜令五大寺讀經、為救民苦、且勿收天下今年擧稅之利、並減庸之半、遣使巡省諸國、是月、敕省大納言二員、更置中納言三人、

夏五月、知太政官事刑部親王薨、

刑部、一書忍壁、天武天皇之庶子、壬申之役、從而入東國、及事平、奉詔撰帝紀及上古事、又與藤原不比等等、撰定律令、天皇賞之、敕為親王、叙三品、至是薨、

秋九月、以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官事、

先是、太政官奏、比日亢旱、田園焦枯、雖久雩祈、未蒙渤澍、請使京畿淨行僧等祈雨、罷市廛、塞南門、從之、乃詔大赦天下、老疾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免諸國調之半、

冬十一月、詔停五位食封、易以位祿、

是冬、重制天下、婦女自非神部齋宮宮人及老嫗、皆命髻髮、

三年丙午春三月、詔整禮正俗、

詔曰、夫禮者、天地經義、人倫鎔範也、道德仁義、因禮乃弘、教訓正俗、待禮而成、比者、諸司儀容多違禮節、加以男女無別、集會無度、又聞、京城內外多有穢臭、良由所司不存撿察、自今以後、兩省五府、遣官吏衛士、嚴加捉搦、隨事科決、其不可罪者錄狀以聞、又詔曰、軒冕之徒、受代耕之祿、有秩之類、無妨於農畝、所以召伯憩甘棠、公儀拔園葵、頃者王公諸臣、多占山澤、競懷貪婪、有芻蕘者、至輙奪其器、加以賜地實不過一二畝、而由是冒占、踰峰跨谷、私為彊界、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四年丁未夏六月天皇崩、

遺詔擧哀三日、凶服一月、天皇天資寬仁、慍不形色、博涉經史、最善射藝、崩年二十五、初納藤原不比等女、宮子娘、立為夫人、生聖武天皇、聖武天皇即位、尊皇母宮子娘夫人、曰皇太夫人、孝謙天皇尊皇太夫人、稱太皇太后、

秋七月、皇母阿閉、即天皇位於大極殿、

阿閉、天智天皇第四女、適岡宮草壁皇子、生文武元正二帝、慶雲三年十一月、天皇不豫、請禪位於皇母阿閉、皇母謙讓固辭、及文武天皇崩、皇母御東樓、召八省卿及五衛督率等、告依遺詔攝万機、至是、即天皇位、

知太政官事穗積親王、右大臣石上麻呂、並如故、

冬十一月、葬文武天皇於檜隈安古山陵、

以後歷世用火葬、故不特書之、

十二月、詔革弊俗、務歸淳風、

詔曰、為政之道、以禮為先、無禮言亂、言亂失旨、往年有詔、停跪伏之禮、內外廳前皆不嚴肅、進退無禮、陳答失度、是則官司不恪、自忘禮節之所致也、自今以後、宜嚴加糺彈也、

元明天皇

諱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初稱阿閉皇女、天智天皇第四女、母姪娘、在位八年、

和銅元年戊申春正月、武藏秩父郡獻和銅、天皇宣詔、改元曰和銅、

詔大赦天下、賜高年百姓百歲以上粟三斛、九十以上二斛、八十以上一斛、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優復三年、賜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粟一斛、百官賜物有差、諸國郡司加位一階、但正六位

上以上、不在其限、而免武藏國今年庸、本郡調、

二月、詔議遷都於平城、

先是、文武天皇將遷都、召群臣議之、未幾崩、天皇繼其志、乃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宇内、以菲薄之德、處紫宮之尊、常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逸、遷都之事、未必遑議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以降、至于近代、測日瞻星、起宮室之基、卜世相土、建帝皇之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斯在、衆議難指、詞情且切、況京師者、百官之府、四海所歸、唯朕一人、豈獨逸豫、苟利於物、其可遠乎、昔殷王五遷、受中興之號、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稱、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圖、三山作鎭、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其營構資須、隨事條奏、待秋收後、令造橋道、子來之義、勿致勞擾、制度之宜、令後不加、

三月、以右大臣石上麻呂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不

比等爲右大臣、

夏五月、始行銀錢、

詔禁私鑄銀錢、

秋七月、召見百官、面加慰勉、

敕曰、朕聞、忠清守臣子之分、遂受榮貴、貪濁失臣子之道、必被戮辱、是天地之恒理、君臣之明鏡、汝等知此意、各守所職、勿有怠緩、能堪時務者、必擧而進之、亂失官事者、必勿隱諱、因進位、賜文武職事五位已上物、各有差、

九月、巡幸平城、觀其地形、

遣使、奉幣神宮告造平城宮、

冬十一月、大嘗、

以後不特書大嘗、以從節略、是冬、遣使鎭祭平城宮地、

二年己酉春三月、遣巨勢麻呂・佐伯石湯等、征蝦夷、

以左大辨巨勢麻呂、爲陸奥鎭東將軍、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爲征越後蝦夷將軍、内藏頭紀諸人爲副將軍、發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上野越前越中兵自兩道進、令諸國輸兵器于出羽柵越前越中越後佐渡、送舟一百艘于征狄所、

秋八月、廢銀錢、行銅錢、

是月、鎭東將軍巨勢麻呂、征蝦夷將軍佐伯石湯、副將軍紀諸人等、凱旋、

九月、車駕巡撫新京百姓、

是月、詔、遠駿甲常信野陸奥三越兵從役五十日以上者、給復一年、又遣使東海東山二道、檢察關剗、巡省風俗、褒國守有政績者、賜田穀衣物、

冬十月、詔畿内及近江國司、嚴加檢括、

制曰、其管内百姓、不畏法律、容隱浮浪及逃亡仕丁等、私以驅使、非獨百姓違慢法令、亦是國司不加懲肅、蠹害公私、莫過于斯、宜諭所部、嚴加檢括、又詔曰、比者遷都易邑、動搖百姓、雖加鎭撫、未能安堵、宜免今年租調、

三年庚戌春三月、遷都於平城、置左右京坊、

以左大臣石上麻呂、爲難波京留守、先是、以日向隼人曾君細麻呂、教喩荒俗、馴服政化、詔授外從五位下、

秋七月、詔懲戒諸司怠慢、九月、又詔簡點兵士、

制曰、張設律令、年月已久、然纔行一二、不能悉行、良由諸司怠慢、不存恪勤、遂空政事、若有違犯而相隱者、皆以重罪之、無有所原、又制曰、凡衛士者非常之設、不虞之備、必須勇健堪為兵者、而悉皆尫弱、不習武藝、徒有其名、而不能為益、如臨大事何任攙要、傳不云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自今以後、專委長官、簡點勇敢便武之人、每歲代易焉、

冬十一月、始依品位定其祿法、

既而又詔、親王以下、及豪強之家、多占山野、妨民產業、自今而後、嚴加禁斷、若有可墾闢者、宜告國司、從官處分、

五年壬子春正月、廢河內高安烽、始置高見烽及大倭春日烽以達平城、

是月、正五位上太安麻呂、上古事記、

夏五月、詔諸國司、上考課狀、

詔曰、制法以來、年月淹久、未熟律令、多所誤失、若有違令者、據律科斷、彈正每月三度、巡察諸司、糾正非違、若有廢闕者、具狀可以送式部省、又國司欲奏事、宜擇幹事者充使、隨問辨析、不得礙滯、若不盡者、所由官人、及使人、並準上科斷、自今以後每年遣巡察使、檢校國內豐儉得失、使者存意公平、直告無隱、若有經問發覺者、科斷、凡國司每年實錄官人功過行能、皆附考課狀、送式部省、省宜勘會照查、

秋八月、始置出羽國、

太政官奏、建國闢疆、武功所貴、設官撫民、文教所崇、獨者北道蝦狄、遠憑險阻、實縱狂心、屢侵邊境、自官軍雷擊、凶賊霧消、狄部晏然、皇民無擾、誠望便乘時機、遂置一國、式樹司宰、永鎮百姓、奏可、於是始置出羽國、

六年癸丑夏四月、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

是月、頒新格及權衡度量於天下、

五月、敕撰諸國風土記、

制曰、畿內七道、諸國郡鄉之名、務用佳字、其郡內所產、銀銅彩色、草木鳥獸魚蟲等物、具錄色目、及其土地沃塉、山川原野、名號所由、及耆老所傳舊聞異事、皆載籍奏上、

七年甲寅春二月、詔令紀清人、三宅藤麻呂、撰國史、

是月、遣使七道、錄囚徒、

夏六月、立皇孫為皇太子、加元服、

八年乙卯春正月、天皇御大極殿、皇太子始拜朝、

是時、陸奧出羽蝦夷、南島奄美、夜久、度感、信覺、球美等人來朝、貢獻方物、因列鼓吹騎兵於朱雀門、元會設鉦鼓、自是始矣、

夏四月、詔檢察諸國司政績、又建調庸運輸之制、

詔曰、天下百姓、多背本貫、流宕他鄉、規避課役、其淹留踰三月者、當從本國法處分之、又撫導百姓、勸課農桑、心存字育、能救饑寒、國郡之善政也、身在公廷、心顧私門、妨奪農桑、侵牟万民、國家之大

蠹也、其催勸產業、資產豐足者爲上等、雖加催勸衣食乏匱者爲中等、田疇荒廢、百姓飢寒、因致死亡者十人以上爲下等、下等者須解見任、又四民之徒、各有其業、今失職流亡、是由國郡司教導無方也、有如此類、必加顯戮、自今而後、遣巡察使于天下、觀省風俗、宜勸敦德政、庶彼周行、其諸國百姓、亦宜用本國印信以往來、又詔曰、凡諸國運輸調庸、各有期限、今國司怠慢違期、遂妨農事、運送之民、仍致勞擾、自今以後、有如此類、以重科論之、又海路漕庸、輙委舂民、或已漂失、或多濕損、是由國司不遵先制也、自今以後、不悛者、節級科罪、所損之物、即徵國司、又五兵之用、其來尚矣、服強懷柔、咸憑武德、今六道諸國、造營器仗、不甚牢固、臨事何用、自今以後、每年貢樣、巡察使出日、審爲校勘、

夏六月、詔遣使奉幣帛於諸祠祈雨名山大川、

未數日、澍雨滂沱、時人以爲聖德所感、先是太政官奏、懸象失度、亢旱彌旬、恐東皐不耕、南畝損稼、昔者周王遇旱、有雲漢之詩、漢帝祈雨、降政元之詔、人君之誠、載感上天、請奉幣帛於諸祠以祈、

秋七月、知太政官事一品穗積親王薨、

親王、天武天皇庶子也、

九月、詔禪位於一品氷高内親王、

詔曰、乾道統天、文明於是馭寓、大寶曰位、宸極所以居尊、昔者揖讓之君、旁求歷試、干戈之主、繼体承基、貽厥後昆、克隆鼎祚、朕君臨天下、撫育黎元、蒙上天之保祐、賴祖宗之遺慶、海内晏靜、區夏安寧、然而兢兢之志、夙夜不怠、翼翼之情、日慎一日、憂勞庶政、九載于茲、今精華漸衰、耄期將至、深求閒逸、高踏風雲、釋累遺塵、將同脫屣、乃欲以神器讓皇太子、而年齒幼稚、未離深宮、庶務多端、一日万機、一品氷高内親王、早叶祥符、夙彰德音、天縱寬仁、沈靜婉孌、華夏載佇、謳訟知歸、今傳皇帝位於内親王、公卿百寮、宜悉祗奉、以稱朕意焉、是日傳位於氷高内親王、〇天皇治婦德、以總攬乾綱者八年、内外無事、三韓朝貢無闕、諸夷率服、累免諸國田租調庸、務救恤民之疾苦、又屢祈雨名山大川、及諸祠諸寺、以勸農耕、制法規、以褒貶諸有司之勤怠、

元正天皇諱氷高、故皇太子草壁之女、天武天皇之孫也、母阿閉、在位十年、

靈龜元年乙卯秋九月、即天皇位於大極殿、左大臣石上麻呂、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並如故、

是日、以獲瑞龜、詔改和銅八年爲靈龜元年、大赦天下、

冬十月、詔勸農耕、

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修絍織、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凡厥吏民、豈不勗諸、今諸國百姓、惟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秋稼若罷、多致饑饉、非惟百姓懈懶忘業、良由國司不存教導、宜令百姓兼種麥禾、凡粟之爲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中、最爲精好、宜以此狀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候、自餘雜穀、任力課之、若有百姓輸粟轉稻者聽之、

二年丙辰夏四月、割河内大鳥和泉日根三郡置和泉監、

養老元年丁巳春三月、左大臣石上麻呂薨、

石上麻呂、本姓物部連、大連目之後、備部宇麻呂子也、壬申之亂、弘文天皇敗走、大臣以下皆散、獨

石上麻呂從之、天武天皇感其忠、更授位、爲遣新羅大使、踰年而還、詔賞之、進位、改賜今姓、和銅元年、累進正二位、轉左大臣、遷都平城、石上麻呂爲難波京留守、薨年七十八、天皇深悼、廢朝、遣式部卿長屋王、左大辨多治比三宅麻呂、就第弔賻、贈從一位、百姓追慕、無不痛惜、

夏五月、頒大計帳・四季帳・見丁帳・青苗簿・輸租帳等式於七道、

是月、詔曰、率土百姓、浮浪四方、規避課役、遂仕王臣、或望資人、或求得度、王臣不經本屬、私自駈使、囑請國郡、遂成其志、因茲流寓天下、不還鄉里、若有斯輩、輙私容止者、揆状科罪、並如律令、

秋九月、幸美濃、行至近江、觀淡海、遂幸當耆郡、觀多度山美泉、

天皇臨軒、詔曰、朕以今年九月、至美濃國不破行宮、觀當耆郡多度山美泉、親盥手面、皮膚如滑、洗滌疾痛、莫不除愈、又就而飲浴之者、或白髮反黑、或昏目加明、自餘痼疾、咸皆平愈、嘗聞、後漢光武時、醴泉出、飲者病愈、符瑞書曰、醴泉者美泉也、可以養老、蓋水之精也、寔惟美泉、即合大瑞、朕雖庸虚、何違天貺、可大赦天下、改靈龜三年、爲養老元年、天下老人年八十以上、授位一階、賜布絁綿各有差、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鰥寡惸獨、疾病之徒、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使長官親自慰問、給施湯藥、美濃國司、當耆郡司、加位一階、復當耆郡明年調庸、餘郡庸、百官賜物、有差、

二年戊午春二月、再幸美濃醴泉、三月還宮、

夏五月、割越前四郡、置能登國、割上總四郡、置安房國、割陸奧十一郡、以六郡爲石城國、以五郡爲石背國、

是月、敕定衛士數、國別有差、

冬十二月、詔爲太上天皇、大赦天下、

是歲、重敕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修律令、

三年己未春二月、令天下百姓右襟、職事主典以上執笏、

夏六月、使皇太子始聽朝政、

詔一品舍人親王・二品新田部親王、輔佐皇太子、

冬十月、減京畿七道諸國軍團及大少毅兵數、有差、

先是、始置按察使、巡省諸國、開義倉、賑恤六道諸國旱飢、是冬、定婦女衣服制、

四年庚申春正月、遣渡島津輕津司等於靺鞨國、觀其風俗、

三月、遣中納言大伴旅人、授刀助笠御室・民部少輔巨勢真人、征筑紫隼人、

先是、太宰府奏、隼人反、殺大隅國守陽侯麻呂、至是、以旅人爲征隼人持節大將軍、御室・真人、爲副將軍、

夏五月、一品舍人親王上日本紀、

秋八月、以右大臣藤原不比等病、大赦天下、尋薨、

不比等內大臣鎌足第二子也、先是、文武天皇詔曰、先朝所賜藤原朝臣之姓、宜令不比等承之、但意美麻呂等供神事、宜復舊姓、慶雲元年、又詔曰、朕嘉其世有勤勞、追褒鎌足、比諸武內宿禰、乃賜封五千戶、傳子孫、不比等固辭、受二千戶、以一千戶傳子孫、及元明天皇即位、進正二位、拜右大臣、養老二年、敕任太政大臣、不比等固辭不受、至是疾篤、詔曰、右大臣疹疾漸留、寢膳不安、朕視疲困、惻隱於心、思其平復、計無所出、宜大赦天下、以救所患、又令都下四十八寺讀藥師經、以禱病、未數日薨、年六十二、天皇深悼惜焉、為之廢朝、舉哀內寢、遣大納言長屋王等就第宣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諡文忠、賜封戶資人、一如存日、初藤原氏未置氏長者、至不比等始命為之、實字之初、敕天下不得稱鎌足不比等名、又詔曰、子以祖尊、祖以子貴、此則不易之彝式、聖主之善行也、先朝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者、非唯功高於天下、又為皇家之外戚、是以先朝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此雖據我令、已

極官位、而准周禮猶有不足、竊思勳績蓋於宇宙、朝賞未允人望、宜依齊太公故事、追封近江國十二郡、為淡海公、繼室從一位縣犬養橘宿禰贈正一位、為太夫人、不比等有四男二女、曰武智麻呂、房前、宇合、麻呂、曰宮子媛、光明子、

是月、以舍人親王為知太政官事、新田部親王、知五衛及授刀舍人事、

召征隼人持節大將軍大伴旅人還京師、

九月、以播磨按察使丹治比縣守、為持節征夷將軍、左京亮下毛野石代為副將軍、從五位上阿倍駿河為持節鎮狄將軍、以討蝦夷、

先是、陸奧言、蝦夷反、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

五年辛酉春正月、以大納言長屋王、為右大臣、

是月、震雷荐至、詔文武庶僚、自今以去、若遇災異極言得失、又詔、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宜擢學業優長、堪為師範者、特加賞賜、勸勵後生、因賜諸道博士醫術伎工等物、有差、

二月、召見左右大辨八省卿等於殿前、詔上意見、

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躬居紫宮、心在黔首、無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万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明日又詔曰、諺云、歲在申年、每有事故、去歲庚申、咎徵屢見、水旱並至、平民流沒、秋稼不登、國家騷然、万姓苦勞、加以朝廷儀表藤原大臣、奄然薨逝、朕心哀慟、況復災異之餘、延及今歲風雲氣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聞之舊

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則致之異、今群臣位高任大、豈可不盡忠誠、其有政令不便、直言盡意、無有隱諱、朕將親覽、於是公卿各令屬司上意見、既而敕左右兩京、及畿內五國、並免今年之調、是月、定親王以下至庶人、畜馬之限、

夏四月、征夷將軍多治比縣守、鎮狄將軍安倍駿河等還京、

五月、太上天皇不豫、大赦天下、

詔曰、太上天皇、聖體不豫、寢膳日損、每念至此、心肝如裂、因欲歸依三寶、祈其平復、宜簡取淨行男女一百人、得度修道、

六月、太政官奏請以按察使準從五位官、賜祿及公

廨田仕丁、詔聽之、

詔曰、朕之肱股、民之父母、獨在按察、寄重務繁、與群臣異、宜加祿一倍、便以當土物、準度給之、又陸奥筑紫邊塞之民、數遇煙塵、疲勞戎役、加以父子死亡、室家離散、言念于此、深以矜懐、宜勿出今年調庸、諸國兵衆、殺獲逆賊、戰鬪有功者、給復二年、冒犯矢石、致戰死者、父子並復一年、如無子者、鄕里議其親族、亦聽之、

是月、割信濃置諏方國、

秋七月、征隼人副將軍笠御室、巨勢真人等還京、

是月、詔廢放鷹司、

詔曰、凡膺靈圖、君臨宇內、仁及動植、恩被羽毛、故周孔之風、最先仁愛、李釋之教、深禁殺生、其放鷹

司鷹狗、大膳職鸕鷀、諸國鷄猪、悉放本所、令遂其生、其放鷹司、及職長以上、並停之、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彌留、

詔大赦天下、令都下諸寺轉經、

是月、太上天皇崩於中安殿、年六十一、天皇遣使固守三關、

太上天皇臨崩、遺詔右大臣長屋王、參議藤原房前曰、朕聞、万物之生、靡不有死、則天地定理、奚可悲哀、厚葬破業、重服傷生、朕甚不取焉、朕崩之後、宜於大倭國添上郡藏寶山雍良岑、造竈火葬、謚號稱某國某郡朝廷馭宇天皇、傳示後世、皇帝綜理万機、一同平日、王侯卿相、文武百官、不得輙離職掌、追隨喪車、各守本司、視事如恒、其近侍官及五衛府、務加嚴衛、以備不虞、又詔、葬事所須、一依前敕、勿致闕失、轜車靈駕、不得刻鏤金玉、繪餙丹青、素薄是用、卑謙是從、兵仗無鑿、就山作竈、芟棘開場、即爲葬地、植常葉之樹、立刻字之碑、○後世有大喪、必敕固三關、蓋昉于此、故此後不書、

葬元明天皇於椎山陵、

六年壬戌春正月朔、詔停賀正之禮、

詔曰、朕以不天、奄丁凶酷、嬰蓼莪之巨痛、懐顧復之深慈、悲慕纏心、不忍賀正、宜悉停之、

秋七月、詔大赦天下、勸課百姓、

詔曰、陰陽錯謬、災旱頻臻、由是奉幣名山、奠祭神祇、甘雨未降、黎元失業、朕薄德所致、百姓何罪、宜大赦天下、令國郡司、審錄寃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高年之徒、勤加存撫、又詔曰、朕以庸虛、紹承鴻業、克己自勉、未達天心、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種晚禾蕎麥、及大小麥、

藏置蓄積、以備年荒、

秋八月、詔免天下諸國田租、

是歲、自五月不雨至是月、禾稻不熟、百姓憂苦、故有此詔、是月、令諸國司簡點柵戶一千人、配陸奥鎮所、

冬十二月、爲元明天皇設齋於京畿諸寺、又造佛像、薦天武持統兩天皇冥福、

先是、以元明天皇忌期、召僧尼二千六百餘人、謄寫佛經若干、薦其冥福、

七年癸亥春二月、敕遣僧滿誓於筑紫、造觀世音寺、

又詔曰、乾坤持施、燾載之德以深、皇王至公、亭毒之仁斯廣、是以居南面者、必代天而闡化、儀北辰

者亦順時以涵育朕巡京城遙望郊野東候始啓丁壯就隴畝之務時雨漸澍蠶蠢有浴灌之悅何不流寬仁以安黎元布淳化而濟萬物乎乃給戸頭百姓種子布蟄

夏四月詔日向大隅薩摩士卒給復三年以慰其軍勞

先是太宰府言日向大隅薩摩士卒征討隼人久困軍役加之年穀不登飢寒交迫兵役之後必有饑疫冀降天恩於是有是命

八年甲子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是日皇太子即天皇位於大極殿以右大臣長屋王爲左大臣一品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如故

先帝既禪位乃宣詔以獲瑞龜改養老八年爲神龜元年大赦天下益舍人親王封五百戸授二品新田部親王一品

國史綱鑑卷之四終

國史綱鑑卷之五

馬杉繫編修

聖武天皇 諱未詳、或云諱首、文武天皇之子、母夫人藤原宮子娘、在位二十五年、

神龜元年甲子春三月、尊生母夫人藤原宮子娘曰皇太夫人、

夏四月、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宮內大輔高橋安麻呂爲副將軍、征討蝦夷、

先是、陸奥言、海道蝦夷反、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天皇悼之、詔贈兒屋麻呂從五位下、賜賻、至是發坂東兵討蝦夷、且以從五位上小野牛養爲鎮狄將軍、鎮撫出羽蝦狄、

冬十月、幸紀伊、

是月七日、車駕至玉垣勾頓宮、尋至玉津島頓宮、造離宮於岡東、詔改弱濱稱曰明光浦、置守戶、春秋二時祭玉津島神、還至和泉所石頓宮、二十三日、車駕還宮、

十一月、持節大將軍藤原宇合、副將軍高橋安麻呂、鎮狄將軍小野牛養等討平蝦夷、振旅入京師、

天皇遣使迎勞宇合以下兵士於近江、詔賞其功、賜勳位各有差、是月、太政官奏、上古淳朴、冬穴夏巢、後世聖人代以官室、況京師者帝王居城、万國所朝、自非壯麗、何以表德、板屋草舍、中古遺制、而難營易破、空殫民財、請命有司、令五位以上及庶人力堪營辦者、以瓦葺屋、塗爲丹堊、制可、

二年乙丑冬十二月、詔減囚徒罪、

先是、客星屢現、天皇深懼天變、詔七道諸國、奉幣帛於神祇、令僧尼讀經於諸寺、以禱國家平安、

三年丙寅夏六月、太上天皇不豫、

天皇詔天下、放生度僧尼三十人、大赦天下、遣使奉幣帛於石成葛城住吉賀茂等神祠、又造佛像寫經、設齋藥師寺、以禱太上天皇病、是歲大稔、民產豐實、詔免今年田租、

四年丁卯秋閏九月、皇子生、立爲皇太子、

皇太子、夫人藤原光明子所生、諱未詳、皇胤紹運錄、一代要記、帝王編年等諸書作基王、按基蓋某字訛、而舊史所不見、故今不取、

冬十二月、七道巡察使復命、隨狀黜陟諸國司以下吏員有差、

先是、天皇御內安殿、召文武百寮、詔曰、比者、咎徵荐臻、災異不止、如聞時政違乖、民情愁怨、天地告譴、鬼神見異、朕德不明、政有懈缺、耶將百寮官人不勤奉公耶、身隔九重、多未詳委、宜令諸司長官精擇主典以上、勞心公務、清勤著聞者、心挾姦僞、不供其職者、具名奏聞、其善者量能昇進、其惡者隨狀貶黜、宜莫隱諱以誤朕意、是日、遣使七道、巡察國司政績、至是行黜陟、

五年戊辰秋九月、皇太子薨、

先是、皇太子疾、詔造佛像寫經、大赦天下、遣使奉幣帛於諸陵禱之、至是薨、帝大悼惜、廢朝三日、京官人及諸國郡司、畿內百姓、擧哀三日、命擇淨行僧九人、廬冢側薦福焉、

天平元年己巳春二月、左大臣長屋王賜死、

長屋王、高市皇子長子也、漆部君足、中臣宮處東人、譖曰、長屋王私學左道、欲傾國家、天皇大驚、即夜遣使固守三關、令式部卿藤原宇合、衛門佐佐味蟲麻呂、左衛士佐津島家道、右衛士佐紀佐比物等、將六衛兵圍長屋王第、明日遣一品舍人親王、新田部親王、大納言多治比池守、中納言巨勢宿奈麻呂等窮問、賜自盡、夫人吉備內親王、子膳夫王、桑田王、葛木王、鈎取王、皆自縊、收家中男女、繫左右衛士兵衛等府、外從五位下上毛野宿奈麻呂等七人、坐與長屋王交通處流、餘悉原免、長屋王善詩歌、當時才士多遊其門、初長屋王之獲罪也、子男皆坐死、唯安宿王、黃文王、山背王、以藤原不比等外孫、得宥死、寶字中、安宿王、黃文王黨橘奈良麻呂事覺獲罪

夏四月、敕禁學左道、

敕曰、文武百官、天下百姓、有學異端、修妖術、厭魅咒咀、以爲民害者、首斬、從流、如有停住山林、佯說

佛法、封印書符、合藥造毒、百方作怪、違犯敕禁者、亦同其罪、

二年庚午春三月、太政官奏請給大學生徒衣食、許之、

是秋、引田蟲麻呂還自渤海、獻其方物、天皇遣使六陵奉獻之、

三年辛未春三月、廢諏方國、併信濃國、

冬十一月、始置畿內總管、諸道鎮撫使、

以一品新田部親王爲大總管、從三位藤原宇合爲副總管、從三位多治比縣守爲山陽道鎮撫使、從三位藤原麻呂爲山陰道鎮撫使、正四位下大伴道足爲南海道鎮撫使、

五年癸酉秋七月、始令大膳備盂蘭盆供、著爲恒典、

六年甲戌春正月、大納言藤原武智麻呂任右大臣、

是春、天皇御朱雀門、觀歌垣、令京師士女縱觀、賜奉歌垣男女祿有差、

秋七月、觀相撲戲、

是夕、御南苑、命文人賦七夕詩、賜物有差、

七年乙亥春二月、新羅使來朝、敕却其使、

是時、遣中納言多治比縣守、接新羅使、以其私改國號、怒之、奏責其犯戾罪、

冬十一月、知太政官事一品舍人親王薨、

舍人親王、天武天皇之子、母妃新田部皇女、爲人明敏好學、慶雲三年奉詔、與新田部親王、其以戚族耆老、且該通政事、共輔皇太子、是歲九月、新田部親王薨、舍人親王亦尋薨、天皇深悼焉、遣從三位鈴鹿王等、監護舍人親王喪事、其儀準太政大臣、命皇親男女悉會於葬、遣中納言多治比縣守

等、就第宣詔、贈太政大臣、有七男二女、其第七子大炊、及即天皇位、追尊曰崇道盡敬皇帝、

九年丁丑夏四月、遣使奉幣伊勢神宮、及大神筑紫住吉、八幡、香椎、諸祠、告新羅無禮之狀、

先是、遣新羅大使阿倍繼麻呂等還、奏新羅失常禮、不受使命、於是召群臣陳意見、以議其罪、

秋七月、右大臣藤原武智麻呂薨、

武智麻呂、贈太政大臣不比等長子、其弟房前、家在武智麻呂北隣、因稱北家、武智麻呂稱南家、是歲、天下疾疫、百官士民患痘瘡、死亡者甚多、武智麻呂亦患痘、天皇下詔、大赦天下、以救其病、遣橘諸兄、紀男人、就武智麻呂第、授正一位左大臣、是日薨、年五十八、

九月、以從三位鈴鹿王、知太政官事、

是歲、以天下疫瘡大發、人民多死亡、詔奉幣於諸祠、讀経於諸寺、祈國家安寧、人民存濟、因免諸國今年租賦、公私逋負、

十年戊寅春正月、立阿部内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橘諸兄爲右大臣、

十二年庚辰秋九月、太宰少貳藤原廣嗣反、

廣嗣式部卿宇合長子、生而魁偉、頭上肉角寸餘、博覽典籍、兼通佛教武藝、絕倫、練習兵法、其餘天文陰陽之書、管絃歌舞之技、咸究精微、以才能稱、是時、吉備真備研覈術數、好援人情、見廣嗣譖人曰、此人必爲世患、僧玄昉爲僧正、居内道場、寵榮日盛、乖沙門業、時人惡之、屢稱說法、近侍藤原皇后、頗有醜聲、聞於外、廣嗣請斥之、天皇不納、妻有姿色、廣嗣赴任、留居京師、玄昉欲姦之、妻告之太

宰府、廣嗣大怒、是歲八月、上表斥政事得失、陳天地之災異、請除玄昉真備、議論剛明、其言凱切、以破姦邪之肺腑、而天皇不省、至是遂擧兵筑紫、據遠河郡、儲糧仗、置烽燧、

敕遣大將軍大野東人副將軍紀飯麻呂等討之、

東人等將進入豐前、廣嗣將小長谷常人、三田鹽籠、凡河内田道、拒之、常人田道敗死、鹽籠被二箭而走、土人豐國秋山等斬之、官軍生虜賊兵一千七百六十七人、於是賊將楉田勢麻呂、膳東人、勇山伎美麻呂、佐伯豐石等、以其部兵迎降、十月、廣嗣自將大隅薩摩筑前豐後兵一萬、從鞍手道、弟綱手將筑後肥前兵五千、從豐後、多胡古麻呂從田河道、迎拒官軍、廣嗣先至板櫃河、以隼人軍爲前鋒、作筏將渡、佐伯常人安部蟲麻呂等、發弩而射、廣嗣兵却陣河西、常人等陣河東、令隼人等呼云、隨逆人廣嗣拒官軍者、罪及妻子親族、廣嗣兵不敢發箭、常人等呼廣嗣者十、不應、久之廣嗣馳馬而來曰、聞敕使來、爲誰、常人曰、敕使衛門督佐伯大夫式部少輔安部大夫、於是廣嗣下馬再拜曰、廣嗣不敢拒朝命、但請誅朝廷亂臣二人耳、若有抗朝廷者、天神地祇亟罰殺之、常人曰、然則何故發兵、廣嗣語塞、上馬而去、衆輒潰、廣嗣遂乘船出肥前值嘉島、得東風行四日、見孤島、舟人曰、是耽羅島也、漂蕩一日夜、西風忽起、船不進、廣嗣手捧驛鈴曰、我是大忠臣也、神靈棄我乎、乞神濟我、因投鈴於海、而風波彌甚、船還著值嘉島、爲進士安部黑麻呂所捕、東人等奏捷京師、

冬十一月、大將軍大野東人、奉詔斬廣嗣及其弟綱手等於松浦、追捕餘黨、

廣嗣既伏誅、亡靈屢爲厲、久而不止、敕遣玄昉於筑紫、造觀世音寺、實貶之也、無幾玄昉死、世傳由廣嗣祟、真備亦貶爲筑前守、

十二月、幸恭仁宮、始作京都、太上天皇皇后繼至、

先是、天皇將遷都、遣右大臣橘諸兄於山背相樂郡經略之、至是徙居焉、

十三年辛巳春正月朔、始御恭仁宮受朝、

是時、宮垣未成、繞以帷帳、尋遣使、奉幣大神宮及七道諸祠、以告遷新京、敕曰大養德恭仁大宮、

二月、詔禁屠殺馬牛、又詔禁國郡司田獵、

是秋、移平城二市於恭仁京、免二市百姓調租、及四畿内田租、遣木工頭智努王民部卿藤原仲麻呂等、頒給京都百姓宅地、賀世山西路以東爲左京、以西爲右京、造河橋於賀世山東、達平城舊京之路、

十四年壬午春正月、受朝賀於恭仁宮、

既而新羅使來朝、至於筑紫、是時、以新京宮室未成、遣右大辨紀飯麻呂、饗之筑紫、而遣歸、

秋八月、幸紫香樂宮、

是歲、敕造宮卿智努王等、造離宮於近江紫香樂、自是車駕屢幸焉、

十五年癸未夏五月、以右大臣橘諸兄、爲左大臣、

冬十二月、始置筑紫鎭西府、

以從四位下石川加美、爲將軍、外從五位下大伴百世爲副、

十六年甲申春二月、敕定難波宮爲皇都、

先是、召百官於朝堂、議恭仁難波二京便利、遣從三位巨勢奈氐麻呂等、就市採訪民言、欲遷難波者多、因詔停營恭仁宮、

十七年乙酉夏四月、召還流人鹽燒王、

鹽燒王、新田部親王子也、初爲諸王、天平中授從四位下、進正四位下、爲中務卿、坐事下平城獄、流伊豆三島、居四歲至是召還、明年復爵、

六月、復置太宰府、

是夏、諸國地屢震、往々地裂水湧、詔遣使奉幣帛於大神宮及諸陵、以祈鎭災異、

秋九月、知太政官事兼式部卿鈴鹿王薨、

鈴鹿王、高市皇子之子、仕元明元正聖武三朝、累官大藏卿參議、叙從二位、

十八年丙戌冬十二月、停諸道鎭撫使、

先是、以中納言藤原豐成、參議式部卿藤原仲麻呂、中納言巨勢奈氐麻呂、參議大伴牛養、參議紀麻呂等、爲諸道鎭撫使、至是停之、更差點京畿諸國兵士、

天平感寶元年己丑春二月、陸奧始貢黃金、

夏四月、幸東大寺、皇后皇太子從焉、

是日、天皇北面、對東大寺盧舍那佛像、皇后、皇太子侍焉、群臣百寮士庶、列次殿後、敕使左大臣橘諸兄、告佛以陸奧出黃金、又宣詔布告王親百官万民、大赦天下、遣民部卿紀麻呂等於伊勢、奉幣帛於大神宮、是月、再幸東大寺、御盧舍那佛前殿、詔授左大臣從一位橘諸兄正一位、以大納言藤原豐成爲右大臣、是日、改元曰天平感寶、給穀鰥寡孤獨疾疹之徒不能自存者、表旌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授力田及無位者位一階、免天下今年田租、陸奧三年調庸、

秋七月、禪位於皇太子阿倍、

天皇篤崇佛法、敬信僧行基等、自稱三寶奴、嘗巡幸京師、道經囹圄、聞悲痛聲、心甚愍惻、遣使覆審其輕重、悉免死罪以下、並賜衣服、令其自新、及其遜位、修僧業、稱沙彌勝滿、

孝謙天皇

諱阿倍、聖武天皇女、母皇后光明子、在位十年、

天平勝寶元年己丑秋七月、受禪即天皇位於大極殿、

左大臣橘諸兄、右大臣藤原豐成、並如故、是日、改元曰天平勝寶、

九月、制紫微中臺官位、

先是、藤原豐成爲中衛大將、至是大納言藤原仲麻呂代之、八月仲麻呂兼紫微令、

二年庚寅冬十月、改葬元正天皇、

四年壬辰夏四月、幸東大寺、慶盧舍那佛大像、

是日、百官儀衛、一同元會、召僧一万、設齋會、奏舞樂、法會之盛、前朝未嘗有比也、是夕、還御大納言藤原仲麻呂田村第、自是屢行幸、遂爲別宮、寵幸仲麻呂太甚、

六年甲午夏四月、天皇幸東大寺受戒、

是日、太上天皇、及皇太后亦從唐僧鑑真、受菩薩戒、

秋七月、太皇太后病篤、尋崩于中宮、

太皇太后藤原氏、淡海公不比等女、文武天皇皇后也、及孝謙天皇即位、尊稱太皇太后、至是病篤、天皇憂之、詔曰、頃者、太皇太后枕席不安、稍延旬月、百万救療、猶未平復、朕聞、皇天輔德、德勝不祥、庶施慈令、奉資寶体、欲使寢膳如常、起居穩便、宜大赦天下、是日、度僧一百、尼七人、數日而崩、

七年乙未春正月、勅改年爲歲、

冬十月、太上天皇不豫、

勅大赦天下、存恤鰥寡惸獨貧窮老疾者、始自今日、至十二月晦、禁殺生、遣使山科大内等山陵、奉幣祈請、

八歲丙申夏五月、遣使伊勢、奉幣帛於大神宮、又免天下今年田租、以禱太上天皇病、

是日、太上天皇崩、遺詔以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

是月、葬聖武天皇於佐保山陵、

葬儀一如奉佛、令笛人奏行道之曲、

天平寶字元年丁酉春正月、前左大臣橘諸兄薨、

諸兄、難波皇子曾孫、治部卿美努王子也、初爲諸王、名葛城、和銅中、叙從五位下、補馬寮監、天平中累進拜參議從三位、與弟佐爲王上表曰、臣葛城等言、天平五年、故知太政官事一品舍人親王、大將軍一品新田部親王、宣勅曰、聞諸王等願賜臣連姓、奉仕朝廷、故召王等令問其狀、臣葛城等本懷此情、而無由上達、幸遇恩勅、昧死以聞、昔者武内宿禰以皇孫創爲八氏之祖、永遺万代之基、自此以降、賜姓命氏、或真人、或朝臣、其本源始王家、末流終臣民、臣葛城親母贈從一位縣犬養橘宿禰、上歷淨御原朝廷、下逮藤原大宮、事君致命、移孝爲忠、當和銅朝、供奉大嘗、帝褒其忠誠、賜浮杯之橘、曰、橘者菓子之珍、大人所好、柯凌霜雪而繁茂、葉經寒暑而不彫、與珠玉共競光、是以賜汝姓橘宿禰、然而今無繼承、恐失明詔、伏惟皇帝陛下光宅天下、四民安業、万姓謳衢、臣葛城幸遭明時、

濫接九卿、以進可否、志在盡忠、夫賜姓定氏、由來遠矣、臣葛城等願賜橘宿禰姓、戴先帝之原命、流橘氏之殊名、詔曰、王等情深謙讓、志在顯親、而辭皇族之高名、請外家之橘姓、尋思其所執、誠得時宜、宜一依表請、乃賜橘宿禰姓、改今名、尋歷大納言正三位、進右大臣從二位、已而轉從一位左大臣、兼太宰帥、勝寶初、進正一位、改賜姓朝臣、八年致仕、至是薨、年七十四、朝廷遣從四位上紀飯麻呂、從五位下石川豊人等、監護葬事、官給資用、諸兄家在井手里、故稱井手左大臣、又稱西院大臣、

有一男曰奈良麻呂、

三月、寢殿承塵有文自生、曰天下太平、

是月、勅召親王及群臣、視瑞字、

已而勅廢皇太子道祖王、

道祖王、新田部親王長子、天平中敘從四位上、爲散位頭中務卿、勝寶八年以聖武天皇遺詔立爲皇太子、居喪無禮、至是被廢、賜王爵出宮、

夏四月、立大炊王爲皇太子、

詔曰、國以君爲主、以儲爲固、是以先帝遺詔、立道祖王爲皇太子、而諒闇未終、陵土未乾、昵狎頑童、居喪無禮、機密之事、皆漏民間、雖屢教勅、無有悛心、好用婦言、稍多狼戾、潛出東宮、乘夜微行、自云、爲人拙愚、不堪承重、故朕廢之、立大炊王、躬自乞三寶、禱神明、政之善惡、願示徵驗、於是朕所居承塵現天下太平之字、斯乃上天所佑、神明所標、覽古檢往、所未見聞、方知佛法僧寶、先記國家太平、天地諸神、豫示宗社永固、戴此休符、亦由王公等盡忠匡弼、感此奇瑞、豈朕一人所應能致、宜與王公士庶共奉天貺、洗滌舊瑕、與衆更始、可大赦天下、其天下百姓、成童入輕徭、弱冠當正役、愍其勞

苦、用軫于懷、自今以後、以年十八爲中男、二十二以上爲正丁、古者治國安民、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孝、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百姓有孝行著聞者、所由長官、録各薦之、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配陸奥桃生、出羽小勝、以清風俗、又有高臥遁跡者、以禮巡問、於是百官上表、以賀瑞字、

五月、復置能登安房和泉等國、更置紫微内相、以大納言藤原仲麻呂爲之、

秋七月、左大辨橘奈良麻呂謀廢立、事覺下獄、

奈良麻呂、左大臣橘諸兄子也、天皇寵藤原仲麻呂、爲紫微内相、仲麻呂因嬖幸擅權、奈良麻呂惡其所爲、潛欲除之、遂與廢太子道祖王、及鹽燒王、安宿王、黃文王、小野東人、大伴古麻呂等謀行廢立、先是、勝寶中、太上天皇不豫、有佐味宮守者、密奏太上皇云、諸兄飲酒言辭無禮、稍有反狀、太上皇優容不問、諸兄知之、無幾致仕、已而天皇召越前守佐伯美濃麻呂問之、對曰、臣未曾聞、佐伯全成或知之、乃將鞫全成、太后固止之、事遂寢、至是黃文王弟山背王上變曰、奈良麻呂搆姦謀、將圍田村宮、大伴古麻呂具知之、宜召而訊之、當是時古麻呂謂小野東人曰、有人欲劫内相、汝與之乎否、東人曰、唯命是聽、有答本忠節者、密聞其語、以告右大臣藤原豐成、右大辨巨勢界麻呂、界麻呂密奏之、中衛舍人上道斐太都告仲麻呂曰、小野東人謂僕曰、有王臣謀殺皇太子及内相者、汝能從乎、僕問王臣爲誰、曰、黃文王、安宿王、橘奈良麻呂、大伴古麻呂、徒衆甚多、僕又問衆謀如何、曰、所謀有二、一者率精兵四百、圍田村宮、一者陸奥將軍大伴古麻呂、將赴陸奥、行至美濃關、詐稱疾、即遮塞關、仲麻呂聞之、是夜二更具奏狀、警衛諸門、遣高麗福信等、將兵捕東人、忠節等、別遣兵圍道祖

王家、明日使公卿究問東人等、不服、是夕、仲麻呂侍内、召鹽燒王、安宿王、黃文王、奈良麻呂、古麻呂、宣太后詔曰、有人告汝等謀反、顧汝等於我爲親戚、位祿不輕、今何怨而逆乎、慎勿自絶、於是奈良麻呂等五人、稽首謝恩、明日、中納言藤原永手等再究問奈良麻呂以下、皆伏罪、因杖殺廢太子、及黃文王、奈良麻呂、東人、古麻呂、流安宿王於佐渡、貶右大臣藤原豐成爲太宰員外帥、初奈良麻呂憤仲麻呂所爲、謀殺之立廢太子、至是坐抵罪者二百六十餘人、豐成亦坐之、

八月、駿河國獻蠶成字、詔改元、曰天平寶字、

勅、賀瑞字屢現、因改天平勝寶九歳、爲天平寶字元年、免天下田租之半、本郡百姓給復一年、以賞獻瑞字、

二年戊辰夏五月、詔停端午節、

詔曰、朕聞、孝子思親、終身罔極、言編竹帛、千古不刊、天平勝寶八歲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遭凶憫、雖懷感傷、禮制有限、俯從吉事、但每臨端五、風樹驚心、設席行觴、所不忍為、自今以後、永停此節、

秋八月、禪位於皇太子、

皇太子、礿列諸王、及故太子廢、天皇召群臣議皇嗣、藤原豐成、藤原永手等、推鹽燒王、文室珍努、大伴古麻呂等、推池田王、藤原仲麻呂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唯天意所擇、天皇曰、宗室之長、唯舍人新田部二親王耳、故立道祖王為皇太子、而不順教誡、遂縱淫行、是以廢之、今宜擇舍人親王子、然船王帷薄不修、池田王孝行有闕、鹽燒王先帝嘗責其無禮、唯大炊王雖未長壯、過惡不聞、宜立為嗣、於是遣使迎大炊王於田村第、立為皇太子、至是受禪、

淳仁天皇 諱大炊、舍人親王第七子、天武天皇孫、母太夫人當麻山背、在位六年、

天平寶字二年戊戌秋八月、即天皇位於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紫微內相藤原仲麻呂如故、

是日、百官及僧綱詣朝堂、上表上尊號於先帝曰上臺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尊皇太后曰中臺天平應真仁正皇太后、

是月、詔追尊聖武天皇、曰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謚稱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尊、

敕曰、子尊其考、禮家所稱、策書鴻名、古人所貴、昔者先帝、敬發洪誓、造盧舍那金銅大像、鎔銅已成、塗金不足、天感至心之誠、地出勝寶之金、於是國家始有奇珍、闢闢已來、未聞若斯、至若賊臣懷惡謀危社稷、而畏威武咸自馴服、可謂聖武之德、比古有餘、而不奉揚洪業、何以示後世、爰依舊典、追上尊號、欲使傳休名於万代、揚茂實於千秋、普告遐邇、知朕意焉、是日、又敕追尊日並知皇子命、稱岡宮御宇天皇、

又敕紫微內相藤原仲麻呂、中納言石川年足等、改易官制、

仲麻呂等奉敕、改太政官為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師、左大臣曰太傅、右大臣曰太保、大納言曰御史大夫、紫微中臺為坤宮官、中衛大將曰太尉、是日、以仲麻呂為太保、加賜姓惠美、改名押勝、稱尚舅、蓋仲麻呂、天皇之諸舅、取文王呼呂尚曰尚父之意、更給功封三千戶、功田一百町、以傳子孫、特聽鑄錢舉稻、用惠美家印、

冬十月、詔國司交替以六年為限、

詔曰、吏者民之本也、數遷代則民不知所從、唯久其任、民服其德、從其化、安其業、信其令、頃年國司交替、皆以四年為限、適足勞民、未及布化、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夫以大聖之德、猶須三年、而況中人乎、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簡惡、令臣庶各盡其力也、自今以後、以六歲為限、省送故迎新之費、其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推撿政績、慰問民憂、待滿兩廻、隨狀黜陟、庶令移易貪俗、悉變清風、黎元息肩、倉廩有實、

十二月、令太宰帥船王、大貳吉備真備、備於唐亂、

先是、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奏、安祿山作亂於唐、唐國大亂、於是敕曰、安祿山者、是狂胡狡竪也、逆天犯上、事必不利、彼不能圖西、還更掠海東、古云、蜂蠆猶毒、況於人乎、船王、真備、俱是碩學、名顯當世、簡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狀、預為之備、

三年己亥夏五月、敕諸國置常平倉、

是日、詔百官五位以上、及緇徒師位以上、上封事、求嘉言良策、曰、苟有益於民者、與卿相審簡可否、

六月、詔追尊皇考舍人親王、曰崇道盡敬皇帝、尊皇妣當麻夫人、曰太夫人、其兄弟姊妹皆爲親王、

是月、以僧普照奏、敕植菓樹於路傍、令行旅就陰噉實、

是月、敕百官讀律令格式二書、

是日、百官及師位僧等、各上封事、以陳治國之得失、

秋八月、遣太宰師舩王於香椎宮、告伐新羅、

先是、敕太宰府、造行軍式、令兵士習之、至是敕諸國、造舩艦五百艘、

十一月、造保良宮、

是月、敕坂東八國、陸奥、若有急求救、每國差發兵二千、擇精幹國幹國司二人、押領相救、

十二月、置授刀衞、

四年庚子春正月、車駕臨太保藤原惠美押勝第、

後數日、天皇從太上皇御內安殿、上皇口敕曰、欲以太保爲乾政官大臣、屢辭、故改太保爲太師、賜隨身契、押勝拜命、明日復幸押勝第、

三月、敕鑄新錢、金錢銀錢並行、

先是、遣巡察使於七道、敕設仁王會於宮中、及東大寺、又轉讀大般若經於宮中、誦經於京師六大寺、至是親問天下諸民疾疫患苦、以賑給之、

夏六月、天平應眞仁正皇太后崩、

皇太后藤原氏、不比等第三女、休貌姝麗、似有光耀、故名光明子、幼而聰慧、聖武天皇爲儲貳日、納爲妃、時年十六、天資慈仁、志在濟物、攝引妾御、皆得其歡、聖武即位、授從三位、爲夫人、生孝謙天皇、及其太子、天平元年八月、立爲皇后、六年后爲先妣、造西金堂於山階寺、安釋迦十弟子像、嘗勸聖武天皇、建東大寺、創諸國國分寺、又置悲田施藥兩院、療養天下飢病、及孝謙天皇受禪、尊后曰皇太后、寶字二年八月、百官及僧綱、上表上尊號、曰應眞仁正皇太后、至是崩、初、后在家、告其父入市敎諸商賈、始用自唐所得稱尺、父曰、汝當助國宣風、權衡稱尺、不久而流行于天下、及長善書、屬文、嘗作屏風銘、爲世所稱、又嘗爲考妣冥福、手寫金字一切經律論、製願文、書每卷後、又爲聖武天皇自製願文、納之東大寺、以供養焉、天平初、僧玄昉還自唐、聖武天皇賜紫袈裟、以爲僧正、置內道場、

后甚寵異、頗有醜聲、

冬十一月至日、詔赦天下、

是冬、敕太皇太后、皇太后墓、並稱山陵、置國忌齋、

五年辛丑春正月、以太史局奏、遷御小治田岡本宮、

既而還自小治田宮、御武部曹司、是月、詔築戒壇于下野藥師寺、筑紫觀世音寺、

三月、流茅原王於多褹島、

茅原王、刑部卿山前王之子、忍壁親王之孫也、爲人凶惡、喜遊肆酒、是歲、與御使麻呂博飲、忽發鬪、刺麻呂、屠其股肉、置胸上而膾之、其餘罪狀明白、有司奏劾、天皇以宗室故、不忍置法、削王爵、賜姓龍田眞人、幷其子女流于多褹島、

秋七月、以巡察使奏、令筑紫七國造甲刀弓箭以備不虞、

是月、依七道巡察使奏狀、敕諸國明典章、以正貪汚之俗、

八月、天皇從太上天皇幸藥師寺禮佛、

是日、還御授刀督藤原御楯第宴飲、是冬、車駕再臨御楯第、遂臨太師押勝第宴飲、賜押勝稻百万束、已而進押勝正一位、賜近江國淺井高島二郡鐵穴各一處、給帶刀資人六十人、通前一百人、及其冬夏衣服、

十月、遣使唐及渤海、

是冬、以從四位下藤原惠美朝獵、從三位百濟敬福、正四位下吉備真備、為東海南海西海節度使、

點船三百九十四艘、兵四万七百人、皆免三年田租、習騎射陣法、兼造兵器、

六年壬寅夏六月、太上天皇召百官五位以上於朝堂、宣詔親決國家大事及賞罰二柄、

天皇深惡僧道鏡、常以為言、太上皇不懌、是月、天皇自保良宮還平城宮、太上皇徙御法華寺、乃宣詔曰、天皇不恭不順、朕所不言、以為言之、朕所不行、亦為行之、皆由朕薄劣、故發菩提心、落飾為佛弟子、但朝廷小事、天皇行之、如其大事、及二柄、朕親決之、於是天皇憤恨、是冬、遣參議藤原巨勢麻呂等、奉幣香椎廟、告為征新羅調習軍旅、又奉幣及弓矢於天下神祇、

七年癸卯春二月、新羅遣使貢調、詔却之、

先是、渤海使來貢、奏曰、唐國之亂未息、於是敕太宰府備不虞、

秋八月、廢儀鳳曆、行大衍曆、是夏亢旱多疫死、

至是、敕諸國郡司修理堤堰、因免今年田租、太上皇以僧道鏡為少僧都、道鏡弓削氏、先是入內道場、有寵於太上皇、天皇屢以為言、遂與上皇有隙、

是歲、右中辨藤原良繼坐大不敬、詔除姓奪位、

良繼、式部卿宇合第二子、初名宿奈麻呂、天平中坐兄廣嗣事、流於伊豆、頃之赦還、累遷為從五位上右中辨、兼造宮大輔、上野守、當是時、惠美押勝擅政、三子並任參議、而良繼位在其下、內懷慚憤、且疾押勝所為、與佐伯今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除押勝、大舍人弓削男廣知其計、告押勝、押勝怒、下吏鞫問、良繼曰、獨我謀之而已、押勝乃奏劾、除姓奪位、明年押勝謀反、天皇詔召良繼、將兵追討之、

八年甲辰秋九月、太師正一位藤原惠美朝臣押勝謀反伏誅、

押勝、初名仲麻呂、左大臣藤原武智麻呂第二子、為人敏警、略涉書記、精算數、家素豪富、而寵祿日加、其子真先、訓儒麻呂、朝獵、皆進參議、小湯麻呂、薩雄、辛加知、執棹、俱任衛府國司、其餘姻戚亦皆居顯要、押勝處眾怨作、猜防益甚、時僧道鏡常侍上皇、押勝寵幸寢衰、乃謀除道鏡、幽上皇、是歲諷上皇、請都督四畿內、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使、管內兵士每國二十人、五日更番集習、準諸國試兵法、奏可、押勝私倍其數、用乾政官印而徵之、大外記陰陽頭等密上變、上皇即日遣少納言山村王、收中宮鈴印、押勝令其子訓儒麻呂邀奪之、近衛物部磯浪走而告之、天皇更遣授刀少尉坂上苅田麻呂、將曹牡鹿島足、射殺訓儒麻呂、詔削押勝官位族姓、沒收其職田功封、遣兵守三關

其夜押勝招合黨與、經宇治奔近江、山背守日下部子麻呂、衛門少尉佐伯伊多智等直取田原路、先至近江、燒斷勢多橋、押勝失色走高島、募兵得數千、將赴越前、是夜有星隕于押勝臥屋上、大如甕云、伊多智等馳至越前、斬國守辛加知、辛加知者押勝子也、押勝未知、爲其所殺、擁立氷上鹽燒王爲主、上皇敕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討之、天皇亦召廢人良繼、更授從四位下、與藏下麻呂俱將兵討之、良繼藏下麻呂兄也、是日、以參議吉備真備兼中衛大將、押勝長子真先及其弟朝獦等將入愛發關、爲授刀物部廣成所破、於是押勝進退失據、航鹽津逃、逆風船將覆、乃取山路直赴愛發關、伊多智等射殺數人、押勝不得進、遂還三尾碕、與佐伯三野、大野真本等戰、官軍疲頓、會藏下麻呂兵至、大破賊兵、三野等乘勝逐北、殺傷頗多、押勝遙望見其衆敗、乘船逃亡、官軍水陸交攻、押勝阻勝野鬼江、盡銳而戰、衆潰、官兵石村石楯獲押勝斬之、傳首京師、執其妻子及從者三十四人

誅之、鹽燒王亦被殺、於是、初敕押勝所改官名悉復舊、詔召還太宰員外帥藤原豐成、復爲右大臣、復良繼姓藤原、叙正四位下、爲太宰帥、太上皇下詔以僧道鏡爲大臣禪師、職掌封戶一准大臣、

冬十月、太上天皇遣兵圍中宮院、廢天皇爲淡路公、

天皇時御中宮院、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衛督山村王、外衛大將百濟敬福等、奉太上皇敕、率兵逼之、天皇惶遽、不及衣履、使者促之、侍衛奔散、僅從者兩三人、出至圖書寮西北、受宣詔、同所生當麻氏從淡路、右兵衛督藤原藏下麻呂衛送之、幽于一院、廷臣或有通意謀其復位者、於是守衛嚴密、踰歲、天皇不勝憂憤、踰垣而逃、爲追兵所獲、明日崩于院中、年三十三、稱曰淡路廢帝○寶龜三年八月、光仁天皇遣使淡路、改葬、設齋度僧、永修功德、九年三月、敕墓稱山陵、所生當麻氏墓稱御墓、置守陵一戶、明治三年七月、詔謚淳仁天皇、

稱德天皇（孝謙天皇重祚、在位六年、）

天平寶字八年十月、太上天皇重祚臨万機、右大臣藤原豐成如故、

是月、已廢天皇大炊、曰大炊與惠美押勝同心圖朕躬、乃流其黨船王於隱岐、池田親王於土左、又宣詔曰、百官所司僉謂當立皇子以定鴻基、朕非不念之、然衆之所推、不必克終、天所不與、雖得必喪、朕非叨貪大寶、不敢定嗣、天意所嚮、久而當彰、乃敕大赦天下、但押勝黨與、及廢帝、船王、池田王黨與、不在赦限、

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春正月、天皇御西宮前殿受朝、

是月、敕改天平寶字九年、爲天平神護元年、又敕復去年官軍所經近江高島郡調庸二年、滋賀淺

井二郡調庸一年、並以沒官物量加賑恤、

二月、改授刀衛爲近衛府、始置內廐寮、以從三位藤原藏下麻呂爲近衛大將、

敕禁天下人民恣爲墾田、又禁王臣私蓄兵仗、先是兵旱相仍、米石千錢、東西市民大苦、於是糶穀及鹽於左右京司、東西市民救之、

秋八月、參議兵部卿和氣王謀反伏誅、

和氣王、三原王子、舍人親王孫也、初爲諸王、勝寶中、賜姓岡真人、爲因幡掾、寶字中、追尊舍人親王、因復王屬籍、授從四位下、歷內匠頭、節部卿、伊豫守、及惠美押勝謀反、密上變、賊平、叙從三位、拜參議兼兵部卿、奉太上皇敕、與山村王等率兵圍中宮院、逼天皇大炊廢之、俄兼丹波守、授勳二等、賜

功田五十町、時皇嗣未定、和氣王竊懷覬覦、有紀益女者、以巫鬼受寵、和氣王厚賂與之善、又與參議粟田道麻呂、兵部大輔大津大浦、式部員外少輔石川永年等、相友善、數會飲其宅、是歲七月、道麻呂至和氣王宅、密語、佩刀觸門扉而折、和氣王遣裝刀人、或怪之、所謀頗漏、和氣王畏禍及、即夜逃竄、敕捕之、流伊豆、途至山背相樂郡、絞殺、尋絞殺紀益女、和氣王男女、皆免死、削屬籍、貶道麻呂於飛驒員外介、大津大浦於日向介、石川永年於隱岐員外介、尋被殺、和氣王男女復屬籍、長子大伴王授從五位下、歷任大監物、主馬頭、

秋九月、更鑄新錢、與舊錢並行、

冬十月、幸紀伊玉津島、

天皇御南濱望海樓、奏雅樂雜伎、權置市鄽、使從官及當國百姓為交關、

閏十月、以大臣禪師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

詔使文武百官拜賀之、是日、幸弓削寺、弓削寺道鏡所創也、

十一月、右大臣藤原豐成薨、

豐成、右大臣武智麻呂長子、勝寶元年、累進拜右大臣、及皇太子廢、豐成與從弟永手、欲立鹽燒王、豐成弟仲麻呂不從、遂立大炊王、仲麻呂為內相、勢傾天下、豐成天資寬厚、甚得時望、仲麻呂忌其才名、每欲因事陷之、會橘奈良麻呂謀廢立、事覺、仲麻呂以豐成子乙繩與奈良麻呂善、誣奏、敕豐成出乙繩、豐成乃縛致之、又敕曰、豐成事君不忠、為臣不義、私附賊黨、潛忌內相、知搆大亂、不肯奏上、及事發覺、亦不肯究、若延數日、殆滅天宗、宰相之任、豈合如此、因罷右大臣、左降太宰員外帥、豐成至難波別業、稱病不進、迨仲麻呂伏誅、帝悟其冤、敕復右大臣、授從一位、豐成再蒙厚寵、內不自安、上表還納祖太政大臣不比等所賜以傳子孫功封、至是薨、年六十二、稱難波大臣、有四男一女、曰良因、繼繩、乙繩、繩麻呂、女中將姬、為尼居當麻寺、

二年丙午春正月、大納言藤原永手任右大臣、

詔曰、淡海大津宮御宇誄藤原大臣、及其後、誄其子大臣、乃曰、子孫以清明心、奉侍朝廷者、必善遇之、不絕其嗣、朕今思先敕、授卿右大臣、是日、幸其第、授正二位、其妻大野仲智敘從四位下、

秋九月、遣巡察使於五畿六道、訪民疾苦、令太宰府、勘撿西海道、

是夏至秋、諸國大風、多傷桑麻、損官舍、詔修理之、勸課諸國百姓、種大小麥、以備農食欠乏、

冬十月、授太政大臣禪師道鏡法王位、

山階寺僧基真、詐咒縛童子、教說人陰事、作毘沙門像、置數顆小珠於其前、稱現佛舍利、道鏡欲眩衆、以為己瑞、乃諷天皇、赦天下、賜人爵一級、天皇大悅、迎舍利、擇諸氏有容貌者二百人、服金銀朱紫、捧幡蓋、列前後、百官主典以上拜之、詔以道鏡善教導僧徒、感得舍利、授法王位、并授基真法參議大律師正四位上、賜姓物部淨志朝臣、授僧圓興法臣位、圓興、基真師也、法王月料、准供御、法臣准大納言、法參議准參議、於是道鏡乘鑾輿、服食一擬供御、政無巨細、莫不取決、弟弓削淨人、起布衣、八年間、至從二位大納言、一族男女、敘五位者十人、

是月、以右大臣藤原永手為左大臣、大納言吉備真備為右大臣、

神護景雲元年丁未春二月、天皇臨大學、釋奠、

是夏、東院新殿成、葺以瑠璃瓦、畫以藻繢、時人謂之玉宮、

秋八月、詔改元、

是月、三河奏、慶雲見、於是詔召六百僧於西宮設齋、大赦天下、群臣進位賜物、表旌孝順義節之民、賑恤鰥寡孤獨、免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九月、日上有雲成五彩、衆以爲瑞應、

冬十二月、法參議基真有罪竄於飛驒、

是歲、爲道鏡置法王宮職、以造宮卿高麗福信爲大夫、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爲亮、先是、僧基真藉道鏡威、放肆狂虐、不避卿大夫、路人相畏如虎、至是坐凌突其師圓興被擯、

三年己酉春正月、法王道鏡受大臣以下百官拜賀於西宮前殿、

是月、天皇宴道鏡第、留連數日、太宰廟祝中臣阿曾麻呂、希旨矯宇佐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位、天下太平、道鏡聞之、稍懷覬覦、天皇甚惑焉、

夏四月、不破内親王坐巫蠱、放於京外、流氷上志計志麻呂於土左、

不破内親王、井上内親王同母妹也、初嫁鹽燒王、生志計志麻呂、及川繼、及鹽燒王敗、内親王坐削屬籍、其二子以貴得免、至是有誣告忍坂女王等呪詛乘輿、事連内親王者、天皇大驚、詔莫居京師、志計志麻呂亦坐罪、

秋八月、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以忤道鏡流於大隅、

清麻呂、備前藤野郡人、其先出自鐸石別命、鐸石別命曾孫弟彦王、應神帝時以軍功賜吉備磐梨縣、因家焉、清麻呂舊姓磐梨別公、後改藤野別真人、叙從六位上、爲右兵衛少尉、神護中、授勳六等、改賜姓吉備藤野和氣真人、已而遷從五位下近衛將監、爲人抗直、天皇素敬宇佐神、猶事生、其所憑語、無不從、及廟祝阿曾麻呂奏令道鏡即帝位之神語、召清麻呂於牀下曰、昨夜夢八幡神使來曰、大神欲憑汝姊法均尼有所言、汝宜代法均往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麻呂曰、大神欲使我即位、今所以請使者、蓋爲此也、汝詣宇佐奉神教、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太政大臣、委以國政、如違我言則處重刑、時有路豐永者、與清麻呂善、乃謂曰、道鏡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而游、清麻呂誓死而往、詣神宮請教、神憑語曰、國家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定矣、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胤、無道之人宜迅掃蕩、清麻呂還奏、道鏡大怒、解清麻呂本官、爲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與其姊法均矯神教、欺罔朝廷、改清麻呂姓名、稱別部穢麻呂、命流於大隅、使人殺於

道、俄雷雨晦冥、受命者猶豫、會敕使來赦、藤原百川愍清麻呂忠烈、割備後封二十戸給之、以故清麻呂在大隅、得不乏、

冬十月、幸飽浪宮、遂幸由義宮、十一月、車駕還京師、

四年庚戌春二月、復幸由義宮觀歌垣、

是時、權建肆鄽於龍華寺、車駕臨觀焉、詔以由義宮爲西京、

夏四月、詔造由義寺塔、是月、天皇不豫、車駕至自由義、

先是、惠美押勝之亂、天皇發願、造三層小塔一百万、至是塔成、分置諸寺、

六月、敕左大臣藤原永手攝近衛外衛左右兵衛事、

右大臣吉備真備知中衛左右衛士事、

先是、天皇在由義宮、與道鏡遊處、狎褻無所不至、道鏡欲益悦天皇意、進以淫具、因是得疾、歴月不愈、

秋八月、天皇崩于西宮寢殿、年五十三、

是春、巫覡等言、西大寺東塔礎石作妖、因積柴灌酒燒碎之、棄於道路、適天皇不豫、卜之、曰、石作祟、乃移之淨地、以厭禳焉、其後天皇幸由義宮、覺聖躬不豫、即還平城宮、經百餘日、不親視事、群臣不得謁見、與藏吉備由利、出入臥内、傳可奏事、至是崩、天皇尤崇佛道、務恤刑獄、勝寶之際、政稱儉約、自押勝被誅、道鏡擅權、輕興力役、務繕伽藍、公私彫喪、國用不足、政刑日峻、殺戮妄加、比初政頗多冤濫云、後世稱前朝曰孝謙天皇、後朝曰稱德天皇、

即日、右大辨藤原百川與左大臣藤原永手、參議藤原宿奈麻呂、藤原繩麻呂、石上宅嗣、近衛大將藤原藏下麻呂等、定策禁中、迎立白壁王爲皇太子、

白壁王、寛仁敦厚、意豁如也、天平勝寶以來、國家無儲貳、人疑彼此、罪廢者多、王深慮横禍、縱酒自晦、以故數免害、至是立爲皇太子、時年六十二、即令天下擧哀、差近江兵二百騎、守衛朝廷、

是月、葬稱德天皇於大和高野山陵、

僧道鏡奉梓宮、留廬陵下、未幾、皇太子下令、貶道鏡爲下野藥師寺別當、流大納言弓削淨人、及其子廣方等於土左、

九月、召還流人和氣清麻呂、

清麻呂在謫所、上書説神教之不含西命、以明人臣之無貳義、至是還京師、遷豐前守、賜姓和氣朝臣、已而詔以清麻呂、爲美作備前兩國造、

冬十月、皇太子即天皇位於大極殿、詔改元曰寶龜、

元年、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臣吉備真備並如故、

先是肥後連獻白龜、以故宜詔改元、

光仁天皇

諱白壁、春日宮施基皇子第六子、天智天皇孫也、母紀氏橡姫、在位十二年、

寶龜元年 庚戌 冬十月、吉備真備罷中衛大將、

十一月、追尊皇考施基皇子曰春日宮天皇、

是日、天皇以兄弟姉妹諸皇子、悉爲親王、○施基親王天智天皇子也、

立妃井上内親王爲皇后、

井上内親王、聖武天皇女也、初爲伊勢齋宮、叙二品、天皇爲諸王時、納爲妃、生廢太子他戸、先是有童謠、識者以爲白壁王登極、井上爲皇后之徴、至是果如識、

是歳、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卒於唐、

仲麻呂、中務大輔船守子、性聰敏、好讀書、叙從八位、靈龜二年、選爲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往唐而學、多所該識、乃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補闕、遷祕書校書、後至祕書監、兼衛尉卿、勝寶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麻呂接之、及清河還、仲麻呂欲與歸、玄宗因命爲使、乃賦詩留別諸友、尚書右丞王維爲詩幷序送行、包佶、趙華等、皆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仲麻呂望月悵然詠和歌、以唐語寫示之、衆皆感嘆、海上遭風、漂泊安南、唐人以爲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哭

之、仲麻呂與清河復至唐、肅宗權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寵用益渥、至是卒于唐、年七十、代宗贈潞州大都督、仲麻呂在唐凡五十餘年、身雖榮貴、思歸不已、言及鄉國、未嘗不悽惻也、承和二年、仁明天皇詔贈仲麻呂正二位、

二年辛亥春正月、立皇子他戶親王爲皇太子、

大納言大中臣清麻呂爲傅、

二月、正一位左大臣藤原永手薨、

永手、中衞大將房前第二子、至是暴病、時天皇幸難波、還到竹原井宮、節幡竿無故而折、衆謂執政將沒之徵、翌日薨、年五十八、天皇悼惜、敕贈太政大臣、遣使監護喪事、

是月、正二位右大臣吉備真備致仕、

真備、本姓下道朝臣、其先出自吉備彥命、世居吉備、天武朝賜姓朝臣、父國勝爲右衞士少尉、真備敘從八位下、靈龜二年、爲遣唐留學生、時年二十四、在唐研覃經史、該涉衆藝、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真備、阿倍仲麻呂二人而已、天平七年歸朝、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樂書要錄十卷、及寶器弓箭數種、授正六位下、任大學助、勝寶初、進從四位上、以事左降、已而爲遣唐副使赴唐、玄宗授銀青光祿大夫、及歸遭風漂著益久島、尋至紀伊、遂入京師、寶字初、唐亂、真備與舩王奉敕備于太宰府、有所奏議、朝廷從之、及惠美押勝反、召參軍事、敘從三位、拜參議兼中衞大將、真備度賊必走、遣兵遮道、指麾部分甚得其宜、旬日事平、授勲二等、敘正三位、明年歷中納言、轉大納言、尋拜右大臣從二位、稱德天皇崩、皇嗣未定、真備欲立文室淨三、淨三固辭、淨三長親王之子、天武天皇孫也、又欲立其弟大市、藤原永手藤原良繼藤原百川等定策立白壁王、於是真備累上表乞骸骨、久而得允、時年七十八、

大納言大中臣清麻呂任右大臣、正三位藤原良繼爲內臣、

是歲、始設春日官、御宇天皇忌齋於川原寺、著爲國忌、追尊所生紀氏爲皇太后、墓稱山陵、

三年壬子春正月、渤海遣使來貢、以表文無禮詔却之、

三月、廢皇后井上內親王、夏五月、廢皇太子他戶、

四年癸丑春正月、立皇子中務卿山部親王爲皇太子、

先是藤原百川與兄良繼、從兄永手等議、迎立天皇、以故天皇甚信重、百川委以腹心、是時天皇春秋富、而皇后年方盛、恃其容姿頗淫縱、天皇怒斥之、皇后怨望、依巫蠱咒詛天皇、百川覺之、密奏廢

皇后、及太子他戶、因奏請立山部親王、親王有賢名、而衆議紛紜、百川固執前議、天皇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天皇感其誠悃、乃許所請、語未畢、百川抵掌大歡呼、急迎親王立爲皇太子、時人稱其精忠無比、是日、詔大赦天下、

三月、以天下穀貴、廷議定常平法、

遣使七道、糶穀賑民、其賤糶私稻者授位、已而詔赦寶字元年及八年逆黨罪、

夏六月、渤海使至能登、

敕責其無禮却之、

五年甲寅冬十月、陸奧鎮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討蝦夷平之、

（先是、蝦夷侵掠、攻桃生城、破其西郭、守兵不能支、駿河麻呂馳驛奏狀、以請處分、迺敕阪東八國、出兵援駿河麻呂討之、於是駿河麻呂進兵破賊、追至遠山村、其地嶮阻、夷賊所憑、歷代諸將未嘗究討之、至是覆其巢穴、降者相踵、天皇宣詔勞之、就拜參議、授正四位上、賜勲三等、從軍部將以下一千七百九十餘人、各授位、）

六年乙卯春三月、詔復陸奥今年課役田租、（以去年蝦夷騷動、田疇荒廢也、）

夏四月、廢后井上内親王、廢太子他戸、並卒、（先是、京官祿薄、國司利厚、因是庶寮咸望外任、是秋八月、詔割諸國公廨四分之一、益京官俸祿、）

冬十月、前右大臣吉備眞備薨、

（眞備爲大納言時、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凡被官司抑屈者、宜至此下申訴、其一題曰、百姓有寃枉者、宜至此下申訴、並令彈正臺受其訴狀、初大學釋奠其儀未備、眞備誓禮典重修之、器物始備、禮容可觀、先是大藏省雙倉火、眞備出私財營之、又刪正律令二十四條、延曆中詔用之、所著私敎類聚三十八條、世重之、薨年八十三、天皇遣使弔賻、）

八年丁巳春正月、内臣藤原良繼任内大臣、

秋九月、内大臣藤原良繼薨、（良繼以定策功、天皇祿賜特渥、因是逞志專政、與奪由己、是秋寢疾、天皇爲授其氏神鹿島神正三位、香取神正四位上、以禱其病、至是薨、年六十二、詔贈從一位、遣使弔之、子宅美、從五位上越前守、女乙牟漏爲桓武皇后、）

九年戊午春二月、參議藤原百川兼中衛大將、三月、大納言藤原魚名爲内臣、尋改爲忠臣、（是月、敕廢帝大炊墓稱山陵、置守戸、）

十年己未春正月、以忠臣藤原魚名爲内大臣、（是春、詔贈遣唐副使小野石根從四位下、以其遇風覆沒也、）

秋七月、參議中衛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式部卿宇合第三子、初名雄田麻呂、幼有器度、寶字中、授從五位下、補武部少輔、景雲中、累遷右大辨、所歷職皆著勤恪名、時孝謙天皇縱婬、百川見國家將亂、力不能救、居常憤嘆、猶且抑而不發、及孝謙天皇崩、有定策功、内外機務無不與聞、是歲、天皇不豫、百川憂形於色、醫藥祈禱備盡心

力、天皇益重之、薨年四十八、天皇悼惜焉、遣使就第宣詔、贈從二位、葬祭所須、官給之、百川有二男一女、）

冬十二月、中納言兼中衛大將藤原繩麻呂薨、（繩麻呂、右大臣豐成第二子、景雲中、累遷從三位參議、孝謙天皇崩、皇嗣未定、繩麻呂等定策迎立天皇、天皇寵遇特渥、至是薨、年五十一、天皇悲悼、遣使贈從二位大納言、葬事官給之、）

是月、以中務卿藤原田麻呂兼中衛權大將、

十一年庚申春正月、詔免諸國今年田租、

三月、汰冗官、省冗兵、專就農耕、（先是、太政官奏、古者人稠田少、而有儲蓄、乃由節用也、今者地闢戸減、而患不足、乃由糜費也、是以

省官息役、上下同心、唯農是務、則倉廩實而禮義行、國用足而廉恥興矣、又奏、諸國兵士率多羸弱、而國司軍毅、自恣驅使、未習騎射、唯事蒭蕘、以此赴戰、是謂棄之、請除三關邊要之外、隨國大小、以為額、黜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令就農、是設守備省浮費之道也、至是並允之、

是月陸奥言、上治郡大領伊治呰麻呂反殺按察使紀廣純、蝦夷大亂、

敕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為征東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從五位上紀古佐美為副使、從五位下大伴真綱為陸奥鎮守副將軍、從五位上安倍家麻呂為出羽鎮狄將軍、討蝦夷、六月、鈴鹿關城鼓自鳴、七月、敕令緣海諸國嚴警備、九月、以正四位下藤原小黑麻呂為持節征東大使、督諸軍進討、十

月、左兵庫鼓自鳴、先是陸奥守大伴駿河麻呂卒、紀廣純代任、建議築覺鱉城、遏膽澤賊、至是賊入長岡、廣純防之、伊治城道島大楯、伊治呰、並以郡領從、呰本夷種、廣純不善遇之、專信大楯、呰怨媢、俘軍為內應、殺大楯、遂圍廣純館殺之、陸奥介大伴真綱、潰圍奔多賀城、城中多糧仗、民爭先入保、真綱懼、潛遁、民潰、數日賊至、大掠焚其餘、朝議遣繼繩等、調發阪東兵、限九月五日集多賀城、又敕東北諸國、作糒三万斛、製甲千領襖四千、限八月十日輸軍所、繼繩等頓軍不進、乃遣小黑、十月詔書切責、勿失軍機、於是諸將進戰、

天應元年辛酉春正月、伊勢見美雲、詔改元、賑恤天下老人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旌表孝順義節、

又詔為賊詿誤、與民歸順者、給復三年、諸國丁壯從役奥羽者、免今年田租、

三月、天皇不豫、禪位於皇太子、

先是美作言、苫田郡兵庫鳴動如雷、伊勢言、鈴鹿關城鼓又自鳴、至是左右兵庫器械自鳴、遣使伊勢美濃越前、固守關門、

國史綱鑑卷之五終

國史綱鑑卷之六

馬杉繫 編修

桓武天皇（諱山部、光仁天皇長子、母皇后高野新笠、在位二十五年、）

天應元年（辛酉）夏四月、受禪即天皇位、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內大臣藤原魚名、如故、

是月、立皇弟早良親王爲皇太子、尊所生夫人高野氏曰皇太夫人、

高野氏、諱新笠、本姓和氏、乙繼女也、乙繼本官未詳、其先出自百濟武寧王子純陀、新笠、容德淑茂、

光仁天皇龍潛之日、納爲妃、生天皇、及早良太子能登內親王、酒人內親王、寶龜中改姓爲高野朝臣、授從三位、爲夫人、至是尊曰皇太夫人、置中宮職奉之、

六月、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罷、

清麻呂、祭主意美麻呂子、天智帝時、意美麻呂與鎌足同賜姓藤原朝臣、文武帝時、以其世奉神事、詔復舊姓中臣、清麻呂相繼爲祭主、累進爲大納言、東宮傅、尋拜右大臣、仍領祭主及大嘗事、景雲之末、以衰老不堪諸大神宮、奏請讓祭主職於長子老、已而再上表、請罷職、優詔不許、至是又乞骸骨、許之、賜以几杖、清麻呂歷事數朝、爲國耆老、朝儀國典、多所諳練、在官視事、老而匪懈、至延曆七年薨、年八十七、

是月、以內大臣藤原魚名爲左大臣、中納言藤原田麻呂任大納言、兼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是公任式部卿、兼中衛大將、

先是詔曰、先王之建官也、量材授能、職員有限、其後事務稍繁、遂置員外、近古因循、民受其弊、凡內外文武官、常員之外、一皆解之、又在外國司、多乖朝委、肆漁百姓、奸濫尤著者、秩雖未滿、隨事貶降、內外官人、立身清謹、處事公正者、所司審訪、授以顯官、其在職貪殘、狀蹟濁濫者、宜遣巡察採訪黜降、於是諸官司肅然、庶政俱舉、

秋八月、陸奧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等凱旋、

自去年三月蝦夷亂、至是始平、小黑麻呂以下、征討諸將、各進位賜物賞之、副使大伴益立坐畏懦逗撓、敕削本官、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不豫、是月崩、年七十二、

天皇詔欲諒闇三年、以竭罔極之哀、群臣咸請因元正帝例聽政如平日、天皇不忍、再詔以一年爲限、臣民以六月釋服、

延曆元年（壬戌）春正月、葬光仁天皇於廣岡山陵、

初、光仁天皇龍潛之日、和光接物、及正位南面、臨馭億兆、政舉大綱、不在苛察、官省無用、化崇清簡、是以寶龜之間、四海晏如、刑罪罕用、遐通欣戴、可謂寬仁大度、有君人之德矣、

閏正月、因幡守氷上川繼謀反、事覺流於伊豆、

川繼、氷上鹽燒王第二子、先是其資人大和乙人、私帶兵仗、闌入宮中、所司捕而推問、款曰、川繼竊謀、入自北門作亂、因使臣招其黨宇治王、以會期、即敕召川繼、川繼聞使至、潛出後門而走、於是敕

固三關大索數日獲於大和葛上郡詔曰川繼潛謀亂事已發覺據法當極刑其母不破内親王亦逆近親亦重罪但山陵未乾朕不忍論刑其宜免死處遠流不破内親王并川繼姉妹配淡路已而貶黜其黨藤原濱成山上船主大伴家持坂上苅田麻呂伊勢老人大原美氣藤原繼彦等三十五人而川繼姻婭知友亦擯京外未幾三方王及其妻弓削女王山上船主同坐厭魅乘輿詔處遠流

夏四月詔罷造宮敕旨二省及法花鑄錢兩司擇其吏卒工匠有才幹者隸於木工内藏二寮

是夏詔陸奧百姓被冠者給復三年

六月貶左大臣藤原魚名爲太宰帥

魚名右大臣永手弟嘗以定策功號爲忠臣至是坐事免大臣將赴太宰府至攝津得疾不進敕聽

別業加醫療至明年再詔召還京師託其親屬尋薨年六十三天皇懷其父祖世著茂功盡忠佐時

詔贈本官

是月大納言藤原田麻呂任右大臣

秋八月詔百官釋服改元曰延曆

二年癸亥春三月右大臣兼近衛大將皇太子傅藤原田麻呂薨

田麻呂式部卿宇合第三子性恭謙與物無競天平中坐兄廣嗣事流于隱岐居三歲赦還隱蟠淵山敦志釋典修行不怠寶字中授從五位下爲南海道節度副使左衛門督尋充遣唐副使神護寶龜間累歷顯要延曆初至右大臣正二位薨年六十二世稱蟠淵大臣

夏四月立夫人藤原乙牟漏爲皇后

皇后内大臣良繼女也天皇在儲宮納爲妃是歲授正三位爲夫人至是立爲皇后

秋七月大納言藤原是公任右大臣

冬十二月敕禁富民及諸寺出財兼併貧民宅地

是歲遣使阪東諸國民疲調發者發倉賑給又敕中禁京畿定額外私建佛寺

三年甲子春二月以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將軍防蝦夷

至明年家持奏請名取以南十四郡僻遠徵發不及機會權置多賀階上二郡以統領詔許之

夏六月遣使長岡經始都城營作宮殿

先是敕遣中納言藤原小黑麻呂從三位藤原種繼等相山背乙訓郡長岡村之地至是營作都城遣參議近衛中將紀船守於賀茂大神祠奉幣告遷都尋修造山崎橋

冬十一月天皇徙御長岡宮

是冬詔免貢役夫國今年田租又敕禁國司公廨田之外更營水田私貪墾田妨害民産有犯者以違敕論所墾闢之地悉没官又禁王臣及寺家兼併山林藪澤而專其利

四年乙丑秋九月盜殺中納言藤原種繼詔廢皇太子早良誅左少辨大伴繼人

種繼右大臣良繼弟淨成子也初天皇好游幸委政皇太子種繼信任用事太子以佐伯今毛人爲參議種繼曰佐伯氏未有任此官奏罷之遂與有隙會天皇幸平城種繼留守督新京工役夜照炬

傕作、有人自瞻中射殺之、天皇還宮、敕索賊、収獲繼人等數人、詞連太子、因誅首惡、貶竄其黨、流太子於淡路、太子絕食途薨、後改葬之、

冬十月、改葬光仁天皇於田原陵、

十一月、以能登守三國廣見誣告謀反、流於佐渡、

是月、立皇子安殿親王爲皇太子、大納言兼中務卿藤原繼繩爲傳、

是歲、刑部卿淡海三船卒、

三船、葛野王孫、父曰池邊王、初爲諸王、勝寶三年賜姓淡海真人、尋爲內豎、爲藤原仲麻呂所譖、囚於衛士府、出爲尾張介、授正六位上、寶字八年、歷遷美作守、爲造池使、修近江陂池、會仲麻呂反、欲

據近江、先遣使調發國中兵馬、三船時在勢多、與判官佐伯三野謀、縛使者及同惡者、以功授正五位上勳三等、爲近江介、遷中務大輔、兼侍從、神護二年賜功田二十町、傳其子、尋補東山道巡察使、景雲初、加兵部大輔、既還、列所判事狀上之、不稱旨責授太宰少貳、寶龜中遷刑部大輔、歷太判事、爲大學頭、兼文章博士、進從四位下、延曆初、兼因幡守、爲刑部卿、卒年六十四、爲人聰敏、博涉群書、善屬文、名高於一時、嘗奉敕定神武以來歷朝謚号、中納言乙麻呂子石上宅嗣亦博學善文、歷参議從三位、進正三位大納言、天應元年薨、贈正二位、寶字以來善文者、世推宅嗣與三船並稱、

以明年征蝦夷、遣從五位下佐伯葛城於東海道、紀勝長於東山道、簡軍士閱戎器、

七年戊辰夏五月、天皇出於庭親祈雨、

自去冬不雨、五月、天皇沐浴親祈、是日、詔遣使伊勢神宮及七道名神祈雨、是夕大雨、群臣舞蹈稱万歲、

秋七月、以參議中衛中將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討蝦夷、

先是敕運糗糧於多賀城、發坂東諸國步騎兵五万二千八百餘人、限以明年三月會多賀城、

是歲、僧最澄奏請、創根本中堂於比叡山、後賜號曰延曆寺、

八年己巳春三月、征東大將軍紀古佐美等至多賀城、置營衣河、

是月、諸軍悉會多賀城、敕遣使奉幣帛於大神宮、告征蝦夷、古佐美等在多賀城、按兵不進、五月、敕

曰、如聞官軍已渡河、置營三處、勢如鼎足、而逗留費日、未審何故、其及暑未至、進討勿失軍機、於是副將入間廣成等、率前軍進至巢伏村、陷伏敗走、別將文部善理等死之、六月、敕曰、膽澤賊集河東、宜先勦之而後、諸軍俱進、前後相繼、今將卑兵寡而無後繼、所以敗也、古佐美等以賊地遠、糧運難、奏請解軍省糧、敕曰、嚮圖深入、今憚進討、巧言避難、不忠莫大、廣成等習識賊情、故委以重任、今宜力戰見効、而安坐營中、遣褊裨致敗衂、驕賊損威閫外之寄、其咎孰任、古佐美等愧懼、七月、上捷報曰、膽澤万頃已屬盪中、蝦夷餘燼厪存、敕批曰、撿前後奏狀、獲賊首與官軍死傷者、大不相值、唯多治比濱成所行之軍差勝、他道凡獻捷書、宜待賊平日勿得浮詞稱慶、

秋九月、紀古佐美等征狄諸將、班師入京師、

命大納言藤原繼縄、中納言藤原小黒麻呂等勘問、以古佐美嘗有勤勞、敕不問敗軍罪、其餘將帥皆解官收冠、各有差、有小功者、量加賞賜、小罪者、措而不問、文部善理當官軍失利奮戰死之、因敕贈外從五位下、免陸奥民從役者、今年田租、給復二年、

是月、右大臣兼中衛大將藤原是公薨、

是公、右大臣武智麻呂第四子、初名黒麻呂、體貌長大、有威容、最曉時務、剖断無滯、薨年六十三、詔贈從一位、

冬十月、大納言藤原繼縄兼中衛大將、

十二月、中宮高野氏崩、

中宮生天皇及廢太子早良、能登内親王、酒人内親王、天皇率皇太子及群臣、舉哀西廂、命天下國

分寺誦經、

是歳、廢伊勢美濃越前三關、

敕曰、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使中外隔絶、公私瞽留、遂失通利之便、宜廢三關、運其糧仗於國府、

九年庚午春正月、葬中宮於大枝山陵、追尊曰皇太后、

是日、追謚皇太后、曰天高智日之子姫尊、其遠祖百濟都慕王、感日精而生、故上謚如此云、

二月、以大納言藤原繼縄爲右大臣兼中衛大將如故、

三月、以皇太后喪、詔停節宴、

是月、敕阪東諸國、造甲二千領、峙糗糒十四万斛、以備征蝦夷、

閏三月、皇后藤原氏崩、

皇后、生平城嵯峨二帝、及高志内親王、性柔婉美姿容、閑於女則、有母儀之德、崩年三十一、

冬十月、復置鑄錢司、

是月、太政官奏、蝦夷久逋王誅、大軍奮擊、餘孽未絶、坂東之國苦戎役、而諸國百姓未被徴發、普天之下、同曰皇民、至於擧事、何不均勞、請令京畿七道諸國司等、不論土著浮浪、王臣佃戸、檢録財堪造甲者、郷里姓名、上之、奏可、尋敕大臣以下五位以上造甲、其數各有差、

十年辛未春正月、遣使於東海東山二道、檢閲兵士戎器、

是春、陸奥介文室大原、兼鎮守副將軍、詔始行吉備真備、大和長岡等所刪定律令、

秋七月、以從四位下大伴弟麻呂爲征夷大使、正五位上百濟俊哲、從五位上丹治比濱成、從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呂、巨勢野足爲副、以討蝦夷、

已而征夷副使百濟俊哲、兼陸奥鎮守將軍、是冬敕東海東山二道諸國、作征箭、又敕阪東諸國、備糗糒十二万餘斛、

十三年甲戌秋七月、移東西京於宇太新京、

先是遣大納言藤原小黒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等於葛野郡宇太邑、相地、尋遣使賀茂廟、及田原山陵、告遷都、至是又奉幣諸國名神、告遷都及征夷、

冬十月、車駕遷新京、

是月、征夷大使大伴弟麻呂、與坂上田村麻呂等、討蝦夷大破之、斬首四百五十七級、捕虜一百五十人、獲馬八十五匹、明年正月、振旅而歸、

十一月、號新京曰平安京、

詔曰、山背之地、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因斯形勝、宜改山背國爲山城國也、而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宜從之號曰平安京、是月、又詔、增置越前水田一百二町於大學寮、名曰勸學田、

十四年乙亥春正月、敕論大伴弟麻呂等討蝦夷功、行賞有差、

十五年丙子春三月、詔擧諸國武技出衆者、

是春、敕、南海道驛路迥遠、使命難通、因廢舊路通新道、

秋七月、右大臣兼皇太子傅中衛大將藤原繼繩薨、

繼繩、右大臣豐成第二子、歷文武清班、謙恭自守、嘗刪定類聚國史上之、薨年七十、詔贈從一位、

九月、敕置烽燧於山城河内以備不虞、

是歲自春至秋、天皇屢巡幸京師及近郊、賑給民庶、又屢臨親王及諸大臣第賜宴、先是敕禁京畿吏民、男女混殽、濫祭北辰、

十六年丁丑春三月、參議藤原内麻呂爲近衛大將、藤原乙叡爲中衛大將、

先是皇太子學士菅野真道等、奉敕撰續日本紀、至是成、真道、百濟辰孫王裔、父曰山守、天皇素嘉真道篤學、至是超進正四位下、拜左大辨、後至大同弘仁際、歷宮内大藏卿、遷從三位參議、薨年七十四、

夏六月、詔免諸國今年田租、

先是遷都於平安、至是宮闕落成、役夫功竣、以故有此恩詔、

冬十一月、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任征夷大將軍、

十七年戊寅秋八月、大納言神王任右大臣、

是歲、罷筑前國司、隷太宰府、

十八年己卯春二月、美作備前兩國造攝津大夫兼民部大輔中宮大夫從三位和氣清麻呂薨、詔贈正三位、

清麻呂多所通曉、最明故事、嘗撰民部省例二十卷、又奉高野皇后敎撰和氏譜上之、天皇甚善之、先是上表乞骸骨、不許、詔更賜功田二十町、以傳子孫、薨年六十七、○明治元年、詔贈清麻呂正一位、追尊曰護王天神、

十九年庚辰秋七月、追號廢太子早良曰崇道天皇、追復廢后井上内親王爲皇后、

是歲、敕禁民輸錢求爵、

二十年辛巳冬十月、征夷大將軍坂上田村麻呂討平蝦夷、

先是遣田村麻呂、撿校諸國夷俘、已而陸奧蝦夷復叛、授節刀討之、至是凱旋奏捷、詔敍從三位、拜近衛權中將、

二十一年壬午春正月、加征夷將士勳位有差、

是月、復遣田村麻呂、城於陸奧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夷酋大墓公、盤具公等悸懼、率部落五百餘人、而來降、

夏六月、百官表賀蝦夷平、

先是膽澤城營築役竣、至是田村麻呂將蝦夷二酋還京師、上疏請放還二酋於本部、以招黨類、公卿議曰、蝦夷野性獸心、叛服無常、今賴朝威獲此梟帥、若依奏請、是所謂養虎遺患也、遂斬二酋於河內植山、

二十二年癸未春三月、遣坂上田村麻呂築志波城、以備蝦夷、

先是富士山焚、沙石塞足柄路、因新闢函根路、至是廢函根路、復足柄舊路、是夏、遣使於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等遭風不得渡海、乃還、

二十三年甲申春正月、以從三位坂上田村麻呂再爲征夷大將軍、

是春、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如唐、至明年夏而還、

冬十二月、天皇不豫、

遣使七大寺誦經、賑給平城道俗飢乏者、詔赦天下、

二十四年乙酉春正月、天皇以不豫廢朝、

是月、爲崇道天皇早良、建寺於淡路、又敕修天下諸寺、先是移大和石上神祠器仗於葛野郡、至是詔還之舊祠、聚僧讀經、以鎭謝焉、

冬十二月、召群臣議政事得失、

參議藤原緒嗣進奏、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民力、天皇嘉納之、下詔減仕丁衛士隼人歌女仕女數、免伊賀伊勢等二十一國今年庸、尋停陸奧役、廢造宮職、

二十五年丙戌春三月、天皇崩、年七十、

皇太子哀慟不能起、參議近衛中將坂上田村麻呂、春宮大夫藤原葛野麻呂扶之、遷東廂、是日、有血灑東宮、天皇有十六皇子十九皇女、天資好武、自登宸極、勵心政治、大討蝦夷、邊陲遂寧、遷都平

安、百世賴利、初、中院樓倒、牛壓死、天皇嘆曰、朕生年在丑、殆不利乎、未幾不豫、召皇太子、特有所敕、又召群臣咨訪民瘼、乃從善言、頗有所停廢、聞者莫不感歎、

夏四月、葬桓武天皇於柏原山陵、

初、自天皇崩、至是皇太子哀慟不已、猶御粥無餘味、群臣固請進膳、乃從之、故事、天皇在殯斂、近仗著甲、守衛梓宮、又遣使固守關津、皇太子謂、大行天皇聖德弘茂、海內清平、有何疑貳、而喪服加甲、非所以攀慕哀號也、又因絕關津、令人擁滯、煩民害農、無深於此、命廢之、

是月、右大臣神王薨、

五月、皇太子即天皇位、是爲平城天皇、是日、改元曰大同、

平城天皇

諱安殿、桓武天皇長子、母皇后藤原乙牟漏、在位四年、

大同元年丙戌夏五月、追尊故皇太后高野氏、曰太皇太后、尊皇后藤原氏、曰皇太后、立皇弟神野親王、爲皇太弟、中納言藤原内麻呂任右大臣、兼近衛大將如故、參議藤原園人爲皇太弟傅、坂上田村麻呂任中納言、兼中衛大將如故、

是月、置六道觀察使、敕曰、頻年不登、豪戸私貸貧民、收倍息、宜貸正税、濟之絕、實錄窮民、結保給之、若有亡者、令保内填之、情涉愛憎、退弱進強、及填補未納、兼收私債者、以重罪論、待民稍給、從停止、

六月、敕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弟、十歲以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

是月、度僧尼二百人、薦桓武天皇冥福、

秋八月、諸國大水、免畿内遭水田租、賑給諸國被害者、

先是公卿奏、即位後御新宮、以爲歷朝恒制、請豫營構之、天皇慮勞民力、不聽、

冬十月、柏原山陵爲水壞、

天皇素服舉哀、敕改葬之、

二年丁亥夏四月、詔罷參議、置觀察使、改近衛府爲左近衛府、中衛府爲右近衛府、

正四位下藤原園人任山陽道觀察使、乃奏曰、西海道吏員上都繁多、雜使沿道、民人疲弊異於他境、撿察其由、大宰緣下迎送無息、不得顧私業、請西海道五位以上、自非秩滿解任者、不聽輙入京、敕許之、又奏曰、播磨國内封戸巨多、民疲於運租之勞、加以境近都下、雜用繁多、動用穀穎、不足支用、不動之貯、只九万斛、熟尋其原由、以封戸數多也、請減省春宮坊及諸寺封五百戸、移附諸東國、即收其租、以爲不動之貯、則弊民斯息、貯物自積、又敕許之、東山道觀察使兼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緒嗣奏、方今緣邊鎮兵三千八百人、歲糧五十餘万束、加每軍興、必課糧東國、杼軸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奥公廨、以陸奥稻留收陸奥官庫、則公私俱便、又奏、陸奥國司鎮官等公廨地方各作差、近則二三百里、遠則七八百里、令人運輸春米、於法無依據、雖然邊要之事、頗異中國、若停止之、恐致飢餓、請給春運功、以紓民力、並奏可、

秋九月、禁巫覡妄說禍福、

乃頒憲法十五條於天下、又敕曰、庶民之愚、仰信妖言、淫祠斯繁、厭咒亦多、積習成俗、虧損淳風、自今宜禁斷、若有犯者、所司知之不糾、或隣保相容匿、並准法科罪、

冬十一月、皇弟伊豫親王有罪幽死、

伊豫親王善管絃、父帝頗寵之、進三品任中務卿、及天皇即位、伊豫意稍不樂、藤原宗成因勸謀不軌、伊豫拒而不從、伊豫舅藤原雄友、詣告之右大臣内麻呂、伊豫大懼、遽奏宗成勸反狀、朝議執宗成按驗之、宗成款曰、首謀反逆者、親王也、左近衛中將安倍兄雄、固保其無他、天皇不聽、遂遣兄雄及左兵衛督巨勢野足等、率兵圍伊豫第、詔削親王號、與母夫人藤原吉子共幽於河原寺、不通飲食、流斥雄友宗成及其黨與、伊豫及夫人並仰藥而死、時人哀之、

三年戊子春三月、詔停上巳節、

是月、以當先帝及皇太后忌辰、天皇不忍宴樂、乃詔停節、先是諸國疫癘、民多死亡、於是給醫藥及米塩鼓於病民、且遣使収歛死亡者、天皇御大極殿、親祭名神、以禳天下疫、

夏五月、詔免畿内七道調、令國司親巡郷邑、賑濟人民飢疫、

是歲、復置筑前國司、廢衛門府及左右衛士府、置靭負府、

四年己丑夏四月、天皇不豫、傳位皇太弟、

天皇識度沈敏、躬親万機、克己勵精、省撤煩費、弄絶珍奇、法令嚴整、群下肅然、然性多猜忌、晩惑溺内寵、政出自婦人、世以譏焉、

國史綱鑑卷之六終、

國史綱鑑卷之七

馬杉　繫　編修

嵯峨天皇諱神野、平城天皇同母弟、在位十五年、

大同四年己丑夏四月、卽天皇位、右大臣左近衛大將藤原内麻呂、中納言右近衛大將阪上田村麻呂、並如故

故事、每皇子生、以乳母姓爲之名、天皇乳母姓神野、故名焉、幼而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隷、神氣岳立、有人君量、是月先帝禪位天皇、抗疏固辭、不聽、遂立卽位、

是日、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已而詔立先帝子高岳親王爲皇太子、

敕諸國修造神祠、使諸道觀察使兼外任者、収其元封以助國用、又詔大赦天下、禁斷殺生、以禱太上天皇病、

秋八月、天皇覲於太上天皇、

是冬、太上天皇遣右近衛中將藤原眞夏、左馬頭藤原眞雄、左少辨田口息繼、左近衛少將藤原貞本等、於平城舊都及攝津豐島猪名相地、尋以中納言阪上田村麻呂、藏人頭藤原冬嗣等爲造宮使、遣右兵衛督藤原仲成、造宮平城、先是太上皇納尚侍藥子說、稍有再祚之意、天皇竊覺之、遂決遜位、策遣右大臣園人奉神璽致之於太上皇、太上皇不聽、至是藥子矯太上皇旨、擬遷都於平城、朝野咸驚、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幸平城、

是時平城宮殿未成、權御故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第、

弘仁元年庚寅春三月、始置藏人所頭二人、以巨勢野足藤原冬嗣爲之、

先是平城宮成、太上皇遷御焉、

夏六月、太上天皇詔罷觀察使、復參議、

秋九月、右兵衛督藤原仲成及奉太上天皇走東國、

是夜仲成伏誅、

藤原仲成、中納言種繼第二子、性狼抗使酒、昭穆無次、有忤於心、不憚貴戚、摯壓之、女弟藥子亦淫縱、初適藤原繩主、遂與太上皇私、太上皇時爲太子、桓武帝聞之、逐藥子、太上皇及卽位、又召爲尚侍、授從三位、藥子專寵、仲成怙勢驕恣、王公宿德多被凌辱、道路側目、至是藥子勸太上皇復位遷都、仲成密助其謀、太上皇惑而納之、人心騷然、於是天皇遣使固守伊勢近江美濃三國府及其故關、詔暴藥子及其兄仲成等罪惡、遣參議藤原緒嗣告柏原山陵、會有人從平城來告曰、太上皇今曉率兵入東國、天皇大驚、遣使収仲成、敕大納言阪上田村麻呂、參議文室綿麻呂將兵邀美濃路、又發兵守宇治山崎與渡市津、左近衛將監紀清成右近衛將曹住吉豐繼等射殺仲成於右兵衛府、於是太上皇失其所方、還平城宮、薙髮、藥子仰藥而死、是時越前介阿倍清繼權少掾百濟愛筌等擧兵應太上皇、天皇遣民部少輔紀南麻呂等勘問處、清繼愛筌於遠流、初難起、中納言葛野麻

呂、左馬頭眞雄、固諫、太上皇不納、遂至於敗、

是月、廢皇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爲皇太弟、

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内親王爲賀茂齋、禱與太上皇輯睦、賀茂齋始于此、有智子時年十七、頗涉史漢、兼善詩文、

二年辛卯夏四月、以文室綿麻呂復爲征夷將軍、

綿麻呂嘗討平蝦夷、天皇量其功勞、詔再復舊官、進爵位、賞之、

五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阪上田村麻呂薨、

田村麻呂、左京大夫苅田麻呂子也、身長大、其重二百一斤、輕之至六十四斤、眼如蒼隼、鬚髯如金線、膂力超衆、屢討蝦夷克之、鎮撫盡力、尚侍藥子之變、下敕固守三關、田村麻呂在兵府、威望素顯、

天皇慮其爲太上皇所用、遽進大納言、以固其心、時文室綿麻呂侍太上皇、田村麻呂即執之、繫于兵府、然知綿麻呂才器可用、奏釋之、與俱討平賊黨、至是薨、年五十四、天皇深哀惜焉、爲廢朝一日、遣使就第傳宣、贈從二位、賜山城栗栖村田三町爲墓地、使其屍立棺中、向平安城而葬之、并甲冑劍矛弓箭糒鹽、座之、官使監護其事、是後國家將有事、則其墓必鳴動云、大將每出征、先詣而禱焉、初、田村麻呂出獵、遇僧延鎮、嘉其清苦、爲創清水寺於愛宕郡、後奏請爲官寺、

六月、參議巨勢野足兼右近衛大將、

先是、大納言藤原園人奏、請從延曆十四年敕、減諸國出擧正稅利息、濟人民困弊、是歲、又奏言、諸國郡司有勞之者、奕世相承、而取藝業、絕門業、爲政則物情不從、聽訟則決斷無狀、請郡司之擬、先取門葉、遂無其人、則及藝業、詔並制可之、

三年壬辰夏五月、申禁諸國司公廨田之外、營水陸田、

公卿奏請、刊定令條不便事者、是夏、遣使攝津、造長柄橋、

秋九月、敕諸國司、檢察妖言陳禍福以誑民者、隨事科決、

冬十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内麻呂薨、

内麻呂、大納言眞楯子也、薨年五十七、詔贈左大臣從一位、内麻呂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三朝、皆被親重、上有所問、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犯顏、凡典樞機十餘年、靡有愆失、先是、廢太子他戶、好害名流、有一惡馬、御則蹍齧、嘗使内麻呂乘、欲見其傷損以爲快、馬低頭不動、被鞭迴旋、時人以爲非常之器、

十二月、以大納言藤原園人爲右大臣、參議藤原冬嗣兼左近衛大將、

是歲、藤原園人奏、量能授職、邦教所先、訓俗宣風、郡司是寄、故得其器則庶績咸康、失其才則政治自亂、加以門葉既復舊例、奕世相繼、是以國司簡定銓擬奏上、然無賴徒不可入銓擬例、或身在京爭第抑奪如斯、則百里之任、何能可堪、臨事面牆、其爲弊古今一揆、請自今一依國定、若選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敘用、以懲將來、奏可、

四年癸巳夏六月、以水旱免石見安藝大隅薩摩通負

是夏、詔禁諸國吏撫字無素、非有飢饉疾疫、輒請賑給、

五年甲午夏五月、詔賜皇子信弘常明、皇女貞姬潔姬

全姫、善姫、源朝臣姓、

是月、以俘囚亂、免出雲國意宇、出雲、神門、三郡未納税、

是歲萬多親王上新撰姓氏錄、

萬多、初書汝田、後改今字、桓武天皇皇子也、累進至二品式部卿、先是天下氏族濫雜、尊卑混淆、敕右大臣園人、參議緒嗣等甄別之、以萬多親王精譜學、命考定之、至是書成、

六年乙未春三月禁諸臣買陸奥出羽二國馬、

敕曰、軍用之急、以馬爲先、今聞權貴家求馬邊邑、部內不肅、兵馬闕乏、宜依延曆格嚴禁買之、但馱馬不在此限、

秋七月、立夫人橘嘉智子爲皇后、

嘉智子、內舍人清友女也、未笄時、法華寺有尼禪雲者、把其臂謂曰、娘子後當爲天子皇后、嘉智子資性寬和、風容絕異、垂手過膝、髮委於地、天皇爲親王時、納之、有寵、及即位、進嘉智子爲夫人、尋進從三位、至是夢著瓔珞莊嚴如佛、數日立爲皇后、皇后素務化導宮閫、邕穆、朝野稱之、天皇敬重加隆、生仁明天皇、淳和皇后、秀良親王、秀子內親王、俊子內親王、繁子內親王、芳子內親王、果如尼禪雲嘗所言、世奇之、

詔免左右京及畿內今年田租、以救雨水之害、

是日、敕、諸國司遷替以四年爲限、

冬十一月、敕、每歲孟冬奏斷死刑、不許延及春月、

是冬、又敕定婦人服飾、乘車制、

七年丙申夏六月、詔授勇山文繼從五位下、

先是、天皇受史記於文繼、至是而畢、因進位一級、

冬十二月、中納言巨勢野足罷右近衛大將、以參議文室綿麻呂代之、

野足、式部大輔苗麻呂子、嘗與大伴弟麻呂等征蝦夷有功、乃奏請禁諸臣妄買陸奥出羽馬、以充軍團之用、奏可、至是罷大將、未幾薨、

是歲僧空海創道場於高野山、

九年戊戌春三月、先是不論男女一準唐儀、至是詔減省常服衛仗及朝會拜跪之制、皆復舊儀、

公卿奏、頻年水旱相繼、損害不少、請省五位以上封祿、以資國用、俟年歲豐肥、而復舊、天皇嘉納焉、於是敕減省制度、

夏四月、以炎旱天皇避正殿思惟民苦、

乃下詔、減服御常膳、後宮用度、及左右馬寮秣穀、令左右京職掩埋道殣、賑給窮乏、又命法官清理寃獄、奉幣諸神祈雨焉、天皇及公卿百官素食三日、

秋七月、阪東諸國地震山崩、民多壓死、

天皇詔遣使巡省被災諸國、免今年租調、并不論民夷、以正税賑恤、助修屋宇、使免飢露、壓没者速爲斂葬、又詔、免畿內及七道諸國、弘仁八年以前未納租税、以賑窮乏、

冬十二月、右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園人薨、

園人、大藏卿楓麻呂長子、初歷任諸國守、百姓追思、爲立生祠、弘仁中累進顯要、多所奏議、天皇嘉納之、薨年六十三、詔贈正一位左大臣、

十年己亥春二月、敕録富家貯蓄、頒貸窮民、

公卿奏曰、頻年不登、百姓飢饉、而倉廩乏竭、官無救凶資、請遣使畿內諸國、録富豪之貯、貸困窮之徒、候秋收、依數令償之、則富者無失財、貧者必全產、於是有是命、

是歲、大納言藤原冬嗣、中納言藤原緒繼等、奉敕修日本後紀、

三月、詔復故夫人藤原吉子及伊豫親王位號、

十一年庚子夏四月、以七道諸國介以上爲夷俘專當、

先是、新羅人配遠江駿河者作亂、二國發兵討之、不克、賊遂逃入海、於是更調發相摸武藏等七國

兵討平之、即置專當、監護夷俘、又詔曰、水旱不登、家無餘儲、民有菜色、天下百姓所負稅調未納者、左右京及畿內弘仁十年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並宜蠲除、雖府帑未充、國度多遺、而子富父貧者、未之有也、務存優允、以稱朕意、

冬十一月、公卿上表、請御膳復常、奏可、

是秋、有稔、乃詔曰、嚮因水旱、暫割臣僚封祿、今五穀頗熟、宜復舊額、於是公卿上表及之、

十二年辛丑春正月、大納言藤原冬嗣任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

是歲、賜諸國高年民穀有差、又詔、免山城攝津民漂失資產者、去年逋負及今年租稅、量給河內民被水害者、

十三年壬寅春二月、詔諸臣高年者賜節祿、

公卿奏、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帶甲百萬、非粟無守、先王制政、務充倉廩、期乎足食、請准擬天平神護年間例、運近江緣湖諸郡穀粟、納之穀倉院、以備變、奏可、

秋七月、詔以新錢一百貫、班給諸王貧者、

是日、公卿奏、請復減五位以上封祿、許之、

冬十一月朔旦冬至、百官表賀、

詔赦天下、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敍爵一級、史生以下賜物有差、以祝朔旦冬至、

十四年癸卯春三月、割越前二郡、置加賀國、

是春、賜東寺、曰教王護國寺、以僧空海爲長者、先是、空海創金剛峯寺於高野、○又詔、號比叡山

根本中堂曰延曆寺、

是月、發穀倉院減價糶之、且賑給貧民、

太宰大貳小野岑守、欲令管內九國佃公營田、上表奏曰、古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三十年通計有十年之食、雖凶年水溢、民無菜色、今之所議、九國三十年之積、三千二百餘萬、以之混合正稅、可爲永代之蓄、天皇使公卿議其便宜、公卿議曰、岑守所言、抑有可取、然古來所行、不可猝改、試限四年、依請行之、奏可、

夏四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

先是、天皇將遜位、右大臣藤原冬嗣曰、倉廩未實、一帝奉二上皇、用度滋多、民不堪命、請待豐饒徐圖之、天皇不納、至是遷於冷然院、召皇太弟親諭曰、朕本諸皇子、初望不及此、太上謬充儲貳、未幾

嬰疾、万機壅滯、奉還神璽、不允、會小人令太上與朕有隙、群臣惧、社稷不安、肅清小人、而朕不敢負

太上心如皦日、在位十五年、太弟賢明仁厚、朕所固知、年齒且與朕相若、宜登大位、使朕遂宿志、皇

太弟避席跪奏曰、臣以闇劣、久忝儲貳、而不幸有犬馬之病、常恐不堪承祧、屢語右大臣、而未遑上

聞、今授臣以大寶、心魂昏迷、不知其所爲、天皇懇諭曰、朕待太弟猶子、自今太弟遇朕亦猶子耳、皇

太弟固辭再三、不允、於是皇太弟遂奉命、

淳和天皇諱大伴、嵯峨天皇弟、母藤原旅子、在位十一年、

弘仁十四年癸卯夏四月、即天皇位、立正良親王爲皇太子、尊先帝曰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平城上皇、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冬嗣如故、

初欲立皇子恒世王爲儲貳、恒世王固辭、即立正良親王爲皇太子、正良後太上皇第二子、於是後

太上皇使權中納言藤原三守、致書於天皇、辭之、天皇不從、遣中納言良岑安世於柏原山陵、告受

禪及立太子、

秋九月、後太上天皇幸嵯峨離宮、

先是、愛嵯峨景勝、屢遊幸焉、至是欲御嵯峨離宮、天皇敕有司進輿衛、後太上皇不受、御一馬率數

人而往、自是在嵯峨、朝廷每有大政、天皇數後太上皇空位、使五位藏人居側、聽群議以奏、

冬十二月、詔停三位以下非職者朝會著禮服、以救其困之、

先是、修大嘗、大納言藤原緒嗣奏曰、每禪代行大嘗、民不堪其徵求、請自今從省約、行事悠紀主基

三所以治部、宮內、中務、三省廳充之、停無益器飾、其三所所用正稅、各十万、以爲定網、令各減其五

万、凡所徵皆給路糧、奏可、

天長元年甲辰夏五月、以皇太后忌月、詔停端午宴、

公卿奏曰、端午者、先后忌月、群臣不堪悽感、況天皇陛下追孝之厚、以停此宴會、雖然馬射之道、於

武尤要、冀比龍駒不調、則遂難馭、九月九日者、所謂重陽也、時屬涼冷、馬肥人暇、古之王者多以茲

日觀馬射、請代端午以重陽、臨射宮觀調馬、有益於事、無害於道、天皇嘉納之、

秋七月、先太上天皇崩、年五十一、葬大和添上郡楊梅陵、稱曰平城天皇、又稱奈良院、

先是、嵯峨帝遜位、稱曰後太上皇、因稱平城上皇曰先太上皇、先太上皇居平城宮、嘗就僧空海入

壇灌頂、帝王密灌始自此焉、先太上皇既受密灌、致書於天皇、請辭上皇尊號、減服御、停諸司數矣、

其文必稱臣、天皇嫌其同上表、封還不答、進供御如舊云、

八月、公卿條奏意見、請以妙簡廉能任諸國守介、詔從之、

是歲、右大臣冬嗣上意見三條、曰、擇良吏、曰、發遣巡察使、曰、順時令、中納言良岑安世亦奏曰、今之

國守、古之刺史也、堪任者難多得、請得良守、宜令兼管數國、得自選僚屬、其公廨擇國中磽卓地、并

給二守祿、然先試之一國、驗其治否、而後令兼管二國、則無不可、參議多治比今麻呂奏請、諸氏子

孫咸入大學、待學足用、量才授職、並制可、

二年乙巳夏四月、以右大臣藤原冬嗣爲左大臣、大納

言藤原緒嗣爲右大臣、

是夏、大疫、敕諸國郡司、親巡視病者、給穀藥、弘仁十三年十四年調庸未進者、並蠲免之、

秋八月、召大學生徒於紫宸殿、講論經史、著爲例、

是時、大學助伊與部眞貞以甲第、詔進位賜物、授姓善道宿禰、眞貞以三傳三禮爲業、兼善談論、而不學漢音、敎授生徒、用世俗踳訛之音、情在進取云、

冬十一月、賀嵯峨太上皇四十算、御賀始于此、

三年丙午夏五月、中務卿恒世親王薨、

恒世親王、天皇第一皇子、先是立爲皇太子、恒世上表固辭、因拜親王、授三品、薨年二十二、天皇悲悼、久不視朝、

秋七月、左大臣藤原冬嗣薨、

冬嗣、右大臣内麻呂第二子、器局温裕、識量弘雅、才兼文武、寛容接物、嘗置施藥院、收養親族貧乏者、又置勸學院、敎授子弟、析封戸一千戸、及買田給之、又嘗奉敕撰弘仁格及內裏式、又監修國史、未成而薨、年五十二、贈正一位、稱閑院大臣、

八月、中納言清原夏野兼左近衛大將、

夏野奏、親王未習庶務、超任八省卿、於是官事日隳、請點定數國、迭任守宰、天皇嘉納之、以上總常陸上野爲親王任國、特稱太守、

冬十二月、公卿上表、賀景雲見西方、

先是公卿表賀景雲、天皇謙讓、詔却賀表、至是再表賀、因詔大赦天下、共受其慶、

四年丁未春二月、立正子内親王爲皇后、

皇后、嵯峨天皇第二女、貞婉有禮度、中外則之、

夏五月、旱、

敕僧空海迎佛舍利於內裏、禮拜灌浴、以祈、是夜澍雨、

冬十二月、轉讀大般若經於大極殿、以禳震災、

自七月至十二月、地數震、殆無虛日、或有聲如雷、天皇憂懼、禳之、○是歲、中納言良岑安世奏、天平中敕博士撰文章生、專取藝業、及弘仁朝、撰止三品以上及良家子弟、夫大學育才之地、天下英俊所萃、取才不必貴種、貴種不必出才、王者用人唯才、朝爲厮養、夕爲公卿、可也、今特論門地、後進解體、請復天平格、制可、○先是藤原高房任美濃介、高房、參議藤嗣子、廉明絕請託、善摘姦、管下有陂

堤壞、俗傳有神、遏水者死、前守懼不敢修、高房赴任、發夫修之、民賴灌漑、席田郡有妖巫、聚徒爲奸、邑吏不敢禁、高房單騎行捕巫誅之、高房魁梧多力、資性慷慨、不拘細謹、後歷任數國守、所至有名、

五年戊申秋八月、遣大納言良岑安世、左京大夫石川河主等、奉幣柏原山陵、禳災變、

先是、地震、至是不止、加大雨、山崩水溢、天下人民失所賴、乃詔賜年八十以上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物、賑給遐邇、又敕遣侍從高枝王、神祇少副大中臣礒守奉幣北山神禳之、而無驗、至明年不止、

六年己酉夏五月、依良岑安世奏言、令諸國造水車、便灌漑、

七年庚戌春正月、出羽地大震、

先是諸國地震、連歲不止、至是出羽城郭官舍悉倒、城中壓死者十五人、傷損一百餘人、因差諸郡兵五百人、以備不虞、尋下詔自咎、差使免遭震百姓今年租調、發倉賑給、且遣使葬埋壓死兵士及百姓、其傷損者給醫藥、務施寬恩、以謝天咎、

夏四月、式部卿兼太宰帥萬多親王薨、

秋七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良岑安世薨、

安世、桓武天皇庶子、賜姓良岑朝臣、貫於右京、少好鷹犬、善騎射、多技藝、稍長始讀孝經、釋卷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乃潛志學術、歷任清班、嘗與藤原冬嗣、藤原緒嗣、監修日本後紀、又與冬嗣及藤原三守等、奉詔撰內裏式、又與東宮學士滋野貞主、撰經國集、安世特妙詩文、其詞華秀麗、且諳通時務、頗多所奏議、皆被用、藤原冬嗣其異父兄也、及薨、安世稱病不朝、天皇遣侍臣、敦喩起之、其所信任如此、薨年四十六、詔贈從二位、

八月、參議藤原吉野兼右近衛大將、

吉野、太宰帥藏下麻呂孫、參議綱繼子也、性寬弘能容衆、自少遊學、手不釋卷、而不恥下問、見賢己者、勉勵思致焉、吉野至孝、定省温清、造次無違、其父嘗聞有鮮肉、遣人索之、以吉野不在、庖人不與肉、吉野歸而聞之、大悔恨、責讓庖人、終身不復食肉、其教誨子弟、以温裕、雖有過失、未嘗作色、而至執論則無所回避、寄住之處、常多樹、時人稱爲有王徽之之風、後坐伴健岑事、貶太宰員外帥、

冬十月、大納言藤原三守上新撰格式、

初、三守與藤原冬嗣、葛野麻呂、秋篠安人、橘常主等、奉詔撰格式、四人相踵薨逝、三守研究論定、至是成、

九年壬子夏、亢旱、祈禱無驗、已而雨、

先是諸國亢旱、天皇憂之、祈雨百方、皆無驗、皇后曰、錄囚徒、罷作役、則或有雨、天皇從之、不終朝而澍雨、於是天皇益重皇后、

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緒嗣爲左大臣、大納言清原夏野爲右大臣、

十年癸丑春二月、禪位於皇太子、皇太子上表固辭、弗許、於是上尊號於天皇曰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嵯峨上皇、

仁明天皇

諱正良、嵯峨天皇第二子、母皇后橘嘉智子、在位十八年、

天長十年癸丑春三月、即天皇位、立恒貞親王爲皇太子、

恒貞親王、後太上皇第二子、於是後太上皇以其蒙幼不可充皇嗣辭之、天皇不從、

左大臣藤原緒嗣、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清原夏野、並如故、罷藤原吉野右近衛大將、以橘氏公代之、大納言藤原三守爲皇太子傅、

是日、詔以吉野令侍後太上皇、於是以氏公代之、

是歲、詔免諸國逋負未進者、移弘仁元年流人安倍

清繼、百濟愛筌、及藤原仲成子弟等於近國、

是冬、令義解成、初、藤原不比等等作令、歷年已久、學者互作異同、天皇敕藤原夏野、疏決壅滯、解釋文義、夏野與參議南淵弘貞、藤原常嗣、文章博士菅原清公等、論辯折衷、作義解十卷上之、朝廷遂施行焉、

承和元年甲寅春正月、改元、

是月、天皇覲後太上皇於淳和院、先太上皇於冷泉院、後屢覲焉、又御豐樂院、觀白馬、白馬宴始于此云、

遣持節大使於唐、

參議藤原常嗣為大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為副使、

二月、敕禁用金銀薄泥、

是月、上野太守三品明日香親王薨、明日香、桓武天皇庶子、資性儉朴、不尚浮華、弘仁中、世趨奢麗、朝廷貴衣服鮮華、唯明日香獨無所競、夏日猶澣朝服者再三、時或賣駿馬、以充費用、及薨、舉朝哀悼焉、

夏四月、公卿表賀慶雲、

先是、太宰府言、慶雲見、公卿上表賀之、天皇詔不受賀表、至是再表賀、乃受焉、

二年乙卯秋七月、正四位下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

清公、遠江介古人子、本姓土師、出雲人野見宿禰裔、世居大和菅原邑、古人以學行聞、嘗奏請、因其所居地名、改姓土師為菅原、許之、古人不與俗苟合、卒後無餘財、諸兒寒苦、延曆中、詔追賞古人侍讀勞、給其男四人衣糧、令勤學業也、朝廷給學料始于此、清公與兄安人、俱有儒行、安人賜姓秋篠朝臣、延曆中、清公陪東宮、弱冠奉試補文章生、學業優長、舉秀才、對策登科、除大學少允、累遷諸國守介、公卿奏、清公國家元老、不合遠離、乃召入、再補文章博士、遷彈正大弼左京大夫、博士如故、後進從三位、敕聽乘馬至南大庭梨樹下、蓋為特恩、清公性仁而愛物、深信佛法、造佛像、寫佛經、率以為勤、常服藥餌、及老容顏不衰、

三年丙辰夏五月、參議藤原常嗣彈正少弼小野篁又使於唐、遭風不進、

四年丁巳春三月、再赴於唐、臨發、常嗣見篁船堅善、奏換之、篁意不平、遂辭不往、因蒙譴、

初、定遣唐使船、大使常嗣所乘居第一、最為堅硬、第二船、篁所乘次之、而第一船毀壞、常嗣欲奪篁船、奏請換之、篁忿恚曰、朝議不定、二三其言、受命之日、分配已定、今飜以朽損與我、論之人情、是為逆施、有何面目以率下乎、吾家貧親老、身亦尪病、當汲水採薪、致匹夫之孝耳、遂稱病篤、不復上船、作西道謠、刺遣唐之事、多犯忌諱、嵯峨上皇大怒、天皇亦敕廢篁為庶人、竄于隱岐、篁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時人稱誦之、篁、參議岑守子也、

夏六月、右大臣清原夏野罷、左近衛大將中納言源常代之、

先是、京畿諸寺濫溢屢聞、是夏、敕置別當、以文武官明察鯁直者為之、糺正僧尼失行、是時太宰府馳傳言、遣唐使遭風而回、

冬十月、右大臣清原夏野薨、

夏野、初名繁野、三原王孫、小倉王第五子也、延暦中小倉王爲繁野表請賜姓清原眞人、且以繁野名觸皇子諱、改繁爲夏、歷任顯要、多所奏議、淳和天皇嘗幸其雙岡山莊、擇文人三十人賦詩、嵯峨太上皇亦嘗幸其山莊、承和初、夏野屢請辭大將、不許、是歲上表又辭、詔唯罷大將、不許還其職封、尋薨、年五十六、詔贈正二位、

五年戊午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爲右大臣、

先是諸國多盜、是月令諸國司糺勘之、又遣使諸國追捕群盜、

冬十一月、皇太子冠於紫宸殿、

是歲、災異屢見、天皇憂懼、下詔令京畿七道書寫般若心經、禁殺生三日、以祈豐稔、民免疾疫、

七年庚申春二月、召還流人小野篁、

天皇素愛篁文才、至是詔復本位、尋進刑部少輔陸奧守、東宮學士、後任參議左大辨、授從三位、世稱野相公、篁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當時、草隸有二王之迹、後世皆模楷焉、初在太宰府、唐人沈道固者來居鴻臚館、聞篁有才思、數以詩賦相唱和、常美其富艷、弘仁中、嵯峨天皇幸河陽館、賦詩一聯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遥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作甚佳、但改遥作空最好、嵯峨愕眙曰、是白樂天句、遥本作空、朕聊試卿、乃見卿與樂天詩情相同也、時樂天集始至、藏在秘閣、人未得見、以故大所稱美、其精于詩如此、平生所作、往往有與樂天句格相似者、世以此重之、然爲人不羈、好直言、不爲當世所容、忌其才者、呼爲野狂、以篁狂音相通也、

夏五月、後太上天皇不豫、詔停端午宴、

後太上皇顧命曰、予素不尚華餝、況擾耗人物乎、斂葬之具、一切從薄、葬畢釋縗、莫煩國人、送葬之辰、宜用夜漏、追福之事須從倹約、國忌者雖義在追遠、而絆苦有司、又歲竟分綵、号曰荷前、論之幽明、有煩無益、並須停之、夫人子之道、遵教爲先、奉以行之、勿敢違失、又曰、予聞人沒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鬼物憑焉、終乃爲崇、永貽後累、宜碎骨爲粉、散之山中、中納言藤原吉野奏曰、昔莵道稚郎皇子遺教碎骨散棄、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之事、而非帝王之迹、不起山陵、古所未嘗聞也、山陵猶宗廟也、若無宗廟、臣子何所仰止、後太上皇曰、予氣力綿惙、不能論決、卿等宜奏嵯峨上皇以仰裁耳、

已而後太上天皇崩於淳和院、年五十五、火葬於山城物集村、

遵遺詔停裝束、山作、養民等諸司、不置國忌陵戸、不列荷前、碎御骨散大原野西山嶺上、稱曰淳和天皇、

淳和天皇在位之日、嘗問僧道昌曰、帝王殺生之罪孰與臣下、對曰、帝王重、臣下輕、小僧每見虞人供御者、割鮮數十、一御之費、多兼飛走、所差雖少、所殺亦多、故其罪重、至于臣下則不然、山澤有禁、不聽縱獵、弋釣所獲、纔資口腹耳、故其業輕、自是省遊虞、緩山澤之禁、

六月、諸國旱疫、下詔自咎、

乃減服御常膳、絶左右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撿出寃獄、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贍窮民、穀藥免畿内及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戸租三年、詔既下、未數日、諸國大雨、民唱万歲、已而公卿奏請減五位已上封祿、一從前朝例、不聽、公卿再奏請、勅曰、四位五位、秩祿本薄、今年間不可減、但許減三位已上食封四分之一、

秋七月、右大臣藤原三守薨、

三守、參議巨勢麻呂孫、阿波守眞作子也、初爲主藏正、弘仁中、累進從三位權中納言、兼左兵衛督、先是、兼東宮大夫、嵯峨帝龍潛之日、入侍、以故殊蒙帝寵遇、及帝遜位御嵯峨院、三守請解武官、給仕院中、辭旨懇切、自脫劍殿上、觀者愍之、淳和帝知其不可奪、聽帶權中納言、侍嵯峨上皇、承和初累進從二位右大臣、薨年五十六、遣參議文室秋津等、就第宣詔贈從一位、參議安陪安仁等監護喪事、三守立性温恭、明于決斷、嘗入大學、受習五經、好招引詩人、接杯促膝、每朝參途遇書生、必下馬而揖、以此得稱譽、

八月、以大納言源常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尋兼皇太子傅、

九年壬戌秋七月、嵯峨太上天皇不豫、詔停相撲節、

詔曰、頃者、太上皇聖躬不豫、朕亦苦熱病、未能陪而嘗藥、恐臣子之義有缺、孝敬之道不申、日夜忘寢食、誠禱猶未有應、其宜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亦咸赦除、以禳上皇疾、

是月、太上天皇崩於嵯峨院、年五十七、遺詔薄葬、

太上皇嘗親斟酌故事、別爲之制、名曰送終、以停葬禮、乃遺詔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周以棺槨、隔以松炭、期枯腊於千載、留久客於一壙、已乖歸眞之理、况生無堯舜之德、死何煩國家之費乎、自古豐財厚葬、賢者譏之、故桓司馬云、石槨不如速朽、然而楊王孫贏葬、亦所不忍爲、則漢魏二文、是吾師也、是以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作棺不厚、覆之以席、約以黒葛、斂以時服、皆用故衣、其餘衣衾飯含、平生之物、一皆絶之、擇山北幽僻不毛之地葬之、穿坑淺深、縱横僅可容棺矣、葬期不可過三日、勿用卜筮、勿拘俗事、夜刻向葬地、院中之人、可著喪服而給喪事、挽柩者十二人、秉燭者十二人、並著麤布衣、從者不過二十人、棺既下、不封不樹、令與地平均、長絶祭祀、但子男長者、私置守冢、而三年之後停之、天下吏民不得著服、朝官諸司不可哀臨、今上但服衰絰者七日、以商布二千段、錢一千貫文、充葬費、又擇家之不可絶棄、施麤布於便寺、以時追福、而不可配國忌、每歲忌日誦經於一寺、其事必終今上而罷、他不在此制中者皆准制旨從事、天皇乃奉遺制、厥明定山陵○按、延喜式不載山陵、蓋遺詔薄葬故無陵名、

東宮帶刀伴健岑、但馬權守橘逸勢謀反發覺、配流健岑於隱岐、逸勢於伊豆、

先是、嵯峨上皇不豫、健岑以爲上皇登遐非遠、國家之危、可立而待也、乃與逸勢謀、欲奉皇太子恒貞入東國、竊語阿保親王、親王、平城天皇之子、爲人謙遜、急上變、因詔差兵圍健岑逸勢宅、捕之、大納言藤原愛發、中納言藤原吉野等、以其黨繫于院中、已而併其黨與十餘人、悉貶謫焉、

遂廢皇太子恒貞、詔立皇子道康親王爲皇太子、

恒貞嘗見大夫文室秋津、亮藤原貞守等、歎曰、孤屢輸靑蒲之欵、未蒙蒼昊之恩、諸君奈孤身何、語竟涕泣、至是、嵯峨淳和兩上皇已崩、未幾、伴健岑等謀反發覺、恒貞懼、又抗表辭儲貳、天皇優諭曰、健岑等凶逆、何關太子、宜勿介懷、恒貞猶不自安、會數日有飛書、曰、健岑反計、爲太子發、天皇信之、會天皇避暑冷泉院、恒貞從焉、天皇即敕左近衛少將藤原良相、率近衛兵圍太子直曹廢之、恒貞晏然和暢、謂傍人曰、吾以非分、荷此重任、禍之萌兆、早自知之、故數年以來、欲謝諸君、不罹此敗、而不忍離背、以招憂患、豈非天乎、恒貞令聞夙著、一旦廢黜、朝野悲之、後及陽成帝被廢、藤原基經屬意恒貞、率大臣勸進、恒貞固却不受、

十年癸亥春正月、左大臣藤原緒嗣致仕、

緒嗣、式部卿百川長子、延暦七年、加冠殿上、其幞頭巾子、賜上所御、即授正六位上、補內舍人、賜劍、敕曰、是汝父所獻也、汝父壽詞、朕猶未忘、每一思之、不覺淚下、今以賜汝、宜莫失焉、自是緒嗣蒙桓武帝恩遇、特渥、蓋以其父百川有定策元功也、已而超遷至顯要、多所奏議、天長初、納封千戸、助國用、弘仁以來上表、請避要路者已十四、不許、及天皇當大寶、又以病辭職、不許、至是聽其致仕、未幾薨、年七十、稱山本大臣、天皇遣使監護喪事、遺言不受、因詔贈從一位、緒嗣曉達政術、國之利害、知無不言、但偏信先入之言、不容後說、以是得譏、

十一年甲子秋七月、以右大臣源常爲左大臣、大納言橘氏公爲右大臣、

是歳、天皇覲太皇太后於冷泉院者一再、次自是後屢覲焉、以承歡、

十四年丁卯冬十一月、右大臣橘氏公薨、

氏公、左大臣諸兄曾孫、贈從三位清友子也、以皇后橘氏弟、超遷顯要、世稱井手右大臣、薨年六十五、詔贈從一位、

嘉祥元年戊辰春正月、大納言藤原良房任右大臣、

夏六月改元、

先是、太宰府所管豐後國大分人、獲白龜於寒川獻之、公卿上表賀白龜瑞、詔不受賀表、公卿再表賀、式部省及僧徒等亦上表賀之、曰、龜者四靈之一、況其色清白、是爲千載之巨瑞、因詔改元曰嘉祥、大赦天下、免天下未進今年田租之半、又復徭役十日、豐後國大分郡嘉瑞所出、全免今年田租及徭役、

二年己巳冬十一月、皇太子上表、賀天皇四十算、

是冬、車駕巡省京師、過獄前、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獄司也、天皇憫然、因敕盡放囚徒、

三年庚午春正月、京師及諸國多盜、

敕六衛及諸國司追捕、先是天皇不豫、

三月、天皇彌留、

遣使柏原山陵、禱疾、又轉讀經於禁中及諸寺、度五百人、大修延命法、未幾、天皇落飾受戒、

是月、崩於清涼殿、年四十一、葬於山城深草山陵、謚曰仁明天皇、世稱深草院、

天皇叡哲聰明、包綜衆藝、最耽經史、講誦不倦、諸子百家之書、莫不通覽、兼愛文藻、精辨漢音、又工射、善書、淳和帝工草書、天皇妙得其法、人不能別也、常留意醫術、臨崩從容謂侍臣曰、朕自少小多病、嵯峨上皇誨朕餌金液丹、遂得効驗、雖然石毒急發則恐難制、故別服救解之藥、及今發熱多變、危篤不救、此是朕本病、而世人不知焉、必謂朕妄餌丹藥、又服救解之藥、自取敗也、故今爲卿等言之、庶免後世之謗、天皇資性尫羸、然春秋踰四十、蓋由服食輔養之力者歟、

文德天皇 諱道康、仁明天皇長子、母女御藤原順子、在位九年、

嘉祥三年庚午夏四月、即天皇位、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常、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房、並如故、

先是、天皇遵先帝遺詔、践祚柩前、退御宣陽殿東庭休廬、服心喪、左右近衛少將率近衛府兵、護衛

休廬左右大臣率諸衛及少納言左右近衛將佐、上神璽寶劒符節鈴印等、即日輦車御東宮院、已而公卿上言、施事天下、猶稱令旨、則恐人心不安、請改令爲勅、不許、至是公卿上表勸進即位、凡三、遂許之、

是日、尊所生藤原女御曰皇太夫人、授群臣位各有差、

乃宣詔內外曰、易月服告之制、雖據舊章、臣子之道、須存心喪、宜命有司、朞年之內、禁宴飲作樂及著美服、

五月、太皇太后橘氏崩、

先是民間訛言、今茲無母子、三月三日不可以造餻、母子、野草名也、時俗用以造餻、故云、爾識者聞而惡之、至于三月、仁明帝晏駕、未幾、后亦崩、仁明帝者后之所生也、故曰無母子、后篤信佛、建檀林寺、置比丘尼持律者、世稱檀林皇后、嘗手自造寶幡及繡文袈裟、窮極巧妙、左右不知其意、後施袈裟於唐僧、藏寶幡於五臺山寺、又嘗與其弟右大臣氏公議、開學舍、名學館院、勸諸子弟誦習經史、時人以比漢鄧皇后、

冬十一月、立皇子惟仁親王爲皇太子、

皇太子生甫九月、以大納言源信爲傅、天皇素愛庶長子惟喬親王、乃有易儲之意、憚太子外祖藤原良房、未決、良房聞而憂之、欲使太子辭位、有藤原三仁者、通天文、諫良房曰、懸象無變、僕保太子無他、天皇一日召源信、從容諷意、信對曰、太子有罪、則宜廢之、若夫無罪、則不可論他、天皇不懌而止、良房聞之深德信、

仁壽元年辛未春正月、以諒闇、不受朝賀、

以清涼殿爲先帝燕寢、不忍御、因剏嘉祥寺、轉其材造佛堂、

夏四月、改元、

先是備前人獻白龜、石見人獻甘露、公卿上表賀白龜甘露之瑞、至是詔曰、去年即位之初、頻得白龜甘露之瑞、朕之不德、推而不居、雖然、體元居正、陽秋之格言、去故成新、易象之玄訓、朕以不敏、奉鴻基、諒闇之制已盡、日月推移、不率舊章、恐招新議、宜改嘉祥四年爲仁壽元年、

秋九月、以畿內水災、詔停重陽宴、

先是畿內雨水、遣使丹生川上神祠、祈晴、賑給左右京不能自存者、又遣使伊勢賀茂乙訓等諸祠、以祈晴、召百餘僧於大極殿、讀大般若經、祈穀、已而又大雨水、京畿民舍多壞、因詔免左右京及五畿內今年調、遣撿非違使、廩給京師被水者、停節宴、

二年己卯春正月、諸衛府獻毅杖、

先是持統帝三年、大學寮獻挑杖、然不書爲恒典、是歲以後往往記載之、按、內裏式弘仁以來既爲定式、故此後不特書、○毅杖、即卯杖也、是謂大剛卯、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作之、一名毅改、擬漢之剛卯金刀、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刻文其上六十六字、以避邪禳鬼魅、本朝至近世有白馬節獻卯杖之事、蓋由于此、

二年壬申春三月、詔勸課耕種、褒勸督懈、

是歲正四位下參議勘解由使長官兼宮內卿滋野貞主卒、貞主、尾張守家譯子、以文學稱、常汲引進士、隨器撰叙、嘗上便宜十四事、又論太宰府衰弊曰、甚由選吏不精、不省、貞主天性慈仁、恐語傷

父、辛之日、知與不知皆莫不流涕愍惜焉、

三年癸酉夏六月、一品太宰帥葛原親王薨、

葛原親王、桓武天皇庶皇子、幼而穎悟、及長恭儉、不傲於物、歷覽史傳、常以古今成敗自戒、天長初、上表曰、請子女皆罷王号賜姓平朝臣、不許、頻請、乃詔許之、葛原久在式閣、習職務、凡百舊典莫不達練、舉朝重之、敕聽輦車入宮、儀異諸親王、薨年六十八、遺令薄葬、辭賜監護、

齊衡元年甲戌夏四月、尊皇太后王氏爲太皇太后、尊皇太夫人藤原氏曰皇太后、

是月、陸奧奏、比年不登、戍兵逃亡、盜起、請發援兵數千備之、敕許一千、且以致騷擾本由飢困、給穀前後各一万石、不論民俘、務加賑恤、給復百姓一年、

六月、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常薨、

源常、嵯峨天皇之子、弘仁中、與諸兄弟姊妹、俱賜姓源朝臣、稱爲第三源氏、資性深沈、風神爽秀、寵超兄弟、仁明文德朝歷遷顯要、薨年四十三、遺命辭監護喪事及贈位、天皇優詔贈正一位、稱東三條左大臣、常在官容儀閑雅、言論和順、務進才能、退讒佞、時人以爲有丞相器、

秋七月、右大臣右近衛大將藤原良房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源信兼右近衛大將、

九月、源信罷大將、大納言藤原良相代之、

冬十一月、改元、

先是、石見國醴泉出、味芳烈、乃詔曰、宗社降靈、俊乂在官之所致、其改仁壽四年爲齊衡元年、蓋取隨時德政、遂五常而齊衡之意、

二年乙亥夏閏四月、有狐走過御前、天皇親射獲之、

是春、陸奧奏、與地俘囚殺傷同種、請加發兵二千、許之、已而復奏請加兵二千、敕曰、凡用兵之道、未必貴多、苟奮其力、一以當十、宜簡拔近城兵一千人、和誘其心、精練其武、以守要衝、備機急也、蓋騷擾之由、發於飢困、故賜糒一万斛、不論民俘、務加優恤、賑給以慰其窘窮、

天安元年丁丑春二月、以右大臣藤原良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良相爲右大臣、

是日、賜太政大臣良房寶劒二只、聽佩上殿、良房上表固辭、詔曰、公宜佩此劒、以副朕懇情、莫使蕭何獨擅美於漢家、良房奉詔、尋賜安車入朝、

是月、改元、

詔曰、美作國貢白鹿、色均霜雪、常陸國奏、生連理樹二、皆書緹史、而可傳也、夫隨時紀号、邦國之恒規、因瑞建元、古今之通典、宜改齊衡四年爲天安元年、又詔復給所出瑞之國郡及天下諸國有差、且授文武官爵一級、

夏四月、右大臣良相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安倍安仁兼右近衛大將、

是夏、太宰府上言、對馬上縣郡主帳卜部川智麻呂、下縣郡大領直浦主等、相率焚國守立野正岑宅、射殺正岑及從者、防人因發兵斬獲川智麻呂、浦主、及其與黨、天皇下制太宰府、宥人民爲賊所

註誤及無罪死獄者妻子。

二年戊寅夏四月、刑部大丞石川宗主・刑部大録難波清宗等、矯官宣作省符、放免罪人佐伯宮人等、朝議曲之、下宗主・清宗於刑官鞫罪、

是月、出穀倉院穀二千斛・民部廩院米五百斛・大膳職鹽二十五斛、賑給左右京被水窮民、

秋八月、天皇不豫、皇太子侍嘗藥、

公卿大夫憂懼、祇候陣頭、親王亦皆護夜東釣臺、

未數日、詔大赦天下、是日天皇大漸、明日崩於新殿、年三十二、九月葬山城眞原山陵、

殯葬之礼、一如仁明帝故事、謚曰文德天皇、天皇自登極、留意政事、性甚明察、能知人姦、專思昇平之化、不好巡幸遊覧、仁壽齊衡之間、頻得嘉瑞、以薦陵廟、至于禁網漸密、憲法頗峻、官署遷除、吏人廢置、相繼無已時、人以比漢明帝、

國史綱鑑巻之七　終

國史綱鑑卷之八

馬杉繋編修

清和天皇諱惟仁、文德天皇第四子、母夫人藤原明子、在位十九年、

天安二年戊寅冬十一月、卽天皇位、時年九歲、尊所生夫人藤原氏爲皇太夫人、太政大臣良房、左大臣源信、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良相、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安仁、並如故、

是月、安仁罷右近衛大將、中納言源定代之、

安仁、左京人、治部卿安倍東人孫、參議太宰大貳寛麻呂子也、身長六尺三寸、姿貌魁偉、性深沈有威重、歷中務民部少丞、天長中除近江權大掾、爲政強濟、名聞朝廷、俄除信濃介、視事三年、管內肅然、承和中侍于嵯峨院、上皇甚親任、爲院別當、事無大小委決、先是院事壅滯、安仁臨職數月而平理、上皇深嘉之、嘗評諸國吏才曰、無若安仁治信濃者、迺賜牙笏、玉帶、金魚帶、及御衣一襲、識者相賀曰、是宰相之鴻漸也、未幾歷治部大輔、進參議、兼刑部卿、上皇謂安仁曰、汝宜早居要職、何久行山院之事、已而停別當、自後院事不理、勅復兼別當、安仁淩晨入衙、退公之後、常詣嵯峨、朝廷恤其往還煩劇、轉大藏卿、累進正三位權大納言、安仁志尚謙虛、視公如家、乃謂子弟曰、諸國調庸多入封家、納官者少、予之食邑、有餘於身、因上表請減所食、天皇嘉其有讓、特詔許所請、尋兼右大將、無幾辭大將、不許、再上表許之、明年薨、年六十七、安仁練達政體、明解朝章、每有奏議、應對無滯、會值假日、教誡子弟、有八子、皆班清要、

十二月、改文德天皇眞原陵曰田邑陵、

是月、始定十陵四墓、

貞觀元年己卯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是月改元、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後九年間、凡十二食、

二年庚申春二月、天皇始讀孝經、

四年壬午春、諸國地屢震、

元年以来、震霖不止、往往害禾稼、

夏四月、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

右大臣良相表請、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及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意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任爲不聽輒過數、奏可、

六月、霖雨、詔賑給京師窮民、

先是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殺使丁、乃令山陽南海二道追捕、

五年癸未春正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定薨、

源定、嵯峨天皇之子、天長四年特賜親王号、尋賜姓源朝臣、稱第六源氏、薨年四十九、定長於深宮、未嘗知人間艱難、家事一無所問、性溫雅、好音樂、常陳鐘鼓於庭上、每退朝舉樂自娛、

二月、中納言藤原氏宗兼右近衛大將、

夏六月、震霖疾疫、累害民物、時人以爲神靈祟、

詔令下諸國誦仁王經、修中御靈會於神泉苑、天皇臨觀焉、因祭崇道天皇早良、及伊豫親王、藤原夫人吉子、橘逸勢、文屋宮田麻呂靈、

六年甲申春正月、天皇加首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太夫人爲皇太后、以從四位下藤原多美子爲女御、授從三位、

多美子、右大臣良相女也、性安詳、美容色、以婦德稱、天皇冠、以選入宮、專房寵而無子、是春、天皇幸太政大臣良房第、觀花、良房召文人賦詩以獻、又御射場、天皇親射、一發中鵠、群臣稱万歲、是日、良房令下山城守紀今守帥郡司百姓等、行中耕田禮上、天皇臨觀焉、良房乃奏曰、欲使陛下知稼穡艱難也、

八年丙戌春閏三月、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二樓、

夏四月、太政官廳南廊倒、

陰陽寮言、兵興之兆、因令山城若狹兩國、豫警防備、又下令太宰府備不虞、命豐前長門關司、督察出入、

秋八月、勅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攝行萬機、良房上表固辭、不許、藤原氏攝政始于此、

初、天皇生育於良房第、及登極、念其舊恩、親任尊寵、始終不渝、良房輔佐幼主、綜理朝政、位極人臣、權歸其家、子孫相繼爲攝關、後世藤原氏之專權基於良房云、

九月、大納言伴善男有罪、流善男於伊豆、其子右衞門佐中庸於隱岐、黨與緣坐者悉遠竄、

善男、以善逢迎寵於仁明帝、累進顯要、平素與右大臣源信有隙、乃欲陷之代其位、作匿名書、誣信及源融源勤等同謀反、已而信家從清原春瀧、土師忠通、日下部遠藤等、皆以善弓馬陽奬擢之、奪信之爪牙、使子中庸奴紀豐城竊火應天門、誣信所爲、與右大臣良相謀、欲發兵圍信第、召參議藤原基經命之、基經曰、太政大臣知之乎、良相曰、太政大臣崇佛慈仁、必不能決之也、基經曰、此非輕事、安得不稟其處分乎、乃出告良房、良房愕然、還奏曰、信援立陛下、功固不少矣、不可以戮焉、天皇聞之、遣使慰諭信、事起倉卒、信危懼、上表辭職、獻賓從及駿馬、以示無異志、朝議不受、未幾、有左京人訴焚門者、曰、伴善男及其子中庸、於是、敕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鞫問服罪、豐城兄紀夏井、坐獲罪、夏井、古佐美曾孫、文德帝嘗聞其名、召見、夏井素貧、衣履弊惡、左右笑之、帝曰、是疲駿也、擢爲少內記、累遷讚岐守、夏井在任二年、管民殷富、乃新造大藏四十宇、皆糙納、稱曰不動穀、以備凶荒、至是緣坐配于土佐、民遮途号哭、聲接數十里、夏井在配所、喪母哀毀遂死、

冬十二月、右大臣藤原良相罷左近衞大將、右近衞大將藤原氏宗代之、參議藤原常行兼右近衞大將、

九年丁亥春三月、下令五畿七道、每鄉結保、督捕盜賊、

是春、大饑、京師特甚、盜賊群起、劫人行火、敕近衞兵每夜分番巡行京師、又詔賑給米粗、臨錢於東西京饑民、

夏四月、始置常平所於東西市、減價糶官米、

自是月大雨、至五月、東西京民多病死、因詔停端午宴、以祈晴、

冬十月、右大臣藤原良相薨、

良相、太政大臣良房弟、少遊大學、局量開曠、有才辨、累歷顯要、嘗上表請避要路、優詔不許、是歲、再抗疏、請減封戶、補國費之万一、優詔罷大將、未幾得病、直廬、尋薨、年五十五、遺命薄葬、天皇痛悼、不視事三日、詔贈正一位、良相好文學之士、有大學生貧寒者、時贈綿絹、冬月多製衣被、分給四學堂夜宿者、每佳節招學生能文者、賦詩、因賜物賞之、仁明帝嘗煎煉五色石、賜近臣試之、近臣怖無肯飲之者、惟良相引杯即盡、帝感其至心、及登顯職、專心機務、志在匡濟、當時放鷹漁獵一切禁止、而民得山川藪澤之利共之、良相所建議也、性睦親族、建延命院、以養藤氏生徒病困無資業者、又設東京六條第、名崇親院、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並皆割封戶、入莊田、給其資用、時人稱其汎愛高德、

十一月、勅攝津和泉及山陽南海諸國、督捕海賊、

是歲、以備中介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保則、繼繩曾孫、初備中饑、民多流亡爲盜、前守喜苛政、囚徒填獄、保則政存大體、務本禁末、田闢戶滋、外戶不閉、至是轉任備前、凡厥僚下有奸伏者、輙不摘發、懇諭曰、子久疲學宦、始得此官、必當立廉節勉取榮進、豈可滯一州小吏乎、然而上養父母、下給妻子、撓性屈心、受此濁穢、是皆貧窶之憂、羈累善人、僕有薄俸、隨子所須以資之、謹勿犯官物、即分與已俸、其寛優督人如此、僚吏愧服、競崇廉平、○是歲、右衛門督藤原良繩卒、良繩性淳朴寛裕、不好華飾、孝謹天至、忠信夙彰、盡心奉上、未嘗洩機事、特爲文德帝所信任、寵待加隆、內外之事、悉委決之、領諸司諸院別當之事、未嘗有過失、後母安倍氏性悍忌、諸子弟皆得譴責、良繩事之順謹、獨被愛重、每値文德帝忌日、講法華經、終身不廢、時人稱其忠孝焉、初爲內舍人、同僚皆豪家年少、奢侈放縱、無所拘束、唯良繩遵奉法度、見者內慙、各自修飾、相語曰、朝台來則苦我、去則莫不思焉者、其謹重動人如此、朝台、良繩字也、

十年戊子春二月、野火燒田邑陵樹、

敕遣大納言藤原氏宗、告謝田邑陵、天皇避正殿服錫紵、御素膳、輟朝五日、公卿近臣皆去華飾、一如凶儀、○田邑、皇考文德陵也、

夏五月、氏宗罷左近衛大將、中納言基經代之、

冬閏十二月、左大臣源信薨、

信、嵯峨天皇之子也、弘仁中、諸皇子女未爲親王者、賜姓源朝臣、詔以信爲第一、源氏信率性弘雅、風尚不凡、好讀書傳、兼善草隸、工繪事、尤長畫馬、嵯峨帝親授音律、究其精微、嘗與伴善男有隙、及

善男陷罪、信危懼杜門不出、是月、獵爲奈野、墜馬陷泥、氣殆絕、左右扶起而還、因成病、數日而薨、年五十九、明年正月、天皇爲信薨不受朝賀、遣使就第贈正一位、

十一年己丑春正月、立皇子貞明親王爲皇太子、

皇太子生甫三月、以大納言氏宗爲傅、

夏四月、大納言藤原氏宗等上貞觀格、

是月、陸奥地震、山裂海涌、數十百里、死亡者千許人、是夏、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津、掠豐前貢絹、追捕不獲、以參議藤原冬緒爲太宰大貳、冬緒陳四事日、嚴烽燧、禁出賣馬、庸米雜米綜納税庫、不許置諸司穀倉院、停交易勾當、詔從之、

秋七月、肥後海溢、漂沒六郡、

公卿奏請減五位以上封祿、聽之、

冬十二月、勅五畿七道、班幣諸神、特遣使奉幣石清水、並禳災異、

先是大鳥集太宰府廳及門樓、兵庫、神祇官、陰陽寮並言、當有隣國之寇、敕以右近衛少將坂上瀧守兼太宰少貳、往備之、瀧守奏博多為輻湊緊要地、距府二驛、請移置統鎮一人、具兵械、備不虞、從之、又敕西海山陰諸國修守備、是歲、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參議春澄善繩上續日本後紀、

十二年庚寅春正月、大納言藤原氏宗任右大臣、

是日、敕給冑及手纏各二百具於太宰府、更敕令緣海諸郡嚴警備、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修守禦之具、以參議在原行平為太宰權帥、行平奏曰、舊漕肥前等六國穀為對馬年穀、阻風覆沒、達者十之四、請停漕、發其民營壹岐水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稅課之六國、彼此皆便、又奏肥前松浦郡庇羅佐嘉二鄉、為唐使往來樞轄、新羅賊亦必經此入寇、地居海中、殷富多奇產、徙委郡司、恣聚斂、其民厭私求苛切、欲貢輸公家、請合為一島、置島司郡領、任土賦貢、朝議許二年、先撿其息耗、行平阿保親王子、賜姓在原朝臣、

夏六月、勅肥前筑前壹岐對馬戒不虞、

先是太宰府戒嚴、至是肥前杵島郡兵庫震動、鼓自鳴二聲、卜之為有隣寇、因敕置選士五十人於對馬島、是歲、從三位參議春澄善繩薨、伊勢人、周防大目猪名部豐雄子也、幼而明慧、祖財麻呂奇之、弱冠入學、手不釋卷、所閱覽多口誦、時人莫能及焉、天長初、及第補俊士、已而賜姓春澄宿禰、補文章得業生、文德帝重之、以善繩除內記、數年累遷文章博士、文德帝自受讀莊子漢書晉書、貞觀

初、進今官、當時諸博士互相短長、弟子亦各立黨、獨善繩恬退、謝絕生徒、不為謗議所污、至老聰明不衰、文章益加麗、

十三年辛卯秋八月、右大臣藤原氏宗等上貞觀式、

九月、太皇太后藤原氏崩、

太后諱順子、左大臣藤原冬嗣女也、仁明帝為儲貳日入宮受寵、生文德帝、帝即位、移東五條院、儀擬乘輿、天安二年文德帝崩、而天皇幼沖、后依群臣之建請、與天皇同輿遷御東宮、貞觀二年夏遷東五條院、稱五條后、性和厚貞正、禮則修備、母儀少比、嘗詣大原野神社、以藤原氏六位以下為儀從、大原野行啓始于此、已而落髮為尼、受戒、至是崩、壽未詳、

十四年壬辰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氏宗薨、

氏宗、民部卿葛野麻呂第二子也、仁壽齊衡間累歷顯要、其拜右大臣也、上疏請割職封之半、資人季祿一准大納言、優詔嘉之、唯聽割職封之半、薨年六十四、天皇為輟朝三日、贈正二位、遣參議在原行平等、齎敕書告身、就第宣賜、家人遵遺命不受、

秋八月、以大納言源融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基經為右大臣、

九月、太政大臣藤原良房薨、

良房、左大臣冬嗣第二子、風韵俊拔、弱冠以選尚嵯峨皇女源潔姬、補藏人、累進至今官、先是太政大臣封三千戶、賜隨身資人、及良房居位、固辭不敢當、唯受一千戶、再益三千戶、良房固讓、受二千戶、敕賜直廬於禁中、及其疾病、詔大赦天下、賜度者八十人、以救其疾、至是薨、年六十九、天皇輟朝

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謚忠仁、食封資人並如生時、良房有一女、無男、以兄長良子基經爲後、女名明子、源潔姫所生也、入文德宮、生天皇、天皇即位、尊所生明子、曰皇太夫人、於是天皇及皇太夫人悲悼不已、敕以良房愛宕墓列例幣之數、

十五年癸巳冬十一月、復后宮及群臣諸王封祿、

詔曰、先王之爲政也、荒年節用、穀熟復常、是故后宮及諸王諸臣、往歲所減之封祿、自今宜仍舊莫減、唯至朕躬、德淺責深、凡服御常膳馬寮秣穀、或分折權停之類、尚依前令、更不可復焉、令已下、公卿上表、請進御復舊、天皇沈思從之、

十六年甲午夏五月、淳和院火、

先是太宰府下迅雷、翌日天暗如夜、雨沷終日不止、積四五寸、河水爲濁、及暮雨、禾稼皆枯、魚鼈死

者無數、

冬十一月、停京師諸祠神祭、大祓建禮門前、

是冬、詔曰、去夏甘澤頻降、苗稼肥好、朕初謂上天錫祉、何意老幼俄收、擊壤鼓腹之聲、朕聞之、諸國風水致災、鼠居于樹、土魚行于人道、蒼生沒亡、不知其數、朕坐而視之、豈在爲民之父母乎、死者掩歛之、被災郡縣、免今年徭、窮民不能自濟者、量加救賑、庶使已飢之民有再飽之期、務竭惠恤、副朕惻然之意、

十七年乙未春正月、冷然院火、

災及五十餘宇、焚蕩圖書寶貨、詔停釋奠祈年及京師諸神祭、

二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常行薨、中納言藤原良世兼右近衛大將、

常行、右大臣良相子也、以才行見稱、及薨天皇爲廢朝一日、詔贈從二位、○是夏、下總俘囚叛、敕發衛府及其近國兵討平之、

十八年丙申夏四月、大極殿火、

延燒小安殿、蒼龍白虎二樓、延休堂、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數日不滅、廢朝三日、諸衛戒嚴、

秋七月、肥後獻白龜、

先是仁明文德之朝、諸國連獻白龜、至是又有此獻、公卿上表稱賀、

冬十一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右大臣藤原基經攝政、

天皇風儀端莊、寡言好書、尤崇釋教、是歲齡二十七、

尊天皇曰太上天皇、獻御封二千戶、

天皇遣使東宮、辭尊號及封戶、曰、王風不競、國民疲弊、是故脫彼玉冕、服此蘿衣、豈復享太上之尊號、致公卿之煩費乎、皇太子不從、天皇乃受之、勅外祖太政大臣良房攝政、樞機整密、國家寧靜、天皇恭己仰成、黙握憲綱、及良房薨、始親政事、率由恭儉、故事天子日御紫宸殿視政、仁壽之後遂廢、天皇奮勵復之、既而藤原基經當國、吏稱其職、內外肅然、故道前代之政者、稱貞觀之治、有僧眞雅者、自天皇幼冲、常侍左右、眞雅死、僧宗叡勸天皇結香火緣、於是天皇壯歲遜位、常御菜蔬、遂斷聲色云、

陽成天皇　諱貞明、淳和天皇第一子、母中宮藤原高子、在位八年、

元慶元年丁酉春正月、卽天皇位於豐樂殿、時年十歲、尊皇母藤原氏爲皇太夫人、左大臣源融右大臣藤原基經並如故、基經攝政用良房故事、

是月、基經辭左近衛大將、天皇使大納言南淵年名、齎表白太上皇、太上皇敕曰、万機之寄、不可限以一職、宜從基經所表辭、然腰間忽空、武備茲闕、願特賜帶劍、嚴其儀容、乃出寶刀一口授年名、天皇卽日賜基經、罷大將、以大納言源多代之、

三月、太上天皇徙御清和院、

夏四月、造大極殿、是月改元、

先是、但馬獲白雉、尾張生木連理、備後貢白鹿、詔因瑞建元、大赦天下、免所出瑞之國郡今年徭調、

冬十二月、置檢非違使於能登佐渡、

是歲、從三位參議大江音人薨、音人、本姓土師宿禰、桓武帝時、以外祖母族、改賜姓大枝朝臣、已而以謂枝大於幹、不折必摧、然先朝所賜、遽從變革、亦有所不安、因奏請、改大枝爲大江、初受業菅原是善、博學善屬文、累歷清班、爲清和帝侍讀、嘗撰帝範及群籍要覽、又與菅原是善、選定貞觀格式、性仁恕、乃曰、我爲國致力多矣、子孫必有至大位者矣、其孫維時及七世孫匡房、皆官至納言、果如其言、音人備中介土師本主子也、

二年戊戌春正月、置常平司於東西京、

以去年旱饑、內畿多盜、遣左右近衛官人、巡夜、賤糶官米、轉播磨備前不動穀、給河內和泉窮民、

秋七月、出羽權守藤原保則討出羽叛夷、平之、

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姦吏豪戶規私利、困編氓、秋田城司良岑近、徵斂繁苛、於是夷種相聚數萬、攻燒秋田城及郡院民家、出羽守藤原興世拒戰屢敗、攝政基經延保則、問計、對曰、夷種怨怒、此戰一可當百也、若夫救其窮、緩其死、可不血刃而服也、基經欲令保則往、保則曰、彼獸性、欲以德懷之、須先威茲之、因薦小野春風、春風從五位上石雄子、累世將家、驍勇超人、是時遭讒免官、保則爲春風說其無罪、基經乃奏、以春風爲鎭守府將軍、保則時爲右中辨、俄轉出羽權守、是歲六月敕興羽守、亦皆受保則處分、保則卽發、路屢得敗聞、從者失色、保則自如、時城下不應賊者僅三村、乃發郡倉資給之、勉防賊、春風自陸奧進、宣恩詔、春風少在邊陲、習夷語、乃脫甲單騎入虜軍、面諭招降豪酋數十人、挈至國府、保則親慰勞、以其謀斬渠帥二人、撫納其餘、自渡島至津輕、聞風內附、與世亦擊叛夷、大破之、保則乃修秋田城、令陸奧權介阪上好蔭、率兵守要衝、至是奏捷、復出羽庸調二

年、給不動穀六千餘斛於雄勝平鹿山本三郡狄俘、保則留出羽三年、雜夷悉內附、及其還京師、在朝公卿、皆稱其勳績、保則辭謝云、此皆朝威之所致、時人以爲保則平定大寇、朝廷必當賞其殊勳、而以其辭讓、遂無優崇之命、良岑近貪婪致此寇亂、而亦無懲惡之典、由是衆議多譏基經失刑賞、保則、右大臣繼繩曾孫、左兵衛佐貞雄子也、性廉潔樂靜默、或以身化物、下僚有貪穢者、推誠教誨、若終不悛、不與之接語言、後歷左大辨、至參議、

三年己亥春三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王氏諱正子、嵯峨帝第二女也、入爲淳和帝妃、生廢太子恒貞、及基貞親王、及淳和帝崩、落髮爲尼、毀容骨立、文德帝上號爲太皇太后、是月、后病篤、命左右曰、天長天子、遺命火葬、不置山陵、無園廟之可陪、吾瞑目之日、棺用朽材、藏嵯峨山、無置守冢、不配國忌、一如先後太上天皇之制、語終而崩、

年七十一、后慈仁天至、務在濟物、收東西京棄兒孤孩、給乳母、多所養育、貞觀中、捨嵯峨舊宮爲精舍、請清和帝賜額曰大覺寺、嘗手製衲袈裟、施唐國清寺、

夏五月、太上天皇落飾入道、號曰素真、

是春、太上皇辭封戶之半、天皇固進、又遣參議源舒於清和院、奉表陳請、太上皇固讓不受、至是遷御藤原基經粟田院、持戒精練、三日進一飯、天皇嘗欲朝于粟田院、乘輿既設、太上皇遣藤原山陰、馳奏停之、避其煩累也、天皇乃爲太上皇度僧三十人、

六月、鎭守府將軍小野春風至自陸奧、

冬十一月、右大臣藤原基經上文德實錄、

是冬、太上皇巡幸大和、歷覽名山古寺、天皇遣參議源能有、率近衛兵士護衛、太上皇悉還之、但參

議在原行平、藤原山陰從焉、至明年還、御丹波水尾山寺、

四年庚子冬十一月、太上天皇不豫、

是秋八月、太上皇遷御嵯峨棲霞觀、至是遷御粟田山莊圓覺寺、天皇敕諸大寺禱太上皇疾、

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基經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以太上皇疾、詔赦天下罪囚、度僧一百人、以祈冥助、

是月、太上天皇崩于圓覺寺、壽三十一、火葬上粟田山、置御骨於水尾山、稱曰清和天皇、

清和天皇、天資寬明仁恕、溫和寡言、風儀淳美、端嚴如神、舉動遵禮、專精政事、好讀書傳、潛思釋教、鷹犬之娛、未嘗留意、遜位入水尾山之後、不御酒酢鹽豉、六時苦修、毀瘠如削、深厭世累、欲絕膳捨身、凡佛家諸苦行、無所不悉修、及大漸、命侍僧誦經、向西方結跏趺坐、手結定印而崩、宸儀不動、儼然若生、念珠猶懸在手云、

天皇遷居常寧殿、遵遺詔省約喪事、

敕停百官及諸國素服舉哀、禁宴飲作樂、及著美服、不置監葬諸司、不起山陵、一遵先帝遺詔、

五年辛丑春正月朔、以諒闇不受朝、

詔停今年諸節宴會、

二月、天皇徙御清涼殿、

去年以出羽國司奏請、復雄勝平鹿山本三郡調庸一年、又發不動穀六千二百餘斛賑救三郡狄俘八百餘人、至是重復三郡調庸一年、

六年壬寅春正月、天皇加首服、尊皇太后藤原氏爲太皇太后、皇太夫人藤原氏爲皇太后、以大納言源多爲右大臣、

是春、設宴於清涼殿、賀皇太后四十算、皇太后諱高子、中納言長良第二女也、初在家日、在原業平密通之、盜而夜奔、凡國經基經追取之、後以染殿皇后之故、出入宮掖、遂受清和天皇寵、生陽成天皇、及貞保親王、敦子內親王、陽成天皇即位、尊爲皇太夫人、稱中宮、至是爲皇太后、寬平八年以與僧善祐姦被廢、

七年癸卯春正月、中務卿惟彥親王薨、

親王、文德天皇皇子也、是春、上總奏、俘囚叛、太政官下符追捕之、已而又奏、夷虜悉平、

冬十月、以左衛門權佐藤原良積爲推問筑後殺害使、

先是太宰府言、盜殺筑後守都御酉、府司逗撓不捕盜、又不速驛奏、於是太政官下符譴責府司、遂差發良積推問其實蹟、備前國司言、諸方奸盜保聚境內海島、劫掠居民、殺略行旅、是以養勇幹浪民二百二十四人、給兵器舟檝、以備防禦、請別出舉公廨稻二万束、收利息以給粮食、太政官下符許其所請、

十一月、停新嘗祭、

是冬敕諸國、禁非受業人任其國博士醫師及郡司吏員私相讓職、

八年甲辰春二月、天皇遜位於二條院、卽日宣詔、稱太

上天皇、時年十九、

天皇幼而卽位、及稍長昏狂日甚、攝政藤原基經諫之不悛、捕蛙從蛇、或鬪犬猿、或令人升木而捁殺之、祈年祭手刃人、且災異荐臻、諸國不聊生、基經深憂之、竊謀廢立、至是大計已定、乃佯奏曰、臣將使競馬、請臨觀之、天皇悅曰、期在何日、對曰、後二日、及期參議藤原山陰、藤原諸葛、阿部清行等、留守禁中、使老羸不堪事者從駕、至陽成院、基經與本康親王、及左大臣源融、右大臣源多等奏曰、陛下狂虐、君德有闕、臣等爲社稷計、遷乘輿於此、天皇聞而大驚、号叫悲悔、遂遜位、

光孝天皇　諱時康、仁明天皇第三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澤子、在位三年、

元慶八年甲辰春二月、卽天皇位、太政大臣藤原基經、左大臣源融、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世、並如故、

初、藤原基經欲廢陽成天皇立恒貞、源融以爲嵯峨天皇子、欲自立、基經曰、自古未有賜姓爲臣而登天位者、以之融不得立、恒貞亦嘗坐伴健岑事被廢爲僧、然令聞夙著、天下屬志、一旦廢黜非其罪、基經以爲有人君度、於是與源融源多俱詣其第、陳推戴之意、恒貞泣曰、我已歸佛道、未聞謝沙門而貪世榮者、此邪緣也、不食者數日、基經遂定策、奉神器勸進時康親王、親王辭讓者三、於是時康弟本康親王亦勸進之、時康其察遂不可辭、乃聽之、尋卽天皇位、是爲光孝天皇、時年五十五、

夏四月、以妃班子女王爲女御、進從三位、

班子女王、仲野親王女也、天皇龍潛之日納爲妃、生是忠親王、是貞親王、宇多天皇、源元長、忠子內

親王、簡子內親王、綏子內親王、爲子內親王、

五月、勅諸博士勘奏太政大臣職掌、

天皇已卽位、念基經定策之勳、禮遇特渥、聽駕輦車出入宮中、然基經益謙退、屢求避官、天皇特詔、百官奏事先稟基經而後奏、基經不自安、請使源融源多代己秉政、詔不許、

秋九月、廢太子恒貞親王薨、

恒貞淳和天皇第二子、幼而岐嶷、能讀經史、頗屬文、承和元年立爲仁明天皇太子、嘗奏請復釋奠之舊儀、釋奠者天平之季、大臣吉備眞備勸稱德天皇幸大學行此礼、爾後皇太子釋奠於大學以作恒制、今廢而不行者八十餘年、仁明天皇嘉恒貞志、敕率百官修舊儀、博士講經、百僚賦詩、恒貞亦製詩、菅原清公、滋野貞主等獻長句賀之、已而恒貞才慧日新、深達世事、自以爲身非家嫡、而居

儲宮嵯峨淳和兩太上皇晏駕之後、禍機難測、乃令春澄善繩作表奏曰、冀傚太伯劉彊、以避賢路、不許、無幾兩太上皇相踵崩、遂羅誣毀被廢降爲親王、住亭子院、世稱亭子親王、自是專歸佛道、妃嬪不復進御、遂爲僧改名恒寂、持戒精進、然猶讀史傳及五經、後受顯密祕要於僧真如、皆究其微奥、尤妙草隸、又善鼓琴、嘗學易水曲、憶燕太子事、乃曰、此非正聲、不可學也、時人歎服曰、親王非唯知音、亦能知言、藤原基經深服其雅量、至是薨、年六十、

仁和元年乙巳春二月、改元、

是春、藤原基經圖年中行事於障子獻之、賜攝津伊奈野於基經、爲遊獵地、又敕許諸節會不就班而直昇殿、

夏五月、勅中務省減服御絹綿之數、

先是、經費殷繁、庫藏虛耗、國用不給、天皇乃推損上之誠、以助經邦之化、

冬十二月、再幸神泉苑觀魚又放鷹、

是歲、賜基經宴內殿、壽其五十、又下信濃守橘良基於獄、良基廉直務恤民、治爲當時最、筑摩郡民有與其怨家相鬩者、詣太政官訴之、官遣使鞫訊怨家、良基收訴者、官符譴責、良基不服、乃召之推鞫、未竟卒、良基嘗歷任五國守、及罷歸不載資糧、其子在公問治民術、良基曰、百術不如一清、及卒家無餘儲、中納言在原行平賻絹布、纔得葬、其操守如此、

二年丙午夏五月、石見守上毛野氏永、石見掾大野安雄、有罪並處徒刑、

先是、肥後守藤原時長、攝津守多治藤善、豐後守橘長茂、甲斐守藤原當興、經年不赴任、至是敕降位一階、奪其告身、

是歲、以左中辨平季長爲問山城民苦使、糺彈勢家非違、救民間疾苦、

季長奏請停下諸院諸宮、及諸王臣、或爭民戶田、或奪浮浪財物、不牒國郡司、闌入邑里、互相壓略上、又奏請、民囑託勢家、不由國宰、爭訟財物者、不限士浪、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所爭物悉沒官、院宮及王臣別當家司、並科違敕罪、奏可、季長、葛原親王孫、大納言高棟子也、

三年丁未春正月、盜穿大藏省庫壁竊官物、

是春、以貢調違期、奪美濃下野若狹能登越中越後丹後但馬因幡伯耆石見等國司位祿公廨、

夏四月、京師訛言三日並出、

先是、災異屢臻、天皇憂懼、至是遣參議源是忠於伊勢、奉幣大神宮、又分遣使者、奉幣石清水、多度日吉、淺間等神社、

秋八月、宮中無故夜驚、

是夏至秋、地屢大震、且爲風雨洪水、兩京諸司民屋多顚覆、壓死者甚衆、五畿七道海溢、人多溺死、京師多妖怪、於是敕百僧轉讀大般若經於紫宸大極兩殿三日、以禳災異祈年豐、

是月、以皇子源定省爲親王、

天皇多皇子、思節國用、皆降爲臣下、賜姓源朝臣、至是天皇偶罹微恙、乃欲定儲貳、憚基經未言所立、基經與左右大臣俱上表、請立皇太子、且奏曰、陛下万歲之後、神器將付阿誰、天皇曰、唯公所擇、基經曰、以臣所見、其惟王侍從乎、王侍從者定省也、少在天皇側任侍從、時年二十二、天皇大喜、召

定省於臥内、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大臣勲勞莫大、汝謹勿忘、自是基經執政柄、威權益熾、

已而天皇不豫、立定省親王爲皇太子、是日天皇崩於仁壽殿、壽五十八、

九月、葬於後田邑陵、謚曰光孝天皇、

天皇有十八皇子二十六皇女、少而聰明、好讀經史、容止閑雅、謙恭寛仁、親愛九族、尤長人事、頗有修飾壁典之志、屢視事外廷、銓擬郡司文書、符川野遊獵之類、典儀久廢、及卽位復之、

宇多天皇諱定省、光孝天皇第七子、母女御班子女王、在位十年、

仁和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卽天皇位、太政大臣藤原基經、左大臣源融、右大臣源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世並如故、是日尊生母班子女王爲皇太夫人、

詔曰、万機巨細、皆關白於基經、而後奏聞、關白職始於此、基經上表乞歸政、不許、詔曰、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蓋詔案係左大辨橘廣相所草、時人疑阿衡之任、衆議紛然、藤原佐世謂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政、遂不示官奏、事聞、天皇令諸博士勘奏阿衡職掌、中原月雄、善淵愛成等、皆言、阿衡者三公也、坐而論道耳、基經奏曰、國家之事、一日万機、臣未知阿衡之任、仍持疑久矣、依明經博士等所勘申、阿衡之任無典職、以其無典職、知阿衡之爲貴、以臣比擬之、非所克堪、抑至于無職分、暗合臣願、伏請速立執奏之官、莫令万機壅滯、於是朝議益紛然、紀長谷雄、三善清行、與佐世評論官制沿革、曰、歷代阿衡卽周官三公、三公無典職、經史有明文、不可復疑、天皇更令廣相佐世月雄延議、源融判之、佐世欲堅執前議、融依違不能裁斷、諸司抱憂、天皇特命遣融就基經第、依前詔而行機務、基經曰、阿衡職掌其議未決、臣不能奉明詔、融還奏、天皇頗不悅、融奏曰、太政大臣久不聽政、是可患也、請改後詔文、不然恐有不測之事、天皇不得已、遂宣詔百官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遠超周霍、累代聖明、猶仰輔弼、矧朕小子、何不倚賴、故下詔關白万機、而大臣上表、固執閑退之志、朕欲庶事仍舊關白於大臣、而左大辨橘廣相草詔、失朕本意、遂令大臣持疑、不肯視事、天下之務、盡皆壅滯、自今以後、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太政大臣、朕將垂拱而仰成、菅原道真亦贈書基經解喩、基經遂奉詔、於是廣相深怨佐世、初佐世爲基經家司、因其薦爲大學頭、時廣相以爲天皇侍讀、補文章博士、勢相信抗、前文章博士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佐世不學、任大學頭、吾曹何處生活、至是佐世激成此紛論云、

四年戊申春二月、特詔藤原基經準三宮、

是秋、勅畫工巨勢金岡、畫弘仁以後能詩者像於南庇障子、

秋九月、納藤原胤子爲更衣、

胤子、大納言高藤長女也、

冬十月、納藤原溫子爲女御、

溫子、太政大臣基經女也、

是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多薨、

多、仁明天皇之子也、稱第一源氏、及仁明天皇落飾、與宗康親王同爲僧、既而蓄髮、歷仕文德清和陽成光孝及當朝、薨年五十八、詔贈從一位、

寬平元年己酉春正月以右近衛大將藤原良世爲左近衛大將中納言源能有兼右近衛大將

是春勅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

三月卜定直子女王爲齋院

直子惟彥親王女也

夏四月改元

冬十一月始修賀茂臨時祭

是歲卜定元子女王爲齋宮

元子本康親王女也

勅鑄寬平大寶錢布行于天下

二年庚戌春正月朔天皇拜天地四方屬星山陵

四方拜不詳原始蓋昉于此歟後世爲恒典故此後不書

冬十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基經辭關白

是歲基經罹疾天皇將臨視固辭乃止及困篤上疏乞解職詔允之賜度者免罪囚以禳其疾

三年辛亥春正月太政大臣藤原基經薨

基經權中納言長良子也爲叔父太政大臣良房嗣在職績密祇畏恭事神明側身修職吏稱其職人賴其慶朝廷無事內外肅然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孔子使明經博士講經書嘗侍內宴偶著清和天皇所賜御衣時天皇遜位居西山水尾基經因賦詩曰醉望西山仙駕遠微臣淚落舊恩衣聞者感嘆焉先是仁明天皇幸芹川基經猶幼從車駕天皇偶遺箏爪天皇察基經敏慧命索之基經茫然不知所爲心誓曰若得之則建伽藍以報冥恩果得之以獻天皇大悅因創極樂寺於紀伊郡薨年五十六天皇輟朝三日詔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謚昭宣

三月以大納言藤原良世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

是春召讚岐守菅原道眞爲藏人頭道眞上表辭曰謹撿近代之例任此職者或出自潢流或生於鼎族未有凡夫儒士而能當此任者也表入詔不允再爲式部少輔兼左中辨又上表請解藏人頭不允

冬十二月以皇兄中納言源是忠左近衛中將源是

貞爲親王

先是寬平中是忠是貞及諸皇子十四人俱賜姓源朝臣至是爲親王是忠一品式部卿是貞三品太宰帥是忠光孝天皇第一皇子是貞第二皇子也是歲勅禁諸國綱領奸官物及京貫人庶王臣子孫就姻逐業遂居畿外又禁畿外百姓奸附京畿戶籍

五年癸丑春正月以更衣藤原胤子爲女御

二月右大臣藤原良世罷左近衛大將右近衛大將源能有代之中納言藤原時平兼右近衛大將

勅京畿諸國官長撿察祈年月次新嘗等諸祭紀神職不敬

三月卜定君子內親王爲齋院

君子、字多天皇女也、

夏四月、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源能有爲傳、

敦仁、初名維城、天皇第一皇子也、是歳、重捜括陸奥出羽逋逃仕王臣家、及流寓京畿者、還本籍、

六年甲寅 夏五月、唐使至、

秋八月、以參議菅原道眞爲遣唐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爲副使、既而止之、

是時、僧中瓘者在唐、告以其冦乱、道眞聞之奏議、竟不果行、

九月、天皇御大極殿、奉幣伊勢及諸社、勅加置太宰

府弩師、

對馬言、新羅賊舩至、太宰府亦驛奏、新羅冦邊、已而言、筑前守文室善友與新羅賊戰、大破之、斬獲大將三人、副將十一人、卒三百餘人、乃復出雲隱岐烽燧、遣使奉幣山陵、告破賊狀、先是西邊數有冦警、勅太宰府曰、勿以兵故、令農失時、且防且耕、良將之術、勅到則奉行、至是大捷報至、朝野懽忭賀之、

冬十一月、罷郡司兼宿衛官、

是月、重勅畿內及近江紀伊等、糺國司緩怠、令愼祭事、又使檢非違使巡察大井與度山崎大津、禁諸國百姓稱王臣、擾乱部內、

七年乙卯 春二月、定左右檢非違廳聽斷行政之狀、每日奏之、

先是罪囚多滯獄、故有此令、

三月、行幸神泉苑、

是月、勅、申禁王臣家出擧私物、貸民求利、犯者沒物科罪、一據天平九年格、

夏五月、唐使入朝、

秋七月、以皇子敦實爲親王、

八月、左大臣源融薨、

融、嵯峨天皇之子也、稱第十二源氏、貞觀之末、累進左大臣、已而杜門不朝者八年、舊史不載其故、及迎立光孝帝、出視事、宇多帝即位、進從一位、寛平六年、聽乘輦車入宮中、至是薨、年七十四、詔贈

正一位、先是置別業於宇治、陽成宇多朱雀三帝嘗遊幸焉、其後攝政道長求領之、至子賴通捨爲寺、曰平等院、又創山莊於嵯峨、曰棲霞觀、清和帝脫屣之後、嘗遷御焉、又營河原院於東六條居焉、臺閣泉石窮極華侈、每月使人汲難波潮二十斛、日煮鹽以摸陸奥鹽竈浦之勝、擬世稱河原左大臣、薨後獻其家於宇多法皇、

冬十二月、申禁五位以上及孫王出畿內、

是歳、參議兼民部卿藤原保則卒、保則右大臣繼繩曾孫、左兵衛佐貞雄子也、資性廉潔、以身化物、下僚有貪穢者、推誠敎誨、若終不悛、不與之接言語、見其有一善、則喜見顏色、常稱譽推擧、助成其美、又有知人之鑒、少壯歷任數國守、所至皆有政績、元慶初、奥羽乱、右大臣基經密召保則、問招討之策、保則乃薦小野春風、撫納夷虜、奥羽輙平、皆係保則畫策指揮、已而任陸奥守、修秋田城、以備

冠乱、夷虜恐怖、悉皆内屬、乃奏征戰之弊、務從招撫、及還京師、在朝卿相、皆稱其勲績云、保則不勞一卒、平定大冠、保則辭謝曰、此皆朝威之所致也、於是遂無優崇之賞、前秋田城司良岑近、貪婪致此冠乱、而無懲惡之典、衆議多譏甚經失刑賞、已而任播磨守、保則辭不赴、乃曰、年既老矣、當修功德為冥資、我聞讃岐多紙、又有能書者、當赴彼國書寫修多羅、阿毗曇等、請為讃岐守、國民皆學法律、動咸傯訟、自保則入境、人皆知廉恥、風俗大改、秩滿歸京師、居西山別墅、無復出仕之志、仁和三年、任伊豫守、辭不赴、又除太宰大貳、保則頻稱疾、不肯就職、朝廷屢加慰喩、強以赴任、保則在宰府、政尚清靜、吏民感服、令行禁止、先是奸猾猥聚、鎭西肥筑間、為羣盜之藪澤、府官及國司等不能制止、保則赴任、懇諭百方、以俸米賑肥筑窮民、於是盜賊悅服、遂無騷擾之患、寛平三年、召還京師、轉左大辨、尋進參議、年未五十、不近婦人、潛心佛教、尤熟空觀、自未有疾、忽語人曰、死期既兆、何可終身於塵勞中乎、營一室於比叡山東阪、薙髮為僧、晝夜念佛名、數月而逝、年七十一、

八年丙辰春閏正月、行幸北野雲林院、設子日宴、皇太子親王皆從焉、

是月、幸賀茂齋院、更令左右看督近衛等、每旬巡檢施藥院及東西悲田院病者、

秋七月、以藤原良世為左大臣、源能有為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如故、

冬十月、行幸朱雀院、過尚侍藤原淑子家、

是月、太宰府奏、慶雲見、公卿表賀、以為政和德至之應、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癘疫、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愉、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恥、卿等亦可恥、勿為慶賀、又勅、服御常膳、既減省、准舊四分一、庶舉塵露之積、以成礼節之和、豈圖水旱相仍、諸國闕調、百官之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朕自取之、令重減三分之一、省年料雜物之半、其餘用度中分、以折既無、謀於富國、唯合體於貧民、而已、宜布告内外、使知朕意焉、

十二月、左大臣藤原良世致仕、

良世、贈太政大臣冬嗣第六子、存歷顯要、為氏長者、聽牛車、至是致仕、世稱致仕大臣、昌泰三年薨、贈從一位、○是歲、中納言兼民部卿菅原道眞奉勅、録左右獄囚徒、多所平反、

九年丁巳夏六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源能有薨、

能有、文德天皇之子也、仁壽三年賜姓源朝臣、稱第一源氏、薨年五十三、贈正一位、稱近院大臣、

是月、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時平為大納言、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菅原道眞為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

秋七月、皇太子加首服於清涼殿、時年十三、

是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勅藤原時平、菅原道眞、輔佐新主、參決機務、且自著書歷舉臣庶賢否、國家得失、誡新主曰、明賞罰、勿用愛憎、愼喜怒、勿形諸色、勿聽婦言、勿近佞巧、詢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藤原時平功臣之後、其年雖少、既熟政事、菅原道眞當今鴻儒、深通政理、直言不忌、朕獨立儲貳、獨與道眞議定、且將讓位未果、道眞奏云、事留變生、遂使朕意如金石、則不唯朕之忠臣、復新君之功臣、其敬重之、平季長遠

典故、紀長谷雄涉經典、共偉器也、
並宜進用、已而徙居于東三條院、

國史綱鑑卷之八終

國史綱鑑卷之九

馬杉　繫　編修

醍醐天皇

諱敦仁、宇多天皇長子、母女御藤原胤子、在位三十四年、

寛平九年丁巳秋七月、卽天皇位、尊先帝曰後太上天皇、以別於陽成上皇、追尊所生女御藤原氏曰皇太后、使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時平、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菅原道眞、參決政事、

是月、納爲子内親王爲妃、

爲子、光孝天皇女也、爲帝叔母、

尊皇太夫人班子女王曰皇太后、宇多女御藤原温子曰皇太夫人、

八月、天皇始御紫宸殿聽政、

遣使奉幣大神宮、告卽位、且告賀茂齋院、如故事、

卜定柔子内親王爲齋宮、

冬十一月、大嘗、

是冬、廢五條皇后國忌、置贈皇太后國忌、五條皇后、仁明帝之后也、

昌泰元年戊午春二月、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一、

後太上皇遷朱雀院、

是月、天皇始讀群書治要、

先是、藤原時平、藤原定國、菅原道眞、平季長、紀長谷雄、奉後太上皇勅、侍天皇備顧問、至是長谷雄侍讀、

夏四月、改元、

是春至夏、諸國疫癘大行、民多死亡、天皇憂之、遣使奉幣天下諸社、又使僧轉讀佛經、以禳災厄、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

詔赦天下、才効尤著者加榮賞、内外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賜在京正六位諸吏及史生直丁以上、幷天下高年者物、各有差、

二年己未春正月、天皇覲後太上皇於朱雀院、

先是、後太上皇屢遊獵畿内、常陸太守貞數親王、權大納言菅原道眞等從焉、將幸大和宮瀧、宿道眞高市郡山莊、遂至宮瀧、又赴住吉浦、經龍田山入河内、遂御舟至江北、詣住吉祠、群臣獻和歌、已而還朱雀院、召文人設宴賦詩、天皇亦覲幸侍宴、

二月、以大納言藤原時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菅原道眞爲右大臣、並兼左右大將如故、

道眞上表辭曰、臣是非貴種、家素儒林、偏因往年拔擢之恩、昇進之次、人心已不縦容、伏願陛下高廻聖鑑、早罷臣官、三上表、不聽、寵眷日隆、禁中内宴每預焉、

冬十一月、後太上皇削髮稱法皇、

先是後太上皇累請去尊号至是天皇從之自是法名曰空理專歸佛乘

三年庚申春正月天皇覲朱雀院

是日天皇與法皇相議曰左右大臣並執朝政無所統一因召道真密諭使關白庶政如藤原基經故事道真固辭不受且奏曰召臣而無事人必恠之遂賦春生柳眼中詩獻之天皇及法皇各賜御衣而罷尋道真上表請罷大將不許

是月以大納言藤原高藤為内大臣

三月内大臣藤原高藤薨

高藤贈太政大臣良門子也薨年六十三以天皇外祖追贈太政大臣

夏四月皇太后王氏崩

太后諱班子仲野親王女也初在小松宮出市買物立為光孝帝之后常繞帳於室内為買物狀曰不如此則意不樂崩年四十八

五月太皇太后藤原氏崩

太皇后諱明子太政大臣良房女也崩年七十二世稱染殿皇后

六月令文章博士三善清行講史記

秋七月法皇幸金峯山

冬十月三善清行上辛酉革命議

其議曰天道玄遠聖人所以罕言曆數幽微緯候以之為誕由是學之者若迂遠傳之者似憑虛端賜歎其難聞君山疑其妄作然而神經怪牒雖蘊藏於蠹蟫之真易象爻變猶照爛於韋竹之編故

敢以螢爝仰添烏暉臣竊依易說而按之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剋賊之運凡厥四六二六之數七元三變之候推之漢國則上自黃帝下至李唐曾無毫釐之失考之本朝則上自神武天皇下至天智天皇亦無分銖之違然則明年事變豈不用意乎伏惟陛下誠雖守文之聖主既當草創之期數故即位之初遇朔旦冬至之慶改元之後頻呈壽星見極之祥長星垂掃舊之象衆瑞表惟新之應天數改運人情樂推既能照彰於視聽之間何遑假託於占候之術但變革之際必用干戈蕩定之中非無誅斬何者帝王革命此周易革卦之變也按革卦離下兌上也離為火兌為金金雖有從革之性非得火則不變故金火合體上下相害戕蕩之理已窮君臣之位初定國之不祥無甚於此伏望聖鑒豫廻神慮勑厲群臣戒嚴警衛仁恩塞其邪計矜荘抑其異圖廻青眼於近侍推赤心於群雄則封豕之徒自然革面食椹之美終成好音撥乱之時垂其衣裳即戎之運鳴其環佩豈不美乎臣機祥難辨靈憲易迷獻其丹款雖望歆於白虎之樽驗其玉英恐貽責於黃龍之瑞○是時菅原道真擢寵隆盛清行勸之退避道真不納乃以書諫之不聽

是月法皇幸高野山及筑扶島

延喜元年辛酉春正月貶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菅原道真為太宰權帥以大納言源光為右大臣中納言藤原定國兼右近衛大將

先是天皇屢幸神泉苑宴於乾臨閣以近衛次將為別當道真諫止之又屢遊獵道真諫之隨事獻替可否多所匡弼初道真起翰林遭遇法皇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采藤原時平常嫉寵任勝己及聞有關白密諭益不懌源光為天皇之舅藤原定國故内大臣

高藤子也、皆以門地高、愧位道真下、式部少輔藤原菅根、道真所薦、嘗忤意被怒、菅根啣之、時平因與三人相結、譖道真於天皇、密奏曰、道真有異圖、欲廢陛下立齊世親王、而身專國權、齊世、道真女婚也、時平以是動之、天皇富春秋、在位日猶淺、遂惑之、責道真以欲行廢立、下勅貶謫左近衛中將源善以下、緣坐貶官者多、道真憂悶不能自白、以和歌哀訴於法皇、法皇驚、欲見天皇申救之、菅根戒門者不通、法皇終日坐於陣外、竟不得入而還、道真有男女二十三人、皆被貶黜、各異其處、天下冤之、道真愛梅、臨發花適開、詠和歌叙懷、辭甚悽切、聞者憫之、

左大臣時平欲禁錮放逐諸及菅門者、三善清行諫而止、

清行曰、近日京人皆云、道真門弟子在諸司者、可被左轉、其文章生及學生、皆可被放逐、由是人人悲哭、跼蹐而立、伏以、事出于訛言、未必殿下之本意也、道真累代儒家、其門人子弟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惡逆之主、猶處輕科、至于門人、唯請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方今紛乱之際、擾攘之會、宜立陰德塞怨門、若咎過多、則怨門亦多、若寬宥大則陰德亦大、伏望非衛府供奉闕戍兵要之職、家司近親同謀凶黨之人、則皆無轉動、示以仁厚、式部丞平篤行後進之英髦也、殿下屢稱其才、頗有歲月、雖出于道真之門下、常感殿下之知己、而今乍聞此語、晝夜悲泣、若失此人、恐墜斯文、請傳恩裕之旨、以繫才士之心、時平從之、

秋七月、改元、

先是三善清行上改元議、天皇嘉納、且以頻年坂東諸國盜起、民庶被害、奉幣諸社禳之、

八月、左大臣藤原時平、大外記大藏善行等、上三代

實録、

初、菅原道真撰三代實録、其功居多、然以貶謫不得列名、善行時年七十、時平會一時名士、開宴稱其壽、執弟子禮、時人榮之、

冬十二月、一品式部卿本康親王薨、

本康、仁明天皇皇子、稱八條宮、元慶之末、與藤原基經等迎立光孝天皇、嘗共學琴於高橋文室麻呂、極其奥妙、

二年壬戌夏四月、法皇幸比叡山、設舍利會、

是歲、勅禁勅旨開田、諸院諸宮及五位以上、買百姓田宅、占閒地荒田、

三年癸亥春正月、天皇覲法皇於仁和寺、

二月、卜定恭子内親王爲齋院、

恭子、天皇女也、

是月、從二位太宰權帥菅原道真薨、

道真、參議是善子也、幼而穎悟、年甫十一、父試其詩、道真即賦之、父歎曰、蘭茁而芳、信哉、道真少時、訪都良香、會良香講射、良香以爲彼儒生、未嘗操弓、試授弓矢、道真一發即中、觀者驚服、已長而博學、敏文詞、渤海裴頲見道真詩、以爲近白居易體、昌泰中、奉勅纂所著詩文、曰菅家文草、帝賜詩褒賞、且賜御跋、附其卷後、及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且輯録其詩文、以遺紀長谷雄、菅家後集是也、先是奉詔與諸儒、修三代實録、又奉詔分類舊史、名曰類聚國史、至是薨、年五十九、

四年甲子春二月、立皇子崇象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

源光爲傳、

是春、法皇營室於仁和寺、世稱御室、

冬十月、天皇幸大井河、

十一月、以皇子將順爲親王、改名克明、

克明親王、天皇庶長子、授三品、任兵部卿、

是歲、法皇登比叡山、

法皇語僧增命曰、我幼遊此山、心願出家住此、終不果、既而受聲聞戒於益信、今復受菩薩戒於汝、以遂宿志、乃造堂於千光院、

五年乙丑春正月、天皇覲仁和寺、

二月、行幸六條院、

是春、天皇御仁壽殿觀蹴鞠、又觀賭射、法皇幸藥師寺、設萬燈會、更遣藏人頭藤原仲平、奉衲衣一百條、

夏四月、大內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撰古今和歌集成上之、

初平城天皇朝、有万葉集、及嵯峨天皇好唐詩、和歌幾廢、天皇有志興廢、因勅撰上之、

秋九月、法皇幸金峯山、

是歲、法皇受回心戒於增命、又受胎藏金剛兩部大法、致書辭封戶、天皇不從、

六年丙寅夏五月、受史記於式部大輔藤原菅根、

秋七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定國薨、

定國、贈太政大臣、高藤子也、

八月、右大臣源光兼右近衛大將、

冬十月、法皇幸比叡山、

是月、天皇使五十僧修法華八講、以賀法皇壽四十、

十一月、天皇覲朱雀院、

七年丁卯春正月、天皇覲仁和寺、

夏六月、皇太夫人藤原氏薨、

諱温子、太政大臣基經女也、仁和四年入宮、爲宇多天皇女御、生均子內親王、稱東七條皇后、

秋九月、行幸大井河、

冬十月、法皇幸熊野、

十一月、鑄新錢、與寛平大寶錢並行、

是歲、藤原時平、大藏善行等、上延喜格、

八年戊辰春二月、以皇子將保將明爲親王、將保改名重明、將明改名常明、

冬十二月、勅頒行延喜格、

是歲、渤海朝貢、

九年己巳春三月、詔糶常平倉穀、

先是以去年不稔、勅定天下常平倉穀直、至是糶賣、

夏四月、左大臣藤原時平薨、

時平、關白基經子也、光孝天皇命行冠禮於仁壽殿、手加冠、賜御書賀之、勅公卿大夫就基經直廬稱賀宴飲、時平為人好色、紿伯父國經奪其妻、光孝天皇遜位之日、戒天皇曰、時平功臣之後、年雖少、以諳練政事、初聞內行不謹、朕置之不問、去春以來屢加激勵、使習公事、可以備顧問資輔導、乃與菅原道真執政、時平年少氣鋭、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者、道真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平視事、意氣峻厲、道真有憂色、史官嘗謂道真曰、僕有計、令日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癖、見之大發笑、不能自已、使道真代視事、然時平多權數、是時風俗奢侈、衣服華麗、為立制限、而犯禁者衆、天皇患之、時平竊與天皇謀、故自著美服入朝、天皇佯怒、召職事曰、朕近禁奢侈、而左大

臣身長百僚、首敗國禁、大臣舉動、豈宜如此、因勅歸家、時平惶恐、屏去隨身徒步歸私第、杜門謝客月餘、依之時人自戒、奢風頓改、薨年三十九、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初時平與道真並為左右大臣、道真被貶、時平薨、時有右流左死之語、

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光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平惟範兼右近衛大將、

秋九月、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平惟範薨、

惟範、葛原親王孫、右大辨季長子也、有文才善詩、嘗奉宇多帝勅、撰弘仁以後詩、又與藤原時平等撰定延喜格、薨年五十九、

權中納言藤原忠平兼右近衛大將、

十年庚午春三月、廢太后藤原高子薨、

高子、清和天皇女御也、寛平中以事被廢、至是薨、年六十九、後復本位、稱二條后、

秋九月、法皇幸比叡山、

十一年辛未冬十一月、皇太子崇象改名保明、

以皇子式明有明為親王、

式明至三品中務卿、有明至三品兵部卿、

十二年壬申春正月、天皇覲仁和寺、

是歳、中納言紀長谷雄薨、彈正忠貞範子也、貞範嘗禱長谷寺、生長谷雄、因名焉、生而穎敏、受業大藏善行、未及知名、一日諸生群飲、賦幽人釣春水詩、島田忠臣賞長谷雄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

自是才名日著、久之人惡之於善行、於是沈淪積年、已而遊菅原道真之門、道真嘗歎其詞藻、後屢相唱和、自是累遷清班、歷左大辨參議、陞從三位、進中納言、薨年六十八、為人謙退、文藻富贍、為衆所推、詔勅表牋、多出其手、世稱紀納言、三善清行嘗與長谷雄論文、詬曰、自古無有無才博士、今始于汝、長谷雄不肯校、時人服其雅量、道真及執政、每文會必先屬長谷雄起草、嘗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忠臣亦屢稱其文、道真薨後、忠臣及小野美材等相踵而卒、長谷雄獨執文柄、然延喜以後詩感其無知音、題曰延喜以後詩卷、文集散逸、今纔存、子孫皆有才學、多至顯官云、

十三年癸酉春三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光薨、

光、仁明天皇之子也、稱第三源氏、嘗與藤原時平圖貶菅原道真、已代之、至是出獵、馬逸墮塹而薨、年六十九、詔贈正一位、初五條神祠有大柿樹、時人訛傳有佛現樹上、放光雨寶華、舉都集拜、光聞

之謂、必妖魅所為、乃往到樹下、仰視移時、不少瞬、佛變為大鵄、而墮、人服其明、

夏四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忠平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道明兼右近衛大將、

五月、行幸神泉苑、

十四年甲戌春正月、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道明為皇太子傅、

二月、詔使公卿大夫及諸國司、進讜議盡謀謨、

式部大輔兼大學頭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十二條、其略曰、國朝天險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以能然者、國俗敦厖、民風忠孝、輕賦斂、踈徵發、上垂仁牧下、下盡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自後化

漸薄、法滋彰、歛增役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佛法初傳、上下競傾產造寺、捨田施丁、極於天平國分二寺、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之費十之五、桓武營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仁明好奢、後房之飾、竭帑倍賦、又費二之一、貞觀中、宮殿頻罹災復修、又費一之半矣、則當今曾非古之十一也、臣嘗為備中介、試閱其一鄉、皇極晚年、有二萬兵士、神護中、猶有二千丁、貞觀初、七十余人、及臣時得九人、今聞其無一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虛耗可知、陛下照萬古興衰、宵衣旰食、降惠民庶、興復寧無可期、謹陳便宜十二事、其一曰、請肅祭祀、祈豐穰、不徒備故事而已、其二曰、請禁奢侈、貞元間、親王公卿以筑紫絹為夏衫、今史生以白縑為之、婦女婢妾、非紈綾不服、富者誇逞志、貧者恥不及、一衣破產、一饌盡資、田疇為蕪、盜賊為滋、望隨階定制、至於葬喪亦然、糺其僭忒、自上率下、源澄而流清矣、其三曰、請修口分田、此制為收租庸調、而令已奸田闕貢、牧宰懷無用之籍、豪富收并兼之利、須令閱實班給、其遺田收為公田、任國司沽或納地子、以充無身之調租、猶有遺稻納之不動、令略計其數、三倍調庸、為公有利、為民無損、其四曰、請復大學學田、治國在賢、得賢在學、今至以大學為坎壈之府、凍餒之鄉、望復學田、又嚴勅博士、公貢舉法、專論材藝、不得受請託、其五曰、請減五節選妓員、無襲前朝好內之例、其六曰、請增置判事、舊制判事六員、今獨大判事用明法者、以萬民死生、繫一人脣吻、括五刑輕重、決獨見識書、乖閱實之理、望依舊皆擇明法律者、使倶議科比、詳定條章、復六員、其七曰、請均給百官四季祿、比年官庫乏物、唯公卿及出納諸司充給、其餘五六年難給一季料、雖閑忙殊務、至於頒賜、宜無差別、其八曰、請停諸國吏民越訴、以牧宰之重、與小吏賤民比肩受鞫、雖事得自、威權已廢、知恥之士、誰冀為吏、望盡拘以文法、除反逆外、不發朝使、其九曰、請定勘籍人數、三官以下、諸王大夫命婦資人、諸司衛府式兵二省籍人、一歲稍及三

千人、國朝課丁、課奧羽太宰九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有身、則見丁十餘萬人而已、其中歲除三千人、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為不課之民、望年立定額、大國十人、以次差之、以截猾符、其十曰、請選任撿非違使、弩使、撿非違使本掌糺境內奸濫、今其民納贈勞料者為之、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今奧羽鎮西及沿海諸國弩師、皆充年給、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不問才伎、望令六衛練習、隨功勞任之、其十一曰、請禁僧徒濫惡及宿衛強暴、鄉官符禁權貴規銅山澤、侵奪田地、吏易施治、民居得安、猶遺是等、今諸寺僧得度、年二三百人、大半邪濫、及逃謀逋租者、天下之民、禿首者居三之一、皆畜妻啖腥、甚者為盜竊鑄錢、望痛禁懲之、奪度牒返本役、六衛舍人、須結番警備、而散落諸國、此皆部內強豪、遭國司糺勘、奔入洛、納貨籍宿衛者、望既充補不得歸住、寧歸者限暇日、取府牒送國衙、過限者解職、送狀本府、其十二曰、請修魚住泊西南三道舟程、自檉生至河尻五泊、各一日行、今此泊廢、

自韓泊直指輪田、蕩覆年百艘、望差官司修造、以播備稅給其費、其餘嚮既所獻言、不更重陳、書入、天皇嘉納焉、

夏六月、勅禁奢靡服、

秋八月、以大納言藤原忠平爲右大臣、

冬十一月、以皇子時明長明爲親王、

十五年乙亥秋七月、卜定宣子内親王爲齋院、

宣子、天皇女也、

冬十月、天皇患疱瘡、

先是災異水旱頻臻、是歳尤甚、疱瘡疫痢大行、民不堪田、因敕奉幣諸社、轉讀經於諸寺、及大祓紫

宸殿庭、建礼朱雀二門、使衆僧讀經於仁壽殿、以祈禳疫瘡、

是月、以天下疫瘡大行、詔大赦天下、免延喜十年以前調庸未進、減今年徭半、

十六年丙子春正月、以去年疱瘡災、停朝賀及内宴、

三月、天皇覲朱雀院、賀法皇壽五十、

是月、以賀法皇壽、勅給高年飢病者米、

夏五月、四品貞純親王薨、

貞純、清和天皇第六子、世稱桃園親王、子經基經生、並賜姓源朝臣、

秋九月、天皇覲朱雀院、試學生、

冬十月、皇太子加首服於紫宸殿、

是歳、配流下野人藤原秀鄉、藤原兼有等、犯罪者十八人、秀鄉、左大臣魚名之後、下野權大掾村雄子也、稱田原藤太、少而驍武、有籌略、後被赦、為下野押領使、

十七年丁丑春正月、天皇覲法皇於亭子院、

三月、天皇覲法皇於六條院、

夏六月、行幸朱雀院、召文人賦詩、

冬閏十月、行幸北野、

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

是月、詔曰、先王制禮、候星辰而舉萬機、上帝施功、分寒暑而理群物、是以教化均平、則居諸無愆運

行之度、陰陽協序、則啓閉不違推步之期、朕以菲虛忝承洪業、臨深履薄、勤勞股肱、常恐失月令於急務、忒時若之風雨、然而有司奏言、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誠是王者延祚之祥也、眇眇之身、豈敢鍾之、思與天下共此休祥、其赦天下、但常赦所不免、不在赦限、其功臣末葉、及才効著聞者、特加榮賞、以穆朝章、又内外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并天下高年者、宜量賜物、庶遍惠澤於四海、答靈貺於九天、

自九月不雨、至十二月始雨、

陽成上皇許民庶汲冷泉院池水、一日而竭、天皇勅汲神泉苑池水、數日盡涸、京畿屢火、民大困、

是歳、皇太子受漢書於東宮學士大藏善行、

善行、不詳何人子、以文學著、少時為都良香所稱、已而蒙勅、侍藏人所、校定御書、寬平中、累遷叙從

五位上、為勘解由次官、參河權介、兼大外記、如故、深究經籍、善於教導、生徒甚多、藤原時平、及弟仲平、平惟範、平伊望、藤原興範、紀長谷雄、三統理平等、皆受業、延喜初、叙從四位下、任民部大輔、後為東宮學士、至是年八十七、生子、授漢書於皇太子、每朝侍講、無有休暇、善行常服鍾乳、九年滿九十、猶有壯容、家蓄婢妾、世人歎異、謂之地仙、不詳其卒年、

十八年戊寅春二月、天皇覲法皇於六條院、

冬十月、天皇覲朱雀院、

是月、行幸北野、皇太子從焉、

十二月、從四位下參議三善清行卒、

清行、淡路守氏吉子也、受學巨勢文雄、以實學歷事清和陽成光孝宇多及天皇、卒年七十二、明法

律、精算數、博涉經史、旁搜百家書、強記洽聞、為一時之宗、嘗作詰眼文、寓其志、所著有善家集、五條堀河有凶宅、人不敢居、清行買之、移居、親戚皆止之、清行不聽、妖亦熄、

十九年己卯秋八月、大納言藤原道明罷右近衛大將、

道明、贈太政大臣不比等七世孫、父祖並不顯、寬平中、以文學進、累歷顯要、至是罷右大將、明年薨、年六十五、道明嘗與妻同車往市買物、有老嫗謂其妻曰、君必為大納言配、已而見道明曰、女之貴以此人也、道明子孫多以文學著、

九月、中納言藤原定方兼右近衛大將、

是夜、天皇宴清涼殿、時十三日也、

世傳、九月十三夜賞月、始于延喜中、按中右記所載、寬平法皇嘗以九月十三夜賞月、故世以是夜賞月云、與天皇宴清涼殿、未知孰先、

二十年庚辰夏五月、渤海朝貢、

冬十二月、賜皇子高明、兼明姓源朝臣、

二十一年辛巳春二月、卜定韶子內親王為齋院、

韶子、天皇女也、後降嫁藤原清蔭、再醮橘惟風、

三月、大納言藤原清貫為皇太子傅、

冬十二月、行幸北野、

是月、以皇弟雅明為親王、

雅明、宇多帝薙髮後所生也、天皇養為子、至延長七年薨、年十歲、

二十二年壬午春正月、行幸河原院、

冬十一月、是忠親王薨、

是忠、光孝帝第一子、貞觀中、賜姓源朝臣、寬平中、累遷式部卿、進一品、延喜二十年薙髮、至是薨、

延長元年癸未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

天皇嘗召相者、相保明及諸大臣、指保明謂曰、第一座人、骨法超世、恐不得壽矣、其言果有驗云、薨年二十一、謚曰文獻太子、

夏四月、詔追復故右大臣菅原道真本官、贈正二位、

道真薨後、藤原時平、源光、藤原菅根等、相繼而沒、歲比不稔、疫癘流行、京師及禁中屢有怪異、震災無已、至是皇太子暴薨、世以為道真祟、天皇悔悟、故有復官命、且左遷宣旨、及外記文書、凡關道真

事者、命皆焚之、故世不能知其詳、

是月、立女御藤原穩子爲皇后、

穩子、太政大臣基經第四女也、

立皇孫慶賴王爲皇太子、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定方爲傅、

慶賴王、文獻太子之子也、

閏四月、改元、

二年甲申春正月、以右大臣藤原忠平爲左大臣、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定方爲右大臣、

是月、法皇賀天皇壽四十、

三月、天皇覲法皇於中六條院、

夏六月、式部卿貞保親王薨、

貞保、清和天皇皇子也、嘗遊桂川山莊、夜奏五常樂、燈下恍惚見衣冠人、謂曰、吾是唐家廉承武也、凡奏五常樂急遽一百回、必來、忽然不見、貞保尤長音律、著南竹譜、世稱管絃仙、

冬十月、行幸朱雀院、

是日、天皇觀競馬、又御舟張樂以宴、

三年乙酉春正月、覲法皇於仁和寺、

夏六月、皇太子慶賴薨、年五歲、

天皇令文章博士橘公統、大學博士山邊修道、大學助教春維興等、議東官屬官服期、衆議不決、又召公統問太子幼沖贈諡例、公統奏、晉愍懷太子之子尚、諡沖太孫、事又不行、初、保明太子納藤原時平女爲妃、生慶賴及熙子女王、既而父子皆不壽、時人謂道眞之靈爲祟也、

冬十月、立皇子寬明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忠平爲傅、

是冬、下官符於諸國司、進風土記、

四年丙戌冬十月、天皇從法皇行幸大井河、

十一月、以皇子成明爲親王、

是月、天皇獵于北野、遂如舩岡、

十二月、賀法皇壽六十、

是月、勅定諸國上損戶法、

五年丁亥春二月、覲法皇於中六條院、

秋八月、以皇弟行明爲親王、

行明、宇多帝薙髮後所生、天皇養爲子、

九月、齊世親王薨、

齊世、宇多天皇第三子也、叙三品、任上總太守、娶菅原道眞女、及道眞左降、事連齊世、乃入仁和寺爲僧、改名眞寂、薨年四十二、世稱圓成寺宮、

是月、兵部卿克明親王薨、

克明、天皇第一子也、

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上延喜式、

先是、忠平兄時平撰延喜格式、未及成而薨、忠平校定之、至是成、

六年戊子夏四月、天皇覲法皇於中六條院、

六月、使小野道風書歴代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

道風、參議左大辨篁孫、太宰大貳葛絃子也、少而善書、遒勁神逸、冠絶古今、天皇酷愛其書、及造醍醐寺、使道風書其榜、一楷一草、初擬揭楷書於醍醐寺南門、而終榜草書、道風大喜曰、嗚呼賢主哉、蓋以其得意在草書也、又嘗命書行草法帖各一卷、使僧寛建持往唐、蓋欲播其美於異邦也、至是奉勅書於殿壁云、

冬十月、天皇覲法皇於朱雀院、

是冬、天皇獵于大原野、

七年己丑夏四月、夜有鬼物、見常寧殿、

是春至夏、京畿諸國疫癘流行、民庶多死、

五月、新羅全州酋甄萱遣使請歸化、勅却之、

秋七月、大風雨、

是時、鴨川決、東京廬舍多壞、山崎橋斷、諸國人畜多死、穀稼傷損、詔發正税稻一万束、賑遭水者、

冬十月、天皇不豫、

是月、雅明親王薨、

先是雅明從天皇法皇幸大井川、宴間舞万歲樂、時年七歲、美姿儀、節奏和調、天皇大感賞、脱所御半臂賜焉、勅聽帶劔、薨年十歲、

八年庚午春二月、勅撿非違使及左右京司、移養飢疫貧民於施藥悲田兩院曲殿、

是春、賑左右京疾病窮困者米穀、設飯道路、以救飢者、又給大藏省弊幔、掃部寮敗莚、及米鹽於在便宜疫民、且勅大赦天下、祈救人民困窮、

夏四月、東丹國使至丹後、勅却之、

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攻渤海降之、改号東丹、命其子突欲鎮之、渤海人裴璆等九十三人奉使至、璆、頲之子、頲嘗使于我、璆亦奉使屢至、至是更奉東丹之使來、朝議乃發存問使、問其所以來、對曰、璆等本渤海人、今降附為東丹國臣也、其語多稱契丹之罪惡、存問使具状以聞、天皇勅曰、東丹國失礼義、且使者無人臣之節、謬奉臣下使、猥入上國、宜重詰責以懲將來、裴璆等恐怖、因上謝罪状、即勅放還之、此後渤海朝貢絶、

四月、彈正尹貞固親王薨、

貞固、清和天皇第二子也、仁和中、光孝帝獵北野、御右近衛府馬埒、觀調馬、貞固扈從、太政大臣藤原基經奏曰、遊獵之儀、衛宜有武備、請使親王帶劔、帝悦、聽貞固帶劔、

六月、大旱、京南民請決神泉苑池灌田、許之、

是日、烈風雷雨、震于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

天皇不豫、

秋九月、天皇病大漸、

左大臣藤原忠平右大臣藤原定方、宿侍禁中、

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勅左大臣藤原忠平、輔佐幼主、攝政事、是日欲遷御朱雀院、以疾篤不果、

法皇親臨視天皇疾、

尊天皇曰太上天皇、尋薙髮号寶金剛、是日崩、年四十六、

遺詔不奉謚、稱醍醐天皇、又稱小野帝、葬事從省約、天皇在位、勵精圖治、哀矜百姓、寒夜親脱御衣、

以省民間凍餒、每群臣奏對、必和顏接之、嘗曰、威嚴外見、難為盡言、朕每待人、必假辭色、庶導忠讜、以求啓沃、是時國家無事、民庶安堵、世以比仁德帝、後之言治者、必稱延喜之政、天皇有十九皇子、十八皇女、

冬十月、葬醍醐天皇於山城宇治郡山階、稱後山階陵、

朱雀天皇 諱寬明、醍醐天皇第十一子、母皇后藤原穩子、在位十七年、

延長八年庚寅冬十一月、即天皇位、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忠平攝政、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定方如故、

天皇以延長元年生於外舅藤原忠平五條第、至是甫八歲、詔忠平攝行萬機、先是基經薨後不置攝政關白、至是以天皇幼沖復置焉、天皇資性薄弱、常在深宮、少見天日、世人以為道眞之祟、

十二月、忠平罷左近衛大將、定方代之、大納言藤原仲平兼右近衛大將、

承平元年辛卯春正月、以諒闇不視朝、且停諸節會、

是春奉幣伊勢以下六社、告即位、且以京師多盜、命衛府撿非違使巡捕、

夏四月、改元、

秋七月、宇多法皇崩於仁和寺、壽六十五、

先是法皇在位日、語關白基經曰、朕無臨馭四海之量、願速去位、基經陳其不可、因委以政事、基經

既薨、乃親庶政、後世言政理、必稱延喜天曆、然宇多帝治世、反有上世無為之風、嘗曰、自幼不食生鮮、歸心釋門、八九歲登比叡山、愛慕僧儀、自此常遊諸寺、十七歲請出家於母后、母后曰、善、然暫更事、然後為之、猶未晚也、經三四月、復請、猶不肯許、後四月、先帝登遐、終不果、又嘗曰、童稚之日、作念不傷生類、即位以來、雖愛鷹鷂、不敢貪獲、惟助幽間靜而惟之、此亦煩惱也、薙髮後、師僧益信、灌頂於東寺、既而傳法于仁和寺、仁和寺推法皇為宗祖焉、初法皇薙髮、親臣橘良利者、亦披剃号寬蓮、法皇既脱屣、屢幸比叡山、每遊幸、不欲人知之、常屏去從衛、惟寬蓮一人得從焉、醍醐帝命近臣扈從法皇、法皇輙避而潛幸、至是崩、稱宇多院、又稱亭子院、天子稱院省尊号、自此始、

九月、火葬宇多天皇於大內山、

天皇遺詔曰、以席裹棺、以葛約之、停任葬司、造山陵、置國忌、列荷前、及諸司諸國舉哀素服、

冬十一月、尊所生皇后爲皇太后、

是月、天皇以心喪、詔停大嘗、

十二月、天皇始御紫宸殿視朝、

勅下太政官符、催勸農桑、墾開不堪佃廢地荒園、

是月、卜定雅子内親王爲齋宮、婉子内親王爲齋院、

雅子・婉子、俱醍醐天皇女也、雅子後尚右大臣藤原師輔、生爲光、

二年壬辰春、賑給病民、奉幣諸社禳疾疫、

秋七月、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

八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定方薨、

定方、贈太政大臣冬嗣第二子也、稱三條右大臣、至是薨、贈從一位、

右近衛大將藤原仲平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如故、

大納言藤原保忠兼右近衛大將、

冬十一月、大嘗、

是冬、詔再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

三年癸巳春二月、大納言藤原仲平任右大臣、

冬十二月、南海道賊起、

先是、有犬矢、汚紫宸殿版位、其占兵革、太政官下符東海・山陽二道及丹波・太宰府、禱神社、警兵備、且以紫宸殿數有怪、觀相撲於仁壽殿、至是、差發警固使於諸國、

四年甲午春三月、賀皇太后五十算於常寧殿、

夏四月、奉幣諸社、祈平海賊、

是夏、宣告左京職曰、生民要業、織紝爲本、家給人足、誠憑此道、而近代民俗不勸栽桑、養蠶已乏、坐受苦寒、宜下知京畿及諸國、同令播殖、擇樹且命保長、率勵所部、冀以期豐殖、若有懈惰、科責保長、兼罪職吏、又遣使奉幣山陽・南海二道諸社、祈平賊、

秋七月、遣兵庫允在原相安追捕海賊、

是冬、勅定追捕海賊使、

六年丙申春三月、修大元法於豐樂院及治部省、以壓除海賊、

夏六月、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

淑人、中納言長谷雄第二子也、是時南海賊聚黨數千人、乘船千餘艘、橫行鈔掠商舶、淑人即赴任、追捕海寇、賊徒聞其寬恕、望風歸款、魁帥小野氏彥・紀秋茂等三十餘人、率衆二千五百餘人來降、淑人給之衣糧、班田疇、復歸農耕、務招流亡、賑困窮、威惠並行、海表晏然、

秋七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保忠薨、

保忠、左大臣時平長子、幼善吹笙、醍醐帝召試其藝、曲調精妙、帝大褒異、賜橘皮笙、性慈惠、冬月入朝、懷炙餅以取煖、稍冷則分與從者、救其饑、率以爲常、世稱賢人大將、

大納言藤原恒佐兼右近衛大將、

八月、左大臣忠平拜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九月、卜定徽子女王爲齋宮、
徽子、重明親王女也、後入掖庭、爲村上帝女御、世稱齋宮女御、

冬十二月、使博士講日本紀於宜陽殿、

七年丁酉春正月、天皇加首服、御大極殿受朝賀、
公卿表賀、詔賜爵、其他賜賚有差、

以右大臣仲平爲左大臣、大納言恒佐爲右大臣、

二月、納煕子女王爲女御、
煕子、文獻太子女也、後生昌子內親王、世稱王女御、

秋九月、申嚴深紅色之禁、

是月、勅諸司官員病滿百二十日、任意淹留、不上告事故者、准恒典解官、但稱父母疾病者、撿覆其實量免、

天慶元年戊戌夏五月、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恒佐薨、
恒佐、左大臣良世子也、

是月改元、

六月、中納言藤原實賴兼右近衛大將、
是歲、自春至冬、地數震、河水溢、官舍民屋多壞、因勅神社佛寺禳震災、季冬京師大雪、深丈許、

二年己亥春正月、春日神殿有聲如鼓、又有鳴鏑聲、

是春、命祭主禳坂東兵革、申嚴六府宿衛、

三月、太宰府却高麗使者、
先是、高麗王建、遣使奉書請入貢、朝議不許其所請、至是遣使又請之、遂不聽、勅太宰府移牒其國、但至通商賈、准舊不禁、王建、本新羅漢州人、嘗有并吞三韓志、遂新羅主弓裔王、國号高麗、滅新羅私有其地、故朝議却其使者、

夏四月、出羽言俘囚作乱、
奉幣諸社、禳兵革、又令十五大寺及諸社、禳坂東兵革、

秋八月、盜射殺尾張守共理、

冬十一月、天皇始讀史記、

是歲、平將門反、建都下總猿島、置百官、自号平新皇、
將門、上總介高望孫、鎮守府將軍良將第三子也、稱相馬小二郎、勇悍過人、最工騎射、少仕攝政忠平、求因其薦爲撿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失望憤怨、去赴關東、居下總豐田郡、率徒屬來往常陸下總間、以攻剽爲事、遂殺伯父常陸大掾平國香、有源護者、其三子皆爲將門所殺、護力不能報、居常歎恨、將門伯父平良兼爲下總介、與姪良正並娶護女、良正勸良兼殺將門、報婦家之讎、先是良兼以女事與將門忤、又爭將門父良將田、互相怨惡、於是擊將門於常陸、將門迎禦於新治郡、射殺人馬八十餘、良兼兵數千、大率恇駭潰走、將門追躡圍良兼、已而解圍一角、良兼僅得脫、朝廷聞之、以擅相攻伐、侵擾百姓、徵將門、將加之罪、將門馳詣京師、陳狀自辯、因得釋、已而良兼復擊將門、戰常陸下總間、將門以軍中有神異、斂兵而退、良兼縱兵焚掠、竟不獲將門、適聞將門在石井營、勢稍衰

繇、乘夜襲之、將門兵不滿十人、瞋目大呌而進、馳騁風飛、射殺多治良利、良兼兵不戰而逃、良兼自是力竭、不能復戰、尋卒、平國香子貞盛、聞父所殺、馳赴下總、從良兼共攻將門、至是自意事係私鬭、所以屢取敗也、奔還京師、奏請將門征討、令將門已擾下總、即欲取常陸、率千餘人而進、常陸介藤原維幾防戰不利、遂大敗、將門執維幾奪印鑰而歸、武藏權守興世王、凶險好乱、通好將門、協心計畫、武藏介源經基奔京師奏狀、於是下詔詰責將門、將門逼常陸下總下野武藏上總、取解文證無異志、朝廷信之、興世王說將門曰、掠取一國、罪不容赦、不如幷坂東以窺時機、將門大喜、進攻下野、下野守藤原弘雅等迎降、將門長驅入上野、逐上野介藤原尚範、改易官吏、適有人來稱八幡使者、揚言於衆曰、朕將讓位於蔭子將門、可奏樂來迎、將門再拜受命、一軍忻躍、將門自是稱新皇、弟將平諫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阿兄宜熟計、將門不聽曰、當今戰捷者為天子、於弓箭之藝、我稟之性、

復何所憚、於是歸下總、造僞宮於猿島郡石井鄉、以礒橋擬京師山崎、大井津擬大津、置大臣以下文武百司、唯曆博士不得其人、以弟將賴為下野守、將文相摸守、將武伊豆守、將為下總守、多治經明上野守、興世王上總守、藤原玄茂常陸守、文室好立安房守、諸國長吏、望風逋亡、世呼為外都鬼王、信濃常陸驛奏相繼、於是太政官下符、修東山東海要害、鄰境增守備、

詔以右衛門權佐源俊等爲推問東國使、

俊等視賊勢猛張、逗撓不進、

三年庚子春正月、以賊起詔停元會、

先是前伊豫掾藤原純友反應平將門、

純友、筑前守良範子也、性狼戾無行撿、初為伊豫掾、時南海羣盜大起、與伊豫守紀淑人俱行追捕事、已而蓄異謀、任滿不還、逃居日振島、及將門起兵、遙應之、潛圖犯京師、密遣兵士每夜行火市坊、都下騷擾、備前介藤原子高伺得蹤跡、欲詣京師奏之、純友追殺之、虜其妻孥、并害播磨介島田惟幹、朝廷下符教喻純友、授從五位下、不悛、狂悖日甚、讚岐介藤原國風來攻之、反為其所敗、奔阿波、純友進焚讚岐國府、國風又奔淡路、純友已畧伊豫讚岐、將犯山陽地、追捕使左衛門尉在原相安敗走、純友焚周防鑄錢司、及土佐八多郡、初將門在京師、日登比叡山、下瞰禁闕、自意大丈夫當如此、乃謂純友曰、吾若為天子、汝可為關白也、共約而去、至是東西相應以作乱、朝廷發東西警固使、戒諸衛固三關、

是月、拜從四位上藤原忠舒於東海道追捕使、從五位下小野維幹於東山道追捕使、討將門、拜右近衛

少將小野好古於山陽道追捕使、討純友、

詔許諸衛次官以上帶弓箭、且遣使大神宮祈平賊、

奪推問東國使源俊等官、糺其逗撓罪、

太政官下符東海東山二道、募勇士、乃宣曰、殺魁帥者、賜朱紫田地、傳之子孫、斬次將以下者、隨勲賞之、是時遠江伊豆言、賊破關入駿河、掠國分寺、執官符使、

遣參議伴保平奉幣大神宮、祈平乱賊、

是日、修大威德法於延曆寺、又修仁王會於宮中、禱平賊、

二月、天皇御紫宸殿、拜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賜節刀、討將門、忠文拜命、即日發、弟刑部大輔忠

舒、右京亮藤原國幹、大監物平清基、武藏介源經基等從焉、

三月、常陸掾平貞盛、下野掾藤原秀鄉言、將門伏誅、

先是將門巡視武藏相撲、置留守課賦役、聞貞盛在常陸、率兵搜討、久之不知所在、以為無虞、歸下總、放遣兵士、所留可千人、貞盛偵知之、與下野人藤原秀鄉急襲之、將門倉皇出拒、大敗、貞盛秀鄉乘勝攻之、將門自度衆寡不敵、欲誘致二將於險擊之、走保幸島、貞盛秀鄉縱火燒其營、將門常選精兵八千人以自衛、是時未集、衆僅四百餘人、拒戰甚力、官兵少却、貞盛秀鄉督士卒大戰、遂破之、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斃之、秀鄉進斬其首、奏捷京師、餘黨亦尋伏誅、

詔賞藤原秀鄉平貞盛等功、進官爵有差、

初、貞盛在京師、嘗詣式部卿敦實親王、時將門亦候親王、而退、從者五六人、貞盛遇諸門、入謂親王曰、恨手下無兵、不能殺將門、他日為天下患者、必彼奴也、果如其言、及兵起、貞盛奏請官符、到常陸潛匿數日、偵將門無備、攻勝之、以功叙從五位下、授右馬助、任鎮守府將軍、先是秀鄉陽應將門、造其營、將門喜甚、時方梳髮、急戴帽出迎、秀鄉以為彼今舉大事、而舉措輕佻如此、誅之易易耳、遂與貞盛協規同力、攻破之、謀畫居多、以功特授從四位下、賜功田、子孫世襲、任下野武藏兩國守、後拜鎮守府將軍、

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奏藤原公雅誅賊將興世、

上總介藤原滋茂以為將門所奪印鑰、勅停任、

夏五月、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聞將門伏誅、自駿河還、

特遣忠舒及平公連、赴下總索餘黨、賊徒竄伏、東國平定、

秋八月、徵近江兵士討南海賊、

讃岐阿波言、賊掠讃岐伊豫、焚備後舟、讃岐介藤原國風奔淡路、

是月、更徵發諸國兵士、分遣警固使於南海山陽、

左近衛少將小野好古、大宰少貳源經基、右衛門尉藤原慶幸、主典大藏春實、分往播磨讃岐、造戰艦二百餘艘、徑赴日振島、賊帥純友艤千五百餘艘逆之、官軍未至、賊將藤原恒利來降、恒利具知海陸險夷及賊巢、藤原國風命為鄉導、選勇悍追擊、純友軍大敗、國風分兵絕陸路、遣輕舟索賊泊處、遇風失所在、純友遁至太宰府、

冬十月、安藝周防言、純友陷太宰府、

先是純友遁于太宰府、勢復振、官兵敗退、純友遂據太宰府、取累代財物、焚館舍、管內震懾、

是冬、復右衛門權佐源俊等官、

四年辛丑春三月、客星見西方、光如白虹、

是時、小野好古驛奏賊狀、分兵二道、自率精銳由陸路、藤原慶幸、大藏春實、由海路進、至博多津、賊列砦而待、接戰數合、春實兩袒被髮、執短兵奮戰、大呼衝陣、斬獲頗多、賊退去、更乘船逆戰、官軍乘勝、奪船放火焚之、賊大敗、死傷數百人、官兵輒獲戰艦八百餘艘、純友單舸逃亡、還伊豫、

夏五月、以參議藤原忠文復為征西大將軍、討純友、

是夏、閱近江美濃伊勢兵於右近馬場、

秋七月、賊帥藤原純友伏誅、

先是純友還伊豫、圖再舉、警固使橘遠保索捕之、併其子重太丸顯戮、齎首級歸京師、命畫工摸寫以獻天皇臨觀之、

八月、征西大將軍藤原忠文聞賊帥純友伏誅、途還、

忠文、左大臣緒嗣曾孫、參議枝良子也、初爲近衛司、勤恪匪懈、每宿直、繫寮馬於臥側、聞其齧蹄以警、眠備不覊、天皇嘗覽觀貢馬、會二馬相齧、無人能制之、忠文時爲馬寮頭、徑進執轡分之、見者歎服、至是兼民部卿、晚年上表請致仕、朝廷以其恪勤優詔不許、忠文性苦暑熱、營別業於宇治、每盛夏往而居焉、世稱宇治民部卿、先是將門之伏誅也、諸將遍蒙賞賚、忠文亦自疏陳其勞、天皇下公卿議、大納言藤原實賴曰、忠文軍未至、賊既伏誅、無功可賞、中納言藤原師輔曰、奉敕往討、不爲無

勞、古云、賞疑惟重、不可獨遺忠文也、實賴曰、無功而賞、是爲濫賞、朝廷遂從其議、忠文由此深怨實賴、後至天曆元年而卒、實賴女、女御述子、及男左近衛少將敦敏相繼早世、世以謂忠文之靈爲祟、於是詔贈忠文中納言正三位、

九月、定版位制、

是月、追討凶賊使源經基獲賊將桑原生行斬之、是時、賊餘黨據太宰府及備前作乱、尋伏誅、至冬傳首於京師、

冬十月、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罷攝政、

十一月、以忠平爲關白、

宣詔曰、万機巨細、皆關白忠平、然後奏下、一如基經故事、

五年[壬寅]春三月、勅群臣各上封事、陳時政得失、

夏四月、始修石清水臨時祭、

是月、行幸賀茂神社、

詔奉神璽走馬、賽賊平、賀茂行幸始於此、是夏、奉東遊走馬於祇園神社、賽乱平、

七年[甲辰]春正月、詔上意見、

是春、盜殺美濃介橘遠保、遠保勇幹有武畧、嘗捕賊藤原純友斬之、

夏四月、以大納言藤原實賴爲右大臣、

是月、立皇弟成明親王爲皇太弟、左大臣藤原仲平爲傳、

是秋、天下大風雨、信濃國廳壞、信濃守紀文幹壓死、

八年[乙巳]秋九月、左大臣兼皇太弟傅左近衛大將藤原仲平罷、尋薨、

仲平、太政大臣基經第二子也、居枇杷第、世稱枇杷大臣、爲人雄於貨財、駢列倉庫、而資性温雅、人皆稱之、其爲左大將時、有星變、占咎在大將、右大將實賴禳之、仲平不禳、曰、是移咎於他、冀自免也、實賴年少才高、吾已老耄、生無益於時、死亦何所損、聞者嗟嘆、無幾薨、年七十一、

冬十一月、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賴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師輔兼右近衛大將、

是冬、修最勝王經長講於石清水、賽往年賊平、

九年丙午夏四月、讓位於皇太弟、

天皇性柔仁、政尚寬裕、議者以爲過寬、藤原忠平嘗從容奏聞、天皇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言、政如張琴、大弦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

國史綱鑑卷之九　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

馬杉　繫　編修

村上天皇諱成明、醍醐天皇第十四子、朱雀天皇同母弟、在位二十二年、

天慶九年丙午夏四月、卽天皇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平、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實賴、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師輔、並如故、

五月、以妃藤原安子爲女御、安子、大納言師輔女也、

卜定英子內親王爲齋宮、英子、醍醐天皇女也、

六月、天皇始御紫宸殿視官奏、

秋七月、太上皇徙居朱雀院、

八月、天皇覲朱雀院、

冬十一月、大嘗、

天曆元年丁未春正月、覲朱雀院、是月、客星見西方、伯耆言、藤原是助率兵四百餘焚民舍、鎮守府將軍平貞盛奏、賊坂丸作亂、太政

官下符糺察其狀、

二月、卜定悅子女王爲齋宮、悅子、重明親王女也、

三月、覲太皇太后太上皇於朱雀院、是月再覲、是春、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又以太政官奏、請減五位以上封祿四分之一、

夏四月、天皇詣朱雀院視太皇太后疾、

是月改元、以右大臣藤原實賴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輔爲右大臣、是夏、御紫宸殿覽左右馬寮馬、且以霖雨詔免左右獄輕囚、

秋七月、大風、河溢、宮門屋舍多倒、敕奉幣伊勢以下十社、讀佛經於辨官廳、又修仁王會於宮中、禳天變怪異妖言疫癘疱瘡、

八月、天皇太上皇並患疱瘡、先是、諸國疱瘡流行、太政官下符諸國、奉幣神社祈禳疱瘡、至是敕讀仁王經於仁壽殿、禳之、賑給米鹽於東西京、大赦天下、又使百僧轉讀仁王經於紫宸殿綾綺殿、大祓建禮門、奉幣伊勢以下十四社、以禳疫癘、

冬十一月、敕定儉約法、議減物價、是歲、疱瘡流行、民庶多夭、

二年戊申春正月、覲太皇太后及太上皇於朱雀院、

夏六月、停諸國貢相撲人、

秋八月、覲朱雀院、

是夏大旱、令天下祈雨、至秋大風雨、又令天下祈晴、

冬十月、詣二條院視太皇太后疾、

是歲、京師盜賊横行、數入禁内、又入諸司廳、敕諸衛嚴備盜賊、巡夜警視、爲夏秋大旱大風雨損田者二十五國、

三年己酉春正月、以諸國損田輟朝、是月覲太皇太后於二條院、

夏四月、擬階奏、天皇御紫宸殿、

延喜十二年以来、擬階、天皇不臨、至是復之、

秋八月、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平薨、

忠平、太政大臣基經第四子、爲人寬厚慈愛、與兄時平仲平、竝登袞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初醍醐帝嘗召相者於宮中、相太子及左右大臣、相者視太子曰、容貌過美、視時平曰、智數過多、視道真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之人、是時忠平在下座、相者回覓座中、遙指點曰、神識才貌、無不協吉、又奉朝家保榮貴者、其惟此人乎、宇多法皇雅欽忠平風度、聞相者言益重之、以皇女順子女王尚之、天曆中、二子實賴師輔爲左右大臣、父子同時並列三公、榮貴顯達、世無與比、忠平素與菅原道真善、及其貶、問遺不絕、不以時平之故生嫌、其夷曠如此、天皇即位之初、忠平乞避職、不許、是歲表請致仕、天皇遣使就第敦諭不許、已而病篤、天皇憂之、遣藏人頭藤原有相賜度者五十人、忠平謝曰、自古人臣因病賜度、皆有功國家者也、然不過一二人、臣頃年以来屢罹衰病、職事廢滯、而今蒙罔極之恩、不知所奏、又敕十六寺誦經禳之、病彌篤、再上表致仕、不許、賜度者三十人、大赦天下、至是薨、年七十、世稱小一條太政大臣、天皇悲悼輟朝三日、遣大納言源清蔭、中納言藤原元方、參議源庶明、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謚貞信、敕入荷前例幣之數、忠平有五子、曰實賴師輔師保師氏師尹、

九月、天皇詣二條院視太皇太后疾、

是月、陽成上皇不豫、薙髮、

度僧八十人、禱太皇太后疾、度僧三十人、禱陽成上皇不豫、

陽成上皇崩於冷泉院、年八十二、

上皇遜位之後、極意縱肆、常與童子十數人、執弓矢遊騁山野、或微行入閭里、劫奪廐馬、鞭逐主人、

嘗入左大臣源融別業、破壞其牆垣而去、又嘗捕一女子、以琴絃縛之、置於水中、以爲笑樂、時人厭苦之、上皇有七皇子二皇女、

冬十月、葬陽成天皇於神樂岡東北陵、

詔置國忌、齋於西寺、稱陽成院、

四年庚戌秋七月、立皇子憲平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藤原實賴爲傅、

先是、藤原元方女祐子爲更衣、生皇子廣平、元方喜謂必爲儲貳、而藤原師輔女安子爲女御、生憲平、生三月、立爲太子、元方及祐子大失望、遂以憂死、世謂、冷泉帝得狂疾、華山帝出家、三條帝失明、皆元方之崇也、

冬十月、置殘菊節、以準重陽、

詔曰、九月者醍醐帝昇遐之月也、故廢重陽宴、丹茱無驗、黃菊失時、朕之長恨、千秋無窮、況詞客才子、久呑吟詠之聲、詩境文場、已爲寂寥之地、宜閑良讌於十月、以翫餘芳於五美之叢、因每年以十月五日爲期、

五年辛亥春二月、詣二條院觀紅梅、

冬十月、置和歌所、以左近衛少將藤原伊尹爲別當、

是歲、坂上望城、源順、紀時文、清原元輔、大中臣能宣、奉敕撰後撰和歌集上之、世稱梨壺五人、

六年壬子春三月、太上皇不豫、落髮、法名佛陀壽、

是月、越前國司奏請罷追捕押領等使、

夏四月、法皇遷仁和寺本院、

是夏、敕左右京樹桑、

秋八月、以法皇疾大赦天下、是日、法皇崩、年三十、

遺詔、停任葬司起山陵、故事、嗣帝非大行天皇子則不赦、是時、特用文獻太子例、大赦天下、法皇無男、唯有一皇女、曰昌子内親王、爲冷泉帝后、

是月、火葬朱雀天皇於來定寺北野、藏御骨於後山階陵側、

遵遺詔不置國忌列荷前、稱曰朱雀院、

八年甲寅春正月、太皇太后藤原穩子崩、

穩子、爲醍醐帝后、生文獻太子、朱雀帝、村上帝、康子内親王、至是崩、年七十、

秋七月、敕大内記菅原文時等、上封事言闕政、

文時請停賣官、曰、方今授受非正、而有以財助國用者、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徒爭進、昔漢明帝不許公主爲子求郎、而賜錢十万、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及桓靈、乃初賣官、漢業以衰、是可鑑也、又請禁奢侈、懷遠人、天皇皆嘉納焉、

九月、式部卿重明親王薨、

重明好學有才名、又有至行、及父醍醐帝崩、哀慕不已、是時臣子皆期而除服、唯重明公朝之外、衣食服器、不敢用綾羅朱漆、心喪三年、而性頗豪侈、會蕃使入貢、重明往觀之、身著黑貂裘八襲、乘鴨毛車、蕃使纔携一襲、乃大慙焉、其所居東三條第移植吉野櫻樹、天暦中、内宴賞菊、天皇屬杯於重

明、天子親賜杯酒於親王始于此、所著有吏部王記、薨年四十九、子邦正、行正、信正、共賜姓源朝臣、

是歲、盜殺駿河益頭郡司伴成正、判官代永原忠藤、

是歲、民部大輔闕、文章博士橘直幹上疏、自訴貧困、請兼任之、天皇不懌、然疏中有簞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藋深鎖、雨濕原憲之樞也、昔者不改其樂、今則難堪此憂語、天皇頗愛其文詞、後拜民部大輔、侍讀皇太子、直幹、長門守長盛子、嘗受業於橘公統、

九年乙卯春正月、修太皇太后周忌、

天皇親寫法華經、修八講於弘徽殿、禁中八講始于此、

夏六月、右大臣藤原師輔罷右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顯忠代之、

秋七月、卜定樂子內親王爲齋宮、
樂子、天皇女也、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詔曰、有司奏言、今月朔旦當於冬至、朕以菲德、遇此佳期、非唯宗祧之助、亦是輔弼之勤、何獨專其禎祥、自天暦九年十一月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原免、且百官進爵賜物、一準恒典、庶令黄沙之下、恩波洗茅心、惠風增草色、
十二月、太政官表請復元日及人日二節會、是歲盜殺駿河介橘忠幹、
十年丙辰秋旱、
詔減服御常膳、權禁左右馬寮秣穀、量停諸作役、省冤獄、令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贍窮民、免除五畿七道天暦五年以往調庸未進者、免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戸田租三年、先是群臣奏請減俸祿、不許、至是減十分之一、
天德元年丁巳春三月、左大臣藤原實頼罷左近衛大將、
夏四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顯忠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師尹兼右近衛大將、
先是賑東西京、至是以連年亢旱飢饉、頒給本國不動穀一千二百九十斛於大和諸寺、
秋八月、改元、

是歲、穀不登、運近國不動穀於穀倉院、置常平所、
二年戊午春三月、廢延喜通寶錢、鑄乾元大寶錢、
冬十月、立女御藤原安子爲皇后、
三年己未冬十月、以皇子守平爲親王、
十二月、栽橘於紫宸殿南庭、
是秋、御清涼殿、召文人賦詩、置酒張樂、是曰詩合宴、
四年庚申春二月、以皇子昌平爲親王、
是春、御清涼殿、闘歌、置酒張樂、大臣以下賜物有差、禁中歌合會、始于此、
夏五月、右大臣藤原師輔罷、尋薨、
師輔、關白忠平第二子、爲人寬綽敦雅、能容衆、雖久廢問訊者、待之如初、是以賓僚多來歸焉、世稱九條殿、嘗撰新撰年中行事、除目鈔、其日録曰九暦、晚年作遺誡一篇、以教子孫、薨年五十三、有六子、曰伊尹兼通兼家高光爲光公季、
秋八月、以大納言藤原顯忠爲右大臣、
九月、禁內火、
是時、宜陽殿累朝重器、温明殿大刀節刀契印、春興安福二殿戎器、內記所文書、仁壽殿太乙式盤、皆蕩燼、天皇避火神嘉殿、又遷太政官朝所、遂遷御職曹司、皇太子從焉、天皇召左大臣藤原實頼、
詔曰、朕以不逮、久居尊位、遭此災殃、憂歎無極、乃廢務三日、讀經修法於八省院、以謝罪、使左近衛中將源重光等索所失重器、內侍女孺得神鏡燼中、以袖受之、以避火、因形質無損、因稱神鏡曰內

侍所、韞之大藏省韓櫃、奉安縫殿寮、

命修理職木工寮、營造宮殿門廊、大納言藤原在衡等董役、

敎課五畿内南海道及伊賀伊勢尾張近江美濃若狹越前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丹波助役、限期以明年、

冬十月、左右大臣以下朝職曹司、

是月、民間有訛言、平將門子匿在京師、命檢非違使及源滿仲源義忠大藏春實搜索之、不獲、

十一月、天皇遷御冷泉院、皇太子從焉、

是月、奉幣伊勢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石上諸社、遣使山階柏原後山階等山陵、告火災、

十二月、賜諸皇子姓源朝臣、

應和元年辛酉春二月、改元、

是春、設藤花宴於釣殿、觀童舞、賜公卿物、

夏五月、詔免造宮諸國今年租半、

是夏、御釣殿、觀競渡、

冬十二月、宮成、天皇徙御焉、

先是豫敎停諸司獻物賀遷宮、

是歲、正五位下源經基卒、

經基、貞純親王長子也、貞純、清和帝第六子、以故世稱經基爲六孫王、後賜姓源朝臣、有武畧善弓馬、工和歌、承平中、爲武藏介、豫知平將門蓄異謀密詣京師奏之、朝廷疑不納、無幾將門果反、於是朝廷嘉賞經基先見之明、授從五位下、從藤原忠文討將門、途聞將門伏誅而還、尋爲追捕凶賊使、從小野好古討藤原純友、有功、及好古班師、經基留太宰府、搜索餘黨、純友將佐伯是行、桑原生行等聚殘賊侵掠西邊、經基自率兵接戰數合、遂破之、擒是行生行、賊黨悉平、後歷任數官、爲鎭守府將軍上野介、進正五位下、卒年四十五、有八子、曰滿仲滿政滿季滿實滿快滿生滿重滿頼、皆以武仕、子孫繁衍諸國、

三年癸亥春二月、皇太子加首服、納妃昌子内親王、

昌子、朱雀天皇女也、

三月、行幸雲林院、

夏五月、行幸朱雀院、觀競馬、

是夏至秋、天下亢旱、敎神社佛寺祈雨、

冬閏十二月、給奬學院年官、準勸學院、

先是大納言源高明奏請奬學院諸生準勸學院例給年官、至是詔許之、

康保元年甲子夏四月、皇后藤原安子崩、

初、安子生皇女承子内親王、未有男子、父藤原師輔祈鹿島神、未幾生冷泉帝圓融帝、爲平親王及二皇女、至是産皇女選子、病數日而崩、年三十八、安子最敦友弟、能通下情、妃嬪皆得歡心、天皇嘗屢問政事、安子務匡救翼贊、除人所疾苦、慫慂其所欲、無言不聽、然性頗嫉妒、女御藤原芳子新受寵、居飛香舍、芳子、左大臣師尹女也、與安子所居弘徽殿隣、安子穴壁窺之、容貌絶美、妒心彌熾、碎

土器自究中擲之天皇適視而大怒以謂是安子兄弟教之也因責兄伊尹等還安子於其家安子怨怒請而詣宮乞宥伊尹等天皇不聽而起安子牽衣留之天皇不得已從之安子崩後芳子寵弛天皇乃念安子深悔遇之之薄也

秋七月改元

冬十一月勅以學館院為大學寮別曹

是歲栽櫻樹於紫宸殿南庭

初還都之日桓武帝栽梅樹於南庭至承和中而枯仁明帝再栽梅樹天德中罹災至是移植故重明親王庭前櫻樹重明天皇兄也要皇后安子妹藤原登子登子以安子故出入宮中天皇見悅之遂私焉及重明薨欲納之然憚安子不果安子崩僅踰月天皇數通書登子憚物議不肯應命因敕

其兄伊尹等促之命內藏司給其資遂召居登華殿專寵無比安子及重明侍臣皆怨怒謂安子崩重明薨其咒詛之所致也天皇常與登子歡狎至晝不出臥內天皇為治休明至是政事頗廢中外惜之左大臣藤原實賴嘆曰帝德足垂後世而以是壞之惜哉然遂不能匡止也已而天皇欲立登子為皇后以前有皇太子不得策立後至圓融帝朝進登子為尚侍

二年乙丑春二月召諸卿於宜陽殿議定封事

夏四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顯忠薨

顯忠左大臣時平第二子性尚節儉第宅器用極朴素雖為大臣出無前驅騶從甚尠方設大饗治具簡約堂廡無所崇飾時平諸子皆壯年而沒世謂道眞之靈所祟顯忠深懼之每夜拜于庭祈免難於是乎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人皆以為其畏慎所致薨年六十八詔贈正二位

五月大納言源高明兼左近衛大將

是月行幸朱雀院觀競馬騎射

秋八月以皇子具平為親王使橘仲遠講日本紀於宮中

冬十月行幸朱雀院觀左右馬寮騎皇太子從焉

是日召文臣四十人獻詩天皇親試擬文章生詩王卿以下恩賜有差

十二月天皇壽四十行慶壽禮

三年丙寅春正月以大納言源高明為右大臣

三月天皇御射場試親王公卿以下射

夏四月以皇子永平為親王

秋閏八月京師洪水

使權大納言藤原師尹撿東西京水害賑救兩京被水者甚者免今年調徭

四月丁卯春三月敦實親王薨

敦實宇多天皇皇子也累進一品式部卿聽乘輦車入宮天曆中為僧住仁和寺薨年七十五有三子曰雅信重信寬信並賜姓源朝臣

夏五月天皇弗豫

命畿內及伊賀伊勢等二十六國立率都婆六十基又大赦天下

是月天皇崩年四十二是夜皇太子踐祚

遺詔不置國忌山陵、天皇天資明敏、夙好文學、龍潛之日、使近臣選近代文官十人律詩、名曰日觀集、御製詩文亦間傳于世、且好詠和歌、最善琵琶、嘗問侍臣曰、外議以朕為何如主、應曰、天下皆稱寬恕、天皇曰、上若嚴酷、下何堪命、又嘗御紫宸殿、見一老吏、問曰、當世之政、孰與延喜、吏畏縮不言、天皇頻問不措、吏曰、方今太平無復容議、唯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生草、蓋謂剗務至夜、歲貢少輸也、天皇愆有愧色、時論謂、德亞醍醐帝、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曆、天皇有九皇子十皇女、

六月、葬天皇於葛野郡村上山陵、稱村上天皇、

使左右近衛植樹村上山陵、置守陵五戶、

是月、以左大臣藤原實賴為關白、以大藏卿源盛明為親王、

秋九月、立皇弟守平親王為皇太弟、大納言兼右近

盛明醍醐天皇皇子也、初賜姓源朝臣、至是授四品、後歷任上総上野太守、寬和中為僧、

衛大將藤原師尹為傅、

立妃昌子內親王為皇后、以藤原懷子為女御、

懷子大納言伊尹女也、後生華山帝及宗子內親王尊子內親王、

冷泉天皇　諱憲平、村上天皇第二子、母皇后藤原安子、在位二年、

康保四年丁卯冬十月、即天皇位於紫宸殿、年十八、關白左大臣藤原實賴、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高明、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師尹、並如故、

先是天皇在東宮日罹病、至是未愈、以故不御大極殿、後世即位於紫宸殿、始于此、

十一月、定諸國交替使、是月、追尊母皇后藤原氏曰皇太后、

十二月、以左大臣藤原實賴為太政大臣、關白仍舊、右大臣源高明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師尹為右大臣、

安和元年戊辰春正月、天皇始覽官奏、

是月、以諒闇停諸節會、

秋七月、卜定輔子內親王為齋宮、尊子內親王為齋

院、

輔子村上天皇女、尊子天皇女也、

八月、改元、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以皇子師貞為親王、

二年己巳春三月、中務少輔橘繁延謀反、事覺、敕貶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高明為太宰權帥、以右大臣藤原師尹為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在衡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兼右近衛大將、是日

諸門戒嚴、

高明醍醐天皇子也、延喜中賜姓稱第一源氏、娶藤原師輔女、村上皇后妹也、皇后生天皇及爲平守平二親王、殊愛爲平、高明進己女爲爲平妃、已而師輔薨、皇后亦崩、爲平失勢、村上帝欲以天皇有心疾、立爲平、爲其儲貳、諸藤原氏以爲平婿源氏沮之、及村上帝崩、關白實頼稱遺詔、立守平爲儲貳、高明失望、會源滿仲橘繁延藤原千晴等密謀奉爲平奔關東作亂、已而滿仲與繁延相怨、遂與武藏介藤原善時等、謝告其計、辭連高明、右大臣師尹竊欲因事除高明代居其位、輒與公卿廷議、遣參議藤原文範移密告文、戒諸門禁出入、遣兵圍高明第、傳詔讓責其謀反、貶爲太宰權帥、又遣檢非違使源滿季等、分道捕高明妾兄左兵衛大尉源連、僧連茂、繁延、千晴、及其隨兵、皆下獄、高明乃薙髮請留京師、不聽、至天祿二年、召還、許入京師、

夏四月、流橘繁延於土佐、藤原千晴於隱岐、僧連茂於佐渡、

初繁延千晴等謀廢天皇奉爲平爲天子、爲平雖固不知其計、至是大憂懼、欲削髮遁世、自明其志、天皇慰諭止之、

五月、諸門解嚴、

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徙御弘徽殿、

天皇容姿閑都、似父村上帝、然多病、時或發狂、后妃嬪御近侍者皆疑懼不自安、一日欲視神璽、獨入臥内、方啓函、藏人頭藤原兼家排闥突入奪之、讓位後疾遂不瘳、遷居冷泉院、又徙居朱雀院、

圓融天皇 諱守平、村上天皇第五子、冷泉天皇同母弟、在位十五年、

安和二年己巳秋九月、即天皇位、立皇姪師貞親王爲皇太子、太政大臣實頼攝政、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尹爲皇太子傅、右大臣藤原在衡、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伊尹、如故、

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追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冬十月、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藤原師尹薨、

師尹、太政大臣忠平第五子也、贈正一位、有一男、曰濟時、

十一月、權大納言藤原師氏兼皇太子傅、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伊尹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頼忠兼右近衛大將、

是月、天皇始臨萬機、時年十一、

卜定隆子女王爲齋宮、

隆子、章明親王女也、

天祿元年庚午春正月、以右大臣藤原在衡爲左大臣、

大納言藤原伊尹爲右大臣、

三月、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

是月改元、

大赦天下、復天下今年徭
米給老人僧尼穀有差、

夏五月、攝政太政大臣藤原實頼疾病、詔大赦天下救之、是日薨、

實頼、太政大臣忠平長子、為人温雅、歷事醍醐朱
雀村上冷泉及天皇朝、進從一位、聽牛車入宮門、
節日不就班、直昇殿、冷泉帝有心疾、因使實頼覽
官奏、薨年七十一、及薨之日、貴賤踵門擧哀慟哭、
詔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謚清慎、所著有水心記、
實頼練達朝章、為世儀範、其居私第、每出南庭、未
嘗不冠、人怪其故、應曰、稲荷山森然在目、敢不敬
偶爾遺冠、則以袖覆頭、急遽趨入、其謹勅率如此、
又嘗積菓於門側、使兒童縱啖之、隔墻聞其所談、
以知世情、所作詩歌多傳于世、長子敦敏為左近
衛少將、先父卒、
次曰頼忠齊敏、

右大臣藤原伊尹攝政、

秋七月、大納言兼皇太子傅藤原師氏薨、

師氏、太政大臣
忠平第四子也、

是月、攝政藤原伊尹罷左近衛大將、

八月、大納言源兼明兼皇太子傅、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頼忠轉左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兼家兼右近衛大將、

九月、遣使宇佐神廟、告即位、

是月、以皇妹緝子內親
王薨、詔停重陽節宴、

冬十月、左大臣藤原在衡薨、

在衡、中納言山陰孫、傳如無之子也、伯父但馬介
有頼養為嗣、累官進正三位大納言、天德中、禁內
罹災、宮殿悉燬、在衡監改造之事、以功叙從二位、
安和之初、設尚齒會於粟田山莊、會者各服朝服、
著直衣指貫袴、世以為盛事、太政大臣實頼以和
漢尚齒會畫障贈之、會左大臣源高明黨讒貶謫、
在衡聞而歎惜、家臣曰、大臣有闕、次當在公、在衡
大怒逐之、已而代師尹為右大臣、轉左大臣、以病
致仕、尋薨、年七十九、詔贈從一位、在衡在職、未嘗
廢朝參、一日風雨暴烈、門者相謂曰、勤恪如在衡、
亦當不朝、言未畢、有披簑笠而來者、視之則在衡
也、時人歎稱焉、在衡豫知帝所讀書、每入朝車中
必載其書、有顧問則占對明悉、是
以才學雖無大過人、深見嘉尚云、

十一月、大嘗、

二年辛未春二月、修石清水臨時祭、著為永式、

秋九月、兵部卿廣平親王薨、

廣平、村上天皇
第一皇子也、

冬十一月、以右大臣伊尹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大納言源兼明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頼忠為右大臣、

是歲、召還太宰權帥源高明、

三年壬申春正月、天皇加首服、

天皇御紫宸殿、宴群臣、公卿上表賀首
服、詔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

冬十月、太政大臣藤原伊尹罷攝政、詔權中納言藤原兼通參決庶務、

是歲、伊尹疾篤、詔賜度者八十人、下赦令以救其疾、伊尹上表請致仕、優詔停攝政、餘官仍舊、

十一月、太政大臣藤原伊尹薨、

伊尹、右大臣師輔長子、性好豪奢、嘗臨大饗日、視寢殿壁色微黑、俄以陸奥紙糊之、父師輔嘗遺誡子孫示節儉、伊尹不能遵奉、時論病焉、伊尹有才貌工和歌、村上帝命大中臣能宣等撰後撰集、賜伊尹宸翰宣旨、領和歌所別當、至是薨、年四十九、詔贈正一位、追封參河公、謚謙德、有七男一女、

是月、以權中納言藤原兼通爲內大臣、

兼通、右大臣師輔第二子、天德中、以皇太子舅兼東宮亮、康保中、補藏人頭、因事忤旨、停東宮亮、弟

兼家代之、冷泉帝登極、停藏人頭、兼家復代之、兼家少而顯達、累遷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兼通以是觖望、屢廢朝參、帝亦待之稍薄、天祿三年、任權中納言、兼通意欲攝關、而常恐兼家妨己進途、初村上朝、竊就中宮令手書曰、後來攝關有闕、宜必以兄弟序相及、中宮乃兼通妹也、兼通懷其書、未嘗離身、兄伊尹病篤、兼通料其不起、欲乘間進其書、會帝御鬼間、兼通進將奉之、帝於諸舅雅疎兼通、見其來前、起入內、兼通隨而言曰、臣有所奏、帝復坐、乃奉其書、帝視母后手跡、愴然有戚容、終以難違其遺命、先聽兼通內覽、擢自中納言、直任內大臣、

天延元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始臨而叙位、

夏四月、以藤原媓子爲女御、

是月、盜火前越前守源滿仲家、延燒三百餘宇、召武者護衛禁內、

秋七月、尊冷泉皇后曰皇太后、立女御藤原媓子爲皇后、

媓子、內大臣兼通女也、

冬十二月、改元、

是日赦、免調庸、賜老人穀、

二年甲戌春二月、以內大臣藤原兼通爲太政大臣、關白万機、聽輦車入宮門、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詔赦天下、

是日、天皇御紫宸殿、詔曰、古昔明聖之世、辰星不忒、律呂克調、月草三旬、暗知弦望晦朔之候、風條

五日、長和七十餘二之聲、是則所以德達乾象、仁洽寰區之故也、朕謬以寡昧之身、託於王侯之上、万機動違於月令、四海未化於時雝、常恐司天臺之空奏休祥、馮相氏之無候至否、迺者公卿奏言、謹案曆日、今月乙亥朔旦冬至、惟天之瑞符爰顯焉、乃聖之奉天時、感其微矣、誠雖虛譽之過、抑是延祚之徵也、朕之不德、焉獨鍾之、思與我民、同享斯福、其赦天下、但常赦所不赦、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叙爵賜物、一準舊典、頒分一章履長之光、普聞兆民飽德之慶、

三年乙亥春二月、卜定規子內親王爲齋宮、

規子、村上天皇女也、

夏六月、卜定選子內親王爲齋院、

選子、村上天皇女也、後至万壽元年、進一品、凡居齋者、忌口言凶事、唱佛名、唯選子在齋日、念誦不

怠、居職五十七年、歷圓融・華山・一條・三條・後一條五朝、稱曰大齋院、長元中、以老病解職、尋薨、年七十二、○是月、六衛府官人帶弓箭、詣陽明門、訴諸國不給糧米、因命在京國司處斷之、

秋八月、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是秋大赦、

是歲、風雨災異及星變荐臻、故有此命、

貞元元年丙子夏五月、禁內火、天皇避於桂芳坊、從御職曹司、廢務三日、

六月、地大震、

是歲、自春至秋、地震不止、人民多壓死、是日最甚、天皇出南庭避之、同幄爲御座、遣使山階・村上山陵、告禁中火災及震災、詔減服御常膳、蠲除諸國天祿三年以前逋負、免天下傜半、

秋七月、改元、是月京師雪、

天皇遷自職曹司、御關白兼通堀河第、○是歲權大納言源延光薨、延光醍醐天皇孫代明親王第二子也、以才學爲村上帝所眷遇、帝適有疎待色、延光懼不朝、俄召見曰、學生藤原雅材者甚有文才、卿盍薦之、延光頓首、乃奏雅材爲郎、及村上帝崩、延光哀慕不已、著服以終身、嘗至夢帝來賜御製詩云、

二年丁丑春二月、行幸關白兼通閑院第、

夏四月、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源兼明、右兵衛督源昭平爲親王、

兼明醍醐天皇子也、初賜姓源朝臣、稱第二源氏、貞元中關白兼通執柄專恣、欲以從兄右大臣賴忠代爲左大臣、誣奏兼明有疾、詔罷左大臣、策爲親王、授二品、任中務卿、兼明意不平之、後進一品、昭平、村上天皇子也、初賜姓源朝臣、至是敍四品、爲常陸太守、後薙髮、

以右大臣藤原賴忠爲左大臣、大納言源雅信爲右大臣、

五月、詔免營造宮城諸國今年租半、

秋七月、宮成、天皇徙御焉、

詔饗王卿以下賀宮城落成、

冬十月、太政大臣兼通罷關白、以左大臣藤原賴忠爲關白、大納言藤原兼家罷右近衛大將、權中納言

藤原濟時兼右近衛大將、

十一月、關白賴忠罷左近衛大將、

是月、以太政大臣藤原兼通疾、大赦天下、賜老人物、

是日薨、

是春、兼通罹病、上表辭職、不許、初兼通長女媓子爲女御、尋爲皇后、兼家長女超子爲冷泉上皇女御、又欲使次女詮子侍天皇、兼通曰、我女既爲中宮、而彼欲進其女、由是嫌隙滋甚、兼家東三條宅與兼通堀河第隣接、客或有候兼家者、兼通陰罵之、客懼、或待夜而至焉、及超子生三條帝、兼通益不悅、曰、院女御育皇子、大將階之、方且圖後禍、乃白帝曰、兼家奉院皇子、僥倖非冀、恐不利於陛下、宜先事擯斥之、右大臣藤原賴忠與兼通善、兼通欲薦之令代已職、先使源兼明解左大臣、更爲

親王、以頼忠任之、是冬兼通病革、兼家聞之、以為既亡、乃欲入朝奏請自代其職、急裝而出、前驅喝道已近兼通家、門者入報曰、東三條殿方來、兼通以為訪病、拂席以待、兼家過其門而不入、直詣朝、兼通大怒、勃然而起、四人扶掖、力疾以朝、兼家方在帝前奏請、望兼通至、驚愕勿遽、回避他處、兼通意色殊惡、白帝曰、臣請今日行最後除目、左大臣頼忠即其人也、當為關白、因劾奏兼家躁競、褫見任官職、左轉治部卿、天皇不能違其意、皆聽之、兼通顧公卿謂曰、誰欲為大將、欲則可自請、坐者相視、皆莫敢言、中納言藤原濟時進請、兼通即許之、兼通既辭關白、天皇優詔特賜任人爵人、一准三宮、無幾薨、年五十三、遺令辭賜喪儀及贈位、天皇為廢朝三日、詔贈正一位、追封遠江公、謚忠義、有三子、曰顯光、時光、朝光、

十二月、右大臣源雅信兼皇太子傅、大納言藤原朝

國史綱鑑　卷之十　二十三

光兼左近衛大將、

是月、日食不應、公卿表賀、詔大赦天下、

天元元年戊寅夏四月、以藤原遵子為女御、

遵子、關白頼忠女也、是春海賊殺備前介橘時望、

冬十月、以左大臣藤原頼忠為太政大臣、關白如故、

右大臣源雅信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兼家為右大臣、

先是兼家遭兼通忿怒、俄罷左近衛大將、兼家快快不樂、作歌寓意、以哀訴天皇、天皇亦賜御製稍舟歌、慰其意、兼通已薨、頼忠用事、憐兼家沈滯、屢為奏請、因有是命云、

十一月、以藤原詮子為女御、

詮子、右大臣兼家女也、

以皇姪居貞為親王、

居貞、冷泉天皇第二子、母女御藤原超子、右大臣兼家女、初超子為女御時、兼家藏人頭、父未為公卿、而女為女御、始于超子、生居貞親王、為尊親王、敦道親王、光子內親王、居貞後即帝位、是為三條天皇、

是月、改元、詔大赦天下、

二年己卯春正月、行幸石清水謁廟、

石清水行幸始于此、

國史綱鑑　卷之十　二十四

夏六月、皇后藤原媓子崩、

媓子、年幼不為父兼通所愛、媓子患之、有時徒步詣稻荷社禱焉、後兼通欲進女、無年長於媓子者、因得元選入內、稱堀河中宮、至是崩、年三十三、無子、

三年庚辰秋八月、以皇子懷仁為親王、

冬十月、行幸賀茂社、

是秋、大風洪水、美福皇嘉達智羅城諸門、及諸官舍倒、東西京民舍多漂流、

十一月、禁內火、殿舍悉燒、

天皇避火於中院、徙御職曹司、廢務三日、詔減服御常膳、免五畿七道諸國調庸逋負、及天下徭米、

十二月、天皇徙自職曹司御太政官廳、

遣使拍原村上二陵告火○是歲從三位皇太后宮權大夫源博雅薨博雅醍醐天皇孫克明親王長子也與諸弟共賜姓少而好音律琴笛琵琶篳篥皆極其妙著長竹譜嘗月夜弄笛於朱雀門時又有來吹笛者音響瀏亮不知為何人爾後月夜必相會久之博雅知其笛為良材相易吹之竟不復還彼亦無所言會有盜入其家博雅避之牀下盜掠室中物唯留篳篥一管博雅乃取吹之盜聞而感悔悉返所掠而去與博雅同時有蟬丸者敦實親王雜色也敦實精琵琶蟬丸好之常侍側遂極其妙後隱居逢坂琵琶有流泉啄木二曲世希知之者博雅聞蟬丸傳之欲就學焉使人勸移家京師蟬丸不答博雅每夜造其廬覘之三年蟬丸感其篤志遂以二曲授之博雅有子數人亦皆善音曲云

四年辛巳春二月行幸平野社

平野行幸始于此

三月詔免營造宮城諸國今年租半

秋七月徙御四條後院

九月徙自後院御職曹司

是月宮中有鬼物殺藏人藤原貞高

冬十月宮成天皇徙御焉

是歲從三位菅原文時薨文時右大臣道真孫右大辨高規子也文才博洽源英明源為憲大江匡衡等皆請文時竄改其辭賦天慶中文時對策及第歷大內記式部大輔進正四位下補文章博士兼尾張權守嘗會皇孫源保光第賦詩曰此花非是人間種再養平臺一片霞大江朝綱詩曰此花

非是人間種瓊樹枝頭第二花朝綱笑曰後世必以子與吾稱為一雙文時特受村上帝眷顧應和中帝遊冷泉院召文人賜花光水上浮題文時作序為世所稱一日內宴村上帝命群臣賦宮鶯囀曉光帝詩曰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諸才子不及既而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裡聲帝以為絕作乃召文時問其優劣文時曰聖作非臣所及帝數問不已文時徐曰聖作實下於臣一等帝笑而然之文時晚年官路滯塞天文初頻請叙從三位無幾薨年八十四世稱菅三品有二子曰雅煕輔昭皆以文學被寵用

五年壬午春二月皇太子加首服

部賜六位以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免天元三年以往調庸逋負是夜盜竄入登弘徽殿衛士捕獲之先是海賊大起調庸路梗至是益熾劫掠行旅伊豫言獲賊魁能原兼信及黨與十五人是月京師亦多盜放火劫人以撿非違使懈怠敕修其職

三月立女御藤原遵子為皇后

夏六月盜火式乾門

是月奉金銀幣神寶於大神宮幣帛走馬音樂於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大原野日枝春日稻荷社以賽宿禱又以諸衛不敕出入猥濫令撿非違使伺察

秋九月大風談天門倒

冬十一月禁內火

天皇遷御職曹司廩務三日遣使拍原村上二陵告火已而徙御堀河後院

是月前左大臣源高明薨

先是高明蒙藤原氏讒誣、貶太宰府、已而召還京師、居葛野別莊、給封三百戶、稱西宮左大臣、少而好學、練達朝典、所著有西宮記、初有伴廉平者善相人、嘗相高明曰、我多相人、未見如公貴相、及視其背曰、恐有遷謫之禍、其言果符、薨年六十九、後至文安五年、詔贈從一位、○是歲、能登守源順卒、順、嵯峨天皇四代孫、能屬詩文、兼達和歌、嘗奉敕與大中臣能宣等五人、撰後撰集、然官途沈滯、憂鬱情間見文辭、嘗作河原院賦、刺源融奢侈、又嘗為勸子內親王著和名類聚鈔、順雅愛橋在列文章、輯為七卷、作序傳世、又與能宣等、奉敕作万葉集訓點、卒年七十三、

永觀元年癸未夏四月、改元、以頻年變災也、

詔大赦天下、給老人及僧尼穀有差、以禳頻年變災、

二年甲申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立皇子懷仁親

王為新帝儲貳、

初、皇后媓子崩、無子、立女御遵子為皇后、關白賴忠女也、先是兼家女詮子亦為女御、有寵、遵子才姿不及詮子、然以賴忠故、故加寵異、賴忠亦冀其踐后位、而無子、詮子已生懷仁、賴忠憚外議不果冀、天皇素仁柔、欲取悅於賴忠、遂立遵子為皇后、時人謂皇后無子、乃是素腹后也、詮子在兼家第、鞠育皇子懷仁、天皇欲臨視之、憚賴忠不果、兼家亦嘗謂、以詮子有子、必當冊立、及遵子立為皇后、意甚不懌、天皇數召詮子、詮子固辭不肯入宮、兼家亦不朝、天皇乃欲慰兼家意、命懷仁着袴、是日、詮子入宮、三日而出、終天皇世、遂不得正位宮闈、遵子嘗出遊、弟大納言公任從焉、路過兼家第、公任駐馬曰、此家女何日得復如此、兼家聞而銜之、天皇欲強起兼家、携懷仁觀相撲節會、命兼家入朝、親諭之、告以禪讓意、曰、卿不知朕意耳、兼家輒悅、至是立皇子懷仁為新帝儲嗣、

九月、尊天皇曰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冷泉上皇、

華山天皇

諱師貞、冷泉天皇長子、母女御藤原懷子、在位三年、

永觀二年甲申冬十月、即天皇位、年十七、關白太政大臣藤原賴忠、左大臣源雅信、右大臣藤原兼家、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朝光、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濟時、並如故、雅信兼皇太子傅、

權中納言藤原義懷、攝政伊尹第五子也、雖無學術、而神機穎敏、能諳朝典、及天皇登祚、以外舅欲執政柄、資望尚淺、難以遽居台輔、而中外機務專歸義懷、賴忠雖為關白、而權勢反出其下、義懷乃與左中辨藤原惟成、協替裨益、紀綱頗張、惟成、右少辨雅材子、方正有幹畧、與義懷協心贊畫、文章

博士兼彈正少弼大江匡衡為侍讀、天皇励精圖治、盜賊屏息、先是太宰府多私帶兵杖者、聞天皇即位、皆解散、

十一月、卜定濟子女王為齋宮、

濟子、章明親王女也、

以藤原忯子為女御、

忯子、大納言為光女也、

十二月、追尊所生女御藤原懷子曰皇太后、

先是天延三年懷子薨、至是置國忌山陵、一遵舊典

是月、詔減服御常膳、遍求直言、

詔曰、朕在東闈十餘年、即位日尚淺、粗聞前事、欲以圖後治、頃水旱頻降、民困土木、浮食日多、少執節儉、倉廩已竭、田園自荒、夫國之將興、上下聚唇、其將廢、道路以目、雖澆季之俗、疲極之民、忘身戮力、庶可扶濟、人和而天和、民足而君足、所謂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宜令公卿以下内外百官五位以上、及秀才明經及第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卿等自慮中心、廣詢衆庶、莫遺微賤、凡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莫得諱隱、

寬和元年乙酉夏四月、改元、

是月、衛府官人追捕海賊、詔賜物賞功、

五月、左兵衛尉藤原齊明伏誅、

先是、齊明以事怨彈正少弼大江匡衡、遂傷之而亡、太政官下符諸國捕之、至是被誅、

秋七月、女御藤原忯子卒、

忯子入掖庭、居弘徽殿、因稱弘徽殿女御、寵傾後宮、故事女御不得宮中修法、特聽忯子修之、諸姬皆妬忌、私相謂曰、寵愛如此、自古所未聞、福不可長也、既而有身、滿三月、例當出宮、天皇不忍遣出、五月始出、就父為光第、羅病不能食、羸瘦日甚、中使踵至、昏夜不絕、又命衆僧修法祈之、每差一冀味必賜之、天皇尚思不措、召入宮中、常臥其側、或不御膳、留八日、為光固請出之、病增劇、天皇亦起居不常、至是未分娩而卒、特贈從四位上、為停相撲節、天皇自是專心佛法、深厭世緣、嬪御少進見、藏忯子書常不離身、臨捨身於華山寺、偶遺之、途還取之、其惑溺如此、

八月、後太上天皇落髮、

是秋、後太上法皇徙自堀河院御圓融院、

冬十一月、大嘗、

二年丙戌春三月、法皇幸東大寺受戒、

是月、議定沽買法、

夏六月庚申夜、天皇潛出宮、入華山元慶寺、翌日披剃為僧、法名入覺、

天皇初親任權中納言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委決庶政、紀綱振肅、然淫佚輕佻、多納王卿女、恩眷無常、至納女御忯子、寵傾後宮、及其卒、悲悼不自勝、遇事感愴、有厭棄塵累之心、適會所在男女無故多為僧尼、天皇聞之、心益動、又為藏人藤原道兼所誑、遂及于此、道兼右大臣兼家子、為人雄桀多智、兼家授之計、勸天皇遜位歸佛、曰、臣亦奉從、天皇許諾、義懷惟成知之、數諫慰、至是道兼

得間、使兄左近衛少將道綱奉劍璽於皇太子、自與僧嚴久、潛奉天皇乘夜出宮、天皇猶豫、道兼急促之入寺、天皇遂落飾、道兼將剃、佯請還家訣父母、乃去不復來、天文博士安陪清明察乾象有變、急入朝奏之、不及、義懷與惟成聞之、馳至寺、相視失聲、愧輔翼無狀、並薙髮為僧、持戒終身、法皇亦自是持律精嚴、備極艱苦、

皇太子踐祚、尊華山法皇、曰太上天皇、法皇固辭不受、

國史綱鑑卷之十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一

馬杉　繫　編修

一條天皇　諱懷仁、圓融天皇長子、母女御藤原詮子、在位二十五年、

寛和二年丙戌秋七月、卽天皇位、時年七歳、外祖藤原兼家攝政、罷右大臣、以大納言藤原爲光爲右大臣、太政大臣藤原賴忠左大臣源雅信、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朝光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濟時並如故、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所生女御藤原

詮子曰皇太后、

立華山法皇弟居貞親王爲皇太子、時年五歳、左大臣雅信爲傅、

是月、華山法皇幸書寫山、見僧性空、詔減服御常膳、大赦天下、賜僧尼物、

八月、卜定恭子女王爲齋宮、恭子、爲平親王女也、

冬十一月、大嘗、是月、復梅宮祭、

十二月、覲圓融法皇、是月、天皇始讀書、○始修吉田祭、

永延元年丁亥春正月、覲皇太后於東三條院、是月、詔申禁私帶兵仗、

二月、天皇遷自凝華舍御清涼殿、是春、定新制十三條、

夏四月、改元、是夏、又定新制五條、詔減服御常膳、權停馬寮秣穀、大赦天下、賑高年鰥寡、○攝政兼家與公卿詣賀茂、奉競馬、賽之、

秋七月、以亢旱詔公卿上封事、

九月、中務卿兼明親王薨、

兼明、天資豪邁、博學多才、尤能文兼工書、聲名冠當時、仕圓融朝、爲左大臣皇太子傅、關白兼通忌之、陽尊爲中務卿、實奪其權也、兼明意不平、乃辭中務卿、不聽、已而營山莊於小倉、命曰雄藏殿、將退居焉、又爲兼通所沮、不得從志、乃製菟裘賦以寓懷、薨年七十四、世曰小倉親王、又稱前中書王、有二子、曰伊陟、伊行、後及天皇年長好學、召伊陟問兼明遺物、對曰、唯有菟裘耳、天皇以爲襄、命獻之、則先時所著菟裘賦也、序中有君昏臣諛等語、賦中有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破句、天皇歎息、自書其句藏巾箱、天皇崩後、關白藤原道長入臥內、覩而惡之、手裂之云、○是月、詔納佛舍利於京畿七道神社、

冬十月、行幸攝政藤原兼家第、

是日、賦詩奏樂、天皇試擬文章生、

是月、圓融法皇幸南京諸寺、

十一月、天皇與皇太后同車、謁石清水廟、

十二月、天皇與皇太后行幸賀茂、

先是兵庫火、奉幣伊勢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春日大原野及天下十九社、告火災、大赦天下、免稲半給高年穀、

二年戊子春正月、覲圓融法皇、

是春、法皇慶圓融寺塔、

冬十月、兵部卿永平親王薨、

永平、村上天皇子也、及天皇崩、所生女御藤原芳子亦卒、鞠於舅大納言濟時家、永平美姿儀、而性痴、三條皇后幼在家、永平悦之、濟時頗憂之、冷泉中宮無子、欲養永平為子、濟時大喜、以為后宮多財、永平多福、速裝遣之、中宮甚愛之、而每往未嘗有所言、中宮頗怪之、會中宮疾、濟時令永平候之、密教所言、至則如教、中宮喜、後賀元正、亦舉前言、為候疾狀、中宮憮然、侍女皆失笑、永平曰、是我舅往所教、今復舉之、何見笑之甚也、已還告濟時曰、寧死不欲復往中宮也、濟時嘗為永平大饗、預教之曰、客若登出、則從容留之、饗畢客出、永平屢見濟時面、濟時目之、永平愧赧口不能言、突然起抱客固留、襟袖殆絕、曰是我舅所教也、客驚愕而去、永平性痴、大率此類、薨年二十四、

十一月、行幸攝政藤原兼家第、

兼家時年六十、天皇賀其壽、賜宴於常寧殿、且臨其第設宴、先是兼家營二條京極第成、大宴公卿以下、東宮大進源賴光遺馬三十匹、以頒賓客、召河陽妓佐酒、以米絹與之、當時宴集之盛、未嘗有也、兼家又嘗營東三條第西對、結構擬清涼殿、時論刺其僭奢、

永祚元年己丑春二月、覲圓融法皇、

是月、尾張百姓訴守藤原元命虐政、廷議奪元命職、

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隆為內大臣、

三月、行幸春日社、

春日行幸始于此、

夏六月、大納言藤原朝光罷左近衛大將、

是月、以皇太后疾、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賑癈疾、

太政大臣藤原賴忠薨、

賴忠、關白實賴第二子、雅與兼通相善、機務細大每事咨詢、遂代兼通為關白、又為氏長者、及天皇登祚、罷關白、薨年六十六、贈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謚廉義、其第在三條北、故稱三條大臣、為人節儉、為關白日、常著布袴入朝、有二子、曰公任、賴任、

秋七月、內大臣藤原道隆兼左近衛大將、

八月三日、竝見、合而為一、詔改元、

是日、給老人僧尼穀、未幾、京師及諸國大風、宮城殿門社寺多壞、洪水海溢、漂沒田宅、人畜死傷、詔課諸國修造宮殿門廡、

冬十月、勅賜前延暦寺座主尋禪封百戸、

先是、以僧餘慶為延暦寺座主、衆徒雅服前座主尋禪、於是不奉命、遂拒勅使、破裂宣命、因賜尋禪封戸、且遣使宥衆徒拒命罪、是冬、大原野祭、藤原兼家後騎私鬪、傷官人、不畢礼而罷、

十二月、以藤原兼家拜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正暦元年庚寅春正月、天皇加首服、

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賜群臣爵、蠲逋負、賜老人物、

是月、覲圓融法皇、

以藤原定子為女御、

定子、內大臣道隆女也、

夏五月、攝政太政大臣兼家罷、詔為關白、尋罷、

是歲、兼家寢疾、先是、兼家京極第屢有怪、移居東三條第、疾益篤、乃上表辭攝政、尋剃髮、詔賜度者一百人、大赦天下、免調庸、加賑給、以救其疾、又勅不改茅土封准三宮任人賜爵皆仍舊、又增封二千戸、兼家固辭不受、

以內大臣藤原道隆為關白、尋攝政、

六月、攝政藤原道隆罷左近衛大將、右近衛大將藤原濟時代之、權大納言藤原道兼兼右近衛大將、

秋七月、前關白藤原兼家薨、

兼家、右大臣師輔第三子、及天皇登祚、以外祖大得志、位在三公上、賜食邑三千戸、一如良房故事、

薨年六十二、天皇服錫紵、心喪三月、先是、兼家以京極第有怪、捨為佛宇、号法興院、兼家素信任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每事必與之謀、曰是我左右眼、又有一巫往來府中、說吉凶、時或有驗、每有人問事、伏而對、時人呼曰打卧神子、兼家甚信之、動靜云為、皆從其言、授之衣冠、至枕子膝而問焉、初為納言時、夢過逢坂、值雪、覺而惡之、以問占者、曰吉、公有獲班牛、有人果遺班牛、兼家高其術、厚贈而遣之、語大江匡衡、匡衡曰、是占不叶、今夫逢坂者關也、雪者白矣、公其為關白乎、明年果為關白、有四子、曰道隆、道綱、道兼、道長、

冬十一月、立女御藤原定子為中宮、

定子、母高階氏、起寒微、定子亦傚其風、抑損接下、時父道隆權重、卿相衆憚道隆、無復納女宮中者、以故定子長於天皇四歲、而獨專寵幸、

是月、改元、

詔大赦天下、賜老人及僧尼穀、

二年辛卯春二月、圓融法皇不豫、

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救法皇疾、

圓融法皇崩、年三十三、

遺詔停素服舉哀、及置山陵國忌、

是月、火葬圓融天皇於圓融寺北原、藏御骨於村上山陵側、是為後村上陵、

天皇讓位之後、幸紫野、為子日遊、又幸大井河、為詩歌管絃三舟遊、風流文雅、後世稱道焉、有皇子

一人、一條帝是也、

秋七月、攝政藤原道隆罷内大臣、

初道隆父兼家竊謂藤原有國、平惟仲、平國平、曰、我子誰可嗣職者、有國雅與兼家第三子道兼善、且兼家秉權、道兼頗有力、因言道兼可也、惟仲國平曰、嫡庶之分、何得紊之、兼家從之、道隆聞之曰、吾獲執政、實非德選、徒以嫡長而已、何足為眉目、唯以報有國為喜也、及為攝政、首奪有國父子官、進惟仲國平位、

九月、以右大臣藤原爲光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兼爲内大臣、

是月、行幸職曹司、覲皇太后、

三年壬辰春正月、以諒闇停諸節會、

是日、皇太后落髪、停皇太后宮職、号東三條院、儀准太上皇、女院始于此、

夏四月、覲東三條院、

六月、太政大臣藤原爲光薨、

為光、右大臣師輔第五子、薨年五十一、詔贈正一位、追封相摸公、諡恒德、初為光女忯子、為華山帝女御、被隆寵、娠而卒、為光不堪憂慼、自是專歸佛乘、平居薰修、一如浮屠氏、創法住寺而居焉、因稱法住寺相國、有四子、曰誠信、齊信、道信、公信、

冬十二月、行幸平野社、

是冬、從五位下源忠良討阿波海賊、俘獲頗多、

四年癸巳春正月、覲東三條院、

夏四月、藤原道隆辭攝政、關白庶政、

是時、天皇年稍長、親視政、於是道隆辭攝政、為關白、然除目官奏、猶准攝政、

五月、詔遣使太宰府、贈故右大臣菅原道眞左大臣正一位、

先是、民人建祠於北野、祀道眞靈、稱曰天滿天神、爾後無貴賤崇奉轉盛、朝廷亦以八月四日設祭礼、入二十二社之員、至是更追贈官位、

六月、天皇始視内文及官奏、

秋七月、左大臣兼皇太子傅源雅信罷、尋薨、

雅信、宇多天皇孫、敦實親王長子、與二弟重信寛信、並賜姓源朝臣、累歷顯要、進從一位、聽輦車牛車、至是以疾篤辭職、薙髪、尋薨、年七十四、詔贈正一位、世稱一條左大臣、又稱鷹司、為人高邁、忽略世事、而奉務勤恪、身為三朝台司、加以藤原道長婦翁位望隆重、及薨朝野愍惜焉、初年少時、平時望相之曰、位極一品、官至左大臣、後果如其言、能和歌及蹴鞠、兼工音律、善轉喉為新調、有男曰時中、亦曉音律、善弈及蹴鞠、累官大納言、至從二位、

八月、大秡紫宸殿及建礼朱雀二門、

是歲、自春至秋、皰瘡流行、人民多夭、於是詔赦大辟以下罪、免調庸減徭半、以救民疾苦、

冬閏十月、遣使太宰府、再贈菅原道眞太政大臣、

詔曰、嗚呼、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道眞、寵章夙表德、錦篇載而長傳、緗礼已旌賢、素簡編而不朽、故

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朝臣、鍾石銘勳、旂常紀績、和鹽梅乎台鉉、翰風雲乎才峯、朕前加追榮、令昭徽烈於百代之後、今復申駿命、逾崇靈魂於九原之下、嗚呼、馬鬣年深、蒼烟之松雖老、龍光露賤、紫泥之草再新、因贈以太政大臣、宜極人臣之職、式照泉壤之蹤、

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詔赦天下、叙爵賜物、一準舊典、

是月、行幸大原野社、

大原野行幸始于此、

五年甲午春正月、覲東三條院、是月、天皇始視除目、

是春、盜火後涼殿、又火弘徽殿、飛香舎、詔分差武士索盜、且以怪異疾疫、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免調庸、賜高年穀、賑恤有差、

夏四月、勅撫視罹疫窮民、

是夏、犬穢紫宸殿及建礼朱雀二門、且敕諸司、每戸建石塔、以禳疾疫、是時京師有訛言、公卿至庶人閉門不出、道路行絶、

秋七月、以右大臣源重信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道兼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伊周為内大臣、

九月、左大臣源重信兼皇太子傅、

是歳、正月疾疫起於鎮西、彌漫天下、自夏至秋、轉熾、僵死盈路、

長德元年乙未春正月、覲東三條院、是月、冷泉上皇徙御東三條第、

二月改元、

自去年春至是春、疾疫流行未已、因改元、詔大赦天下、大辟以下悉赦除、免調庸、以禳疫、

夏四月、關白道隆罷、尋薨、

道隆、太政大臣兼家長子、是歳、罹疾累表辭職、不聽、請使子伊周權攝省中事、許之、因薙髮、無幾薨、年四十三、世稱中關白、又稱二條殿、弟道兼道長相繼而攝政、時人稱之三道、以比昭宣公三子、稱三平、道隆風姿端雅、在職頗無闕失、而進妻父高階成忠為二位、其餘多擢妻黨、時人以此少之、性酷嗜酒、以藤原濟時藤原朝光為酒敵、三人常同車載酒而出、及醉被髮脫衣、以為快、遂至成疾不起、臨終或勸使西向念佛、道隆曰、若使濟時朝光在極樂、則吾欲往生、不然則吾不願也、長子道賴令譽夙著、為祖父兼家所養、官至大納言、世稱山井殿、早薨、次子曰伊周、隆家、

是月、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濟時薨、

濟時、左大臣師尹子、世稱小一條大將、藤原忠輔好仰天、濟時戲之曰、天象有何異、忠輔應聲曰、星犯大將、濟時惡之、無幾寢疾、遂不起、女娍子為皇太子妃、後及立為皇后、追贈濟時太政大臣、

以右大臣藤原道兼為關白、權大納言藤原道長兼左近衛大將、

夏五月、關白右大臣藤原道兼薨、

道兼、太政大臣兼家第三子、為人雄傑多髯、心性獷戾、華山帝即位、中納言藤原義懷以外舅親、干預朝政、兼家惡之、欲令帝讓位、已攝政、道兼狡智承父意、多方圖之、時為藏人左少辨、親近於帝、會

女御忯子亡、帝哀慕不已、道兼與僧嚴久誑帝遜位、及關白道隆薨、其子伊周忌道兼位望隆盛、密令外祖高階成忠咒咀、適會道兼疾、竝之、其絲宜遷居、乃移藤原相如第、居無幾、詔為關白、尋薨、年三十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道兼常謂、吾有功於父、關白非吾而誰、及道隆薨、襲職、道兼甚恨之、故在父喪無戚容、會客遊戲、時人醜之、有二子、曰兼隆兼綱、

左大臣兼皇太子傅源重信薨、

重信、字多天皇孫、敦實親王第二子、性温順謹愼、為村上帝所寵異、薨年七十四、勅遣使就第贈正一位、

勅權大納言藤原道長內覽太政官文書、

是夏、勅諸國寫大般若經、畫觀音像、以禳疾疫、

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長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顯光兼右近衛大將、

秋七月、內大臣藤原伊周兼皇太子傅、

自夏至秋疾疫盛行、詔免諸國貢賦四分之一、

冬十月、謁石清水廟、

是歲、以藏人頭源俊賢為參議、以藤原行成為藏人頭、俊賢高明子、行成伊尹子、初藏人頭闕、關白道隆難其人、問俊賢、對曰、莫踰下官者、道隆奏擧之、至此天皇問俊賢自擧可代者、俊賢以行成對、後皆為納言、時藤原為光子齊信、藤原賴忠子公任、與俊賢行成、並為納言、明習朝典、世稱四納言、

二年丙申春正月、覲東三條院、

夏四月、貶內大臣藤原伊周為太宰權帥、權中納言藤原隆家為出雲權守、其弟賴親周賴及黨與抵罪、諸陣戒嚴、

伊周、關白道隆第二子、才貌邁人、特為父所愛、凡道賴為祖父兼家養子、以故早擢顯職、伊周官階不如道賴、父道隆憂之、俄遷大納言、又超叔父道長拜內大臣、道隆既罹疾不能視事、伊周代攝省中事、勅曰、文書宣旨先經關白而後可奏之、伊周曰、事合專委我、何煩經關白哉、道隆從而請令伊周為關白、天皇不聽其所請、及道隆薨、伊周身在心喪、橫預朝政、多所裁定、自謂代父職者必我也、已而叔父道兼為關白、伊周憤恚、呪詛道兼、道兼尋薨、乃稱道兼曰七日關白、以為吾果得所願矣、初東三條太后及道長與伊周不協、而伊周以中宮兄為天皇所親寵、太后雅惡其為人、謂是兒一旦執權、幾誤國事、因屢請天皇令道長為關白、伊周益憤、時論譏其不自揆焉、故太政大臣藤原為光二女孤居鷹司第、伊周私其姊、先是華山法皇入京師、居外祖母家、聞為光次女美、以書挑之、不從、法皇屢往窺之、伊周疑其與姊通、告狀於弟隆家、隆家曰、兄勿憂、我能辨之、乃率輕俠數人夜覘法皇歸自鷹司、放矢脅之、誤中御衣、殆傷、事喧傳京師、天皇雖粗知聞、為法皇慙之、不驟推窮、至是伊周又修太元法、呪詛東三條太后、故事太元法、唯官修之、人臣所不可為也、事遂發覺、天皇震怒、命檢非違使捕伊周及弟隆家、伊周驚怖不肯出、檢非違使圍其第、伊周夜竊出、圖詣木幡先塋告別、是時中宮有娠、出居伊周第、天皇責中宮出伊周、中宮陳不在、天皇大怒、索之甚急、其夕伊周歸自木幡、官使宣勅、與隆家俱左降、中宮深憂悶、自截髮為尼、無幾生修子內親王、伊周隆家已赴配所、伊周途病、天皇聞而憫之、勅安置伊周于播磨、隆家于但馬、

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道長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顯光為右大臣、

八月、左大臣藤原道長罷左近衛大將、

九月、大納言藤原公季兼左近衛大將、是月藤原伊周逃還、勅押送太宰府、

伊周在配所、聞母疾亡、歸匿西京、天皇復命檢非違使捕之、徙於筑紫、

冬十二月、以藤原元子為女御、

元子、右大臣顯光女也、初顯光欲納之宮、以皇后故不果、及道隆薨、伊周貶、皇后居外、大納言公季女義子入内為女御、元子亦預選入宮、有寵、時天皇未有嗣、東三條太后每曰、唯生皇子者、吾重之、

已而元子患腹脹、以為有身、出就顯光第、途過弘徽殿前、殿中婦女推簾爭覩、簾腹膨脹、元子侍女見之曰、唯簾有身、覩者愧之、元子在顯光家、過期不娩、顯光憂之、使元子詣廣隆寺祈之、留宿數日、如臨産状、水出而腹脹愈、元子大愧、不復入宮、世作謠嘲之、後與參議源頼定奸、顯光大怒、手自髠而逐之、頼定愛慕不衰、元子遂蓄髮生子女云、

右大臣藤原顯光罷右近衛大將、中納言藤原道綱代之、

是歲、米價騰貴、至冬、京師屢火、

三年丁酉春正月、覲東三條院、

是春、以東三條院太后疾、奉幣二十社、勅大赦天下、常赦所不赦者咸赦除、

夏四月、召還藤原伊周藤原隆家、

先是、伊周妹中宮定子徙居平惟仲家、生修子内親王、天皇聞之、切欲見皇女、數命中宮入宮、中宮不肯應勅、外祖成忠勸曰、吾夢吉、宜急入宮、定子乃入居職曹司、天皇猶以為遠、徙之別殿、每夜至焉、寵皇女及定子、遂下勅赦伊周隆家罪、

六月、高麗遣使来獻書、廷議不報、

是時、高麗國牒文乖例、朝廷疑其有詐謀、不報、命縁海郡司嚴警邊備、

是月、覲東三條院、

秋七月、以大納言藤原公季為内大臣、

冬十一月、太宰府言獲高麗賊劫掠邊陲者三十餘人、

是歲、前大内記慶滋保胤卒、保胤賀茂忠行子也、家世業陰陽學、保胤夙棄其業、為書生、潛心文學、改姓慶滋、遊菅原文時門、才識日進、善屬文、文時嘗賜題賦詩、自謂未工、又復沈吟、保胤適至、見其稿賛曰、是絶唱也、君何不速獻、文時從其言、遂上之、果鳴于世、具平親王好文、從保胤而學、一日歷問當世文人、對曰、大江匡衡如鋭卒數百、擐甲策駿馬而過淡津、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齊名如雪朝坐瑤臺而彈箏、大江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舞、親王又問足下何如、曰、似舊上達部駕擯榔毛車、時聞其聲、世人謂不第其長短而評隲允愜、保胤資性慈仁、篤信佛教、身雖立朝、而志在山林、不營居宅、常寓於人、而居嘗當朝參、途遇一婢泣甚哀、訪其故、對曰、妾為主人借玉帶、路而遺之、恐得罪主人、是以泣、保胤乃解所帶與之、至凡犬馬類、皆善視之、以慈悲為時所稱、寬和中、

削髮改名寂心、自是經歷四方、練行精修、從僧增賀受止觀、遂極其蘊奥、至是逝、世稱內記入道、是

歲前鎮守府將軍源滿仲卒、滿仲、鎮守府將軍源經基長子、仕村上冷泉圓融華山四朝、爲人有勇畧善和歌、自王公以下皆器之、朝廷賴爲爪牙、天德中賊倉橋重弘等夜入其家掠資財、滿仲射獲重弘、勅索捕其黨中臣良村紀近輔等賊、又圍其家放火、越後守宮道弘氏來救、中賊矢而死、滿仲拒而却之、安和中會橘繁延謀反、滿仲上變、以功進階、滿仲性好漁獵、其子僧源賢患之、與惠心院僧都源信誘道之、滿仲大感悟、乃召從士謂曰、我久從戎事、未嘗懈緩、明日當剃髮、我爲武人止於今夕、汝輩善爲衛護、即使兵五百擐甲負弓矢環館、達旦、明日遂剃髮、悉放鷹鷂、燒網罟、從士五十余人亦從而剔髮、倶歸佛乘、創多田院、卒年八十六、有四子、曰賴光賴親賴信僧源賢、初、滿仲以意鎮護之任、非有利劔、不足以示威、數鳩冶工多作刀劔、皆不愜其意、聞筑前有良工、召而使作、亦不

如意、工憂之、祈神七日、精錬六十余日、乃得二刀、滿仲大悦、試斬死囚、其餘勢一截其鬚、一斷其膝、因名曰鬚截膝丸、源氏世傳寶之、後土御門帝勅追贈滿仲從二位、

四年戊戌秋七月、天皇患疱瘡、

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以禳疫瘡、

九月、太宰府言貴駕島人捕獲高麗賊、

是歲、自夏至冬、天下患赤斑瘡、夏秋之交殊甚、京師男女多死、

長保元年己亥春正月、以疫瘡流行改元、詔大赦、

三月、覲東三條院、

夏六月、禁内火、

天皇避火太政官、遂徙御一條大宮院、課諸國造宮、遣使柏原及後村上山陵告之、

秋八月、太宰府言擊高麗賊却之、

冬十一月、以藤原彰子爲女御、

彰子、右大臣道長女也、美晳豐艷、光澤如酸、鬒髮長於身二尺許、道長愛撫、常欲其貴、至是入内、爲女御、居飛香舍、侍女數十人、皆一時才色、而裝奩翫好珍奇精巧、世稱輝藤壺、天皇視彰子草紙巨勢弘高畫、藤原行成書、戯之曰、尤物蕩心、朕幾廢政、時彰子年十二、天皇曰、女御幼穉、朕如老翁、自顧有忸怩、天皇吹笛、侍御皆聚觀、彰子獨不視、天皇曰、女御何不視、對曰笛唯聽音、何視之、爲其敏慧如此、貴寵冠後宮、東三條院太后亦親待有加、

是月、中宮藤原定子生敦康親王、

中宮叔父道長與中宮父兄素不相善、聞中宮娠而出宮、是日道長故迎廷臣遊宇治家、中宮御輿將出、無一人造朝者、替延經時、其遭屈如此、至是生皇子、天皇未有嗣、乃大喜、欲見之、而憚道長不果、

十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王氏諱昌子、朱雀天皇女、冷泉天皇皇后也、朱雀唯有昌子一女、鍾愛最甚、生而未起歲、詔爲內親王、授三品、每欲其爲后、然皇女冊立、近古無例、且朱雀以無皇子、不果、臨崩作歌寓意、皇弟村上天皇知之、特勅爲皇太子妃、及皇太子登祚、立爲皇后、皇太子乃冷泉帝也、帝有心疾、皇后出居別宮、以故無子、天延元年爲皇太后、寛和元年太后創觀音院於比叡山、二年爲太皇太后、至是崩於橘道貞三條第、年五十、稱三條太皇太后、又稱觀音院太后、遺令葬事一從儉薄、

是月、頒新制十一條、

先是、散位平致頼與前下野守平維衡構兵而戰、又藤原致忠殺前相摸守橘輔政子、至是裁其罪、流致頼於隱岐、徙維衡於淡路、流致忠於佐渡、

二年庚子春二月、尊圓融皇后藤原遵子曰皇太后、改中宮藤原定子曰皇后、立女御藤原彰子為中宮、

皇后侍女有清少納言、中宮侍女有紫式部、並有才名、少納言清原元輔女、和泉式部大江雅致女、多淫行、紫式部藤原為時女、初嫁藤原宣行、生一女而寡、著文自娛、中宮好文詞、召為師、藤原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不從、時人稱焉、

秋七月、詔減造宮諸國徭半、

是秋大水、鴨河溢、京極以西人家多壞、

冬十月、宮成、徙御焉、

十二月、皇后藤原定子崩、

先是、皇后出居平生昌家、天皇欲召入宮、憚中宮而不果、會中宮出在父道長第、天皇時之、道長亦勸之、天皇悅、召皇后及皇女修子皇子敦康入宮、皇后曰、妾獨引退、無意復入宮、而今應勅者、殊欲一就天日、而使皇子得託、辭氣悽惋、天皇慰諭之、既而又有身、出就生昌家、憂欝成疾、兄伊周憂之、修法求助、一時僧侶皆憚道長、不肯來、至是皇后生媄子內親王、數日而崩、年二十五、初皇后疾作、敍述懷、又書後事繫之帳、伊周奉皇后遺意、修後事、皇后母妹稱御匣殿、嘗託敦康親王鞠育之、及皇后崩、奉敦康入宮、天皇幸之、有身、兄伊周隆家竊喜、禱徼福祉、及產不娩而卒、伊周隆家失望、○

是冬、疾疫起自鎮西、漸熾于京師、

三年辛丑春三月、修百座仁王會於大極殿、天皇臨焉、

以諸國疾疫流行也、

夏五月、祭疫神於紫野、建祠号今宮、

是月、轉讀大般若經於十二門、以禳疫、

秋七月、大納言藤原道綱罷右近衛大將、

八月、權大納言藤原實資兼右近衛大將、

冬十月、天皇與中宮行幸藤原道長第、設宴賀東三條院太后壽四十、

十一月、禁內火、

天皇避于職曹司、尋遷御一條院、勅造內裏、限以明年秋冬、且詔事從儉約、禁公卿官女著美服、

閏十二月、東三條院疾篤、

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以禳東三條院疾、

是月、覲東三條院、無幾、東三條院太后崩、

先是、太后疾劇、天皇延醫視之、太后不肯、天皇大憂之、万方禱祈、而以有鬼祟、太后遷藤原行成第、尋崩、年四十、遺令不置國忌山陵、停素服舉哀、天皇甚悲慟、水漿不入口、親寫佛經、薦冥福、每忌日修法華八講於慈德寺、慈德寺、太后所創也、

是歲、復藤原伊周及弟隆家本官、

先是、隆家與兄伊周倶赦歸京師、自絕交罕出、關白道長嘗詣賀茂、公卿皆從、隆家列在後行、道長慝其不平、同車行語、且誓曰、衆謂子前遭譴、我所奏定也、子意亦然、是時奉行宣旨、我豈不加一辭哉、然若我專之、今日何得有此行、天鑒在上、寧可欺罔、道長又嘗與廷臣會飲宴酣曰、如此之席無隆家則不樂、俄贈書招之、坐客霑醉、釋衣讙呼、及隆家至、為之歛容、道長促隆家釋衣、隆家諾而未肯、藤原公信自後褫其衣、隆家作色曰、我素非為卿等所侮弄者、今乃坎壈至此、衆咸失色、道長笑曰、我令飲宴與諸君遊戲、子亦強為之、躬起釋其袍、隆家乃悅、至是復中納言、特叙從二位、

四年壬寅春正月、以母后東三條院喪、停諸節會、

夏六月、為尊親王薨、

為尊、冷泉天皇第三子、幼喪母、與兄三條帝共鞠于外祖攝政兼家第、幼美姿儀、光彩射人、永祚元

年、授四品、拜彈正尹、後進二品、是歲以疾薙髮、尋甍、年二十五、為尊甚好色、通攝政伊尹女、遂納為妃、又與宮女和泉式部姦、每夜微行荒淫、因感疾至不起、天皇聞訃歎曰、若求邁死、其豈無他術耶、

勅造宮制度務從儉樸、

是秋、以天變大赦天下、左遷解官者復本官、

冬十二月、始置內侍所神樂、間歲舉之、

五年癸卯春三月、謁石清水廟、

是月、行幸賀茂社、

是夏、京師大水、害及禁闕、

冬十月、宮成、從御焉、

太政大臣藤原為光長子誠信、性嗜酒、弟齊信有令譽、誠信時望不及、天皇登祚、誠信遷任參議、尋叙從三位、兼左衛門督、是歲、中納言闕、誠信欲當之、竊謂齊信曰、此官我所欲也、弟勿望焉、齊信諾、左大臣道長雅重齊信才器、密諭之曰、子寧欲為中納言乎、我當奏授、齊信辭曰、是家兄所望、僕不欲先也、道長曰、乃兄不堪其器、子若不欲、則遷除遂在他人、齊信曰、僕但為兄避耳、儻他人可補者、豈不受命、道長遂以齊信為中納言、誠信以為欺己、自除目日絕飲食、握拳俯仰怒罵曰、我為齊信道長所沮礙、憤悶七日而薨、指甲透手背云、時人譏其不自揆、

寬弘元年甲辰夏四月、以華山法皇皇子清仁昭登並為親王、

清仁・昭登、倶華山帝薙髮後所生也、乃請以二子準冷泉上皇諸子、至是天皇敕以清仁為冷泉上

皇第五子、昭登為第六子、並為親王、清仁有二子、曰延信、兼文王、延信賜姓源朝臣、拜神祇伯、延信子康資王、清仁取為已子、亦拜神祇伯、自是世為神祇伯、家稱白河、兼文王官為正親正、子兼良亦襲父職、昭登不為華山法皇所愛、法皇嘗使清仁昭登鬪雞、昭登雞勝、法皇不悅、至為泣下、其偏愛如此、昭登後拜四品中務卿、

秋七月、改元、

冬十月、行幸松尾社、是月、又行幸松尾北野二社、

松尾北野行幸始于此、

十二月、以宇佐宮司訴、罷平惟仲太宰權帥、

二年乙巳春二月、大藏省火、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

秋七月、親試學生於弓場殿、

先是、以天變怪異、勅免左右獄重囚、至是、以中第生徒直御書所、

冬十一月、以從二位藤原伊周參預朝政、

先是、以伊周班大臣下納言上、至是有此命、

是月、禁內火、神鏡大刀契焚、

天皇避火神嘉殿、還職曹司、遂御太政官朝所、奉置神鏡於職曹司、諸衛護之、尋還御左大臣道長東三條第、奉移神鏡於東三條第、

十二月、遣參議藤原行成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告神鏡罹災、

宸筆宣命始于此、○是歲自夏至冬、天變數見、神社佛寺多怪異、

三年丙午、春二月、勅營宮殿、

三月、宴於藤原道長東三條第、

是日、奏樂賦詩、宴畢還御一條院、

秋七月、召公卿議改鑄神鏡、

是日、有蛇上殿、走向神鏡所在、因寢改鑄議、是月、大和守源賴親刻興福寺僧不法、僧二千余人詣闕訴之、左大臣道長慰諭遣還、

九月、行幸藤原道長第、觀競馬、皇太子從焉、

四年丁未、春正月、大納言藤原道綱兼皇太子傅、

是秋、筑前人大藏滿高殺大隅守菅野重忠於太宰府、

冬十月、太宰帥敦道親王薨、

敦道、冷泉天皇第四子、有文才、禁中御宴與具平親王每預焉、然為人美姿薄行、初求關白藤原道隆女為妃、妃性放縱、有文才、敦道延客則褰簾觀之、每會文人、妃或隔屏擲金、或品評其篇章、敦道愧而却之、再娶大納言藤原濟時女、及與和泉式部姦、亦却之、至是薨、年二十七、

五年戊申、春正月、以從二位藤原伊周准大臣、賜封一千戶、尋進正二位、稱儀同三司、

二月、法皇崩於華山院、年四十一、

法皇遜位後、歷遊名山古刹、其幸熊野也、徒步抖擻、備極艱苦、至病臥海濱、作歌自歎、數年後入京

師、稍近婦女、志操遂變、法皇初不受尊号、以故不得年官年爵封戶、及其居京東三條、太后與關白藤原道隆議、為法皇奏請置封戶、法皇心愈安焉、常憚藤原道長、欲得其歡心、道長子賴通充春日祭使、會天大雪、道長念之、作歌、法皇聞之、亦作歌慰藉之、又嘗賴通充賀茂祭使、道長出觀其行裝、法皇駕金車、盛飾從者、數過道長棚閣前、以見欵曲、道長大喜、以故奉承周密、其家設競馬遊讌、法皇臨觀焉、法皇性有巧思、宮室器翫創意出奇、又好和歌、其所親撰有拾遺集、法皇在位日無子、落飾之後、生四皇子、曰清仁親王、昭登親王、僧深觀、僧覺源、

是月、葬華山天皇於紙屋川上法音寺北、

遺詔停素服舉哀、稱曰華山院、

冬十月、行幸上東門第、

先是、中宮藤原彰子生皇子敦成於上東門第、至是天皇臨幸、飲宴奏樂盡歡、賜中宮母源氏兄頼通教通、及中宮司、道長家司位、道長喜曰、以中宮為子、於我無可恥、以我為父、中宮亦無可慊、然則謂中宮母得良夫、亦無不可耳、

以皇子敦成為親王、

藤原伊周常謂敦康親王必登青闈、及中宮生皇子敦成、大失望、時有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呪詛敦成、道長召明順詰責之、明順憂懼、數日而死、伊周亦坐呪詛事、停朝參、既而得釋、

十二月、冷泉南院成、上皇徙御焉、

六年己酉秋七月、中務卿具平親王薨、

具平、村上天皇皇子、嘗受業慶滋保胤、與紀齊名大江以言友善、資性英敏、有文才、能和歌、兼工音

律、陰陽醫術諸技藝、無不通曉、大江匡房嘗曰、古令人子能繼父業者、唯都在中、菅原淳茂、具平親王、菅原輔昭而已、其餘則亡聞焉、具平嘗有避世志、不果、天皇愛其多技藝、每宴會及節會、必促入侍、具平固辭焉、嘗和御製詩、有忽戴君恩還自恥風聲猶減漢東平句、時人感誦、又嘗與藤原公任論人麻呂貫之和歌優劣、具平以人麻呂歌為賢、公任不服、他日舉各十首鬪之、而人麻呂歌勝者八焉、當具平薨、朝議特停釋奠宴、蓋以喪一代文宗也、世與兼明親王並稱、呼曰後中書王、有二男一女、曰師房、頼成、嫥子女王、

冬十月、一條院火、

是時、延喜天曆御記、及累朝寶器多焚、天皇避火織部司、徙御左大臣藤原道長枇杷第、

七年庚戌春正月、以皇子敦良為親王、

准大臣藤原伊周薨、

伊周、關白道隆第二子、為人獷戾、數犯罪、而以為皇后兄、天皇特寬待焉、臨終、謂弟隆家曰、吾儕宿志不遂、齎恨入地、又誡子女曰、勿傚父誤身、以父名勿恥居下位、希世媚權、忍而為之、不能則不如晦跡山林為僧也、薨年三十七、

冬十一月、一條院成、天皇自枇杷第徙御焉、

八年辛亥夏五月、天皇不豫、

詔大赦天下、奉幣大神宮以禳、

六月、讓位於皇太子、立第二皇子敦成親王為新帝儲貳、

初、天皇欲立第一皇子敦康親王、為新帝儲貳、而皇后既崩、外舅伊周亦薨、弟隆家資望猶淺、以其無援、特憚道長、未果、密謀於中納言藤原行成、行成亦懼道長、勸立敦成、先是中宮養敦康、善視之、勸父道長立之曰、敦成猶幼、事未晩也、道長不可、遂奏請立敦成為儲貳、

是月、天皇崩於一條院、年三十二、

天皇慈仁為心、常憫民庶、寒夜嘗脱御衣、中宮藤原彰子異而問之、天皇曰、方今天寒、天下窮民其有不堪者、朕豈忍獨重襲哉、天皇自少好學、崇文詞藻過人、兼妙絲竹、藤原齊信語人曰、我嘗有所汲引、將私奏請、適聞玉音曰、凡事須要反淳素、我內甚愧、終不能請而止、是時藤原道長日獻御膳、自聞此言、不復進獻、天皇臨御於天下日久、一時人才輩出、自謂朕得人之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然遭道長專恣、政不由己、意雖疾之、力不能制焉、遂崩、世惜之、

火葬一條天皇於北山長坂野、藏御骨於圓融帝陵側、

遺詔停山陵國忌、及素服舉哀、稱曰一條院、

三條天皇 諱居貞、冷泉天皇第二子、母女御藤原超子、在位五年、

寛弘八年 辛亥 冬十月、卽天皇位、左大臣藤原道長右大臣藤原顯光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公季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資並如故、以顯光爲皇太子敦成傅、

詔左大臣道長知太政官文書、

以尚侍藤原妍子藤原娍子爲女御、

妍子、左大臣道長女、娍子、大納言濟時女也、

以皇子敦明敦儀敦平師明並爲親王、

是月、以冷泉上皇不豫大赦、尋崩於冷泉南院、年六十二、

上皇少而有心疾、讓位後遂不瘳、河內前司重通家在西京、門前泥濘、施板通路、有老翁露頂褰衣、將蹈板而過、重通猶劾、戲蹴撼其板、老翁顚仆地、從奴二人自後来、扶起而去、問之則上皇也、重通懼不肯出、及上皇大漸、左大臣道長入侍、上皇忽發聲而歌、道長大驚而去、天皇亦欲侍上皇疾、道長奏狀、以故而止、

火葬冷泉天皇於櫻本寺前野、藏御骨於山側、

十二月、天皇始聽政、

詔追尊所生女御藤原超子爲皇太后、

長和元年 壬子 春正月、以諒闇停諸節會、

二月、尊皇太后藤原遵子曰太皇太后、中宮藤原彰子曰皇太后、立女御藤原妍子爲中宮、

夏四月、立女御藤原娍子爲皇后、

初、天皇欲立娍子爲皇后、以彰子爲皇太后、妹已立爲中宮、父道長援之、積備裝奩、奢華過其姉、娍子竊語侍女曰、時勢如此、吾固知之、令復何怪、但當歸佛乘耳、天皇聞之憫其志、然憚道長不敢發、娍子自引退、無所怨望、道長勸天皇冊立、天皇曰、納言之女爲后、近古無例、得無遺物議乎、道長曰、追贈其父濟時、何不可之有、天皇嘉納、遣使濟時墓、追贈太政大臣、遂立娍子爲皇后、實非道長意也、是日、大臣以下多詣中宮、天皇遣使召之、無至者、天皇怒而不能制之、及置皇后宮職、皆憚道長而不就職、娍子甚不樂、獨右大將藤原實資曰、吾豈阿權臣而忽王事哉、乃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數人入朝應命、因是天皇竊倚賴實資、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詔赦天下、群臣敘爵賜物、一準舊典、

是月、大嘗、

十二月、卜定當子內親王爲齋宮、

當子、天皇女也、

是月、改元、

是歳、侍從大江匡衡卒、匡衡、參議音人四世孫、左京大夫重光子、受業祖父中納言維時、以文學著、所著有江吏部集、然位不稱才、仕途沈滯、每歎其轗軻、以終身、子舉周、時棟、並繼其業、匡衡妻稱赤染右衛門、亦有文才、嘗著書記藤氏盛事、曰榮華物語、

二年癸丑秋九月、行幸藤原道長第、觀競馬、

冬十一月、謁石清水廟、

十二月、行幸賀茂社、

是冬、天皇患目疾、使僧修法禱之、

三年甲寅春二月、禁內火、內藏掃部二寮罹災、

天皇及中宮東宮、避火太政官朝所、尋徙御藤原道長枇杷第、

夏五月、行幸上東門第、觀競馬騎射、

是月、勅定造宮諸司、課諸國司督作、限以明年三月竣功、

四年乙卯夏四月、詔大赦天下、

是春至夏、疾疫流行、死者盈路、因有此命、

秋八月、勅督罸諸衛官闕怠、

是秋、遣藤原懷平、源經房、藤原行成、藤原賴宗、藤原教通於伊勢以下四社、奉幣馬、以禱天皇不豫、

九月、宮成、徙御焉、

詔進造宮諸司位、修理職木工寮、以督緩過期不錄、

冬十月、勅左大臣藤原道長行除目於直廬、儀準攝政、

先是、天皇患目疾、朝會少臨御、道長屢諷勸天皇禪位、天皇惡之、已而目疾增劇、決意禪位、而欲使第一皇子敦明親王為新帝儲貳、道長沮之曰、諸皇子無堪儲貳者、唯先帝第三子可也、天皇益憤之、無復禪位意、乃詔道長、准攝政儀、令視除目、因謂近侍曰、朕令以除目委道長、使彼所為不義耶、乃自取天譴、朕不與焉、

內大臣藤原公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賴通代之、

十一月、禁內火、

天皇復徙御枇杷第、而目疾不瘳、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天皇遂喪明、

五年丙辰春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立皇子敦明親王為新帝儲貳、以左大臣藤原道長攝政、

天皇在位日、頗惡道長專權、常慮為其所忌、不自安、至是決意欲親詣名寺以禳疾、遂脫屣、敦明親王時年二十三、長於新帝十四歲、敦明不自安、道長亦不懌、天皇乃欲以右大將藤原實資為傅、實資以衰老不堪辭、朝臣擬東宮官屬者、亦皆畏道長固辭、右大臣藤原顯光女為敦明妃、因以顯光為傅、

國史綱鑑卷之十一　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二

馬杉　繫　編修

後一條天皇

諱敦成、一條天皇第二子、母中宮藤原彰子、在位二十一年、

長和五年丙辰春二月、即天皇位、時年九歲、外祖左大臣藤原道長攝政、右大臣藤原顯光內大臣藤原公季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賴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資並如故、

是月、尊先帝曰太上天皇、

天皇御左近衛府、試瀧口士人射、

卜定嫥子女王為齋宮、

嫥子、具平親王女也、是春、命外衛舍人帶弓箭警視陣中、又試帶刀騎射於右近馬場、

夏四月、課諸國造宮、

五月、太上皇幸比叡山、修七壇法、

是月、遣使宇佐廟、告即位、

冬十月、勅論諸衛官人闕直者停職務、

先是、上皇居枇杷第、以第罹災、徙攝政道長高倉第、至是徙御三條院、

十一月、攝政藤原道長罷左大臣、

是月、大嘗、

寬仁元年丁巳春正月、復踏歌節行射禮、

三月、以右大臣藤原顯光為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季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通為內大臣、

是月、謁石清水廟、

攝政藤原道長罷、勅其子內大臣賴通攝政、罷左近衛大將、班左右大臣上、弟權中納言教通兼左近衛大將、

夏四月、改元、

五月、太上天皇崩於三條院、年四十二、

上皇有四皇子三皇女、曰敦明、敦儀、敦平、師明、當子、禔子、禎子、獨禎子中宮妍子所生、餘皆皇后所出也、

是月、火葬三條天皇於石蔭、藏御骨於北山、

遺詔停素服舉哀、稱曰三條院、

六月、太皇太后藤原遵子崩、

遵子、圓融天皇皇后也、以其無子、時人呼曰素腹后、長德三年、受戒為尼、号東北院、又稱四條宮、崩年六十一、

秋八月、廢皇太子敦明、立皇弟敦良親王為皇太弟、

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傳、

皇太子敦明無罪而被廢、蓋前攝政道長策之也、初太子傅藤原顯光以舅故、每事擁護太子、然朝臣皆憚道長、不敢起居太子、及三條上皇崩、益甚、東宮官屬、下至廝役、亦皆顧後禍、不肯供職、庭草蕪沒、門可設雀羅、敦明不樂、遂有託疾逃青闈計、或告敦明曰、皇太后與相國謀、欲速廢殿下立敦良親王、或又言曰、相國方欲以女納殿下、敦明疑懼、辭位志決、召道長子能信言其情、道長聞而喜、謀之大納言源俊賢、俊賢曰、若欲擇日行事、恐有變、請速決之、道長即奏天皇及皇太后、皇太后曰、果然則宜立敦康親王、從先帝遺旨、道長不可曰、敦康無外戚援、不可立焉、遂矯詔廢皇太子、太子母后聞之、驚徃視、不及、悲惋不自勝、不知道長在坐、乃曰、皇太子何罪遽至此也、道長聞而憫笑、

是月、賜前太子敦明号曰小一條院、封戶仍舊、置年

官爵受領吏儀、准太上皇、

故事、立太子必傳壺切劍、及敦明立、託事稽緩、人知其不終也、是時、道長諸女已入宮、在家者又將俟時而進、唯第五女寬子未有所期、道長尚不欲其配常人、遂進爲敦明妃、以掩物議、敦明親徃其家成婚、寬子居留父家、每敦明徃、道長必擇在廷諸臣有資望者、侍讌、道長諸子已顯貴、亦皆自掌酒食、秉燭肅待、謂廢太子之勢勝於天子之尊也、

冬十一月、天皇與皇太后同車、行幸賀茂社、

十二月、以前攝政藤原道長爲太政大臣、

是冬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

二年戊午春正月、天皇加首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月、太政大臣藤原道長罷、

夏四月、宮成、徙御焉、以尚侍藤原威子爲女御、

威子、前太政大臣道長第三女、

冬十月、尊三條中宮藤原妍子曰皇太后、立女御藤原威子爲皇后、

是月、天皇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弟臨幸前太政大臣藤原道長第、

是時、三后皆道長女、天皇與太弟並道長外孫、於是道長大悅、作歌自頌、以望月無缺而喻、以語右大將實資、使和之、實資辭曰、秀歌不和、自古然也、

十二月、敦康親王薨、

敦康、一條帝長子、夙有令望、爲父帝所鍾愛、而憚道長、不得爲太子、及太子敦明去位、上東門院太后欲援立之、不果、太后子視敦康、厚給資之、藤原賴通素深屬心、納妻妹爲妃、經紀其家事、以故敦康資産常得不乏、而敦康悒鬱不樂、遂成疾薨、年二十、

三年己未春三月、以小一條院子敦貞爲親王、

敦貞、官至三品式部卿、

是月、刀伊賊船五十餘艘寇對馬壹岐、攻殺壹岐守藤原理忠、進入筑前、勅下符太宰府討之、

太宰權帥藤原隆家命郡人文室忠光等拒之、怡土郡、頗有殺獲、賊轉侵那珂郡、隆家再遣前太宰

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明範等拒之、賊船奄至、欲燒警固所、府兵奮戰、賊衆多中矢、退于能古島、數日賊復拔船越津、隆家預遣權檢非違使財部弘延邀擊、賊逃去、隆家乃遣太宰少貳平致行及種材等數將、發船三十餘艘追擊、賊拔肥前松浦、前肥前介源知擊走之、致行等船泊博多津、隆家閙諸將逗撓、遣少貳源道濟督促之、將士皆謂賊船頗多、請增我戰艦一時齊發、種材獨奮曰、若待造船而發、賊徒已逃、我忝功臣後、犬馬齡過七旬、雖不當一夫之用、願單身當賊、隕命王事、道濟壯之、同其議、勤兵解纜、已而賊衆遠逃去、是時官符未到太宰府、隆家先既發管内兵擊而却賊、乃奏捷京師、上諸將士功、公卿會議酬賞、權大納言藤原公任、中納言藤原行成等曰、所下勅符、雖有賞募之文、而符未到府先既發兵、不宜加賞、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資駁曰、昔者寬平中、新羅侵對馬、嶋司文室善友不待勅符擊走寇賊、朝議加賞、苟有功可錄、何問勅符到不到、如此而不賞、將何以勵後、權

大納言藤原齊信亦同其議、賞遂行、隆家召還京師、拜正二位中納言、種材爲壹岐守、種材、對馬守春實孫、春實、天慶中與小野好古倶討海賊藤原純友有功、隆家准大臣伊周弟、初以藤原道長威權日盛、快快不樂、竊有請外任之志、會太宰大貳闕、隆家請補其闕、乃任權帥、及赴任賜宴晝御座、在治頗有政績、爲士民所歸向、至是奏功、後辭中納言轉大藏卿、復任太宰權帥、寬德三年薨、年六十六、

夏四月、重命太宰府警備不虞、

是月、以前太政大臣藤原道長病、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以禳其病、

秋八月、皇太弟加首服、

詔、天下爲父後者、六位以下敍爵一級、寬仁元年以往調庸未進、咸從免除、是秋太宰府言、新羅送還刀伊所掠壹岐對馬男女二百餘人、

十二月、以藤原賴通爲關白、攝政如故、

四年庚申夏四月、天皇患疱瘡、

詔大赦天下、免調庸逋負、復天下今年田租半、其疾病者、使長吏躬親周視、特加優恤、是歲自春疱瘡流行、是月殊甚、因有此命、

六月、移藏一條天皇御骨於圓融寺、

是歲、太宰府言、南蠻賊侵掠薩摩、詔討之、

治安元年辛酉春正月、天皇始視除目、

二月、納藤原嬉子爲皇太弟妃、

嬉子、前太政大臣道長第四女、

是月改元、

夏五月、左大臣藤原顯光薨、

顯光、關白兼通長子、先是女延子入小一條宮絕幸、已而藤原道長女繼入宮、藉父勢奪其寵、延子失志歸家、顯光怨憤、一夜鬚髮盡白、延子遂以憂卒、顯光乃使僧道滿呪詛道長無驗、益恚遂成病薨、年七十八、後爲祟、世呼曰惡靈左府、

秋七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太政大臣、内大臣藤原賴通爲左大臣、關白仍舊、大納言藤原實資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敎通爲内大臣、實資兼皇太弟

傳、

冬十月、天皇與太皇太后同輿、行幸春日社、

是歲、亢旱、天下大饑、春夏大疫、死亡相繼、

二年壬戌秋七月、行幸法成寺、觀前太政大臣藤原道長慶金堂、

道長甚信佛乘、初造淨妙寺於木幡、後創法成寺於京極、以擬東大寺、大興功役、令公卿採官中諸司及神泉苑乾臨閣等石、以充其用、土木未就、道長罹病、子賴通欲亟其功、乃令諸國日穿綴於公事、勿怠此役、於是公卿以下日發數百役徒、遠近奔湊、至是成、天皇臨幸、為道長詔大赦天下、

冬十月、行幸平野、十一月、行幸太原野、

三年癸亥春正月、覲大皇太后、

萬壽元年甲子秋七月、改元、詔大赦天下、

九月、行幸關白藤原賴通第、觀競馬、

是日、令舍人及東宮帶刀等試騎射、

冬十一月、行幸松尾、十二月、行幸北野、

二年乙丑春三月、三條皇后藤原娍子崩、

娍子、為人清婉、生四皇子二皇女、常憚中宮妍子父藤原道長、出居父濟時家、無所怨望、三條帝亦寵顧不衰、初、村上帝授箏於濟時、娍子傳習妙究秘曲、三條帝在東宮、有僧屢出入宮中、一夕語及娍子、帝意動、遂使僧達旨、濟時大喜奉命、已而娍子入嬪于東宮、時年十九、後冊立為皇后、至是崩、遺令停國忌山陵素服舉哀、

三年丙寅春正月、覲太皇太后、上号曰上東門院、

是日、太皇太后落髮受戒、門院号始此、以宮職官屬為院別當判官代主典代、其他奉給如故、

四年丁卯春正月、覲上東門院、

是月、京師火、延燒民家、盜數劫路人、又入禁中奪女官衣物、尋近衛府圖書寮火、累代寶器書籍多罹災、

三月、納禎子內親王為皇太弟妃、

禎子三條天皇女也、先是皇太弟納藤原道長第四女禧子為妃、禧子生後冷泉帝數日薨、至是以禎子為妃、

秋九月、皇太后藤原妍子崩、

妍子、三條天皇中宮也、生後朱雀皇后禎子、世稱枇杷太后、

冬十一月、行幸法成寺、視前太政大臣藤原道長疾、

詔大赦天下、免調庸、加窮民賑恤、又賜度者十人、以救其疾、此時道長疾已篤、天皇視其羸瘦、憂懼泣下、道長奏謝曰、自古秉政者衆、而隆盛如臣殆罕、聖恩深厚、無復可言、天皇苦問所欲言、道長乃奏曰、法成寺已成、董役者未有賞、唯此為憾耳、天皇即下敕、授道長家司位、賜法成寺封五百戶、先是枇杷太后妍子、及皇太弟妃嬉子、前後崩薨、皆道長女、道長立朝四十餘年、始遭凶事、哀戚過度、遂致病云、

十二月、前太政大臣藤原道長薨、

道長、關白兼家第五子、資性豪爽、少而負氣、兼家常歆羨從姪公任為人、激勵諸子曰、我兒不及遠甚、寧得踏公任影哉、兄道隆道兼等自以為不如、伏首不對、道長獨對曰、小子不能踏影、或得踏其面耳、稍長工詩歌、兼善射御、源頼光一時猛將、嘗聞其臨急膽定、稱為道長有將帥器、兄道隆嗣子伊周弱冠超拜內大臣、道長疾其驕汰、叔姪間恒不相協、及政柄歸己、以國家外戚、高下在其心、一條帝以來車駕屢臨幸其第、賜賚累重、富殷於皇室、天皇嘗患癰、使僧禳而瘳、賞絹不得如數、乃取諸道長家給之、寬仁初、道長營上東門私第、課諸國司供其役、其輸大石也、至撤民舍遏行旅、令曳之、第成、王公以下贈賀相繼、其權勢率此類、薨年六十二、天皇為服錫紵心喪三月、祭祀節宴多從停廢、世稱法成寺攝政、又曰御堂殿、道長有妻二人、曰倫子、曰明子、倫子、左大臣源雅信女、生頼通教通彰子妍子威子嬉子、准三宮、稱鷹司殿、明子、左大臣源高明女、初高明謫于筑紫、明子尚弱、為

叔父盛明親王所育、已而父叔俱亡、東三條院太后憐其幼孤、取而養于宮中、撫視殷勤、侍女奉御皆分給焉、兼通諸子皆欲得之、太后不許、道長獨得通、遂生頼宗能信顯信長家、敘從三位、稱高松殿、以道長餘蔭、二妻子女皆顯貴、頗極榮寵、○是歲、勅禁賀茂祭車服華侈、又禁諸國吏營宅過制、及六位以下版築作垣、檜皮葺屋、

長元元年戊辰夏六月、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乱二總、殺安房守惟忠、詔檢非違使右衛門少尉平直方、少志中原成道等追討、

是日、下太政官符於東海東山二道、發兵討忠常、忠常、上總介高望曾孫、鎮守府將軍良文孫也、父曰忠頼、忠常幼居下總、稍長任上總介、為武藏押領使、以忠常世在東國、族衆強盛、恃勢暴橫、盤踞二總、不輸貢賦、不供徭役、遂舉兵反、

秋七月改元、

二年己巳夏六月、以小一條院子敦元敦昌、並為親王、

先是下官符北陸道、發兵討平忠常、又命檢非違使搜索忠常黨與在京師者捕之、

秋九月、以關白頼通疾詔大赦天下、

冬十月、太政大臣藤原公季薨、

公季、右大臣師輔第六子、生而喪所怙、村上中宮、公季姊也、憐其幼孤、取養于宮中、村上帝亦深加眷愛、服食一擬皇子、人臣鞠于宮中者、古未之有、時人異之、稍長敘任、歷事六朝、勤恪無怠、薨年七十三、贈正一位、追封甲斐公、謚仁義、是為閑院家祖、子實成、累官至中納言太宰權帥、

十一月、謁石清水廟、

是冬、檢非違使中原成道坐在軍不奏狀奪官、且下官符督責追討使平直方逗撓、

三年庚午春三月、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平忠常、棄印鑰逃還、以平正輔代之、

秋九月、勅甲斐守源頼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平忠常、以追討使平直方等久無功、詔召還之、

四年辛未春正月、覲上東門院皇太弟從焉、

是春耽羅人漂到、給糧放還、

三月、勅停式部卿敦平親王省務、

敦平、三條天皇第三子、是歲正月朝廷叙位、因太宰大貳藤原惟憲建請敦平謬舉良國王授四位、良國、太宰大監大藏種材子、嘗以私怨殺大隅守菅野重忠亡命、變姓名稱王氏、至是事覺、因使外記就敦平第質問、敦平語塞、即勅捕良國、已而聽敦平理省務、○是月、命法官論安房守平正輔、前右衛門尉平致經私闘罪、

夏四月、甲斐守源頼信奏賊平忠常降、

頼信、鎮守府將軍滿仲第三子、為人剛果明決、練達兵法、與兄頼光以驍勇稱、頼信奉勅討忠常、忠常侵掠州郡、雄視武總間、勢甚強大、先是平直方、中原成道等屢攻無功、至是頼信率兵抵常陸、左衛門尉平惟基諫曰、忠常負山帶水、軍鋒甚銳、難可猝攻、請俟兵集而進、頼信不聽直進、入下總、惟基乃率三千騎來會鹿島、忠常臨大水設壘、悉收舟楫、頼信乃不得濟、使大中臣成平往諭以利害、

招降之、忠常不從、頼信意賊必恃險不設備、不如直濟水出其不意、一鼓拔之也、使人探河水淺處、立葦為標、全軍乱流而進、忠常果不設備、見大衆掩至、不敢逆戰、惶怖出降、是夏、頼信以忠常凱旋、忠常病而途死、因斬首傳于京師、朝議嘉其功、叙頼信從四位上、為上野常陸介、拜鎮守府將軍、頼信以衰老不堪遠任、請改任丹波守、不許、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詔赦天下、授爵賜物、一準舊典、

十二月、卜定馨子内親王為齋院、

馨子、天皇女也、後為後三條帝中宮、

五年壬申春正月、覲上東門院、

三月、天皇從上東門院臨幸關白藤原頼通第觀花、

先是門院詣石清水、遂遊住吉社及天王寺、頼通以下朝臣從行、儀衛車服極華侈、此行亦儀衛頗華麗、令庶民縱觀、

八年乙亥春正月、覲上東門院、

先是連年大旱、諸大川皆涸、又連月大雨洪水、民不聊生、是歲秋復大旱、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賜老人僧尼穀、賑給貧民、

九年丙子夏四月、天皇以不豫薙髮、是日崩、年二十九、

臨崩將讓位於皇太弟、使關白頼通詣昭陽舍傳旨皇太弟、歸則已崩、遺詔祕不發喪、奉劔璽於皇太弟、數日而發喪、又遺詔停素服舉哀、喪司國忌山陵、天皇無皇子、唯有章子馨子二内親王、皇后

藤原威子所生也、而威子之外、復無妃嬪、

五月、火葬後一條天皇於淨土寺西原、藏御骨於淨土寺、後移藏於菩提樹院、

遺詔稱後一條院、天皇頗有文藻、受史記文選於大江舉周、其在位日、務省除民勞、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令我息肩、今而豈可不效力哉、

後朱雀天皇 諱敦良、後一條天皇同母弟、在位九年、

長元九年丙子秋七月、即天皇位、關白左大臣藤原頼通、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資、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教通、並如故、

九月、後一條皇后藤原威子崩、

威子、上東門院同母妹也、寬仁初、入為後一條帝女御、居飛香舍、帝尚幼、玩威子匣奩諸器、以為戲日、相親昵、威子兄教通、請納女生子、帝心悅、然憚威子不肯許、威子性妒忌、齡長於帝九歲、常恐寵移、防猜甚至、以故敦康親王女嫄子、及兄賴宗女延子、皆不得進、帝崩後、未幾患疱瘡、落髮為尼、尋崩、年三十八、

冬十一月、大嘗、

是月、卜定皇女良子為齋宮、娟子為齋院、

十二月、以皇子親仁尊仁並為親王、

是歲、自夏至秋、疱瘡流行、人民多死、

國史綱鑑　卷之十二　十三

長曆元年丁丑春三月、以中宮禎子內親王為皇后、立女御藤原嫄子為中宮、

禎子、三條帝女、母妍子皇后、以藤原道長孫女入內、初天皇在東宮、納道長女嬉子生親仁、又納禎子生尊仁、以故關白賴通無女可納、而嫄子敦康親王女、賴通妻妹也、故養為子納之、

夏四月、改元、

是夏、以安樂寺訴、遣左衛門權佐藤原隆佐於太宰府、推問權帥藤原實成、又但馬守源則理刑部大輔相奉、並有罪、流則理於土左、相奉於伊豆、

秋八月、行幸賀茂社、

是月、立皇子親仁親王為皇太子、內大臣藤原教通為傅、

冬十月、覲上東門院、

十二月、謁石清水廟、納章子內親王為皇太子妃、

是月、召還流人源則理等、

二年戊寅春正月、覲上東門院、

是夏、中納言兼太宰權帥藤原實成坐事除名、明年復本位、世稱閑院帥、太政大臣公季子也、

冬十二月、行幸春日社、

三年己卯春三月、延曆寺僧徒放火賀陽院焚之、

賀陽院者、上東門院所居也、初朝議將以圓城寺僧正明尊為天台座主、延曆寺僧徒聞之、以其非

國史綱鑑　卷之十二　十四

慈覺徒不受、遂詣關白賴通第、群聚訴迫者三千余人、破毀其門、因令檢非違使發兵士驅却之、捕首惡下獄、僧徒憤懣放火、劫賴通妹上東門院、勅索捕其徒下獄、

夏六月、禁內火、

天皇避火太政官朝所、是月祭主大中臣佐國有罪、流于伊豆、

秋七月、天皇自太政官徙御京極院、

是月、召還流人大中臣佐國、

八月、中宮藤原嫄子崩、

初嫄子入內、寵傾後宮、生祐子禖子二內親王、崩年二十四、

冬十二月、以藤原生子為女御、

生子、内大臣教通女也、

長久元年庚辰春正月、覲上東門院、

是夏、盜殺前肥後守藤原定任、勅閉關搜索、下官符諸國、懸賞購捕、此時京師盜賊群僧帶弓箭、連夜行火、殺掠行人、勅懸賞索捕之、

秋七月、京師大風、八省院倒、是日伊勢豐受大神宮正殿寶殿悉倒、

先是、天皇有幸伊勢志、而未果、會有此災、憂懼殊甚、親書宣命、每夜拜讀之、

九月、京極院火、

天皇避于法成寺、是日、内侍所神鏡罹災、勅收其餘燼、遷御故正三位藤原惟憲家、召諸卿議神鏡事、神鏡者、天照大神勅石凝姥命所鑄造、累朝授受、相傳為國家寶器、至是亡其形質、

冬十月、徙御内大臣藤原教通二條第、

是日、詔課諸國造宮、

十一月、改元、

十二月、行幸平野社、

二年辛巳春二月、行幸北野、

是春、花宴、召文人賦詩、親試擬文章生、

秋八月、行幸大原野及松尾、

冬十二月、宮成、徙御焉、

是歲、大納言藤原公任薨、公任關白賴忠長子、天元三年加元服於清涼殿、帝親授冠、為人聰敏、博綜衆藝、善賦詩、工音樂、最長和歌、與源俊賢・藤原行成俱為納言、掌典礼、而至於朝儀式目、則多出公任之手、寬弘初、藤原齊信位次超公任、公任觖望、稱疾不朝、上表辭職、不允、遣右中辨藤原經通就第敘從二位、從令入朝、無幾任權大納言、進正二位、藤原道長嘗與群卿遊于大井川、泛詩歌管絃船、各選其才乗之、公任請乗和歌船、他日語人曰、使我作詩如歌、必播名于世、悔當時不駕詩船、萬壽元年、喪其愛女、憂念不輟、遂上表致仕、意欲薙髮、恐兒孫不肯容、入北山長谷別莊、祝髮為僧、性素不好色、其妻先為尼、自是獨居、常樂閒寂、至是薨、年七十六、有著書數種、又撰和漢朗詠集、授女婿藤原教通、公任受業於高岳相如、以故朗詠集中多載其句、又撰今古三十六人秀歌、左右相配、至今傳世、子賴定亦善和歌、兼工書、仕至正二位權中納言、

三年壬午秋九月、臨幸關白藤原賴通第、觀競馬、

冬十二月、禁内火、

天皇避火太政官朝所、

四年癸未春正月、行諸節會於太政官廳、

是春、天皇徙御一條院、

冬十一月、右大臣藤原實資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通房代之、

十二月、一條院火、

天皇避火關白藤原賴通賀陽院、尋徙御東三條院、

寛德元年甲申夏四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通房薨、

通房、關白賴通長子、善和歌、年猶壯、薨無嗣、賴通悲悼遂成疾、天皇憂之、詔大赦天下、

秋八月、宋人至但馬、遣使存問之、

是月、朝議放同宋人、但馬國司源章任私奪其財物、宋商張守隆者訴之、因命章任悉還與之、先是筑前人清原守武竊往宋、至是事覺、詔議其罪、流佐渡、

冬十月、臨視上東門院疾、

是月、上東門院違豫、詔大赦天下、供養一萬僧以禱、

十一月、改元、

是冬、天皇視除目、見大人於屏風上、驚悸得疾、自是不豫、

二年乙酉春正月、天皇大漸、讓位於皇太子、尊天皇曰太上天皇、尋崩、年三十七、

二月、火葬後朱雀天皇於香隆寺、藏御骨於圓教寺、

稱天皇曰後朱雀院、天皇穎叡明、然藤原賴通專權、以故無拱仰成、無所施為、世以為憾焉、

後冷泉天皇諱親仁、後朱雀天皇長子、母尚侍藤原嬉子、在位二十三年、

寛德二年乙酉夏四月、即天皇位、立皇弟尊仁親王為皇太弟、追尊所生尚侍藤原嬉子曰皇太后、關白左大臣藤原賴通、右大臣藤原實資、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教通、並如故、

冬十一月、以權大納言藤原賴宗兼右近衛大將、

是冬、以太宰府管國訴、遣右衛門權佐藤原實綱推問權帥藤原重尹罪狀、

永承元年丙戌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實資薨、

實資、參議齊敏子、祖父太政大臣實賴養為子、甚見慈愛、為人剛直明達、不惑邪說、不阿貴權、初攝政道長專恣、舉朝阿附、實資獨侃然正色、屢發忠憤、天子倚賴焉、上東門院入內、其父道長乞一時名流作和歌屏風、中納言藤原公任為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時為大納言、獨拒之曰、安有官列上達部、而為女御資裝者耶、後一條帝有凶夢、或勸講最勝經、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己修政、邪不能犯也、園城寺僧明尊自稱夢有關寺牛自稱迦葉佛、乃往膜拜、朝野聞之翕然群詣、實資獨

不往、道長嘗有邪祟、實資往候、鬼忽憑人曰、賢者方來、我不欲見此人、欻有解散狀、道長病即瘳、時人稱實資曰賢右府、薨年九十、稱後小野宮、其日錄曰小右記、至今傳世、

二月、太政官火、

先是、一條院火、上皇與天皇皆御東三條院、已而天皇徙御太政官朝所、至是天皇避火大膳職、遂御內大臣藤原教通二條第、

三月、卜定嘉子內親王為齋宮、禖子內親王為齋院、

嘉子、三條天皇女、禖子、後朱雀天皇女也、

夏四月、改元、

秋七月、立章子內親王為中宮、

章子、後一條天皇女也、

冬十月、宮成、徙御焉、

十一月、大嘗、

是月、以內大臣藤原教通爲皇太弟傅、

十二月、皇太弟加首服、

二年丁亥春三月、謁石清水廟、

夏四月、行幸賀茂、

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教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頼宗爲內大臣、

是歲、前權中納言源顯基薨、顯基、大納言俊賢長子、少而好學、篤志典籍、仕後一條帝、受隆遇、然夙有退素志、常言、願得無罪見配所月、及帝崩、悲慕甚至、乃入拜梓宮、會不供燈、顯基歎曰、世情菲薄、一至于此乎、自古忠臣不事二君、吾不欲復立朝、遂削髮隱大原、博閱經論、練行精至、會患疽、悅曰、吾聞萬病至死、心神不變者、唯癰疽也、終絕醫藥而終焉、

三年戊子秋七月、以藤原歡子爲女御、

歡子、右大臣教通女也、

冬十一月、禁內火、

天皇避于太政官朝所、尋徙御京極院、

五年庚寅春正月、流大和守源頼親於土佐、子頼房於隱岐、

先是頼親訴興福寺僧徒不法、僧徒怒攻其館、頼親父子防戰、多殺傷僧徒、益怒、遂詣闕訴、故有此命、頼親、鎭守府將軍滿仲第二子、後召還頼房、復本位、

冬十月、覲上東門院、

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詔大赦天下、授爵賜物、一遵舊典、

十二月、以藤原寬子爲女御、

寬子、關白頼通女也、

六年辛卯春正月、小一條院薨、

先是長久二年、小一條院敦明薙髮、往延曆寺受戒、号天寂、薨年五十八、敦明、三條帝第一皇子、嘗立爲後一條帝太子、爲藤原道長所廢、

二月、尊先帝皇后藤原禎子曰皇太后、立女御寬子爲皇后、

秋七月、冷泉院成、天皇徙御焉、

冬十月、卜定敬子女王爲齋宮、

敬子、敦平親王女也、

七年壬辰夏五月、詔創神祠於天安寺東、修御靈會、以禳疫疾、

自前年冬疫疾流行、至是夏最甚、時人言、故左大
臣藤原顯光靈為祟、因有此命、京師御靈會始此、

是歲、天下大疫、
庶民死亡盈路、

天喜元年癸巳春正月、改元、

秋七月、天皇不豫、

是月、以皇后冷泉院有忌、
徙御藤原賴通賀陽院第、

八月、詔大赦天下禱不豫、

是冬、皇太弟所居
藤原能長第火、

二年甲午冬、十月、京極院火、

先是天皇御賀陽院、已而罹災、還御冷泉院、又徙
御藤原賴通四條第、遷御京極院、至是京極院罹

災、天皇避火民部卿藤原長
家第、復徙御賴通四條第、

三年乙未夏六月、毀冷泉院、運其材造一條院、

四年丙申春二月、一條院成、天皇徙御焉、

是春、召群臣於清涼殿、
作歌奏樂以賀新宮成、

秋八月、命前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源賴義討陸奥反賊安陪賴時、

賴時祖父忠賴世居陸奥、為俘囚酋長、父忠良為
陸奥大掾、賴時藉父祖業、勢益强大、橫行陸奥、劫
畧人民、部落皆服、遂為六郡豪帥、西界白河關、東
抵率土濱、衣川形勝當其中央、據險設關、跨有海
陸、資產豊饒、不輸貢賦、不供徭役、國守不能制、永
承中、國守藤原登任發兵數千人討之、以秋田城
介平重成為先鋒、親為後繼、賴時以諸部俘囚逆
戰、大破之、事聞、朝廷議以賴義幷陸奥守兼鎮
守府將軍赴討、賴義帥兵至陸奥、會大赦、賴時大
喜、傾心服事、賴義於是闔境清靜、已而賴義任滿
乃入鎮守府視事、賴時奉之恭謹、未幾賴義歸國
府、路宿阿久利川、有人夜斫屬將藤原光貞營、殺
傷人馬、賴義召光貞問曰、宿昔無有銜怨者邪、對
曰、賴時子貞任、嘗欲聘我妹、我賤其門族、不許、意
彼所為也、賴義將收貞任、曰是斫我也、非斫光貞
矣、賴時聞之曰、人之在世、誰不念妻子、貞任雖不
才、我何忍坐視其死、我衆固足拒戰、不如閉關俟
其來攻也、戰若不利、闔族同死、亦無所憾、遂閉關
復反、賴義報狀京師、奏請討賴時、賴義鎮守府將
軍、賴信長子、為人沈毅多武畧、最善騎射、嘗從父
討平忠常、頗得東人心、以
故坂東將士、多來屬焉、

冬十一月、謁石清水廟、

五年丁酉秋八月、下太政官符於東山東海二道、運糧食於陸奥、

是月、彗星見東方、長丈餘、先是賴義既發坂東兵、
得步騎數萬、賴時女婿藤原經清、平永衡、率兵歸
順、或惡永衡於賴義、賴義疑其陰謀、收永衡斬之、
經清不自安、乃歸于賴時、流言軍中、曰、賴時將遣
輕騎襲國府、時賴義及麾下妻子皆在國府、賴義
危懼、退救國府、使氣仙郡司金為時、進攻賴時、賴
時使弟僧良照拒之、為時雖頗有利、後援不繼、一
戰而退、與下毛野興重等招諭國內俘囚、俘囚長
安陪富忠應之、賴時聞富忠屬官軍、親往陳說利
害、從兵不過二千人、富忠設伏迎擊嶮岨、交戰二
日、賴時中矢而死、賴時有八子、長子盲目、稱井殿、
次貞任、宗任、僧官照、正任、重任、家任、則任、皆有驍
名、貞任糾合餘
衆、據於河碕柵、

九月、鎭守府將軍源頼義奏、賊酋安陪頼時伏誅、

是時、餘黨未平、且以兵革稔歲不登、糧食闕乏、兵衆離散、不得復合、頼義憂之、奏請賜官符徵發諸國兵士、輸納糧食、

冬十一月、源頼義與賊安陪貞任戰敗績、

是月、頼義親督兵一千八百餘人、擊貞任於河碕柵、時大風雪、人馬凍餒、貞任率精兵四千餘人出戰於鳥海、頼義大敗、士卒死亡殆盡、纔餘六騎、賊急圍之、發矢如雨、頼義子義家及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清原貞廣、藤原範季、藤原則明、皆驍勇奮擊、頼義馬中矢斃、景通得馬授之、義家及光任等殊死戰、景通長子景季、年二十餘、馳衝賊陣、斬其將數人、遂死之、和氣致輔、紀為清等、亦皆力戰而死、賊兵披靡遂退、頼義僅得脫焉、有相摸人佐伯經範者、頼義厚遇之、及軍敗、不知頼義所在、以意將

軍必戰沒、與從兵二三騎、亦衝賊陣而戰死、

十二月、以源頼義復任陸奥守、源齊頼為出羽守、討安陪貞任、

是月、頼義上解曰、諸國兵士軍糧、雖有徵發之名、而無其實、本國之民多逭避、不從兵役、出羽守源兼長無討賊心、非常天戮、何得征伐、書達京師、詔罷兼長、以齊頼代之、下官符諸國、徵發軍糧、齊頼遷延不發兵、糧運亦不至、貞任已勝、兵勢益强大、横行諸郡、劫略人民、賊將藤原經清率兵出衣川關、侵奪官物、

康平元年戊戌春二月、禁内火、

是春、京師數火、

夏六月、卜定正子内親王為齋院、

正子、後朱雀天皇女也、

秋八月、改元、

二年己亥春正月、一條院火、壺切劍焚、

天皇避火上東門院室町第、遷御關白頼通三條第、尚方有劍名壺切、累朝必傳東宮、及後三條帝為皇太弟、頼通不肯上、曰、縱雖正位青闈、自非藤氏出、則不可得、帝聞之曰、一劍何用、我不欲焉、至是罹災、及帝即位、關白教通修飾理裝之以上、

三年庚子春三月、覲上東門院、

秋七月、關白藤原頼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教

通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頼宗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實為内大臣、

是秋、流伊勢守藤原義孝於土佐、先是有人燒大神宮御廚、義孝坐得罪、因有此命、

八月、賀陽院成、天皇徙御焉、

四年辛丑冬十二月、以藤原頼通為太政大臣、關白仍舊、

五年壬寅夏四月、左大臣藤原教通罷左近衛大將、内大臣藤原師實代兼之、

是春、以陸奥守源頼義任又滿、敕高階經重代之、國民素慕頼義威名、不受經重指揮、經重乃罷歸、

賴義銳意勦賊遣使諭出羽俘囚長清原光賴及弟武則為援光賴猶豫未決賴義屢以珍寶啗之說以大義

秋七月行幸賀茂社

是月出羽人清原武則率子弟部下萬餘人出援賴義賴義進迎武則與議軍事會有鳩翔於營上衆以為瑞賴義以下羅拜之乃分兵為七隊進至磐井郡荻馬場將攻貞任叔父僧良照小松柵會日暮且以凶日不發武則弟武貞賴貞等進覘地勢從卒放火於柵外民舍賊驚譟連發矢石賴義謂武則曰兵貴乘機不必拘日時乃使騎兵圍柵攻之深江是則大伴員秀等與從兵二十餘人斫柵而入短兵接戰柵中大亂貞任弟宗任將八百騎出戰賴義驍騎平眞平菅原行基等力戰敗之清原武道別備險要宗任精兵三十餘騎來襲武道逆戰殺傷殆盡賊棄柵逃走遂縱火燒柵賴義

退勞士卒不敢追擊會霖雨留十八日軍乏食磐井以南諸郡盡屬宗任奪官軍輜重賴義憂之使兵千餘人防之又分遣三千餘人刈稻為糧營中留者六千五百餘人

九月關白藤原賴通罷太政大臣

是月安陪貞任伏誅賊徒悉平

先是貞任偵賴義營中兵寡自將精兵八千來襲賴義作長蛇陣邀戰呼聲動天地自午至酉遂大敗之乘勝逐北至磐井川殺賊兵百餘獲馬三百餘匹賴義謂武則曰今日縱賊明日復振乃使武則以精兵八百乘夜追之賴義還營勞士卒親問創痍衆皆感激爭樂為之用武則自間道襲貞任攻破之殺傷甚多貞任退保衣川關賴義親將兵攻之道路險隘加以霖雨水溢軍不利武則竊遣兵燒賊將藤原業近柵貞任望火大驚棄關保鳥海柵賴義進攻大麻生野及瀨原二柵拔之遂擊鳥海柵貞任不能拒退保廚川柵賴義入鳥海柵進拔黑澤尻柵連破鶴脛比與登利柵遂圍廚川嫗戶柵貞任構樓櫓施鉄蒺藜守備甚固官軍肉薄攻之賊發矢石澆沸湯官軍死者數百人賴義令士卒壞民屋塡塹湟刈草積河岸乃下馬遙拜皇城禱八幡神自取火稱神火投之暴風忽起烟焰漲天樓櫓壘柵一時灰燼柵中擾亂官軍急攻之賊兵數百突圍死戰武則紓其一面賊衆逃走賴義追擊殲之貞任揮劍出戰官軍攢鋒刺之不殊乃載大盾舁至賴義前賴義責其罪貞任不言而死又獲子長千代弟重任及藤原經淸斬之無何弟宗任家任伯父為元等出降叔父良照逃至出羽為出羽守源齊賴所執其他子弟一族皆降餘黨悉平

六年癸卯春二月梟安陪貞任等首於京師詔賞源賴義及子義家義綱清原武則等軍功進官爵

先是賴義遣藤原季俊物部長賴函送貞任重任經清首於京師朝廷賞其功拜賴義於正四位下伊豫守義家於從五位下出羽守義綱於左衛門少尉武則於從五位下鎮守府將軍

七年甲辰春三月伊豫守源賴義以降虜至自陸奧

朝議不許降虜入京命放安陪宗任正任眞任家任并家屬於伊豫僧良照於太宰府賴義奏請賞有功將士十餘人朝議不決

秋九月行幸東北院

冬十二月右大臣藤原賴宗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師房代兼之

治曆元年乙巳春正月右大臣藤原賴宗罷尋薨

賴宗、攝政道長子、工和歌、時論與貫之兼盛相配、少累陟清要、嘗右大將闕、賴宗謂、已當補之、而廷通房超拜、賴宗失望、杜門不朝、無幾通房薨、賴房代拜之、薨年七十三、子曰兼賴俊家、

夏六月、以內大臣藤原師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師房為內大臣、

秋八月、改元、

是秋、天皇親書金字法華經、修八講於禁中、薦先帝冥福、

冬十月、行幸法成寺、觀慶佛堂、

是歲、伊豫守源賴義上疏、請賞陸奧征役有功者、曰、依勳功蒙恩賞、本朝異域、軌躅多存、或起徒隸、以昇金紫之高位、或出卒伍、以至將相之崇班、賴義以功臣末葉、夙懷忠節、嚮者陸奧夷賊領郡縣、

以為胡地、驅人民以為蠻虜、不從國務、數十年如忘皇威、就中近古以來、暴惡為虐、朝廷任賴義、以彼國務、專委征伐、銜鳳凰明詔、向虎狼巢窟、紆甲冑以赴千里之外、交矢石以忘万死、賊魁安陪貞任以下伏誅戮、或傳首京師、或梟馘隴道、其餘醜虜宗任等以下束手歸降、夷狄之居、已為公地、叛逆之輩皆為王民、依其功績、臣等已進官爵、而猶逗留東奧者、蓋有以也、征戰之間有軍功者十餘人、雖請抽賞、未有裁許、仰待綸言、已以踰歲、未得赴任於伊豫、況去年九月方賜任符、戒途上淹滯、夫四年之任、空過二年、彼國官物不能徵納、而封家納言、其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勤進濟、方今彼國吏言、頻遇旱損、須迴興復計、賴義非所堪也、蓋賴義希有之大功、豈無殊常厚賞哉、昔班超平西域、早封千戶侯、今賴義征東夷、盍賜重任之賞、班超以三十年彰功、賴義僅以十三年立勳、遲速已有優劣、採擇何無哀矜、望請天恩依征夷功、速下陸奧重任宣旨、朝議不報、

二年午丙秋七月、赦流人源賴資、僧靜範罪、

先是賴資坐與上野介橘惟行私鬭、燒宅殺人、流于土佐、靜範與興福寺僧徒、竊發狹城盾列池後陵、盜寶物、流于伊豆、至是赦其罪、

三年未丁冬十月、行幸平等院、

先是藤原賴通、捨宇治別莊為寺、名平等院、至是天皇臨幸、賜封三百戶、賴通飾舩奏樂迎駕、奉獻極其精豐、駐蹕三日、敕曰、前太政大臣名雖君臣義如父母、乃准三宮、賜年官爵封戶、遵長房故事、

十二月、藤原賴通罷關白、特敕咨詢政事、

四年申戊春正月、天皇不豫、

是春、使仁和寺性信親王禳不豫、大赦天下、

夏四月、以左大臣藤原教通為關白、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改中宮曰皇太后、皇后曰中宮、准三宮、以藤原歡子為皇后、

是月、天皇崩於賀陽院、年四十四、

五月、火葬後冷泉天皇於舩岡西野、藏御骨於圓教寺、

後三條天皇諱尊仁、後朱雀天皇第二子、母皇后禎子、在位五年、

治曆四年申戊秋七月、即天皇位、年三十五、

先是先帝崩日、關白藤原教通率公卿侍臣、奉劍璽於天皇、天皇猶在東宮、從群臣建請即踐祚、至

是即帝位於太政官廳天子即位官廳始于此

關白左大臣藤原教通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實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師房並如故

初後朱雀帝疾大漸顧命關白賴通輔後冷泉帝欲以天皇為其東宮而以非藤原氏出賴通意不欲立之曰立東宮尚未晚也帝能信認言白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人後朱雀帝曰賴通不欲立東宮故止能信曰聖慮已然宜早決定不可過今日也於是即日以天皇立為皇太弟賴通不能止之故與天皇不協賴通又嘗欲傳關白於子師實密啓之上東門院門院以非其父道長夙志致手書於後冷泉帝勿聽其請由是傳關白於教通而約他日必傳之師實於是賴通意不平遂屏居宇治及天皇即位教通亦累表辭關白不聽乃命罷左大臣是時天皇禁國司再任教通將造南圓堂

令大和守督役將任滿教通為請其再任天皇奮髯震怒曰國家特重攝關者以其或為外祖之故爾朕則異於是何憚之有峻却其奏教通艴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公卿咸起隨教通而出天皇不得制之即召還許其所請

八月造大極殿是月以皇子貞仁為親王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二條第火

是秋天皇還御藤原教通二條第至是罹災天皇避于閑院遂遷御大宮第

延久元年己酉春二月卜定俊子內親王為齋宮

俊子天皇女也

上太皇太后禎子号曰陽明門院

是月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一切罷之雖在二年前券契不明及有蠹蝕者妨國務者皆停止

三月謁石清水廟

是日在道乘輿損壞還宮乘輿又壞以其粗造也先是時俗日趨華侈天皇欲革其弊乘輿鹵簿務從省約所過都人士女觀儀衛車有金飾者命剔去其飾雖貴族不假後幸賀茂絕無駕金飾車者

夏四月改元

是月立皇子貞仁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藤原師實為傅

是夏天皇徙自大宮第御賀陽院

秋七月尊皇太后章子為太皇太后中宮藤原寬子為皇太后立馨子內親王為中宮

馨子後一條天皇女先是為齋院天資溫順父帝與母后深愛重之及父帝崩罷職與母后居母后崩從上東門院天皇在東宮時上東門院納馨子於東宮藤原賴通教通等奉事備至已而誕皇子皇女皆夭至是立為中宮

停諸國御廚贄後院御贄始令御廚子所進菜蔬

是秋遣前駿河守平維盛撿非違使源家宗等於大和捕山賊致親誅之

八月行幸賀茂社尋覲陽明門院

是月關白藤原教通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師實為

左大臣内大臣源師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爲内大臣、

冬十月、卜定佳子内親王爲齋院、

佳子、後三條天皇女也、

閏十月、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民訴訟、

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詔大赦天下、叙爵賜物、一準舊典、

二年庚戌春二月、定絹布制、

是春、遣撿非違使、逮捕狩獵剪伐於盾列南北陵域者、

是月、禁内火、主殿寮官員撲滅之、

詔停近江今年日次御贄、廢筑摩御廚、令高砂御廚進菜蔬、停獻魚、

覲陽明門院、

三月、以關白藤原教通爲太政大臣、職仍舊、

是夏、遣使備前、撿察銅金緑青、

秋八月、敕遣權大納言源隆國參議源經信等修石清水放生會、著爲恒典、

石清水放生會始于此、

行幸春日社、

冬十二月、慶圓明寺、天皇臨幸、皇太子從焉、

三年辛亥春三月、課諸國造營宮城、

敕置修理左右宮城使、

是月、以源基子爲女御、納藤原賢子爲皇太子妃、

基子、參議基平女也、

秋七月、親試侍臣詩、

八月、關白藤原教通罷太政大臣、

以皇子實仁爲親王、是月、宮成、徙御焉、

冬十月、行幸日吉社、

日吉行幸始于此、是冬、宴清涼殿、

四年壬子春二月、天皇下東庭、遥拜大神宮三日、

三月、行幸稻荷祇園兩社、

稻荷祇園行幸始于此、

夏四月、大極殿成、

天皇臨御大極殿、設宴奏樂賦詩、王公以下賜物有差、

秋八月、定沽價法、又定斗升法、用長保例、

天皇嘗欲審量制、至是命新作器、使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之、天皇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資仲等率藏人出納小舍人、量殿前庭沙試之、又取穀倉院米量之、天皇臨觀焉、後世遵用、謂之延久宣旨、

升、又命造方櫃容壹斛、以石爲鍾衡其輕重、其器傳在穀倉院、

冬十月、行幸圓宗寺、

圓宗寺、初称圓明寺、無幾改今名、天皇所創造也、

十二月、天皇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尊天皇曰太上天皇、又稱一院、

天皇在儲位二十餘年、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又數緣事積怨、關白賴通、而含忍不發、及即帝位、痛抑其權、奪之政柄、賴通退居宇治、憚天皇威嚴、敢斂藏蹤跡、教通雖居台輔、備員而已、天皇專尙儉素、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胡椒、以充御膳、其嘗造圓宗寺、慮損國用、務從質朴也、天皇自少好學、才能絕倫、嘗著禁秘記鈔、至今世寶之、又通佛乘、又善吹笙、或問大江匡房曰、主上文才誰

之比、對曰、殆與大江佐國抗衡、佐國、參議朝綱曾孫、頗善詩文、嘗試於校書殿對策登科、仕後朱雀、後冷泉及天皇、白河四朝、爲掃部頭、才名著於當世、匡房以天皇與之比、一條帝以來政歸相門、朝憲稍弛、天皇剛健嚴明、不受權臣牽制、勵精圖治、躬親機務、俗反淳素、規模大定、公道是依、請託不行、理苟不合、則雖太后所言、猶不肯從、因是皇綱再張、群下肅然、當是時、大江匡房源經信藤原資仲、源隆俊、源隆綱、並任參議、匡房以嘗侍東宮、最被眷遇、經信以強敏稱、資仲右大臣實資孫、頗有祖風、隆俊隆綱、並權大納言俊賢孫、權大納言隆國子、隆國在後冷泉朝、特寵無礼、天皇在東宮銜之、及即位、欲洩忿於其子、當隆俊入直竊窺之、見其正笏端坐、處事敏給、乃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時有射狐於齋宮者、朝議定其罪、或曰、狐未死、隆國抽筆書識曰、雖有欽羽之号、未見首立之實、天皇愛其文藻、乃登用隆俊隆綱、隆國第三子、俊明爲左少將、會禁內火、天皇避之、路人喧塡、俊明執弓毆逐、乘輿得前、天皇大悅、因亦受恩、其愛才如此、天皇有五

皇子四皇女、曰白河帝、實仁親王、輔仁親王、皇子某藤原有佐、聰子內親王、俊子內親王、佳子內親王、篤子內親王、

國史綱鑑卷之十二　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三

馬杉　繫　編修

白河天皇

諱貞仁、後三條天皇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茂子、在位十五年、

延久四年壬子冬十二月、即天皇位、立皇弟實仁親王爲皇太弟、關白藤原教通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實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師房内大臣藤原信長並如故、以師實爲皇太弟傅、

五年癸丑春二月、卜定淳子女王爲齋宮、

淳子、敦賢親王女、小一條院孫也、

太上皇與陽明門院及聰子内親王、幸石清水住吉、天王寺、關白藤原教通以下公卿多扈從、

三月、卜定篤子内親王爲齋院、

篤子、先帝女也、

夏四月、太上皇不豫、天皇覲幸、侍醫藥、詔大赦、

是月、太上皇病劇、欲御圓宗寺、而終焉、不果、徙御但馬守源高房大炊御門第、

是月、太上皇落髮、天皇覲幸、

初、園城寺奏請建戒壇、以延曆寺沮之、不聽、又以大僧都勝範爲天台座主、以故園城寺僧徒不平之、於是太上皇謂新羅明神爲崇、以致疾、自作祭文禱之、無驗、病益劇、

五月、勅僧五百人轉讀法華經千部、以禱法皇病、追尊所生藤原茂子曰皇太后、

茂子、中納言公成女、大納言能信子養之、有姿色、法皇在東宮日、納爲御息所、生天皇及四女、康平五年六月薨、至是追尊之、贈能信太政大臣正一位、

是月、法皇崩於大炊御門第、年四十、

火葬後三條天皇於神樂岡南、藏御骨於禪林寺、置國忌於圓宗寺、稱後三條院、

秋七月、以藤原賢子藤原道子爲女御、

賢子、權大納言顯房女、左大臣師實養爲子、天皇在東宮時、納爲御息所、至是爲女御、道子、權大納言能長女也、

九月、將造豐樂院、天皇遷御前關白藤原賴通高倉第、

是冬、宋主趙頊附僧成尋、獻金字法華經大藏經及錦二千段、

承保元年甲寅春二月、前關白藤原賴通薨、

賴通、攝政道長長子、承父祖餘烈、專制朝命、驕侈過於道長、嘗作高陽院、華麗無比、弟教通造二條第、亦極宏壯、賴通不悦、謂子師實曰、教通大營私宅、充塞街衢、無乃踰制乎、師實曰、固也、雖然家族所爲、孰敢容議乎、賴通領焉、自是競廣第宅、丘以侈麗相高、初、賴通欲傳關白於子師實、弟教通已

爲關白、於是約他日必傳之師實、而教通久無傳意、賴通責之曰、卿宜踐舊約、吾見師實居職、則足瞑目矣、教通曰、非吾所得而私也、於是賴通憾焉、薨年八十三、世稱宇治關白、有三子、曰通房、早薨、次師實、俊綱、俊綱爲人真率、家甚富饒、官至尾張守修理大夫、

夏六月、上太皇太后章子內親王号曰二條院、尊皇太后藤原寬子曰太皇太后、尊後冷泉皇后藤原歡子曰皇太后、尊先帝中宮馨子內親王曰皇后、冊立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

初、藤原賴通每戒子師實勿闕朝參、後三條帝嘗使藏人覘外朝某某在否、師實未嘗不在、帝召與語、問其有女否、對曰有焉、即命嬪事東宮、師實實無女、以所子養妻姪對、賢子是也、至是賢子立爲

中宮、師實感喜、即夜詣宇治謝父賴通、曰、非遵庭訓、安得此榮、

秋七月、天皇還御清涼殿、

八月、改元、

冬十月、上東門院藤原彰子崩、

彰子、攝政道長女、一條天皇中宮也、生後一條帝及後一條帝、崩、出居枇杷第、及後一條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嘗創一宇於法成寺東北、謂東北院、晚年徙居焉、稱曰大女院、以別於陽明門院、二條院、崩年八十七、母儀累朝、崇奉至重、福壽兼備、後世言椒房貴盛者、以上東門院爲稱首、

十一月、大甞、

十二月、卜定齊子女王爲齋院、

齊子、小一條院女也、

二年乙卯春正月、行幸左大臣藤原師實第、以皇子敦文爲親王、

敦文、中宮賢子所生、賢子、關白師實養女、是歲俱在師實第、天皇臨幸、以爲親王、歌舞宴樂盡歡、

二月、謁石清水廟、

先是、延曆寺僧徒以事恨園城寺、率衆焚其堂宇、是月、又與園城寺僧爭建戒壇相鬪、互有死傷、

夏四月、行幸賀茂社、

秋八月、創法勝寺於白河、尋遷御賀陽院、

先是、散位源基宗有罪除名流於佐渡、是月、少內記藤原爲定坐忿發播磨官倉、炮殺百姓、除名流

於常陸、

九月、關白藤原教通薨、

教通、攝政道長子、稱大二條殿、代兄賴通爲關白、權勢動傾朝家、而先帝及天皇善制馭之、不能復擅政、薨年八十、贈正一位、有二子、曰信家、信長、

冬十月、以左大臣藤原師實爲關白、罷左近衛大將、

先是、教通寢疾、奏請子信長代己爲關白、天皇意許之、師實欲踐舊約、自爲關白、竊聞叡意、以失望、天皇偶至中宮、會中宮梳髮、視淚隨濕席、怪而詰之、中宮曰、左府竊聞陛下意、不堪憂愧、將晦跡林藪、若然則妾亦與君王永訣矣、天皇大驚、俄召職事、勅師實爲關白、中宮者、師實養女、

十二月、行幸春日社、

關白藤原師實罷、皇太弟傅右大臣源師房代之、兼左近衛大將、內大臣藤原信長兼右近衛大將、以皇弟輔仁為親王、

是歲、伊豫守源賴義卒、賴義鎮守府將軍賴信長子、少而為小一條院判官代、院好畋獵、賴義每從、善用弱弓、斃猛獸、上野介平直方見而奇之、謂曰、我雖不肖、為名將胤、雅好武藝、而未嘗視控弦之巧如子者、請以女為箕帚妾、賴義納之、尋為相模守、相模國俗尚驍勇、賴義在任、愛士好施、咸風大行、強悍徒皆如奴僕、會坂以東弓馬士、爭為門客、已而赴任陸奧、討安陪賴時及其子貞任斬之、凱旋京師、途過相模、創八幡神宮於鎌倉鶴岡、報賽戰勝焉、官終正四位下伊豫守、卒年八十八、有三子、曰義家義綱義光、皆有驍名、

三年丙辰春三月、謁石清水廟、

夏四月、行幸賀茂社、

自是每年三月謁石清水、四月幸賀茂、以為定式、

冬十月、行幸松尾北野、又行幸大井河、獵於嵯峨野、

公卿侍臣皆從、

十二月、自賀陽院徙御六條宮、

先是造六條宮成、至是車駕遷御、

承曆元年丁巳春二月、覲陽明門院、

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弟傅源師房薨、

師房、具平親王長子、甫生二歲、父王奇之、曰、此兒有將軍相、後必為大將、及長才識博洽、善屬文、兼工和歌、關白藤原賴通約為父子、以其妹妻之、或有竊言其醜者、師房曰、夫婦者暫時之偶合、美惡不足以累心、後至從一位右大臣左大將、時人言以妻故得此顯達、及病篤、天使就第拜師房太政大臣、是日薨、年七十、稱土御門右大臣、所著有叙位除目鈔、土右記等書、子俊房顯房師忠廣綱、

夏四月、以參議藤原師通兼左近衛大將、

五月、遣權中納言源資綱於伊勢、奉幣大神宮、

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以禳災異、

秋七月、以香椎廟火廢朝五日、

是秋、以天皇不豫、及疱瘡流行、奉幣二十二社、以禳厄、

冬十月、自六條宮徙御賀陽院、

十一月、改元、

十二月、行幸祇園稻荷、又臨幸法勝寺、

先是創法勝寺、至是成、車駕臨幸慶之、給封一千五百戶、

閏十二月、自賀陽院還御大內、

是歲、權大納言源隆國薨、隆國、權大納言俊賢第二子也、性畏暑、構別莊於宇治、每夏月休暇、往而居焉、招來往人、隔障而坐、自聽其談說、隨而筆之、若方俗閭巷小事、亦莫不錄、積成卷、編曰今昔物語、後人頗增益之、又有傚前書述之者、曰宇治拾遺物語、薨年七十四、世稱宇治大納言、有三子、曰隆俊隆綱俊明、皆班清要、

二年戊午秋八月、卜定媞子內親王爲齋宮、

媞子、天皇女也、

是月、自大內徙御賀陽院、

冬十月、始修大乘會於法勝寺、

是日車駕臨幸、授僧徒官位有差、是月以呪詛故、敕檢非違使捕威儀師恩紹・奉膳高橋信季鞫問之、

十一月、還御大內、

是歲、流人源基宗・藤原爲定逃歸京師、敕再流基宗於下野、爲定於常陸、

三年己未春二月、伊勢內宮外院火、廢朝五日、

是時、神宮印鑰及累朝文簿蕩盡、敕遣右中辨藤原通俊於伊勢檢察之、遣參議藤原伊房奉幣、再遣權中納言藤原實季奉幣、

夏六月、敕諸衛及檢非違使拒延曆寺僧徒、

延曆寺僧數百人、擐甲執兵入感神院、訴祇園別當讓補事、朝廷令檢非違使等諭却之、

秋八月、敕前下野守源義家討平美濃亂、

先是右兵衛尉源重宗與散位源國房搆兵戰於美濃、因有此命、重宗、義家從祖父賴光叔父滿政曾孫也、國房、賴光孫也、初義家從士爲國房所詬辱、義家未之知、方父賴義修佛事、義家在座、會有人耳語義家、告以其事、義家蹶然起反館、賴義遣人視之、報曰方著戎衣裝鞍馬、賴義曰、向吾見其毛髮上指、必有以也、亟令止之、曰、汝有所忿、宜待佛事終、然後發、因鎖其門、義家破鎖而出、從騎僅三人、馳至關山、追及者十五騎、明日至美濃、見兵二十五騎、燒國房家、國房逃、從騎謂義家曰、吾知蹤跡、請獲而殺之、義家曰、我憾已報、可以已也、廼還、至是義家奉詔討重宗等、重宗聞之遁匿、已而重宗與國房合兵拒義家、義家擊破之、遂誅重宗、○是月相撲人權大夫爲季殺本國押領使景平、景平族發兵攻爲季、○爲季景平二人姓闕、

冬十一月、以皇子善仁爲親王、

四年庚申春二月、賀陽院火、天皇還御大內、

是春、京師數火、高倉・三條二宮並罹災、

夏四月、行幸關白藤原師實堀川第、

是夏、天皇遷御堀川第、

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信長超拜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俊家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能長爲內大臣、兼皇太弟傳、權大納言源顯房兼右近衛大將、

不歷左右大臣、直拜太政大臣、以信長爲始、

閏八月、太宰府上奏高麗王獻方物求醫、

朝議以其牒狀無禮卻之、令大江匡房作報牒、其詞有云、雙魚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世傳稱匡房能文、是月、越前言、宋人孫忠齎明州牒至敦賀津、獻方物、先是宋國通信久絶、而比年累至、情僞不可知、已而孫忠至太宰府、不待報而逸去、今復至敦賀津、上其國牒、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於是朝議疑其書辭失禮、遂不贈答信、差使放還孫忠、

永保元年辛酉春二月改元、

三月興福寺僧作乱、勅逮捕首悪繫獄、

先是興福寺僧與多武峯僧爭事、至是興福寺僧數千入多武峯、燒民家及僧舍三百余區、多武峯僧負大織冠像逃匿、僅免、因罷興福寺別當公範、追捕其首悪○是月、大織冠像破裂、其墓鳴動、大織冠指藤原鎌足、

夏四月園城寺僧徒率兵數百凌辱日吉祭使、

日吉祭、延暦寺所管、天使臨行祭事、是日爲園城寺僧徒所拒、天使不遂祭事而還、延暦寺僧徒憤之、爭兵攻園城寺、園城寺僧徒出拒之、兵各數千、列陣未戰、及夜延暦寺僧徒引去、已而朝廷復遣使修日吉祭、園城寺僧徒率兵拒之、延暦寺僧徒益怒、率兵數千襲園城寺、放火燒堂社房宇二千余區、於是朝廷遣使園城寺、撿察其情、僧徒不納勅諭、至秋、僧兵數千、將出燒延暦寺、勅撿非違使禁之、遣使日吉社、告僧徒爭戰、園城寺僧徒途要天使射之、天使不畢奉幣禮、僅免而還、已而延暦寺僧徒修日吉祭、朝議遂不發天使、更勅延暦寺園城寺、捕僧徒兇魁、二寺不納命、

秋八月皇太弟加首服、

九月勅撿非違使警衛禁内、以備僧乱、

是月、園城寺僧可三百、乘夜襲延暦寺、延暦寺僧徒聞警迎擊殲之、園城寺僧徒慚憤、將大舉攻延暦寺、天皇聞之、深憂焉、乃勅遣撿非違使、及前下野守源義家於園城寺、逮捕兇魁、兇魁走保牛尾山、更遣前陸奥守源賴俊、捕之、延暦寺僧徒衆麗出兵數千、遂燒園城寺、園城寺僧徒益忿恚、將移恨於朝廷、天皇大憂之、奉幣九社、告僧徒擾乱、

冬十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是日、勅源義家及弟義綱扈從乘輿、以備僧徒擾乱、

十二月行幸春日社、

是時有流言、園城寺僧徒將火京師、源義家聞警、率家兵陣朱雀門西、以備變、

二年壬戌夏五月、以狭城盾列池上陵樹焚、奉幣石清水廢朝三日、

秋七月大内火、

天皇避于太政官朝所、尋徙六條宮、又遷御藤原師實堀河第、

冬十月右大臣藤原俊家薨、

俊家右大臣賴宗第二子、世稱大宮右大臣、其日録曰大右記、俊家善謳、宿直日、偶觀紫宸殿前櫻花盛開、憑欄擊節唱櫻人曲、樂工多政方聽而不堪感發、亦舞地久娛、時人傳稱之、薨年六十四○是月、熊野僧徒三百餘人、奉神輿至京師、訴尾張人殺其徒、

十一月内大臣兼皇太弟傅藤原能長薨、

能長右大臣賴宗第三子、出爲叔父東宮大夫能信子、初後三條帝在東宮時、能信爲大夫、養妻兄藤原公成女納宮、生天皇、天皇即位、初以能信爲外祖父、追贈太政大臣、常曰、若微此人、朕不得居此座也、凡言及能信、則稱曰大夫殿而不名、其見尊崇如此、以故能長特蒙寵顧云、

是月行幸仁和寺慶喜多院、

十二月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

是歲、大旱、天下饑饉、勅停營造宮室、

三年癸亥春正月、以右大臣源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源顯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爲內大臣、

冬十月、行幸法勝寺、慶九層浮圖、

先是、師明親王潛投仁和寺、請僧濟信削髮爲僧、改名性信、避穀勤苦、涉獵典籍、頗極佛乘、祈禱多有驗、治曆中、勅聽輦車牛車準三宮、至是直叙二品、僧叙二品、以性信爲始、性信在仁和寺、每佳節良辰、會遠近緇素、談和漢賦詩歌、以相娛、其會期自正月七日承陽會、至九月十三夜繼華會、歲凡九次、遂以爲故事云、應德二年薨、年八十一、三條帝第四子也、

應德元年甲子春二月、改元、

詔大赦天下、高年及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量加賑給、

夏四月、造圓城寺金堂、

秋九月、中宮藤原賢子崩、

賢子、最受寵幸、生敦文親王、堀河帝、郁芳門院令子內親王、禎子內親王、崩年二十八、天皇哀慟、抱屍不去、權中納言源俊明奏曰、王者不近死者、宜移別宮、天皇曰、王者近死者、自朕始焉、請勿介意、爲廢朝三日、悲哀殆絕寢食、自是不復視諸節會、廢務期年、每月作佛像、以薦中宮冥福、

二年乙丑冬十一月、皇太弟實仁薨、

實仁、後三條天皇第二子、母女御源基子、以母寵被鍾愛、天皇遵後三條遺詔、立爲皇太弟、至是患疱瘡而薨、年十五、初基子夢紫雲起而有身、生實仁、後三條帝大悅、以基子爲女御、時宮中私相謂、基子、參議基平女、初爲聰子內親王侍女、雖蒙上之恩眷、不過爲更衣、又立爲女御、聞者皆駭、或謂、基子小一條院孫、賴宗外孫、以故上特貴重之、非復如後冷泉帝擢賴通也、及實仁立爲皇太弟、準三宮、至是悲慟、殆廢寢食、遂落飾爲尼、

三年丙寅秋七月、造離宮於鳥羽、課五畿七道徭役、近臣以下至庶人賜宅地、

是秋、參議藤原通俊上後拾遺和歌集、通俊太宰大貳經平次子、學兼和漢、深達政理、每預大議、持論精確、明辯有條理、天皇最重其才、與大江匡房並稱曰近古名臣、通俊素長於和歌、嘗奏請撰拾遺集以後和歌、天皇雅有志於此、未及發、見其奏大喜、卽許之、通俊雖奉勅而職務繁冗、集撰經數年、至是始成、乃上之、又作續新撰和歌集、官至權中納言從二位、

冬十月、東寺五層浮圖成、

十一月、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卽日讓位、

自中宮賢子崩、天皇悲悼特甚、應德元年至是歲、節會宴會不復臨御、然性素嚴明、頗有後三條帝之風、信賞必罰、剛斷果決、政出宸衷、相門斂手、而愛憎任意、授官任職、率不遵舊典、源俊明、藤原顯隆等、最被親幸、雖攝籙臣皆憚之、天皇遜位後、機務猶出於院中、至崇德帝卽位四十餘年間、刑賞黜陟莫不與聞、凡以院宣号令天下、置別當北面、自天皇始焉、嘗曰、天下不如意者、惟鴨河水、雙陸采、山法師而已、嘗慶全字大藏經於法勝寺、數遭雨不果、天皇震怒、盛雨於器而下獄、時人謂之雨禁獄、又嘗嚴禁天下殺生、放諸籠鳥及鷹隼鸕鷀、燒漁網八千八百餘張、停式條所載諸國貢魚、雖殿上臺盤、殆如六齋日、釋奠亦用素饌、惟神廚僅存舊式、然屢事營造、國用凋喪、國司遷替、頗乖舊

典、定任者三十餘國、上万石万匹者、輙得為國司、以故至有父子三四人同時並任、童稚者亦得任焉、是時競尚華麗、如賤女子亦服文繡、侈靡之風至此而極矣、天皇有八皇子六皇女、曰敦文親王、堀河帝、覺行法親王、覺法法親王、聖慧法親王、行慶僧正、圓行法眼、靜證阿闍梨、媞子內親王、善子內親王、令子內親王、禛子內親王、恂子內親王、官子內親王、

堀河天皇　諱善仁、白河天皇第二子、母中宮藤原賢子、在位二十一年、

應德三年丙寅冬十二月、即天皇位、時年八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勅關白藤原師實攝政、太政大臣藤原信長、左大臣源俊房、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顯房、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師通並如故、

寬治元年丁卯春二月、卜定善子內親王為齋宮、

善子、太上天皇女也、

是月、鳥羽離宮成、太上皇遷御焉、儀衛如在位時、

夏五月、改元、天皇始臨萬機、

詔賑給高年篤癃貧窮者鹽穀、

太上皇幸宇治平等院、淹留三日、攝政師實以下公卿多從焉、

冬十一月、大嘗、

是月、陸奧守源義家上言、俘囚清原武衡伏誅、

先是義家任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適藤原清衡清原家衡與清原真衡構兵戰於陸奧、義家急赴、助真衡攻家衡於出羽、不利、家衡叔父武衡聞義家敗、起兵應家衡、乃合謀據金澤柵、至是義家自將數万騎攻之、敵設伏兵待之、義家遙見雁行亂、知其有伏、使兵士偵之、果得伏兵擊殲之、乃謂衆曰、兵書有之、伏兵在野、飛雁亂行、我若不學則今日殆墮賊計中矣、遂進圍柵、會弟義光自京師來、義家大悅、分兵授義光、戮力攻之、柵兵固守、久之不拔、義家日挍兵士勇怯、各為一座、以激勵之、吉彥秀武說義家曰、柵中守固、我軍疲勞、攻之無益、不如曠日持久、彼糧盡計窮、則不戰自潰矣、義家從之、已而柵中食乏、武衡就義光請降、義家不聽、柵中窘蹙日甚、乃使羸弱兵逃去、秀武曰、請斬之以絕逃路、柵中人衆、則糧盡愈速、義家又從之、自是無復逃者、柵中糧果盡、而時既至冬、奧地寒甚、義家兵士竊抱歸京之念、義家憂之、乃令曰、今夜柵必陷矣、宜放火軍營、使士卒取煖、軍中怪之、及曉、武衡家衡果燒柵自遁、義家追擊之、獲武衡家衡、梟其黨四十八人首、陸奧出羽悉平、義家嘗從父賴義征安倍賴時貞任、九年而平之、曰前九年之役、令復討武衡家衡、三年而克之、曰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京師、因請下官符、還獻二酋首於闕下、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以為私鬬、不下官符、不賞其功、義家遂棄二酋首於路而還京師、

追尊中宮藤原賢子曰皇太后、

賢子、天皇生母也、

二年戊辰春正月、覲太上皇於大炊殿、

是日奏樂、天皇親吹笛、進院別當以下二十人位、賜伶人物有差、

二月、太上皇幸高野山、

是日、公卿奉送、供張甚盛、上皇路經奈良、遍禮佛塔寺院、遂至高野、觀釋空海像、使僧講經、勅置阿闍梨、營造大塔、賜僧粟帛有差、至三月還宮、

三月、覲太上皇於鳥羽宮、

秋八月、覲太上皇於大炊殿、觀相撲、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詔大赦天下、授爵賜物、一準舊典、

是月、太政大臣藤原信長罷、

信長、關白教通第二子、至是授從一位、後數年薨、年七十三、

太上皇幸延暦寺、留三日、自是數幸焉、

十二月、以藤原師實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是月、遣使石清水、謝射宇佐神輿、

先是太宰大貳藤原實政、屬官射宇佐神輿、宇佐神人詣闕訴之、朝議遣使太宰府推問實政等、實政所坐得罪、是冬、流實政於伊豆、前肥後守時綱於安房、大貳屬官等八人於土佐、實政、參議有國孫、式部大輔資業子也、少而好學、對策及第、爲春宮學士、將爲後三條帝所寵、情懽如朋友、常以詩歌相唱和、白河帝擢拜參議、永保中、遷太宰大貳、尋授從二位、至是坐罪、將赴配所、在途薙髮、無幾薨、〇前肥後守時綱姓闕、

三年己巳春正月、天皇加首服、是月、覲太上皇、

三月、行幸春日社、

夏四月、攝政藤原師實罷太政大臣、

五月、卜定令子內親王爲齋宮、

令子、白河天皇女也、

冬十月、以外祖母源隆子薨、廢朝三日、

隆子、治部卿隆俊女、隆俊爲擇其婿、召相者問、源俊房顯房孰可者、答曰、後皆至大臣、又問兄弟孰榮、曰、弟最榮、或生相國、或出至尊、必在斯人之後、隆俊乃以隆子嫁顯房、生男雅實女賢子、雅實官至太政大臣、賢子爲白河帝中宮、生天皇、天皇以生母賢子故、特尊重隆子、及薨、悲慟爲廢朝、

十二月、太上皇幸近江彥根西寺、禮觀音像、

是時有流言、西寺觀音現靈驗、限此年、都鄙人士群集、因有此臨幸、

四年庚午春正月、覲太上皇、

是月、太上皇幸熊野、寄附近郡田園百餘町、

二月、行幸平野社、又行幸大原野社、

是春、遣參議藤原保實於賀茂上下社、始奠神饌、自是日供焉、以爲永式、

夏四月、天皇從太上皇、行幸鳥羽宮、

是日、召文人賦詩、天皇試擬文章生、又與上皇御舩宴樂、明日觀競馬騎射、留二日、是夏、天皇召參議大江匡房、讀漢書、

冬十月、行幸松尾社、又行幸北野社、

十二月、藤原師實罷攝政、爲關白、而視事猶攝政、

五年辛未春正月、覲太上皇、是月、尊準母媞子內親王曰皇后、

媞子、天皇同母姉也、嘗爲齋宮、遭生母藤原賢子喪、罷職、已而爲天皇準母、後曰郁芳門院、

二月、太上皇幸日吉社、又幸高野山、

三月、行幸日吉社、

夏六月、勅禁源義家兵士入京師、

先是藤原實清與清原則清、爭河內田園、義家及弟義綱各左右之、以不相下、由此忿爭、將相攻伐、廷議謂、恐生天下之變、至是禁、諸國百姓、以田園公驗寄義家、事乃寢、

冬十月、行幸稻荷祇園二社、

是月、以篤子內親王爲女御、

篤子、後三條天皇女也、

六年壬申春正月、天皇始視除目、

二月、覲太上皇、

秋七月、太上皇幸金峯山、

是春、興福寺僧與山城相樂郡加茂邑人相惡、燒其邑二百餘戶、

上皇藏法華經一百部、金字五部大乘經、宸筆金字法華經於金峯山、賜袈裟於一百僧、勅置阿闍梨、儀如高野山、

九月、貶左少辨兼加賀守藤原爲房爲阿波權守、流宮內少輔高階仲實於安藝、

先是延曆寺僧徒以事恨爲房仲實、至是僧徒嗷訴、廷議遂貶流二人、

七年癸酉春正月、覲太上皇、上準母皇后号曰郁芳門院、

門院封戶如故、給年分受領、是夏端午節、門院大會歌人、爲菖蒲根合、世傳稱之、

二月、立女御篤子內親王爲中宮、

三月、太上皇幸春日社、關白師實以下公卿悉從、

夏六月、慶丈六佛像於法勝寺、免左右獄徒六十人、

是月、召還阿波權守藤原爲房、

秋八月、流近江守高階爲家於土佐、緣坐者解任贖銅有差、

是月、興福寺僧數千人、奉神木入京師、訴爲家侵掠蒲生郡市莊神人、故及之、先是延曆寺僧數千人、攻座主良真、壞其宅、已而良真率兵數百、毀東塔房舍、將及西塔、西塔橫川僧徒擊走之、遂毀良真弟子房舍、焚坂下民家八十餘戶、京師大內戒嚴、已而事寢、

九月、西院皇后馨子崩、

馨子、後一條天皇女、後三條帝中宮也、及帝崩、爲尼、居西院、後改曰皇后、世稱西院皇后、年六十五、

冬十月、太上皇及郁芳門院幸日吉社、關白師實以下扈從、

是月、右大臣源顯房罷右近衛大將、

是歲、顯房寢疾、天皇勅免輕囚、以救其病、

十一月、權大納言源雅實代父兼右近衛大將、

是月、興福寺僧徒與金峯山僧鬪、再次、詔以顯房疾及僧徒鬪、停觀童女、

十二月、內大臣藤原師通罷左近衛大將、左大臣源俊房代兼之、

嘉保元年甲戌春正月、覲太上皇、

是月、陽明門院崩、

門院諱禎子、三條天皇女也、初為內親王、後朱雀帝在東宮時、入為御息所、生後三條帝、良子內親

王、娟子內親王、立為皇后、及後三條帝崩、薙髮為尼、永承中尊曰皇太后、治曆中曰太皇太后、常居陽明門第、以故延久初、上号曰陽明門院、崩年八十二、

二月、出羽賊平師妙師季等伏誅、

先是師妙師季等率衆橫行、燒出羽守信明館、掠財物、是時源義綱為陸奧守、奉勅討平之、至是攜師妙師季等首、及降虜至京師、詔叙義綱從四位上、賞其功、

關白藤原師實罷、子內大臣師通代之、左大臣源俊房罷左近衛大將、師通子權中納言忠實代兼之、

秋九月、前太政大臣藤原信長、右大臣源顯房並薨、

信長、太政大臣教通第二子也、薨年七十三、顯房右大臣師房第二子、善和歌、雖文學不如兄俊房、頗有時望、白河帝即位、以顯房為中宮賢子父、超兄兼大將、薨年五十八、天皇哀悼、為廢御膳、輟朝三日、詔贈正一位、以其為外祖父也、

冬十月、堀河院火、

先是天皇御堀河院、是日避火於大炊殿東對、尋還御西對、

十一月、天皇患痘瘡、

勅神祇官修七瀨祓、四界祭、以禳天皇痘瘡、至十二月而瘳、

十二月、改元、

是歲、前太宰權帥藤原伊房、前對馬守敦輔、坐私遣僧契丹交關、伊房貶位奪官、敦輔削籍、參河守源惟清坐呪詛太上皇、流于伊豆、父仲季、弟顯清、仲清、盛清等亦皆配流諸國、從四位下大江公仲坐焚散位資俊家殺人竊財、流於隱岐、○自去年秋冬至此冬、天下痘瘡流行、死亡太多、

二年乙亥春正月、覲太上皇、

是月、天皇始拜天照大神於石灰壇、

夏六月、閑院成、太上皇徙御焉、

自是始置院別當、撰納言參議為之、設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奉太上皇旨施行庶事、稱曰院宣、院宣始于此、

秋八月、覲太上皇於閑院、觀相撲舞樂、

是月、天皇使近臣捕嵯峨野草蟲獻、設宴賦歌、是冬、延曆寺僧徒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源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頼治拒之、

永長元年丙子春正月、覲太上皇、

是月、勅五畿七道修神社破壞、

秋八月、使侍臣爲田樂、太上皇亦臨觀焉、自是朝野田樂盛行、

是月、郁芳門院崩、明日太上皇薙髮、

門院諱媞子、太上皇女、初爲內親王、上皇鍾愛之、準三宮、給年分受領、天皇亦準之、生母上門院号、至是崩、年二十一、上皇有三女、最愛門院、居則同宮、出則同車、其疾也、時人謂僧賴豪爲祟、上皇命一時高僧禳之、無驗、遂崩、上皇悲悼、乃薙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天皇亦悲悼、不視事三日、是夏、京師田樂盛行、都人無貴賤、奇裝異服、窮極靡麗、晝夜喧譟、闐溢街衢、門院最好之、屢召之院中、一時

做傚、文武臣僚、競出新奇、踰越制度、議者以爲不祥、果罹疾不起、至明年、天皇慶法華院、遂門院宿志、上皇亦慶圓光院、且捨門院故宮爲佛閣、以薦冥福、

十二月、改元、

承德元年丁丑春三月、行幸春日社、

夏四月、行幸祇園社、

秋九月、行幸關白藤原師通二條第、

冬十一月、改元、

是歲、權大納言源經信薨、經信、民部卿道方第六子、博識多藝、妙和歌、與藤原公任並稱、嘗語人曰、躬恒歌如老翁戴錦帽彈琵琶、憑紫檀几、眺望吟詩也、對此者唯我住江歌也、又曰、躬恒歌譬如大臣、我歌譬如大納言、對坐讓咫尺耳、其自負率如此、白河帝幸大井川、設詩歌管絃三船、選一時名輩分乘、經信後至、乃上管絃船、彈琵琶獻詩歌、帝欣然賞其才、後爲大宰權帥、當赴任、路宿筑前蘆田驛、會八月十五夜、驛邸有大槻樹蔽月、經信命伐之、通宵彈琵琶朗吟、其風致如此、薨年八十一、資性穎敏、遇事能斷、屢與朝廷大議、所論辨奏議、多被採用、凡朝廷和歌會、經信無不與、或爲判者、或爲序者、世稱天下大判者、經信有二子、曰基綱俊賴、亦皆博識多藝、官至清要、

二年戊寅秋八月、天皇夜密觀相撲、

初、天皇欲觀相撲於馬場殿、法皇止之、故及之、

九月、法皇毀閑院、運其材於鳥羽宮營構焉、

自是天皇屢行幸鳥羽、

冬十二月、以藤原苡子爲女御、

苡子、大納言實季女也、

康和元年己卯春正月、覲法皇、是月、以仁和寺覺行爲法親王、

覺行、白河法皇第三子、應德中薙髮爲僧、居仁和寺、爲一身阿闍梨、補圓宗法勝兩寺檢校、後進二品、皇子薙髮爲法親王、始于此、

夏六月、關白內大臣藤原師通薨、

師通、關白師實長子、稟性豁達、好學不倦、博通百家、兼工篆隸絲竹、從大江匡房受經史、又就源經信學琵琶、有氷藍之譽、爲人好賢愛士、務進材能、黜勢利、以故嘉保永長間、天下肅然、朝綱稍正、至

是惠頭瘍而薨、年三十八、先是白河法皇遜位仍親政事、百司常填于門、師通嘆曰、豈有禪位之君而立車於門者乎、及師通薨、法皇益無所憚、時人嗟惜焉、師通有三子、曰忠實家政家隆、

冬十月、卜定禎子內親王爲齋院、

禎子、白河天皇女也、

二年庚辰春正月、覲法皇、

夏六月、大內成、遷御焉、

先是大內火、天皇御堀河賀陽兩院、至是宮成遷御、已而又遷御賀陽院、

秋七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忠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源雅實爲內大臣、

九月、流中務丞源賴治於佐渡、

嘉保中、延曆寺僧徒奉神輿犯闕訴事、關白師通令賴治拒之、賴治射殺神人、僧徒大怒、遂詛師通、師通罹疾而薨、世以爲神祟、公卿畏懼、朝議流賴治謝神咎、

三年辛巳春正月、覲法皇、

二月、前關白藤原師實薨、

師實、關白賴通子也、薨年六十、有五子、曰師通家忠經實能實忠教、

夏四月、行幸鳥羽、朝法皇、

是日、天皇臨觀法皇所慶鳥羽證金剛院、

六月、對馬守源義親劫掠鎭西、勅捕之、

義親、鎭守府將軍義家第二子、及其作亂、父義家遣從士召之、不至、又殺官使、於是勅發兵捕之、流于隱岐、

四年壬午春正月、覲法皇、

三月、天皇朝於鳥羽宮、賀法皇壽五十、

是日、設宴舞樂、又御船宴樂、

夏六月、慶尊勝寺、

是日車駕臨幸、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

秋八月、小野皇太后藤原歡子崩、

歡子、關白教通第三女、姿色豐艷、善琵琶工書圖、永承中入內、爲後冷泉帝女御、關白賴通女亦入

內、尋爲皇后、歡子恚之、出居教通第、帝召之不至、遂寓兄僧靜圓小野山房、覃思佛乘、後准三宮、給年官爵、及封一千戶、已而立爲皇后、嘗書最勝王經、雷震其室、衣裳皆焦、后瞑目危坐無恙、自此益歸佛乘、承保中爲皇太后、尋落髮爲尼、常居小野、一日天大雪、白河帝出觀雪、近臣意帝或幸小野、竊馳而告之、后從容陳設供具、帝果至觀雪車上、近侍奉后命就而供杯酒、左右疑帝不入、帝曰、朕觀雪耳、何必須入、乃盡歡而還、明日帝遣使奉美濃絓圓於后、以謝其草率所設云、崩年八十二、稱小野皇太后、

冬十一月、右大臣藤原忠實罷左近衛大將、

五年癸未春正月、覲法皇、三月又覲、

是月、女御藤原苡子卒、年二十八、贈從二位、先是苡子有身、其母詣賀茂社祈生男、偶有一女子告

曰、所孕皇子也、貴不可言、右臂當有黑痣、言畢而去、不知其所之、淡子及分娩、果如其言、皇子生、名宗仁、立爲太子、鳥羽帝是也、

夏六月、以皇子宗仁爲親王、

是月、以神祇官奏請、勅修造南海道諸神社、

秋八月、立宗仁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藤原忠實爲傳、

是月、神祇權大副大中臣輔弘、禰宜荒木田延綱、坐行火於神宮、流輔弘於佐渡、延綱於伊豆、遣參議源基綱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告輔弘延綱罪、

冬十一月、謁石清水廟、

十二月、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雅實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忠兼右近衛大將、

家忠、關白師實第二子、素希望大將、而法皇欲以其所寵藤原宗通任之、家忠憂之、私謀於忠實、忠實、家忠兄、師通子、養於祖父師實、爲其子、以故攝籙之權歸焉、乃敎以密託中宮、爲內援、家忠從之、密請中宮、中宮知法皇意不可奪、不輙容、已而法皇遣右大辨藤原宗忠言旨於天皇、會天皇在便殿吹笛、宗忠進奏、天皇故爲不聞、宗忠承間復奏、天皇不應、猶吹笛徐起入內、宗忠恐法皇譴、請速得報、天皇乃出曰、以宗通補大將、唯命是聽、然朕有所惑、昔日有敎勅、政之大者、莫過於官人、上自大臣大將、下至大少錄大少尉、妙簡器用、一從輿議所歸、朕深服膺、以朕心擬之、權大納言家忠位次才望、非宗通比、何舍此取彼、若夫有逸群之材、則雖位卑官微、超擢而可也、未聞宗通才過人、浹

以是奏之法皇、宗忠反命、法皇愧服、乃以家忠任之、

長治元年甲申、春二月、改元、

三月、行幸尊勝寺、修灌頂、

尊勝寺灌頂始于此、

秋八月、修宸筆法華八講於弘徽殿、薦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冥福、

二年乙酉、春正月、覲法皇、皇太子從焉、

是月、延曆寺僧徒數千、奉祇園神輿、詣闕、訴園城寺僧證觀、勅許僧徒所請、僧徒乃奉神輿而退、

三月、宴群臣於清涼殿、詠和歌、

秋八月、遣內大臣源雅實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

先是、累朝遣參議或大中納言、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而大臣宣命使、始于此、

九月、二條院王氏崩、

王氏諱章子、後一條帝女、後冷泉帝中宮也、延久初、落髮爲尼、尊曰太皇太后、承保初、上号曰二條院、舊例非生天子者、不上院号、章子無子、而受院号、事異恒典、以故不給受領、上東門院請分給院領、章子性至孝、嘗造菩提樹院於父帝陵側、安御容奉事不怠、又造堂其側、資冥福、崩年八十、

冬十一月、勅奪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藤原季仲撿非違使中原範政官、罷石清水別當光清職、

是夏御靈會、範政兵士與祇園神人鬭、神人詣闕訴之、季仲與光清嘗射竈門神輿、殺日吉神人、延曆寺僧徒、日吉神人等、詣陽明門訴之、至是日吉祇園神人、延曆寺僧徒、奉神輿、又詣陽明門、請速斷季仲範政光清罪、因有此命、是時石清水神人詣待賢門、請宥光清、後三日勅復其職、

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忠實爲關白、

是月、流藤原季仲於周防、

嘉承元年丙戌春三月、關白藤原忠實罷皇太子傅、內大臣源雅實代之、

是春、改流藤原季仲於常陸、奪其子刑部少輔懷季少納言實明官、

夏四月改元、

是春、至夏天下大疫、勅修神祭禳疫、是日、賀茂別雷神社火、廢朝三日、

是月、法皇謁石清水廟、

二年丁亥春正月、覲法皇於內大臣源雅實第、

三月、覲法皇於鳥羽宮、

是日、宴樂詠和歌、又御船歌舞飲宴、○是春、癘疫流行、

秋七月、流散位賴貞於佐渡、

賴貞姓闕、先是賴貞坐射香推神輿殺神人、至是有此命、

是月、天皇不豫、無幾崩於堀河院、年二十九、火葬香隆寺、稱曰堀河院、

天皇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法皇、不復攬乾綱、然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覆視、有可疑者、則御批、再令商議、有公卿當追儺稱疾、而參小朝拜者、乃命歸家、曰彼何病而愈之速也、法皇聞之、以爲過察矣、天皇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疏、而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一宮女奏曰、有所衆其貧寠將遁世、天皇爲之愍然、乃勅僧良真修臨時禱、曰其修法日時、他日命之、豫賜兵衛尉一人、汝宜告有司而任之、當時爲兵衛尉者出功錢五万匹、良真既任其人、收功錢入請修法日時、天皇曰、聞所衆其貧不能立、朕不忍之、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以汝意私給功錢於其、如其所禱、自有長日之修、不必煩汝也、良真感泣曰、何大法秘法過此功德、況良真之微力、何及百分之一、遂以功錢給於其、其用意惠下如此、天皇頗好文學、能和歌、當是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在朝、以爲得人、不愧古也、尤精音律、善笙笛、後以笙損氣、惟吹笛、當時無及其妙者、嘗受神樂曲於伶人助忠、後世神樂之說、自天皇傳云、

國史綱鑑卷之十三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四

馬杉　繫　編修

鳥羽天皇

諱宗仁、堀河天皇長子、母女御藤原苡子、在位十七年、

嘉承二年丁亥冬十二月、即天皇位、時年五歲、勅關白右大臣藤原忠實攝政、左大臣源俊房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雅實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家忠並如故、

是時法皇猶聽決万機、初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天皇舅、希望攝政、屢言情於法皇、法皇未決、至即位日、御內殿、不通人、院別當源俊明曰、我將面陳大事、排闥而入、奏法皇曰、日已旰、未擧禮、何也、法皇曰、攝政可誰屬、將以關白為之乎、俊明為諾聽高聲對曰唯、即趨出、直詣關白忠實第、傳宣攝政、急行即位禮、

尊准母令子內親王曰皇后、追尊所生女御藤原苡子曰皇太后、

令子、白河法皇女、為天皇准母、天皇即位、當尊稱皇后、而法皇以郁芳門院准母加后位而享年不永、因下群臣議、或曰、諒闇不宜立后、權中納言藤原宗忠曰、令上幼沖、不可獨御輿也、且皇太后不在、以准母為后、何嫌之有、遂尊曰皇后、

是月、以因幡守平正盛為追討使、勅討流人源義親、

先是義親脱配所隱岐、逃至出雲、殺目代、掠官物、因有此討、

天仁元年戊子春正月、源義親伏誅、追討使平正盛傳義親首還京師、

敕梟義親首於右獄、義親有六子、曰義信義俊義春為義宗清義行、義親既伏誅、後屢有偽稱義親者、或被捕或被殺、

二月、遣使諸陵墓告即位、

是春、延曆園城二寺僧徒數千、訴東寺僧為尊勝寺灌頂阿闍梨、

夏四月、勅遣檢非違使及源平二氏兵士數萬、禦延曆寺僧徒、

是時、僧徒數千擐甲奉日吉神輿入京師、將與官兵戰、法皇遣使諭之、僧徒乃奉神輿而退、

秋八月、改元、

是秋、興福寺僧徒上多武峯燒堂塔民舍、先是上野言自七月至是月、麻間峯焚沙礫灰燼埋没田園及近傍數國、

冬十月、卜定恂子內親王為齋宮、

恂子、白河法皇女也、

十一月、詔減服御常膳、卜定官子內親王為齋院、

是月、大嘗、

是歲、前鎮守府將軍陸奧守源義家卒、義家、伊豫守賴義長子、稱八幡太郎、為人勇武明決、最妙射

騎、又善和歌、少而從父討安倍賴時・貞任等、英畧
機智、趫捷絕倫、賊嘆其驍勇、以為神、又嘗討藤原
清衡・清原家衡、斬之、其趣陸奧、過勿來關、有山櫻
落花之詠、後人傳稱之、卒年六十八、白河法皇嘗
患夢魘、敕義家獻兵器、厭之、義家上黑漆弓、法皇
置之枕上、魘遂弭、法皇嘉嘆焉、初貞任之敗、弟宗
任詣賴義降、賴義善遇之、自是宗任日侍義家、朝
夕不懈、義家亦推誠接之、未嘗猜嫌、宗任感恩服
從義家以終身、義家藉父祖之業、威名大著、坂東
兵士莫不傾心、至其子孫、專執天下兵馬權、實基
於此、義家有六子、曰義宗・
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

二年己丑春二月、誅源義明、流其父前美濃守義綱於佐渡、

先是左衛門尉源義忠為人所殺、廷議疑源義綱
子義明及瀧口藤原李方所為、敕捡非違使源重

時討義明、義明伏誅、義綱究之、走據近江甲賀山、
朝廷遣源為義討之、義綱乃降、遂處之流、義忠為
義俱義家子、義
綱姪也、故及之、

夏四月、覲法皇、

天永元年庚寅春二月、覲法皇、

秋七月、改元、

是歲夏秋之
交、洪水飢饉、

二年辛卯春二月、覲法皇、是月、行幸春日社、法皇詣石清水廟、

是秋、興福寺僧與東大寺僧鬭、燒東大寺民户、先
是石清水神人與賀茂神人鬭、及九月、滑修故生

會、是歲、正二位太宰權帥兼大藏卿大江匡房薨、
匡房、信濃權守成衡子、穎悟絕倫、四歲始讀書、八
歲通史漢、十一歲作詩、世稱為神童、及長負才慣
世、欲晦迹山林、藤原經任諭之曰、卿命世之才、何
不自愛、而遽至此乎、匡房廼止、然以之頗忤關白
賴通意、是時後三條帝在東宮、匡房為學士、侍帝、
帝善遇之、匡房家貧、借衣就版位、日夜在左右、講
論文學、帝即位、即日補藏人、無幾為左衛門權佐、
令京師嚴禁夜行、是以終帝世盜賊絕跡、路人無
剽掠患、尋兼春宮學士、為右少辨、帝嘗奉幣伊勢、
親草宣命、示匡房、有朕即位以來、不敢為私之語、
匡房曰、神不可欺、罔請悉斂念、帝作色曰、朕有何
私耶、對曰、前以藤原實政為左中辨、豈非超隆方
耶、未可謂無私也、帝默而罷、後歷式部大輔・左大
辨、累拜參議・權中納言、兼太宰權帥、其在宰府日、
始祭菅原道真於安樂寺、自此後人修祭不絕、已
而罷中納言、再為權帥、以足疾不趣任、遂決府務、
以之府解屢至、獄訟繁興、時論譏之、至是辭大藏

卿、尋薨、年七十一、世稱江帥、初參議音人以文學
著、至匡房八世、繼業、匡房為三朝帝師、工和歌、最
以詩文名于世、自少博識強記、諳練朝典、著江家
次第二十一卷、後世取為模楷焉、匡房家多藏書、
累世不罹災、或曰、京師多火、何不之思、匡房曰、我
家文章當關朝家盛衰、何慮之有、其後文庫遭火、
朝廷亦漸衰、匡房與藤原伊房・藤原為房、以博物
齊名、時人稱曰三房、匡房有二子、曰隆兼・維順、俱
官式
部、

三年壬辰春二月、覲法皇、

三月、天皇朝覲賀法皇壽五十、

是夏、賀陽院火、天皇避于六條
殿、因造大炊殿、至冬成、徙御焉、

冬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忠實為太政大臣、攝政如

故、

是月、天皇從法皇行幸鳥羽、慶多寶塔、

永久元年癸巳春正月、天皇加首服、是月覲法皇、

是春、移藏先帝御骨於仁和寺圓融院、

夏四月、勅檢非違使源光國、平正盛、左衛門尉源爲義率兵禦延暦寺僧徒、

先是興福寺僧徒五千、奉春日神木入京師、訴佛匠圓勢補清水寺別當、敕以僧永緣改爲別當、諭僧徒還寺、延暦寺僧徒不平之、至是二千余人擐甲執兵闖入京師、毀清水寺堂宇、奉祇園北野神輿詣闕、訴興福寺不法、源平二氏兵奉敕拒之、不却、法皇憂之、諭僧徒還山、自是興福延暦二寺相仇視、將搆兵攻伐、京師爲之騷擾、因敕二寺和解之、僧徒不奉詔、

是月、攝政藤原忠實罷太政大臣、

敕遣使奉幣石清水廟、禱息僧徒鬪乱、是時興福寺僧數千將攻延暦寺、朝議遣平正盛、平忠盛、源重時於宇治拒之、源平兵士邀戰於栗子山、破走之、又遣源光國、平盛重於西坂下、拒延暦寺僧徒、

是時僧徒自間道既入京師、屯於祇園、訴情於法皇、法皇諭之、無幾僧徒還山、

秋七月、改元、

九月、行幸松尾及北野、

冬十二月、藤原忠實罷攝政、改爲關白、

二年甲午春二月、覲法皇、

秋七月、法皇賜宣旨於延暦寺、禁僧徒帶兵仗、

冬十月、堀河中宮篤子崩、

篤子、後三條天皇第四女、陽明門院養爲子、寬治中入爲堀河帝女御、尋爲中宮、以關白師實爲假父、長於帝十九歲、至是崩、年五十五、無子、篤信佛法、誦阿彌陀經四十余年矣、至崩不怠、

十一月、天皇從法皇行幸白河、

十二月、始臨内侍所神樂、

是歲京師盜起、南海道海賊剽掠貢調、都鄙騷然、

三年乙未春二月、覲法皇、

夏四月、以内大臣源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忠通爲内大臣、

四年丙申春二月、覲法皇、

秋七月、勅下新制七條、

冬十月、法皇幸熊野、

五年丁酉春三月、覲法皇、

夏五月、法皇幸熊野、自是連年數幸焉、

冬十二月、以藤原璋子爲女御、

璋子、大納言公實女也、法皇子養於宮中、既長將嫁藤原忠通、有故未適、是時法皇爲天皇擇配、敕忠通父忠實納女、忠實固辭、法皇不平之、乃變約以璋子配天皇、

元永元年戊戌春正月、立女御璋子為中宮、

初、法皇鍾愛璋子、置之懷抱、及長遂私焉、至是猶有醜聲、天皇御之、及崇德帝生、至稱曰叔父子、法皇崩後、璋子寵衰、

是月、覲法皇、

三月、宋主趙佶付海商贈書、廷議不報、

詔學士議宋國書例、式部大輔菅原在良議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贈書曰、皇帝問倭皇、天智天皇十年、郭務悰等來聘、其書曰、大唐皇帝敬問日本國天皇、先朝往復書例、大率如此、今也宋主所贈書辭甚倨、於是廷議以為不宜報、因令大宰府移牒贈答信、

夏四月、改元、

秋八月、京師飢、法皇賑給之、

二年己亥春二月、右大臣源雅實罷、左近衛大將内大臣藤原忠通代兼之、

是月、覲法皇、

是春、天下飢饉、民多死亡、京師盜起、殺人行火、所在剽掠、敕備前守平正盛索捕之、

夏六月、以皇子顯仁為親王、

冬十一月、輔仁親王薨、

輔仁、後三條天皇第三子、有才能、善詩歌、聲名亞兼明具平兩中書王、時人推重之、父帝臨崩、詔白河帝曰、太弟實仁踐祚、則宜立輔仁為太弟、然實仁早薨、白河帝背父帝遺詔、立善仁為太子、於是輔仁鞅鞅不樂、退居仁和寺、琴歌自遣、嘗賦詩上白河帝曰、有琴有酒山中樂、無喜無憂世上情、一時盡慕其風采、永久元年、坐僧仁寬謀不軌、輔仁雖實不知之、亦不自安、乃杜門不出、至是薨、年四十七、右大臣宗忠聞之曰、風月之遊、自今廢矣、其為人所惜如此、輔仁有數子、長曰有仁、賜姓源朝臣、餘子皆為僧、二女補女王、

保安元年庚子春二月、覲法皇、

夏四月、改元、

是月、園城寺與延曆寺爭大津地界、毀日吉鳥居、法皇使公卿議其曲直、諭僧徒建鳥居、

冬十一月、法皇勅罷關白藤原忠實内覽文書、

是歲、左近衛少將藤原實衡毆兵部大輔藤原資信於殿上、因除實衡籍、譴責資信、又興福寺僧徒春日神人奉神木、抵勸學院、訴和泉守雅隆陵辱神人、法皇敕罷雅隆、諭僧徒還寺、○雅隆姓闕、

二年辛丑春正月、復關白藤原忠實内覽文書、

初、法皇敕忠實納其女泰子於天皇、忠實固辭、法皇怒之、天皇幼時擧止輕躁、或以小弓射人、忠實憂之、及長行事稍溫良、忠實悔其不納泰子、去年法皇幸熊野、天皇即敕忠實納泰子、奩裝已備、法皇還自熊野、聞而大怒、譴責忠實、停内覽、忠實畏而退居宇治、杜門不出、作歌自傷、禱春日社、請復内覽、法皇以忠實子忠通代為關白、忠通不肯就、且請宥父罪、至是復之、尋忠實辭職、

是月、左大臣源俊房罷、勅忠實子内大臣忠通内覽文書、

先是、法皇斥忠實、密求輔佐臣、無如忠通者、乃召諭曰、鄙語云、父自父、子自子、父之罪於子何有、卿

宜為執政、對曰、父獲罪廢黜、子不為請而代其位非孝也、且臣家世忝此職、故授受之間、亦有儀而存、願宥忠實而後得補職、家庭之儀亦無所闕、法皇感悟、乃復忠實職、及其罷以忠通代之、

二月、覲法皇、

三月、以內大臣藤原忠通為關白、內覽如故、

是月、忠通罷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家忠代之、權大納言源有仁兼右近衛大將、

是夏、延暦寺僧徒燒觀音院一乘寺、又燒園城寺堂舍蕩盡、

冬十月、行幸春日社、

十一月、前左大臣源俊房薨、

俊房、右大臣師房長子、初為參議時、與前齋院娟子內親王姦、是時法皇在東宮、聞之大怒、奏父帝後三條、將正其罪、後三條帝不得已、敕停俊房朝參、已而進正二位、任權中納言、然終後三條帝世不得大用、永保初、右大臣闕、是時法皇在位、擇其人不決、與大江匡房議、匡房乃推俊房、俊房乃拜右大臣、尋轉左大臣、叙從一位、至是薨、年八十七、稱堀河左府、其日錄曰水左記、俊房練達政事、自祖父具平親王、三世相繼有文才、殿門榜額多其所書、長子師頼博聞強記有才藻、官至正二位大納言、次子師時師俊亦皆善詩歌有才名、

三年壬寅春二月、覲法皇、

冬十二月、以右大臣源雅實為太政大臣、關白內大臣藤原忠通為左大臣、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有仁為內大臣、

是日、特敕雅實班於關白上、源氏有是拜始此、○是歲、正三位修理大夫藤原顯季薨、顯季春宮大進隆經第二子、為大納言實季所子養、善和歌、体製自成一家、常慕柿本人麻呂、先是白河朝、藤原兼房夢人麻呂、因使畫工圖其貌上之、顯季奏請借其像、使人臨摸之、招致源俊頼等祭之、自是每歲為常、帝聞之、敕賜祭田、已而兼房所上圖像罹災、世以顯季所摸為眞、顯季甚寶愛之、不能和歌者、雖親子不傳之、季子顯輔特善和歌、遂授之、至是薨、年六十九、所著有明月鈔、

四年癸卯春正月、覲法皇、

立顯仁親王為皇太子、是日禪位於皇太子、

天皇時年二十一、皇太子生甫五歲、帝位授受、皆法皇所令也、

崇德天皇諱顯仁、鳥羽天皇長子、母中宮藤原璋子、在位十五年、

保安四年癸卯春二月、即天皇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敕關白左大臣藤原忠通攝政、太政大臣源雅實、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忠、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有仁、並如故、

夏六月、卜定守子女王為齋宮、

守子、輔仁親王女也、是月太上皇遷二條東洞院新宮、是後或御白河殿三條西殿、又御白河北殿、每遊幸、與法皇同車、舊例法皇車輿無隨身、而以同車故、儀衛如式、

秋八月、卜定悰子內親王爲齋院、

悰子、堀河天皇女也、

九月、法皇勅修日吉神輿、送于山、改造祇園神殿、

先是延暦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訴越前守平忠盛殺神人、遣兵拒之、僧徒棄神輿擲祇園、忠盛及左衞門尉源爲義等擊走之、送神輿於赤山、因有此命、

冬十一月、大嘗、

天治元年甲辰春正月、天皇覲法皇及太上皇、

二月、太上皇從法皇幸白河、觀郊外雪、

是日、內大臣源有仁以下騎馬扈從、太上皇烏帽直衣御馬前行、往昔嵯峨上皇遷嵯峨、御馬而出、甫後始有此擧、

閏二月、太上皇從法皇幸法勝寺、觀花、

是日、後宮嬪御悉乘飾車、攝政忠通太政大臣雅實以下公卿扈從、前驅後乘衣服綺靡、盡美競華、還過白河殿飲宴、群臣作和歌盡歡而罷、

夏四月、改元、以皇弟通仁爲親王、

通仁、太上皇第二子、中宮璋子所生、生而盲目、至大治四年甍、年六歲、稱盲宮、

六月、始修祇園臨時祭、著爲永式、

秋七月、太政大臣源雅實罷、

冬十月、太上皇幸高野山、

十一月、上生母中宮藤原璋子號曰待賢門院、

是歲、法皇敕前木工頭源俊頼撰金葉和歌集、俊頼、大納言經信子、多才藝、最善和歌、苦意刻思、不輙下語、凡有感觸所得者、往往書藏之、時出而用之、以故無苟且艱澁之失、造意新奇、體制温雅、一時士人推爲宗師、藤原實行嘗與藤原長實論躬恒貫之優劣、久之不決、長實問之白河上皇、上皇曰、朕何容易辨之、宜質於俊頼、長實以告俊頼、俊頼曰、躬恒不可輕視焉、長實曰、然則貫之劣乎、俊頼又曰、躬恒不可輕視也、俊頼蓋有深意、不欲顯言之、藤原顯季祭柹本人麻呂、一時名輩畢集、顯季謂俊頼曰、卿爲當世宗匠、宜奠初獻、其見推許如此、凡朝廷及諸家歌合、多推俊頼爲判者、俊頼常言、判和歌者、非備十德則不能也、所謂德望門地、明辨強記之類也、至是奉敕撰金葉集、沈思集撰、後三年而成、上之、俊頼素不好連歌、以爲害於和歌体、而至金葉集則多載之、蓋欲不遺人之美

也、藤原基俊亦善和歌、恃才傲物、與俊頼爭能、嘗謂人曰、俊頼無文才、而善和歌、猶駒兒善走也、俊頼聞之曰、如文時朝綱、才學博洽、而未有秀歌、躬恒貫之詩名無聞、而不害善和歌也、基俊之言不亦誣乎、基俊有門望、高自標置、方其判歌、常極口評駁、而才不掩言、時有麤率之失、俊頼資世温厚好下人、嘗遊大原、中路遽下馬、衆怪問之、俊頼曰、是良暹法師舊址、衆皆下馬、良暹蓋以和歌聞者也、其篤志如此、所著有山木髓腦、無名鈔等書傳于世、子僧俊慧亦工和歌、頗有父之風、爲時所推重、藤原俊成嘗曰、俊頼之歌、鍛鍊精巧、以故俊逸甚多、無復疵瑕之可指、俊慧之歌亦爲至巧、然比其父不及遠矣、

二年乙巳春正月、覲法皇、

夏六月、以皇弟君仁爲親王、

君仁、太上皇第三子、中宮璋子所生、身痿無骨、口啞不成語、至康治二年薨、年十九、稱痿宮、

冬十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大治元年丙午春正月改元、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是月、僧承玄妙心坐兇詛待賢門院、處流、

法皇太上皇及待賢門院幸熊野、

是月、太上皇與法皇同車觀雪、攝政忠通以下從焉、出歷西山舟岡、太上皇騎馬而前行、衆服其壯、

二年丁未春正月、覲法皇太上皇及待賢門院、是月法皇太上皇及待賢門院幸白河、

二月、法皇太上皇及待賢門院幸熊野、

是月、大内火、陰陽寮、勘解由使廳、宮内省、園韓神社、神祇官八神殿、郁芳門、大炊寮、主水司悉焚燼、累代古器多亡、

三月、法皇太上皇幸法勝寺、

以神祇官八神殿火、天皇廢朝三日、

夏四月、卜定恂子内親王爲齋宮、

恂子、法皇女也、

是月、法皇太上皇幸法勝寺、

是夏、赤班瘡流行、

秋八月、太皇太后藤原寛子崩、

寛子、後冷泉帝中宮也、及帝崩爲尼、至是崩於父故關白頼通宇治別業、年九十二、無子、

冬十月、法皇太上皇幸高野山、

十一月、以皇弟雅仁爲親王、

是歲、刑部少輔源義光卒、義光、伊豫守頼義第三子、加元服於新羅神社、故稱新羅三郎、幼善弓馬、及長有雄畧、又好音律、究其精妙、寛治中、兄義家討陸奥叛夷、不利、義光時宿衛京師、乃奏請往援、不許、遂辭官趣陸奥、樂工豊原時秋追至足柄山、義光諭而去之、時秋猶請從、義光稍曉其意、乃下馬布二褥、倶坐、出大食入調秘譜於胡籙中、悉傳之、時秋大悦、遂別去、義光已至陸奥、義家迎之、感泣曰、今日見汝、猶先大人再生、戮力討賊、破之必矣、遂倶破叛夷、斬其渠帥、尋從義家歸京師、後嘗

與藤原顯季爭莊園、訟久不決、白河法皇聞之、諭顯季曰、汝禾邑有餘、失其一莊、於汝何有、義光禾邑不多、僅食彼地、於渠所失固大、則宜與之、且義光猛獰武夫、方一逞其怨毒於汝、禍將不測、訟之曲直、朕固知之、然朕所以不敢決之者、以愛汝也、顯季感泣起謝、退招義光、以所爭莊園與之、義光大喜、當時朝政姑息、武人跋扈、大率如此、義光有五子、曰義業、義清、盛義、親義、祐義、子孫皆以武稱、

三年戊申春三月、法皇幸攝津有馬温泉、

夏四月、行幸春日社、

冬十二月、以左大臣藤原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四年己酉春正月、天皇加首服、以藤原聖子爲女御、

聖子、攝政忠通女也、

是月、覲法皇太上皇及待賢門院、

是春、山陽南海二道盜起、法皇敕備前守平忠盛捕之、

夏四月、攝政藤原忠通罷太政大臣、

五月、法皇勅以端午午時鑄護身劔、取諸重午之義、

先是、伊豫土佐加賀稼穡不登、至是詔給復一年、是夏、赦流人源明國、源高行、僧仁寛、還京師、

秋七月、藤原忠通罷攝政、爲關白、

是月、法皇崩於三條烏丸第、年七十七、火葬於衣笠山東麓、置御骨於香隆寺、後移藏鳥羽塔中、置國忌

於法勝寺、稱白河院、蓋遵遺詔也、

法皇前後四幸高野、八幸熊野、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十余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像二千九百三十余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四万六千六百三十余基、建寺度僧寫經、不知其數、信佛之篤如此、及崩、太上皇居喪哀容過節、已而專理万機、聽政院中、一勑法皇、

冬十月、行幸平野、是月、以皇弟本仁爲親王、

十一月、行幸大原野、

是月、太上皇以佛匠長圓爲興福寺大佛師、興福寺僧徒毆長圓於奈良坂傷之、太上皇震怒、敕檢非違使捕首惡、放遣於本國旧寺、

五年庚戌春正月、天皇始臨叙位、又始視除目、

二月、立女御藤原聖子爲中宮、

是春、賑恤山城大和和泉石見長門豊後等國、

夏四月、行幸北野、

遣權大納言源能俊於山科陵、謝平忠盛奴伐陵樹、

冬十月、覲太上皇、是月、太上皇幸法勝寺、爲白河法皇慶愛染像一百軀、以薦冥福、

是月、天皇敕彈正臺左右京職檢非違使等曰、狩獵之誡、嚴制重疊、而近日恣違制令、私飼鷹鷂、競馳郊野、致屠猪鹿、論之憲法、理不可宥、宜申嚴禁遏、

十一月、行幸日吉社、

先是、有人自稱源義親、率從者入京師、上皇命處之前太政大臣忠實鼻院、真僞未決、檢非違使源光信以私怨發兵擊殺之、至是流光信、奪其弟右兵衛尉光保官、

是月、太上皇與待賢門院幸熊野、

天承元年辛亥春正月、覲太上皇、是月、改元、

二月、太上皇幸熊野、

三月、行幸稻荷祇園、

冬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家忠爲左大臣、内大臣源有仁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内大臣、

長承元年壬子春正月、覲太上皇、

三月、得長壽院成、置觀音像一千軀、太上皇臨幸慶之、

先是、太上皇敕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平忠盛董役造得長壽院、至是成、以功除忠盛但馬守、賜導師忠盛錢穀、其他施物無算、天皇亦詔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悉赦除、

秋八月、改元、

自夏至秋、天下大疫、且別宮罹火者三所、以故改元禳災、

九月、太上皇勅定新制十四條、

關白忠通、權中納言藤原忠宗、源雅兼、參議藤原顯賴等與焉、

冬十月、行幸白河、太上皇幸高野山、

十一月、卜定禧子內親王為齋院、

禧子、太上皇女也、先是、但馬守平忠盛擢刑部卿、聽內昇殿、初、上皇漁色、數微行、忠盛每從、上皇寵遇日隆、諸卿賤其門地、恥與為伍、陰相議、期以是月豐明節會、謀聚闇刺殺之、忠盛聞之、謂我家雖微、世為武臣、一旦受辱、則大損家聲、避而不朝、則恐得怯懦之譏、乃製木刀、塗以銀簿、是日佩而朝、家臣平家貞從、忠盛昇殿、向闇處抽刀視之、光芒如氷、群僚惶懼、謀遂不行、方宴歌舞迭興、乃命忠盛奏舞、郡僚變調而歌曰、伊勢瓶子醋甕也、忠盛微時居伊賀伊勢間、世呼其族曰伊勢平氏、且忠盛眇一目、故託言以嘲、忠盛憤恚、宴未罷而退、及出解刀、授主殿司而去、已而群卿奏言、忠盛不由敕而帶劍上殿、擅設兵衛、請削官籍處罪、太上皇大驚、召忠盛問之、忠盛以實陳謝、因命主殿司驗忠盛佩刀、果木刀也、太上皇歎曰、良將用心固當如此、兵士赴難亦其常也、不足深罪、議遂寢、

二年癸丑春正月、覲太上皇、

是歲、卜定怡子女王為齋院、

怡子、輔仁親王女也、

三年甲寅春正月、覲太上皇、

是月、太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

是冬、又幸焉、

三月、尊太上皇女御藤原泰子曰皇后、太上皇准母令子內親王曰太皇太后、

泰子、前關白忠實女也、太上皇踐祚初、白河法皇為太上皇命忠實納之、忠實固辭而止、太上皇遜位、猶欲納之、初、法皇以泰子故大怒、以忠通為關白、痛抑忠實、然忠實本得太上皇意、及法皇崩、嘗奏太上皇曰、臣觸法皇宸怒、久罷朝參、然使忠通得執政、榮寵甚至、請以來歲正月拜禮日入朝、坐忠通上、及期公卿位班未次、忠實稱脚疾不堪久立、獨拜而出、關白忠通以下扶起之、時人榮之、忠通、忠實子也、故及之、至是天皇敕聽忠實內覽文書、太上皇遂納泰子、時年四十、後及藤原得子進、泰子寵稍衰、

夏五月、謁石清水廟、行幸賀茂社、

是歲、風水疾疫、天下大饑、

保延元年乙卯春正月、覲太上皇、

二月、左大臣藤原家忠罷左近衛大將、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有仁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賴長兼右近衛大將、

是月、太上皇幸春日社、又與待賢門院幸仁和寺、

是月、太上皇發穀一千石、賑窮民、至夏再賑穀二千石於東西京貧民、

夏五月、太上皇幸法勝寺、

是夏、以災異疾疫饑饉盜起、奉幣伊勢以下諸社禳之、

秋八月、平忠盛獲海賊三十餘人而還、

先是西國海賊頻起、貢調多滯、因敕忠盛追討之、至是賊稍平、

是歲、以春夏饑疫多災異盜賊連起、勅諸儒言政事得失、

式部大輔藤原敦光疏陳七槩、曰踈祭祀、曰不信佛、曰奪農時、曰重賦斂、曰縱奢僭、曰廢學校、曰虛府庫、朝廷嘉納焉、敦光式部大輔明衡子、少攻文學、才該內外、靡所不窺、嘗著本朝帝紀、凡當時文章必使敦光草之云、

二年丙辰春正月、覲太上皇、

二月、太上皇幸熊野、

三月、太上皇慶勝光明院、天皇臨幸、

是春、天下大饑、道殣相望、多棄兒者、

夏五月、左大臣藤原家忠薨、

家忠關白師實第二子、家稱花山院、初關白忠實因事失白河法皇旨、法皇怒停內覽、欲以家忠代之、與藤原顯隆議、顯隆曰、稲荷祭日、棚閣上之事何如、法皇乃止、先是流言、稲荷祭日、家忠與其姻家藤原顯季等會飲棚閣上、甚失卿相体、顯隆以是譖焉、至是薨、年七十五、子忠宗官權中納言、

冬十月、天皇從太上皇行幸法金剛院、

十二月、以右大臣源有仁為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宗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長為內大臣、

三年丁巳春正月、覲太上皇、行幸法勝寺、

是歲、天皇三行幸法勝寺、先是興福寺僧徒七千餘人、奉春日神木入勸學院、訴僧定海超權僧正玄覺任僧正、因敕兵士警衛禁內及院中、罷僧正定海、以玄覺為僧正、僧徒乃還寺、

秋八月、太上皇幸日吉社、

九月、行幸白河、又從太上皇待賢門院行幸仁和寺、

是日觀競馬、宴樂二日、使扈從公卿詠和歌、

冬十月、太上皇慶鳥羽安樂壽院、是月幸熊野、

是冬、以伊勢神人訴、流前主殿助平季盛於佐渡、

四年戊午春正月、覲太上皇、行幸法勝寺、是月、太上皇待賢門院幸熊野、

二月、右大臣藤原宗忠罷、

夏四月、行幸法金剛院、

是歲、京師數火、待賢門院第、及内裏、土御門殿等罹災、伊勢神宮外院亦火、

五年己未秋七月、以皇弟體仁爲親王、上太上皇皇后藤原泰子号曰高陽院、藤原得子爲太上皇女御、

得子、中納言長實女也、太上皇遜位後、聞其美、納之、寵傾後宮、生叡子内親王、暲子内親王、近衛帝、妹子内親王、後曰美福門院、

八月、立體仁親王爲皇太子、内大臣藤原賴長爲傳、

是秋、造土御門殿、

冬十月、慶成勝寺、天皇臨幸、

十二月、左大臣源有仁罷左近衛大將、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賴長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實能兼右近衛大將、

是冬、興福寺僧徒、與別當隆覺鬭、遣檢非違使於奈良、捕隆覺黨與、

六年庚申春二月、内大臣藤原賴長罷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傳如故、

夏五月、謁石清水廟、

是春、石清水廟火、寶器悉焚、至是宮成、是夏、犬山香推、筥崎神人僧徒燒太宰府數千家、延暦寺僧徒亦與園城寺僧徒鬭、燒園城寺、

冬十月、覲太上皇、

十二月、權大納言源雅定兼左近衛大將、

是歲、前關白藤原忠實準三宮、食邑三千戶、聽輦車入宮、一如忠仁公故事、忠實上表辭之、遂薙髮、更名圓理、居宇治、左兵衛尉佐藤憲清亦削髮爲僧、名西行、時年二十三、憲清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裔、左衛門尉康清子也、累世以武著稱、憲清勇敢善射、頗通韜畧、仕太上皇爲北面士、酷嗜和歌、造詣高妙、太上皇愛其才、甚親遇之、然不喜榮利、常有避世之志、太上皇諭旨欲補檢非違使、憲清固辭、曾鳥羽新宮成、太上皇命一時名輩、上題障子畫和歌、憲清即日進十首、大稱旨、賜御劍、天皇亦有恩賜、親戚賀之、憲清不樂、聞族人左衛門尉憲康暴死、憲清惕然、出家之志益決、陳情辭官、太上皇惜其才、不許、嘗出遊而還、其女甫四歲、嬉笑出迎、牽衣而戲、憲清意惘之、已而謂害我出離者

無過于此、割愛當此爲始也、乃蹴之墜地、女慕泣不去、憲清強忍不顧、家人驚訝、其夜遂棄妻子、往嵯峨爲僧、憲清家素豪富、抱才遭時、而一朝棄去、時人聞而歎惜焉、其妻亦爲尼、居高野、練行堅貞、憲清常謂桑門無家、須抖擻終身、自是東西遠遊、無所不到、當其得意、嘯咏自適、

永治元年辛酉春三月、太上皇薙髮、

先是、太上皇致書天皇、辭尊號封戶、至是天皇從之、稱法皇、乃修佛事五十日、施僧徒物、

夏四月、前右大臣藤原宗忠薨、

宗忠、右大臣俊家孫、大納言宗俊子也、

秋七月、改元、

冬十二月、以皇子重仁爲親王、

是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

天皇雖無去位之意、而法皇寵藤原得子、欲立其所生、得子亦欲速得位、屢促之、至是法皇意決、諭天皇遜位、是日書法皇詔者、改皇太子為皇太弟、天皇大愕曰、何遽如此也、須明日審議、法皇不聽、時百官已備儀就班待詔出、天皇奉書法皇、中使相繼、法皇遂不從、及昏始傳劍璽於皇太弟、以故天皇與太弟不協、天皇時年二十三、

近衛天皇諱體仁、鳥羽天皇第八子、母女御藤原得子、在位十五年、

永治元年辛酉冬十二月、即天皇位、時年三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先帝中宮藤原聖子曰皇太后、所生法皇女御藤原得子曰皇后、勅關白藤原忠通攝政、左

大臣源有仁、內大臣藤原賴長、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源雅定、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能、並如故、

自是稱法皇曰一院、先帝曰新院、以別之、

康治元年壬戌春正月、法皇勅流散位源盛行、及其妻津守島子於土佐、

先是藤原得子新得法皇寵、以故待賢門院寵遂衰、津守島子、門院侍女也、盛行乃受門院旨、召巫朱雀、咒詛得子、事覺、門院乳母子僧信朝亦咒詛於日吉社、至是朱雀信朝皆被捕、時論以為門院之所為、由是門院薙髮於法金剛院、天皇及崇德上皇臨焉、遂與上皇同居三條高倉殿、

二月、遣使諸陵告即位、是月、卜定姸子內親王為齋宮、

姸子、鳥羽天皇女也、是春、園城寺僧徒燒延曆寺堂坊、延曆寺僧徒擊却之、已而延曆寺僧徒攻園城寺燒大津民家、園城寺僧徒拒之、殺傷頗多、

夏四月、改元、

五月、法皇幸奈良、又幸延曆寺、留八日、

是秋、鞫問興福寺惡僧十五人於勸學院、逐之陸奧、

冬十一月、大嘗、

二年癸亥春正月、覲法皇及太上皇、

是月、右近衛少將源成雅坐傷山城前司藤原賴輔於鳥羽宮中、削籍、

閏二月、法皇太上皇幸熊野、

自是法皇與太上皇屢御樓船遊於宇治、或同車遊幸京外、

夏五月、天皇及太上皇患痘瘡、已而愈、

天養元年春正月、覲法皇、

二月、改元、

夏四月、太皇太后令子內親王崩、

令子、白河帝女、為鳥羽帝準母、稱曰皇后、帝遜位、尊曰太皇太后、皇后直為太皇太后、是為始、後斷髮為尼、稱二條大宮、崩年六十七、鳥羽法皇為服斬衰、

六月、太上皇勅左京大夫藤原顯輔撰詞花集、

顯輔、修理大夫顯季子、善和歌、為一時領袖、因有此命、

久安元年乙丑春正月、覲法皇及皇后、

是春、興福寺僧與東大寺僧鬪、燒房舍、

夏四月、以客星屢見、勅公卿言政事得失、

左大臣源有仁、內大臣藤原賴長、權大納言藤原實行、源雅定、藤原伊通、權中納言藤原宗能、前中納言藤原顯賴、參議藤原顯業等應勅、

秋七月、改元、

先是詔、神今食奠復舊儀、又勅藤原實行等議諸祠祭儀幣物各復舊曲、是月、興福寺僧徒數百人

攻金峰山、金峰山僧擊破之、已而興福寺僧徒又攻金峰山、敗走、

八月、待賢門院崩、

門院諱璋子、大納言藤原公實女、鳥羽天皇中宮也、生崇德帝、禧子內親王、上西門院、後白河帝、通仁親王、君仁親王、本仁親王、凡閑院家淂顯達者、皆階緣於門院也、門院篤信佛法、剏法金剛院於雙岡之北、其他建堂塔於數所、鳥羽天皇遜位後、屢從詣熊野、是春疾病、自知不起、豫修冥福、至是天皇臨視病、是日崩、年四十五、天皇擊磬哭泣、殯朝五日、造佛像寫佛經、崇德上皇亦畫彌勒像、親書彌勒經、供養百僧於圓勝寺、天皇及上皇臨幸、以薦冥福、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天皇御紫宸殿、賜宴群僚、

二年丙寅春二月、覲法皇、

是春、園城寺僧曉延曆寺房舍、

三年丁卯春正月、覲法皇、

二月、左大臣源有仁薨、

有仁、後三條帝孫、輔仁親王子也、幼有才能、姿貌絕美、白河上皇深愛之、且欲慰藉其父輔仁親王之心、命加冠於御前、養為子、每出幸、令陪乘、是時鳥羽帝未有皇嗣、屬意有仁、已而崇德帝生、乃賜姓源朝臣、叙從三位、任近衛權中將、時年十七、皇族賜姓、直叙三位、除嵯峨皇子源定之外、所未曾有也、自是累進、拜左大臣、然以滯疾不能視職、至是薨、年四十五、有仁受學文章博士菅原敦正、能詩歌、通音律、最工書、性好修儀容、俯仰進退皆合禮則、衣裳制度長短廣狹、莫不精緻、前此風俗尚

贊素、衣冠之用、裁取蔽体而已、白河帝人主之尊、猶手自御衣冠、至鳥羽帝、稍喜華飾、由是上下自成其風、衣冠之好一變、而親造之妙、多出於有仁家、長承中、前關白忠實以鳥羽帝妃之父、勢震朝堂、率子關白忠通等入賀新歲、列班公卿、執礼過恭殆如家臣、唯有仁獨長揖、微笑、徐起座耳、時論頗稱之、有仁無嗣、常曰、我視具平親王子孫才能不過常人、令我有不肖子、不如無之為愈也、所著有春玉秘鈔、園記、春翫記等書、

夏五月、法皇勅以越前白山屬延曆寺、

先是、延曆寺僧綱詣法皇宮、請領越前國白山、朝議不許、法皇亦差兵東河、備僧徒、已而法皇察事遂不平、聽僧綱所請、

秋七月、法皇勅差兵東河、備延曆寺僧徒、

先是、播磨守平忠盛及其子中務大輔清盛從者、與祇園神人鬭、矢注神殿、延暦寺僧徒憤之、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訴忠盛父子、法皇諭之、僧徒乃還山、法皇敕公卿議忠盛父子罪、久之不決、僧徒雅欲以忠盛父子處流刑、怒座主行玄不力請其事、逐之、遂毀其房、法皇宸怒、命延暦寺所司率兵捕僧徒首惡、僧徒拒之、焚其器仗、逐其兵、遂毀所司坊舍、法皇乃敕延暦寺僧綱諭僧徒迎行玄、僧徒不奉敕、

冬十二月、天皇始讀孝經、時年八歲、

四年戊辰春正月、定左右衛門兵衛尉、左右馬允、内舍人員、

夏六月、禁内火、

天皇避于攝政忠通第、是夜遷御四條東洞院第、

秋八月、行幸平野社、又行幸大原野社、

是月、興福寺僧徒將入京師訴事、法皇遣兵拒之宇治川、使前關白忠實諭僧徒、僧徒乃還寺、

五年己巳春二月、覲法皇、

是春、慶延勝寺、天皇臨幸焉、

秋七月、以内大臣藤原賴長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行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雅定爲内大臣、

八月、上所生皇后藤原得子号曰美福門院、

是月、行幸松尾社、又行幸北野社、

冬十月、行幸日吉社、

是月、以藤原忠通復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先是、忠通辭太政大臣、至是復有此拜、太政大臣再任、始於忠通、

十一月、行幸稻荷祇園、

是月、美福門院行啓熊野、

六年庚午春正月、天皇加首服、以藤原多子爲女御、

多子、右大臣公能女也、姑夫左大臣賴長子養之、聰慧善書畫、曉音律、工箏琵琶、

是月、覲法皇、

二月、上皇太后藤原聖子号曰皇嘉門院、

自後冷泉朝至崇德朝八十年、無執政之女爲后者、聖子以關白忠通女立爲崇德帝皇后、時人以爲藤氏中興焉、聖子嘗患腹脹、以爲有身、及産月修法禱之、已而水出復常、遂無子、鞠養天皇、天皇即位、尊曰皇太后、至是上院號、

三月、法皇與美福門院幸熊野、

是月、攝政藤原忠通罷太政大臣、立女御藤原多子爲皇后、

夏四月、以藤原呈子爲女御、六月立爲中宮、

呈子、權大納言伊通女、初爲美福門院所鞠育、已而攝政忠通子養之、欲納宮以爲后、左大臣賴長固欲立女御多子爲后、託忠通請之、法皇依違不決、賴長疑忠通沮之、密上書請旨、法皇報曰、朕固

無抑多子之意、嚮忠通奏、朱雀帝以後非執政女、不得立爲后也、卿宜使父忠實請之、忠實所請、忠通豈得而拒之、頼長乃因忠實上書曰、願今日冊多子爲皇后、是日頼長亦奏、若冷泉圓融堀河母后、皆非執政女也、又與忠實謀、奉書美福門院、請之、法皇報曰、當趣攝政使宜下冊立依故事也、而無立多子之語、忠實頼長大感焉、頼長謂忠實曰、多子不得爲后、則小子遁世、忠實憂焉、已而呈子叙從三位、頼長又因法皇近臣藤原季頼奏曰、呈子先得冊立、則臣遁世、忠實亦復上書請之甚切、法皇心未決、忠實自詣法皇宮、滂泣曰、頼長性急、事若不成則必出家、臣齡過七十、將失一子、願陛下以臣故許之、不必問先例、況近有堀河母后例乎、法皇遂令天皇立多子爲皇后、頼長大悦、呈子亦尋爲中宮、

秋八月、送還春日神木於其社、

先是興福寺僧徒數千、春日神人二百餘、奉神木入京師、許別當久闕、敕撿非違使源光保率兵警衛禁門、左衛門尉源頼賢護法皇宮、撿非違使平家弘護上皇宮、僧徒視其嚴備不可犯、委神木於勸學院而去、於是以僧隆覺爲興福寺別當、送還神木、

是月、以右大臣藤原實行爲太政大臣、内大臣源雅定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能爲内大臣、

冬十月、天皇從法皇行幸法勝寺、

十二月、藤原忠通罷攝政、改爲關白、

忠實最愛次子頼長、憎長子忠通、以爲頼長才堪大用、慫以律令格式及叙位除目官奏秘記授頼長曰、此祖先遺物、當傳忠通、然彼已居攝籙、不宜預細務、且汝有二子、繼我家者必汝也、頼長亦心欲内覽、忠實告忠通曰、宜速傳内覽於頼長、他日頼長當復與汝子孫、忠通不應、忠實請法皇、法皇曰、願召諭忠通、法皇乃告忠通、忠通曰、頼長資性凶彼若扶如主、四海被其禍、然使忠實聞斯言、必怒險、讓臣、臣欲承順於父、則不忠於君、如内覽則朝廷所授、寧爲公所叙、臣不能私讓、法皇以告忠實、忠實果大怒、謂頼長曰、忠通不孝、我蓄怒日久、然忍而不言、屢爲汝求内覽、彼不敢從、言亦已不遜、今我決意絶父子之義、夫攝政者天子所授、我不得奪之、氏長者我之所讓、非素有敕授、奪之以予汝、我何所憚也、乃召左衛門尉源爲義守東三條亭、遣源仲行頼賢仲賢於忠通第、奪朱器臺盤、朱器臺盤者藤氏重器、所世授氏長者也、頼賢等率兵破忠通庫鎖取之、忠實大悦、慫授頼長爲氏長者、已而上書法皇、陳忠通罪、奪其宅地莊園獻之法皇、忠通不以爲意、朝參如常、頼長乃謗曰、失氏長者而擧止猶如是耶、是時忠通長子基実元服、次子基房著袴、公卿無來會者、惟藤原宗能忠基經

定與其事、是日無叙位昇殿之命、天皇雅惡頼長驕恣、最親信忠通、然勢不能制之、○是歲大風水、近江安藝等十一國稼穡凶歉、

仁平元年辛未春正月、覲法皇、

是月元會、頼長爲内辨、天皇不臨、及夜天皇使人奏法皇曰、明日頼長復至、則不得而朝覲也、法皇因不召頼長、天皇乃覲焉、忠通從之、法皇乃不與忠通言、以爲天皇惡頼長、皆忠通所爲也、是月叙位、忠通使左少辨平範家奏法皇曰、誰執筆、曰左大臣也、天皇聞之、召範家曰、宜令右大臣執筆、範家對以法皇詔、天皇怒曰、卿宜以朕言白法皇、範家乃白之、法皇大怒曰、豈有上臈無故而用其次乎、因賜書忠實、促頼長入而執筆、已而法皇敕頼長内覽太政官文書、忠通時爲關白、而直有此命、人莫不驚怪、

是月、改元、詔大赦天下、賜老人僧尼穀、有差、

三月、卜定喜子內親王為齋宮、喜子、堀河天皇女也、

是月、法皇與美福門院幸熊野、

夏六月、行幸關白藤原忠通第、

二年壬申春三月、覲幸鳥羽宮、賀法皇壽五十、先是、天皇為法皇、造等身佛像、寫金字壽命經一百卷、是日使六十僧慶讚之、歌舞宴樂、公卿悉陪、

秋九月、法皇與高陽院美福門院幸四天王寺、

三年癸酉春正月、覲法皇、

二月、法皇幸熊野、

秋七月、奉幣賀茂、謝左大臣藤原賴長不敬、先是、賴長遣兵捕南都僧玄忠於賀茂、血汚神社中門、至是、天皇遣使告、改造中門、以謝神靈、

八月、釋奠復晴儀、釋奠有晴儀、及三省政之典、寬仁以降久廢、至是復行、

九月、天皇患目疾、賴長已領內覽及氏長者、執權擅暴、忠通備位而已、天皇稍長、益惡賴長、將黜之、然壓於法皇、不得如意、居常鬱鬱、遂成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長子守仁、忠通承旨奏法皇、法皇意忠通利其幼弱專政、不許、忠實聞之、謂賴長曰、甚矣哉、忠通之愚、若使親王子即位、親王必專權、他人豈得預乎、忠通奏請再三、法皇曰、事關大体、朕將與忠實議之、忠通乃止、是時賴長驕傲日甚、法皇漸疏之、始信忠通言、○是歲、刑部卿平忠盛卒、忠盛鎮守府將軍貞盛五世孫也、高祖維衡為伊勢守、以勇略名、長保中、與平致賴搆兵而鬪、事聞、流于淡路、父正盛任伊勢守、嘉承中、為追討使、擊源義親於出雲、有功、亦以驍勇著、世稱伊勢平氏、忠盛歷事五朝、武名大顯、初白河法皇撰勇士以護衛、嘗謂忠盛曰、昔小一條院親近源賴義、未嘗去側、汝亦勿離朕身、法皇有寵姬、居祇園社南、稱祇園女御、法皇屢幸、一夜潛行、忠盛從焉、會雨驟至、前路有鬼、頭髮如束針然、有光、且見且滅、法皇驚怖、命忠盛驅之、忠盛將射殺之、意是非鬼、狐狸為妖也、不如生獲、徑前捉之、乃一老僧將點燈於神祠、戴麦稈為笠、提火器行、吹之也、於是法皇意始安、因賞忠盛膽勇、益寵之、及祇園女御娠、賜忠盛、後歷任數國

守、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至正四位上刑部卿、卒年五十八、有六子、長曰清盛、賜女某氏所生、次曰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度、皆有勇名、

久壽元年甲戌夏五月、以去年不登、免山陽南海八國今年租半、

是月、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雅定罷、是時、賴長為左大臣、乃謂藏人頭藤原光賴曰、聞右大臣將出家、知朝家典故者、唯有此人耳、令無疾而出家、國家何憑、宜奏法皇遏之、光賴皆纔、雅定已削髮、時人嗟惜、雅為法皇所最親信、嘗補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永屬雅定家、雅定諳練朝典、賴長素以博聞自負、然亦時質問焉、其所重如此、

秋八月、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能轉左近衛

大將、權中納言藤原兼長兼右近衛大將、

九月、法皇與高陽院美福門院幸四天王寺、

冬十月、改元、

二年乙亥夏四月、勅太宰府、捕源爲朝、

爲朝、左衛門尉爲義第八子、爲人魁岸奇偉、意氣豪逸、膂力過人、身長七尺余、左手偏長、最善射、自幼恃勇凌人、甫十三歲、父爲義知其不可誨、逐之鎭西、爲朝居豐後、稱鎭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將徇筑紫、菊地原田諸族聚兵拒之、爲朝以婦翁阿曽二郎及平忠國爲鄕導、大小二十余戰、陷城若干、年至十五、掠略九國、多行不法、擧國未許、朝廷使爲義召之、不至、爲義坐解官、爲朝聞之驚曰、家君以我故獲罪、豈忍坐聞、我當歸京乞罪也、鎭西兵士多願從者、爲朝曰、不宜擁衆入京、遂率驍勇二十八士、至京師謝罪、

秋七月、天皇崩於近衛殿、年十七、

天皇美姿儀、自幼好和歌、頗有古作者之風、其在位日、政事悉出於法皇、天皇徒仰成耳、而未有皇子、太上皇冀復位、不然則欲立重仁親王、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頗屬意焉、而美福門院意太上皇咒詛天皇、法皇近臣嘗受賴長凌辱、啣之、因譖賴長于預咒詛事、法皇乃欲立天皇同母妹暲子內親王爲女主、而太上皇同母弟有雅仁親王、雅仁子有守仁、法皇未決誰可立、密召忠通詢之、忠通曰、捨男立女、舍子立孫、皆非是、宜立四宮、法皇從之、四宮、雅仁也、性輕躁無人望、及議決、朝野聞之愕然、

八月、火葬天皇於船岡山西野、

收御骨權藏于知足院、置國忌于延勝寺、稱曰近衛院、後奉安御骨於鳥羽東殿美福門院塔、

國史綱鑑卷之十四　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五

馬杉　繫　編修

後白河天皇（諱雅仁、崇德天皇同母弟、在位四年、）

久壽二年（乙亥）冬十月、即天皇位、立皇子守仁爲皇太子、關白藤原忠通、太政大臣藤原實行、左大臣藤原頼長、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實能、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兼長、並如故、實能爲皇太子傅、

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皇太子加首服、

是月、高陽院藤原泰子崩、

（泰子、前關白忠實女、鳥羽帝皇后也、及美福門院進寵、稍衰、薙髮居于宇治、無子、崩年六十一、）

保元元年（丙子）春正月、内大臣藤原實能罷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公教代之、

三月、以妹子内親王爲皇太子妃、

（妹子、鳥羽天皇女、美福門院所生也、）

夏四月、卜定亮子内親王爲齋宮、

（亮子、天皇女也、）

是月改元

秋七月、法皇崩於鳥羽宮、年五十四、即夜葬於安樂壽院御塔、以擬山陵、置國忌、稱曰鳥羽院、

（法皇少而受帝範於菅原在良、又通天文、精於音律、最善吹笛、及長篤信佛道、平生供佛施僧、其費不可勝計、又好修容儀、源有仁亦好修飾、一時化風、凡朝服嚴稜、烏帽有額、皆始于法皇在位時、然戒臣庶奢侈、讓位之後、凡三十四年、決政院中二十八年、故後世舉院中典章者、必稱白河鳥羽二帝、法皇甚好色、多内嬖、又耽男寵、前後有三皇后、而美福門院最被幸、遂立其所出近衛帝、）

是月、太上皇據白河殿、潛徵兵、天皇聞之、遣下野守源義朝・安藝守平清盛・兵庫頭源頼政等攻破之、

（先是、近衛帝崩、太上皇欲立其子重仁、美福門院及關白忠通與法皇議、遂立天皇、太上皇不平之、及法皇崩、太上皇將入而臨省、詣鳥羽宮、藤原惟方稱遺詔、拒不納、太上皇大恚而還、謂左大臣藤原頼長曰、以古揆今、雖孝德有皇子、承統者天智也、雖淳和有皇子、踐阼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非德、法皇嫡子也、已忝萬乘之位、居上皇之尊、皇統所係、非重仁而誰、法皇舍之、立非文非武之四宮、令法皇昇遐、何憚之有、吾欲舉大事、廢竪子而再踐阼、如何、頼長嘗失寵法皇、諛事太上皇、乃欲立上皇、已專權、力贊成之、謀頗外泄、内大臣實能諫上皇曰、天位者宗廟所幽贊、非人力之所得、及陛下宜以天命自安、令信諫言、輕舉震驚殯宮、恐鬼神不右、太上皇不聽、令頼長誘召將士、初實能密啓法皇曰、宮車晏駕、大乱必興、宜豫備之、法皇乃署源義朝、頼政、平清盛等將士十餘人名、屬美福門院、緩急召之、至是、天皇與美福門院謀、召將士警衛禁内、遣平基盛・維

繁實俊、源季實、藤原助經、於京外、捕諸國兵士應上皇徵入京者、獲源親治及呪咀師勝尊等、於是朝野洶洶、法皇崩僅七日、修法會田中殿、太上皇不臨、潛出據白河北殿、賴長自宇治取間道而至、召前檢非違使源為義、辭、強之、乃率諸子至、陳策曰、奉上皇、南將兵、即不利、遂奔關東、為義第八子為朝請曰、即夜直襲大內、火攻取天皇、奉上皇代居焉、事可立定、賴長不從、曰吾已約南都僧衆、明旦必來、可以戰也、議未決、夜及五更、義朝清盛賴政等來攻、右馬助平忠正、藏人源賴憲、左衛門尉平家弘及為義為朝等、將士一千餘人、分守北殿諸門、為朝善戰、清盛披靡殆敗、義朝代進、縱火上風、急攻之、守兵不能拒、遂大敗、太上皇出走、不能跨馬、藏人平信實累騎將東奔、扶掖至如意山、為義忠正家弘及其子光弘等、從山路嶮難、下馬徒步、太上皇疲頓、揮諸將士散之、唯家弘光弘不肯去、扶掖上皇下谷、潛匿待暮、及夜二人遞肩負上皇逃入京師、無敢舍者、因投僧房、得粥進、明旦太

上皇雉髮入仁和寺、事聞、天皇使式部丞源重成守之、遣檢非違使源季實於宇治、備奈良僧徒、又勅檢非違使、火太上皇三條烏丸官、及藤原賴長以下黨與第、郎前關白忠實聞敗、出奔南都、賴長亦逃走、途中流矢、乃欲憑忠實、忠實拒之曰、吾不欲見此薄命兒、賴長不知所出、遂齧舌死、朝議賞清盛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等功、進官、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撈亂黨姓名、各署流貶、由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加刑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令重仁親王削髮、流賴長諸子及其黨、三位以上斬平家弘忠正源為義及子弟黨與七十餘人、獨忠實以子忠通奏請得釋、已而捕源為朝流伊豆、

遷太上皇於讚岐、

源重成護送、太上皇、道過鳥羽、太上皇欲拜父帝山陵、重成不奉命、已而天皇遣人檢太上皇書庫、有一匣、封縢甚牢、發視之、盡記夢也、太上皇嘗屢夢復位、每夢必禱焉、天皇取其書命火之、

九月、以內大臣藤原實能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輔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通為內大臣、中納言藤原公能兼右近衛大將、

冬十月、復置記錄所、參決庶務、

尊近衛皇后藤原多子曰皇太后、中宮藤原呈子曰皇后、立女御藤原忻子為中宮、

忻子中納言公能女、近衛皇后姊也、

十一月、禁京師道路帶兵仗、

是歲勅五畿七道、造大內、

二年丁丑夏五月、左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實能罷、尋薨、

實能、太政大臣實行弟也、有三子、曰公能公親公保、家世稱德大寺、

秋八月、太政大臣藤原實行罷、右大臣藤原宗輔代之、內大臣藤原伊通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教為內大臣、

基實、關白忠通子、時年十五、榮進之速、古今無比、時人歎異焉、

冬十月、大內成、徙御焉、進造宮諸國司七十二人位、

初、關白忠通憂大内圮壞、朝儀廢闕、欲修宮室、鳥羽法皇慝致擾費不許、至是少納言藤原通憲決議、躬自布算、日夜計畫、宮殿門廡諸司八省悉營搆之、朝會内宴咸復舊儀、

三年戊寅春正月、覲美福門院、

二月、尊皇太后藤原多子曰太皇太后、皇后藤原呈子曰皇太后、準母統子内親王曰皇后、

是月、御弘徽殿觀闘雞、

覲美福門院、又行幸春日社、

夏四月、行幸鳥羽宮觀競馬、

是月、以關白忠通家奴凌辱參議藤原信頼、奪其家司平信範、藤原邦綱官籍、下隨身七人於撿非

國史綱鑑　卷之十五　五

違使、忠通恐懼杜門謝罪、

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二條天皇 諱守仁、後白河天皇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懿子、在位八年、

保元三年戊寅冬十二月、即天皇位、時年十六、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忠通罷、子右大臣基實代之、太政大臣藤原宗輔、左大臣藤原伊通、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公教、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公能並如故、

是月、卜定好子内親王爲齋宮、

好子、後白河天皇女也、

平治元年己卯春正月、覲太上皇、

右近衛少將源通家坐與藏人尹頼相歐殿上、俱奪官籍、○尹頼姓闕、

二月、上太上皇準母皇后統子内親王号曰上西門院、改太上皇中宮藤原忻子曰皇后、立妃妹子内親王爲中宮、

夏四月、改元、

六月、置生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國忌、

贈皇太后諱懿子、大納言經實女、左大臣源有仁子養之、後白河帝龍潛日納之、生天皇數日而卒、天皇及即位、追尊曰皇大后、

國史綱鑑　卷之十五　六

冬十月、卜定式子内親王爲齋院、

式子、後白河天皇女、善和歌、

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權中納言藤原信頼、左馬頭源義朝反、

先是太上皇欲倣鳥羽法皇故事聽政院中、藤原通憲贊之、上皇嬖臣藤原信頼毎與通憲相傾軋、圖去通憲、已專權、引義朝爲黨、至是與大納言經宗、右中將成親、撿非違使別當惟方等謀、信頼義朝率兵夜襲太上皇三條宮、放火圍之、將殺通憲、通憲雅通天文、見星變先已逃、信頼乃使其黨源重成、光基、季實等擁上皇入大内、上皇宮直衛左兵衛尉大江家仲、右衛門尉平康忠力戰死之、重

成季實幽上皇於一本御所、信賴入大內、分命將士、嚴備諸門、徙天皇於黑戶、經宗惟方監護之、信賴自稱大臣大將、大行賞罰黜陟、遣兵索通憲所在、源光泰獲之宇治田原鄉、斬之、梟首京獄、初信賴請為近衛大將、通憲沮之、上皇不悅、通憲乃獻唐安祿山圖、傳以諫其意、以信賴比祿山也、信賴聞而銜之、遂致此亂、已而經宗惟方悔黨賊、密勸天皇潛幸太宰大貳平清盛六波羅第、右少辨藤原成賴亦密奏上皇、勸速出宮、上皇變衣乘馬、潛逃幸仁和寺、信賴未之覺、被酒而臥、藤原成親急告之、信賴不信、曰、我委經宗惟方、何得有是事、成親曰、彼等所為爾、信賴聞之遽起、入內至天皇上皇幽所視之、皆不在、大驚悖、計無所出、乃耳語成親曰、勿使人知、因索惟方經宗、亦皆已亡、信賴憤惋切齒、義朝聞之、以為大事已去矣、吾豈得生存耶、乃勒兵二千餘據大內、

太宰大貳平清盛及其子左衛門佐重盛等、討賊藤

原信賴源義朝等、大破之、信賴伏誅、義朝走東國、

初義朝與清盛有隙、瞯清盛詣熊野、舉兵、清盛聞變還歸京師、會天皇潛幸其第、遠近步騎三百餘迎之、公卿百官相踵至、關白基實亦至、基實賊信賴妹婿也、人皆疑之、藤原公教顧清盛曰、關白來如之何、清盛曰、攝籙臣不來則可召、今乃來、固其宜矣、衆皆善其對、天皇召清盛、命討信賴義朝、乃諭曰、令宮城新成、莫令罹兵燹也、清盛奉命、遣子重盛弟賴盛等將兵擊之、誘賊兵出宮城、重盛乃佯走、賊悉兵追之、賴盛乘間入宮城、信賴狼狽出走、義朝亦已失其所據、轉戰攻六波羅、清盛擊却之、源賴政屬官軍、援六波羅、與義朝長子義平戰、破之、義朝士馬俱疲、進退失措、欲決死於一戰、鎌田政家固諫、義朝引兵而退、平賀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殿戰、俊通死之、義朝得間而東走、信賴亦奔逃而來、欲與俱東行、義朝怒歐辱之、信賴從騎尚有五十人、相謂曰、我公為人所辱、不能敢抗、豈足恃哉、皆離散、信賴遂抵仁和寺、乞哀太上皇、上皇遺書天皇、請宥死一等、不報、官兵即圍仁和寺、執信賴而去、清盛使重盛問其反狀、信賴悲泣不能答、重盛謂清盛曰、彼孱弱無比、赦之何害、清盛曰、信賴元惡、上皇營救、天皇不聽、我何得敢請、命斬之六條河原、子弟黨與數十人咸處死、或流、義朝已破、僧兵遮路者、踰橫川龍華嶺至近江、途上次子朝長被創、叔祖父義隆中失死、乃揮從士散去、齊藤實盛等二十餘人自此辭去、再期會東國、唯義平朝長賴朝及源重成平賀義信鎌田政家、童金王從之、

是月、詔賞平清盛重盛等功、授官進爵、褫藤原信賴黨與七十餘人官職、天皇自六波羅還御美福門院八條第、

永曆元年庚辰春正月、源義朝伏誅、

義朝有九子、曰義平朝長賴朝義門希義範賴全成義圓義經、是時賴朝已所執、朝長病創死、義平已去、募兵於甲斐信濃、義門早世、希義流于土佐、後被殺、先是義朝欲往尾張、就長田莊司平忠致、藉其資力、平賀義信止之曰、忠致為人趨附時勢、情偽不可保、義朝不從、曰、忠致政家婦翁也、我保其無他、遂赴焉、然道路梗塞、重成與土兵鬬死之、美濃人鷲栖玄光者、義朝嬖姬延壽戚族也、以任俠聞、政家乃遣童金王謀之、玄光悅而具舟載義朝政家等、自株瀨河下、津吏疑而止之、玄光以詭辯僅逃、明日達內海、忠致待之甚厚、義朝欲夙發、忠致固留曰、明日元旦、請過三日而發、義朝遂信宿、忠致與其子景致密圖殺義朝、及三日夕、具湯沐、伏壯士三人於浴室、窺隙刺之、時金王執刀侍浴、以故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進、金王自往取之、壯士得間而入、義朝手倒一人、二人自左右

剌殺之、金王走至、立斬三人、會政家與忠致飲、聞變而起、行酒者拔刀斫之、政家輒奪其刀還剌之、忠致子景致自後斬之、玄光金王覓忠致父子、父子已逃、玄光金王憤惋、殺傷數人而去、無幾忠致傳義朝首於京師、梟之左獄、

太上皇自仁和寺、遷御藤原顯長八條第、

是月、改元、天皇納太皇太后藤原多子於宮、寵幸之、

多子、近衛帝皇后也、少而寡、保元乱後、以賴長故幽居、天皇聞其美、諭旨其父公能納之、公卿群臣引啓高宗納武氏事諫之、太上皇亦不可、天皇曰、是朕家事、不問外議、天子無父母、豈有於先皇哉、遂寵幸之、世呼曰二代皇后、

三月、流前權大納言藤原經宗於阿波、前權中納言

源師仲於下野、參議藤原惟方於長門、前左兵衛佐源賴朝於伊豆、

經宗、大納言經實子、與天皇生母懿子為兄弟、惟方、權大納言光賴弟、天皇乳母所生也、以故親任用事、雖一旦黨賊藤原信賴、及奉天皇逃宮、親信如舊、每事以天皇旨行、不使上皇知、上皇居八條第、有時登閣眺望、二人稱天皇旨、施板蔽遮、上皇怒曰、帝年尚少、慮不至此、是必二人離間吾父子也、乃勅清盛捕之、將處死、前關白忠通諫而止、於是流二人、師仲初黨信賴、及天皇逃于六波羅、鎌田政家欲取神鏡遷之東國、師仲曰、神器安得擅動搖矣、破匱取而懷之、見義朝繫大刀契匱鑰於佩刀、亦紿奪之、遂致之六波羅、天皇欲痛罪師仲、自陳曰、臣本不叛、信賴政家將奪神器、臣竊藏之、乃不黨賊明矣、嚮與信賴相周旋者、唯懼其威權而已、至圖不軌、則未嘗與知也、因定罪減死一等、

賴朝、義朝第三子、小字鬼武者、幼有器局、義朝異之、愛過諸子、信賴之反也、與父兄擐大內、年甫十三、及軍敗東走、疲甚、行睡馬上、後父兄、時大雪、遂失所向、乃匿佛寺、已而適美濃青墓、投驛長大炊家、大炊義朝嬖姬延壽父也、以故遇之甚厚、然不可久潛匿、是春正月、去赴東國、途為平賴盛臣平宗清所虜、清盛拘之宗清家、宗清意愍之、就清盛後母池禪尼請宥死、禪尼營救備至、遂得釋死、

夏四月、以兵乱之故、改造內侍所神鏡櫃、奉安溫明殿、奏神樂三日、

先是、肥前人日向太郎通良反、命平清盛遣兵討平之、是夏、傳通良首於京師、太上皇御鳥羽宮觀之、前出雲守源光保、及子備前守光宗、坐謀不利流於薩摩、

秋七月、內大臣藤原公教罷左近衛大將、尋薨、

公教、前太政大臣實行長子、資性溫良、奉公勤恪、而恬然不貪榮利、世以為賢、嘗與客相對、會有飛礫、客失色、家人報曰、隣家少將所擲也、公教乃延客移坐、少時復有飛礫、公教談笑自若、竟無慍色、其雅量如此、初為少將時、每夕盛服候鳥羽上皇及待賢門院、以故宮女稱日暮曰少將、有三子曰實綱、實國、實房、

是月、太政大臣藤原宗輔罷、左大臣藤原伊通代之、右大臣藤原基實為左大臣、關白仍舊、權大納言藤原公能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房為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

伊通上疏言三事、一曰、用人材、宜舍短取長、二曰、宿衛宜選材武、不可備文、三曰、君臣所要皆在濟

時、不宜徒事詩賦、詔嘉納之、

天皇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冬十月、太上皇幸熊野、

是月、以延暦寺僧徒訴、流菅原資成、奪治部少輔菅原貞衡官、

十一月、美福門院崩、

門院諱得子、鳥羽法皇納為女御、及所生近衛帝即位、尊曰皇后、法皇臨崩、憂念後事、使北面士十人奉誓書於門院、以鳥羽宮事一從門院處分、於是保元之乱、門院徵兵源義朝等十人皆應命、門院又矯遺詔召平清盛、乱尋平、至是崩、年四十四、天皇為廢朝三日、先是白河法皇以降屢幸熊野日吉、而熊野殊在僻遠、沿道人民頗苦送迎、太上皇憂之、嘗欲建二社於京師、除人民厭苦、是歲勅

建二社於東山、名曰新熊野新日吉、

應保元年辛巳夏四月、太上皇慶宇治平等院、

先是延暦寺僧徒、疑建戒壇於平等院、蜂起訴之、上皇諭延暦寺、至是僧徒猶戎服執兵陣東坂下以偵之、

秋八月、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公能薨、

公能、左大臣實能長子、有三子、實定、實家、實守、

權中納言藤原兼實為右近衛大將、

九月、改元、以內大臣藤原基房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能為內大臣、

左馬權頭平教盛、右少辨平時忠、謀立皇弟憲仁為皇太子、事覺、奪官、右馬頭藤原信隆、左近衛中將藤原成親等亦坐之奪官、時忠成親等皆上皇所親近也、天皇啣上皇、以經宗故報之也、

二年壬午春正月、重仁親王及前太政大臣藤原宗輔並薨、

重仁、崇德天皇皇子、以母賤、美福門院子養之、至近衛帝崩、皆謂重仁當承統、而後白河帝立、中外失望、父帝亦大憤恨、保元之變、實萠于此、及敗、重仁欲走詣仁和寺為僧、乘婦人車過朱雀門、檢非違使平實俊要之、以聞、勅幽於東洞院、未幾得赦為僧、入仁和寺、與兄僧元性同居華藏院、至是薨、年二十三、僧元性亦崇德天皇皇子、以母賤、上西門院子養之、自幼受真言法為僧、叙法印、頗善和歌、宗輔、右大臣宗忠弟也、

二月、進中宮妹子号曰高松院、立女御藤原育子為中宮、

妹子無子、永暦初、因疾薙染、至是進号、育子左大臣實能女、關白忠通子養之入宮、

三月、召還流人藤原經宗、尋復本官、

是月、二條院成、天皇自高倉殿徙御焉、

夏五月、前右大臣源雅定薨、

雅定、太政大臣雅實第二子、幼而儀容閑麗、善舞、為鳥羽上皇所最親昵、薨年六十九、稱中院右大臣、無子、養兄顯通子雅通為嗣、

六月、前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實薨、

忠實、關白師通長子、祖父師實子養之、永久初聽
牛車、久之不駕、後始駕、乃謂人曰、父祖賜牛車年
皆四十一、我叅有是命、深恐盈滿、故未敢駕、今我
年四十一、乃追先例也、已而以其女泰子故、遭白
河法皇震怒、退居宇治、保元之乱、坐次子頼長罪
奔奈良、長子忠通苦請得釋罪、忠通乃遣人迎之、
忠實稱疾不出、忠通更使子基實諭以朝廷意、於
是還京師、居知足院、稱知足院關白、薨年八十五、
忠實容貌豊美、聲音清朗、好音樂、善彈箏、万秋樂
秘說忠實所傳、世人特重之、二子曰忠通、頼長、○
是夏、太上皇親臣能登守藤原重家上總介源雅
賢有罪、重家削籍、雅賢奪官、又以呪詛國家流太
上皇親臣修理大夫資賢及子右近衛少將通家
於信濃、刑部大輔平時忠於出雲、北面藤原範忠
於周防、

秋七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實行薨、

實行、權大納言公實第二子、有才學、習威儀、性至
孝、親有疾、衣不解帶、晨昏侍養、嘗遭父喪、藤原基
俊來弔、繫和歌於梅樹贈之、實行感傷、亦詠和歌
答之、其孝心可想也、薨年八十三、稱三條太政大
臣、三子曰公教、公行、公宗、公教先父而
薨、公教第三子實房為嗣、家世号三條、

八月、行幸稻荷祇園、

先是、祇園社家倒、至是
天皇臨幸、奏神樂謝之、

長寬元年癸未春正月、覲太上皇、

二月、改元、

冬十月、謁石清水廟、行幸賀茂社、

二年甲申春二月、前關白太政大臣忠通薨、

忠通、關白忠實長子、為人寬厚、喜怒不形、最好佛
乘、造別業於法性寺側、世呼曰法性寺關白、善賦
詩、屬文、夙嗜和歌、風格高古、至其秀逸、殆不在人
麻呂下、嘗選詩集三卷、上之白河帝、又纂和漢詩
歌贈藤原基俊、殊善書、禁門扁牓、寺閣障壁、往往
書之、晚年書法精巧、自成一家、忠通以關白歷仕
四朝、諳朝廷典故、左大辨藤原為隆嘗語人曰、忠
通早極其位、以盈滿多懼、徒自斂手、故世無見其
所長、設使忠實猶為關白、忠通及源有仁為左右
大臣、則人才相竝、得各竭其力、而事不至此、惜哉、
薨年六十八、有四子、曰基實、
基房、兼實、兼房、皆班顯要、

夏四月、太上皇幸延曆寺、使一千僧讀經、留七日、

六月、召還流人藤原師長、源資賢及子通家、菅原資
成等、

秋八月、謁石清水廟、

是月、新院崩於讃岐、

新院左遷讃岐、初居直島、後徙于志度、刺血親書
五部大乘經、三年而畢功、送之仁和寺覺性法親
王、請藏安樂壽院、親王及關白忠通為奏請、天皇
不許、命却還之、親院大恚曰、朕親書佛經、非為今
世、而不許藏之、非但令生之仇、乃自齧舌出血、每
軸書曰、願為大魔王、惱乱天下、謹以五部大乘經
迴向惡道、自是不復剃髮剪爪、褐衣垢贓、不復洗
除、慘悴骨立、居常忿恚、至是崩、年四十六、火葬白
峯、世稱讃岐院、至治承元年、詔更稱崇德院、未幾
逆乱相繼、朝綱大衰、災變荐至、世以為怨靈所祟、

冬閏十月、關白基實罷、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宗能罷、

以右大臣藤原基房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宗

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實為內大臣、

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先是太上皇命權中納言平清盛、造蓮華王院、至冬成、太上皇臨幸慶之、且欲使天皇臨之、而天皇不省、太上皇使人請賞造寺功、天皇又不肯從、太上皇垂泣曰、何所惡而至此、

永萬元年乙酉春正月、覲太上皇、

二月、太政大臣藤原伊通罷、尋薨、

伊通、右大臣俊家孫、權大納言宗通子也、宗通容貌魁偉、最達時務、治家有法、上下輯睦、人無間然、一時稱之、得白河上皇眷遇、屢豫大議、伊通性好詼謔、藤原信頼圍三條宮、宮人多赴井而死、及亂平、武士以功任官、伊通笑曰、殺人者皆拜官、三條宮井殺人最多、何不授官也、父宗通臨終、領所食莊園於諸子、乃遺命曰、汝之母歿後、各分領三重屋莊、令林莊、已而伊通兄信通卒、其子行通猶幼、伊通母亦疾將歿、乃以三重屋莊與伊通、令林莊與弟重通、伊通辭曰、先考之言猶在耳、豈忍違之、且父逝子嗣、理固當然、我畏天道恥人倫、不敢受命、遂以其莊授行通、其嘗所著有無名鈔大槐祕鈔等書、子曰為通伊實、

夏五月、以祭主大中臣師親祭祀不敬、勅奪其官、

自是春天皇不豫、誦經於禁內、奉幣諸神社、以禳皆無驗、至是遣參議平重盛於伊勢、奉宸筆宣命及神寶於大神宮、以禱不豫、又無驗、

六月、改元、

是夏、京師多杜鵑、鬪墜殿上、天皇甚惡之、捕入之獄、

是月、以皇子順仁為親王、即夜立為皇太子、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先是天皇疾病、至是大漸、

六條天皇 諱順仁、二條天皇第二子、母伊岐氏、大藏大輔致遠女也、在位四年、

永萬元年乙酉秋七月、即天皇位、時年二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以關白基實攝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基房、右大臣藤原經宗、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兼實、並如故、

是月、先帝崩於二條院、年二十三、火葬香隆寺、稱二條院、藏御骨於三昧堂、

先帝性沈重不移、信任藤原經宗藤原惟方、用心政治、一與關白忠通及其子基實謀議、不使後白河上皇與知焉、由是二宮不協、近臣用事者、上皇逐之、先帝亦貶黜上皇嬖臣、故流相踵、人懷危懼、上皇嘗請進親臣平信範、平時忠官爵、先帝不聽曰、天子無私親、雖上皇言而政豈可私乎、反奪信範時忠官、授其所請官爵於藤原長方藤原重方、其相傾軋大率此類、時論謂、先帝長於政事而短於孝道、初葬先帝日、諸寺僧徒會集、揭榜為班、延曆寺班於興福寺上、興福寺僧徒大怒、斫延曆寺榜以辱之、明日延曆寺僧徒戎服執兵、至清水寺火其堂宇、以報清水寺以興福寺所管也、天皇行幸六條烏丸第、避僧徒擾亂、遣右中辨藤原俊經于興福寺、諭僧徒、僧徒不奉詔、是時京師流言、上皇勅僧徒討平清盛、清盛已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兼兵部卿、文武之權幾歸焉、世竊惡之、故有此

流言清盛急會子弟於六波羅聚兵自衛上皇大驚幸六波羅親開諭之清盛佯病不出上皇還宮謂近臣曰浮言一出京師動搖不知誰作是言嬖臣前左衛門尉藤原師光入道西光進曰天無口古令民言之驕而無礼者天之所惡平氏其亡乎坐者黙然當是時平重盛諫父清盛言論剴切清盛服其恢量上皇亦戒近侍勿輕為浮言事乃寢

九月召還流人平時忠

冬十月流延暦寺座主俊圓

先是興福寺僧徒將作亂廷議遣兵栗子山備之至是僧徒奉春日神木神輿破官兵於栗子山遂入京師訴俊圓罪朝野驚駭因勅流俊圓僧徒乃還寺

十一月太上皇幸日吉社又幸熊野是月天皇遣使

諸陵告即位

十二月以皇叔憲仁為親王

仁安元年丙戌春三月召還流人源師仲藤原惟方

秋七月攝政藤原基實薨弟左大臣基房攝政

基實關白忠通長子為人白皙豐肥能書頗有父風薨年二十四天皇廢朝三日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是為近衛家祖有二子曰基通忠良基通為嗣

八月攝政基房罷左近衛大將弟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兼實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忠雅兼右近衛大將

是月改元

冬十月立皇叔憲仁親王為皇太子內大臣兼實為傅罷左近衛大將右大臣藤原經宗代兼之

皇太子憲仁太上皇第五子於天皇實為叔父是時天皇年僅三歲太子年六歲以叔父為子況年長於父自古所未曾有也以故時人譏其彝倫失叙

十一月攝政藤原基房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經宗代之內大臣藤原兼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平清盛為內大臣

是月大嘗

十二月卜定休子內親王為齋宮

休子後白河天皇女也

二年丁亥春正月覲太上皇

二月以內大臣平清盛為太政大臣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忠雅轉內大臣

是日清盛陞從一位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出入宮中不歷左右大臣直為太政大臣者前此止藤原信長一人而已時人異其榮進太上皇亦稍厭清盛權勢

夏四月太政大臣平清盛罷

天皇特詔賜清盛播磨肥後等地為大功田傳之子孫

三年戊子春正月、行幸攝政藤原基房第、

二月、以前太政大臣平清盛疾、詔行非常赦、是日清盛剃髮、改号淨海、

時人稱清盛曰太政入道、先是清盛造別館於西八條、極力土木、又營別業於攝津福原、亭榭風流頗窮四時勝觀、天下政事一出其手、放濫驕溢、上下苦之、自知有議己者、選童子三百人以為耳目、出入禁門、不通姓名、又来往街市、伺察隱伏、凡所見聞、皆歸報之、清盛聽信其言、濫刑濫罰頗多、一時為之震慴、孫資盛途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基房從者責其無礼、清盛聞而大怒曰、雖攝關之貴、何無憚於我也、乃伏甲士於路、覘基房出、擊破其車、截從者髻以報之、世人舉疾清盛横暴、相望避之、

是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高倉天皇

諱憲仁、後白河天皇第四子、母女御平滋子、在位十三年、

仁安三年戊子春三月、即天皇位、時年八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後白河上皇曰一院、尊所生女御平滋子曰皇太后、攝政藤原基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經宗、右大臣藤原兼實、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忠雅、竝如故、

夏四月、始臨視萬機、遣使諸陵、告即位、

秋八月、覲一院、

是月、左大臣藤原經宗罷左近衛大將、以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忠雅為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雅通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師長兼左近衛大將、

卜定惇子内親王為齋宮、

惇子、後白河天皇女也、

冬十一月、大嘗、

嘉應元年己丑春正月、覲一院、

三月、一院幸高野、

太政大臣忠雅、内大臣雅通以下扈從、還過平清盛福原別莊、是後屢臨幸焉、

夏四月、改元、上皇太后平滋子号曰建春門院、

六月、一院薙髮稱法皇、

初、二條帝在位、法皇不得與政、及高倉帝立、法皇聽政院中、專決機務、近臣以下至北面、遷官加恩莫不如意、然是時淨海以積威弄朝權、法皇雖嫉其横暴、而不得制、遂薙髮受戒於園城寺覺忠、以媚清盛、清盛乃悦、自是待法皇甚厚、

是月、詔行非常赦、召還流人十五名、

冬十月、法皇建春門院幸熊野、

卜定僐子内親王為齋院、

僐子、二條天皇女也、

十二月、流權中納言藤原成親於備後、數日而召還、更流權中納言平時忠於出雲、藏人頭藤原信範於備後、

先是延曆寺僧徒鼓譟入宮城、訴成親、法皇慰諭僧徒、不奉詔、因流成親、僧徒乃還山、已而以時忠信範所奏成親罪狀不實、廷議及之、

二年庚寅春正月、覲法皇、

二月、奪權中納言藤原成親官、召還平時忠藤原信範、

以延曆寺僧徒再訴也、

前內大臣藤原宗能薨、

宗能右大臣宗忠子也、

三月、行幸春日社、

夏四月、復藤原成親官、命伊豆介狩野茂光誅源爲朝於大島、

爲朝保元之敗、逃匿近江、將奔筑紫而未果、偶罹疾就溫室而澡浴、爲源重貞被捕、廷議以非常壯士減死一等、斷臂筋而流伊豆大島、居五旬創已愈、臂力雖稍減、射藝長於舊、自謂我先出自清和天皇而八幡公之胤也、祖先之業不可失、此地乃朝廷賜我也、於是領大島及近傍諸島、奪其租稅、舊臣亦稍來屬、勢日熾、居十年、往來伊豆國府、恐嚇人民、王是茂光請京師奏狀、朝廷詔茂光討之、爲朝謂從士曰、我所以隱忍不死者、將以繼父志成吾事也、我如欲逋敵、縱令萬數可輒擊而敗、而違勅方命、亦終不可免、況多殺人民何益之有、吾志決矣、汝曹悉離散、乃執弓出海濱、茂光率戰艦而進、爲朝注大箭遙射一艦、洞之、艦沈兵沒、茂光大懼不敢進、爲朝歸家自剖腹而死、年三十二、官兵加藤景廉斬其首傳京師梟之、爲朝射藝絕倫、強弓長箭世所不及、長子義實、次子實信在京師仕上西門院、三子爲賴生於大島、稱島冠者、爲朝將自裁、先刺殺之、四子爲家時年五歲、其母抱而逃因得脫、

六月、太政大臣藤原忠雅罷、

冬十二月、以藤原基房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承安元年辛卯春正月、天皇加首服、是月、覲法皇、

夏四月、攝政藤原基房罷太政大臣、

是月、改元、行幸平野及大原野、

五月、卜定頌子內親王爲齋院、

頌子鳥羽天皇女也、

冬十月、行幸松尾、法皇與建春門院幸平清盛福原第、留三日、

十一月、行幸北野、

十二月、以平德子爲女御、長於天皇四歲、

德子前太政大臣清盛女也、

二年壬辰春正月、覲法皇、立女御平德子爲中宮、

三月、行幸日吉社、

秋七月、三條宮成、法皇徙御焉、

平治之亂、三條宮罹兵燹、法皇御法住寺殿、是歲再造三條宮、

冬十二月、藤原基房罷攝政、改爲關白、

三年癸巳春正月、覲法皇、

三月、謁石清水廟、

先是、嘉應中、宋人至平清盛福原別莊、法皇臨幸賜謁、時人譏之、客秋、宋國明州刺史某奉書及信物於法皇、廷議以謂書辭無礼、宜却之、法皇不聽、是月、贈書及添華三十張、沙金一百兩於宋、報之、

夏四月、行幸賀茂社、

秋八月、二條皇后藤原氏崩、

皇后諱育子、二條帝中宮也、無子、及六條帝生育之、去年二月、改曰皇后、崩年二十八、先是、興福寺僧與多武峯僧、以事相爭、遂燒多武峯堂舍、朝議罷興福寺別當尋範、流燒多武峯渠帥僧覺興於播磨、興福寺僧徒恚之、是冬、奉春日神輿、至古津、其徒萬餘人將入京師、請召還覺興、流延曆寺座主、及下沒七大寺莊園者於獄、朝議遣兵數千於宇治備之、僧徒益恚、將擊破之、京師戒嚴、法皇遣右大辨藤原俊經於宇治、宣諭僧徒、不奉命、於是天皇勅從其所請、僧徒奉勅還寺、

四年甲午春正月、覲法皇、是月、始臨除目、

二月、天皇從法皇及建春門院、行幸最勝光院、

三月、法皇與建春門院幸福原、遂如嚴島、

天皇設藤花宴於勸學院、使學生賦詩、以奉送、

秋七月、內大臣源雅通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平重盛代兼之、

是秋、法皇爲今様合、擇善謡者三十人、使藤原師長源資賢判其優劣、法皇亦親唱一曲、世傳稱之、

安元元年乙未春正月、覲法皇、

二月、內大臣源雅通薨、

雅通、權大納言顯通長子、顯通早薨、爲叔父右大臣雅定嗣、

三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秋七月、改元、

詔大赦天下、復諸國徭半、給老人僧尼穀、

冬十一月、以大納言藤原師長爲內大臣、

二年丙申春正月、覲法皇、

三月、天皇賀法皇壽五十、行慶壽礼於法住寺殿、

是日、宴樂歌舞、天皇自吹笛、

夏六月、高松院崩、

高松院諱姝子、鳥羽天皇女、初爲內親王、已而入宮、爲二條帝中宮、無子、至是崩、年三十六、

是月、以建春門院病、詔大赦天下、

秋七月、建春門院崩、

門院諱滋子、以而入官、受後白河帝殊寵、生天皇、及天皇即位、覲其官閥、簾幷之、宮人盛稱其榮、滋子曰、是前生之因、吾不預焉、聞者稱之、屢從後白河法皇遊幸京外、篤信佛法、創最勝光院、至是疾病、自知不起、辭院号年官爵封戶、薙髮受戒、未幾崩、年三十五、

是月、太上皇崩於藤原邦綱東山第、年十三、葬於清閑寺、稱曰六條院、

九月、九條院崩、

九條院諱呈子、近衛帝中宮也、無子、及帝崩、薙髮、崩年四十六、

治承元年丁酉春正月、内大臣藤原師長罷左近衛大將、右近衛大將平重盛代兼之、權中納言平宗盛兼右近衛大將、

三月、以内大臣藤原師長為太政大臣、大納言平重盛為内大臣、左大將如故、

是月、白山僧徒奉神輿至延暦寺、訴加賀目代藤原師經、法皇諭座主止之、僧徒不奉命、請罪加賀守藤原師高及師經、因流師經於備後、

夏四月、天皇如法住寺殿、避僧乱、

是日、延暦寺僧徒數千、奉日吉白山神輿犯闕、請流加賀守師高、廷議命左近衛大將平重盛、兵庫頭源賴政禦之、神輿至賴政所守達智門、賴政以詭言欺僧徒却之、僧徒轉向重盛所守陽明門、重盛以三千餘騎擊走之、僧徒棄神輿而去、勅安神輿於祇園、明日都下流言、僧徒大舉又至、朝野驚騷、因命諸將士、嚴備禁闕、僧徒遂不至、天皇還宮、遂流師高於尾張、事乃寢、

己而京師大火、

是日、文武官人邸第、坊市二萬餘家焚蕩、延及大内宮殿、神祇官、民部省以下諸省寮諸院司等十餘所、燒死數千人、天皇避于藤原邦綱第、明夜盜入太政官廳、掠官物、傷宿衛官吏數人、

五月、流延暦寺座主明雲於伊豆、

僧徒聞之蜂起、將犯闕、京師戒嚴、明雲至近江粟津、僧徒奪明雲而去、明雲、太政大臣源雅實孫、權大納言顯通子也、

六月、内大臣平重盛罷左近衛大將、

是歲、重盛及弟宗盛並為左右大將、衆不平之、法皇執事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嘗企望大將、不能得、與入道西光謀、以法皇寵貞結源行綱、平康賴、僧俊寛等、會俊寛鹿谷山莊、圖滅平氏、法皇亦欲臨之、法印靜賢諫而止、初西光子師高為加賀守、孫師經以燒涌泉寺、白山僧徒就延暦寺訴之、流師高師經、法皇不悦、西光素受法皇寵、乃乘隙讒明雲處流、清盛嘗受戒於明雲、約為師弟、以故延暦寺僧徒乞救於清盛、清盛欲奏請赦明雲、法皇不許、及僧徒奪明雲、法皇大怒、命將士討延暦寺、清盛不肯奉命、法皇乃命成親集兵、竊謀討清盛、未發、至是源行綱背約、馳告清盛、清盛時在福原、聞變大驚、急歸京師、使入奏法皇曰、成親等欲滅臣家、乱天下、此非陛下所知、臣將逮捕此徒、窮問事情、法皇錯愕、少焉曰、非朕所知也、清盛乃収西光、拷治具得其實、因遣使誘致成親、謂平貞能曰、我取嫉於人、豈以官階踰分乎、夫田村麻呂、刈田麻呂子、東征建功、陛為近衛大將、其餘以軍功得賞

者不為不多、豈我一人而已、昔保元平治之亂、我
一族子弟奮戰勤王事、以戡定禍乱、使朝家有今
日、是誰之力、今偏信成親等讒、遽欲滅我門、若微
行綱密告、我豈得晏然、法皇舉措輕躁如此、他時
有再進姦計者、院宣一出、則得賊名、悔之無及、不
如先于事而圖之也、我今欲徙法皇於鳥羽宮、不
然則幸於我第、證其無他吾心、乃下矣、禁中衛士
若或拒捍、汝等宜号令士卒、於是一族子弟咸着
戎衣、將士麕集、清盛以謂重盛必不從、已不欲召
之、然以父子故告其計、重盛果説破其議、垂泣切
諫、清盛服之、事遂寢、已而斬西光、流成親及子右
近衛少將成經、檢非違使平康頼、法勝寺執行俊
寬及其黨數人、殺藤原師高師親師平、尋殺成親、
成親重盛妻父也、重盛申救之、清盛不聽、又殺西
光、西光舊事少納言藤原通憲、以狡悍被信任、通
憲薦為左衛門尉、及通憲被殺、削髮稱西光、嬖於
法皇、至是罵清盛
而死、時人壯之、

國史綱鑑　卷之十五　二十七

秋八月、改元、
詔大赦天下、承安二年以降、調庸未進者、免除之、
賜穀給物、一準舊典、是秋、贈故藤原頼長太政大
臣正一位、
冬十月、卜定功子内親王為齋宮、
功子、天皇女也、
十二月、大納言藤原實定兼左近衛大將、
二年戊戌春正月、覲法皇、
夏六月、以中宮有身、奉幣嚴島社、
是日、御清涼殿、宴侍臣賦詩、

是月、卜定範子内親王為齋院、
範子、天皇女也、
秋七月、以中宮有身、大赦、召還流人藤原成經平康
頼、
成經、權大納言成親子、受法皇寵、進右近衛少將、
兼丹波守、坐父事、囚六波羅、妻父平教盛力救之、
清盛不得已、放於備中、已而與康頼及俊寬流於
薩摩鬼界島、教盛每給衣食、成經分予二人、艱楚
萬狀、纔免飢寒、至是遭赦、召還二人、
尋復本官、唯俊寬不得還、世寃之、
冬十一月、皇子言仁生、十二月、立為皇太子、左大臣
藤原經宗為傅、

國史綱鑑　卷之十五　二十八

先是、冀中宮生男、清盛屢詣嚴島禱之、世疾其貪
榮、榜門謗之、清盛以為有文才者所為也、錄差涉
形迹者一千三百餘人、按問北野社前、竟不獲主
謀、及皇子生、清盛喜極而泣、人以為不祥、初中宮
產難、法皇將幸新熊野、先入產室、誦經護持、已而
分娩、清盛大悅、獻沙金一千兩於法皇、謝之、法皇
怒曰、汝驗
者視朕乎、
三年己亥春正月、覲法皇、
二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平宗盛罷、
三月、行幸平野社、
秋七月、勅討延曆寺堂衆、追捕之、
先是、堂衆聚群盜、與學生戰、學生屢敗、奏請討之、
法皇命平清盛遣兵討堂衆、不利、至是官軍大舉

討滅之、餘黨逃竄者、命檢非違使及諸國司捕之、

是月、前內大臣平重盛薨、

重盛、太政大臣清盛長子、資性忠謹、勇武超人、而接物溫厚、中外屬意、其子資盛恃勢驕恣、嘗失礼攝政基房、又凌辱之、重盛憂懼、黜預其事者、逐資盛於伊勢、清盛嘗欲報怨於法皇、重盛切諫止之、然清盛跋扈日甚、重盛居常憂懼、偶感夢悽愴、時會子維盛來、命對飲、家臣平貞能行酒、重盛使貞能賜維盛太刀、維盛以為傳家寶刀小烏、受而視之乃無文刀也、維盛失色、意疑貞能錯謬、重盛灑淚曰、汝勿深怪、此大臣葬時所佩、家君百歲後、我將佩之、令我有所思、故與汝也、維盛不能仰視、飲泣而退、無幾重盛解左大將、又辭內大臣、詣熊野社自祈死、已而寢疾、會醫至自宋、清盛勸令治疾、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我若藉彼得愈、是示國無醫也、縱我不起、寧忍辱國乎、清盛不能強

焉、疾日篤、天皇勅賜藥、法皇臨視、尋薨、年四十二、有七子、曰維盛・資盛・清經・有盛・師盛・忠房・宗實、

八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冬十一月、勅諸社諸寺、祈鎮僧徒鬪乱、

先是延暦寺堂衆再起、與學生戰、勅參議平教盛、遣兵討堂衆、堂衆走保攝川、遣藏人頭平經房於延暦寺宣諭、堂衆與學生講和、堂衆不奉勅、至是放火焚西塔、天皇憂之、

是月、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舉兵幽法皇於鳥羽殿、罷關白藤原基房、以右近衛中將藤原基通為內大臣關白、流竄基房以下公卿及官員四十餘人、

平重盛已薨、法皇與關白基房謀、收其所領越前、故攝政基實妻卒、又收其莊園、基房奏請以子師家起次為中納言、基房兄子基通、清盛女婿也、亦因清盛請之、而不得、清盛憤恨、遂率數千騎、自福原入京師、將有所奏議、使子重衡先奏曰、臣觀時勢、心不自安、一旦得罪、悔無及矣、今當乞骸骨竄匿遐陬、願奉東宮以往焉、天皇大驚、遣中使慰諭、即日停基房父子官職、以基通為關白、初基房聞清盛擁兵入京師、謁法皇曰、臣嘗以資盛事遭清盛怒、因重盛營救得免、今重盛歿、清盛無復所憚、乃欲甘心於臣、臣必遠竄、不得永奉左右、因嗚咽泣下、法皇愀然曰、朕亦不自安也、已而法皇遣靜賢諭清盛、以萬機無有所言、靜賢就清盛第傳旨、清盛不出拜命、日將暮、靜賢請歸、久之清盛使子知盛對曰、臣老耄、自揣不能復侍院中矣、靜賢將退、自呼曰、跼天蹐地、清盛乃呼還之、艴然曰、方成親謀奸卿能覺事機、諫止鹿谷臨幸、是我所以面卿也、夫保平之乱、忘家勤王、是皆人之所知、然遺舊勲、動輙猜忌、輕信近臣、欲滅我一門、命運未衰、幸脱禍機、重盛歿未過七週日、遽有八幡御遊、及

法住寺殿御會、踈薄何甚、且重盛忠義、時人所知、向賜越前也、命傳之子孫、然而歿後輙被削奪、死者何罪、遽至於此、及中納言缺、吾為基通請、而更以師家為之、我所請縱無例、據應以特恩見聽、況基通以宗嫡官至中將、於此拜乎何有、頃日聞院中近臣共謀、不良實出於法皇之叡慮、縱吾有罪、當蒙七世之宥、吾齡垂七旬、屢將被誅、我身且不能保、子孫得復立朝哉、老失子猶朽木無枝、寔威歿後自知衰運、縱盡忠勤、副聖旨殘喘無幾、豈有望於世、不孝之子、父母尚愍之、況重盛忠孝才行兼備乎、臣老矣、至痛何不少賜憫恤、故謂臣近侍院中、蓋無益耳、言訖泣下、靜賢亦欷歔、少選為說順逆多方開諭、清盛意稍釋、礼靜賢而遺之、俄而奏請奪公卿以下至北面、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天皇不能制之、清盛即貶關白基房為大宰權帥、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於尾張、逐權大納言源資賢於丹波、遣宗盛率兵圍法住寺殿、法皇掩泣曰、豈欲遷朕於遠僻乎、宗盛奏曰、不敢也、請

暫幸鳥羽北殿、法皇怨歎曰、昔屬有成親事、殆至此、賴重盛力救得脫、今也重盛已歿、人之云亡、事至此極、宗盛不如兄也遠矣、

遂遷鳥羽北殿、清盛乃幽之、

權中納言藤原良通兼右近衛大將、

清盛又使宗盛奏天皇曰、自今而後、事無巨細、一決聖心、是日往福原、無幾還八條第、

四年庚子春二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自清盛跋扈、法皇幽閉、皇威不振、朝野多事、天皇憂之、乃欲遜位、奉書法皇、竊道其意、法皇慰諭懇止、至是清盛諷之、因遷遜位、徙御正親町第、天皇賢明仁孝、慍不形色、初受學清原頼業、才藻英發、兼善音樂、學笛藤原實國、特造其妙、幼時有獻紅樹者、極愛之、命侍臣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乘信成不在、斫枝為薪、以煖酒、信成見而驚懼、縛仕丁具奏其狀、叩頭謝罪、天皇從容曰、唐詩有云、林

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出避方忌、夜聞女聲太哀、使人問之、對曰、妾事女官某氏、某氏素貧、嘗一衣極難、今新製朝服、為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力不能辨、是以妾為某氏泣、天皇聞之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令人作姦盜、亦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寛惠如此、有宮女小督者、權中納言藤原成範女也、善彈箏琵琶、入宮大有寵、由是中宮寵稍弛、初小督在家時、與藤原隆房私通、及入宮隆房眷戀不已、隆房、清盛女婿也、清盛以為中宮寵衰、隆房憂欝、皆由小督、因欲殺之、小督潛出宮匿嵯峨、天皇悲憤、清盛知其情、迎中宮居於己第、使宮女不得進御、廷臣亦憚清盛、入直者少、天皇一夜獨坐便殿、召侍臣無應焉者、久之彈正大弼源仲國、遙聞其聲而進、天皇曰、聞小督在嵯峨、汝為朕往覓之、乃裁書賜之、仲國即駕寮馬而出、行過龜山民舍、有彈箏者、聽之則小督也、因入其家、致書具說叡旨、小督泣曰、聞清盛深憾妾、如在宮中而遭其毒螫、是為君王之累也、是以脫身至此、然此亦不可久栖止、明日將往大原事佛、仲國慰諭固止之、馳還奏之、天皇大悅、明夜密迎入宮、寵幸愈渥、生範子內親王、清盛聞而益怒、使人収小督、押送清閑寺、截髮幽之、由是天皇憂憤益甚、遂遜位、

國史綱鑑卷之十五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六

馬杉繫編修

安德天皇 諱言仁、高倉天皇長子、母中宮平德子、在位六年、

治承四年 庚子 夏四月、即天皇位、時年三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以關白內大臣藤原基通攝政、左大臣藤原經宗、右大臣藤原兼實、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實定、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通、並如故、

先是新院欲悅清盛意、以緩法皇苦難、以意清盛崇信嚴島神、若車駕臨幸、則清盛當歡喜、至是將幸嚴島、諭旨清盛、清盛果大悅、園城延曆興福三寺僧徒聞之、相議曰、讓位後、先幸石清水賀茂或熊野日吉、今幸嚴島何也、乃欲入京挾法皇及新院去、京師騷然、清盛遣使諭之、其夜新院幸清盛西八條第、又詣鳥羽殿覲法皇、相視悲泣、遂幸嚴島、平宗盛等扈從、還臨清盛福原第、無幾宗盛諫清盛、從法皇於八條烏丸第、稍弛其防衛、

是月、從三位前兵庫頭源賴政奉以仁王起兵、謀滅平氏、軍敗而自盡、

賴政、攝津守賴光玄孫、兵庫頭仲政子、天資頴敏有武略、尤精射工和歌、自少宿衛禁內、高倉帝時有怪鳥夜鳴宮屋上、帝以為不祥、命射之、賴政即奉勅、一發中之、帝大歎賞、子伊豆守仲綱有駿馬、宗盛請觀之、仲綱贈和歌辭之、宗盛仍請不止、賴政聞而諭仲綱、仲綱不得已借與之、宗盛不還、印烙仲綱二字於其額、日鞭打之、仲綱愧忿、欲刺宗盛、賴政亦意頗不平、遂圖滅平氏、是時清盛益兇暴、天下怨讟、以仁王新院庶兄也、素有英稱、然以母無貴寵、不得拜親王、居常快快、賴政謂可立為義主、竊說之王、王大悅、遂許之、遣藏人源行家頒令旨於諸國、以聲清盛罪、別以令旨一通賜流人源賴朝、至是事頗泄、清盛不知賴政為首謀、令其子左衛門尉兼綱等圍以仁王高倉第、兼綱告之賴政、賴政俄奉王率仲綱兼綱及渡邊黨五十餘騎、自火第出、清盛大驚、遣兵圍王第、王臣長谷部信連拒戰斃十餘人、已而刀折、將赤手力搏、被創遂所擒、王得間與賴政等遁于園城寺、使僧徒牒延曆興福二寺、二寺應之、賴政家士渡邊競留在家、宗盛素聞其勇名、召見曰、汝非賴政死士乎、何不從行、競佯對曰、頃日失愛於主家、故不得從、宗盛甚喜、競乃請曰、臣無良馬、願賜厩馬以擊賴政、

宗盛以名馬賜之、競騎而至園城寺、獻之仲綱、仲綱大喜、剪其尾鬣、火印平宗盛入道五字、放之宗盛門外以辱之、宗盛大怒、已而延曆寺變約、奈良大衆未至、賴政謂寡兵難久保、遂奉王赴奈良、王倦睡途上墜馬六、因駐軍於宇治平等院以憩、清盛遣子知盛重衡等將兵二萬餘追之、賴政撤宇治橋防之、部下園城寺僧明秀一來等奮戰、殺傷甚多、賴政令渡邊黨代戰、知盛勵兵雨射、後中院但馬者左右執刀截飛矢、進殺數人、平氏軍披靡、賴政部下視之抃呼、朝笑、知盛愧忿、已而足利忠綱等三百騎乱流而濟、大軍踵至、戰平等院前、賴政與二子仲綱兼綱連射、以仁王得間南走、賴政亦從、兼綱留而拒戰、矢不虛發、平軍披靡不敢近、兼綱視忠綱来進、欲與之搏、為忠綱所射死、賴政迴轡復與平軍戰、連射却之、矢竭、因入平等院脫甲端坐、謂左右曰、身仕六朝、齡垂八旬、官爵已踰祖先、武畧不恥等倫、今為天下唱義、隕命留名、武夫所願也、汝輩能捍禦我將、從容就死、乃賦和歌

伏刄而死、仲綱亦同自殺、是時興福寺僧兵萬餘人、將援頼政、至木津川南岸、會暴雨水漲、逗撓不進、以仁王亦途中流矢斃、僧兵聞之還于奈良、

六月、平清盛奏請遷都福原、

天皇以權中納言平頼盛第爲宮、法皇上皇以下及公卿群臣皆遷、

遣大納言藤原實定參議源通親於輪田相宮地、使前權大納言藤原邦綱課周防營宮城、

是月、收園城寺莊園、罷圓惠法親王天王寺檢校、解僧綱等見任、以應以仁王也、尋復之、

秋七月、召還流人源資賢及子資時信賢孫雅賢高階經仲平親宗、遣使諸陵告卽位、

解興福寺僧綱見任、收莊園、以應以仁王也、

八月、流人源頼朝奉以仁王令旨起兵伊豆、殺前檢非違使平兼隆、

頼朝、幼而風彩異常、當其流途上聚觀、咸曰、放虎於野也、已至伊豆、清盛使伊東祐親北條時政監之、頼朝居祐親家、通其女生男、祐親怒沈之於水、以女嫁江間小二郎、將殺頼朝、祐親子祐清竊告之、頼朝遁依時政、又通其女政子、時政陽爲不知者、以政子嫁平兼隆、政子夜亡奔于頼朝、及以仁王令旨到、頼朝大喜、密示時政、共謀擧兵、無何以仁王敗死、三善康信自京師報曰、平氏以以仁王及頼政故、謀除諸源、公爲嫡宗、恐難免、宜潛往北國以避之、頼朝聞之、圖平氏益急、僧文覺亦慫慂之、頼朝遂決意擧事、遣安達盛長集兵東國、東國將士嘗隷頼義義家、世戴源氏、以故伊豆相模豪傑來屬者衆、頼朝乃建策、先擊兼隆、兼隆據山木崄要、頼朝使人密圖其地形、時政將勇敢士八十餘人、夜襲兼隆於山木、斬之、頼朝乃矯以仁王令旨、自稱管東國莊園、頼朝專制關東、始于此、明日出赴相模、土肥兵僅三百、陣石橋山、爲州人大庭景親所敗、逃入杉山、景親來追、頼朝從士僅有土肥實平、加藤景員、佐佐木高綱等七人、用實平謀、皆使散去、獨與實平匿、景親率兵徧索、梶原景時屬景親、乃紿景親使之他、頼朝遂得脫、匿箱根別當行實僧舍、已而自眞鶴崎乘舟走安房、與時政及三浦義澄等相遇、聲勢稍張、乃移檄募兵、

九月、勅右近衞少將平維盛薩摩守平忠度參河守平知度等、發東山東海二道兵、討源頼朝、

維盛、重盛長子、忠度知度、並清盛子也、

是月、源義仲奉以仁王令旨起兵信濃、應從父兄頼朝、

義仲、左衞門大尉爲義孫、東宮帶刀義賢第二子也、義賢爲姪義平所殺、義仲時年二歲、義平慮其爲後患、囑畠山重能索捕、重能憐其幼孤、託齋藤實平、實平携逭信濃、囑中原兼遠使義仲潛匿木曾山下、保元平治之亂、源氏門族死亡略盡、兵馬之權悉歸平氏、義仲雖幼、心深痛家門衰弊、慨然有復門族志、遊戲常肄武技、及長軀幹魁偉、膂力絕人、飛鳥走獸射無不中、兼遠以爲天授、至是兼遠與州人根井幸親謀、爲義仲移檄四境募衆、下野足利、甲斐武田、上野那和等諸氏豪族皆來附、聲勢日張、

冬十一月、追討使平維盛等潛還京師、

先是維盛等進軍富士川、與賴朝軍對次、見其兵勢頗熾、不戰而走、於是近江以東諸源蜂起應賴朝、清盛聞維盛走歸、大怒曰、奉勅出師者有進無退、若王師不利、暴骨戰場、固其分也、汝不戰而走、追討之任何在、乃欲逐維盛、斬其部將藤原忠清、維盛恐懼、潛匿京師、不敢入福原、

是月、福原新都宮成、天皇徙御焉、

初、叡山奈良僧徒屢犯京師、清盛憂之、奏請遷都福原、然人情崩駭、物議紛紜、清盛福原第屢有怪、清盛惡之、自維盛敗歸、東北諸源兵勢益熾、於是清盛意稍厭新都、將復舊京、

已而清盛奉天皇及法皇上皇還舊京、公卿百官從之、復移家京師、

先是清盛集百官議兩都利害、衆皆承意盛稱新都之美、左大辨藤原長方獨抗論以為不便、清盛意乃決、

十二月、京師戒嚴、勅分遣將士討東北諸源、

左兵衛督平知盛、右近衛權少將平資盛、伊勢守平清綱等、分道而進、知盛與山本義經柏木義兼戰於近江、敗之、義經義兼走東國、知盛清盛子、資盛重盛子也、

召還前關白太宰權帥藤原基房、

延暦園城二寺僧徒連和、應源氏據園城寺、勅遣淡路守平清房討之、清房放火焚蕩、又遣藏人頭平重衡討興福東大二寺僧徒、重衡放火燒二寺、以其嘗應賴政、今復應東國諸源也、清房重衡並清盛子也、

養和元年辛丑春正月、以兵乱及東大興福二寺火廢朝賀、

勅解二寺僧綱見任、収荘園、令大和國司追捕僧徒逃竄者、

以前權大納言平宗盛為畿內近國總管、

是月、太上皇崩於六波羅第、年二十一、即夜火葬東山清閑寺、稱高倉院、

法皇歎曰、使上皇久在大位、則延喜天暦之治可復見、何圖溘然早世、非特朕之不幸、國家衰弊、百姓何憑、○上皇有四皇子三皇女、

二月、平知盛通盛清經忠度擊源行家於美濃、破之、

行家、左衛門大尉為義第十子、保平之乱、父兄宗族為平氏所夷滅、行家潛匿熊野、治承之末、以仁

王欲頒令旨於諸國討平氏、覓可使者、會行家游京師、源賴政薦之、王即召諭旨、行家拜命、為修驗僧、先往伊豆、傳令旨於賴朝、尋歷説東北諸源、起兵、百方難苦、至是率數千騎、入尾張、進據美濃板倉、戰敗而退于中原、賴朝聞之、遣弟僧義圓將兵援之、於是行家軍勢復振、將進徇近江、

已而平知盛等諸將走還京師、

重衡維盛等進陣洲股河、行家兵僅千餘人、剋期會戰、義圓先期襲平軍、行家㬰驚、急簡精騎二百、乘夜濟河、平軍有備、縱兵要擊之、行家挺戰、其子行賴被擒、義圓亦戰沒、行家僅以身脫、収餘衆退屯小熊、知盛分兵七千為五隊、進擊行家、行家射却其四隊、重衡維盛迭進、行家衆寡不敵、且戰且走、抵參河、保矢矯河、額田郡兵士來附、軍復振、行家乃放間諜、流言賴朝大兵奄至、於是知盛以下諸將士恇懼、収兵而退、行家又遣使諭美濃尾張曰、平氏自潰而走、沿路有不放一矢者、指為源氏

仇敵、由是諸郡兵士懼後禍、尾射平氏軍、知盛以下狼狽還京師、行家欲進入京師、奉告文於伊勢大神宮、以祈滅平氏、祠官等拒而不受、又牒延暦寺請援、不報、行家遂歸鎌倉、

宇佐大宮司奏、肥筑豪族應源頼朝、舉兵燒太宰府、

伊豫國司奏、州人河野通信應頼朝、土豪多屬之、

先是前武藏守源義基據河内、應頼朝、至是遣檢非違使討斬之、擒義基弟義資義廣、

閏二月、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薨、

先是天下諸道叛平氏者日相續、士卒多逃亡、清盛意頗沮喪、請法皇復聽政院中、以天下事專委子宗盛、至是清盛聞東軍將經南海入京師、遣兵嚴緣海守備、時緒方惟能、菊池隆直據鎮西、河野通信據南海、俱為源氏聲援、維盛知盛等出兵東北、而或逗撓、或病還、清盛忿恚、宗盛將奉院宣赴

東國、未發、會清盛罹疾、身熱如火、妻時子稱二位尼、見其不可起、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平治以降運天下於掌握、官至太政大臣、身為國家外祖、奚求之有、第恨不見頼朝首耳、我沒之日、勿造堂塔、勿供佛給僧、願斬頼朝首、以懸墓上、凡為我子孫者宜體是心、勿有敢懈、宛轉煩躁、七日而薨、年六十四、凡一門子弟陞公卿者十六人、為四位五位者三十餘人、諸國受領衛府諸司六十餘人、郡國莊園過天下之半、富埒王室、被服冠帽皆極華麗、一時尚之、曰六波羅樣、尊稱用樣字始此、平時忠每謂、非平族者人而非人也、其強勢如此、清盛守安藝、日奉詔造高野山大塔、及竣功、夢有老僧謂曰、大塔之造誠美、而安藝嚴島與越前氣比、實金剛胎藏之兩界也、今氣比殷盛、嚴島荒廢、若修葺之、卿身及子孫、必享福祿、清盛奏諸朝、遂修葺其社、窮極壯麗、凡有事則必禱焉、攝津輪田、地勢嶮惡、漕運甚艱、舟船覆沒、歲相踵、清盛憂之、欲築一島為泊、然風濤衝齧、久不就、命寫一切經於石、沈以填之、已而功成、人皆便之、名曰經島、清盛有十三子、曰重盛基盛宗盛知盛重衡維俊知度清房清定經光季盛清邦良衡、

三月、復東大興福二寺莊園及僧綱官爵、

是夏、下詔修造二寺罹火堂舍、

秋七月、改元、

八月、以平貞能為肥後守、討鎮西叛者、平宗盛總管之、以藤原秀衡為陸奧守、平親房為越前守、城長茂為越後守、討源頼朝義仲、中宮亮平通盛、但馬守平經正總管之、

通盛、教盛子、經正、經盛子、並忠盛孫也、

九月、平通盛與源義仲戰於越前而敗績、

通盛退保敦賀、奏請益兵、城長茂亦戰於信濃敗走、於是北國悉屬義仲、無應官軍者、朝廷憂之、遣左馬頭平行盛、薩摩守平忠度、援通盛等、是時熊野僧徒蜂起應頼朝、遣權中納言平頼盛、加賀守平為盛討之、

冬十一月、平通盛以下北陸道官軍敗走還京師、

是月、上高倉中宮平徳子号曰建礼門院、

十二月、皇嘉門院崩、

門院諱聖子、崇德帝中宮也、無子、帝徙讃岐、日、中宮憂戚、斷髮為尼、崩年六十一、○是歲天下大饑、

壽永元年壬寅春正月、以諒闇停諸節會、

夏五月改元、

先是、延暦寺僧永雲顯真竊送以仁王子、及源仲綱子於木曽、囑源義仲、義仲奉王子為主、世稱北陸宮、又稱木曽宮、至是事覺、流永雲於薩摩、顯真於土佐、

六月、藤原基通罷内大臣、攝政仍舊、

秋八月、尊準母前齋宮亮子内親王曰皇后、

冬十月、以前大納言平宗盛為内大臣、

十一月、大嘗、

二年癸卯春二月、覲法皇、

法皇勅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撰千載和歌集、

内大臣平宗盛罷、

夏四月、以大納言藤原實定為内大臣、

先是、朝議徵兵諸國、參河尾張以西兵士來集、是月、以維盛通盛忠度行盛經正清房知度等為追討使、率十萬餘騎、擊義仲、維盛進至越前、拔義仲將仁科守弘所守燧城、復越前、與林光明富樫家經等戰、大敗之、復加賀、進入越中、

五月、追討使平維盛等與源義仲戰於礪並山、敗績、

初維盛連勝入越中、遣平盛俊、備寒原嶮要、塞義仲進路、義仲聞之、使今井兼平將兵來攻、直踰寒原、與盛俊接戰、盛俊兵多死傷、乃收散卒、退于加賀、維盛與諸將議、分三萬騎向志雄山、自將七萬騎向礪並山、義仲率五萬騎、至自越後、陣礪並山下、使叔父行家攻志雄山、義仲營與維盛營相距可二町、先出弓手射之、維盛亦逆射、至昏而止、是夜、義仲潛軍來襲、維盛舉軍驚擾、爭走陷南壑、知度以下將士死者五萬餘人、維盛纔收餘衆、走加賀、保佐良嶽、

六月、平維盛等與源義仲戰於篠原、敗績、逃歸京師、

先是、源行家攻志雄山、軍不利、義仲自赴援、平盛俊守志雄山、聞維盛等礪並山敗、棄營走于佐良嶽、義仲追之、維盛聞其將來攻、濟川宵遁、會大雨水漲、溺死者千餘人、比天明達安宅、撤橋據守、義仲合行家軍、進至安宅、渡衆而濟、大戰篠原、齋藤實盛以下維盛將士多死、餘衆且戰且退、義仲追擊至成合、遂大破官軍、獲瀬尾兼康及平泉寺長吏齊明、齊明初屬義仲、在燧城、竊生貳心、内應維盛、城遂陷、自是齊明屬官軍、義仲惡其反覆、斬之、釋兼康、已而義仲行家將入京師、自東山北陸二道並進、送牒於延暦寺、招僧兵、

秋七月、源義仲至近江、進據延暦寺、

權中納言平知盛、左中將平資盛、權左中將平重衡、肥後守平貞能、薩摩守平忠度等、奉勅分守近江丹波要衝、聞義仲據延暦寺、將迫京師、皆引兵而還、

法皇夜出宮、潛幸延暦寺、左馬頭源資時、檢非違使平知康等從之、

是時、金峯山及多武峯僧徒、與故源頼政餘黨作亂、欲以滅平氏、京師訛言、法皇勅僧徒討平氏、平宗盛危懼、使弟重衡諭法皇、徙大内、平知康止之、重衡不聽、法皇徙御大内、宗盛命兵士警衛京師、又流言、源義仲急迫京師、宗盛聞之、將擁天皇及法皇奔西海、法皇即夜逃、賜院宣於義仲、命討滅

平氏、

天皇擁神器赴西國、生母建礼門院、及皇弟守貞、前内大臣平宗盛等一族皆從之、

法皇還御法住寺殿、源義仲源行家等從入京師、義仲為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為備後守、皆因法皇院宣、以故公卿鄙之、法皇憂京師無主、將有所冊立、而以無三種神器疑之、義仲稱故以仁王功、欲立其子北陸宮、法皇與攝政藤原基通、前關白藤原基房、左大臣藤原經宗、右大臣藤原兼實等議立孫尊成親王、義仲不平之、

八月、天皇至太宰府、法皇使孫尊成親王踐祚京師、

悉削平氏一族二百餘人官爵、

時人謂、天無二日、地有二王、國家衰乱、其至此歟、

九月、天皇至讃岐、造行宮於屋島、

冬閏十月、官軍復山陽南海十四國、

是時西南諸國亦多應源氏、天皇乃遣平重衡通盛教經、大戰備中水島、斬義仲將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平氏軍大振、

十一月朔、日南至、無公卿表賀之者、

是月、平教盛重衡將兵一万、與源行家戰于室山、敗之、復備前播磨、

三年甲辰春正月、天皇在屋島行宮、詔罷朝拜諸節會、

是月、從御攝津福原宮、

先是平教盛通盛教經等、擊源義嗣義久於淡路敗之、斬義嗣廣義久、進攻河野通信、通信走于伊豫、教經又攻南海鎮西豪族應源氏者皆敗之、義仲聞水島之敗、欲自攻屋島、適聞賴朝弟範賴義經帥兵數萬將入京師、遂還以備、初義仲奉北陸宮、而不得立之、遂恨法皇、橫暴無所不至、京師騷然、惡義仲專恣、法皇將召源賴朝鎮之、義仲益不悦、於是法皇下令賜義仲上野信濃二國、以弭其掠暴、至是義仲與行家竊謀奉法皇赴北陸、行家不從、密告之法皇、法皇驚、遣法印靜賢諭義仲曰、聞卿將挾朕有所行、又聞不俟朕命擧兵赴關東、所聞如實、則不知卿意欲何為、義仲對曰、臣有二怨於陛下、曩召賴朝、臣以為不可、而不納臣言、又曩下東海東山北陸諸道宣旨曰、若有違此宣旨者追討、一從賴朝命、是臣之遺憾、臣欲赴關東釋怨於賴朝、至如奉乘輿臨戰、固無此事、請賜勅書於臣、示東國將士、以討賴朝、是臣之願也、靜賢還奏、義仲以為行家泄之、乃詣法皇宮、就靜賢及高

階泰經奉誓書、且奏曰、讒臣者必臣之親族、願得其人甘心焉、法皇慰諭義仲、又奏曩賜宣旨於賴朝若非出聖旨、請推按奉行之人、不許、義仲兵士劫剽滋甚、人民愁苦、法皇亦密備之、義仲憤恨將及其將樋口兼光、今井兼平、苦諫、義仲性剛愎自用、遂命兼光等擧兵、自將圍法住寺殿、放火攻之、官軍大敗、乃幽新帝及法皇、褫攝政基通以下文武公卿四十餘人官爵、賴朝聞其驕肆欲討之、法皇投義仲征夷大將軍、以悦其意、外視優獎、內實欲待賴朝兵來而除之、義仲不悟、頗有得色、是時平宗盛遣使請和、義仲不可、已而聞賴朝弟範賴義經率大兵二道來進、平氏亦略定鎮西南海、還福原、大擧將入京師、惶惑失措、行家亦遂叛義仲、

是月、源義仲敗死、

賴朝二弟範賴義經率大兵西上、勢多宇治二道並進、義仲分遣諸將士拒之、戰不利、義仲豫謀軍

敗則取法皇奔北陸簡壯士二十餘人自從至是詔法皇宮趣車駕法皇不允時義仲兵士馳報東兵已破宇治至伏見義仲乃率百餘騎出根井幸親楯親忠等欲敗兵来合義仲乃督將士躬親決戰當東將畠山重忠等幸親親忠等精鋭一百餘騎皆戰死東兵攻擊甚急義仲大敗還法皇宮近衛少將藤原成經閉門不內東兵連射尾擊義仲又敗走尚餘十三騎乃欲赴勢多義經自宇治進直入京師戎裝朝法皇宮自護衛縱兵尾擊義仲範賴亦率三萬騎自勢多進義仲將今井兼平源義弘等與戰不捷義弘戰死兼平引兵而還逢義仲於栗津義仲曰吾崎嶇至此者欲與卿一面也令兵敗力竭身亦被數創為虜恥也不如自裁兼平曰名將忍死雪恥自古有之方今賴朝據東國平氏在西海而將軍歸北國則天下三分鼎足並峙矣不亦可乎臣請留而拒之將軍宜北去即奴散兵當東兵已而戰死皆盡兼平亦遂自盡義仲單騎向前林而馳日垂暮馬陷淖中鞭之不進東兵石田為久射中其面義仲目眩遂為追騎所殺傳首京師梟之榜曰賊源義仲

二月源範賴義經將兵數萬犯福原行宮官軍大敗平重衡被擒平通盛忠度知章師盛經正經俊業盛敦盛清定清房盛俊等死之天皇御船遷屋島建礼門院以下一族從之

先是宗盛城一谷奉天皇據之法皇勅源賴朝討宗盛等賴朝弟範賴義經大舉来攻宗盛等奉天皇及神器泛海西走從士爭船溺死千餘人是時法皇在京師使高倉帝第四子踐祚宗盛聞之曰悔不并取三四宮来三宮惟明親王四宮則後鳥羽帝也然而法皇憂神器久在外及獲重衡令遺書宗盛上神器宗盛對曰向者京師失守臣等扈從天皇赴西海今聞京師稍安車駕將有還幸何圖復有源氏来襲之警臣等不知仙處所在臣久承朝恩何敢負義昔日源義朝之誅坐信賴事非與臣家有私怨願令武士停戰鬪無妨天皇還幸書至法皇不報

夏四月京師改元曰元暦

我邦二年号者此為始

冬十二月左馬頭平行盛與東將佐佐木盛綱戰於備前兒島敗績

先是平知盛等徇山陽道復安藝周防及行盛敗知盛引兵退於長門守門司關以備東兵

四年乙巳春二月源義經犯屋島行宮放火急攻之天皇泛海避於志渡義經進犯志渡天皇遂幸長門

初義經發攝津渡邊暴風海湧衆止之義經不從曰風靜海平則敵必為備不如今夜擊其不意急率田代信綱等舟五艘兵纔百五十騎發舟駛如飛須臾抵阿波尼子浦虜守將櫻間良連逐櫻間良遠州人近藤親家率百五十騎来屬義經以親家為鄉導入讃岐放火牟礼高松民舍而進官軍驚擾悉泛海而走獨平教經師壯士三十餘人上陸狙擊義經義經使土肥實平畠山重忠等當之義經自督兵近臣佐藤繼信中箭死實平重忠及伊勢義盛等力戰教經遂逃於志度義經麾兵尾擊陷志度宗盛奉天皇及女院海路奔於筑前州人拒不納退至長門次於壇浦赤間

三月官軍大戰於長門壇浦不利天皇入海而崩年八歲

熊野別當湛增以軍艦二百屬義經河野通信亦通款於義經唯田口成良及其子成直以阿波屬

官軍、擊通信於伊豫、義經使伊勢義盛誘降之、成良父子遂通款於義經、是時東將梶原景時以下舟師悉至於志度、源範賴亦領大兵在豐後、以故官軍進退無所據、漂泊壇浦、義經諜知之、以舟師七百餘艘来攻、宗盛等分戰艦五百餘艘為二隊、欲夾擊東軍、通田口成良告之義經、義經知其謀、急攻之、成良亦以大兵援義經、官軍大敗、知盛入天皇船奏曰、事既至此、無可復言、侍御悉悲泣、二位尼歎曰、宗盛實非故相國之胤、亦非我所生也、宜哉其心操不似故、小松內府彼必不能死、以遺我宗族之恥矣、至此悲憤何及、乃與按察局抱天皇挾劍璽投海、已而宗盛及子右衛門督清宗被虜、果如其言、中納言平教盛、權中納言知盛、參議經盛、右近衛中將資盛、左近衛少將有盛、左馬頭行盛、能登守教經等悉戰死、權大納言平時忠以下公卿將士及官女多降於義經、

後鳥羽天皇

諱尊成、高倉天皇第四子、母典侍藤原殖子、在位十四年、

文治元年乙巳夏四月、神鏡神璽至自長門、遣權中納言藤原經房、參議藤原泰通、權左中辨源兼忠等迎之鳥羽、檢非違使源義經率兵衛送、奉安於溫明殿、而寶劍不還、乃勅西海諸州搜索之、

初、平氏奉安德帝及後宮皇族去京師、是時高倉皇子第三宮第四宮留在京師、以其幼孩、平氏措而不問、後白河法皇患京師無主、卜立四宮為儲貳、即日踐祚、平氏聞之、悔其不擁去之、明年七月四宮即位京師、時年五歲、四宮即天皇也、法皇聽政院中、乃遣使諸陵告即位、改元曰元曆、元曆元年是冬行大嘗、雖皆據法皇命、時人或非議之、遂為源賴朝所逼、遣其弟範賴義經犯安德行在、夫我邦有二主、以天皇為始、已而安德崩、平氏殄滅、至是義經獲神器及建禮門院、守貞親王、前右大臣平宗盛、前權大納言時忠、前右衛門督清宗等、凱旋京師、守貞高倉第二皇子、稱二宮、嘗立為安德儲貳、及還京師、薙髮稱後高倉院、

五月、奉幣伊勢以下二十二社、告謝鏡璽入京、并祈得寶劍、

是月、遣源義經押送平宗盛清宗於鎌倉、流平氏黨與平時忠信基時實藤原尹明、源賴朝嘗惡義經恃功自專、至是不許義經入鎌倉、遣北條時政迎宗盛清宗於鎌倉、已而復付義經歸京師、義經快快不樂、自是嫌隙日滋甚、

六月、斬前內大臣平宗盛前右衛門督清宗前中將重衡梟之、

宗盛、太政大臣清盛第三子也、初清盛妻時子生長子重盛、後不復有男、清盛憂之、養基盛為次子、基盛生父未詳、嘗溺死宇治川、有一子曰行盛、後會時子有身、清盛欲其為男、禱請神佛、已而生女、時子懼清盛怒、祕而不告、覓得清水寺北坂傘工某兒、密易之、沒清盛世終不言之、及壇浦軍敗、時子臨死始言之、歎其恇弱無為矣、宗盛有二子曰清宗能宗、至是俱被戮、重衡清盛庶子、為人沈重有武略、又善吹笛賦詩、及執於鎌倉、嘗宴間朗詠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聞者稱之、賴朝亦惜其才藝、而遂不能宥其死焉、

秋八月、改元、是月、法皇幸奈良、慶東大寺大像、

冬十月、法皇賜院宣於備前守源行家、伊豫守源義經、討源賴朝、

先是、法皇屢召賴朝、而託事不朝、法皇怒、行家義經亦以事怨賴朝、賴朝遣梶原景季於京師、伺其動止、遂遣土佐房昌俊襲義經、義經破之、捕昌俊殺之、因奏請宣旨、朝議輒聽之、獨右大臣藤原兼實以為賴朝罪狀未著、輒下追討宣旨、非臨馭之道也、然法皇懼為義經所逼、遂賜院宣、賴朝聞之、帥大兵西上、將誅行家義經、二人惶惑、潛奔西國、賴朝亦途還鎌倉、屢上疏訴冤、朝廷窮迫、猝下院宣諸國、追捕行家義經、

是月、卜定潔子內親王為齋宮、

潔子、高倉天皇女也、

十二月、特勅右大臣藤原兼實內覽文書、又勅兼實及內大臣實定、大納言實房、權大納言宗家、忠親、權中納言實家、經房、源通親、參議兼光、雅長等十人、議奏政事、源賴朝所奏請也、議奏職始於此、

是日、參議平親宗、刑部卿藤原賴經、大藏卿高階泰經等七人、坐黨行家義經、奪官、流泰經於伊豆、賴經於安房、是冬、源賴朝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法皇以賴朝奏請、始置守護地頭於諸國、賴朝乃以己家臣為之、常賦之外、每段取米五升、以充兵食、賴朝總管之、於是國司之權移於守護、朝政大衰、

二年丙午春三月、攝政藤原基通罷、右大臣藤原兼實代之、

是月、源賴朝奏、蠲相摸、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國、去年以往逋租、因請諸國皆准之、兵興以來、民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較民力、以收賦稅、詔奏可、已而北條時政還鎌倉、留北條時定等、護衛京師、藤原能保司雜務、以廣京師耳目、又移書於公卿曰、天下之政、宜依公議奏、以致治平、賴朝將家之胤、從事軍旅、久在僻遠、未慣朝務、諸所奏請、願反覆審勘、處以其公平、釐正庶務、雖勅旨院宣、而或有累治體、害百姓者、則當各竭丹心、以盡言、再三覆奏、是所望於諸公卿也、廷議納之、自是諸司奉行、皆出賴朝指麾、朝政益衰、廢公卿拱手、以徒備員耳、

夏四月、召還流人高階泰經、藤原賴經、

先是、源行家與義經、航海奔於西國、大風暴起、揖檣壞損、遂與義經相失、漂至和泉潛匿、是夏、北條時定率兵掩擊、斬行家及子光家、

冬十月、藤原兼實罷右大臣、攝政如故、內大臣藤原實定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通為內大臣、

十一月、右大臣藤原實定辭左近衛大將、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通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實房兼右近衛大將、

先是、以諸國地頭妄稱恩賞、加徵課役、是月、下宮符禁、見在謀反人故地之地頭進止、

十二月、賀法皇壽六十、命諸寺讀經度僧、

三年丁未春二月、復置記錄所、聽斷人民爭訟、

是月、天皇始讀孝經、

三月、法皇詔使公卿二十三人及守覺法親王各上

意見言政事得失、守覺法親王、法皇第二子、永曆初入仁和寺爲僧拜二品法親王、善修密法、才思沉重、故預是撰、

夏四月、謚先帝曰安德天皇、

六月、上準母皇后亮子內親王号曰殷富門院、

秋七月、遣使長門求寶劍於海中而不獲、是秋、源賴朝命大江廣元修閑院殿、又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於京師捕群盜、

冬十一月、謁石清水廟、覲法皇於鳥羽殿、是日閑院宮成、天皇還御焉、是月、行幸賀茂社、先是以兵乱久廢謁廟行幸、至是復舉舊典、

四年戊申春二月、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通薨、良通、攝政兼實長子、幼而聰敏有才學、薨年二十二、

是月、以從二位源賴朝奏請勅陸奥出羽國司捕源義顯、義顯、本名義經、先是義經去京師、廷議以其名與右大臣兼實子良經同稱、下官管呼為義顯、所在逮捕、於是不得赴西海、遂走大和、匿吉野山、山僧搜索之、義經逃入京師、經北陸道至陸奥、依藤原秀衡、秀衡館之衣川、無何秀衡卒、遺言長子泰衡等推義經為大將軍、專聽國事、義經左馬頭義朝第九子、為人軀幹短小、白皙反齒、而神彩秀發、趫捷軼人、義朝之敗、時年甫十一、以母常盤故釋死、入鞍馬寺、鞠於僧覺日、偶閲諸家譜、慨然以為我世將種、覆墜至此、必當翦滅平氏、以雪父祖之恥、於是晝讀書策、夜習武技、覺日勸之剃度、不肯、居數年、竊從金商吉次者赴陸奥、依秀衡、秀衡待之甚厚、及兄賴朝起兵、潛去陸奥、秀衡壯士佐藤繼信及弟忠信追從之、義經行募兵士、會賴朝於黃瀨川、賴朝大悅、自是以先鋒為已任、力戰二十餘度、破源義仲、遂勦滅平氏、以功為從五位上伊豫守、宿衛京師、循謹奉上、威恩並行、朝野稱之、賴朝忌其顏才有武功、賴朝寵臣梶原景時嘗以事怨義經、百方譖陷、義經窮迫、訴哀秀衡、秀衡雅欽義經有膽畧、以故使子弟推戴義經、

夏四月、法皇勅從二位源賴朝造六條殿、是夏、源賴朝遣藤原信房天野遠景擊鬼界島降之、

冬十月、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藤原實房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兼雅兼右近衛大將、

五年己酉春正月、從二位源賴朝進正二位、賴朝奏請曰、臣弟義顯逃竄諸國、未窮搜索、恐非所以防後患、藤原泰衡容匿義顯、願奉勅加天誅、廷議不決、

二月、勅源賴朝修大內、

前左大臣藤原經宗薨、經宗、大納言經實第四子、家世稱大炊御門、常與賴朝不協、抗疏辭職、

夏四月、權大納言藤原朝方及子出雲守朝經坐黨源義顯奪官、尋復朝經官、召還流人平信基及弟時實、藤原尹明賞定、

閏四月、陸奥押領使藤原泰衡襲源義顯殺之、傳首鎌倉、

先是頼朝使泰衡密圖義經、泰衡恇懼、至是遣兵襲衣川、義經從士鷲尾經春等力戰死之、義經刺殺妻子自殺、世皆悼之、義顯即義經也、

秋七月、大納言藤原實房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雅為内大臣、

九月、源頼朝攻藤原泰衡殺之、併收奥羽二州、

初頼朝欲取奥羽二州、以泰衡遲回不速殺義經為辭、奏請討之、朝議未允、頼朝先發兵入白河關、自將大兵出征、泰衡與庶兄國衡分兵拒之、不利、遺書頼朝營乞降、頼朝不聽、已而為其將河田次郎所殺、國衡驍勇善戰、而遂大敗死之、子弟一族亦或戰死、或出降、二州平定、是時勅書至自京師、頼朝馳使謝專征罪、留葛西清重鎮陸奥、以出羽地分授有功將士、凡政皆遵秀衡泰衡舊制、毋有變更、

冬十月、行幸春日社、

十二月、藤原兼實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右大臣藤原實房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良經代兼之、

是月、院宣賜正二位源頼朝伊豆相模、永傳子孫、且勅入朝、

建久元年庚戌春正月、天皇加首服、詔用晝御座劍代實劍、公卿表賀、

實劍上古所傳、元暦之乱、沉没長門海、百方捜索遂不護、至是有是命、先是藤原泰衡遺臣大河兼任作乱陸奥出羽、源頼朝遣兵擊平之、○是月、僧西行逝、年七十三、嘗遊鎌倉、為頼朝談弓馬、一時將士傾聽、皆稱善、定為射家法則、西行藤原秀鄉裔、以弓馬為箕裘業、及其為僧、兼通顯密二教、僧慈圓嘗請教、對曰、不能和歌、竟不可造其奥矣、慈圓乃學和歌、頗極其妙云、有藤原為業者、仕崇德朝、保元之亂、與二弟頼業為隆逃于大原山、倶為僧、改名寂念寂然寂超、世人呼曰大原三寂、雅好和歌、最長紀事、嘗記起文德至後一條君臣事蹟、名曰世繼物語、又名大鏡、每與西行相唱和、以吟咏為樂、

夏四月、改元、

攝政藤原兼實罷太政大臣、上生母準三宮藤原殖子号曰七條院、

殖子、修理大夫信隆女、初事建礼門院、高倉帝幸之、尋為典侍、叙從三位、生天皇及後高倉院、

立女御藤原任子為中宮、

任子、攝政兼實女、長於天皇七歳、

秋七月、左大臣藤原實定罷、右大臣藤原兼雅罷右近衛大將、

冬十一月、正二位源頼朝朝京師、勅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尋辭、詔賜大功田一百町及車服、

先是賴朝發鎌倉騎從甚盛過尾張到野間莊謁
亡父義朝墳墓初義經入京師途到野間莊執父
讎平忠致父子磔於墓前以徇至是賴朝請僧修
法會薦義朝冥福又至美濃青墓存問驛長大炊
女延壽延壽義朝妾也以故義朝東走大炊待之
甚至賴朝乃報其舊誼賴朝已入京師館六波羅
第先謁法皇然後朝於天皇法皇待賴朝甚渥每
引見款語數刻特勅麾下將士有殊功者二十
人賴朝固辭不得遂舉十人授衛府官先是朝廷
遣使於諸國糺察姦盜賴朝亦以家臣為追捕使
按檢近畿諸國至是奏請為天下總追捕使朝議
許之於是天下兵馬大權悉歸武門朝廷不得遂
復之

十二月行幸大原野社是月前權大納言右近衛大
將源賴朝還鎌倉

二年辛亥春三月以內大臣藤原兼房為太政大臣大
納言藤原忠親為內大臣

是春源賴朝改鎌倉公文所曰政所大江廣元為
別當自是賞功臣領封邑皆以政所下文行又以
勅旨修法住
寺殿奉法皇

夏五月殺左兵衛尉佐佐木定重梟首唐碕

定重父定綱為近江守護佐佐木莊租充延曆寺
僧食歲飢多逋僧徒督責壞定綱家放火民家屬
定綱在京定重拒之傷其二人僧徒詣闕訴之又
訴之鎌倉朝議流定綱父子及弟定高僧徒未慊
意固請誅之法皇宣諭焉僧徒不奉詔賴朝
亦思佐佐木氏勳舊多方營救不聽遂及之

冬十二月藤原兼實罷攝政改為關白

是月前左大臣藤原實定薨

實定右大臣公能子稱後德大寺為人頴敏有才
學好作詩歌家多藏書世人欽之源義經奏請賴
朝追討宣旨乃下三公議實定不輙
可否賴朝聞而德之及薨深惜焉

三年壬子春二月覲六條殿視法皇疾

三月後白河法皇崩年六十六葬於蓮華王院稱曰
後白河院

法皇在位日專任藤原通憲造營大內置記錄所
復內宴諸節會素好佛去位之後數幸石清水熊
野日吉四天王寺等修法讀經殆無虛歲在院三
十餘年擁立五帝而皆幼沖政決於己如白河鳥
羽二帝然自是乱逆相踵武臣
專制大權一去不可復収焉

秋七月遣使以前權大納言源賴朝為征夷大將軍

初鎮守府置將軍至是改置征夷大將軍
以賴朝拜之重其任因廢鎮守府將軍

四年癸丑春正月以諒闇罷小朝拜

是夏四月源賴朝獵那須野五
月又獵富士野簡閱將士弓馬

秋八月大將軍源賴朝殺弟參河守範賴

初富士野之獵伊藤祐泰二子祐成時致夜入工
藤祐經營斫殺以復父仇遂犯賴朝本營自謂欲
報祖父祐親仇也將士出鬭頗多死傷遂殺祐成
擒時致斬之事聞鎌倉訛傳賴朝遭害政子驚泣
範賴時為留主慰安之曰範賴在
焉勿復憂賴朝聞而惡之終殺之

五年甲寅秋八月內大臣藤原忠親罷

忠親、權中納言忠宗第二子、家世号中山、所著有水鏡山槐記等書、

是月、大將軍源賴朝殺其族遠江守安田義定、

義定、刑部少輔源義光孫、父義清坐事流甲斐、義定與弟淺利義遠及武田信義等、率甲斐諸源兵士、屬賴朝、數樹戰功、又屬義經、攻一谷、獲平經正師盛首、義定子義資嘗遺梶原景季讒被殺、義定憤怨、景季父景時聞之、誣其謀反、賴朝捕殺之、

六年乙卯春三月、大將軍源賴朝朝京師、從車駕如奈良、

先是、後白河法皇敕僧重源修造東大寺、賴朝施米金及絹資之、久而不成、賴朝又給播磨租稅、令僧文覺董役、至是功竣、施馬一千疋、慶之、天皇臨觀、

秋七月、源賴朝還鎌倉、

武藏地頭平賀義信有政績、賴朝下書加褒賞、且榜其廳曰、凡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為法、義信、源義光孫也、

七年丙辰春三月、左大臣藤原實房罷、

實房、內大臣公教子也、

夏六月、平知忠作乱、擊平之、

知忠、知盛子、匿於京師、聚兵、將襲守護藤原能保、能保遣兵圍攻之、知忠自殺、先是平氏遺臣平忠房盛嗣、盛久、宗助藤原忠光、景清等、或結黨起兵、或毀形變服、狙擊賴朝、事皆不成、相繼擒殺、至是黨與悉夷滅、

冬十一月、關白藤原兼實罷、前攝政藤原基通為關白、

初、兼實女入內為中宮、生皇女、兼實失望、會承仁法親王及源通親等惡兼實屢納媚賴朝、離間於天皇及賴朝、於是中宮寵衰出宮、兼實遂辭職、通親尚謀捃摭其罪逐之、

十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兼房罷、

兼房、兼實弟也、

九年戊午春正月、立皇子為仁為皇太子、即日禪位、

天皇齡未滿二十、皇子尚幼、而政權殆移於鎌倉、施為不得如意、乃有脫屣志、諮之賴朝、賴朝固陳不可、朝議亦多執不可者、源通親、皇子外祖也、乃欲立之、己用事、累毆朝議、關白基通贊成之、天皇

意遂決、初、中宮無子、賴朝謀納己女於宮、會兼實罷關白、無復贊成之者、而其女亦逝、猶有少女欲納之、未幾通親勸天皇立在子所生為仁、賴朝聞而不懌、將入京議之、不果、

土御門天皇諱為仁、後鳥羽天皇長子、

母源在子、在位十三年、

建久九年戊午春三月、即天皇位、時年四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以範子內親王為準母、尊曰皇后、敕關白藤原基通攝政、右大臣藤原兼雅以下如故、

自是太上皇在院中聽斷機務、一如在位日、

冬十一月、大嘗、

正治元年己未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子左近

衛權中將賴家總督諸國守護執兵馬權、如賴朝故事、

先是相撲河橋成、賴朝往觀之、歸路墮馬疾作、至是薨、年五十三、自幼艱關、依池禪尼申救釋死、以纔纔盛安忠告存養大志、及功成、常以節儉率下、為人面大身短、風度溫雅沈毅、頗有遠量、算不前定、未嘗擧事、故軍無敗衂、將士畏服、然猜忌寡恩、骨肉功臣多遭殺戮、自開府鎌倉号令天下、大權悉歸朝威遂衰、天子公卿皆尸位擁虛器耳、初梶原景時嬖於賴朝、及賴家襲職又有寵、賴朝嘗愛少子千幡屬結城朝光、朝光悲賴朝薨曰、忠臣不事二君、吾將為僧、景時譖之賴家、誣其謀廢立、或告之朝光、朝光乃與和田義盛等六十餘人連署狀景時罪、因大江廣元請誅之、廣元不輙議之、義盛直稟賴家、賴家下令逐景時、景時西奔、明年至駿河為州人所殺、先是熊谷直實有訴、為景時所

誣、削髮西奔京師為僧、佐佐木高綱累功為備前安藝守護、亦託事為僧、自是鎌倉將士紛論爭鬪、殆無寧歲、

二年庚申夏四月、立皇弟守成親王為皇太弟、內大臣源通親為傅、

秋七月、前左大臣藤原兼雅薨、

兼雅、太政大臣忠雅子也、

建仁元年辛酉春正月、覲太上皇、前越後守城長茂作乱京師、護衛小山朝政追捕斬之、

長茂、越後人、初為義仲所敗、奔會津降賴朝、及賴家立有異圖、率兵入京師、圍朝政第、不克、遂犯上皇宮、請討賴家宣旨、不許、奔匿吉野、朝政索捕之、長茂從子資盛據越後、聚兵、賴家聞之、遣佐佐木盛綱討平之、

秋八月、行幸春日社、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藤原多子崩、

多子、近衛帝皇后也、後為二條帝后、世人呼曰二代皇后、初及近衛帝崩、出宮幽居、治承未遷都福原、多子留京師、兄實定歸自福原、月夜訪之、多子擁琵琶彈秋風樂、實定吹笛、侍女小侍從彈箏、哀音悽切、世傳稱之、崩年六十二、

二年壬戌春正月、進生母準三宮源在子号曰承明門院、

秋七月、遣使以左衛門督源賴家為征夷大將軍、

冬十月、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皇太弟傅源通親薨、

通親、內大臣雅通子、為人奸佞、及天皇即位、以外祖專用事、公卿黜陟皆出其意、初藤原範兼女範子嫁法勝寺執行能圓、生女在子、能圓與平時忠及時子異父同出、以故範子入宮、為後鳥羽帝乳母、平氏奔西海、能圓亦從焉、範子依諸父範季、通親私之、養其女在子為子、入宮、承明門院是也、又與承仁法親王及宮人高階榮子謀、譖中宮父關白兼實罷職、使其弟僧慈圓辭天台座主、以承仁代之、源賴朝聞而大怒、然不能制焉、世人目曰[illegible]博陸、上皇素不直通親、通親心懷危懼、使範子[illegible]父妹重子入宮、受其寵幸、無幾重子生皇子、[illegible]上皇最愛之、欲使踐大位、通親揣知、勸上皇[illegible]皇太弟、乃欲藉外戚之名、益專威權、至是暴薨、

十二月、攝政藤原基通罷、左大臣藤原良經代之、太政大臣藤原賴實兼皇太弟傅、

基通、攝政基實長子、甚為後白河法皇所寵、安德朝攝政、平氏擁帝赴西海、宗盛促其從行、基通不從、源義仲入京師、欲立北陸宮、基通固爭而止、義仲聞之罷其攝政、及義仲敗、基通復攝政、及賴朝起、時人謂基通當罷、賴朝以其不從宗盛義仲意為直、奏請基通攝政如故、已而欲使兼實攝政、基通乃罷、及天皇即位再攝政、至是遂罷、

三年癸亥秋九月、以源賴家弟實朝為征夷大將軍、

先是鎌倉執事北條時政殺其主賴家子一幡、及其舅比企能員、遂幽賴家於伊豆、初賴家有疾頗危篤、其子一幡能員女所生也、時政議繼嗣、割關東二十八國守護職傳於千幡、能員以為不可、使

其女密告賴家、賴家召能員謀討北條氏、賴家母政子在屏後聞之報時政、時政即紿能員招致殺之、比企氏子弟挾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兵鏖之、賴家病間聞之大怒、令和田義盛仁田忠常等討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殺忠常及堀親家等、矯政子命遂廢賴家、立千幡、千幡即實朝也、

元久元年甲子秋七月、鎌倉執事北條時政弒其主前征夷大將軍源賴家、

賴家、小字一萬、征夷大將軍賴朝長子、幼而趫捷善武藝、及長驕恣昏惰、苟適情好、盤樂無度、雖遇變災、不知警戒、家規頹敗、人心攜離、遂喪其身、有三子、長一幡已被殺、次僧公曉、次千壽丸、先是時政殺畠山重忠、重忠、鎌倉重臣、以謹直勇武夙事賴朝、屢樹軍功、人尊重之、有子曰重保、嘗在京師、與源朝雅因飲酒相詬、朝雅與重忠皆時政女婿、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故牧氏忿恨譖重忠、

時政乃令子義時紿致重忠殺之於途、已而時政謀弒實朝立朝雅為將軍、事覺、實朝怒、命時政削髮、并其妻牧氏放於伊豆、以義時為執事、更命佐佐木廣綱後藤基清等誅朝雅於京師、朝雅、平賀義信第四子也、

冬十二月、太政大臣藤原賴實罷、以前左大臣藤原良經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藤原家實隆忠為左右大臣、

是歲、正三位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薨、俊成權中納言俊忠子、幼而聰慧善和歌、受古今集祕旨於藤原基俊、久之名譽益著、常曰、和歌之佳處在得大體而已、與藤原清輔為一時判者、清輔外廉內愎、俊成為人溫雅、遇有駁議、虛懷受之、時人稱歎焉、及晚年自悔曰、予以不才判歌詞多矣、或

有輕重失權、前賢若有知、其謂之何也、爾後不復判歌詞矣、然及老精爽不衰、耳目聰明、猶能拜趨、數侍和歌御宴、年九十、筋力衰耗、不能復朝、天皇欲極其榮寵、倣仁和故事、賜賀於和歌所、特賜御製和歌及鳩杖、薨年九十一、所著有古來風體鈔、家集曰長秋詠草、

二年乙丑春正月、天皇加首服、是月、覲太上皇、

先是太上皇勅源通具、藤原有家、家隆、雅經等、撰新古今和歌集、至是成、每部皆冠以古人歌、太上皇特勅、以定家家隆等所作置部首、時人稱異數云、

秋七月、立女御藤原麗子為中宮、

麗子、前太政大臣賴實女也、

冬十二月、覲上皇、

建永元年丙寅春三月、盜殺攝政太政大臣藤原良經、

良經、攝政兼實第二子、初與內大臣源通親有隙、及通親薨、良經為內覽氏長者、時人榮之、良經通衆藝、善和歌、上皇推重、以為執柄得人、至是暴薨、

左大臣藤原家實代攝政、

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家實罷攝政、改為關白、

承元元年丁卯春正月、覲太上皇、是月、關白家實罷左大臣、

夏四月、前關白藤原兼實薨、

兼實、關白忠通第二子、家世号九條、源通親擅外威權、專弄威福、兼實辭職、雖不預朝政、每憤之、遂

削髮、時人稱月輪殿、及次子良經遭害、深哀歎之、未幾薨、年六十、兼實雅有公輔之望、其攝政也、志在行善政、開言路、修廢典、天下稱為良相、子良通良經良輔良平、餘為僧、

二年戊辰冬十二月、皇太弟加首服、是月、以藤原賴實再為太政大臣、尋罷、

三年己巳秋八月、後白河皇太后藤原忻子崩、

四年庚午夏四月、坊門院崩、

坊門院、諱範子、高倉帝女也、初為內親王賀茂齋、建久中準三宮、為天皇準母、尊曰皇后、又上号曰坊門院、崩年三十四、天皇廢朝三日、

秋八月、行幸春日社、

冬十一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弟、

天皇溫醇淵懿、仁慈矜物、施為不耀、法皇雅愛皇太弟、使天皇亟禪位、天皇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於色、從此居閒詠和歌自娛、

國史綱鑑卷之十六　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七

馬杉　繫　編修

順德天皇 諱守成、後鳥羽天皇第三子、母修明門院藤原重子、在位十一年、

承元四年 庚午 冬十二月、即天皇位、時年十四、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上皇稱本院、關白藤原家實以下並如故、

建曆元年 辛未 春正月、覲本院、立女御藤原立子為中宮、

立子、故攝政良經女、天皇在東宮日入侍、至是立、

夏六月、二條帝準母八條院崩、

秋九月、左大臣藤原隆忠罷、

隆忠、關白基房子也、

冬十一月、準母春華門院崩、

門院諱昇子、崩年十七、天皇為廢朝三日、

二年 壬申 春三月、勅頒新制二十一條、

夏六月、內大臣藤原信清罷、

信清、修理大夫信隆子也、

冬十一月、大嘗、

建保元年 癸酉 春二月、謁石清水廟、還過鳥羽覲本院、

又行幸賀茂社、

夏四月、行幸法勝寺、觀慶九層塔、是日有赦、

是夏、信濃人泉親衡奉故大將軍源賴家少子千壽丸起兵、圖討北條氏、北條義時遣兵擊敗之、親衡逃亡、千壽丸為僧、是時、鎌倉老將和田義盛起兵攻義時及大江廣元、不克死之、義盛、相模人、三浦義明孫、居和田、因氏焉、為人豪勇多力善射、隸源賴朝屢樹戰功、建久初、本院勅舉賴朝功臣十人、義盛預其撰、任左衛門尉、以事結怨於義時廣元、潛圖除之日久、遂舉兵一族子弟略盡、

冬十一月、罷延曆寺座主公圓、

先是、清水寺僧徒與延曆寺僧徒爭地、將相戰、朝廷遣使諭止之、延曆寺僧徒不奉命、暴慢益甚、朝廷患之、約以日吉祭準賀茂祭、且給祇園祭費、僧徒乃定、已而興福寺僧徒聞之大怒、將攻延曆寺、發兵二萬餘人、奉春日神木至宇治、朝議遣兵拒之、別使權中納言藤原光親諭止之、因罷座主公圓、僧亂乃止、

十二月、前內大臣藤原實宗薨、

實宗、大納言公通子也、

是月、建禮門院崩、

門院、諱德子、高倉帝中宮也、產安德帝、太艱、母時子憂之、親往一條戾橋、駐車聽路人之謠卜吉凶、有童子十二人、拍手同唱曰、榻何榻、國王榻、八重潮路波寄榻、時子還告兄平時忠、時忠曰、波寄榻

未知何義、然國王揚蓋皇子之兆也、及安德帝崩海上、門院亦投海、果如童謠所言、然門院為東軍所獲、還京師、薙髮受戒、猶嫌在輦下、徙大原寂光院、傍艸廬竹牀、僅蔽風日、帥典侍・阿波内侍等、皆為尼、供薪水、本院欲往唁之、而憚源賴朝、不果、文治中託幸補陀洛寺、至其居、相泣敘往事、門院具説軍中窘厄、備受汚辱、嗚咽不禁、至是崩、年五十七、

二年甲戌春正月、覲本院、

三月、行幸春日社、

夏六月、進準三宮禮子内親王号曰嘉陽門院、

禮子、後鳥羽天皇女也、是夏、延暦寺僧徒怒園城寺僧徒、將奪日吉社神供田、屬新羅社、行火園城寺、堂舍盡焚、興福寺僧徒聞之、將撥園城寺、攻延暦寺、至秋僧徒二萬餘人、奉春日神木、發奈良、朝

議遣官兵於宇治勢多淀過之、

冬十月、謁石清水廟、

先是、源賴家季子千壽丸為僧、師事榮西、更名榮實、至是冬、和田義盛餘黨挾榮實、潛入京師、將攻六波羅、事覺、大江廣元遣兵捕之、榮實自殺、餘黨悉逃散、

三年乙亥春三月、覲本院、是月、卜定熙子内親王為齋宮、

熙子、後鳥羽天皇女也、是春、園城寺僧徒襲延暦寺、燒東坂本、是歲北條時政患瘍卒、年七十八、時政、伊豆北條人、為人外重内阻、能以權畧收衆心、源賴朝開府鎌倉、時政以婦翁最力之、自領七國地頭職、以賴朝奏請任遠江守、威權日熾、及賴朝薨、專恣驕慢、諸將士疾之、而不能除、及實朝立、遂被斥、有四男十一女、長子宗時戰死石橋山、次義時嗣家、次時房、政範、長女政子、嫁賴朝、敘二位、

四年丙子夏四月、殷富門院崩、

門院諱亮子、後白河天皇女也、初為内親王、又為安德・後鳥羽二帝準母、崩年七十、

五年乙巳春三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兼房薨、

兼房、關白兼實弟也、

六年戊寅冬十一月、立皇子懷成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藤原道家為傅、

先是、宮崎宮留主殺大山寺神人、廷議下留主於獄、延暦寺僧徒不服、奉日吉祇園神輿、詣闕、請流管主石清水別當僧宗清、以宮崎宮屬本寺、官兵遏之、誤傷駕輿丁、僧徒棄神輿去、至是朝議從僧

徒所請、

承久元年己卯春正月、覲本院、

本院常惡幕府專權、屢幸熊野日吉、祈朝政復古、建四天王院於白河、詛大將軍源實朝、

是月、故征夷大將軍源賴家子僧公曉殺征夷大將軍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源實朝、

先是、實朝轉右大臣、至是行拜賀礼於鶴岡祠、廷臣有姻好者、皆赴鎌倉扈從、隨兵一千騎、儀衛甚盛、至祠外、屏隨兵、獨文章博士源仲章持劒從、礼畢、將降石階、鶴岡別當公曉突出斬之、大呼曰、故將軍次子僧公曉報父讎、時實朝從兵皆有外聞變趨之、而幕夜暗黑、不知賊所在、公曉提實朝首逃匿僧舍、謂三浦義村必助己、遣使密言其志、義村驚告之北條義時、義時教義村圖公曉、初幕府

有怪、狀類婦人、捷疾如飛、莫能知其蹤跡、見者以為鬼物、至此始知其為公曉、公曉年猶少、勇武絕倫、遂為義村部下長尾定景所殺、實朝資性溫雅、從事寬簡、以故將士親愛、然優柔寡斷、不能懾服眾心、常好文學、不閑武事、又好蹴鞠、嘗召見宋人陳和卿、和卿曰、殿下前生為育王山長老、實朝喜焉、欲適宋見前生之地、遂不果、

夏六月、鎌倉執事北條義時請迎左大臣藤原道家子賴經為主帥、許之、

大將軍源實朝見殺、實朝母北條氏及執事北條義時、奏請擇雅成賴仁二皇子立為將軍、本院以為兄既登天位、而弟又專制關東、是地有二王也、輒不許、義時遂迎賴經為主、於是國權下移、本院謂自賴朝握兵權、既患其難制、今幸其嗣絕矣、義時何為者、身為鎌倉家宰、敢廢格詔旨、令而不圖、

王道陵地、會義時收信濃人仁科盛遠食邑、本院勑還之、又以攝津長江倉橋二莊賜娼龜菊、地頭侮慢龜菊、不以領主待之、龜菊訴之、因下勅停止地頭、義時皆不奉命、本院蓄怒決意、竊謀討之、

三年辛巳春三月、行幸賀茂社、

夏四月、讓位於皇太子、

天皇英敏開朗、好典籍、最能和歌、所親撰有八雲鈔、禁祕鈔等書、世傳寶之、初以生母修明門院有寵、特為本院所鍾愛、故得早踐位、至是遜位、稱曰新院、上皇曰中院、以別於本院、

仲恭天皇 諱懷成、順德天皇第三子、母中宮藤原立子、在位七十餘日、

承久三年辛巳夏四月、受禪、生甫四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本院聽決政事、關白藤原家實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家攝政、太政大臣藤原公房以下並如故、

初、本院憤朝權下移、有滅鎌倉之志、置西面士與北面士比、親試武事、手造刀劍、以賜壯士、適幸熊野、信濃人仁科盛遠携兒伏謁道傍、本院察其勇武可用、擢為西面士、北條義時聞之、奪盛遠食邑、鎌倉將三浦胤義宿衛京師、以事憾義時、過期不去、本院使人就與謀、胤義奮曰、臣兄義村力能辨之、本院大喜、權大納言藤原公經妻、源賴朝妹夫中納言藤原能保女也、公經恃勢驕恣、本院嘗憤之、至是以公經與鎌倉有姻忌之、議先殺公經、羣臣箝默、前右大臣藤原公繼諫曰、彼非武弁、制命在我、彼有嫌則宜除而議、矧今日之事、臣未知其可、後白河帝之討義仲、不知命之賴朝、而命輕佻麁率之知康、王師失利、官闕濺血、此近時明驗、況關東之兵百倍官軍、令不料衆寡、欲遽加天誅、殆非計也、願留聖慮、本院不懌、乃召公經及子實氏、命幽之、公經就召、自知及難、遣人報京師守護伊

賀光季曰、本院有召、勿輙應命、光季馳使告狀義時、義時大驚、鎌倉戒嚴、以備變、

五月、本院將討鎌倉執事北條義時、徵畿內近國兵、下院宣天下、聲言義時罪、奪其一族子弟官位、

是日、勅佐佐木高重、三浦胤義等、討京師守護大江親廣、伊賀光季、及鎌倉兵士在京師者、親廣歸順、光季伏誅、親廣、大江廣元長子、光季、伊賀守朝光長子、朝光女為義時後妻、光季因拒院宣、

是月、北條義時反、發兵犯京師、

先是、本院問三浦胤義曰、關東之士為義時死者幾何、對曰、彼已為朝敵、誰肯用命、縱有昏迷之徒、不過千許人耳、兒玉家定從傍進曰、胤義失言、治承以來承私恩者多矣、其欲致身投命者、必不減萬人、使臣在鎌倉、亦從義時爾、本院不懌、能登守藤原秀康家僮有押松者、善走、因齎院宣急至關

東、諭小山宇都宮諸將、胤義亦遺書勸兄義村與已勠力應官軍、義村以胤義書示義時、義時曰、存亡繫於卿、唯卿所圖、義村誓以無貳、義時笑曰、若然無復可憂、吾久知有此事、顧院宣使令應入鎌倉、乃大索獲押松、奪院宣燒之、與義村詣政子白狀、政子大會諸將於簾下、親激之曰、故將軍創鎌倉、傳至于今、諸君遭遇、世保富貴、恩深江海、豈無報效之志、今讒臣構難、熒惑天聽、諸君欲砥勵名節、宜速斬秀康胤義等、以全三將軍遺業、如有欲應院宣者、決去就於今日矣、諸將感奮、咸請自效、即日會義時邸、議軍事、義村及安達景盛等請據足柄箱根以待王師、大江廣元曰、衆心不一、守險何益、徒度時日、師老衆沮、適足以取禍敗、不如委成敗於天、進兵直犯京師也、議乃決、以義時長子泰時為將、俟武藏兵至而發、又徵遠江信濃以東兵、諸將或言懸軍入京師非計也、廣元曰、今大策已定、但以緩期、異論紛起、待武藏兵猶為不可、況累日不決、恐生他變、令夜泰時單騎當先發、顧關

東兵、如雲從龍也、三善康信與疾而至、亦如廣元所計、義時大悅、命泰時嚴裝、翌日發、自東海道從兵僅十八騎、東國兵士相踵而至、數日殆及十餘萬騎、義時弟時房、足利義氏、三浦義村、千葉胤綱為副、泰時弟朝時率結城朝廣、佐佐木信實等四萬餘騎、自北陸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小山朝長、結城朝光等、五萬餘騎、自東山道、總軍十九萬餘、直犯京師、義時與廣元等居守、督調發、總管軍務、已而泰時單騎途還、義時驚怪、泰時曰、号令部署已聞命矣、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良久曰、善哉問也、若遇乘輿、宜免冑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退、軍若失利、我不能復見汝矣、泰時即出、義時放還院宣使押松口囑曰、義時無罪遭譴、令復何言、聞上好戰、故命弟時房、兒泰時朝時等率十九萬騎三道並發、上宜賜縱觀、如未能饜足、重命兒重時政村率二十万騎進、臣義時亦當率兵續發、押松兼程還報、朝廷聞之大震、京師恟駭、

六月、本院召公卿議軍事、

先是、檢非違使藤原秀澄自美濃報急曰、參議藤原信成兵扼越後、與賊佐佐木信實戰敗、筑井高重起兵赴王事、亦為賊將北條時房所殺、於是中外失色、廷議分藤原秀康、三浦胤義、糟屋有久、及久季、仁科盛遠、大內惟信、筑後有長、神地賴經、朝日賴時、宮崎定範、藤原秀澄、山田重忠、土岐光行、中條盛綱、山田重繼、加藤光員等諸將為九隊、扼守美濃尾張越前險要、下院宣諭賊、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歸順、信光斬詔使而進、檢非違使大內惟信拒戰不利、官兵大妻兼澄死之、是時東海東山二道賊軍來進、美濃尾張守將拒戰皆不利、右衛門尉鏡久綱死之、檢非違使山田重忠將千餘騎守洲股、同軍力戰亦不利、

至是二道官軍望風潰散、

本院修仁王講於法勝寺、又奉幣京畿十一社、祈官軍有利、

北陸道守將糟谷有久、仁科盛遠、宮崎定範等、與賊將北條朝時連戰皆敗、有久死之、能登守藤原秀康等還奏諸道失守、本院戎衣、與中院新院幸延曆寺、更議戰守、天皇亦奉神器出宮、與三院皆還西坂本梶井御所、又還御賀陽院、公卿建議、分遣諸將守禦要衝、釋藤原公經父子幽囚、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藤原信能、左衛門佐藤原朝俊以下大江親廣、佐佐木高重、佐佐木廣綱、足立親長、河野通信、法印尊長、及秀康胤義盛綱重忠等分守宇治勢多、畝山熊野奈良僧兵屬之、

未幾官軍大敗、賊將北條泰時以下入京師、

先是、賊將北條時房逼勢多、山田重忠擊却之、泰時逼宇治、源有雅藤原範茂望風走、藤原朝俊、佐

佐木氏綱、八田知尚、狄野成時等拒戰不克、死之、時連日雨甚、河水暴漲、泰時不得進、賊將三浦泰村、足利義氏、冒夜乱流而濟、泰時子時氏亦繼濟、官軍乱射、賊兵中矢或溺死者八百餘人、官軍乘勝鼓躁、泰時部下尾藤景綱撤民舍為筏、賊軍皆濟、官軍苦戰、將士多死、遂不能支、泰時乘勢放火而進、勢多亦遂失守、守將胤義重忠還奏官軍敗績、本院閉門不內、胤義重忠自殺、餘衆亦多死或逃亡、京師遂陷、

本院遣使諭北條泰時、復義時以下本官、停征討院宣、

本院勅曰、此舉不由宸衷、為謀臣所誤、今當事事從其所請、汝輩戒飭部下、勿鹵京師、泰時下拜不答、與時房等入居六波羅、奏請捕廷臣首謀、本院歸咎於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藤原光親、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茂、藤原信能、六人、收之送六波羅、與範皆見殺、忠信以與故將軍實朝妻有姻獨獲釋、首謀能登守藤原秀康與弟秀澄逃匿河內、下院宣討之、秀康與秀澄皆自殺、泰時在京師綜理政務、縉紳及武士屬官軍者多置而不問、務從寬裕、其逃亡者沒入食邑、得三千餘所、具状送於鎌倉、政子與義時廣元論將士功、行賞盡頒給之、義時毫無所自取、

秋七月、北條泰時遣子時氏、率兵移本院於鳥羽殿、

本院乃薙髮、

是月、天皇遜位於九條院、北條泰時承父義時意廢之也、世稱九條廢帝、

天皇幼沖受禪、在位僅七十餘日、未行即位礼、及官軍敗所廢、明治三年、追謚曰仲恭天皇、

後堀河天皇 諱茂仁、高倉天皇孫、守貞親王第三子、母妃藤原陳子、在位十二年、

承久三年辛巳秋七月、踐祚、攝政左大臣藤原道家、內大臣源通光罷、以前關白藤原家實攝政、太政大臣藤原公房、右大臣藤原家通如故、

天皇甫十歲、為北條氏所立、北條泰時時房居六波羅南北兩府、鎮京師、兩六波羅是為始、

北條義時奏請遷本院於隱岐、新院於佐渡、流本院皇子雅成賴仁二親王於但馬備前、

八月、尊皇父守貞親王曰太上法皇、生母藤原陳子曰北白河院、

初、守貞與兄安德帝俱赴西海、平宗盛擁立擬皇太子、及帝崩歸京師、為上西門院所養、文治中拜親王、然以居常不得志、悒鬱度日、遂薙髮受戒、及先帝所廢、義時使人傳茂仁踐祚之意於守貞、守貞在佛堂聞之曰、適乱道心耳、妃陳子懇請不已、遂從之、至是稱法皇、預聞萬機、不即帝位而稱法皇是為始、妃陳子、中納言基家女也、

冬閏十月、北條義時奏請遷中院於土佐、後改遷於阿波、

本院激怒討北條氏也、中院謂時未至矣、屢諫之、本院不聽、及王師敗、義時遷二帝於海島、中院以不預軍事、獨不及焉、然不忍留京師、使藤原道家諭旨鎌倉、義時乃徙於土佐、稱土佐院、已而義時以為尚遠、乃改徙於阿波、因又稱阿波院、

以右大臣藤原家通為左大臣、前右大臣藤原公繼復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經為内大臣、

十二月、即位、尊準母邦子内親王曰皇后、邦子、天皇姊也、

太政大臣藤原公房罷、以實家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是月、天皇始臨萬機、

是歲、參議藤原雅經薨、雅經刑部卿頼經第二子、與兄宗長倶學蹴鞠於祖父頼輔、練習多年、遂究精妙、後鳥羽上皇好鞠、以宗長為師、宗長與雅經及藤原泰通陪侍、上皇嘗臨前太政大臣頼實第蹴鞠、賜宴、第上中下各八人、聽冠緌及纖禁色、宗長雅經為上第、雅經特善和歌、常直和歌所、建仁初、奉勅與源通具藤原定家等撰新古今和歌集上之、宗長家号難波、子宗教嗣、子孫累世以蹴鞠稱、雅經家号飛鳥井、子教定嗣、子孫累世以和歌及蹴鞠稱、

貞應元年壬午春正月、天皇加首服、尋覲太上法皇、

夏四月、攝政家實罷太政大臣、

秋八月、内大臣藤原公經超拜太政大臣、子權中納言實氏兼右近衛大將、

公經與鎌倉連姻、而其女亦適關白道家、生頼經、以故通意鎌倉、後鳥羽上皇疾之、拘於弓場殿、及官軍敗、公經父子得釋、因遣人迎北條泰時等於深草河原、鄉道入京師、泰時大喜、遣兵護衛公經家、已而遷内大臣、權勢薰灼、至是又有此超拜、

冬十月、大嘗、

是冬、天皇始讀孝經、

二年癸未春二月、立女御藤原有子為中宮、有子、前太政大臣公房女也、

夏四月、太政大臣藤原公經罷、

五月、皇父太上法皇崩、法皇、高倉天皇第二子、母典侍藤原殖子、崩年四十五、葬北白河、稱曰後高倉院、

冬十二月、藤原家實罷攝政、改為關白、

元仁元年甲申夏六月、鎌倉執事北條義時所殺、

義時、故鎌倉執事前遠江守時政第二子、少而深沈、有膽畧、度量過人、源頼朝之起兵、義時與父時政兄宗時倶從軍、宗時戰死石橋山、頼朝既滅平氏、義時以其妻政子弟、日被親信、及長代父為鎌倉執事、外示忠厚、内極陰狡、既弑頼家及其三子、又殺頼朝弟阿野全成等、實朝之弑、又出於義時意、而蹤跡詭祕、人不能窺其端倪、及承久三年犯闕、以私意恣廢立天子、進退大臣、國家大柄悉歸己家、至是為近臣所刺殺、年六十二、有九子、曰泰時、朝時、重時、政村、時經、實泰、尚村、有時、時尚、義時既所殺、泰時時房歸鎌倉、輔其主藤原頼經、泰時嗣為執事、使其子時氏居六波羅南府、時房子時盛居北府、以鎮京師、

秋八月、上準母皇后号曰安嘉門院、左大臣兼左近

衛大將藤原家通薨、

家通、大政大臣家實子也、

冬十月、流參議藤原實雅於越前、

北條泰時繼母藤原氏與光宗謀奉實雅為將軍、以所生政村為執事、光宗等日夜計議、人或聞之吉泰時、泰時曰、誣妄難信、然心竊戒其變、光宗等屢至三浦義村家謀之、政子患之、往義村家、曉論義村、陽為不與焉、明日謁泰時、開陳泰時殊無喜愠色、神守自若、徐曰、我無纖翳於政村、豈有所發憎哉、然群疑熾起、將士競集、政子益憂懼、遂奉賴經徙泰時家、數日議決、泰時馳使京師、奏請逐實雅、奪光宗邑、放於信濃、光宗、伊賀判官光季弟也、承久之變光季為官兵所殺、初北條義時娶光季妹為後妻、生政村及女、女適藤原實雅、以故召實雅於鎌倉、隆遇之、及政村元服、義時以三浦義

村勳舊宿將、請使加冠、自是義村與政村相親暱、殆如父子、至是義村援政村、光宗弟朝行光重亦與焉、事覺朝行光重逃亡、政子乃幽義時後妻伊賀氏於北條、命六波羅兩府執朝行光重流鎮西、其他黨與措而不問、光宗在謫所薙髮、及政子薨、泰時召還光宗等任使之、

嘉祿元年乙酉春正月、天皇始視除目、

秋七月、前太政大臣藤原賴實薨、

賴實、左大臣經宗子也、

八月、前左大臣藤原實房薨、

實房、內大臣公教第三子、

冬十一月、謁石清水廟、行幸賀茂社、

鎌倉政所別當前大膳大夫大江廣元卒、廣元、中納言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子、家世業儒、廣元幼為中原廣季所子養、冒中原氏、後奏復本姓、頗涉文史、有籌畧、源賴朝起兵、廣元私棄京師事賴朝、廷議惡之、然不能復制、壽永中賴朝置公文所於鎌倉、以廣元為別當、綜理府事、待遇日隆、當是時、庶務輻湊、章奏文移、廣元多所草創、自是廣元屢為賴朝建議、兵馬之權悉歸鎌倉、朝廷遂衰矣、時人譏廣元不忠、又與賴朝妻政子、及其父北條時政親善、及時政子義時遣兵犯闕、廣元與三善康信等在鎌倉、經理軍事、遂陷京師、引文治故事、處權中納言藤原光親等五人於斬、又播遷三帝、廢立天子、進退公卿、以壟朝權、廣元與其謀議、佐義時意、由是益為北條氏所親重、廣元有五子、長親廣承久之變在京師、屬官軍、戰敗遁去、不知其所終、次時廣宗光季光忠成皆事鎌倉、是歲從二位北條政子薨、政子時政女、大將軍源賴朝妻也、初賴朝在伊豆依時政、聞其次女有姿色、欲以書

挑之、託安達盛長、盛長度情好不終、日與時政意忤、毀其書改寫致長女、長女悅之、遂私通、即政子也、時年二十一、會時政宿衛京師、罷歸竊聞而喜、後生賴家實朝及二女、政子為人嚴毅果斷、有大夫之風、屢與賴朝謀議、戡定天下、然性妬忌、賴朝畏憚之、及賴朝薨、政子為尼、猶參決庶務、經理軍事、時人稱曰尼將軍、建保中、叙從三位、尋進從二位、及迎藤原賴經為鎌倉主、政子專決政事、雖賴朝胤已絕、而功臣宿將不敢生心、義時泰時相繼用事、管轄兵馬、北條氏之得政、由政子為基云、薨年六十九、

二年丙戌春正月、右近衛少將藤原賴經拜征夷大將軍、

先是、賴經置評定衆、參預軍政、以大學助教中原師員、前駿河守三浦義村、前隱岐守藤原行村、出

羽守藤原家長等十一人為之、概選廷臣帶儒官、及北條氏親戚、是月、頼經下令、禁以土田賭博、及出舉息過倍舉錢、

秋七月、改中宮藤原有子曰皇后、立女御藤原長子為中宮、

長子、關白家實女也、

九月、盗奪民部省文書牒簿逃東國、

是秋、小守勝手神人訴金剛峯寺僧燒藏王堂、奉神輿将入京、遣兵宇治、勅諭遏之、

冬十一月、卜定利子内親王為齋宮、

利子、後高倉院女也、

安貞元年丁亥春正月、左大臣藤原公繼罷、尋薨、

公繼、左大臣實定第三子、幼而聰慧、善弾琵琶、又工書、嘗為攝政兼實所嘆異、後鳥羽上皇謀討北條氏、公繼諫止之、上皇不聽、王師遂敗績、果如公繼之言、

二月、号皇后有子曰安喜門院、

先是、中宮父關白家實專權、以故皇后不得在宮、出居淨土寺、后固有寵、天皇憂念不已、書問相蹱、不復罷中宮、家實憤恨、遂進院号於皇后以却之、

夏四月、右大臣藤原師經罷、

冬十二月、行幸春日社、

二年戊子春三月、覲北白河院、

是夏、興福寺僧徒燒多武峯坊舍、延暦寺僧徒訴之、奉日吉神輿入京、遣兵勅諭遏之、神輿乃還、

冬十二月、關白藤原家實罷、以前攝政藤原道家為關白、

寛喜元年己丑夏四月、号中宮藤原長子曰鷹司院、

中宮固無寵、會父家實罷職、道家代之、乃欲納己女於宮、於是出居別宮、遂進院号却之、時年十二、

是夏、左衛門尉三善為清、前左兵衛尉大江貞知、坐與日吉神人闘、遠竄、

秋八月、前右大臣藤原忠雅薨、

忠雅、左大臣兼雅子也、

冬十一月、覲北白河院、

二年庚寅春二月、立女御藤原竴子為中宮、

竴子、關白道家女也、先是、以瀧口無衛兵、敎大将軍藤原頼經徵之、至是春、頼經令小山千葉等諸将之子各一人、入直禁中、又遣北條重時於六波羅、鎮護京師、時氏罷歸、

秋九月、勅禁諸國新置莊園、

冬十二月、覲北白河院、是月、前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基房薨、

基房、關白忠通第二子、及兄基實薨、代為攝政氏長者、為人温雅、會源義仲入京師、恃功驕恣、請婚基房、基房憚其勢、許之以女、嫁義仲、未幾義仲幽法皇、削奪廷臣官爵、暴横日甚、基房召義仲、從容喩曰、卿未聞朝廷之尊乎、夫皇帝神明之統、天地鬼神所擁護、百世歷歷以至今、一有輕蔑悖慢者、

莫不立亡滅、如平清盛握朝權二十餘年、劫遷法皇、陵辱宸極、罪惡貫盈、天奪其命、闔族奔竄、寄身西海、亡在旦夕、卿速奉還車駕、悔過易轍、則庶乎得免禍、義仲領之、移法皇於西洞院宮、復廷臣官爵、由是時人重基房、至是薨、稱松殿、又曰菩提院、四子、家房隆忠師家忠房、官皆至顯要、

三年辛卯秋七月、關白藤原道家罷、左大臣藤原教實為關白、

冬十月、中院崩於阿波、年三十七、火葬、送御骨於京師、藏西山金原法華堂、稱土御門院、

是月、立皇子秀仁親王為皇太子、內大臣藤原實氏為傅、

貞永元年壬辰春正月、覲北白河院、

冬十月、讓位於皇太子、

是歲、北條泰時與三善康連議、定憲法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頒諸國守護地頭、定為標準、

四條天皇諱秀仁、後堀河天皇之子、母中宮藤原竴子、在位十一年、

貞永元年壬辰冬十二月、即天皇位、生甫二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以關白左大臣藤原教實攝政、

教實與將軍賴經皆道家子、道家又以天皇外祖威權無比、

天福元年癸巳春二月、遣使諸陵告即位、

夏四月、上太上皇中宮竴子号曰藻壁門院、

五月、前攝政內大臣藤原基通薨、

基通、攝政基實長子、号普賢寺、家世稱近衛、有四子、曰家實道經兼基基教、

六月、尊準母利子內親王曰皇后、

秋八月、謁石清水廟、是月始臨萬機、

九月、藻壁門院崩、

初、後鳥羽中宮加院号也、議者以藻壁門擬之、藤原兼實以為不吉、改曰宜秋門院、及議中宮竴子院号、宜秋門院謂左右曰、前日以為不吉、而今乃吉歟、蓋譏道家不知祖父兼實之所議也、方竴子加院号、藻壁門倒、世以為不祥、至是門院生皇子、殤、而門院亦崩、年二十五、父道家悔之、門院容貌姝艷、寵遇無比、先是太上皇不豫、會門院崩、悼思不已、病益篤、

文曆元年甲子夏五月、仲恭天皇崩、年十七、

先是、天皇為北條氏所廢、在九條院十四年、至是崩、

秋八月、太上皇崩於持明院殿、年二十三、葬於東山觀音寺、稱後堀河院、

上皇容止詳雅、喜怒不形色、資性寬仁、其在位日、政不苛酷、頗有藻鑑、每召對儒臣、論談移刻、凡百玩好未嘗留意、如遇嬪御、恩眷均一、無有濫幸、其秉心類如此、世惜其短仱、

嘉禎元年乙未春三月、攝政藤原教實罷左大臣、尋薨、父前關白藤原道家代攝政、

教實、攝政道家長子、号洞院攝政、家世稱九條、薨年二十六、

冬十一月、大嘗、

二年丙申春正月、以神人僧徒擾乱、罷元會諸節會及叙位、

先是、春日神人與石清水神人争闘、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輿神木、將入京犯闕、朝廷遣兵拒之、且遣使慰諭、僧徒不奉命、至是北條泰時奏勅諭僧徒、僧徒畏服、是歳秋、僧徒築城修戰具、大峙兵食、泰時聞之大驚、使人收僧徒莊園、權置大和守護、塞道路禁出入、遣兵備侵軼、僧徒遂墮城解兵、泰時乃罷大和守護、朝議以三位以上為春日社使、春日若宮祭奉官幣、並著為例、事乃平、大將軍藤原頼經下令禁僧徒帶兵仗、

三年丁酉春三月、攝政藤原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兼

經攝政、

夏四月、謁石清水廟、

五月、勅五畿七道國司及大將軍藤原頼經捕延暦寺兇徒、

先是、以北條泰時奏請、勅延暦寺召前年属官軍僧徒首謀者、不奉命、移日吉神輿於中堂、又訴泰時驕專輕蔑朝廷状、泰時怒、因有此舉、

冬十一月、行幸賀茂社、又行幸北山西園寺、

西園寺前太政大臣藤原公經所創園也、堂宇壯麗宏敞、為天下之壯觀、天皇乃臨觀焉、

是月、卜定昱子内親王為齋宮、

昱子、天皇女也、○是冬、天皇始讀孝經、

暦仁元年戊戌春二月、征夷大將軍藤原頼經入朝、

是時、頼經歷民部卿權中納言、遷權大納言、兼任右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

三月、行幸春日社、

故事撿非違使別當騎馬扈從車駕、而頼經以不慣鞍馬、不能扈從、

夏六月、攝政藤原兼經罷左大臣、

秋七月、以前左大臣藤原良平為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良實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親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嗣為内大臣、

冬十月、前攝政藤原師家薨、

師家、關白基房第三子、生甫八歳為權中納言、十二歳為内大臣攝政氏長者、未幾所罷、貞永初祝髪法名大心、稱天王寺殿、

是月、藤原頼經還鎌倉、

頼經在京師、日兵衛太嚴、街陌也士卒夜設篝火、備不虞、

十一月、北白河院藤原陳子薨、

陳子、後高倉院妃、先帝生母也、

十二月、宜秋門院崩、

門院諱任子、後鳥羽帝中宮也、

延應元年己亥春正月、太政大臣藤原良平罷、

二月、本院崩於隱岐、年六十、追稱顯德院、

本院、為北條氏所遷居於隱岐海部郡苅田鄉、依巖穴為宮、茅茨松椽、僅蔽風日、其在隱岐十九年矣、時人稱隱岐院、至是崩、火葬於苅田山中、遺詔不置山陵國忌、前北面藤原能茂奴御骨還京師、藏於大原西林院、本院敏慧多能、最妙和歌、禪位後、置和歌所於禁中及水無瀨宮、命源通具藤原有家等、撰新古今和歌集、親臨裁定、兼善琵琶及蹴鞠、又善相劍、手親製刀劍、賜之武人、世曰御所鍛冶、性有膂力、好武技、最善弓馬、始置西面以配北面、命關東選貢鍊達射藝材力絕倫者、初在位日、憤帝室陵替、有恢張之志、嘗作和歌曰、於久夜麻乃、於杼呂我志多毛、布美和計底、美智阿流余存斗、比斗仁志羅世牟、而志業不就、遂遭播遷之禍矣、

冬十月、上準母皇后号曰式乾門院、

仁治元年庚子春三月、前太政大臣藤原良平薨、

良平、攝政良經弟也、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十二月、以藤原兼經為太政大臣、攝政如故、

二年辛丑春正月、天皇加首服、

是春、慶大原法華堂、奉藏顯德院御骨、

秋七月、行幸平野社、又行幸大原野社、

冬十二月、以藤原彥子為女御、攝政藤原兼經罷太政大臣、

是歲、權中納言藤原定家薨、定家、皇太后宮大夫俊成第二子、夙以和歌著、然性頗競躁、急於進取、負才傲慢、常歎不遇、怨懟之言、屢見於歌詠、父俊成終於三位、及定家超敘正二位、乃大悅曰、人臣之極位、何幸及之、後堀河帝敕撰新敕撰和歌集、是時、帝有禪位意、定家知之、欲急成編、用力甚勤、書成上之、薨年八十、世稱京極黃門、有一子曰為家、亦以和歌著、定家嘗設草堂於嵯峨小倉山、以為遊息之地、頗涉獵史傳、又能詩、而和歌之才得之天資、其在家作歌、必洞開南面、令可遠望、而整襟端坐、曰、平常於清齋中習之、則雖在至尊之前、不至失措、又曰、凡臨作和歌、先誦故鄉有母秋風淚、旅館無人暮雨魂、又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雨夜草庵中句、則意格自高妙、其用心類如此、方此時、詠歌大興、作者輩出、然定家蔑視之、後鳥羽上皇嘗曰、定家才學莫匹、然心術頗不正、至有所推

獎、則不能無私也、且高自標置、藐視一世人、或稱其歌、而如非得意之作、則忿然見於色、又曰、定家之歌、非人之所能模倣、何則專尚流麗、不主意味、蓋彼以逸群之才、巧於結構、是以克濟其美、如使骨力輭弱者為之、則索然無味也、定家嘗撰自天智帝至當朝、作者一百人和歌各一首、書以與人、世謂之百人一首、其他所著有詠歌大概、秀歌大體、万時顯注密勘、每月鈔等書、家集曰拾遺愚草、日錄曰明月記、皆行於世、

三年壬寅春正月、天皇不豫、敕奉幣十三社、讀經諸社、行非常赦、禱疾、未數日崩於閑院、年十二、葬於泉涌寺、稱曰四條院、

天皇幼冲、戲塗滑石於步廊中、欲令嬪御顛仆而反自誤倒、犬遮蹺吠之、人以為不祥、適京師怪異

數見、未幾而崩、

後嵯峨天皇 諱邦仁、土御門天皇第七子、母典侍源通子、在位五年、

仁治三年壬寅春三月、即天皇位、年二十二、關白藤原兼經罷、左大臣藤原良實代之、右大臣藤原實經以下並如故、

初、天皇當父帝播遷、年甫二歲、依外家源通方、通方薨後、供奉稍怠、天皇厭之、徙承明門院所居土御門殿、既長、欲為僧、門院止之、天皇意未決、潛謁石清水廟、通宵默禱、夢壇上有聲曰、椿葉影再改、天皇覺而心喜之、自是勵學、及先帝崩無嗣、時論洶洶、人懷疑懼、修明門院及前攝政道家欲立順德帝皇子忠成王、北條泰時意在立土御門帝後、諸鶴岡祠探籌、亦協、於是決意、遣秋田城介安達

義景於京師、立天皇、謂曰、京師如立新院皇子、雖既立、宜即廢之、義景乃入京師、承明門院使人覘之、時羣臣造忠成王第、待義景至、獨通方弟定通侍天皇於土御門殿、義景乃至、門庭荒蕪、闃無人跡、因見定通、具陳泰時意、於是百官奔赴、即夜天皇踐祚於權大納言藤原隆親第、時曠大位十二日、至是行即位礼、

夏四月、遣使諸陵告即位、

夏六月、亢旱、發遣大奉幣使祈雨、

是夏、鎌倉執事前武藏守北條泰時卒、孫左近衛將監經時襲職、經時初稱彌五郎、補小侍所別當、泰時、鎌倉執事右京權大夫義時長子、為人寬厚詳雅、識量過人、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而自量涯分、不登顯位、又不為宗親將士求官爵、常愛民力、不營土功、家郎牆版疏薄、窺見房室、或謂之曰、築土牆設塹、以備不虞如何、泰時曰、牆塹之設、雖小舉勞民費力、且我事君無失、身家得全、如失天命、雖鐵牆何補之、有其自屈率此類、及卒都鄙若喪父母、二子曰時氏時實、時氏任修理亮、嘗在京師鎮六波羅、寬喜初歸鎌倉、尋卒、時實夙為其下所殺、時氏四子曰經時時賴為時時定、

秋七月、遣使大原法華堂、追改顯德院稱後鳥羽院、

是月、追尊所生源通子曰皇太后、

通子、參議通宗女、土御門帝典侍也、生天皇及仁助法親王、靜仁法親王、覺子內親王、

八月、立女御藤原姞子為中宮、

姞子、太政大臣實氏長女、時年十八、風姿溫雅、有殊寵、

九月、新院崩於佐渡、年四十六、奉安御骨於大原法

華堂側、稱佐渡院、

父後鳥羽帝討北條氏也、專參謀議、及京師陷、播遷佐渡、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始臨萬機、是月、前關白藤原家實薨、

家實、攝政基通長子、稱豬隈關白、初、基通家稱近衛、子孫襲稱、家實第四子兼平、家稱鷹司、亦子孫襲稱、基通叔父兼實、家稱九條、兼實曾孫教實良實、實經兄弟、相繼攝政、教實襲稱九條、良實家稱二條、實經家稱一條、爾後近衛鷹司九條二條一條五家、各世攝籙、是曰五攝家、自餘諸紳雖位登一位、不得拜攝關內覽諸職、

寬元元年癸卯秋八月、立皇子久仁親王為皇太子、右

大臣藤原實經為傅、

冬十二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二年甲辰春三月、置御書所、

夏四月、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罷、以其子賴嗣為右近衛少將征夷大將軍、

賴經之罷非其志、執事北條經時廢之也、先是賴經在職、事權一出北條氏、徒擁空名耳、至是賴經意益不平、

五月、關白藤原良實罷、左大臣

秋八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公經薨、

國史綱鑑　卷之十七　二十五

公經、内大臣實宗子也、嘗搆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寺、子孫因氏焉、家世稱西園寺、初太政大臣公季之後、号閑院、公經曾祖通季所乘車畫鞆繪、子孫傳之、非閑院嫡宗不得乘、公經乃以嫡統承而用之、時人呼曰鞆繪大將、有五子曰實氏實有實雄實藤實材、

冬十二月、卜定曦子内親王為齋宮、

曦子、土御門天皇女也、

三年乙巳夏四月、北野社神鏡無故而墜、詔禳天變、命公卿各上封事、言政事得失、

先是、變異屢見、乃詔曰、朕聞人欲自照、必須明鏡、君欲知過、必藉忠臣、君從諫而聖也、臣無諂而直也、社稷因茲安寧、寰宇因茲靜謐、朕以眇身、備元首、親萬機、而德不合天、大頻示變異、化不合地、地屢有震、咎徵間至、祥瑞不聞、況幣藏空乏、萬國欠貢、邦家未安、屬百姓凋弊、熟思治績、獨勞襟懷、顧憑郡臣、以輔朕不逮、法令不便於事者、更革整理、以盡富國利民之謀、苟政教之有助於化者、無諱無避、當率有犯無隱之義、以啓沃心丹、

五月、前左大臣藤原隆忠薨、

隆忠、關白基房第二子也、

四年丙午春正月、行幸春日社、是月、關白藤原良實罷、以左大臣藤原實經為關白、明日行幸冷泉萬里小路第、讓位於皇太子、

天皇性溫柔、仁而愛物、既賴北條氏推戴、不敢自專、朝廷大事皆仰成鎌倉、當時四方無事、道途自

國史綱鑑　卷之十七　二十六

適、脫屣後、修鳥羽殿、又造宮於嵯峨、稱龜山殿、移植芳野櫻於嵐峽、怡然賞詠焉、相傳天皇龍潛之時、八月朔、近臣進編、及登大位、以為嘉瑞、每歲必御、後遂遍於天下云、

國史綱鑑卷之十七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61
SS号=14664061